

#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

## ③③ 日军官兵回忆

王卫星 编 叶琳 刘军 罗文文 等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军官兵回忆/王卫星编,叶琳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10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主编)

ISBN 978-7-214-04843-1

I. 日… II. ①王… ②叶… III. 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3673 号

##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张宪文 主编

第三十三册 日军官兵回忆

王卫星 编 叶琳 等译

---

责任编辑 何民胜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盐城印刷总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5.375 插页 4

字 数 436.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843-1

定 价 3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名 誉 顾 问 李源潮 梁保华

顾 问 孙志军 洪银兴

学术指导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尹玉兰 | 叶 皓 | 朱步楼 | 刘健屏   |
| 孙宅巍 | 杨永建 | 李恩涵 | 步 平   |
| 吴 源 | 张昇宾 | 张伯兴 | 张海鹏   |
| 周世康 | 荣维木 | 章开沅 | 笠原十九司 |
| 蒋晓星 | 谭汝谦 |     |       |

编 纂 委 员 会

主 编 张宪文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马振犊 | 王 正 | 王 崑 | 王卫星 |
| 杨夏鸣 | 张 生 | 张连红 | 陈沈张 |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王 菡 | 杨 斌 | 吴 斌 | 吴 静 |
| 余 翔 | 张建宁 | 陈宝珠 | 陈谦平 |
| 林伯耀 | 松冈环 | 周 红 | 孟国祥 |



经盛鸿 胡菊蓉 姜良芹 段月萍  
夏 蓓 高晓星 郭必强 曹大臣  
曹必宏 潘 涛

翻 译 委 员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仇蓓玲 叶 琳 刘 军 吴立新  
何慈毅 谷肖梅 陈世华 罗萃萃  
郑寿康 侯 锐 秦文华 雷国山

主 要 编 译 者

张宪文 南京大学教授  
陈谦平 南京大学教授  
张 生 南京大学教授  
叶 琳 南京大学教授  
何慈毅 南京大学教授  
郑寿康 南京大学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副教授  
曹大臣 南京大学副教授  
雷国山 南京大学副教授  
李茉莉 南京大学副教授  
王弈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汪 平 南京大学副教授  
汪丽影 南京大学讲师  
仇蓓玲 南京大学讲师  
朱 适 南京大学讲师  
李 斌 南京大学讲师  
吕 晶 南京大学讲师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经盛鸿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秦文华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季爱琴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马振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胡菊蓉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曹必宏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郭必强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杨 斌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陈宝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文俊雄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王 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孙宅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卫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崔 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杨夏鸣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张建宁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夏 蓓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周 红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高晓星 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谷肖梅 东南大学副教授  
 罗萃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王鹏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魏高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  
 侯 锐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 吴立新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陈世华 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  
刘 军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李 红 南京农业大学讲师  
丁晓伟 南京工程学院讲师  
钱彩琴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费仲兴 解放军炮兵学院南京分院教授  
罗文文 连云港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戴袁支 《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



# 总 论

张宪文

—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沈阳地区挑起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先后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斗争,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给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了许多大规模暴行,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严重、最为残酷,它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同为世界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惨案。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上海之后,迅速沿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向中国首都南京推进,并计划绕行高淳、芜湖一线,以截断南京守军退路。中国军队由于沪战新败,在苏南地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故南京保卫战处于军事上极端不利的地位,未能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在差不多六个星期的时间中,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主要表现在:

---

说明:2007年10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55册出版时,“总论”内容作了部分修改。

第一,日军大量屠杀南京的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或被俘的中国军人。他们采取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形式,在南京城区和近郊制造了许多大规模屠杀活动。其中,最惨烈的有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和宝塔桥、中山码头、江东门、凤台乡、花神庙、汉中门等处的屠杀。这些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两三千人。更多的是到处滥杀无辜。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学生、儿童、妇女,也不放过。屠杀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有枪杀、砍杀、刺杀、活埋、焚烧、溺水等,甚至进行杀人比赛、杀人取乐。当时,南京的许多慈善机构留下了大量的埋尸记录。日军官兵的日记和西方媒体,都有大量记载和报道。

第二,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方式奸淫中国妇女。被其强暴的中国妇女,不仅数量多,而且连古稀妇女、未成年的少女和孕妇,也惨遭污辱。日军还在南京设立多处慰安所,强征中国妇女,供其蹂躏。

第三,对南京城市的破坏和财产的抢劫。日军占领南京后,到处焚烧、掠夺,市民的房屋、家具、粮食、牲畜等财产,受到重大的损失。全城满目断壁残垣、瓦砾废墟,一片凄惨景象。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大规模屠杀事件,给南京人民造成了长期的心灵创伤,受到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的强烈谴责。

##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 11 个国家,在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东条英机等重要战犯进行了审理。同时,在南京也组织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人进行了审讯。这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些审判都以大量的、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如东京审判,自 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历时两年半。开庭 818 次,419 名证人出庭作证,779 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 4336 件,英文审判记录共 48412 页,判决书长达 1213 页。

东京和南京两个法庭,严格地依照国际法,对日本战犯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称赞。日本政府作为战争挑起者,理应深刻地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维护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

可是,战后六十多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或躲躲闪闪的态度,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发展。他们否认自19世纪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散布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他们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每年的8月15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连续几年坚持参拜活动,而那里除了供奉着一般战死者的亡灵外,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亡灵,这无疑严重地伤害了亚洲被侵害国家人民的感情。1996年8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说什么要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实际上是对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翻案。该书是日本自民党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组织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对国会议员所作的20次报告的记录。出席报告会的议员达到1116人次。这些报告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全面翻案。

日本右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2005年5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更进一步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这种为战争罪犯正名,否定东京审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美化侵略战争,更是为日本政府官员继续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制造根据。日方一连串的翻案言行,导致中日关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为什么战后日本某些人始终坚持侵略史观,我们认为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执行新的远东政策,导致日本



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

战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前苏联和共产主义。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极力扶植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对付共产主义,为此采取独占日本的政策,不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罪犯冈村宁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1950年11月,在美国操纵下,重光葵刑期未滿即被非法释放,并再次担任了日本外相。美国更错误地赦免了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裕仁的罪行,不仅未给予批判,而且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国际因素。

第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

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惨重灾难,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向日本讨回战争损失。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以无比宽大的胸怀,主动放弃了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可是,日本的某些人却“以怨报德”,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也给日本民众造成了错觉。同时,中国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差异和对日本政策的分歧,也增加了日本政府认罪的难度。当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也使中日关系增加了变数。

第三,被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承认侵略罪行的精神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之化身。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日本广泛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献身。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些曾因发动侵

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势力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沟通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他们不能以宽大的胸怀面对世界,面对各国人民。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一些人认为,要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日本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观念,是其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第四,日本不愿采取明确、深刻的认罪态度,还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虽然近十年来经济不景气,但其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不仅要以经济大国身份,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而且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并想获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的兵力不足,但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它通过提升军事自卫队的地位,谋求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的军事潜力极为忧虑,认为中国在未来是它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政界存在明显分歧,有人友好,有人敌视,也有人怀疑。在对华贷款问题上,日本政界有人提出不能再给中国以支持,否则将使中国“如虎添翼”。在对台湾问题上,日本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湾,而且把对台湾关系的表态,限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声明的框架内,不明确表示不支持或反对台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同日本右翼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要日本右翼和某些官方人士转变侵略史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 三

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误导和不恰当宣传,使日本一些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日历史问题漠然无知,甚至有人对日方曾经有过的反省也采取不理解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产生抵触情绪。故加强中日关系史的宣传和密切两国友好往来,使广大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正确认识历史,理解受害者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

战后,许多中西方人士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残暴的历史惨案。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已经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义立场,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著作。一些当年曾参加南京战役并直接屠杀南京人民的日本老兵,在多年后公布了他们的日记或回顾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如《东史郎日记》等。许多欧美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医生,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残暴行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日记、新闻报道,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但是,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散落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一些文化部门,也还有些材料保存在私人手中。为了加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严正驳斥日本右翼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把大量的有关史料搜集、整理、汇集起来,是一项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课题,建议并支持南京地区历史学界的专家、教授,联合海内外的学者、朋友,合作编辑一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几年来,本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保存机构,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和各种历史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设在台北县新店市的国史馆,都提供了一批未曾公布过的史料。我们先后从海内外搜集到近三千万字的原始材料。如此浩繁的史料将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根据,也强有力地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人类悲剧。日本右翼千方百计地抹煞它的存在终将是徒劳的。正义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从中做出正确的判断。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连续不断轰炸南京和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

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尸体的材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战后，这些日记、书信陆续被披露或出版。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和美英德外交机构及驻华使领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北华捷报》等报刊上。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等。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石根记录、审问武藤章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



日军的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1953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文更准确、更符合原意。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其中由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大批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本史料集还编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录,这是一项困难细致的工作。经过努力,我们从大量原始档案中,并通过向幸存者调查,搜集到大批遇难者名单及其受害简况。这批名单,均注明资料来源和原始出处,它为研究者提供科学依据。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将陆续出版。我们希望这套史料集能为海内外广大的历史研究者和众多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内容丰富全面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材料来源广泛,有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材料,也有回忆材料、各种档案文献材料、报刊材料等,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受记述者立场、观察角度或认识上的局限,记述有矛盾之处,也有一些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这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声音不可能完全一致。保存史料原貌,是历史工作者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对史料均

照原样收录,不加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由他们在使用时加以考辨、解析,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京大屠杀这段惨痛的历史已经过去 70 年,我们期盼正义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为两国人民世代代的友好而共同奋斗。

##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续编

### 第 29—55 册说明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28 册,先后于 2005 年至 2006 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顺利出版。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28 册,共 1470 万字。它的资料,来源于国内外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机构。它涵盖着加害方日本、受害方中国和第三方欧美的大批重要的历史文献、亲历者的原始记录和口述回忆等;绝大部分是原始文本、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在海内外首次公开出版或第一次译成中文出版。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学术上是一项传世的文化工程。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所收录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厘清了历史事实,揭示了历史真相,最详细、最全面地鉴证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反人类文明和基本道义的惨剧,使日本右翼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谎言不攻自破。它对于教育广大青少年,促进人类的理性反思,实现和坚持中日友好,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它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程。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各方面的关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国内外各类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反响强烈。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BBC)、韩国 KBS 广播公司和爱尔兰电视台等,来南京作了专访。中国中央电视台 1 套《新闻联播》、4 套《中国新闻》和《东方时空》均做了专题报道。新华社以“四年磨一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现历史

真相”为题发了特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及国内许多报刊作了大量报道或评述。国内外近四十家网站的报道达一万余条。

2005年至2006年先后举行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由国家教育部组织的南京大学211工程验收总结会议,均对《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给予了高度评价。2006年,它被评选为南京十大“文化精品”。

鉴于仍有一些南京大屠杀原始资料散落在海内外有关部门,2006年编委会成员再次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及台湾等地深入搜集资料。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又获得一千多万字的原始材料,其中仍不乏十分珍贵的、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材料。它进一步印证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悲剧。

经过编委会成员认真细致地筛选、翻译、整理、校阅,编辑成《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至第55册,继续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联合出版。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编纂工作,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主持,联合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行政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中共南京市党史工作办公室、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完成。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及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南京工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院校的学者承担了日文、英文、德文史料的翻译工作。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编纂出版工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方面的关心和大力支持。编委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委会成员在赴日本、美国、德国、英国和我国台湾搜集资料时,得到当地学术界朋友和各方面友好人士的热情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规模浩大,编校工作繁重,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领导调动全社力量,高质量完成编辑出版工作。对于他们的辛勤工作,我们亦深表敬意和感谢。

整理、编纂历史资料,是一项复杂的科学研究工作。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加之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尚希学界朋友指正。



## 出版凡例

一、本史料集按不同专题分册出版,一般情况下,一个专题一册,亦有少数为两个或三个专题一册,或一个专题因内容太多而分成数册。

二、史料集所选中文资料,个别行文中有人名、地名、别字、错字及用词不规范者,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均原文照录。但在别字、错字后面注明正字。原文文字不清之处,以“□”表示。其中内容重复或与主题无关部分,编者则略加删节。史料集所编译外文史料中原有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之词和对日本侵华的溢美之词,不作改动。

三、所选史料一般以一件为一题,凡同属一事彼此间又有直接联系的成组材料,以一事为一题。

四、所选史料一般不作注解。如确有需要时,则在页下作注。

五、所选史料均在文后注明史料来源。如外文史料属首次翻译刊出,则注明译校者。

六、由于收录的资料形成时间不一,因此,不同时期所涉及的人名翻译差异较大,有的外国人的译名甚至多达五六种,为了保持史料的完整性,我们一般未作改动,而是在相关册里附加外国人名(包括简称、别名、中国名等)译名对照表。

## 本 册 说 明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许多日军官兵被派往中国。作为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官兵,直接参与了攻占南京的战斗,他们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加害者和亲历者。与此同时,许多日本的记者随日军来到南京,一些工程技术人员、作家、摄影师等也来到南京,他们耳闻目睹了日军攻占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形,是那场悲剧的目击者和见证人。战争结束后,他们纷纷撰写回忆录,回忆当年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内心感受以及所见所闻。还有一些原日军官兵,为了编写自己所在部队的战史,也撰写了回忆文章,编入部队战史之中。

2006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王卫星研究员、南京大学曹大臣副教授、雷国山副教授再度前往日本,收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他们收集到数十位原日军官兵、政府官员、随军记者、作家、摄影师、工程技术人员等的回忆录或回忆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形。

本册内容以日军官兵回忆为主,故定名为《日军官兵回忆》,其他史料以“附录”的形式收录本册。由于这些回忆录是时隔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后撰写的,因此,难免存在记忆上的错误,如时间、地点、部队番号等。另外,一些作者,从自身的立场、观点出发,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存在某些模糊认识或错误观点,对此读者在参考时应加以鉴别。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为了忠实于原文,所有的史料均未做修改,以保持原貌。对史料中明显的错误,如人名、地名等在翻译时予以了订正;对一些原意不清的内容,则保持原文,以注释的方式加以说明。对一些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则采取省略的方式处理,并注明“略”、“前略”、“中略”“下略”等字样。

## 2 日军官兵回忆

在本册史料的收集和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日本著名学者笠原十九司教授的大力帮助,朱弘先生也提供了部分史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 册编 者:**王卫星

**译 者:**叶琳、刘军、何慈毅、罗文文、魏高修、庄倩等

**译校者:**叶琳、罗萃萃、关智英

**审阅者:**张连红

# 目 录

|                               |    |
|-------------------------------|----|
| 本册说明 .....                    | 1  |
| 一、参谋本部、军部、华中派遣军 .....         | 1  |
| 1. 古代东方史与我 .....              | 1  |
| 2. 冈村宁次的战场回想 .....            | 10 |
| 3. 从军第一人的山田翻译 .....           | 16 |
| 二、上海派遣军 .....                 | 19 |
| 1. 福井手记 .....                 | 19 |
| 2. 战斗的足迹<br>——上海·南京战的回忆 ..... | 22 |
| 3. 会计中尉的手记 .....              | 27 |
| 4. 风云南京城 .....                | 31 |
| 5. 伊藤大队长的阵亡 .....             | 49 |
| 6. 追思 .....                   | 52 |

## 2 日军官兵回忆

|                     |     |
|---------------------|-----|
| 7. 火化的青烟            |     |
| ——悼念殉国之士·····       | 56  |
| 8. 中队长的记录·····      | 91  |
| 9. 南京攻防战之真相·····    | 101 |
| 10. 回忆南京城·····      | 131 |
| 11. 支那事变的回忆·····    | 133 |
| 12. 彷徨两千五百公里        |     |
| ——士兵的微妙·····        | 138 |
| 13. 随想·····         | 150 |
| 14. 我的支那事变·····     | 155 |
| 15. 死亡出征·····       | 191 |
| 16. 中队卫生兵的手记·····   | 201 |
| 17. 白茆口·····        | 215 |
| 18. 怀念石井胜君·····     | 216 |
| 19. 与工兵小队向南京前进····· | 218 |
| 20. 翻译从军论的反对者       |     |
| ——野崎教授·····         | 220 |
| 21. 支那事变战记与回忆       |     |
| ——驮马辎重队中支战线一年·····  | 233 |

## 三、第十军····· 238

|                     |     |
|---------------------|-----|
| 1. 一个作战参谋的回想手记····· | 238 |
| 2. 战车战记·····        | 250 |
| 3. 藤村谦回想录·····      | 298 |



|                       |     |
|-----------------------|-----|
| 4. 江南春远 .....         | 300 |
| 5. 进入无人的南京城 .....     | 321 |
| 6. 一只山鸡的战果 .....      | 323 |
| 7. “你果真是同文书院的啊” ..... | 327 |
| 8. 日支事变从军记            |     |
| ——突入南京 .....          | 332 |
| 9. 为日中友好尽力 .....      | 383 |
| 10. 一个士兵的战记 .....     | 384 |
| <b>附录</b> .....       | 398 |
| 1. 外交官的一生 .....       | 398 |
| 2. 走向破灭的道路 .....      | 400 |
| 3. 最后的大名 .....        | 403 |
| 4. 白虎部队 .....         | 411 |
| 5. 无敌师团血战记 .....      | 414 |
| 6. 摄影机与人生             |     |
| ——白井茂回忆录 .....        | 418 |
| 7. 在战争的激流中 .....      | 426 |
| 8. 一个技术人员的故事 .....    | 457 |

# 一、参谋本部、军部、华中派遣军

## 1. 古代东方史与我

三笠宫崇仁

**编者注：**三笠宫崇仁，1915年12月2日出生，大正①、昭和②、平成③时期的日本皇族。大正天皇和贞明皇后的四子，昭和天皇之弟。1936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入日军骑兵第十五联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1939年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43年1月，任日军支那派遣军参谋，1944年任大本营陆军参谋。

(前略)

### 一、我为什么关心历史

日本东方学会是1954年(昭和29年)创立的，所以今年(1984年)已经满30年了。作为自创立以来就一直在学会工作的我，有着深深的感慨。

关于创立以来20年的经过，我在拙著《社团法人·日本东方学会·二十年的历程》(非卖品)中有过详细记述。我把本书的标题定为《古代

---

① 1912年为大正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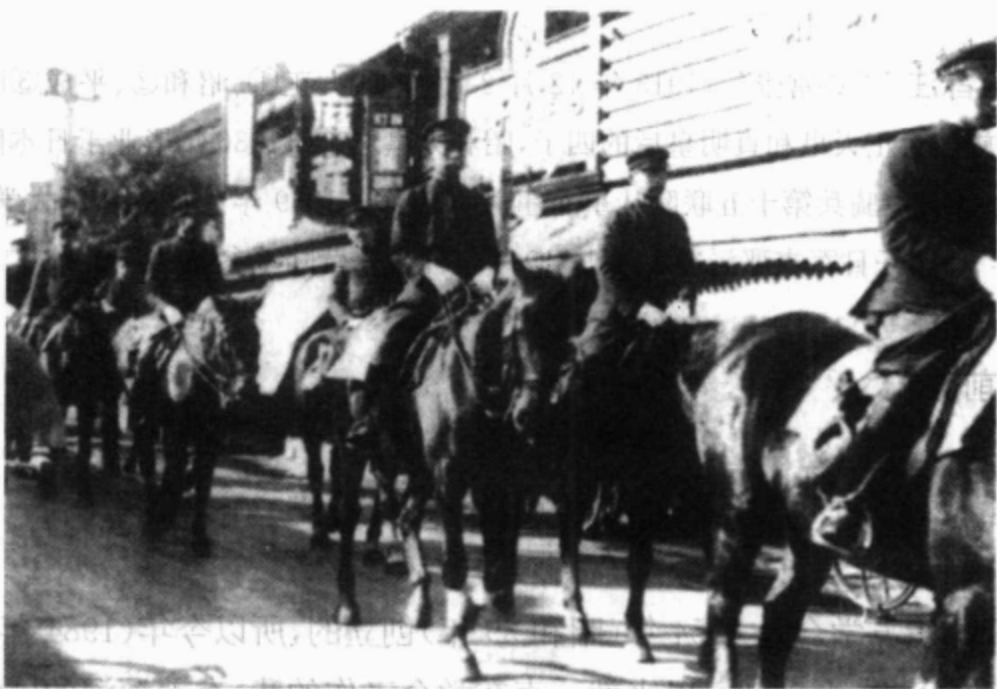
② 1926年为昭和元年。

③ 1989年为平成元年。

## 2 日军官兵回忆

《东方史与我》，是因为如果选择《学会与我》这个标题的话，就成了前面那本书的翻版之作了。另一方面，我在进行古代东方史的演讲时，有很多人都问我：“你是怎么想起来开始做这种研究的？”对此，我当时回答说：“我在拙著《帝王、坟墓和民众》（光文社，1956年）一书的卷末‘我的回忆录’中写到了，请大家去看一下。”但是，仔细想一想，如果这两本书都无法找到的话，我的回答就不免有冷淡之嫌了。因此这就是我使用这一书名来讲述我的回忆的缘由。

首先，让我来讲一讲我为什么会对历史产生兴趣吧。战前的皇室存在一种法令叫做“皇族身份令”（在我出生五年前的1910年公布），上面规定，如果皇族成员没有特殊的理由，必须担任陆军或者海军的军官。由于这个原因，虽然母亲（贞明皇后）想让我走文人道路而不是成为军人，但最终我还是走上了军人之路。



学习院中等科时代的作者。中间骑马者为作者。

我在学习院中等科<sup>①</sup>修满四年结业时进入了陆军军官学校预科，这是在1932年（昭和7年）。当时成为陆军将校<sup>②</sup>的道路有两条，一是我所

① 学习院是为日本皇族成员设立的私立学校，中等科相当于初中和高中教育。

② 日军少尉以上（含少尉）军官统称为将校。

走的路,二是从陆军幼年学校进入军官学校预科的方式。我哥哥轶父宫走的就是后者的道路。但母亲似乎深信那样视野会变得狭窄,所以希望让我多少接受一些长期的普通教育再直接进入陆军军官学校。

下面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吧。在前一年即1931年(昭和6年),满洲事变<sup>①</sup>爆发了。下面引用的是当时的报纸报道。

(奉天<sup>②</sup>18日发加急电报) 本日晚10时30分,在北大营的西北方向,暴虐的支那兵炸毁了满洲铁路并袭击我军守备军,因此我守备军即时应战,用大炮轰击北大营的支那兵,并占领了北大营一部。(9月19日,东京《朝日新闻》。)

以上就是满洲事变的导火线,现在不到40岁以上的人应该是不知道的。对此,我补充一些说明。在这一事件的三年前,也就是1928年的6月,也发生了下面一桩大事件,我还是引用东京《朝日新闻》的报道。

(奉天特派员4日发) 4日凌晨5时30分左右,张作霖乘坐的专车奔驰在距满洲铁路奉天站一公里处满铁线的桥梁时,突然发生炸弹爆炸,满铁的桥梁被炸毁,行进中的张氏专车贵宾车厢和三节客车厢也被炸毁,其中一节车厢起火燃烧,桥梁也当即着火,我守备军以及警官立即前往。……埋下的炸药似乎是南军<sup>③</sup>便衣队(注:穿着一般平民服装的士兵)引爆的,其破坏力之大远非投掷炸弹所能及。

当时,我也曾相信这个报道,但不久就渐渐明白了,这些都是日本陆军的计谋。

满洲事变一发生,在报纸和广播中开始热衷于使用“讨伐残暴的支那军”、“圣战”等等词语。而且在1932年,日本海军和陆军共同挑起了上海事变<sup>④</sup>。直到后来才听说,登陆上海的一位陆军师团长曾扬言:“如果支那军不降服,就烧光四百余州”(注:中国全部领土)。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军人是多么蔑视中华民国和中国人。

---

① 九一八事变。

② 今沈阳。

③ 指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

④ 又称第一次上海事变,即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

#### 4 日军官兵回忆

那个时候,我正就读于士官学校,而且在预科的时候遇上了“五一五”事件,本科的时候遇上了“二二六”事件。我从来未见过哥哥作为大元帅统帅陆海军的陛下像当时一样沉痛的神情。这恐怕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大元帅和下级军官在思想上的差距吧。

1936年的春天,我从士官学校本科毕业后,受命进入千叶县习志野的骑兵第十五联队,并且在1939年末进入陆军大学前,一直担任各种教育工作。即便是那个时候的事情,但至今我的良心仍然受到谴责的是,那时没有充分认识到战争的罪恶性,因此在精神训话(注:当时的军队用语)的时候,我告诉部下,日本军队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在陆军大学接受的教育的确对我以后的生活方式给予了引导。我明确地对历史产生兴趣就是在陆军大学读书的时候,也可以说是我把古代东方史作为毕生事业的开端,所以请让我引用“回忆的记忆”中的一些片断。

在陆军大学学习的科目多得数不清,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战术和战史。战术确实训练了大脑,对所给的情报进行缜密的分析判断,预测情况的所有变化,鉴于自身的现状研究适当的对策。这种头脑的训练,不仅对于战争,而且在这种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对每个人也都是必要的吧。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当时所接受的战术教育至今更让我受益匪浅。但是,与此相比更让我沉迷的是战史。无论是战术还是战史的教官都是很著名的大家,但是我认为从战史教官那里得到了更多的人间真谛。这是因为战术强调的主要是理论,而战史却是涉及到流淌着鲜血的活生生的人的学问,并能得出一些在理论上无法回答的答案。

陆军大学毕业后,我在该校的研究部又继续学习了一年的战史,这个暂且不说。我在陆军大学读书时,大东亚战争<sup>①</sup>开始了(1941年12月8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战线一直扩展到了南方。

1943年1月,我补任支那派遣军参谋一职,前往南京的总司令部赴任,在那里工作了一年,获知了许多日本军的残暴行为。下面只是列举了极少的一部分例子,请大家将其当作冰山一角来看吧。

---

<sup>①</sup> 即太平洋战争。

我从一位青年将校处得知，为了培养士兵的胆量，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用刀枪刺杀活着的俘虏。他是我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届同学，听了他的话，我深受打击。此外，我还看了把很多中国俘虏装上货车和卡车，运送到满洲的野地，进行有毒气体的生物实验的电影。据参加这一实验的某高级军医讲述，他们曾经拿出带有霍乱菌的水果招待国联派来调查满洲事变的李顿一行，但是未能成功。

“圣战”的背后隐藏的就是这些。



在陆军士官学校预科食堂。右侧为作者。

## 二、战争中的苦恼

前面一章介绍了日本军人的部分恐怖行为。可能有很多人感到很奇怪，这与古代东方史有什么联系呢？但是，我自己回过头来看，正是由于这些打击，成为了我研究古代东方史的首要原因，所以我无法回避它。因此，现在就让我再来说两句吧。

那个时候，我看了一部日军缴获的战利品叫做《胜利进行曲》的电





与南京政府主席汪精卫会谈。左为汪精卫，  
右为作者，中为支那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

影。它是由重庆政府(重庆是当时的中国民国政府所在地,蒋介石为主席<sup>①</sup>)拍摄的,是以日军的残虐行为为主题的电影。因为当时中国人称日本为东洋,所以日本人就成了东洋鬼子。虽然这个电影肯定是以宣传为目的的,但是不能不承认剧本是以事实为基础编写的。因此,当我为了和大本营联系而受命到东京出差的时候,将这部影片带给大元帅陛下观看。

以上记录的全是日军的丑陋表现。当然,日本军人并非全是坏人,因为一百只白鹭中仅有一只乌鸦那是非常招眼的……

我去上海地区视察的时候,一位师团长如此向我讲述道:“我们比较了与我们战斗的敌方的中国军和协助我军的友方的中国军,敌方对于一般民众的军纪非常严明。我们进行的本应该是正义的战争,却帮助军纪

---

<sup>①</sup> 1937年—1943年,重庆国民政府主席为林森。1943年8月,林森在重庆病逝,同年9月,蒋介石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大元帅,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长。

涣散的军队，而讨伐军纪更为严明的军队，对此我们感到非常矛盾。”现在想来，在越南的美军难道不是感到了同样的矛盾吗？

对我来说非常幸运的是，我在中国任职的时候，日本政府推行所谓的对华新政策。简单地说，就是勉强承认已往的失败，承认在名义和实质上都欺骗大家说这是场正义的战争。这本身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决策，只可惜着手太迟了。但是，日本人已经开始认真地反省了，这一点是应该保留在历史之中的。

新决策的成果确实显现了出来。某大队长曾对我说：“迄今为止都是烧光敌人的房子前进的，所以立刻就能知道我方第一线的位置。但是现在禁止放火了，所以第一线已经前进到哪里就完全不知道了。”请想象一下这种战争的难度吧。

我虽然批判了日本军，但最后再解释一点，这是关于从明治<sup>①</sup>到大正时期日军的事情。参加过日露战争<sup>②</sup>的一位老将军曾说，在当时即使是小队长也要随身携带国际法。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据说在青岛被日军俘虏的德国人曾被扣留在习志野，后来全都亲日了，甚至释放后还有人留在了日本。即使这样，其后过了仅仅不到二三十年，日军就变得暴虐起来，这是为什么啊？我认为这是我们日本人必须认真反省的事实。

这个暂且不说。我1944年（昭和19年）1月从中国归国，担任了大本营陆军参谋一职。在我任职期间，发生了暗杀东条英机首相未遂的事件。在战后的一些周刊上，出现了我曾参与这一事件的报道，因此，我想重新说明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

说到1944年，战争每况愈下，对我方日益不利。2月份，盟军的反攻更加猛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成为日军委任统治地的南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和卡罗林群岛也变成了战场。这样一来，陆海军的对立自不待言，在陆军内部上下之间也弥漫着不信任感。具体地说就是对东条的独裁体制以及政策的反抗。

---

① 1868年为明治元年。

② 日俄战争。

结果,在年轻的将校们和一部分民间人士中发动了拥立石原莞尔中将军的运动。石原当时倡导东亚联盟运动,在军队和民间两个方面都拥有不少信奉者,他正作为预备役居于老家山形县。我身边也有人提出拥立将军的事。但是,虽说我是大本营参谋,但还只是个少佐,没有什么决定权,所以向皇族中担任军事参议官等要职的人提出了这个问题,结果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于是我想:“虽说东条有他的不是,但是找不到能够替代他的人。石原虽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即使他把在野人士拉下马成为了首相和陆相,也没有扭转目前艰难战况的胜算,结果只会引发国内的混乱。”所以我就避免参与此运动。我的沉默在今天看来可能是错的,也许我应该更加明确地把我的想法告诉年轻的参谋们。

比我年轻的某大本营参谋好像就把我的沉默当成了默认。计划渐渐步步升级,最终发展为暗杀东条。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那个参谋为了收集暗杀资料飞到了中国。我认为:“无论东条的施政有多大的欠缺,都是天皇亲自任命的首相,或者是陆相。杀掉他的话也就是对天皇大元帅的反抗,作为已经发誓绝对服从大元帅的军人来说是不可原谅的。”因此,当我把这件事透露给在宪兵队工作的朋友的时候,正是某参谋从中国回国被立刻逮捕的时候。这样一来,东条暗杀计划以未遂告终。东条战后自杀未遂,结果通过绞刑结束了生命。

到了投降前夜,那是1945年(昭和28年)8月的事了。当时的内阁首相是铃木贯太郎(预备役海军大将),陆军大臣是阿南惟几大将。内阁正处于是继续战争还是投降的十字路口。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航空总军的参谋,所以清楚地知道日军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天皇的意思当然是和平。但是在军部内也有不少要求继续战争的强硬派,固执地再三请求能否在我的影响下重新考虑一位大元帅。

我想,如果时间再往回追溯,介绍有关开战时期的天皇的话,大家会更容易理解停战时的天皇吧。1941年(昭和16年)10月17日,召开了选择近卫内阁全体辞职后的继任首相的重臣会议。列举了几个人的名字,但最终选择了木户内阁大臣推举的当时的陆相东条。如果从前面所述的东条等问题来考虑的话,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内情就是如

此。也就是说,当时的陆军过于倾向于开战论,与天皇的回避战争的想法相去甚远。因此,木户体恤天皇的意旨,希望选择能够压制强硬派的人,因此将柳枝抛向了东条(当时的陆相)。尽管如此,陆军还是摆脱了东条首相兼陆相的钳制,继续走向了战争的道路。

(下略)

[三笠宫崇仁:《古代东方史与我》,  
学生社(东京),1984年6月9日。]

(庄倩 译)

## 2. 冈村宁次的战场回想

**编者注：**冈村宁次，时任日军中支那<sup>①</sup>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后任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

(前略)

### 一、第十一军的组建与出动

为攻打武汉而在华中派遣军(畑俊六大将)第二军之外另外组建第十一军，此事的经过在正式记录中写得很清楚，因此在这里我打算以我个人为中心，来谈一谈有关第十一军的组建及出动问题。

当时我正作为第二师团长驻扎在北满洲掖河一带。昭和13年<sup>②</sup>6月21日夜，突然接到陆军大臣发来的急电，内容是：“你将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要尽速赶到参谋本部。”当时师团正处于接受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将军检阅的关键时期，所以第二天即22日还是按照既定计划进行了由我主持的团队长教育(研究图上战术)，内容就是研究在假设的战场上，师团自身应该如何战斗。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作为师团长的我的个人理念，所以图上演练的结果应该是相当乐观的。尽管昨晚的电报决定把我调到别处任职，这让我很矛盾，也很困惑，但仍然决定按照计划完成演练。最后我将这件事告诉了各团队长，并说原来的计划有所调整，省略了检查官的点评。

6月23日，我在下达任命的同时从掖河出发了。在哈尔滨，我与接

---

① 支那是日本当年对中国的称谓，带有轻蔑的语气。中支那即中部支那，指中国华中地区。

② 1938年。

替我的后任师团长安井藤治中将进行了交接。天气不好，飞机无法起飞，火车又不通，最后迟至6月30日才到达东京。7月1日，我向参谋总长报到。当天下午，在组建军司令部的预科士官学校里，接受了参谋总长的军容检查。

7月5日上午，我到皇宫拜见了天皇陛下，接着拜见皇后陛下，同时接受了手工缝制的围脖，还从侍从长那里领取了御赐的钱。接着在铃木专属副官的陪同下参拜了贤所，喝了御神酒。最后来到参谋本部，从总长殿下手中领取了派遣令和第十一军战斗序列说明手册。

这次第十一军的组建与出动，上面要求对外保密，因此出发时秩父宫、闲院宫、梨本宫等各位殿下派来的送行武官，为了避免送到东京车站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只送到参谋本部的大门口为止。甚至侍从武官要派人送行一事都被临时制止了。尽管如此，结果还是多少被人知道了，所以在东京短暂逗留期间来访者也不少。我后面还会讲到，那些精通中支那情况的人都和我一样，他们中有人认为中支那地区那么热，行军太艰苦，作战也许是天气凉爽以后的事。事实上我以前也一直害怕晒太阳，结果还好，感觉并不可怕。

7月6日从东京出发，7月9日在宇品上船，7月12日在上海上岸。

**宫崎注：**冈村将军因为武汉攻略战需要保密的缘故，一到东京就暂住在九段的偕行社新馆的最顶层，而没有回自己在四谷的家。当时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印象。我在偕行社同将军进行了密谈，话题是一些关于出征军队的军纪紊乱的实例，以及我与参谋本部参谋联系的事情，特别是关于武汉攻略战的作战构想。密谈结束后，当我要把写有很多事情的纸片放到身旁的火钵上准备烧掉时，将军马上擦火柴帮我点着了火。我强烈感到将军和我之间非常默契。

有一天在偕行社的大门口遇到几位老人，他们手里拿着的旗帜很气派，样子有点像在乡军人会的分会旗。他们是来拜访将军的。我问将军那些人是在干什么的？将军解释说：“他们是我在日俄战争末期的部下，当



时我刚升任少尉小队长，带着他们去桦太<sup>①</sup>打仗，胜利凯旋后他们一商量，就组织了一个‘冈村会’，以后每当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时，他们就会举着那面旗帜到我这里来。我带他们打仗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你说他们可爱不可爱？”我真佩服将军年轻时就那么受部下尊敬。反观自己，我自己又怎么样呢？——我开始了深深的反省。

## 二、战场上重要的第一印象

我们第十一军司令部的干部们于7月12日在上海上岸，我第二天即13日向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大将报了到。上岸时在栈桥上活动安排得很多，派遣军司令部的参谋长及大部分参谋都来到栈桥上，不但欢迎词的措辞恳切，而且迎接我们的汽车也排得很整齐，同时还把我们接下来两天的活动都安排好了。第二天我去报到时畑大将的态度也是热情诚恳，向我传达了一种信任感。

我立即告诫参谋们说，今后我们做事的态度要向派遣军司令部学习。这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在自己日后漫长的战地生活中也得到了验证，那就是，尽管在平时交往中第一印象并不好，但在日后的交往中会慢慢谅解对方并成为好朋友。但在战争情况下，更为常见的却是与某人只见过一次面，过后全是靠电话和书信交往，而这时的第一印象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宫崎注：**关于统帅，古代支那兵书上说得好：“英雄即觅部将之心。”我因为作战要务先行出发，在抵达上海栈桥的运输船“TAKOMA”号的甲板上迎候冈村将军及司令部干部一行。将军对于统帅非常敏感。他们受到了派遣军司令部（对第十一军来说是上级司令部）的参谋长及很多参谋的欢迎，他对跟在身旁的我们说：“今后在我军也要让其他人好好学习你们的做法。”作为将领，他不放过这样一种机会，并利用这么一点时间来教导他的参谋们。我们做参谋的人，在其后好几次场合都遵守了

---

① 今库页岛。

这一训诫。结果据说他属下的各位将军受到他的参谋们如此礼遇后都非常高兴,而作为司令官的他曾两三次表扬我们说,把该学的礼节告诉你们真是太好了。不可小看这些礼节,也不可认为那种接待的热情是随意的,相反,正是这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细微礼节,才蕴涵着打动他人的至诚之心。

### 三、战场军风纪的今昔与我的感悟

我以前通过读书,了解到我军官兵当时在日清战争<sup>①</sup>、北清事变<sup>②</sup>及日俄战争中的军风军纪都很严明,他们俨然就是神兵的化身。在日俄战争末期,我自己作为小队长参加了在桦太的战斗,当大尉时参加了青岛之战,后又作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和第二师团长出兵满洲。我记得所到之处,我军的军风军纪同过去没有太大的差别。然而这次在东京却听人说我军在南京攻略战中发生了大量的暴行,所以我认识到因为自己将要率领这些有前科的部队攻打武汉,那么就必须努力维持军风军纪。目前我们已经决定贴出“讨蒋爱民”的训诫性标语,意思是说我们的目的在于消灭蒋介石的军队,对于无辜的百姓应该待以仁爱。

关于这件事,我到达上海以后的一两天时间内,向先行出发到达上海的宫崎周一参谋、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部长原田少将和杭州特务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了解了有关情况,综合起来情况是这样的:

一、攻打南京时,对数万市民实施了掠夺与强奸等大量暴行一事属实。

二、一线部队有以给养困难为名杀掉俘虏的习惯。注:后来还出现了让俘虏随队搬运行李的坏习惯。

三、在上海关押了相当数量的俘虏,但给俘虏的待遇不好。

四、据最近被俘的敌军军官称,他们因为被日军捉住了要被杀,后退又要被督战人员所杀,所以只好顽强抵抗。

①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

②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7月15日正午,上级要求我从这一天开始在南京上任,作为司令官指挥第十一军。同月17日,我开始巡视一线部队,18日访问了正在潜山的第六师团司令部。该师团的师团长虽然刚上任不久,但是他这样对我说:“我师团官兵在战斗至上这一点上做得不错,打仗异常勇猛,但是总是把掠夺和强奸之类的事看成小事一桩。他们很团结,但也很排他。我们对属下部队有些考虑不周。”

根据以上各方报告,我越发坚定了要严格实行爱民方针的决心。

**宫崎注:**时代变,人亦变。我能说的是,包括日俄战争在内,以前的出征军队基本上一直都是由曾经受到过教育训练的干部担任指挥官的,官兵上下心连心。一则干部率领的是自己曾经教导过的部下,二则干部的指挥能力也很强,所以部下就会心悦诚服地服从指挥。但是与此相反,在这次支那事变<sup>①</sup>中,干部与部下不贴心,特别是在中队长和小队长一级,当中有不少人是应召入伍的,他们不论是在战斗精神上还是在指挥能力上都没有完全的自信。这种情况在特设兵团中尤甚。我觉得他们经常是在被那些脱离了世俗的老兵们推着往前走,服从性极差,违反军风军纪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的话,这些人会变成什么样,真有点难以预料。

将军关于“讨蒋爱民”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就是要官兵与敌人作战时要勇猛果敢,同时对于无辜的百姓要待以仁爱。我记得他不但明察其属下各兵团的实情,而且不断适时地给予他们以适当的指导。

有一段旧事,讲的是将军在处理俘虏问题上体现出来的仁爱精神。那是武汉攻略战末期的事。有一天,将军为了视察正在向南对敌军实施长途追击的第二十七师团司令部,就带了几名身边人员(一行人当中有临时派来协助作战的参谋竹田官大尉,我也是其中一员)乘卡车南行。途中我们突然看到一个支那兵正在逃跑。我们叫他停下来,他也就老老实实地走了过来。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少年兵,只有十六七岁,好像是脚受伤后掉队了。司令官让其担任自己的口语翻译。按照将军的意思,我

---

<sup>①</sup> 即七七事变。

们让少年兵坐上了后面的卫兵车，带着他一同前行。同样又是将军的意见，后来这个少年俘虏兵在司令部卫兵所干些杂务，他成了卫兵中的福神。据说司令官每个月还给他五元的小费。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我想从中可以看见将军的某些侧面。

(下略)

[稻叶正夫編《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卷)·战场回想篇》，  
原书房(东京)，1970年2月20日。]

(雷国山 译)

### 3. 从军第一人的山田翻译

山田忠

**编者注：**山田忠，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第34期学生，时任驻上海的日本大使馆海军武官府翻译。

昭和11年发生的所谓“二二六”事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背景，引发了昭和12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进而扩大到8月的上海事变（第二次）<sup>①</sup>，并导致了日中战争的全面爆发，最终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国民带来了种种不幸。

我于昭和12年8月初经长途旅行回到了上海。8月末的一天，时值夏末，炮声连连。我突然收到来自上海海军武官府的传唤，到了那里，说是要求我去部队担任从军翻译。就这样，我作为书院学生成为从军第一人。

我在上海海军武官府的工作是情报翻译，并没有口译方面的工作。从早到晚，耳边不断充斥着从北方传来的迫击炮声和我海军飞机的轰炸声，紧张地度过一天又一天。

“今天真是相当安静啊，而且海军飞机也不出动了。”我对身旁的一名应召入伍的老兵曹长说道。

“战争可是有‘间歇’的呀，山田！你知道吗？海军那边称翻译的人不叫翻译官而叫译员。你不是山田翻译官，而是山田译员呢。”他突然说了些不好听的话，让我感到很不愉快。

所说的译员这个词，我觉得“语感”不好，有些小瞧人。于是，我对那位老兵曹长回了一句：“BISHENG!”（海军中把管理事务的官员叫做

---

<sup>①</sup> 即八一三事变。

笔生<sup>①</sup>。)

“BISHENG 是什么意思?”“用中文说就是‘笔生’。”“什么!”——他的脸色大变。

正在连空气都紧张起来的时候,大尉进来对我说:“翻译官!有情报说‘有三万个 KOUHAI 已经到上海了’,KOUHAI 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的武器?”——大尉称我为翻译官。我有些振奋起来,斜着眼睛瞪了一眼那个老兵曹长。

“‘KOUHAI’的汉字是怎么写的?”我一面微笑着——一面慎重地问道。

这两个字写作“钢盔”,我知道它的中文发音是 GANGKUI,但是我完全弄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于是就查了一下字典,可是没查到。于是我回答说“不知道。”我话音刚落,老兵曹长便大声呵斥道:“小译员!你有什么用啊!”

我因为一肚子的火气和不愉快,就立刻跑出了武官府,回自己家去了。正好家中来了一位中国常客,他正在同父亲谈话。于是我条件反射似地向这位客人问道:“钢盔”是什么?他告诉我是一种铁制头盔,并不是武器。于是我返回武官府,胸有成竹地向大尉报告道:“KOUHAI 不是什么武器。而是一种铁制头盔!”

“山田!你真不愧是同文书院的,很好!之前可把我担心死了,原来只是中国人没有头盔了啊。”大尉说道。

我总算争回了面子。从此以后,老兵曹长便不再叫我译员了。当然,我也不再说他笔生了,我们重归于好了。

到了8月末,翻译工作变得忙碌起来,只好向武官请求增加人手,于是部队又调来了一位古谷阳君。他便成了从军学生的第二人。

真正过着像一名海军翻译生活的日子是在乘上扫雷舰往返于上海—镇江一带的时候。每天都生活在海面上或江面上,我真切地体验到了海军们的生活。在船上根本没有什么工作,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内,每天只是吹着扬子江上的微风。在这期间,南京城沦陷了。我与古谷君奉命前往南京武官府工作。我们两人从上海大厂镇的机场分别乘坐不同

① 抄写员。



的侦察机出发,奔赴南京。

刚刚沦陷不久的南京城,呈现一派荒芜凄惨的景象。南京武官府设在孔祥熙女儿的家中。这是一处十分静谧的大宅邸,与城中凄惨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孔祥熙女儿的家有色彩艳丽的墙壁和漂亮的西洋式卧床,化妆室里摆放着一架美国产的瘦身机,这在当时还是相当罕见的东西,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在南京武官府还是没有任何事可做,依旧过着“天天都是好日子”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也许是觉察到了这一点吧,有一天,中原武官用非常平静的语气告诉我们可以回上海海军武官府了。我们两人诚惶诚恐地返回了上海,随即去拜访了寺冈海军武官(当时为大佐,战败时为中将)。大佐亲切地感谢说:“这么长时间,辛苦你们了!学生必须返回到学校去。你们今年就要毕业了吧,所以赶快回学校,参加毕业考试吧!”我们这一年来因长途旅行或从军,根本没有学习,想着毕业考试是无法通过的。脑子里总离不开考试这回事。于是,我恳求道,让我留在海军吧。可是,大佐却告诫我说:“还是请赶快回学校吧,而且一定要好好学习!”并为我们办好了各种手续,支付了路费。就这样,我们回到了长崎的临时校舍。

在学校,铃木先生对我们说:“欢迎你们平安归来!你们努力为国家尽忠效力,作为学校也为你们感到骄傲!我们决定让各位从军的同学免试毕业。”听到这一消息时,我真是太高兴了。那天夜里,我没有动一点脑筋,就越过了考试这一关,在丸山书院和另一位同学举行了只有两个人的毕业典礼。

[翻译从军记编辑委员会编《长江水·浪涛天——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第34期学生翻译从军记》,  
沪友会第34期学生会,1993年4月12日。]

(杨伊宁 叶琳 译)

## 二、上海派遣军

### 1. 福井手记

**编者注：**福井，骑兵中尉，隶属于日军第三师团骑兵第三联队。

12月12日夜半，南京城一片大火，熊熊大火都快要把夜空烤焦了。我们带着截断敌人退路的任务，从××实施机动，在仙鹤门附近（南京东面约两里<sup>①</sup>处）集结，然后开始侦察敌情和地形。这里靠近紫金山麓。远近各处的村庄都在燃烧，红色的火光与倾泻而下的月光，给战场平添了一抹凄惨和荒凉。

凌晨1时左右。木村部队长从布置在铁道沿线的步哨那里得到情报说，敌人正朝这边徐徐而来，他一下子从地上跳了起来：“紧急集合！”命令立即传达了下去。木村大尉拔出刀来跑到步哨的地方察看敌情，一看，夜幕中敌人正朝这边过来，是一伙一伙地分散开走来的。部队长一拍膝盖，不禁大喜。

官兵们立刻屏住呼吸，悄悄地聚集过来。我们从一伙伙敌兵的中间杀进去。大家手起刀落，干净利落。敌兵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叫着、推攘着还在往前走。我们再次突入敌群，敌群中又是一片惨叫声。我勇猛果敢的官兵或斩或刺，一阵狂杀，敌人措手不及，有的逃跑了，有

---

<sup>①</sup> 日本长度单位。1里等于3.924公里。

的用步枪或手枪乱射,有的乱扔手榴弹。就这样,大约只过了一分多钟,敌人就如潮水一般溃退而去。

大松一口气的木村部队长立即集合部队清点人数,结果无一人伤亡,真是太棒了。正因为严格遵守上级命令在此守候,果然有肉送上门来。部队长告诫大家,敌人还会来的,大家都要做好准备,来了就好好干它一场!接着部队长派曹长去向星部队长汇报战况及战果。

先前,部队主力一听到枪声响起,就迅速集合起各部队待命,同时搜集情况,并与木村部队联系,但联系不上,情况不明。这时听了曹长的报告后才知道了实情,随后立即进行部署:命山野部队长带领部下驰援木村部队,我们为了护卫××而待在原地。这次部署非常严密,可谓滴水不漏。

且说木村部队方面,刚一派曹长,就发现另一伙敌人像云霞一般东一团西一团地正从道路上朝这边逼近,大家马上严阵以待,准备决一死战。50米,30米,10米,5米,大家一齐开火,眼前的敌人一片片倒下。可是这次敌人来得太多,部队吹起冲锋号,全体官兵一齐杀向敌人。敌人有的进入我右面阵地,有的进入我左面阵地,有的进入我中央阵地,战场很快一片混乱,木村部队完全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一直以来,部队长身边只有忠勇无比的太田准尉、宫胁军曹和一两名士兵,这时他们有的用手枪,有的用军刀,全力拼杀。

突然敌人投掷的手榴弹在阵地中央爆炸,宫胁军曹的大腿被炸断了。刚毅的军曹并没有待在原地,而是从土堆上滚下来保护部队长。他靠着部队长说:“队长,我不行了,天皇陛下万岁!天皇陛下万岁!……”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连续高喊了十多次“天皇陛下万岁!”后来就喊不出来了。木村部队长一边抹着悲愤的泪水一边说:“宫胁,把你的手枪借给我,我来替你报仇!”说着就从宫胁身上拔出手枪向敌人还击。

可是没有人知道,此时大尉的左肋和腹部已经被敌弹打穿,但他仍在坚持战斗。这时,好几颗手榴弹像雨点般飞来,轰地一声在身边爆炸,队长和太田准尉不幸壮烈牺牲。真是悲惨!

另一方面,山野部队也勇敢地冲入敌群,队长及部下以一当十,奋勇杀敌。他们有的受伤,有的牺牲。其中平松军曹英勇无比,或横切,或抡

斩，或扑倒敌人，一口气杀了十多个敌人，最后不幸中弹牺牲。部队主力此时尚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大家继续奋战。不久敌人第三次来袭，或西，或东，或北，在冲锋的军号声中大吼着向我阵地冲来。迫击炮弹也跟着朝我射来，到处都在爆炸。

此时我方已经弹尽粮绝，只好从敌人尸体上夺取枪支弹药继续战斗。要是天早点亮就好了。当时恐怕不止我一个人在这样想，大家都在盼望着天明。

凌晨1时，东方终于发白了<sup>①</sup>。正是此时，我们在累累的敌人尸体中也发现了山野部队和木村部队的精锐官兵。天亮了，战士们的胸中充满了愤怒和仇恨。不久，我们将这些战士投入敌阵，他们左冲右突，最终歼灭了全部敌人。

上午9时之前，战斗终于结束了。放眼望去，满山遍野黑压压的全是尸体，如此惨烈的战场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很想拍手叫好，但很快这种喜悦就被一个声音打断了。我发现军曹正伫立在距我不到十间<sup>②</sup>远的土堆后面，他低声对我说：

“福井中尉，大尉他……”

他说不下去了，哭了。我一下子奔了过去。我呆住了，眼泪就像开了盖子一般直往下淌，我久久地、久久地呆立在了那里。

（附记）据说此时敌军大约有20 000人，这是俘虏交代的。也就是说我们同百倍于我的敌人打了八个小时，并且最终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本手记主要记录了木村部队的行动。因为我当时正在该队，另外我之所以没有记录幸存者的奋战情况，是有各种原因的。

〔骑三史编纂委员会编《骑兵第三联队史》，1978年11月3日。〕

（雷国山 译）

① 凌晨1时东方不可能发白。原文如此。

② 日本长度单位。1间等于1.818米。

## 2. 战斗的足迹

### ——上海·南京战的回忆

福井正胜

**编者注：**福井正胜，日军第三师团骑兵第三联队机关枪小队队长。

#### 一、前言

担任上海、南京战的执笔人员，最棘手的就是资料的缺乏。不仅如此，好不容易到手的材料也在日期和地点上有出入，最后只得依靠自己的日记来写。不过我是打算让事实尽量准确的。记述时特别考虑应该如何把握当时骑兵第三联队在全局中的地位，为此我不得不客观冷静地加以审视，以防过高地评价本部队的业绩，而这是很容易犯的错误。

我写本随感的意图，虽说是想给正史锦上添花，但也想自由地谈一谈自己的亲身观察。

#### 二、登陆

那是在8月26日和27日两天，我们在广岛市内是分开寄宿在市民家里的。当人们得知我们作为先遣部队将在上海登陆时，看到我们的辛苦劲儿，都会异口同声地发出同情的声音说：“你们也太……”但没有想到的是，说这些话的市民后来反而成了美国原子弹的牺牲品。真是世事难料，他们的命运更加悲惨。就在我们待在吴淞口等待上面下达登陆命令期间，插着美、英、法等国国旗的第三国船舶大摇大摆地穿梭于我运输舰船队之间。很明显，他们是在向敌方提供情报，可以想象后来国际化都市上海周边的战斗打得多么艰难。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真是恨得咬牙切齿。

### 三、初战

在吴淞口登陆后不久,首先向我们袭来的就是整个战场的尸体腐臭。敌人的尸体散乱在各处,数量极多,腐臭气扑鼻而来。这让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战场。

9月11日,在硕家宅、梅家宅两地附近的战斗对于联队来说是首战,而对我来说,虽然在满洲的时候也曾经在讨伐战斗中多少经历过枪林弹雨,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战斗这还是第一次。那激烈的枪炮声让人每时每刻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部队展开之前还没有什么,一旦下达“前进!”的命令时,那声音都变样了。自己作为小队长的责任感支配了一切,只想着一个劲地往前冲。有时在棉花地里被绊倒后,头还在往前冲,可腿就是使不上劲,那样子就像在梦里见到似的滑稽,而现实中却真是这样,战场是很残酷的。当不久回过神来后,就变得有些肆无忌惮了,就不管会不会挨枪子儿,甚至有时在打得正酣时还会站起身来小便。我决不认为这样的行为是英勇,这是战场上的一种麻木心理,说得不好听就是有些自暴自弃。现在我强烈反省到,那不是个真正的指挥官应有的态度。

### 四、被动者的不安

9月17日天还没亮,我们在花田村与敌人对峙时遭到了反击,这使我明白了被动者此时实在是很心虚的。我们的士兵在敌人进攻中后退了,特别是当敌人对我两翼采取迂回包抄时,我们陷入了严重的不安之中,我们在努力克服着自己的心虚。这种心理以前从没体验过。

### 五、在西张巷牺牲的机枪手

10月27日,在西张巷附近的战斗中,机关枪唱主角,敌人的枪弹自然也就集中朝机关枪射来。特别是当机枪手楠木(上等兵)在土堆(实际



上是坟墓)上架起机枪沉着地不断射击时,他头部被打穿了。他倒地后又马上站起来想填充子弹继续射击时,终于支撑不住,倒地牺牲了。

当时我正在他的左侧观察射击情况,跟他脸贴着脸,所以我的两肩也被敌弹打穿。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军服上留下了弹孔,弹孔处被烧焦了。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敢,他的那种忘我的行为后来在报纸上被广为宣传,被誉为枪手战神。另外,在这次战斗中,还有村濑军曹也牺牲了,作为小队长的我真是痛感惋惜。

## 六、追击战

11月9日开始的追击战,结果变成向南京的进攻战了,但当初却是限定了追击目标的所谓战术追击。对于已经厌烦了阵地攻击战的骑兵来说,追击战使我们如鱼得水,士气一下子高昂起来。次日(10日),在徐泾镇附近,第一个回合的遭遇战打响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先发制人,这是战术原则,联队以这一原则轻而易举地消灭了敌人。

虽然其后在向南京攻击的过程中也经常发生遭遇战,但是已经失去组织与战斗意志的敌人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所以,有时即使他们的士兵混入我们的队伍和我们的士兵一起行进,我们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安。作为追击战,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 七、啊,仙鹤门!

这次战斗在所有的战斗中是牺牲最大的,而且十分惨烈,以至于在报纸上都大量报道过。由于遭遇的敌人正在逃跑的路途中,立足未稳,或许他们的心理是只要自己一个人得救就行了,所以他们也不分敌友,乱射一气,一看就是只想着要逃跑的模样。估计遗弃的尸体大部分都是他们自己人打死的。我军也无法整齐地展开队形实施攻击,并且当时是在晚上,射击很困难,要么是一个人杀入敌群,要么是几个人一起冲入敌阵,结果不管是打中对方的还是被对方打中的,都分不清是谁开的枪。

其中,倒在第二中队长木村大尉身上死去的太田曹长和宫胁军曹等

人的英勇肉搏是可以想象的。到联队本部报告的山田伍长胸部被打穿了,大腿等处也受了重伤;但他在胸部塞上纱布以防止气胸,并最终报告完毕,那情景真是催人泪下。

## 八、战术上的反省

### (一) 仙鹤门战斗的成果

如果要冷静反思的话,在仙鹤门战斗中每个人作战都很英勇,但作为部队却很难说这次战斗是有组织、有指挥的。另外,这次战斗的牺牲之大、战果之硕,对战争全局的影响究竟如何呢?当然是起到了掩护作用,减少了后方部队的损失。但是战斗是偶然发生的,我方完全是自卫性的,是被动作战,所以最终没有取得截断敌方退路的战术性效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因为作为骑兵部队,本该给整个追击作战画上完美句号的。

### (二) 骑兵的用法

师团的骑兵由两个骑兵中队和一个机关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有120匹马,机关枪只有两挺,战斗力极弱。唯一的特点在于它具有快捷的机动能力。所以师团骑兵的用法,原则上被定位为搜索、警戒、侧翼掩护、填补空隙等。上海附近的地形是河渠纵横分布,骑兵的特长难以发挥。但是作为师团来说,应该说是深知兵力不足、处境不利的,但还在勉强运用它。

当初被填补到第三师团和第十一师团之间空隙中的骑兵第三联队,尽管因徒步行动导致战斗力进一步下降,但是它尽力克服了困难,并英勇地参加了战斗。当时第三联队以微弱的战斗力填补在两师团之间长达六公里的区域间,如果敌人真要是这一空档转而采取攻势,那么第三联队肯定会被打垮的。要说幸运也算是幸运,第三联队最终完成了任务。我想这在战术上可以得到很高的评价,我也自豪地认为这在南京攻击战中是最为辉煌的。

我认为从军的方面来说,组建合成骑兵队是不明智的。在地形上和

战斗的特点上,明明师团骑兵并不能充分发挥运动作战的效力,却还要组建这样的机动部队。关于这一点,骑兵们并不是很明白的,而且大家也就是仅仅聚集在一起而已,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指望它发挥什么作用?另外,骑兵的隶属系统也有问题。如果是军的直辖部队也就罢了,为什么一会儿被这个师团蹬掉,一会儿又被那个旅团蹬掉呢?蹬来蹬去就像一个没人要的部队似的。当时我们也强烈反对过这种做法,但是上级并没有采纳我们的意见,也许他们希望骑兵能发挥作用吧。但是后来骑兵成了笨重的弩马集团。作为合成骑兵队来说,不是没有进行过有组织的战斗,作为师团骑兵,如果能那样来运用的话,肯定是能发挥更大作用的。

### (三) 年轻就是战斗力

看看当时的日记,我可能是因为得了疟疾的缘故,高烧40度,频繁腹泻和腹痛,我就是在那种最不卫生、最不规则的生活中战斗的。虽然觉得自己有幸挺了过来,但主要是因为当时年轻。另外在精神方面,年轻的时候牵挂也少,能够去做自己决心要做的事情。我当时有些看不起那些岁数稍微大点的人的行为,现在看来他们那样做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既然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叫人发狂的过程,除了蛮干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而能那样干的也就是年轻人。从更高的立场来看,那些掌握军队的人,如果在实际作战中少了年轻人就不可能获胜。从这个意义上说,还真要感谢当初我的那些年轻的部下,他们大多是1935年、1936年招来的新兵。

[骑三史编纂委员会编《骑兵第三联队史》,1978年11月3日。]

(雷国山 译)

### 3. 会计中尉的手记

西尾吉助

**编者注：**西尾吉助，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第一大队会计，步兵中尉。

可能是我年幼时住在靖江第三十六联队附近的缘故吧，对这个联队有一种亲近感。1928年，我成为其隶属的第九师团经理部干部候补，昭和12年作为日华事变<sup>①</sup>紧急动员的重要成员来到了中支。当时的国民感情非常崇拜日本军。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在日清战争、日露战争、出兵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日华事变<sup>②</sup>以及其他保卫国家利益的每十年发生一次的战争中连战连胜的缘故吧。

另一方面，当时世界形势一片混乱，虽说是国策，但参与其中也付出了诸多的牺牲，然而日本军将士把这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义务。我们在第三十六联队旗帜下完成了两年在中支那的使命，第一次凯旋而归。但是由于英、美两国的参与，战线越拉越长，终于演变成了世界大战。

我作为一名会计，在中国大陆战争中多次经历了种种补给作战。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完全无法按照当时强制性死记硬背的野战勤务条令来处理，每次都要依靠自己的判断来想办法完成，没有一次是和以前学到的情况一致的。比如说动员时大家都穿着夏季服装，将士们一直到12月南京之战结束时还穿着夏季服装。

在那些军用地图上都没有标出的上海河流地带作战，腰部以下都浸泡在水里，战壕生活又只能供给干面包。我看了心中不忍，于是从后方调来了包有干梅的饭团，用在大阪弄来的热水袋供应热水，自登陆以来

① 即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

② 即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

总算没有一个人患上痢疾,受到了部队上下的称赞。

在河流上用的舟艇及舢板,或是中国特有的独轮车可能都被敌人拿走了吧,到处都找不到。而用于搭建临时桥梁的竹梯子在50米、100米宽的河流面前就没法使用了。这时候突然想到了丢弃在野外的棺材,因为可以用来代替桥墩。当时谁都没有留意到这东西就是棺材,而且谁也不会想到用棺材来做桥墩。这也是以前用来架浮桥的铁舟所不及的例子之一。

当时,用于进攻首都南京的兵力是上海派遣军的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一师团、第十三师团、第一〇一师团和台湾军的第一旅团等,以及第十军的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和国崎支队等,总兵力约为十个师团。从兵力来看,或许是让敌人签订城下之盟的最后的总兵力了。同时考虑到敌人会得到英、美两国的支援,这也是刻不容缓地急于解决日华事变的焦虑表现吧。如此勉强的追击当然会有众多的死伤者。第九师团在进攻南京光华门的战斗中充当了军的牺牲师团的角色,而第九师团又牺牲了第三十六联队,联队又牺牲了第一大队,第一大队又将第一中队作为牺牲中队。因此,我作为第一大队会计也就因此而经历了前所未闻的场面。

在南京攻略战中,虽说日章旗<sup>①</sup>飘扬在了城楼上,但是伊藤大队长以及部下几乎都牺牲了,一个大队最后只剩下75名士兵了。山际少尉在第一个登上南京城头时光荣负伤,而中队长、小队长几乎都负伤或战死了,最后是由下士官担任指挥的。另外,在工兵队爆破城墙的同时冲上来的突击部队,也因爆破而被深深地埋在了爆炸后的深坑里,很多人战死了。我似乎感到这些牺牲了的英灵们正在念颂佛经,祈求日中之间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在几乎是全军覆没的情况下,奉肋坂部队长的命令,冒着敌人投掷的手榴弹和不断射击的机关枪的枪林弹雨,组织特务兵制作和运送饭团和热茶,想到这些就感到毛骨悚然。

前往南京的一路上,当地除了少量收获后被藏起来的山芋外,其他

---

① 日本国旗。

的谷物全部被带走了。苏州、无锡、常州虽然都是稻米、麦子和高粱的产地,可是一粒高粱也没有见到。或许是追击过于迅猛吧,输送给战斗第一线的物资直到占领南京也没能拿到手。

原先以为攻下了南京将会进行外交谈判的,然而紧接着就是徐州会战。这里是苏东平原,除了麦子就是军队,一望无际的麦田连着天际,麦子长得齐腰高。徐州之战只有第九、第十三两个师团,原本是一场追击歼灭战,反而差一点成为被追击者。

(中略)

无论是河流的落差、气候的变化还是夏季逆流而上的船队,或是筏子队的规模等,我们来自岛国的日本人是无法想象的。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街巷战、攻克战、阵地战、机动作战、山地战,一直以来我们适应各种各样的战术变化来实施补给作战,可是对于日本特有的夜袭战中不断出现的夜盲症患者,我们却束手无策。自登陆以来深切地感受到了食品是何等的重要啊。

粮秣物资短缺的日子日复一日,此时我亲身感受到了和其他动物一样的本能反应。我曾经成功地在作战期间实施了自己独特的想法。

根据战时的编制,在作战地区行动时,将金柜、行李等四个箱子分别装载在两匹驮马上,箱子里面装的是有关运营的各种凭证、会计账簿和军票等。在没有村民的作战地区,要从马上卸下行李或将行李装在马背上等都很麻烦,而且从防止敌人间谍的角度来说这也存在危险,但是这些东西对普通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针对这种运输上的漏洞,我在奔赴作战地区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和留置物品放在后方再出发。然后把火柴、蜡烛、小瓶威士忌、牛奶糖、香烟、维他命药片等满满地装进腾空的金柜和行李箱中带到前线。当然,这件事情包括队长在内我谁也没告诉。

等过了10天、20天,那些分配给大家的同样的东西都用完了,于是这些东西就成了稀有物资了。所以,到那时再从行李中拿出来分给大家,那效果可就大啦。这些东西总是由队长作为壮行物品交到将士手



中,有时候是给那些或许不会再活着回来的将校侦察队<sup>①</sup>,或是为了庆祝攻下了固若金汤的阵地。那样的场合更能体现这些东西的价值,尤其是使配属的其他部队更好地协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下略)

[靖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编辑委员会编  
《靖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1976年8月15日。]

(何慈毅译)

---

<sup>①</sup> 日军以将校为领队,率领必要的士兵以侦察敌情和地形等的部队。

## 4. 风云南京城

宫部一三

编者注：宫部一三，1934年1月应征入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十九联队。

(前略)

### 首都南京城攻略

#### 通往南京之路

昭和12年11月末，新任联队长人见秀三大佐到达苏州。当时，留下了军直属部队第二大队后，其主力向该地进发，追赶师团主力。12月3日，在常州，统领了先前作为追击队的先遣第一大队，然后经金坛、天王寺，于8日正午到达索墅镇，与师团主力会合。

当时，敌军占领了淳化镇南北一线阵地，以阻止我军的迅猛追击，旅团自前日起就以胁坂部队进攻该阵地。8日下午2时，断然实施突击，夺取了主阵地，转入继续追击。

联队进一步向七里岗前进，重新归旅团长指挥，同时，接到了旅团的命令：“左翼队（旅团）追击敌人，占领南京城墙。人见部队为左翼第一线，立即展开，击破当前之敌。经主干道南侧，向南京武定门城墙追击。”受命后，联队进入大平芥东南方高地。下午4时，以第一大队为第一线，第三大队为第二线，开始了攻击。

此时，敌军经淳化镇南方高地溃逃。4时30分，完成展开的第一大队，一边向此溃逃之敌射击，一边排除铁丝网、战壕等障碍物，向敌方阵地急速追击。下午5时，到达海拔76.6米高地，与两三千名敌军相遇。敌军依托高地进行抵抗，但大队迅速将其击破，并向溃乱之敌猛烈射击。一部分残敌毫不在意我军的攻击，利用夜色占领了76.6米高地南侧的

村庄。之后,我第一线部队转入纵队追击。

晚上7时过后,我们到达尊王庙附近,遭遇了正在撤退中的一千余名敌人,并将其击破。此时,我们屡屡与撤退中的敌军并行,或者交叉相遇。一边不时与敌人发生遭遇战,一边通过河渠纵横交错的地带向前推进。晚上11时,进攻上方门东侧。此时,敌军部队正在上方门东侧土堤上移动,得知我军的进攻,狼狈地东跑西窜,并向我军射击。

当时,我第一线部队将该土堤误以为是南京城墙。为了迅速将其攻占,侦察了敌情地形。侦察后得知,这原来是高高的土堤。在其东面,有一条南北流向的河流,并在村落的北边与另一条东西流向的河流汇合。去上方门的路必须通过河流上的桥梁。然而桥梁被坚固的工事所阻断,敌人可以向这里进行纵向射击。涉水渡河是不可能的,得知敌人在堤岸上构筑了许多阵地。

第一线部队彻夜准备黎明时的进攻和渡河作业,数团的敌军部队在其北面彻夜不停地撤退。

联队试图在9日黎明时分突入上方门,但敌军的抵抗颇为顽强,渡河材料的收集并不尽如人意,渡河准备所需的时间也比预计的要长。上午9时,轻型渡桥终于架设成功。第一线部队的一部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强行渡河,并向敌侧背进击。接着,第二线部队将重武器向前推进,进行猛烈射击。得知敌人军心已动摇,一举排除了桥梁上的障碍物,突入上方门,最终于9时30分占领了上方门。

接着,联队沿上方门—兵营—曹家门—武定门的道路急速前进,追击残败敌军的官兵为了最先登上敌首都南京的城头,像马拉松似地向城墙急进。

爽岗门附近高地上的敌人对我军猛烈射击,进行顽强的抵抗,我军将其击破后继续前进,午后占领了兵营(辘重兵学校),并毫不畏惧地向继续抵抗之敌突进。我刚到达曹家门南方高地南侧的村落苏家桥,前方敌人的射击越发猛烈。与第一线部队一起前进的人见联队长得知敌人在曹家门南方高地一带占领阵地后,对部队进行了部署。以第一线之第一大队为左翼第一线,沿大路进攻东部地区敌阵地的第三大队重新作为右翼第一线,向东侧白壁高地的敌军阵地发起进攻。

左右第一线部队逐次夺取了敌前进据点。下午2时左右,左翼第一线部队占领了第一高地,接着又占领了第二高地。此后,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烈。敌人不仅从正面射击,为了包围楔入式突进的我军,还以斜射、侧射进行抵抗。敌人的炮弹不断落入我第一线部队之中,联队相继出现伤亡。与联队长一起到第一线大队的联队副官白川寿视少佐,于下午3时30分壮烈战死。

联队迅速突破当面之敌阵地,为了进攻武定门,联队不断进行猛攻。晚上7时后,右翼第三大队、左翼第一大队,分别突入并占领了白壁高地(燕子根)南侧阵地和雨花台炮台南侧阵地。但是,敌人的抵抗极为顽强,迫击炮弹、手榴弹交织成火力网,多次拼命进行反击,我军伤亡不断。而且当面的地形复杂,无法了解敌之详情,所以此后的突进陷入了困境。第一线部队控制了业已占领的阵地,准备在拂晓时发动进攻。入夜后,敌人的炮击越发猛烈,并向我第一线部队开枪射击。敌步兵大部队在火力掩护下,连续多次对我军进行勇猛地反击,而我第一线部队死守阵地,击退了敌人,在当天的战斗中,联队伤亡一百五十多人。

12月10日晨,联队再度发起攻击,敌军火力从三个方向袭来,十分猛烈。随着天亮,终于摸清了当面敌阵地的情况。敌阵地以特殊火力点(据点)为主体,经多条掩盖式阵地与散兵壕连接,阵地前方构筑了几道铁丝网。主干道东侧第一大队正面的阵地尤其坚固。另外,我第一线附近是杂木林及竹林,不过因为昨晚敌人的猛烈炮击,竹林和树木几乎已经全部被炸倒了,地貌完全变了样。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线部队冒着危险,尽可能地逼近敌特殊火力点,并投掷手榴弹,或用机关枪对敌枪眼反复进行猛烈射击。我军用尽各种手段,持续进行攻击。但是敌人的抵抗依然非常顽强,战局毫无进展。随着日落,敌人由于畏惧我军的夜袭,火力越来越猛烈。右翼第三大队于傍晚时分果断发起了进攻,并于晚上8时占领了白壁高地的东侧,代理大队长藤井伊之助大尉壮烈战死。当天,两大队死伤人员达一百多名,军官也死伤大半。

11日,进攻仍在持续,正午,为了夺取主阵地,我军再次实施强攻。但是,敌人的火力依然猛烈。我以步兵炮和配属的山炮兵中队进行了破

坏性射击,但是由于敌阵地附近是树林,未能奏效。此外,邻近的第一一四师团的炮弹也不断落到我第一线部队附近,导致一时的混乱,无法突击。由于肋坂部队在光华门陷入苦战,旅团命令,在下午之前,联队必须迅速转入至旅团主力位置。

但是,联队自9日以来,为突破当面之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并且由于第一线部队距离敌人最近,要想脱离相当困难。为此,联队请求突破当面敌人主阵地之后再执行命令,该意见得到了批准。

下午3时左右,协助第一一四师团的战车一中队,决定协助联队的战斗。战车一中队经主干道向前推进,但受到敌设置的反坦克壕阻挡,无法前进。另外,还受到敌反坦克炮的集中攻击,计划受挫,不得不掉头撤退。

联队决定凭自己的力量迅速对当面之敌阵地发动突击。下午3时15分,左翼第一大队以第二、第三中队为第一线部队,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强行突入。第二中队长近藤大尉等人相继战死,但联队还是在下午3时30分占领了敌人部分特殊火力点。该大队准备半夜再行突击,但敌人的阻击越发猛烈,敌手榴弹和枪炮产生的沙尘,在明月下雾蒙蒙的一片,妨碍了视线。迫不得已,我军先确保已占领的阵地,等待黎明再行进攻。右翼第三大队各个中队尽管兵力很少,却不遗余力地持续进攻。无奈敌人的抵抗依然顽强,前进仍十分缓慢。

当天伤亡者超过60人。

第三中队的轻机关枪射手上等兵久世久雄参加了当时的战斗,对当时的战况,他这样描述道:

12月9日,第一大队作为第一线部队,拉开了历史性的攻击敌都南京的序幕。

作为保卫首都的最后据点,敌人在雨花台的各个地方构筑了若干特殊火力点,架设了铁丝网,在主干道上挖掘了数道反坦克壕,设置了各种障碍物,企图进行最后的抵抗。就这样,开始了对雨花台的进攻。

一开始,敌人的抵抗十分顽强,炮火异常猛烈,城内的重炮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怒吼,炮弹落到我军阵中爆炸。晚上7时左右,我军突入雨

花台南侧敌军阵地，并占领了该阵地。深夜，敌人反复进行猛烈的反击。经过殊死战斗，我军确保了已占领的阵地。

当时，我是轻机关枪射手，想立即应战，但旁边杂草丛生，只好把机枪抵在腰上进行射击。因为是在夜里，目标很难判定，就把发射曳光弹、机枪弹的敌火力点作为目标，不顾一切地连续射击。敌人的炮弹在我周围落下，耳朵嗡嗡作响，但是，我依然拼命地射击。

当夜，我连个盹都没打天就亮了。只见战友们的头上结满了一层白白的霜。大家都因为寒冷与饥饿不停地打着哆嗦。从一大早开始，敌人的迫击炮、机关枪又猛烈地射击了。

友军的飞机频频对城内进行空袭。中午，后方送来了弹药和粮食。虽然说是粮食，但其实不过一人一个饭团而已。大家的粮食从前天开始就没有了，肚子饿得瘪瘪的。

敌人的射击越来越猛烈，我们未能迈出竹林一步。当天夜里，在敌人反击的困扰中，迎来了11日的早晨。黎明时分异常寒冷，竹林里一片白霜，战友们因饥饿与寒冷而瑟瑟发抖。

联队本部下达了命令，要我们在下午1时前占领雨花台敌军阵地，并决定以第三中队为第一线部队进行突击。后方送来了粮食和弹药，一个人一个饭团。用餐时，从后方开来了三辆友军的战车，我们都兴奋地看着。可是不久，战车因为不能越过敌军挖掘的反坦克壕而返回了。

进攻的序幕终于拉开。中队长等28名军官，准备用小铁锹撬开铁丝网，大家争先恐后地跳出阵地，争取在下午1时前进攻敌军阵地。我端着轻机枪冲了出去，可因为饥饿，身体摇摇晃晃。不久，开始了对第一线阵地的进攻，多贺分队长帮我把轻机枪架到八尺高的土堆上，我抓着草根爬上土堆。我握着轻机枪，但是眼睛迷糊得看不清目标，十分焦急。在先前的陈家行的战斗中，我双眼受伤，视力下降，加上饥饿，以至于眼睛也不对劲了。

前方松树下有敌人的重机枪，分队长命令我射击。我朝树根下瞄准，分队长说了声“能够命中”，我立刻进行了猛烈的射击，射完30发子弹，突然，我的左肩像是被木棒狠狠地打了一下似的，瞬间，我摔到了下面的凹地，失去了知觉。不久，分队长扶起我说：“机枪手，挺住！”因为身



体疲劳,分队长摇了好久,我才恢复了知觉。但是,整个身体硬邦邦的,不听使唤。当我有疼痛感时,感觉自己有救了,不禁感谢神佛保佑。

分队长脱下我的衣服和衬衫,在缠绷带时说,是炮弹片打进去了,这是“弹片伤”,并为我缠上了绷带,但是血并未止住,背上、胸前都在流血。分队长再次脱下我的衣服一看,有一个弹片飞出的口子,这是肩部“贯通伤”。因为身上的射出口较大,所以,再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打中了肩部的骨头,肉打飞了。分队长说可以清晰地看见肩部的骨头。他再次给我缠上了绷带,然后跑回了正在进攻的中队。

伤口出血不是很容易能止住的,我会这样因出血过多而死亡吗?这样一想,确实心中没底。肚子饿,加上出血,喉咙干得不得了,没有一滴水,真是苦不堪言。

中弹是在下午3时左右,在凹地中的那两个半小时,我做了些什么呢?宛如梦境一般。天暗了下来,我扶着战友的肩,回到后方放置背囊的地方,但东西全都不见了。没办法,我只带着一个袋子,被送到后方一个临时包扎所。11日晚,伤口疼痛,一夜没合眼,迷迷糊糊中迎来了12日的早晨。

10时,我被战友送走,下午1时到达后方野战医院。那是宇都官师团<sup>①</sup>第二野战医院,战友弄错了,把我带到了另一家医院。

12月12日,敌军进行了猛烈的射击,特别是迫击炮的射击,彻夜不停,拚命想阻止我军突击。我军第一线一直在等待突击的机会,左翼第一大队于凌晨4时果断实施突击。凌晨4时20分,终于占领了碉堡阵地,再次向败退之敌猛烈射击,并突入敌人阵地之中。凌晨5时占领了主阵地的最高点。右翼第三大队决定于凌晨4时实施突击,完全占领了白壁高地后,与左翼大队突进至同一线。至此,完全占领了敌首都最后的防线——雨花台炮台防御阵地。

联队乘胜大举突进,这是突入武定门的良机。依据昨天即11日旅团的命令,集结了部队。进攻当面之敌的任务交给了第一一四师团。收

---

<sup>①</sup> 日军第一一四师团。

容阵亡和负伤人员尚需要时间。过了正午，奋战中的旅团主力转向光华门方向。下午2时，到达城外飞机场，接着前进至七瓮桥，并在此集结兵力，准备下一步的行动。

12月13日凌晨5时，兄弟联队胁坂部队完全占领了光华门。联队早上7时从七瓮桥前进至防空学校。上午9时，在旅团长的指挥下，军旗推进至光华门城墙。部队在城外整齐列队，向皇宫的方向举行遥拜仪式。在被攻陷的敌首都城墙上，官兵叩拜军旗，令人感慨万千。

上午9时，从光华门入城，扫荡城内东南部，并在通济门西侧地区集结兵力，准备下一步的行动。

此次南京会战中联队的损失：战死75人，负伤213人。

另一方面，12月11日作为师团预备队，位于城外高桥门一带的第二大队接到救援命令，分乘20辆卡车急速行进。当时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殿下）所在的汤山镇<sup>①</sup>被敌败残兵包围，正陷入苦战之中。

附近群山中，从南京逃出的敌军和从上海撤退的敌军，将司令部包围起来，但是军直属部队只有后备大队、高射炮队 and 气球观测部队等几支战斗力很弱的部队，所以情况非常危急。不得已，他们用高射炮向山上射击。大队到达的同时，七辆坦克也配合作战，对敌展开扫荡。之后，作为军直属部队担任附近的警备任务。

这里是温泉胜地，也有蒋介石的别墅，但因为战火，已经完全荒废了。清扫出一处场所作为大队的澡堂，洗了个久违的热水澡。12月17日，我们派出一部分代表和联队主力一起，荣幸地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京入城仪式。

### 胁坂部队率先登上南京光华门

有关胁坂部队（靖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当时进攻南京城的情况，主要参照该联队史。

联队长胁坂次郎大佐，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学生，是胁坂甚内安治

---

<sup>①</sup> 今南京东郊的汤山镇。

的后代。胁坂甚内安治曾在丰臣秀吉与柴田胜家的贱岳七本枪大战中威名远扬。据说在苏州河渡河战斗中,胁坂次郎曾挥舞着祖传的传家宝麾令旗指挥部队。

上海附近的阵地战结束之后,转入了南京追击战。胁坂部队作为先头部队,击溃各处敌军,来到南京防御第一线的淳化镇一带阵地。敌人在这一带配置了三道阵地,要地上配有水泥构筑的据点,其间由带掩盖的野战阵地连接。阵地前架设有两道屋顶形的铁丝网,还构筑有一条反坦克壕,防备极为坚固。

12月5日傍晚,我联队已抵达敌人阵地前。根据作为尖兵的第一大队长伊藤善光少佐的报告和联队长自己的侦察,判断当面敌人阵地极其坚固,但兵力配置不足。于是,在第一大队右侧,山崎大尉率领的第三大队在敌人阵地前展开,试图一举突破敌阵地。但是,敌人火力猛烈,我伤亡人员不断。6日傍晚,我军终于夺取了第一线阵地。

联队长立刻增派第二大队(桧皮少佐指挥)前往第三大队的右翼,并构筑进攻敌第二线阵地的突击准备阵地。

在此期间,敌人兵力不断增加,抵抗也愈发顽强。我第一线官兵携带的口粮已吃完了,只能靠补给的很少一点饭团和马铃薯充饥。寒风冰冷彻骨,一边被寒风吹打,一边彻夜不眠地进行掘进作业。

8日下午1时50分,按预定计划,炮兵一齐开火,接着,友军飞机对淳化镇进行了轰炸。炮兵开始进行支援性射击,我第一线部队一举发起突击,突入敌人阵地。

在联队正面,第二大队首先发起突击,接着,第三、第一大队争先恐后地向敌人投掷手榴弹,并与敌短兵相接。下午2时50分左右,攻入淳化镇西端。

血战三天,伤亡众多,疲劳至极,但是联队长没有因此退缩,一面粉碎了敌人的数次反扑,一面向第二、第三大队下达了以现有之态势,果断向上方镇进攻的命令。与此同时,命令第一大队转而果断地沿公路进行纵队追击,不给敌军依托后方阵地进行抵抗的时间。下午4时,进入了淳化镇西侧的高管头。随着联队迅速进入高管头,师团第一线各部队相继于是日深夜驱逐了马鞍山脉之敌,转入了夜间攻击。

此时,前方山下村西面高地上约有 300 名敌人,配备有五六挺捷克式机枪,依托掩体阵地向我队猛烈射击。见此情形,联队长判断从正面进攻于我不利,毅然下达了第一大队截断公路,第二大队、第三大队从公路以南地区迂回,向上方镇进攻的命令。

下午 5 时左右,配备有三辆轻型战车的大约 300 名敌军,从大路沿线地区发起反击。联队长立即命令配属的独立机枪第一大队向该敌攻击。敌军向北边山地溃逃,在山炮准确地炮击下,仍企图突入联队后方的敌战车被击退。

晚上 8 时,又有约 200 名敌军从第四中队正面反扑过来。在独立机枪大队的支援下,我军奋勇作战,击退了敌人的反扑。

此时,敌人的枪声渐渐稀落。联队长派出寺田、大桥两位军官进行侦察,断然转入夜间追击。旅团司令部正向此地移动。此时是晚上 11 时 30 分。

先行追击的第二、第三大队的尖兵中队第七中队占领了上方镇,并执行警戒。此时,先前突入的三辆敌军战车再次沿公路反扑回来。第七中队及第三大队之一部,利用黑夜缴获了其中两辆战车,并夺取了一辆正在行驶的卡车。

这时,有三三两两的敌军从山下村方向朝上方镇村落撤退。他们把占领该地的我第三大队误作友军,毫无提防地靠近过来,遭到我官兵的突然袭击,刺死、砍死约 80 名敌军。

在上方镇,联队长把第三大队编入主力队,其兵力约 300 人,沿上方镇—光华门道路进击,目标直指南京城。此时天空像刷上了油漆一样,一片漆黑,而另一方面,南京城内的熊熊大火清晰可见。期待已久的南京,确实已在弹指之间,联队官兵的士气为之大振。

径直向南京突进的联队被敌人误认为是友军,混入我军行进的队伍。敌兵或被刺死,或被枪打死,追击部队敌我混杂着并行前进。

高桥门附近的一部敌军企图抵抗,我官兵挥动利刀一举将其突破,继续进行追击。沿路房屋之中的火焰还在燃烧,到处都是燃烧着的大火,可以想象敌人狼狈不堪的模样。

逼近七瓮桥时,从中国兵营方向传来了嘹亮的军号声,敌军像是在

紧急集合。旅团司令部在七瓮桥停下，联队则继续猛进，不给敌人抵抗的时间。到9日凌晨5时15分，联队抵达目标光华门正面的小河一线。

仰望高耸入云的南京城墙，官兵们忘记了连日来进行追击的不眠不休的疲劳，士气高昂。这时，路旁的街灯一齐亮了起来，城墙上射出许多照明弹，并开始了猛烈射击。

此前，在淳化镇附近，联队果断实施了突击，师团各部队也相继从马鞍山开始追击。9日拂晓，富山步兵第三十五联队进至中山门东南方的陆军兵营；金泽步兵第七联队进至工兵学校前；敦贺步兵第十九联队击退位于我联队左侧上方门之敌，进抵武定门正面。各部队正对各自当面之敌发起进攻。

中国军队以镇江—句容—溧水为第一线；从南京东面之栖霞山起，至淳化镇—秣陵关—江宁镇为第二线；以紫金山—太平门—青龙山—雨花台—菊花台一线为主防御线，作为南京城最后的抵抗线，并在各战线总共部署了约35万大军。

对此，我军则由第十六、第九、第一一四、第六各师团组成数路纵队向南京发起进攻。9日形成完全包围南京之态势。连日来，航空队轰炸了南京城及敌军各阵地。

12月9日正午，松井总司令官劝告南京卫戍军司令唐生智，限其24小时之内投降，但是终究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从10日下午1时起，航空队实施轰炸，我军集中重炮、野炮、山炮、迫击炮等所有火力开始轰击，对南京城发起了总攻击。

我联队特别是第一大队，获得了率先登上南京城头的殊荣。我联队是一个有着辉煌传统的联队。

9日晨5时许，天还未亮，进抵光华门附近的联队长命令第一大队在公路北侧展开，侦察光华门附近的敌情和地形。命令第三大队主力临时集结于山下村以南，调整态势。接着又命令随后抵达这里的第二大队集结于防空学校。

不久，伴随着天明，城墙上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烈，后方七瓮桥附近村落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联队长冒着危险，进入防空学校东北部眺望

楼,亲自与副官及以下军官观察光华门的状况。

当时的光华门城门坚固,大门紧闭。外围小河宽约 35 米,水深约 4 米,城墙高约 13 米。通往城门的道路两侧有五道铁丝网延伸至河边。城门两侧及城墙上设有十几个机枪眼。教导总队之精锐部队,布下了极其坚固的防御阵地。

联队长首先命令配属的两门山炮对城门实施破坏性射击,芳贺少佐指挥的山炮大队立即从防空学校围墙处直接瞄准城门进行破坏性射击,并将城门的一部炸坏。由于城门内堆积着沙袋、木材等,再加上急速的追击,来不及补给,所以弹药很少,未能开辟出突击通道。

于是,小坂工兵大尉指挥的敢死队,在展开于大路上的轻型战车和伊藤大队的火力支援下,排除了铁丝网,向城门逼近,并果敢地两次实施爆破。因为炸药量少,又没有填埋,所以效果不大。晚上 8 时,又增加了炸药量,但还是无法完全打开突击通道,炸开的缺口再一次被敌人填堵了。

在此期间,来自雨花台方向敌人的炮火愈发猛烈,我军人员和马匹伤亡逐渐增多,但联队将士毫无惧色。右翼第一线第一大队支援工兵作业,彻夜为突击光华门做准备。左翼第一线第二大队准备进攻通济门。作为预备队的第三大队,由代理大队长西森少尉指挥,对防空学校的西南方进行警戒。到 9 日下午,敌军的反击和夜袭变得频繁而猛烈,而且从各处来的敌败残兵企图进入光华门,因此,四周到处都是敌败残兵。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烈,加上敌炮兵从雨花台和紫金山方向集中火力向我射击,因此,我军损失不断增加。

由于位于七瓮桥的旅团司令部与联队之间也有残存的敌人阵地和充斥其间的敌败残兵,前来接受命令的上田军曹因此阵亡。通信兵为了确保无线电联络的畅通也相继伤亡。

旅团副官武田大尉利用轻型装甲车突破了旅团与联队间的敌阵地,到达了联队本部,为联队补给了 500 枚山炮弹和机枪弹药,并传达了旅团长的意图。10 时左右,由于通信班冒死进行架线作业,修补线路,成功地在旅团和联队间建立了通讯联系。此后,能够通过电话就作战的具体细节进行联系了。



联队长命令获得弹药补充的配属山炮轰击城门，命令第一大队乘机于下午5时30分突入城中。

下午3时，在山炮直接瞄准齐射的破坏性射击下，城门顶部及沙袋逐渐坍塌，形成一个陡坡。下午临近5时，终于打开了突击通道。

这时，十几枚敌重迫击炮弹密集落在观测所和作战指挥所附近，造成屋顶崩塌，双耳失聪，双目眩晕，硝烟弥漫，呼吸困难，作战指挥和炮击都暂时中断了，好不容易硝烟才散尽。“太可恨了，还没拿下吗？”抬头一看，城墙上挥舞着全军期盼已久的日章旗，官兵们不禁高呼万岁。

这是山际喜一少尉指挥的第一中队，乘着敌军炮火集中打击作战指挥所的绝佳时机，伊藤大队长果断下令突入敌阵。接此命令，第一中队果断突击。接着，葛野中尉指挥的第四中队的勇士们，一马当先，举着日章旗最先登上了城门。

然而，战况越来越惨烈，经过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我官兵毫不畏惧，士气旺盛。联队长立即下达命令，大意如下：“伊藤大队即使全部战死，也要确保光华门。”

抱定必死信念的伊藤少佐利用暮色，率领第三中队向城门前挺进。城门口机枪的扫射和城墙上投下的手榴弹如同雨点一般，战斗愈发困难。

在此期间，大队长伊藤善光少佐沉着大胆，在他的激励下，士气丝毫未受影响，我军依然英勇战斗。晚上9时左右，伊藤善光少佐右额被手榴弹炸伤，他呼喊每个中队长的名字，呼喊要守住城门，然后壮烈牺牲。

此后，城门内的官兵牢记大队长的遗言，在沙袋、石块和木材崩塌形成的斜面上构筑了三道掩体，死守到底。指挥自己中队及机枪中队的竹川中尉，率部粉碎了敌人的反扑，命一部突击支援城门洞内，并亲自统一指挥各中队士兵，确保了该据点。

晚12时左右，敌军扔下瓦斯弹，一辆战车先后数次逼近，向城内猛烈扫射。凌晨1时左右，敌军从城墙上扔下木头，并浇上煤油点火焚烧。整夜燃烧的大火让我官兵吃尽了苦头。但是，我守兵熬了过来，光华门依然在我手中。



11日,重炮大队及独立机枪中队占领了飞机场附近阵地,以协助我联队。12日天还未亮,向城墙准确的破坏性射击开始了,城墙逐渐崩塌。9时30分,随着友军飞机的轰炸,敌人被压制住了。

乘此良机,步枪分队、两个轻机枪分队和一个重机枪分队由光华门内向城门上攀登。虽然一度占领了城门,但是我军炮击停止后,敌军又大举反攻,我奋勇迎击,弹药很快消耗殆尽,官兵们挥动出鞘的刀刃准备肉搏战。敌人一边向我军投掷手榴弹,一边围住我军,进行猛烈射击。我士兵死伤大半。挂在城墙上的云梯也被敌人的手榴弹炸断。因为没有后援,他们再一次含泪退回城内。

下午2时30分,联队长将城内外第一大队所剩人员编成竹川集成中队,命令第二大队长桧皮少佐统一指挥。于是,桧皮少佐首先命第七中队实施救援,接着又命竹川集成中队救援,并尝试给他们补给弹药和食品。在前进途中,第七中队遭敌射击,出现伤亡,行动失败。然而,城门内的官兵在极其艰难和粮秣、弹药缺乏的情况下,终于挺了过来,尽其全力寸步不让,确保城门不落入敌手。

下午4时,终于打开了一条坡度很陡的突击通道。协助作战的重炮兵部队向城中敌人猛烈射击,其威力压倒了敌人。乘此良机,第二大队成功地给城内守军补给了弹药和食品,官兵们士气大振。

半夜开始,敌人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渐渐稀疏。到13日凌晨4时,听不见任何声音。经过侦察,得知敌人大部队正在撤退。竹川集成中队由城内拱门右侧被毁坏的斜坡,一举登上城墙,对城墙进行扫荡,占领并确保了城墙。

自上海登陆以来,大约经历了三个月不间断的战斗,终于率先占领了敌都南京,此荣耀光耀我军旗。日俄战争以来的光辉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因此,第二年,即昭和13年2月11日,联队收到了来自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的感谢状,殿下赐予第一个突入光华门的山际少尉军刀一把。此次战斗中,联队损失如下:

阵亡375名,负伤546名。

胁坂次郎联队长在占领光华门之后,即赋汉诗及和歌各一首,以告

慰阵亡战友在天之灵，同时抒发自己的感慨。

力攻占据光华门，  
南京城垒为之陷，  
拂晓忽散旭旗翻，  
感激皇恩拜东天。

英勇牺牲的士兵，多么光荣，  
胜利凯旋后，我们悲伤地为你祈祷！

### 伊藤善光大队长的最后一刻

（摘自中山正男著《胁坂部队》）

12月10日下午5时，继山际第一中队之后，葛野第四中队突入了光华门。但是，进入夜间，敌人又发动了猛烈的反击。大队长不能坐视不管，命令作为预备队的第三中队前进，在副官杉山少尉及本部其他几名人员的陪同下进入城门内。

城墙的砖块崩塌，落在光华门内堆积的沙袋上，形成了金字塔状的斜坡。我军官兵在陡坡上堆起了沙袋，构筑起三道应急掩体，与敌军相对峙。从城门内侧射出的敌人子弹和城墙上扔下的手榴弹，以及不时照亮黑夜的照明弹混杂交织。敌我双方竭尽全力，反复进行着惨烈的战斗。

大队长进入城门后即大声高呼：“大队长在此，天皇陛下已知道了你们的忠勇事迹，我们必须孤注一掷，死守光华门。”他手持军刀，坐在金字塔形的斜坡上。手榴弹如雨点般从城门上落下，在大队长周围爆炸。“危险，请您下去！”对这样的劝告，大队长泰然自若，纹丝不动地说道：“你们下去，年轻人有前途，我在这里没事，我要看到你们勇敢战斗的英姿。”

弹药打光了，官兵们就收集死去战友的弹药，扔土块、砸石头进行战斗。战况至此，大队长向传令兵田端一等兵喊道：“去联队本部请求补给弹药！”他依靠炮弹爆炸的火光，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用铅笔写道：

“决心死守光华门，与部下血染沙场！”然后交给传令兵，并取出自己的假眼，托付道：“这是上海事变<sup>①</sup>负伤时皇太后陛下所赐。我决心死守光华门，假如我死了，这只假眼会被敌人的泥脚践踏，会被狗或鸟吃掉。如此的话，实在是不胜惶恐。故希望胁坂联队长保管，拜托了。”

在金字塔土堆顶端指挥的大队长，在照明弹的光亮下被敌人发现，手榴弹向大队长扔了过来，有一两片弹片击中了大队长的右肩和右大腿，炸坏了值班的林上等兵的眼睛。林上等兵不顾自己的伤势，把大队长抱到沙袋后面放下，并作了紧急处理。

大队长感谢林的照顾，知道自己伤势严重，他紧紧抱住林，依次呼叫葛野、山际、松山、村田等名字，确认他们还活着之后，最后训示道：“听着，一定要死守光华门，一步也不能后退！”

正在此时，敌人的一枚手榴弹炸伤了大队长的右额，此时是晚上9时05分。

伊藤善光大队长紧握军刀，叫喊着死守城门，壮烈战死。战友们遵照他的遗志，浴血奋战三日，终于在13日黎明完全占领了光华门。

回来传令的田端一等兵，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历经艰辛回到了联队本部，他拿出报告书，并把那只请联队长代为保管的御赐假眼转交给联队长。联队长以及在场的官兵，对大队长的决心和细致周到的安排百感交集，一时间，大家竟都哑然无声。

联队长立即下令补给弹药，同时给田端一等兵的水壶里装满清酒。这清酒是朝香宫司令官赐予的。联队长将水壶交给田端一等兵说：“把酒分给大队长和城门内的弟兄们。”田端一等兵再次冒着弹雨飞奔而去，但是，他在距城门几米处被敌人子弹击中阵亡。

当我军完全占领光华门后，在清理我军勇士尸体的过程中，田端一等兵被埋在倒塌的城墙下。他把水壶紧紧地抱在胸前，知道了情况的战友将水壶供奉在城门内伊藤大队长墓前。

---

<sup>①</sup> 指八一三事变。

## 奖 状

步兵第三十六联队

山炮兵第九联队第三大队

工兵第九联队第二中队(欠两个小队)

步兵第三十六联队通过向走马塘河流南岸敌阵地之进攻,成为师团的中央队。昭和12年10月18日—23日,以势如破竹之势,顺利突破坚固的正面及交叉阵地,攻击敌侧翼,此战果惠及两翼,使整个师团的攻势作战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其次,对于依托苏州河南岸既设阵地进行顽强抵抗之敌,在配属的机枪队和炮兵、工兵队的密切合作下,果断实施敌前登陆,占领张家宅,击退了敌军优势兵力的反扑。同时,联队因多次战斗,步兵减员700人左右,但斗志毫无衰退,逐渐扩大战果,有效地掩护了步兵第六旅团渡河。使而后的进攻得以顺利进行。军开始向南京追击后,在师团追击队长井出少将指挥下,作为追击队之主力,位于11月20日从苏州出发时所有部队之前列,快速追击敌军,克服了粮食困难和疲劳,突破各处坚固阵地。12月9日天亮前抵达南京城光华门,对顽强占据城门地带之敌,协同所属炮兵、工兵及轻装甲第七中队全力攻击。伤亡虽不断增加,仍毫不退缩。10日傍晚,终于在全军率先占领了城门。

以上行动,说明了你们坚强团结,进攻斗志旺盛,积极果断地奋勇完成任务,战功超群,堪作全军之楷模,故授此奖状。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陆军中将 大勋位 嶋彦王

昭和13年2月11日

## 劝告南京城投降

昭和12年12月9日正午,松井石根最高司令官念及众多的文化遗迹和财产,以及数万敌官兵的生命安全,空投劝降文告。到12月10日截止,给予24小时尽情尽理之期限,劝其投降。但是,敌将唐生智将军在回复期限内未作任何答复,反而对我军施以炮击,以作应答。

## 劝降文告

百万日军已席卷江南。

南京城将陷入重围之中。

观之战局大势，今后交战唯有百害而无一利。

盖江宁之地乃中国故都，亦为民国之都城，明孝陵、中山陵等名胜古迹犹集。有宛若东亚文化精髓之感。

日军将严厉处置抵抗者，不予宽恕，然对无辜民众及不怀敌意之中国军队，则宽以待之。乃至东亚文化亦有保护保全之热忱。

然若贵军继续交战，南京势必难免战祸，千载之文化归于灰烬，十年之经营化为泡影。

故本司令官代表日本军劝告贵军，立即和平开放南京城，然后按下文所记处置。

大日本陆军司令官 松井石根

对本劝告书之答复，应于12月10日正午，在中山门至句容道路之步哨线，由我军收领之。

若贵军派遣司令官代表，应准备于答复收领处，与本司令官代表达成关于接收南京城之必要协定。

若于指定之时间内未得到任何答复，日本军将不得不开始攻占南京。

## 桃花盛开时节的太仓警备

自12月14日起至24日止，联队在南京城集结，担负警备任务。第二大队继续驻扎汤水镇，执行先前的任务。在此期间，13日夜半时分，主力开始出动，扫荡汤水镇一带的残敌。附近山中仍有许多中国兵出没，他们战意全无，或藏于岩石之后，或匿于山谷之中，令人顿生悲怆之情。

一次，在敌高级司令部附近抓住一名下士官（军曹），搜身时从口袋里搜出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位美丽的夫人抱着一个十分可爱的男孩，男孩大约两岁左右。若没有战争，他大概会在某个地方过着和平快乐的生活。

活吧。

12月17日,举行了南京入城仪式。担负汤水镇警备任务的大队也派代表参加了入城式。

(下略)

[宫部一三:《风云南京城》,从文社(东京)1983年2月10日。]

(刘军 王卫星 译)



## 5. 伊藤大队长的阵亡

寺田富吉

在南京攻略战时,步兵第三十六联队以伊藤善光大队长率领的第一大队为置生死于不顾的敢死队。作为占领光华门的部队,从12月10日开始,整整三天三夜,第一大队的将士们在精神和肉体上所受到的艰辛是人们所想象不到的,也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此时此刻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想必定能激励后世的年轻人。

那时的光华门内形成了一个大约45度左右的长长的坡面。那是突击时炮火的掩护射击炸塌了部分城门造成的。

大家在斜坡的前部,也就是城门的上部、中部和下部三个部分挖掘战壕,然后相互肩并肩地蹲在里面等待着,一步也不后退。说得极端一点,当时就是一种等死的心境。

敌人在光华门上以及城墙上面的工事里准备好了机枪和手榴弹,虎视眈眈地监视着门洞内以及后面道路上我军的一举一动,一旦抓住机会就毫不客气地集中火力密集扫射,并投掷手榴弹。对此,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对抗的办法,就连大声喘气都不可能,只有咬紧牙关等待着。

光华门内的情形极其困难。关于这里与后方的联系,以及食品的补给等,是从城门后面的斜坡,也就是大门入口处南侧的斜坡飞奔下来,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沿着一条大约130米左右通往后方的道路,一口气跑到大队主力的位置,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回城门洞内去的时候,必须飞快地通过上面所说的那条毫无遮拦的130米道路,然后再攀登上斜坡。行动稍一迟缓,马上就会成为敌人密集火力的牺牲品。因此,大家尽量利用夜间隐蔽行动。

食物都是通过联队预备队、联队本部以及行李队的密切协作,用征缴来的米做成饭团,然后再运送到大队主力所在的位置。但是,从那以

后,有多少能送到光华门内的将士们的手中呢?虽然心存疑虑,但还是坚信一定是送到了。

伊藤善光大队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守在城门内斜坡上的位置,沉着冷静地激励和指挥着部下。然而,10日晚上9时左右,他最终被敌人的手榴弹击中了头部。大队长临终前,一面命令城门洞内的将士要死守阵地,一面取下军刀和假眼,留下“我的遗物拜托了”的遗言,壮烈牺牲了。

遗体是由林传令兵和另一名士兵用军刀穿过绑好的双手双脚连夜抬到联队本部来的。本部的将校一起默哀接受了遗体。因为联队长正短暂休息,所以铃木文雄副官与各位将校商量是否应该立刻向联队长报告伊藤大队长战死的消息。结果,考虑到可能会影响到联队长的士气,所以决定到第二天早晨再报告。

伊藤大队长作为补充人员从国内来到战场还没有多少时间。可能是水质的关系吧,在淳化进攻战的时候患上了痢疾。他带着患病的身躯,默不作声地指挥着战斗。如今想起这些仍感到十分惋惜。另外,12月10日,第一大队的一部突入了光华门内,占领了光华门后,没能用大炮破坏城门以扩大冲锋道路,令人感到有点遗憾。

12月13日,当扫荡城内,完全占领南京后,胁坂联队长激动万分,作诗如下:

力攻占领光华门,  
南京城垒为之陷,  
晓云忽散旭旗舞,  
感激皇恩拜东天。

到了13日下午,师团来电话联系,要我们把第一面竖立在光华门上的国旗送去。于是,马上就把国旗送到师团长吉住中将的面前,师团长说:“我可不像胁坂君那样会作诗。”说着便把送来的国旗展开在桌子上,然后在旭日的左侧写上:“此乃最早出现在南京城头之国旗。”当将士们听说了这件事情后,激动之情又达到了另一个高潮。

不灭的辉煌功勋永载史册，我步兵第三十六联队的将士一跃成为全国全军景仰的对象了。

[靖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编辑委员会编  
《靖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1976年8月15日。]

(何慈毅 译)

## 6. 追 思

山际喜一

**编者注：**山际喜一，隶属于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中队长。

当我站在嫩绿初现的羽山静静地环视，就可以看到许多墓碑。那是战友们永久的安息之地，即日华事变的忠魂场。每当我回想起 38 年前像樱花一般凋谢在中支战线的战友们的音容，那一幕幕又清晰地浮现在了眼前。

**(1937 年)10 月 5 日**

由于接近敌人阵地，所以到今天仍未进过食，只能用河沟里的水放入一点茶叶湿润一下嗓子。连香烟也不想抽，而且一到夜里，可能是敌人害怕我军夜间袭击，或者是为了自我安慰吧，一直疯狂地射击。真是子弹多得没处用，黑灯瞎火的，子弹哪里能打得着呀。

**10 月 11 日**

雨下了一个晚上仍不见停。全身都湿透了，成了落汤鸡，但是没有时间弄干。肚子疼了。到今天有十多天没有洗脸了，也许是天凉吧，就满身泥土地在支那人的屋子里度过了一天。被子弹击中而倒下，那是我原本所求，但我可不想被疾病打倒。内心深处涌起了一丝对故乡的思念。

**10 月 21 日**

谈家头的敌人抵抗非常顽强，很难接近。因此，决定利用夜间在敌军前沿阵地构筑工事。凌晨 4 时完成任务。中午时分，在山炮的掩护下，果敢地发起了正面冲锋。突破了敌人手榴弹的封锁，冲入敌阵展开

肉搏战。虽然牺牲了多名战友,但完全夺取了阵地。由于我军精锐部队的突击,敌军开始全面溃退了。一路追击,击毙了一个又一个敌人。想起了牺牲的战友,悲愤之情难以排遣。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在战壕里一边戒备着敌人的反击,一边坚守着阵地。虽然受到了数次反击,但都抓住时机,冒着敌人的水冷式重机枪和捷克式机枪的猛烈射击,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将其击退。

### 11月1日

正午时分,冒着敌军猛烈的炮火,成功地渡过了敌军前沿的河流,即刻对当面之敌发起进攻。激烈的战斗拉开了帷幕。感到遗憾或痛心的是,我们失去了被我们当作自己父亲看待的岸中队长。此后,我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决心要更加努力奋战,以报答中队长以及后方人民的期待。

以上是我依靠战壕中的月光,或利用战斗间隙所记录下来的有关上海附近战斗的只鳞片爪。昆山、苏州、无锡,一路作战,就要迎来进攻南京城的决战了。不过,之前突破了淳化镇的坚固阵地后,尖兵中队随即利用夜色,成功地突破了敌军阵地,这对以后进攻南京光华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昭和12年12月9日夜,天空刚出现一丝鱼肚白,我们刚拐上右边的大路,黑暗中高耸夜空的南京城墙就展现在了眼前。我中队将士欣喜万分,一面高呼着万岁!万岁!万万岁!一面试图接近城墙。然而,这时突然街灯刷地亮了起来,城内拉响了警报,城墙上开始了疯狂的射击。

沿着路边前进,不一会儿,朦朦胧胧地看见前面有一个黑黑的城门的形状。当我亲眼看到写有右至光华门、左至防空学校的路标时,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仍然难以忘怀。

第二天,即12月10日下午5时,迫击炮弹接连不断地在我身边落下,一瞬间,我不由地感到了那种等待进攻光华门的焦虑和不安。13日光华门被我们完全占领了,日章旗飘扬在光华门城头。刚刚经过的一场



占领光华门

恶战，真是一幅名副其实的人间炼狱图。如今一想到恩师伊藤部队长以及中队全体士兵的伤亡，心里仍会不由地感到阵阵刺痛。

12月13日，恶战第三天的夜空明朗起来，持续一夜的枪声逐渐稀疏。早上7时，部队主力高举光辉的军旗，登上了光华门城头，一起向东方遥拜，高呼着万岁。欢呼声响彻云霄，像是要将这声音传回到祖国去。俯瞰城内，眼里充满了泪水。回顾三天来的苦战，当你仰望这使许多战

友长眠地下的光华门的时候,谁不会为之潸然泪下呢?在此,仅向他们表示深深的哀悼,为他们祈祷。我们面对有尊严的牺牲,为了告慰这些英灵,立志今后要努力奋战。我是留着泪写下这一天的日记的。

[靖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编辑委员会编  
《靖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1976年8月15日。]

(何慈毅 译)



## 7. 火化的青烟

### ——悼念殉国之士

赤尾纯藏

**编者注：**赤尾纯藏，1909年5月出生于天津市赤尾町。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九联队第二中队长，步兵大尉。

(前略)

### 十一、向南京追击

我第十六师团在长江边的白茆江(浒浦镇)登陆，而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则在杭州湾登陆，分别从南北两翼对一直在上海顽强抵抗的敌人进行夹击。在此包围夹击之下，敌人全线崩溃，并开始撤退了。

但是，在上海苦苦战斗了三个月的各部队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已无力再追击敌人了。于是我们作为新锐的大部队，取代了战斗力削弱的上海派遣军，并充分利用在北支<sup>①</sup>步行练就出来的强劲双腿，在长江南岸地区向南京追击败退的敌军。

江南的市镇都受到战火的浩劫，惨不忍睹。在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河流中，到处都能看到江南的平民们驾着一只只小船，或满载着老人和孩子，或装着家具及生活用品逃难。看到这些逃难的身影，不禁让人产生同情之感，并深切地体会到国土成为战场对这个国家的人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幸！

我们没有船只，只是沿着河流边的小路排成一路纵队，一个劲地向西面挺进。由于连日阴雨，小路变得湿滑，有不少人和马失足掉进了河

---

<sup>①</sup> 北部支那，即中国华北地区。

里。我们现在虽然行进在中支那,但与在北支一样苦不堪言。

### (一) 江南少女

在小路拐角处的灌木丛树阴下,一个宛如画中人一般的漂亮少女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她穿着红底碎白花的可爱的中式衣服,头上戴着一些头饰,看着日本兵从自己身边一个个地走过,时而露出似乎要哭的表情,时而又显现出一副好奇的神态伫立在那里。

谁看了都明白,就像现在满洲的孤儿一样,这个少女是与得知日本兵要来而逃亡的父母在途中失散了的孩子。要是大人,就会给日本军让路,趴在农田中藏匿起来。但是这个少女的表情和身影却是那么自然,令人怜悯,这反而打动了我们。

拖着疲惫步伐的日本兵,不断地从少女身边经过,但是大家都避开少女,绕路而行。我走近她,忽然发现少女的胸前有一张用日语写的纸片。

“请勿对这个少女动手,××部队××中队全体人员。”

这是前面已经路过的部队士兵们,给后续的日本士兵们一份要保护这个少女的请求书。

我们憎恨向我们开枪并使我们遭受损失的敌人,但是对这个无辜的少女却没有任何的憎恨。我想,这是因为在日本士兵的心中涌起的一份超越民族的同情心和人间之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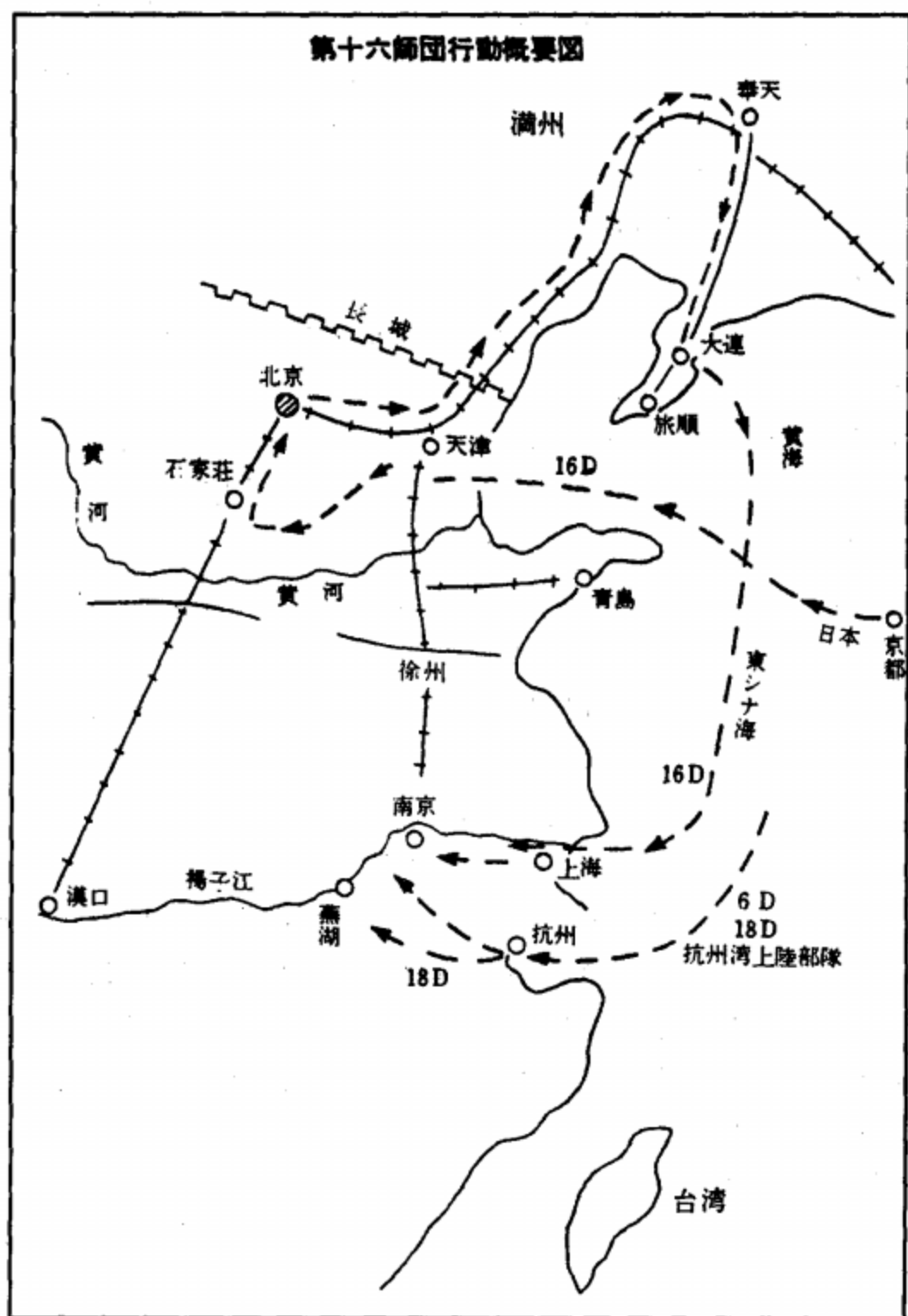
正当这时,从后面来的通信队的马匹脚下一滑,马屁股向旁边一摆,少女一下子被甩进了小河里。“啊,小女孩掉到河里面了!”士兵们都叫道。一听到士兵们的惊呼声,冈崎准尉马上就说:“中队长,我去帮忙!”说着他便飞快地卸下装备交给旁边的士兵,穿着军装就跳进了河中。冈崎准尉个子高,河水正好淹到他脖子的地方,他像是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抱着少女,把她救上了岸。

冈崎准尉浑身湿漉漉地对我说:

“中队长!把这个孩子安置在我们中队吧,到下一个休息地给她找些替换的衣服,不要让她感冒了。”

就这样,这个少女暂时被安置在我们中队,由卫生兵保护着她。大家轮流背着她不断地向西行进。

阴雨连绵,随处可见的湖泊中泛着白色的泡沫。天空低沉,似乎和水面连成了一片。然而,敌人破坏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桥梁,并且依托对岸的碉堡,在各处进行顽强的抵抗。我们冒着猛烈的炮火和大雨,用



第十六师团行动概要图

大炮摧毁了敌人的火力点，从旁边渡过了小河，攻击敌军的后方。就这样，我们于11月20日进抵常熟。

由于连日的雨天，此前被我们收留保护的少女淋雨后患了感冒，并且发烧了。

我们在行军途中请大队的军医为她诊治，军医对我们说，女孩发着高烧，如果不尽快得到治疗的话，可能会转成肺炎。我也非常担心，想帮助一下这个少女。

正好在这个时候，得知第五中队长一色大尉由于高烧从前线撤了下来，将被送到上海的兵站医院。我向一色大尉说明了少女的情况，请求他带少女同行。一色大尉听了这些后，爽快地接受了这个请求。我让中队的卫生兵将少女送到了卫生队。之后，听说少女受到卫生队的保护，被担架抬着送到了后方，因此我也就放下心来。少女离开我们的时候，中队全体士兵都目送着她，从心底为她的康复和将来的幸福祈祷。对于射杀我们战友的敌人当然另当别论，但是我们日本军对普通的中国人一点都不怀有仇恨的情绪。

可以说我们对这些饱受战祸的人们怀着深深的同情之心。此外，无论是彼此相互射击的敌人，还是自己的战友，对每一个人来说，大家都是人类，本不该有任何仇恨。大家认为服从国家的命令，这么做就是为了国家，所以才互相射杀的。在约五十年之后的今天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感到有一种无法言状的空虚。我认为我们国家将来再也不能做出以中国人民为敌，同他们进行战争这样愚蠢的事情了。

## (二) 无锡

在经历了常熟附近的战斗之后，我们第十六师团一边在途中不断和遭遇的败残兵进行交战（小战斗），一边继续沿公路或铁道向南京行进。

自这年8月以来，在上海经历了多次艰苦战斗的各师团——金泽第九师团、四国第十一师团、高田第十三师团，以及在杭州湾登陆的九州精锐的第六、第十八两个师团与第十六师团并肩前进，席卷了太湖西面辽阔的湖沼地带。

这个时候，中支那的整个战局已经从一攻一守的阵地战转变成日军

擅长的运动战了,所以当时无论是大雨还是水乡地带的河流,抑或是中国军队拼死的抵抗,都阻挡不了日本军队如洪流迸发般的进攻。中国军队已经没有能力再支撑战局了。

这时,在上海至南京的主干道(宽度相当于日本的国道)上,日本军队排着长蛇般的队伍继续蜿蜒地前行着,战车、汽车、重炮,以及其他部队都争先恐后地竞相前进。此外,我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所以我军不用担心遭到空袭,也不用担心海路被切断而造成补给中断。当时恐怕谁也没有想到,具有这样强大力量的军队会在不久以后灭亡。在约八年之后,我们日本会迎来向包括现在与我们作战的中国在内的盟国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而在当时,日本国内的各报纸和舆论都一味地鼓吹着日本万岁!万岁!

随着时光的流逝,连日的阴雨也终于停止了,又看见了蔚蓝的天空。

片桐联队长走到我身边悄悄地对我说:“在德国的斡旋下,日中之间好像要进行和平交涉。日本军队要确保前方江阴和无锡的连接线,并在此停止进攻,等待和平条约的签订。”

听到这些,我松了一口气,心想太好了。第十六师团从11月21日到22日逼近了无锡。无锡位于南京和上海之间大概正中间的位置,拥有人口约50万,紧邻太湖,是一个工商业特别是纺织业非常发达的富足的城市,在郊外也有许多坚固的建筑物。如果是平时的话,说不定可以看到城市中的人们悠闲自在的生活。但是由于战祸,城市里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人影了。许多房屋因轰炸遭到破坏,有的被炮火摧毁了,仅仅剩下白色的墙壁。白墙上面无数的弹痕以及中国军队挖的射击孔都是在激烈的攻防战斗之后残留下来的。

23日中午时分,我一边躲避敌人的子弹,一边小憩了一会儿,并吃了午饭。这时,一股血腥味随着微风飘入我的鼻翼。我忽然向那边瞅了一眼,看见那里挖有一个大约两坪<sup>①</sup>的坑,正在微微冒着白烟。啊?怎么回事啊?我寻思着一边躲避着枪弹,一边跑向那里。我向那个刚挖不久的坑里一望,只见烧得半焦的二十几具身着土黄色军装的我军战死者的

---

① 日本面积单位。1坪等于3.305平方米。

尸体，这些尸体摞在一起，还在冒烟。

我惊呆了，用手翻弄着这些烧得半焦的尸体，想看一看他们是哪支部队的牺牲者。我们日本士兵在离开祖国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在身上佩戴一个铜制的标识牌。我就从一具具被熏黑的尸体上找出了标识牌，可以看到上边写着所属部队：“步兵第四十三联队××中队……”

毫无疑问，一看就知道这些尸体是刚才在这附近战斗，现在正在西南方树林附近进行激战的四国第十一师团德岛联队士兵的尸体。这时，在我身旁的冈崎准尉说：“中队长！我们用双手精心地将他们火葬，收拾起他们遗骨，把它们送给德岛联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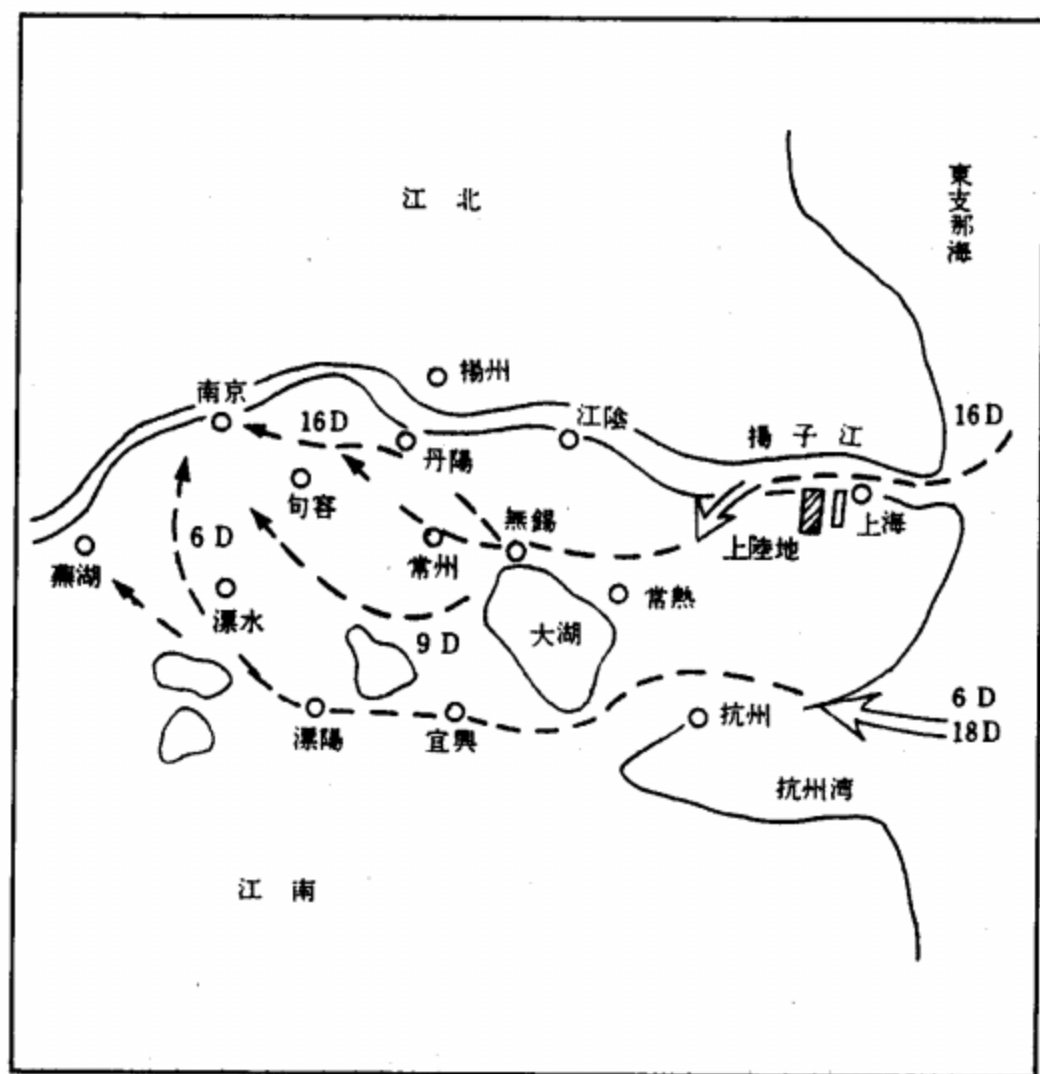
我也同意，于是把我们中队的士兵们集合起来，大家双手合十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为这些将生命奉献给祖国的士兵们祈求冥福。接着，我们在覆盖在尸体上烧剩下的木头上洒上用于维护步枪用的枪油，点上了火，细心地完成了火葬。将一具具尸体的遗骨分别收集起来，按照标识牌，将每一具尸体的遗骨用白布包裹好，然后决定给德岛联队送去。冈崎准尉带着几个士兵一起将这些遗骨送到了德岛联队那里。他们回来后报告说，联队长对此深表感谢。

### （三）无锡入城与火灾

在无锡附近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从11月24日夜里到25日早上开始撤退了，所以我们在25日下午进入了无锡市区。一进入无锡，就感觉它像是我们京都的中心地带一样，是一个规划整齐的城市。宽阔的道路、鳞次栉比的商铺、分布在各处的电影院，我想要是在和平时期作为和平使者来访问这座城市的话，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但是，除了陆续进城的日本士兵之外，在这个城市里几乎看不到中国平民。这是因为平民们都害怕战祸而外出避难去了。

由于在没有主人的商铺中好像还存有部分商品，不禁使人感到整座城市还残存着人们的余温。我们休息的地方离太湖岸边很近，于是我步行了两三百米来到了湖边。傍晚时分，太湖的景色非常美丽。湛蓝清澈的湖水荡着涟漪，湖面宽广犹如大海，一望无际。湖边上有大型工厂，但里面也是空无一人。由于战祸，离开了这座美丽的城市而不知逃到什么

地方避难的无锡百姓们，现在该是怎样的心情啊！一想到这些，我心中就涌起一种郁郁不乐的悲伤心情，不禁想到如果我们的祖国日本有朝一日也落得如此下场，那该是多么令人悲伤啊！



各师团向南京前进的道路

不久，日落西山，夜幕降临了。也不知道是谁用火不注意，或是有人故意放火，街道的各处都燃起了火焰。我们没有办法灭火，只好木然地眺望着大火，深切地感受到国土变成战场的可恨。从这个城市到附近亲戚家避难的人们从远处眺望这里的火灾时，那该是多么悲伤啊！想到这些，我真的觉得无地自容，如坐针毡。

现在我回想起这些，虽然都是 50 年前的事了，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之中，感觉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日本和中国再也不能发生战争了啊！



“或许在江阴—无锡这一战略要地停止进攻，在外交斡旋中要看中国的态度。”我们这一渺茫的希望也破灭了。第三天即11月27日，上级决定我们继续向西进发。

#### (四) 常州的战祸

11月27日，我们从无锡出发，步行了约六十公里的路程，于11月30日进入常州。一路上，我们晚上宿营在民宅的空屋中被臭虫所叮咬，白天则沿着公路或铁道线前进。

常州大概是一个人口近30万的大城市吧，但这个城市的战祸也十分令人痛心。房屋不成房屋，全都被破坏了，街道上已满是尘土和瓦砾，而且看不到一个平民。城市中的人们好像都跑到什么地方避难去了吧。在常州，我们基本上没有遇到敌人的抵抗，所以我们一边看着已经遭受破坏的街道，一边穿过这座城市，继续向西进发。

在行军的途中，我们遇到了几个中国人。通过翻译，和他们进行了一番交谈。

“你们从哪里来的啊？”

“从南京来的。”

“去哪里啊？”

“到乡下的亲戚那里去。”

“南京有很多中国士兵吗？”

“城里城外都是从上海逃过来的中国士兵。”

“城里的市民们都怎么样了啊？”

“市民们全都逃到乡下的亲戚那里了。”

“城内是空的？”

“中国士兵进入了平民家中。”

“南京的城墙高吗？”

“高啊，外面还有护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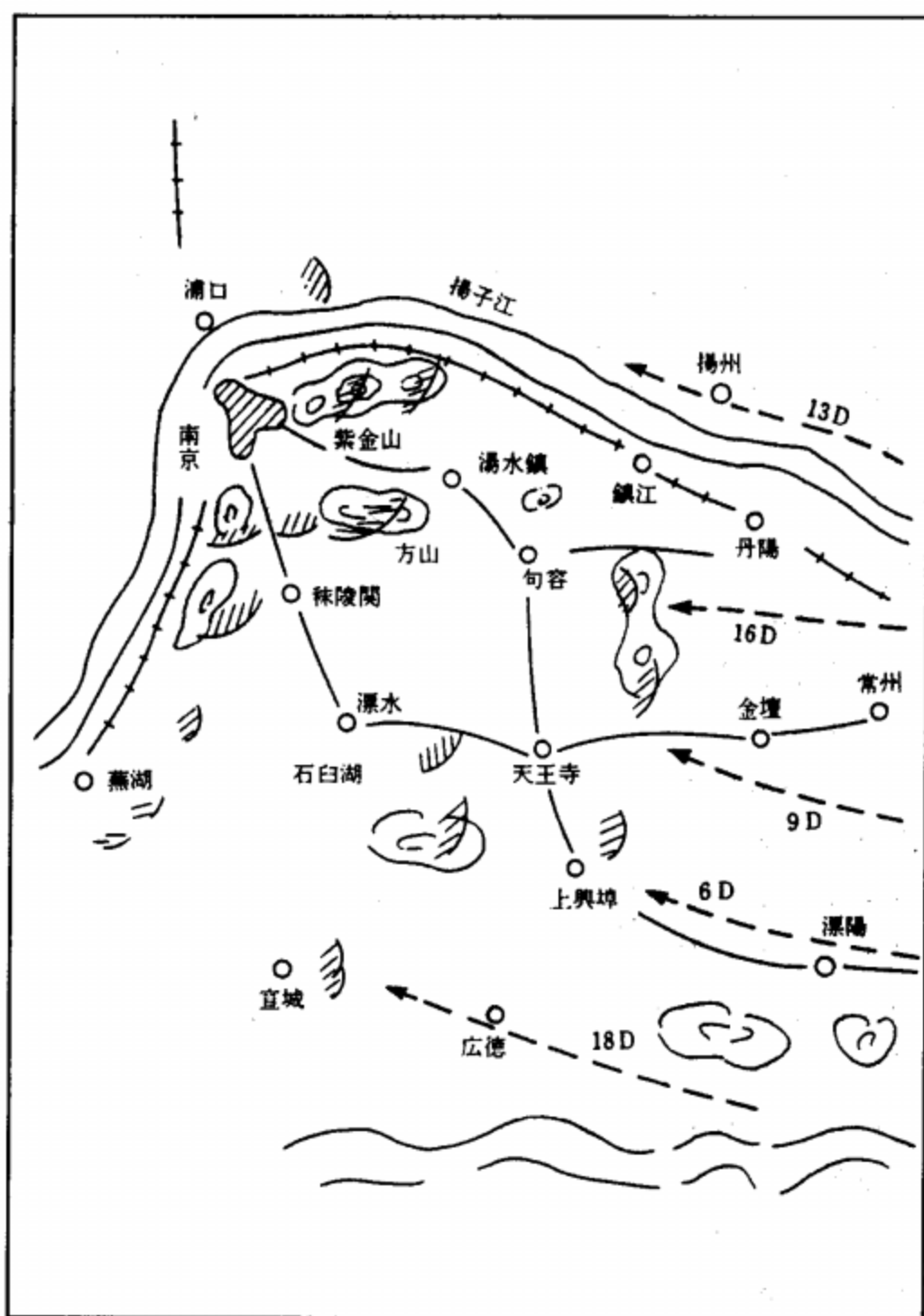
“中国士兵说了些什么啊？”

“他们说在南京和日军决一死战，在城外各处都埋了地雷，所以很危险。”

“谢谢，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向他们道过谢后，给了他们十日元，

以及一张写着“请保护这些中国人”的纸条，并对他们说：“遇到日本军的时候就给他们看这个。”说完就与他们告别了。

在这番谈话之后，我担心南京攻略战可能会像日俄战争时攻打旅顺要塞的战役那样悲惨而激烈。我们中队作为军旗中队，自北支以来，在



向南京挺进的日军前进概要图

很多情况下都和联队本部同行。

我问片桐联队长：

“马上就接近南京了，全局的战况怎么样啊？”

联队长告诉我说：

“一、第十三师团(高田)沿着长江北岸正向浦口(南京对岸)进击。二、第九师团(金泽)正在我们师团的南面向南京进发。三、第十六师团<sup>①</sup>(熊本)正从溧阳向溧水方向进发。四、第十八师团(久留米)正向芜湖方向进发。”“敌人可能会利用南京周边的山脉湖泊，充分发挥地形上的优势与日本军队决战吧。”

接着片桐联队长小声地对我说：“虽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有传言说好像中央正在进行和平交涉。”联队长进一步补充说，“攻下中国的首都南京，迫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约，这对日中双方来说都是好事情吧。我想现在是最后的和平机会了。”

我完全赞同，并回答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与片桐联队长的真知卓见相反，日本军队各个师团、各部队按照兵法的原则，为了不给从上海向南京撤退的中国军队以喘息之机，继续向南京挺进。

时至今日，再次回想当时的情况，我认为片桐联队长透露停战这番话的那一天，就是停止向南京进击、日中两国和平的最后机会。

如果在那个时候停战，那么现在人们仍在说的南京大屠杀什么的，我想不用说就不存在了，真是太可惜了。

### (五) 丹阳

12月1日中午时分，我们正在向西前进，这时一座有塔的古都映入我的眼帘。透过葱郁繁茂的树林之间，还能看见几处人家。在那当中，看到了一座像奈良的东大寺一样极其宏伟的建筑物。

我很早以前就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抱有美好的憧憬，于是利用行军途中吃午饭休息的时间，兴致勃勃地向那个塔跑去，并进入到塔的里面。在

<sup>①</sup> 原文如此，应为第六师团。

宏伟的建筑物的正面,从上而下俯视着我的不是大佛,而是涂着浓浓的红、蓝颜色的像哼哈两将一样的大神像。我想这也许就是道教的神像吧。

隔着长江,丹阳的对岸就是扬州。据说扬州是中国美女最多的地方。虽然这是我日后所经历的体验,但我曾经问过在南京的酒楼里所遇到的美女:“你的家乡是哪里?”几乎所有的美女都回答说是扬州。有这样一个传说:在古代,隋炀帝在丹阳建造了豪华壮丽的宫殿,召集了三千扬州美女在此过着歌舞升平、花天酒地、极尽奢华的生活。

我想中国著名的美女杨贵妃也一定在丹阳游玩过吧。于是,我忘却了自己还身处战场之中,心想这里可能还残存着杨贵妃的气息吧。我闻了闻寺庙柱子的味道,结果连日的疲惫一扫而光,顿时精神抖擞。杨贵妃赐予我的力量还真是强大啊。我珍惜这份力量,转入接下来的行军,果然感觉精神饱满。我到现在还是非常健康,这也许就是托杨贵妃的福吧!

#### (六) 盛村之战

我们通过丹阳继续向西行进,前方的远山也渐渐近了。自登陆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平坦的原野上行进,接着马上就要进入丘陵地带了。但是,登上小山丘向遥远的北方眺望,只见扬子江的北面是一马平川,同远处的地平线相连,无边无际。若是在狭小的日本就不会明白地球的大小,可是现在站在这里,感觉到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把这片国土称之为中国也的确是名副其实啊!

12月8日,自早晨起就是大晴天。这天,联队以第一大队(欠第三中队)为先头,按照以下队列前进。

先头(与后间隔1 000米)、联队本部、第三中队、步兵炮队、第三大队与其他各队。

这时,第二大队在旅团长的直接指挥下,沿着隔一座山的另一条路前进着。

上午11时左右,行进在先头部队后方约1 000米的联队本部到达了一个叫做盛村的村庄。该村庄位于山谷中间,约有二三十户人家。正在这个时候,先头第一大队逼近了句容东面的山脊(连着低矮的小山)。但是在这里,一条小河与低矮山丘连接地带好像有守卫南京的敌军前沿阵

地。联队长命令第一、第三大队以及步兵炮队(75毫米山炮四门)去攻占这个阵地,自己则和第三中队一起在盛村指挥战斗。我们中队(第三中队,约200人)和机关枪小队(重机枪两挺)作为预备队在本部附近警戒,以防万一。在盛村南面约三四百米的地方有一座约百米的小山。我命令第一小队长山本少尉(之前在大连买照相机的那个人)带领一个分队(大约15人)登上那座小山,从小山上监视周围的情况。(相当于瞭望哨或者消防署的火警瞭望台。)

接着,在通信队的帮助下,在山本少尉所在的小山上和本部之间架设了用于联络的电话线。由于正好到了中午,我们中队的士兵们在本部旁边的民房里面和外面动手做起了午饭。

我在本部待在片桐联队长的身边。突然接到了山本少尉从小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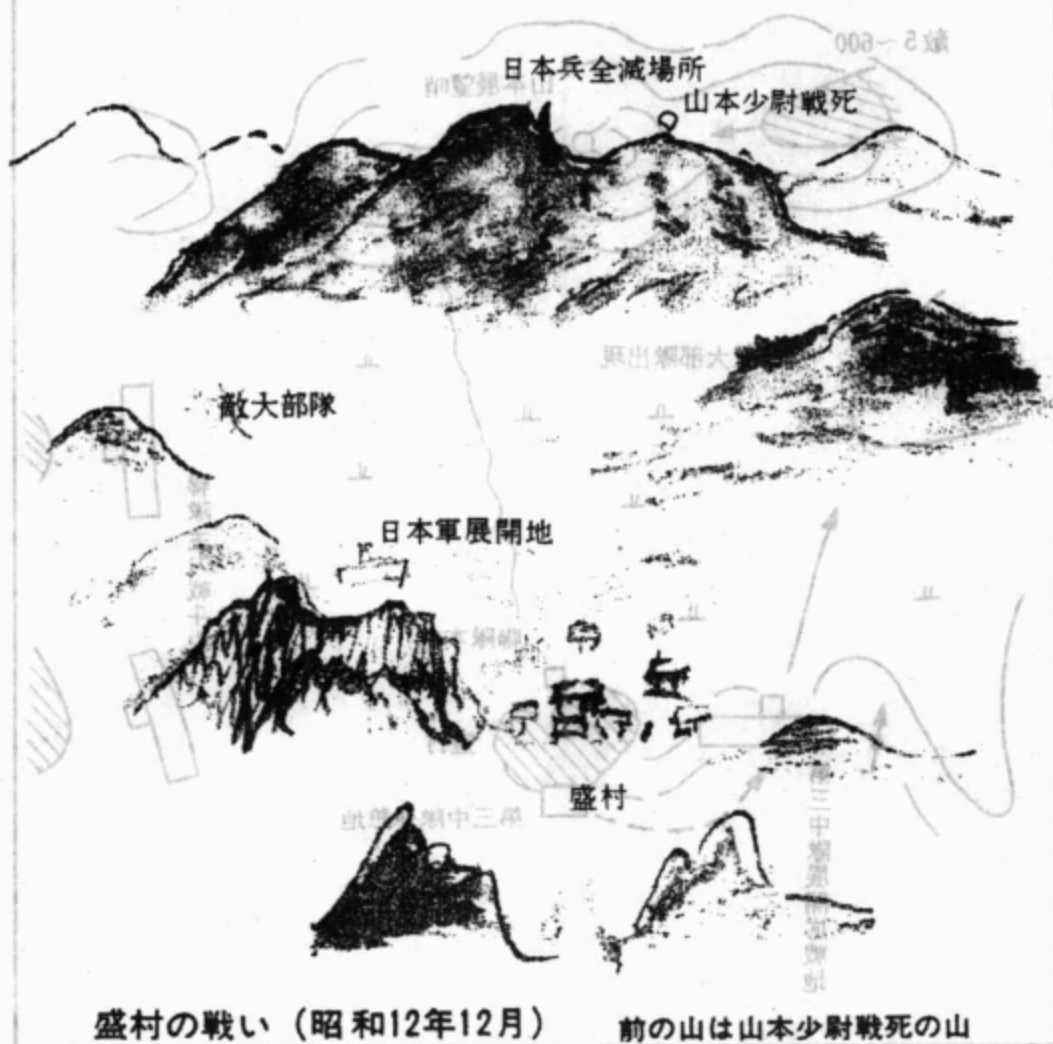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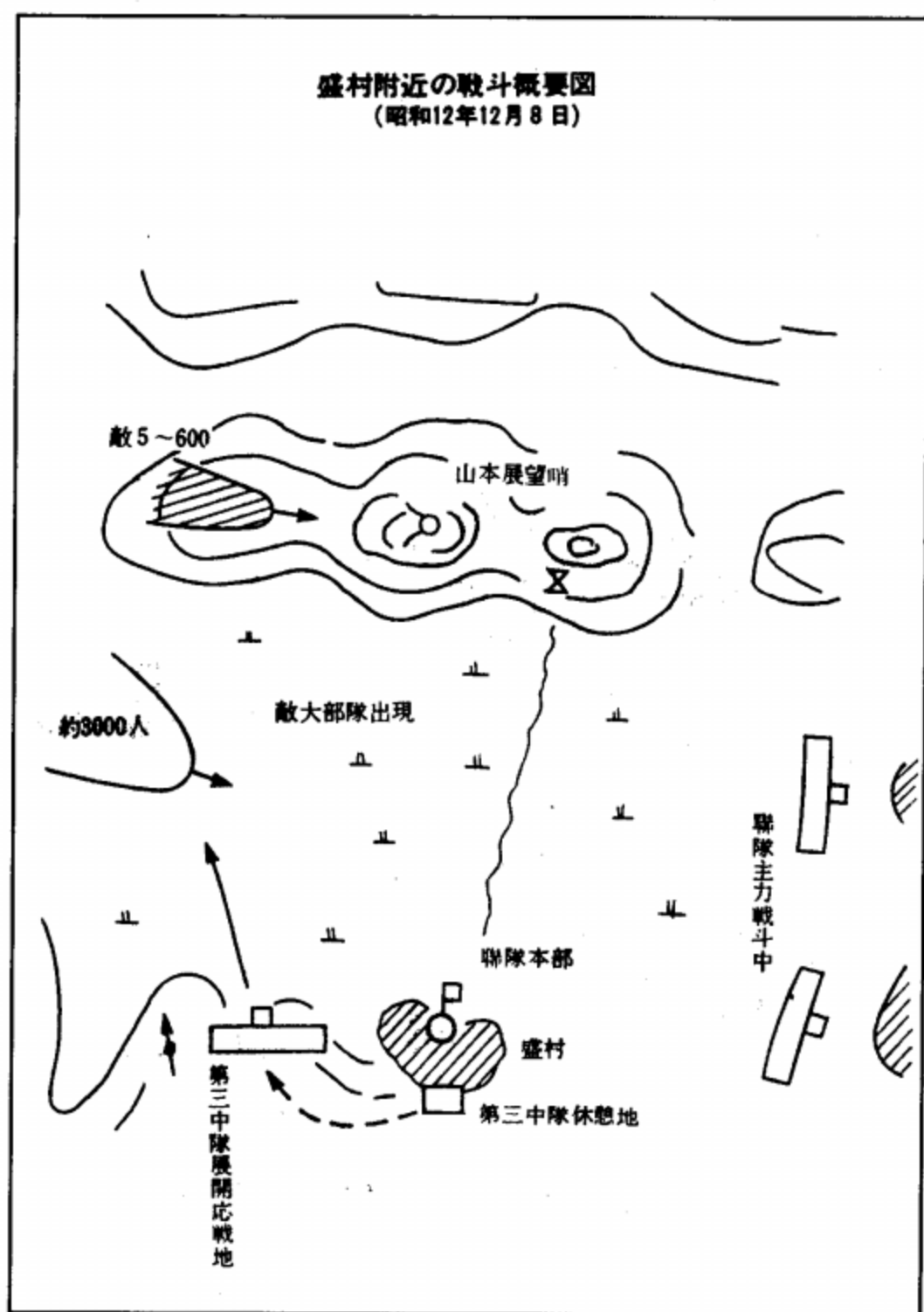


图 盛村的战斗

打来的电话,我马上拿起听筒贴在耳边。这是一个紧急电话,只听他说:“敌军数千人的大部队正从后面向联队本部靠近。”我大吃一惊,马上跑到门外。门外虽然有两个通信兵正在站岗,但听到这个意外的情况吓得



盛村附近战斗概要图

浑身瘫软，一个劲地发抖。

我大声地向这个士兵吼叫道：

“有敌人！射击！”

这时，从后面沿山谷挺进的敌人大部队展开了战斗队形，已经进抵距离本部约三四百米的地方，向联队本部蜂拥而来。因为之前是敌我难分的追击战，所以我想他们是在什么地方的战斗中残存下来的敌人吧。为了争取战场上的瞬间，我马上跑到正在准备午饭的第三中队官兵所在的地方，大声喊道：

“敌人来了！快跟我来！”

把枪交叉地架在院子里，正弯着腰准备午饭的士兵们听到我的喊声也很吃惊。但是，我们中队的官兵非常机敏。我向村子正北面的小高地上跑，全体士兵们也匆忙跟在我的后面。我一边注视着前方大约300米处的敌人大部队，一边迅速展开双臂（展开战斗队形）示意着，进行无声的指挥。

真是一分一秒都攸关性命的状况啊。尽管我用手势进行无声的指挥，但是我们第三中队真不愧是精兵强将，他们已经和我这个中队长融为一体了。在我的指挥下，我们中队花了不到10秒钟的时间就面向敌人展开了战斗队形。我们中队和数千敌人的大部队之间的距离只有200米左右了。

“射击！”在我的大声号令下，中队全体官兵一齐向敌人猛烈地射击。配备给我们的机关枪小队的两挺重机枪也几乎在同时开始扫射。敌人也吃了一惊，向我方进行还击。200名日军对3000名敌军的近距离射击战开始了。

然而，由于我在瞬间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我们中队展开队形的位置、方向以及地形都对我有利。我们可以从高处向低处密集的敌人进行俯射。

哒、哒、哒……啪、啪、啪……敌我之间不分上下的射击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的一挺重机枪一分钟能发射500发子弹；一挺轻机枪一分钟能发射200发子弹。也就是说，我们中队一分钟能够发射大约5000发子弹。

此外，我们中队的12个掷弹筒也开始向敌人发起猛烈的攻击。一个



掷弹筒一分钟能发射 5 枚榴弹,每枚榴弹的杀伤威力都在 5 米见方的范围。

就这样,敌我不相上下持续了大约 5 分钟的射击。日本军的士兵们都对飞来的敌弹不屑一顾,沉着应战,瞄准敌人进行射击。由于是近距离射击,所以我们射出的子弹是百发百中,几乎全部命中了敌人。在我们猛烈的攻击之下,敌人的攻击节奏也开始缓慢下来,并于 10 分钟后开始动摇了。(就像是在拳击比赛中受到致命一击一样)。

过了 15 分钟之后,我们发现敌人进攻的气势开始衰退了。在战斗开始 20 分钟以后,曾经看起来那么强大的敌人已经无力向我们反击了,并开始躲避着我们的射击而逃窜了。看到这种状况,我们第三中队的官兵们都不等我下令,就争先恐后地挥舞着刺刀冲向敌人。岩崎少尉冲在最前面,开始发起猛烈的冲锋。岩崎少尉斩杀了许多敌人,连军刀都卷刃了。

就这样,我们 200 对 3 000 的战斗以我们第三中队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通过这场战斗的胜负,我认为日本军队远比中国军队要强大得多,而且在此后的战斗中,日军对敌军不再有畏惧之心了。这真是一种让人困惑的自信啊!在充满血腥味的战场上,随着经历一次次的战斗,唯有争斗之心在不断膨胀,而人类的良心却逐渐丧失。虽然说这是战争所注定的,但是好好想一想的话,我认为人对人的爱心要比争斗心更重要。

### (七) 山本瞭望哨所的惨状

战斗结束,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我忽然向南面山本瞭望哨所在的小山头望去,只见山上一个大约 15 人的分队正在和大约 800 人的敌军进行战斗。我想这下糟了,马上一溜烟向山上跑去。到达山顶时,看到小队长山本少尉和分队长增田军曹在那里。

增田军曹对我说:“我们的轻机枪被敌人抢走了。”我大吃一惊。带有菊花家徽的武器,而且是轻机枪被敌人抢走是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啊!我想无论如何也要把它夺回来。

但是我方只有几个残兵,而在前面大约 150 米的地方有数百名敌军正在蠢蠢欲动。而且这些敌军还正在向我们这边移动。是逃跑呢?还是留在这里战斗?在这一瞬间我犹豫了。这时,我想起了以前在陆军户山学校

(陆军的剑术和体操专门学校)时,剑术教官(小柴六段)教导我们的话:

“本校的传统就是绝对不背对敌人当逃兵。”我想,“我决不能玷污了户山学校的传统而当逃兵!”

好吧,战斗吧!我下定了决心。但是,我身边几乎没什么士兵。我一个人的话什么也干不了。于是,我们暂且藏在岩石后面,用步枪对前方150米左右的数百名敌人进行射击。在狭窄的山顶上,我一边阻止敌人的前进,一边想着山下面我们第三中队的主力一定在想办法吧。我往山下面一看,好像刚才在战斗中向敌人冲锋的我们中队的主力似乎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山上的危机,正在原地待命。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山本少尉下山去通知中队的主力上山支援。

山本少尉回答道:“是!”就在他站起身来的一瞬间,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腹部,真是倒霉透顶。山本少尉“哇”地一声倒下了。我本想立刻救助山本少尉,可是由于自己正在和敌人进行近距离的战斗,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时我听到从后来传来岩崎少尉的声音:“敌人在哪里?在哪里?”岩崎少尉用京都方言喊着。我也用京都方言回答说:“就在前面!”并指向敌方。

我马上命令岩崎少尉用投弹筒向前方的敌人射击。岩崎少尉答道:“好的!明白!”将四个投弹筒部署好。于是,我们四个投弹筒发射的榴弹在前方数百米处山上密集的敌军中接连爆炸。我们的攻击立竿见影,敌人开始在我们前方逃窜。在这一瞬间我想我们赢了,终于松了一口气。“冲啊!”随着岩崎少尉的喊声,我们开始冲锋,跑向山坡追击敌人。

追了大约两百米左右,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幕无法形容的悲惨景象。我们第三中队一个分队的约十名士兵在刚才与敌军的战斗中全军覆灭了。我们忠勇的战士被中国的青龙刀像切生鱼片那样宰割了。手、脚、耳、鼻都被割下,被撕碎的样子十分凄惨,还有眼珠也被挖出来的。尤其令人感到悲伤的是,原本以为已经被敌人抢走的轻机枪卡壳了(两颗子弹夹在一起卡住了),正是因为这个经常发生的故障导致没有能够抵挡住敌人,并落得如此下场。

我们的射手被残酷杀害的时候,双手还紧握着轻机枪,食指还紧扣在扳机上。情同手足的战友们看到如此惨状怎能忍得住哭泣呢?

大家放声大哭,悲痛万分。这是中国兵干出的如此残虐的事情。在

我们的追击下,敌人丢下相当多的尸体,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由于敌人已经逃跑了,所以我回到了刚才山本少尉负伤的地方,喊来卫生兵进行抢救和护理。山本少尉非常痛苦。一般头部和心脏中弹的话会立即死亡,而腹部受伤则不会马上死去,所以痛苦的时间比较长。我一个劲地叫着山本君!山本君!但是他的脸色逐渐变青,呼吸也似乎愈加困难。我凝视着痛苦不堪的山本少尉,真希望能够帮他做些什么。

这时山本少尉用微弱的声音说:

“天皇陛下万岁!”

“赤尾中队长,在大连买的照相机就送给中队长吧。”说完便安静地停止了呼吸。这就是山本少尉在这世上的最后话语。

多么悲痛的最后时刻啊!我紧紧握着渐渐变冷的山本少尉的手,眼泪无法抑制地往下流。

山本少尉原本是在京都市政府工作的大有前途的公务员。在接到第十六师团的动员令之后就马上成为预备役军官,应征到我们中队担任第一小队长。他深受战友的信任,作战时行动也十分机敏,这样悲痛的临终真是令人感到惋惜。在这场盛村附近的战斗中,我们第三中队大约有20人牺牲,其中包括藤井上等兵。他毕业于明治大学,战前曾作为记者活跃在每日新闻报社。藤井上等兵是中队里唯一擅长书法的人,隶属于中队的指挥班,出色地辅佐了我和岩崎准尉,是一个温厚而又认真的好青年,我们得到了他的很多关照。他的英姿至今还仿佛在我的眼前。

## 第五章 南京攻略战

### 一、地雷

在盛村之战后,我们一边用担架抬着战友们的尸体,一边马不停蹄地以南京为目标向西前进。那天晚上在汤水镇(有温泉的地方)露营。在宿营的同时,挖好坑将战友们的尸体火化,遗骨分别由战友们抱在怀中。

向南京进发的第十三、第十六、第九等师团于12月8日攻破了南京外围的各个敌人阵地,12月9日逼近到南京的东北侧能看到紫金山的地方。

此外,第六师团在杭州湾登陆后行进到太湖(大概是琵琶湖十倍大小的湖)南面,现在已经到达了秣陵关(南京南方约30公里)北面的丘陵地带。就这样,日军各部队的先头于12月9日傍晚相继进抵南京城外。攻击南京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中队也是这几万日军当中的一支,来到了南京郊外。

12月10日,当黎明的天空还有些微暗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走在第三中队的最前面。这时,突然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蓝色的火柱,随之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我惺忪的眼睛一瞬间清醒了。我心想:发生了什么事吗?向前一看,发现走在我前面的我们联队的数十名士兵被炸飞了。

好像是行进在前面的中队投弹筒弹药手踩到了敌人埋下的地雷。地雷的爆炸引发了我们士兵携带的榴弹爆炸。所以在一瞬间一个小队大约60个人都被炸飞了。我们士兵的手足四肢都被炸飞,还有些手脚被硬生生炸掉的士兵在痛苦地呻吟,这悲惨情景真是如同地狱一般。虽说这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在战场上是常有的,但也不忍目睹这般惨状。在这之后,我们的车辆部队马上到别的道路上行进。我向车辆部队发出警告说:“有地雷,危险!”话音刚落,一辆车和人马就被炸飞了。

就这样,敌人为了打击日本军,采取了各种各样非人道的手段。这一方面削弱了日本军的士气,另一方面也点燃了日本官兵对敌人的怒火。

尽管连续不断地人为制造这种惨剧是战争的一个侧面,但是当亲眼目睹这些惨剧时,除了对牺牲的战友表示深切的同情之外,同时也燃起了对埋设地雷的敌人的憎恨怒火,这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在这个惨剧之后,12月10日,天亮了,天气格外晴朗。真不愧是首都的郊外,映入我眼帘的建筑物和50年前的东京郊外很相似,一幅恬静悠闲的景色。我完全不能想象几小时之后这里就会发生血流成河、尸体成山的激烈战斗。从各个方向前来的日本军队现在也都停止了进击,犹如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 二、开城劝告

这时,我往左前方一看,突然发现一个白色的巨大广告气球升在高

空,上面有几个红色大字赫然在目。

“放弃无益的抵抗,开城投降!”这是用中文写的,中国军队从南京城内也能看到。

我立刻明白了,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在南京攻击战开始之前发出的劝降通告。看到这个,我心中还隐约期望着:如果中国方面能接受劝降,敌我双方都不会出现无谓的伤亡,战争或许也会就此结束了吧。此外,日军还将开城投降的劝降书空投到南京城内,劝降书上面附有 24 小时的期限。

劝降书的大致内容如下:

“现在,南京已被日本大军包围了。希望你们能放弃无益的抵抗。特别是南京是中国的古都,有明孝陵、中山陵等许多重要的名胜和古迹。日军不想进攻历史悠久的南京。此外,对于一般的平民以及不与我军为敌的中国军人,我军会进行宽大处理和充分保护的。无论如何请你们放弃无益的抵抗。请在 12 月 10 日正午之前派遣军使作出答复。”

### 三、发起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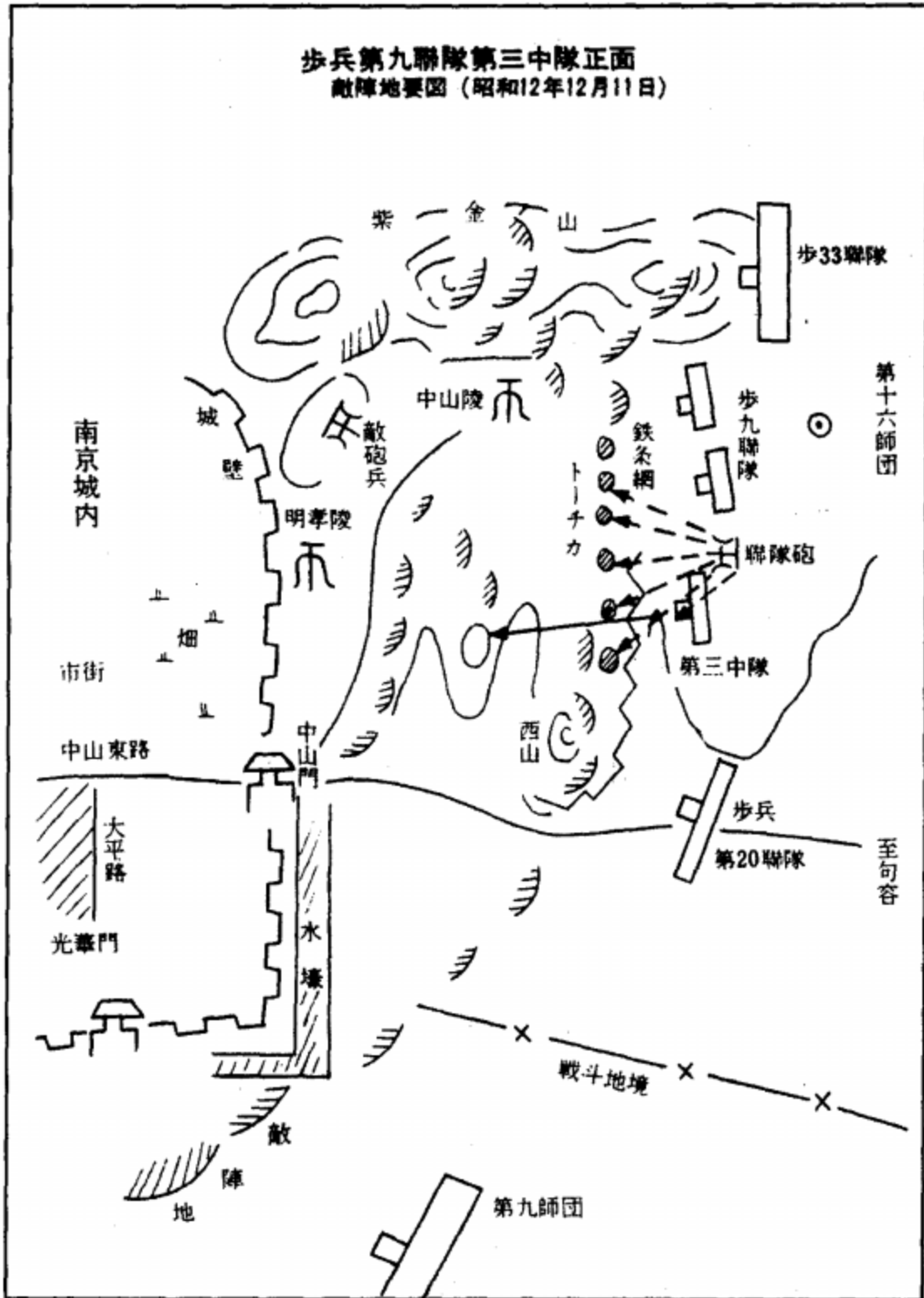
日本军翘首以待、望眼欲穿地盼望来自中国军队的回应,但是过了期限中国军队还是没有任何回应,反而从 12 月 10 日早上开始,对正处于停战状态的日本军队进行了猛烈的炮击。

我们步兵第九联队驻扎在紫金山麓中山陵(孙文墓)的东侧待命,等待中国军队开城投降。但是,由于中国军队没有任何和平的回应,所以日本军迫不得已,决定进攻中国的首都南京。

这时,片桐联队长特意叫我,并跟我说:“你所在的第三中队自北支以来一直作为军旗中队,始终护卫着军旗和联队本部。我想南京攻略战可能是这场战争中的最后一战了,所以希望你们回到大队长那里去冲锋陷阵吧!”

我马上到第一大队长青柳少佐那里去请求指示。大队长一边躲避敌人的炮弹,一边在凹地上铺开地图,向我发出如下攻击命令:

“第三中队现在是大队的左翼第一线,马上前往山脊展开进攻,突击那里的敌人阵地。首先,去占领南京中山门东北方海拔约 400 米的高



步兵第九联队第三中队正面敌阵地要图

地。”大队长一边指给我看地图所标示的山峰，一边给我下达命令。

在我们中队右翼展开攻击的是第一中队，而且在我们中队左翼，福



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正在同前方的敌军进行交战。

我想我正在一步步走向死亡。最多也只不过有两三个小时的生命了。回顾以往,真是无限感慨。我想我们中队大约 200 名官兵也一定报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吧。我自己能够光荣牺牲倒也无所谓,但是我不能让我的部下任何一个人死去。为了不让我手下任何人战死沙场,我考虑着要巧妙地战斗,并且按照上级下达的命令,彻底完成任务。

我认为比起在战斗中建立功勋,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牢牢地守护着我们中队官兵的生命,决不让他们白白送命,更是天皇陛下授予我这个中队长的职责,这也是作为一个中队长的最大责任。

在京都的兵营中,在奔赴战场的前一天,我们中队的官兵们在和亲人们告别的时候,虽然没有启齿,但是我想对他们说:“请大家将你们亲爱的丈夫、儿子交给我吧。明天就要出发踏上战场了。我一定把你们的亲人平安地带回家。”我忍住没有说这些,只是说:“我们会好好干的!”这心中的起誓在我的心中复苏了。

#### 四. 作为第一线中队攻击敌阵

12月11日下午3时左右,我决定去侦察一下我们奉命将要攻占的敌人阵地情况。于是,为了让我们中队的官兵免遭敌弹,我命令他们在山脊的背面待命。我一个人悄悄地从山脊探出脑袋观察敌人的阵地。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只是悄悄地伸出头,可是敌人的子弹立刻“啪、啪、啪”地向我飞来,而且有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钢盔后滑了过去。

仔细一看,我发现隔着山谷距离我所在的位置约300米远的对面山脊上,有数十个机枪火力点(用泥土和砖瓦构筑的碉堡),各碉堡之间有战壕相连,敌军兵力不明。只要我稍微一探脑袋,子弹就从几个碉堡毫不留情地飞过来。而且敌人在阵地前面的深谷中设置了好几道铁丝网。这些铁丝网都在敌人机枪的射程之内,当穿越这些铁丝网的时候就会被敌人全部歼灭。

我觉得攻击敌人的这个阵地相当困难。当排除铁丝网向前挺进去占领敌人阵地的时候,我想我和部下的官兵们恐怕都已经到另外一个世



界去了。我怎样去攻破这个阵地呢？这实在让人感到棘手。此外，从左侧正在交战中的步兵第二十联队那里得到消息：“前面设置铁丝网的深谷中还有很多地雷，请注意啊！”

下午4时许，我们联队炮<sup>①</sup>的中队长服部大尉偶然来的我这里。服部大尉和我都还是中尉的时候就在同一个中队（步兵炮中队）服役，所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见到他后连忙向他说明了我们中队的任务（攻击目标）和前方敌人阵地的详细情况，请求联队炮中队（75毫米山炮四门）支援我们。服部大尉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服部大尉冒着枪林弹雨，面对坚固的敌人阵地，给予我的这份友情，真可以说如同骨肉亲情一般。这也是我们将校的真正价值所在。我想我还能活到今天，多亏了服部大尉的友情支援。现在对于这份友情，我真是一天都不能忘怀。但是，服部大尉却在日后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了。现在不能够一起活着相互叙旧，真是十分遗憾。

服部大尉的遗孀现在住在大津市。她一面祈求故人的冥福，一面孤单而寂寞地生活着。

联队炮中队在服部大尉的指挥下，将四门山炮配置在我们附近攻击敌人阵地的位置（叫做进入阵地）上。由于我联队炮的位置和敌阵地只有300米左右，距离非常近，所以马上就被敌人发现了。于是，敌人向正在进入阵地的我联队炮猛烈射击。我马上命令机关枪小队进行反击，以压制敌军。

我们联队炮中队的士兵们不顾敌人的猛烈射击，将山炮配置在山脊的另一坡面，只将炮口露出山脊上方二三十厘米，立即对准敌人碉堡的枪眼进行射击。

服部中队长出色的指挥和炮手们沉着勇敢的射击立刻奏效了。在我们前方，十多个敌人的碉堡瞬间就一个个地被摧毁了。刚才还在向我们射击的敌人在我们大炮威力震慑下开始惊慌失措。因为敌我只有300米的距离，我方的炮弹以每分钟数十发的发射速度直接准确地打击敌

---

① 日军战时编制的步兵联队有三个步兵大队，在三个步兵大队之外，还设有一个山炮中队、一个速射炮中队和一个通信队。其中山炮中队又叫“联队炮”。

军,所以射击效果非常显著。

敌人猛烈的射击在我联队炮的猛轰下逐渐停止了。下午5时过后,冬天的天空逐渐暗了下来。我做出判断,认为现在是突入敌阵的极好时机。

但是,为了万无一失,我还是拜托服部大尉再次对敌人进行猛烈的密集射击,以掩护我们中队突击。于是,我们四门75毫米山炮为支援步兵的突击,开始对敌军进行了密集射击,每隔三分钟就进行一次猛烈射击,这样反复射击了多次。

我们的炮弹在暮色中升起红色的火柱在敌人阵地各处爆炸。由于我们的炮击是近距离直接瞄准射击,所以效果十分显著。看到这种情况,我想现在是突击的极好机会。太阳已经下山,周围昏暗了下来。

虽然白天攻击和夜晚攻击方法不同,但是我兼取了两种方法的长处,展开半夜攻击的队形向前挺进,并指示我们中队的官兵实施我的作战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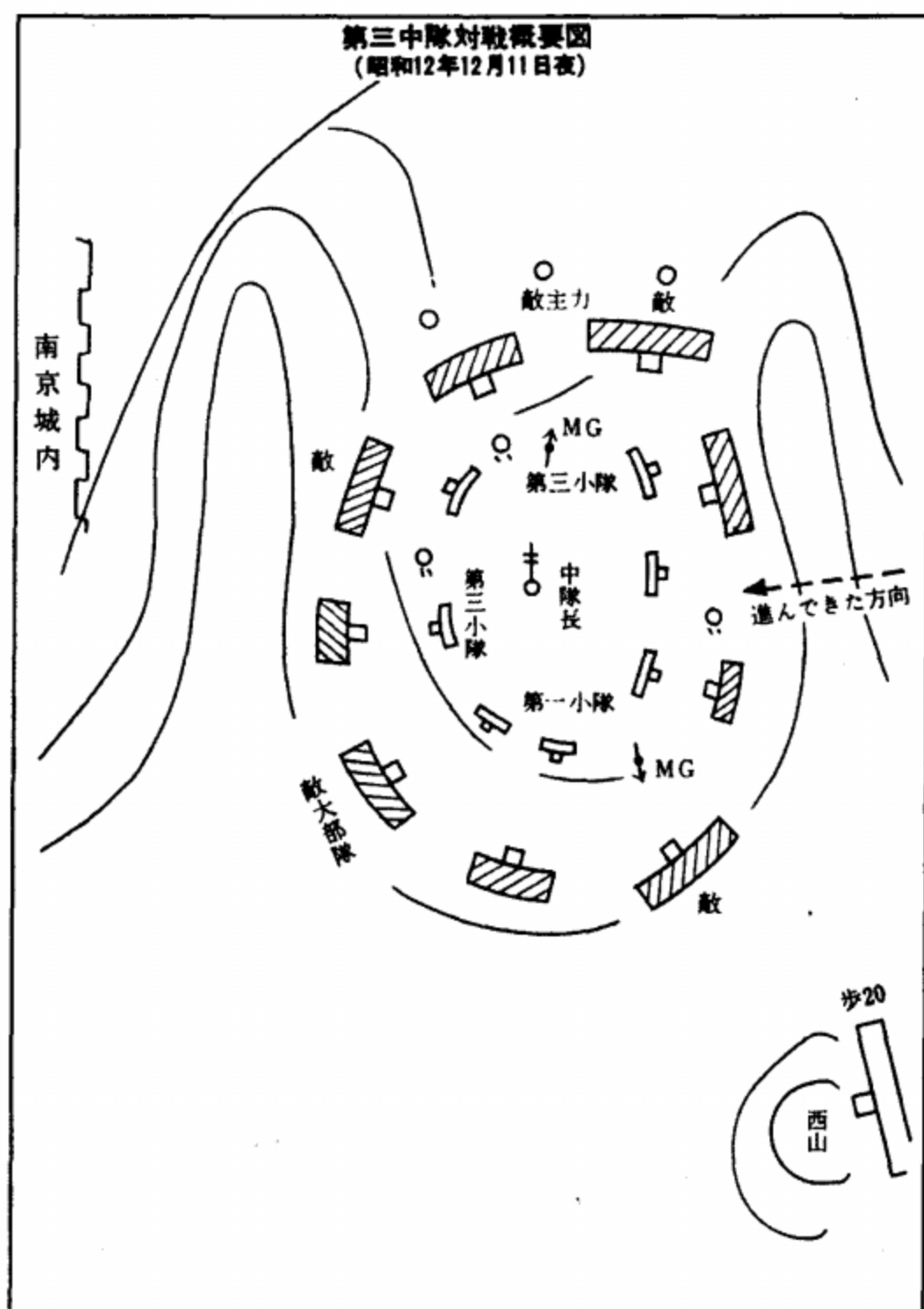
由于想到就要在敌人阵地内同敌人展开搏斗,所以我决定除了带上枪弹以及挖工事的工具(小铲子)以外,把其他东西都放在原地,轻装上阵。而且,要想突击成功,我们的炮击和突击的配合非常关键。关于这一点,我和服部大尉也达成了共识。

就这样,我们中队完成了突击准备,并开始实施突击。首先,我派出爆破班打头阵,切断敌人的铁丝网,为突袭开路。大家一边避开敌人埋设的地雷,一边一口气穿越山谷,向前挺进。这样,我们来到了距敌阵地两三百米的地方。这时,我们的联队炮停止了射击,与此同时,我们中队挥舞着日本刀、端着刺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敌人。

敌人由于我军的炮击早就吓得惊慌失措,而在炮击停止的同时又立刻遭到我军的突击,于是在惊愕中慌忙四处逃散。我们的刺刀究竟刺杀了多少敌人,对此我已无暇顾及。就这样,我们中队未损一兵一卒就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长驱直入到敌人阵地内部。

我在中队的前方,一边踏着低矮的灌木丛,一边向南京城一点点地突进。周围已伸手不见五指,但是我们中队的官兵没有一个人走失,包括配属给我们的机关枪小队在内,全体人员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跟在我后面继续前行。

由于周围已黑了下来,所以能见度只有二三十米。首次进入敌人阵



第三中队作战概要图

地，跨过几道沟沟坎坎，大概前进了1 000米，艰难地到达了刚才大队长指示给我的进攻目标，即地图上的高地。

这里的地形非常适合我们中队在此停留等待后援。四周漆黑，周围的敌情不明，我们决定占据这一有利地形，等待着我们联队和大队主力到来。

我布置了环形阵地，敌人从任何一个方向进攻，我们都能应对自如。我还立即命令指挥班的长谷川军曹（现居冈山县小田郡矢挂町浅海）带领数名卫兵去向大队长青柳少佐报告，“请率领大队的全部主力，扩大我们中队取得的战果，一口气占领南京。”长谷川军曹按照我的命令，从刚才突破的地方返回，向大队本部跑去。过了一会儿，长谷川军曹就回来向我传达了大队长的命令。

大队命令：

一、在大队长下达攻击前进的命令之前，第三中队擅自发动攻击，突破并占领敌人阵地完全是胡来。

二、第三中队马上返回原来位置。

听到这一命令，我不禁哑然。我再次派长谷川军曹到后方大队长那里，转达如下内容：

“在前线，我们中队利用极好时机，已经成功突入敌人阵地。这时，抓住机会投入大队的主力，扩大战果是大队长的重要责任。”难道步兵操典上不是这样写的吗？（注：所谓步兵操典，就是步兵战斗方法的教典。）

我还给我的直接上级大队长送去这样的便条：“请大队长当机立断，更加坚定地支持我们。”长谷川军曹在受到敌人追击后，再次回到我这里向我报告说：“大队长非常恼怒，但是什么也没有说。”

我想如果这时青柳大队长能够按照我的意见以大队的全部力量来扩大战果的话，我们步兵第九联队就能够率先攻入南京，饮誉天下。然而，我认为这时敌人已经丧失了斗志，而我们却错失了极好的机会，所以真的是非常可惜。第二天，大队对我们先前已经突破的敌人阵地进行了再次攻击，但是第一中队长川濑大尉、第一机关枪中队长田代大尉等多名官兵英勇牺牲了。因此，作为指挥官，必须要有当机立断的勇气。

## 五、孤立于敌阵

到了这个时候（晚上8时左右），敌人好像又再次返回到先前在联队炮支援下被我们中队突破的阵地上。另外，在第三中队所在地的周围，也出现很多敌人包围过来的征兆。为了防御敌人来袭，我命令中队官兵

挖掘单兵工事(个人用的战壕)。

由于当时敌人的子弹不断从周围飞来,所以我们中队的官兵们不能站着挖工事,他们都趴在地上挖掘各自的战壕。这时,从圆形战斗阵地的西北方传来敌我交战的激烈枪声,同时还听到我方士兵的叫喊声:“敌人袭击啦!”我向那个方向跑去。

我军用重机枪和轻机枪对敌人进行射击,好不容易才抵御住了敌人的进攻。这时,敌人的子弹也是来势凶猛。我们与数百名敌人相距只有100米左右。敌人若是再接近到50米就可以投掷手榴弹了,所以不能让敌人靠得太近。

我冒着枪林弹雨来到正在防御的我方士兵当中,正要指挥战斗时,士兵拼命地向我大声喊道:

“中队长,危险!快跳到我挖的战壕里来吧!快!快!”士兵从自己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好不容易才挖好的战壕中跳了出来,让我赶快进去,以保护我。我们第三中队的士兵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还要保护我这个中队长,对于他的这份心意,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也忍不住流泪。

我对士兵说:“我没事,从战壕里出来太危险了,赶快进去!”

在这种时刻,日本军队的士兵们都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让中队长阵亡,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军队啊!日本军队在战场上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官兵上下相互关爱,充满着相互帮助的精神啊。

这天晚上,在环形战斗阵地的各处彻夜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我们第三中队的士兵们在敌人猛烈的枪林弹雨中都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中队长。第三中队的这种决心,就是以中队长为中心,临危不惧、团结战斗的坦诚之心。在枪林弹雨中,士兵保护长官,长官保护部下,这就是日本陆军军人的精神。这种坦诚之心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中也是应该具备的。然而遗憾的是,现在这种坦诚之心已经渐渐从日本人的心中逝去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随着夜色越来越深,从四面八方将我们中队200多人包围起来的敌人竟达到了数千人。敌人射向我们的子弹变得像暴风雨般猛烈。但是,我们中队的官兵没有后退一步,都坚守在各自的阵地上。

我们精锐无比的日本步兵向高声喊叫着反扑过来的敌人投掷手榴弹,并沉着射击,充分发挥着他们真正的价值。幸运的是,由于敌人射出的子弹都稍微偏高,击中了我们中队所在位置周围的杂树林,树枝“啪啦、啪啦”地直往下掉。我们用这些树枝做成障碍物,以阻挡敌人的进攻。此时,我已经做好了与敌人拼刺刀和肉搏的心理准备。

这时,步兵第二十联队的一名下士官和数名士兵遭到敌人的追击,误打误撞地来到了我们这里。我问那个下士官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派出的将校侦察队,迷了路。步兵第二十联队目前在哪里啊?”我说:“这里被数千敌军包围了,已经无法回到第二十联队所在的位置。侦察队长怎么样了?”那个下士官回答道:“侦察队长已经战死了。”我对那个下士官说:“在战斗中如果离开了自己所属的部队就要加入到附近的部队一起行动,这是日本军队的常规。你觉得这样如何?”

对于在黑夜中遭到数千敌人包围,正处于苦战之中的我们来说,正是希望有更多兵力的时候,哪怕是一个士兵也好。我想只要第二十联队少数几个下士官和士兵加入我们的战斗,就能得到数百名战友的增援了。

那个下士官问:“我们在哪里战斗啊?”我指了指附近说:“在这附近就可以了。如果和敌人搏斗的话,请与我们一起战斗!”那个下士官回答道:“明白了,马上就到那里去!”就在他起身离开我身边的一瞬间,他被敌人的子弹击穿头部战死了。即使在50年后的今天,我回想起这件事,感觉就像发生在昨天,心痛不已,我从内心为那个人祈求冥福。

敌人的子弹从四面八方连续向我们射来,一刻也不曾停止,听起来就像是数十个挂钟在响。由于这几天基本上没有睡觉,所以不知不觉在激战的时候也会迷迷糊糊地打个盹。醒来后看一看战况,然后再迷迷糊糊地打个盹,接着再醒来看看战况。我们的头和身躯都在挖好的战壕里,这样能躲避敌人的子弹,但是脚却无论如何也藏不到战壕里,只得暴露在外面,所以慢慢地不少士兵的腿都受伤了。但是,我们的士兵即使负了伤也在坚持战斗。就这样,战斗持续了一整夜后,天渐渐开始亮了。

从远处东面的天空那边,开始传来隆隆的爆炸声。只见数十架我军轰炸机正在两三千米的高空威风凛凛地组成编队飞临这里。看到飞机机翼上的旭日标志,感到很欣喜,但同时又担心被孤立敌人阵地之中







全部火力,对准正在移动的敌军大部队,从侧面发起猛烈的阻击。我们的射击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似乎有效地阻止了敌人的反击。

我们步兵第九联队的各个中队,自当天早上起就开始一齐发动了总攻。他们尽管遇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但是在正午时分还是抵达了我们第三中队所在位置的附近。与夜间战斗不同,白天战斗的牺牲比较大。前天傍晚,我们中队花了二三十分钟到达的地方,他们今天竟花了大约半天的时间才好不容易艰难地抵达。

而且正如在前文提到的那样,在这天早上开始的进攻中,川濑、田代两位中队长都战死了。第一中队长川濑大尉在三个月前北支小范镇的战斗中损失了很多部下。整天沉浸在悲伤之中的他如今也追随已经牺牲的第一中队的士兵们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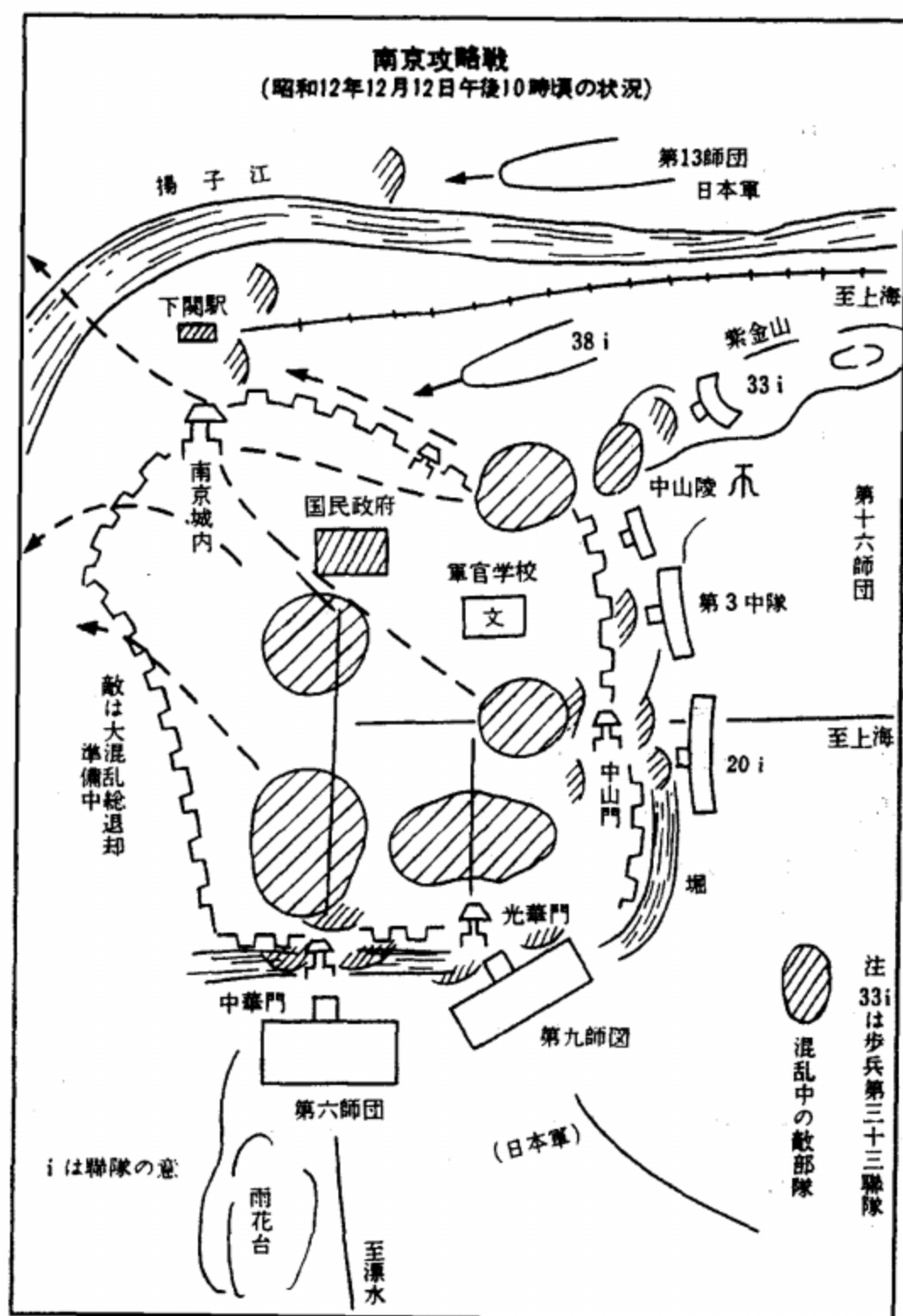
还有田代大尉,他是佐贺县人,在大正年间作为现役兵入伍。他和川濑大尉一样,也是连升几级成为中队长的。他是个关爱部下,并且非常温厚、出色的军官。我还是中尉的时候,也曾经在满洲海伦作为他的部下辅佐过他。

12日下午2时左右,第三大队长富山少佐来到了我这里对我说:“片桐联队长非常挂念你们中队的安危。大家平安无事,太好了!”不一会儿,到了12月12日黄昏时分,我决定像前天一样,乘着夜色攻占前方隔着山谷约两三百米远的山腰上的敌人阵地。傍晚6时30分左右,周围已经开始昏暗了。

我指挥第三中队展开夜间突袭的队形,首先用掷弹筒向敌人阵地射击,然后一举突入敌人阵地。掷弹筒的射击效果非常显著,我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攻占了敌人阵地。在那里,有一条大约十米宽的柏油路。这是条从中山门通向中国国父孙文先生亡灵的中山陵的道路。隔着道路数十米的对面,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南京的城墙。在我们的右前方、左前方似乎还有敌人。我们不断遭到敌人三个方向的射击。

## 六、负 伤

这时,正当我疏忽大意的一瞬间,我的左肩部到背后,似乎被斜插进



南京攻略戦

了烧红的铁筷子,感到剧烈的疼痛。

“完了！我死了！”我一边想着，一边用左手拇指去把右手腕的脉搏。还有脉搏，心脏还在跳动，我想，“自己还活着”。当我转头向左边望去

时,只见我们第三中队的军号手半边脖子已经被炸飞了,鲜血像打开龙头的自来水一样从颈动脉喷出。我马上叫来卫生兵,想给他做紧急救护。但是,在短短的数十秒钟里,军号手就浑身瘫软地向前倒了下去,停止了呼吸。死得真是可怜啊。

敌人从近距离投掷过来的手榴弹在我们士兵的左侧爆炸,爆炸的弹片几乎全都击中那个军号手的身体。有一块蹦飞的小碎片击中了我的左臂上部。也可以说,那个军号手成了我的替身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卫生兵对我说:“中队长!左肩流血了!马上给你缠上绷带!”卫生兵将我上衣的左袖子全部撕掉,小心翼翼地帮我缠上了绷带。

## 七、南京城陷落

这时,在右后方大约两三公里的紫金山顶一带,突然火焰腾空而起,那瞬间,犹如京都夏夜里排列的好几个“大”字一般,<sup>①</sup>与其说是壮观,倒不如说是悲壮。就在那一瞬间,敌人猛烈的射击嘎然而止了。

我想,这是示意首都南京马上就要陷落,敌人放弃抵抗,全部退却的烽火。拥有数十万人口的中国首都南京城陷落了。即使竖起了耳朵,也觉得城内静悄悄的。与紫金山上的大火相比,似乎仅有一两处小火在城内升起,接着又很快熄灭了。

恐怕在得知日本军队开始进攻南京时起,几乎所有的市民很早以前就已经出城逃难了。作为中国军队来说,城内有很多平民的话也会束缚手脚,这对南京防御战来说是很不利的。所以,几乎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各机关迁离南京的同时,平民们也都逃难去了。我想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中国的首都南京也不幸迎来了城池陷落的时刻。我一边忍住伤口的疼痛,一边从南京城墙外数十米开外的地方凝视着这一瞬间。这时,我首

---

① 日本民间风俗。每年8月16日,在日本京都举行的送神火活动是京都盂兰盆节的一项重要内容。人们在京都周围的五座山上用松木排成“大”字或图形,入夜后依次点燃,熊熊燃烧的火焰组成非常壮观的文字或图形。

先想到的是,绝对不能让我们的祖国日本也迎来这样的日子。攻陷南京的日本军队也相当辛苦,而被攻陷的中国军队该是多么悔恨和懊恼啊!

日本和中国有着近两千年的友好历史,而且在佛教等领域都有很多的文化交流。尽管如此,两国关系却发展到这种地步。在回顾历史、考虑将来永远友好的时候,不可否认有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

我遵从国家的命令,数次来到这里进行战斗,最终参加了南京攻略战。然而,自从出征以来,我无数次地亲眼目睹了我们联队许多官兵的牺牲。虽然我自己也负伤了,但是还能够活到了今天,我想这多亏了我们第三中队的官兵们对我这个极不成熟的中队长的帮助。到了50年后的今天,我依旧一天也没有忘怀,每天的日子都充满了感激。昭和12年12月12日晚上8时,南京攻略战结束了。战斗结束之后,我们中队在原地等待,直到12月13日天亮。在第二天即13日的早上,片桐联队长来到了我这里,与我取得了联系。联队长知道我负伤了,对我说:“到野战医院住院治疗吧。”

我将此后第三中队的指挥权交给了第二小队长岩崎中尉。我暂时和那些自出征以来一直在枪林弹雨中同生共死的第三中队的官兵们告别之后,搭乘卫生队的运送车回到了后方,住进了第十六师团野战医院。

住院以后,我接受了手术,将弹片从伤口中取了出来。野战医院在一个像礼堂一样的房间的地上铺上席子作为病房。我躺在那里忍受着伤口的疼痛。在我附近有一千多名第十六师团各个部队的伤员。由于伤痛,他们都在痛苦地呻吟。

这天的晚上,几支蜡烛映照着昏暗的病床。昏暗的病房里到处都充斥着伤员们痛苦的呻吟。特别是在我身旁一个好像是京都野炮兵第二十二联队的中队长,脚上的皮和肉被敌军的弹片炸掉了,露出了白骨,伤势严重。整个晚上,他大声地叫着:“啊,疼啊!”“啊,疼啊!”痛苦不堪。

14日黎明前,这个痛苦的呻吟声停止了。我往旁边望去,那个炮兵军官已经停止了呼吸,身体已经凉了。和这个军官一样,在这个晚上死去的第十六师团的官兵竟有一百多人。在轰轰烈烈的胜利背后,还有着这等令人心酸的牺牲。

12月14日上午9时左右,我们中队的冈崎准尉带着几张国内的报

纸来探望我。每份报纸的头版头条都用很大的字体满满地刊登着南京攻略战的报道,还有后方的日本国民们列队在京都御所前和宫城前庆祝南京攻略战胜利的照片。此外在《朝日新闻》的第一版,刊载着我们中队在敌人阵地中孤军奋战的报道和我的照片。看到这些,我热泪盈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自从这年9月在北支登陆以来,经历过无数次的苦战,不断行军和露宿,连胡子都没有刮,澡也没有洗,脚底还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回顾这三个多月发生的种种事情,我要深深地感谢与我一起经历千辛万苦的第三中队的官兵们,想起那些在战斗中死去和负伤的战友,我就泣不成声。

我在野战医院接受军医数日的治疗之后,又被送到上海的兵站医院。我和其他十几名伤员乘坐的小型客车从中山门进入南京城内,沿着宽阔的中山东路缓缓行驶,穿过市区的中心,向扬子江岸边的码头进发。

这一天,我第一次看到的南京市内,几乎没有什么人影,建筑物还是老样子,看不出被战火破坏的痕迹。市内就像突然失去了生机似的,冷冷清清。城市已经被清扫得干干净净,一具尸体都没有看到。大约行驶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的小型客车到达了南京扬子江边上的码头。

在扬子江上停泊着几艘日本军舰和商船,以及涂有红十字标志的医疗船。在延伸到扬子江中的几个栈桥附近,有二三十个中国人夹杂在普通的日本人中间,驾着小船帮忙把日本船上的货物运到岸上。简直无法想象这里就是前些天发生过激烈攻防战的南京码头,现在已经是一片祥和安宁的景象。

过了正午,我穿着白色的病号服乘坐医疗船顺流而下,向上海进发。没想到在船舱里遇见了我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届同学肱冈君。他也穿着白色病号服。他是三重县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中队长,在紫金山的战斗中,胸部被子弹击中而身负重伤,他和我一样要被送到上海去。

我自11月11日从上海西面的白茆江(也称浒浦镇)登陆以来,经过常熟、无锡、常州、丹阳、汤山镇等各个市镇,于12月10日到达了南京郊外。这期间,大约在一个月之内穿过了很多人口稠密的地方。但是,说到普通中国人的话,我们只是在上海西面看到过乘船在小河中逃难的人们,以及在无锡遇到的几个普通的中国人。除此之外,我们在常州、丹阳、汤山镇等地连一个中国人都没有遇到过。

12月9日和10日,我们虽然停留在南京的郊外,但是除了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之外,没有见过普通的中国人。由于12月12日夜里,我在南京城陷落的同时在城墙外负伤住院了,所以在南京陷落之后,我一点也不知道南京城内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只是推测,在南京陷落的时候,城内会有多少普通市民留在城里呢?在南京的城墙里面,当时有相当多的空地,除了在太平路附近的繁华街道附近以外,民房并不太密集。

战火逼近南京时,不清楚还有多少市民留在了南京城内。我们从上海到南京的途中,经过常熟、无锡、常州、丹阳等城市的时候,基本上看不到普通市民的身影。根据我的想象,南京的大多数平民都在国民政府各机关从南京撤离的同时也纷纷逃离了南京,说不定到近郊农村的亲戚朋友那里避难去了吧。

在上海战役之后,被日本军队追击而逃到南京,并在南京攻防战中同日军作战的中国军人据推测大概有30万人左右。12月12日夜晩,中国军队开始从南京撤退的时候,由于南京所有的城门都被日军占领了,因此中国军队的退路被截断了,我想中国军队从城内撤退已相当困难。

我听说南京被占领的时候,日本军队的各个部队都没有入城,只是在坚守城门,只有宪兵和少数选拔出来的部队进入了南京城,以维持秩序。

## 八、从军护士

我们在沿扬子江往上海航行的医疗船上迎来了昭和13年的元旦。我和同届同学肱冈君一起举杯共贺新年,祈求国家安泰。

新年的1月3日,我住进上海兵站医院接受治疗。这个医院以大场院长为首的全体医护人员都来自福井日赤的各个地方。住院数天后,我由于伤口感染而开始发烧。好像是患了丹毒,持续几天高烧超过40度,失去了意识。

后来从照顾我的护士那里听说,大场院长为了抢救我的生命,特意到上海的法租界取来盘尼西林(青霉素)为我治疗。其实当时日本还没有盘尼西林。失去意识大概一周后,“赤尾君,醒了吗?”我听到这样温柔的声音,躺在床上往上看时,看到了白色的帽子和日本红十字的标志。



是一位叫南部的非常温柔的护士,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这时,我深深地感受到从军护士难得的可贵。我的眼泪不知不觉中从眼眶中流了出来。即使现在,我一天也没有忘记当时护士的可贵精神。

昭和13年1月29日,我从上海的医院被送回国内,2月1日到达了宇品港,住进广岛陆军医院。在医疗船上,护理我的两名护士手捧鲜花前来探望我。当时,从军护士们就像这样用日本女性特有的温柔,亲切对待战场上负伤和患病的军人。

从昭和12年到昭和20年8月二战结束约八年的时间里,陆海军有几百万负伤或患病的军人和我一样,受到了日本红十字会派遣的许多从军护士的亲切照料。这在我们日本历史上作为一盏绚丽、清澈的明灯,是日本人民永远都不能忘怀的。

在从军护士中还有很多人由于医院被敌机轰炸或者医疗船被敌人潜水艇击沉,与船上的伤病员们一起悲壮地遇难了。

我想,牺牲的从军护士当然都必须供奉在靖国神社,而对那些幸运生存下来的从军护士,我也希望能得到国家给予她们充分的待遇。在广岛陆军医院住院大概两周之后,我转院到了京都陆军医院,并于昭和13年3月2日出院。3月12日,我被临时任命为步兵第九联队预备队的中队长。

和我一起在北支、中支同甘共苦的战友们还在中国战场上战斗,但是我却一个人在后方,心中感到十分苦闷。我向上级提出请求,希望自己再一次回到前线战场上去,可是我的后任中队长已经被补充上去了,所以我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

(下略)

[赤尾纯藏:《火化的青烟——悼念殉国之士》,

日刊书房(东京),1987年10月1日。]

(丁晓伟 叶琳 译)



## 8. 中队长的记录

森英生

编者注：森英生，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长，步兵中尉。

(前略)

### 五、南京攻略战

突破丹阳后，联队作为师团的左翼纵队马不停蹄地向前挺进。前进途中有句容城，但我们没有穿过它，而是绕至其左侧迂回前进。由于是一边避开有敌军的地方一边前进，曾经发生过被甩在后面的敌军又来追赶我们的情况。

12月7日，联队进至梅塘敌军阵地前沿。梅塘与汤山镇共同构成敌军在这一带的南京外围阵地。看到本文所附的当时的地图，就可以回想起联队离开丹阳后的行动轨迹。

梅塘的敌军阵地极其坚固，筑有碉堡（带顶盖的混凝土射击掩体等）。这里由恒广少佐指挥的第二大队负责进攻。

从丹阳出发行军时，第一大队是联队主力，而在进攻梅塘时，却作为联队预备队在后方等待第二大队突破梅塘的敌军阵地。作战时总是冲在前面，一路打过来的中队，此时却在友军部队进攻时作为预备队在其后方待命，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况。

第二大队干净利落地突破了敌军阵地。刚开始看到敌军阵地时还担心这一仗该怎么打，但敌人阵地在很短时间内就被我军攻克了，这只能说他们英勇善战。联队的次级副官村上中尉负责联络，在前线战壕中观察敌情时遭到对方的狙击而身亡。从这一点来看，敌军也决不像原先

判断的那样容易对付,第二大队是否能突破当面的敌军?这次是第一大队受命担任先头,下一个目标就是南京了。为了到达南京,必须首先突破以梅塘为前沿的高地。

第四中队是尖兵中队。中队长坂中尉积极果敢,一边巧妙地击溃在途中、山顶和山腰处进行抵抗的敌军,一边率领大队迅速于9日傍晚抵达南京郊外的沧波门(镇)。前进途中,从高地眺望包括紫金山和洁白的中山陵等在内的敌人首都全貌时,激发了军人临战前的斗志。

在突破这一带高地时,第四中队失去了一直依靠着的卫生兵,中队不得已又派极为宝贵的大小田卫生兵前去增援。

抵达沧波门时,直接守卫敌首都的敌军从前面一座名为余粮庄的村子首先向我军射击,双方展开了小规模的战斗。中队前往第四中队的右翼增援,在夜晚来临前击溃了敌军。不过,我中队在这次进攻中很快出现了伤亡。北、片冈两位士兵阵亡,另外,川户上等兵腹部受了伤。川户上等兵还年轻,结过婚,家有妻儿,但他的生命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他思念妻儿的样子,让在其身边照料的战友为之动情。上等兵被送往后方,后终因伤势过重而死去。听说北君壮烈牺牲时仍高呼陛下万岁,沉稳的片冈君临终时的表现也很了不起。

为进攻南京而组建的华中方面军,包括原上海派遣军和柳川兵团,由方面军司令官统一指挥。9日这一天,基于进攻敌国首都这种史无前例的壮举,中支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以军队的礼仪,劝降敌守军将领(唐世智?)。<sup>①</sup>蒋嫡系中央军素以精锐自诩,根本就不打算接受劝降,扬言要誓死守卫南京。为此,12月10日,朝香宫军司令官属下的第十六师团、第六师团、第九师团同时向南京发起了总攻。<sup>②</sup>

对于中队而言,如用一句话形容南京战役,就是一场没有战斗荣耀和异常艰苦的战役,比起其他中队所攻击的西山高地、中山门附近等令人瞩目的目标来说,我认为由于中队的进攻目标始终是林森官邸等一个

① 原文如此。作者似乎并不十分了解守卫南京的中国军队的情况,将南京卫戍军司令唐生智误写作唐世智,且加了问号。

② 原文如此。第六师团不属于上海派遣军,而隶属于第十军。

个独家独院的建筑物，而且地势低洼，有时甚至连中队长也判断不出小队的位置，尽管大队长他们很清楚西山战斗异常激烈，但我们中队战斗之艰苦，以及大家的英勇作战，除了当事人之外，恐怕谁也无法了解吧。另外，虽然最后夺取了四方城<sup>①</sup>，但这也是经历了一整夜一次次的激战取得的。听说接到夺取了四方城的报告时，大队本部传出一片欢呼声。如果天亮时敌军开始总撤退，那么中队就无法在次日的战斗中显示夺取四方城的重要意义。如果只凭伤亡人员的多少来衡量战斗的激烈程度，我中队的这些数字决不会少于其他中队。

虽然连续经历了如此恶战苦斗，但中队诸君一不求名，二不邀功，只是默默地执行任务，那些身影至今仍然深深地铭刻在我这个中队长心中，终身难忘。

就联队情况而言，可以说与中队一样。野田部队与我们不一样，他们作为右翼队，得到夺取紫金山这样令人瞩目的好目标，继而赢得全军瞩目。然而，从全局来看联队的进攻，可以说是一场分散进行的巷战性质的战斗。联队虽然不分昼夜连续与当面之敌作战，取得了夺取西山、占领中山门的辉煌战果，但仍无法赢得众人的瞩目。因为在占领中山门时，战场的局势早已明朗了，所以也就不能根据这次战役，与先辈登上辽阳城头的战功相媲美。

攻陷南京后，在师团联合举行的慰灵祭上，联队所追悼的英灵我想有 200 多人。但在战功奖状中，联队的战功不如进攻紫金山的野田部队显赫，这的确是千古憾事。只能说是“战运未垂青于我”。

关于中队的进攻情况还想补充一些。虽然出现了许多伤亡，但作为中队长的我亲眼看着死去的，除了前面说过的川户君，还有畑、大槻政一、谷口正治，加起来共有四个人。这是因为中队进攻的地区错综复杂，相互之间无法联络导致的。对其他各位伤亡人员，我感到非常抱歉。

同一分队的川边、吉田两君同时阵亡。川边君是个不声不响执行任务的人，在满洲时我负责管理新兵，曾经教过这个吉田君。至今仍感遗

---

① 当时日军步兵第二十联队将美龄宫误认为是四方城。因此，在日军步兵第二十联队官兵的日记与回忆中，均将美龄宫误称为四方城。

憾的是,他临死时我都没能对他说一句话。

10日凌晨,从沧波门一带开始突击前进。敌军占据着各个村落、山梁等处,士气极高。中队开始攻击的方向是中山陵下面的体育场,占领该地后又转向左侧。体育场上方有条很好的道路,大概是通往中山陵的吧。抵达这一带时已近傍晚,所以我们通宵保持着战斗队形。

分布在这一带的住宅据认为是国民政府要员的,豪华并且是西洋风格的。当夜,我们就在这些住宅里取暖。中队使用的是紧靠路边的房屋。这里极像亲日派人家的住所,有铺着榻榻米的日式卧室。一想到国民政府内部也有这种亲日派家庭,便感到这与战争稍许有些矛盾。

敌军的枪炮声一夜未停。

11日凌晨再次开始进攻,敌军火力极为猛烈。我们穿过道路前进,畑正三上等兵在此头部中弹阵亡,此景就发生在我身边。畑君也是自满洲就跟着我的部下,虽具备了候补干部的资格,可惜的是在选拔时落选了,为此我始终替他感到惋惜,但他最终还是在我身边死去了。由于是头部中弹,临终时他也没能说一句话。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是一个待人诚恳的人。

战况极其紧张,到处都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驱逐据守在住宅里的敌人很不容易。既有来自远处的狙击,也遭遇来自近处的手榴弹的攻击。但如果进入死角,敌军那边也有不少漏洞。我们这边无法随时联络,敌军那边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占领了旁边的建筑物,据守空地的敌军仍在顽强抵抗。我们拿下一楼,他们就坚守二楼。看到他们因觉察不妙而设法逃跑的样子,尽管是敌人,那样子也着实令人可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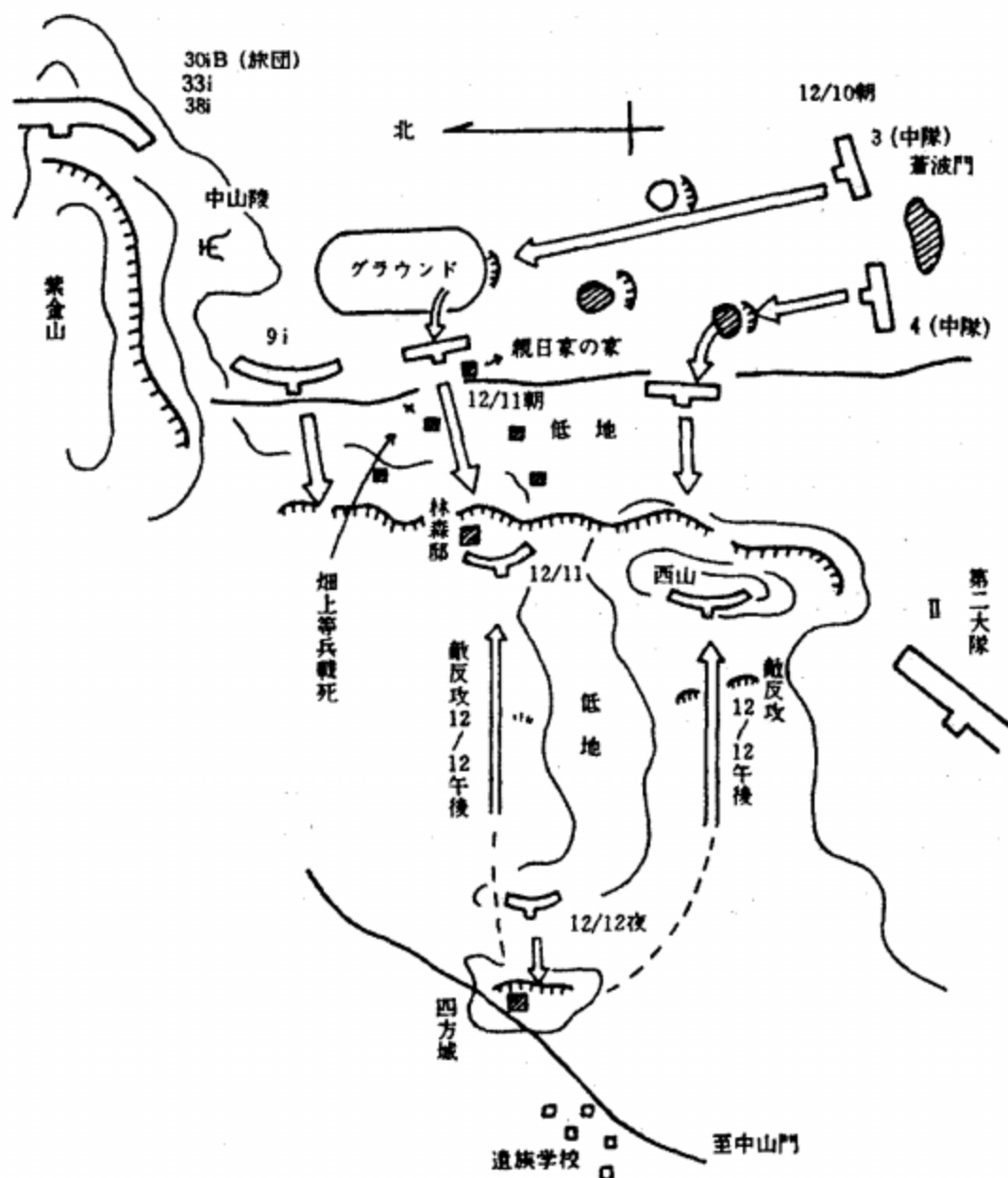
就这样一间不漏地逐屋消灭敌人,最后占领的最豪华的房屋是国民政府首脑林森的家。这是一座三层结构的西式洋房,二楼有架大钢琴,壁炉中的煤仍在熊熊燃烧。林森官邸正前方的建筑物已被拆除了一半。左侧隔着凹地,那边是西山高地,正面是一片杂草丛生延伸开来的平台,从它前面稍高些的平台上,可以望见四方城和与之毗邻的遗族学校等建筑物。中队在林森官邸这一带稍事休息,时间已过了中午。

我们左侧的第四中队不停地驱逐西山上仍在顽强抵抗的敌军,尽管

该高地上的敌军已后退到山丘的一角,但仍拼死抵抗。

以下记述的是 10 日以后的战斗经过。

11 日下午,中队一边观察西山高地战况的进展,一边准备下一步的进攻。从西山高地可以完全控制中队的进攻地区,如果没有第四中队压



第三中队戦闘経過要図 (記憶に基づく)

〔註〕(1) 9 i は或いは 20 i (20 連隊) の Ⅱ (第三大隊、森王大尉指揮) であったかも知れない

(2) 12/10 等は月/日を示す

第三中队战斗经过要图

制住西山方面的敌人,我们中队就无法向四方城方面进攻。

11日晚,中队仍以林森官邸为据点通宵加强警戒。西山高地方面,敌军整个晚上都在反击,透过山顶的树梢可以望见第四中队奋战的情景。此外,右手方向远处的紫金山,连绵不断的火舌遍布山顶,烘烤着黑暗的夜空。火光下,敌我双方殊死决斗的激烈枪炮声不绝于耳。

12日,西山高地的战斗仍在继续,而且这天下午,无论在西山高地还是在我中队正面,敌军开始猛烈反击,其斗志不容小视。他们趁着刮起的西风,放火燃烧中队正面的这片草丛,这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为了对付这些敌军,我召来作为预备队的第二小队,让他们做好应战准备。大槻政市军曹是小队长。因为前一天谷川军曹右手拇指受伤快要断了,被送往后方,于是命令大槻军曹担任代理小队长。大槻军曹带领小队来到林森官邸。在我担任士官候补时,大槻军曹是个优秀的现役士兵。谷川军曹负伤时,我毫不犹豫地命令大槻君为代理小队长。对于军曹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命令第二小队要攻至林森官邸前面。军曹一度返回小队所在位置,向大家传达了中队长的意图,之后打算带领大家从林森官邸走廊直接向敌方冲去。当他正要率先通过时,迎面射来的敌军子弹击穿了他的胸膛。我把军曹移至边上的小房间,立刻进行救助。但是,因为敌人子弹击穿了军曹的心脏,我无能为力。和畑君一样,军曹临终时也未能见到一句话。在这之前,在大家当作通道的走廊上没人碰到过敌军的子弹,遗憾的是对大槻君而言,只能说这是命中注定的一枪。

因敌军要放火,不能再犹豫了,已经命令位于第一线的第二小队驱逐敌军,阻止他们的反击。敌军接近到百米处,从那里击中了大槻君。在藤井曹长的指挥下,第二小队积极果敢地向他们发起攻击。敌军放弃了纵火的念头,逐渐后撤。到傍晚时,藤井小队已将他们逼至四方城下。这时天渐渐黑了,夜幕笼罩了这一带,敌军企图陆续经四方城的斜坡逃入城内。看到这一情况,藤井曹长没有等待命令,断然下令突击。这次突击很有成效,第二小队和敌人一起登上了四方城。据说敌我双方只能通过钢盔形状来加以辨别。敌军无法在四方城立足,在黑夜中放弃了阵



地，撤往南京城西北角方向<sup>①</sup>。

夺取四方城后，我立刻报告了大队本部，本部传出一片高兴的笑声。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敌军白天的反击，不管是对西山还是对我中队正面，都依托四方城展开攻势。藤井小队是深入敌军阵地占领那座四方城的，可以说是摧毁了敌军的最后据点。从敌军白天的反击来看，可以判断出他们的斗志还是非常高昂的，因此可以认为夺取四方城的战果要胜于攻占西山阵地。

这一天，山本军曹指挥的第三小队作为左翼第一线，一直战斗在与第四中队之间的洼地里。他们始终受到来自西山高地敌军火力的压制，打得很艰苦。川边、吉田君就是在那时阵亡的。

中队长根据第三小队突击成功的报告，立刻率领另外两个小队进入四方城。在当时使用的地图上，四方城和遗族学校是标在一起的。所谓四方城，是建在高台上，的确是一座恰如其名的城堡般建筑物。从战术方面判断，我军已经连续几天对它进行了炮击。集结各小队后，我命令各小队构筑工事，以防敌军反击，确保阵地。

正在部署各小队时，突然遭到敌军迫击炮的集中炮击。谷口正治上等兵倒下了，大家立刻将他抬入城堡内，他的一条腿从膝盖以下都被炸碎了，缠着绑带，惨不忍睹。看到这种惨状，中队长心中的悲痛真是难以言表。立即为他做了止血处理。谷口君说要亲自确认一下伤口，我担心这会让他急得昏死过去，就坚决制止了他，但他一点也不听劝，固执地说“不要紧”，我只得同意了。谷口君平静地抚摸着已不复存在的腿。看到他那么刚强，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他说：“肚子饿了。”正好有敌军的稀饭，战友拿来喂他，他说了声“真香”，便吃了起来。担架来了，我准备立即派人将他送到后方。

南京战役似乎基本结束了。因此我当时派了仅有的一个卫生兵中岛君和几个战友送他去后方。我叮嘱中岛君：“要照看到手术结束啊。”

“中队长，请您放心，谷口即使失去一条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

---

<sup>①</sup> 原文如此。似为南京城东北角方向。



希望中队长您要平安地进入南京。”谷口君留下诚恳的祝愿后离开了四方城。听说大队军医惊叹谷口的刚强,立刻为他办理了送往后方进行手术的手续。

谷口君的胸前挂着在丹阳阵亡战友的骨灰盒,在前一天傍晚刚刚赶到中队。“谷口已不需要这些了。”谷口说着从杂物袋中取出所有砂糖给了我。这就是所谓的预感吧。

能让战友照顾至临终也算是一种安慰。

这天晚上,从大队本部传来大队长的意图,“派侦察兵去中山门怎么样?”由于有谷口君的悲惨的遭遇,加之我担心敌军对四方城的反击,因此没能遵从大队长的正确判断。

实际上,就是这个晚上大队果断决定派第八中队去占领中山门的。真的很高兴保住了大野部队的名誉。

## 六、完全占领南京及之后

12月13日早上,中队在四方城整顿好队伍,在中山门集合,随后代表西崎部队<sup>①</sup>与其他挑选出的中队一起列队于中山门城墙上,站在光辉的军旗下遥拜东方,向祖国报告战斗的捷报。遗憾的是大野部队长因病离开了战斗队伍,代理联队长的是第三大队长青木少佐。此外,森王大尉(第九中队长)担任第三大队的代理大队长,中西宽少佐是联队副官,佐藤少尉是旗手。

遥拜一结束,中队就奉命入城扫荡,因此很快走下城墙前往指定的扫荡区域。决定按照中央道路将南京城内分成四片,将包括鼓楼在内的东北角的四分之一区域划为难民区,收容外国使馆人员和难民等。但敌军人员都在难民区外脱下军装后混入普通难民之中。我们所到之处,难民区界线之外的地上,军装堆积如山。即使明知是刚刚逃进去的,不管怎样也奈何不得。所能做的就是中央路上架起机关枪,如有企图逃跑之敌当场制止。

---

① 日军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为西崎逸雄少佐。

一辆汽车朝着架着的机关枪驶来，哎呀！刚做好射击的准备，仔细一看，上面悬挂着红卍字旗，车上挤满了中国士兵，看起来没人受伤，肯定是来不及逃跑的敌兵，但也只能眼睁睁地放他们走。一想到第三国人的专横劲，肺都气炸了。

占领南京的余波很难平息。数日后，因为说是南京城外有许多投降的中国士兵，我们曾受命前去押送。虽是从一地送往另一地，但看到这些没有武器、相互间也不认识的人紧紧挤在一起，绑着胳膊前进的情形，只有可怜一词可以形容。那时已是12月过半了，早晚没有火的话，寒冷难奈。我也不知道这些人后来怎么样了。

战后东京审判时，夸大地采纳了被世人所称的“南京大屠杀”的说法，但对我来说，不清楚是否发生过那种可憎的事，只能说在我们部队里绝没有发生过那种事情。

从保护难民区的角度看交战双方的国与国作战，当然是同情战败者，而对胜利者的残忍性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像是杀人魔鬼。正如在越南一样，以和平的眼光看待战争，一定像在看一幅地狱画卷。大概也可以到处拍照，其中不乏有夸大其词、荒诞无稽的新闻报道吧。这些由外国使馆发向第三国的报道和敌方的宣传策略相辅相成，最终演变成了“南京大屠杀”这种报道。对于我们来说那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报道。

我在占领南京后即担任过部分扫荡败残兵和维持治安的任务，迄今仍抱着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一切。

作为攻占首都的部队，在荣誉光芒的照耀下迎来了昭和13年的春天。因为抱有“战争到此就结束了吧”这样的平静心态，南京街头洋溢着喜庆气氛，我也和中队诸君共同举杯庆祝。

进入南京城不久，首次补充了人员，分来了中村、细井两位少尉及其他新生力量。在缺少三个小队长的状况下投入南京战役的中队，人员至此再次配备齐了。大概也是从这些新来的战友那里听说了来自国内的消息，我们也述说了自己的战场经历。南京的新年因为有了新老人员的坦诚交流而显得极为珍贵。

驻守南京期间，中队奉命警卫军司令官官邸，官邸设在城里靠近下

关的首都饭店。刚刚占领的首都之夜寂静得让人毛骨悚然。岗亭里,哨兵的刺刀寒光闪烁。在熊熊燃烧的篝火边交谈的众人,笑脸上则流露出了喜悦。

(下略)

[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史编辑委员会编  
《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史》,福知山步兵  
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史刊行会,1982年11月17日。]

(罗文文 译 罗萃萃 校)

## 9. 南京攻防战之真相

犬饲总一郎

**编者注：**犬饲总一郎，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十九旅团司令部通信班长，步兵少尉。现为军事史学家。由于本文作者是当时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虽然本文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立场，但作者在文中对日军的作战部署、战斗经过，以及日军师团长、旅团长、联队长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回忆，对研究者来说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故收录于此。

### 前 言

1937年(昭和12年)12月1日，我华中方面军接到了攻占南京的命令，从上海战线开始了追击战，并于同月13日黎明前攻占了南京，随后，又趁着追击之势，扫荡了南京城内外。17日，方面军举行了南京入城仪式。至此，从8月14日开始的上海—南京战役落下了帷幕。

想来事情已过去了58年，距今已相当久远了。然而，笔者自(1937年)11月16日以后即投身于该战场，时年尚不足21岁。当时的种种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每当提起此事都有新的感慨。

然而，要将当时的事情记录下来的想法，只不过是七年前的事情。此前，连做梦都没有考虑过会着手撰写战史或战记。这50年来，我研究的课题是战略论，为此，我不断地搜集、积累国内外的资料。自从离开从事三十余年的国际形势研究岗位，即打算着手从事一直想做的战略论研究。然而，正当我引退之时，却成了偕行社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的一员。

老实说，我从事南京战役的调查研究之初，强烈地感到是否偏离了正题，但随着战史编辑的进展，重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在调查过程中，我会见了许多战友，不仅得到了他们的协助，同时还体察了战友和遗属

们的心情,这让我的某种使命感越发强烈:必须搞清楚真实的战斗经过。

但是,随着偕行社版《南京战史》(以下简称偕行战史)编辑的即将完成,我感到这样恐怕无法令各位战友满意,于是我另外整理了战记。为了满足诸位战友的心愿,我重新开始进行调查,结果不断发掘出以前官方或私人资料所疏漏的新的史实。然而,在这里我不想全部记述出来,而是讲一些其中类似轶闻的事情。藉此弄清南京攻略战的真相及其主要特征。

这里所说的特征,是指作战的构想和以此为基础而进行的实际作战过程中两者之间差异最显著的事例,这也是大家都看到的事情。

其主要原因在于,自1937年8月14日起,历时约三个月的上海战役与南京战役密切相关,不,可以说是有着密切相关的命运。至12月13日黎明前南京城沦陷,四个月来的一系列战事,可以说是具备了同一场战役的所有特征。

而且,自上海战线崩溃乱作一团后的一个多月,南京攻略战也好,扫荡战也好,都是追击战的延续,是凭借追击之势所进行的遭遇战,或是断然实施的带有遭遇战表象的阵地进攻战。

只着眼于作战过程,是看不出这种真相的。尤其是历来的战史都认为南京城总攻击始于12月10日午后,可以说这完全违背了战斗过程的实际状况。

另外,为何会造成这种状况?不用说,其主要原因是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第一线师团之间认识不一,就连师团长、步兵旅团长、步兵联队长之间,彼此间对形势的认识也有差距,再加上相互间联络不畅,或者根本无法联系,这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在处理事变问题上,军部中央和当地军队的态度也不一样,存在消极和积极的差异,甚至可以察觉出中央方面有将责任转嫁给当地军队的迹象。

因此,本文欲以笔者原属的京都第十六师团为中心,主要阐述从师团层面所看到的上下级关系,以及相互间产生了什么样的隔绝的。

那么,我是怎样了解到这种相互间关系的呢?那是因为笔者有幸在隶属第十六师团的京都步兵第十九旅团担任过通信班长,除了负责师团司令部和旅团司令部之间,以及旅团司令部与下属各步兵联队或直属步

兵大队本部之间的通信联络外,还在我旅团司令部担任情报主任的工作。由于这种工作关系,我不仅有来自上级、下级的情报,还能获得上海派遣军用“直协机”<sup>①</sup>发来的情报记录,因此可以不断了解到全局的形势。

当时,虽然我不过是一名任职仅一年多的年轻少尉,但作为京都步兵第九联队副官,在第六中队担任过一年教官,并将中队训练成联队的射击优胜中队。前任舟川中尉已将中队练就成拼刺刀优胜中队了,其后,我又将中队训练成了射击优胜中队。在接到师团动员令后,笔者根据动员命令课的调遣,成为了旅团司令部人员。由于旅团长草场辰巳少将出身于京都步兵第九联队,因此受到了他的特别关爱。

虽然离开了那种位置,还能更多、更深刻地了解到战斗的真相,乃因得到当时的诸位战友的协助。正因为是曾经并肩战斗过的同伴,所以相互间可以敞开心扉交谈,而且,在回忆往事的同时,也相互印证了双方的记忆。

如果仅仅是证言的话,有可能是伪证,因此我尽量基于原始资料进行确认。在此收录的阵中日记,都是战友们利用枪林弹雨中的空暇,或是在战斗刚结束时抽空写下的。我不停地收集着这些报道,试图更为详细地再现当时的情景。不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这种工作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社会上称为日记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有不少是后来写的手记和回忆录之类。因为一手资料是日记,笔者就将真正的日记称为“现场日记”。几位战友收集了那些“现场日记”,并以此为基础写成详细的手记给我。将这些手记和“现场日记”结合起来阅读的话,的确给人以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因此,我尊重这些手记,将其视同为一手资料。

写过手记的战友们告诉我,是“为子孙后代收集的”。

他们感慨地说,充满了对21世纪的祈盼,未来托付给子孙了。

我更重视中国和台湾方面的资料,对照着双方各自的资料加以验证的结果,以及结合笔者自身的见闻,发现双方的资料中都存在着不少

---

<sup>①</sup> 日军的可以超低空飞行,并用机枪扫射和投弹的飞机,可以与地面部队“直接协作”,故称“直协机”。

错误。

此外,我方部队的名称,例如笔者出身的京都步兵第九联队在本文中简称步九。同样,骑二十、野炮二十二、工十六等,都是京都各兵种联队的简称。<sup>①</sup>

还有,笔者所属的旅团虽如前所述,但有时也简称为十九旅团。兄弟旅团是久居(或津)步兵第三十旅团,同样,在此也简称为三十旅团。作为兄弟旅团,其实还有野战重炮兵旅团。

本文主要记述的是步兵的战斗,因此将旅团这种称谓限定于步兵。并且,久居(或津)步兵联队简称为步三三,作为兄弟联队的奈良联队简称为步三八。

## 日汉语言文化的差异

看到我国对南京战役的处理方法,就痛感必须明确日汉语言文化的差异,因此在进入正文前,首先想就这个问题谈谈若干看法。

其一是“南京大屠杀”。

阅读时请注意,以下文章对所引用的汉语原文,都冠以引号。

在我国,将其解释为“大虐杀”,或称作アトゥロシティー<sup>②</sup>之类。这像是东京审判史观的一环。实际上,中国一直将其译成英文为マッサカ—<sup>③</sup>。这件事不太为人所知。

这是指滥杀无辜。还有,中国所说的“屠杀”,也用于战死和战伤事例。随便说一下,在汉语中,也称“屠杀”为“屠宰”。

简言之,所谓中国话,就是中国政府所规定的“普通话”。由于许多少数民族有各自的语言文化,因此规定普通话为广泛相通的语言。在日本学习的“汉文”是指古汉语的文章,因此,本文在引用中国和台湾方面的文献原文时,为了与之有所区分,决定称古汉语为“汉语文”。

①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在编译过程中,对日军部队仍然使用全称。

② 此为日语外来语,其英文为 atrocity,意为暴行。

③ 此为日语外来语,其英文为 massacre,意为大屠杀。



还有,本文是研究军事问题的,因此,关于当时作为我军对手的“国民革命军”的军事用语,也要进行解释。另外,我还想说明一下,为何在此直接使用各级部队原来的、根据编制称呼的名称进行论述。

在汉语文献中,一直将其称作国民革命军或国民党军。我国往往称作国民政府军或简称为国府军,这不是正确的。

可是,国民革命军的部队名称与日本部队的名称截然不同。如将其自上而下排列,其顺序为集团军、军、师、旅、团、营、连、排、班(也有过军团,后将其改编为军)。

乍一看,这似乎“相当”于我陆军的方面军、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但这样似有不妥,所以笔者仅将其当作“可以对应的东西”看待。汉语使用中文汉字,以别于日语。

其理由是,因为两者之间,除了编制、装备、兵力、火力之外,不仅在指挥组织、功能等方面存在差异,还可以看到中国基于传统语言文化背景的独特性。

接下来,我先说一下军、师、旅。

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公元前800年时的中国,王(侯)们就一直自任主将率“旅”出征。在那以后,出现了由王任命,并辅佐王的“师”。师虽随王出征,但如果以师为主将出征的话,则称其为“将”或“将军”。

正如《孙子》九辩篇所述,“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将是奉君之令召集军队,旅则演变成军或三军(亦有全军之意)这种称谓。

王侯具有战略决定权,但将军在征战中发现不利情况时,有时也“不从君命”。亦可视为即连将军也被赋予了战略决定权。在无法进行通信联络的年代,这不过是经过许可的“独断”,而在近现代战争中则不会被允许(“独断”不是“擅自”)。

此外,旅之所以演变为师,是从那位有名的诸葛孔明的《出师表》(出征时的誓言)中得知的吧。

下面说一下团、营、连、排、班。

首先,排是排列的排,排之中是由班结合而成的队伍。连由排集合而成,数个连再集合成营,即兵营。团是团子,即由数个营构成,成为团子进行战斗。

之所以以团子进行战斗,是源于古罗马レギオン<sup>①</sup>的战术思考。曾在德、法留学的中国军官们当然学习过古罗马和古希腊的战史了。

日本军队将レギオン翻译为联队。

虽说联和连意义相通,但在战后,我国的语言学家们抹杀了“联”。所谓“联”,意指耳、鼻由面部相连的意思,不只是结伴相随的意思。

那么,且将这些放在一边,先说一说我军的师团。在欧洲,随着军团的日趋庞大,レギオン(联队)变成了兵团或军,主将无法统率之,于是将其分解,便产生了师。由此,军就分解成几个师团使用了。所以,师团这个称谓,似乎带有分割了的感觉。与之相比,汉语里的师则毫无这样的感觉。如前所说,它有着自古以来传统的、明确并牢固的名称。

但是,我不知道是谁提议在陆军中将师团分成旅团的。是通晓中国古典的汉学家?还是军事学家?而将联队以下分为大队、中队、小队、分队,确切的记录可以追溯至公元前500年后半期的有关斯巴达军队的编制中,或许是继承了那个传统吧。

不过,当时的密集方阵既是战术单位,同时也是战斗单位。而在现代,与战略单位合并,各单位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在本文中,实际上是想将该战斗单位作为关键词之一处理的。

## 南京之战和上海之战

1937年12月1日,大本营陆军部向华中方面军“转达”了攻克南京的命令。

指挥官给部下的命令用“下达”一词表述,这不是“传达”。大本营作为辅佐大元帅陛下的最高幕僚机构,接到陛下肯定的答复后就将勅命传达至直属兵团。不过,那不是简单的传达,也不具有下达的权威,作为“转达”,这与下达是有所区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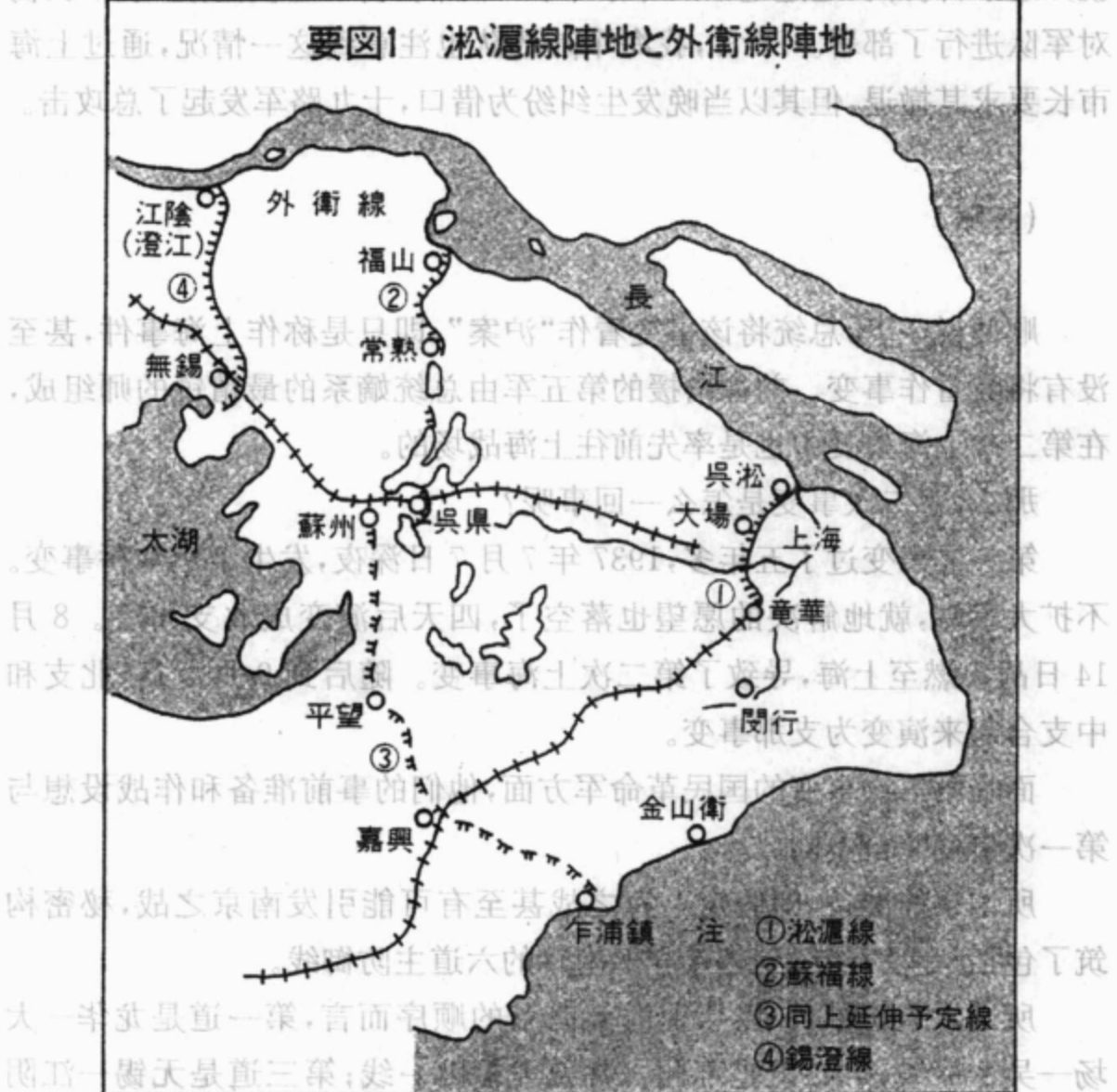
如果从攻克南京之时回头看,之前有始于上海的追击战,再往前有

---

① 原文为日语外来语,其英文为 legions,意为军团。

上海之战。这三个阶段虽可以大致区分,不过实际上应看成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情。首先强调的是,这也是南京之战的真相之一。日本帝国主义其最大的理由为,上海事变和第一次上海事变的特性截然不同,无论是战斗的演变或是态势,均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在此简述一下其中的差异。

1931年(昭和6年)9月18日发生了满洲事变,约四个月后(1932年1月28日)就发生了第一次上海事变。



要図一:淞沪战线阵地和外围阵地要图

在满洲事变中下令不抵抗的蒋介石总统<sup>①</sup>以承担责任的形式下野。第一次上海事变是第十九路军乘机率先向我海军陆战队发起攻击而引发的。总统不想与日本之间出现什么事端,但事与愿违,上海的警备司令和军的总指挥,以及地位仅次于总指挥的蔡廷锴军长三人策划了这次事变。这不是“独断”,而是“擅自”。

其实,在1月23日傍晚7时,那个进攻的秘密命令就已下达至下属的三个师。那是事变发生五天前的事。但南京的何应钦军政部长马上就知道了,何部长通过电话严令蔡军长“不许攻击”,即便如此,蔡军长仍对军队进行了部署。28日,我海军陆战队也注意到这一情况,通过上海市长要求其撤退,但其以当晚发生纠纷为借口,十九路军发起了总攻击。

### (中略)

顺便说一下,总统将该事变看作“沪案”,即只是称作上海事件,甚至没有将其看作事变。前往增援的第五军由总统嫡系的最精锐的师组成,在第二次上海事变中也是率先前往上海战场的。

那么,第二次事变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一次事变过了五年多,1937年7月7日深夜,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扩大事端,就地解决的愿望也落空了,四天后演变成北支事变。8月14日战火燃至上海,导致了第二次上海事变。随后到9月2日,北支和中支合起来演变为支那事变。

面临第二次事变的国民革命军方面,他们的事前准备和作战设想与第一次事变完全不同。

所谓事前准备,即假定上海之战甚至有可能引发南京之战,秘密构筑了包括从上海战线到直接守卫南京的六道主防御线。

所谓六道防御线,以从上海到南京的顺序而言,第一道是龙华—大场—吴淞—线;第二道是苏州—常熟—福山—线;第三道是无锡—江阴—线(以上三道参见要图一);第四道是广德—郎溪—溧水—丹阳—镇江

<sup>①</sup> 原文如此,当时蒋介石并不是总统。

一线,然后是直接守卫南京的“外围线”和“复廓线”。(第五、第六道参见要图二)

各道(防线)全都构筑了包括混凝土碉堡在内的半永久性阵地。并且这些不只用于防御,在发现攻击方有空档或出现失误时,还可转守为攻,发起攻击。尤其第一道防御线是用于发动攻击的。直接守卫南京的两道防线则于一年前还实施过转守为攻的大演习。在那次大演习中,进行了实弹射击,并从“外围线”阵地转入了反攻。就是在南京攻略战中,也出现过一师进攻我旅团右翼后方的情况。当时只有笔者发现了这一情况。正如下述的那样,此事经中国方面的战史予以了确认。另外,我旅团派遣的迂回部队,于12月7日即将进入南京平原之前,与从紫金山北侧转为攻势的教导总队发生了遭遇战。



要图二:南京卫戍军阵地配备要图

所谓攻击南京,不仅仅只是攻击敌阵地,这样的实例相当多。在防卫研究所编辑的战史丛书中没有记载过这些事,偕行社编辑的战史也未进行过详细论述,仅收录了笔者以要图的形式说明的一点内容(附于该

战史后面),并删去了叙述战斗过程的正文。因为编辑委员会当初只重视复廓阵地的攻击战,除了我第十六师团之外,对其他兵团所进行的外围阵地攻击战仅涉及了一部分。

那么,从上海之战开始,那就是南京攻略战的开端。之所以说它必将引发南京战役这一结局,在后面将进一步阐述。还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被称作“战役”的概念。

从童年起,就一直说着日清、日俄“战役”,此后,不知从何时起这个概念消失了。不过,中国迄今仍在使用这种概念,其定义如下:军队为了达到一定的战略目的,依托统一的作战计划,在一定的方向和时间内所实施的大小几次至几十次战斗的综合。

根据以上概念,设有六道防线的南京保卫战应该看作是包括上海之战在内的战役,其开端被称为“淞沪会战”。双方的主力军在吴淞、上海战线上形成了决定胜负的进攻战。《孙子》虚实篇说:“如能知道作战的时间、地点,那么即使相隔千里也要会战。”那个会战即为战役的开端。说到日俄战争,以奉天大会战为其终点。因此,笔者欲将上海—南京之战称为江南战役,确信应以该战役作为支那事变的终结。但由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日本的愚蠢举动失去了应与之交涉的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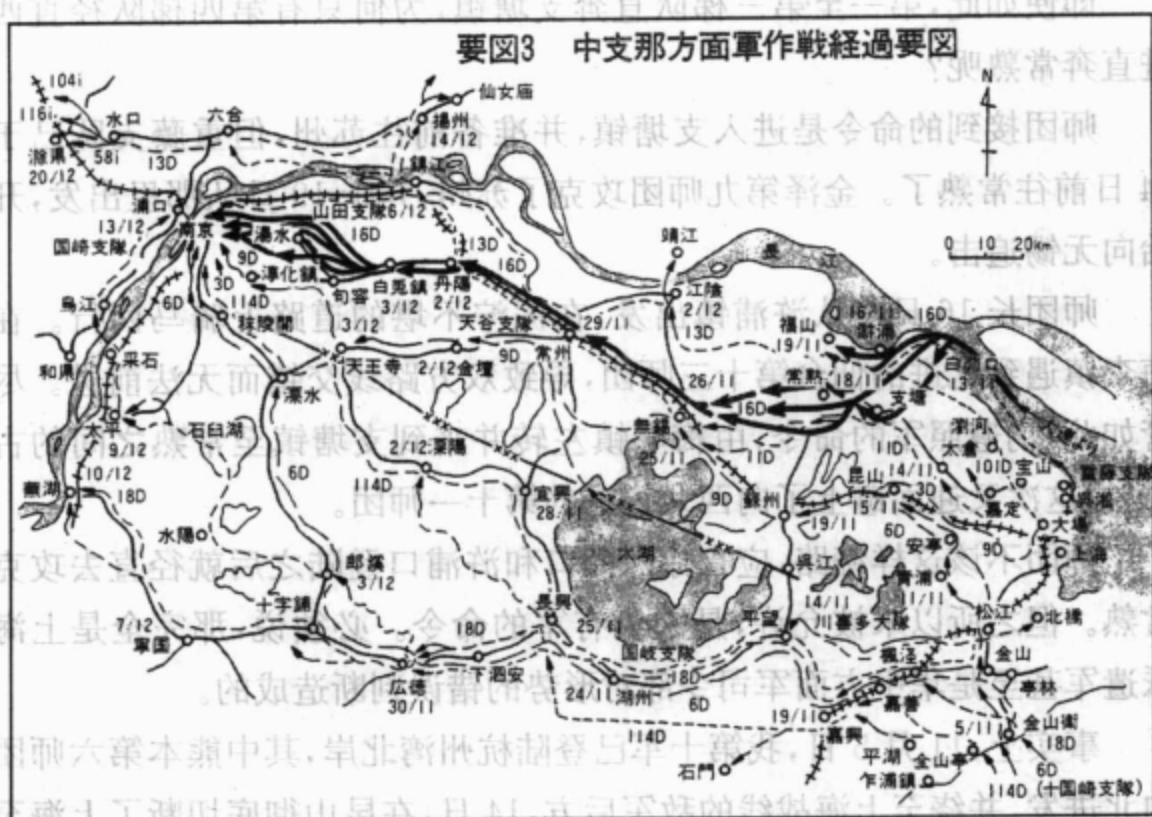
### 师团向无锡突进

我第十六师团出征后,首先在北支作战。刚集结至宁晋附近就接到转移命令,在石家庄乘坐军用列车分别抵达大连实施登陆演习。以各步兵联队为主力组成的四个船队,连日来依次离开大连港。四个小时后,在启封命令书后才知道我部归上海派遣军指挥。

一抵达吴淞锚地,先于我前往上海的师团作战主任参谋大须贺应中佐,即带着上海派遣军的作战命令来到师团司令部乘坐的船上。命令主要内容为:师团要做好准备,在吴淞上游约60公里处的扬子江南岸的白茆口附近登陆,并前往支塘镇,向苏州进军。(参见要图三)

说到苏州,它位于南京防卫战线第二道防线“苏福线”阵地南端,师





要图三：华中方面军作战经过要图 一民

团决定尽快赶往第二道南京防卫线的背后。

第一船队以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为主力，11月13日在白茆口，更准确地说是在徐六泾口登陆，次日（14日）进至支塘镇，但已落在早于师团登陆的重藤支队后面。他们向支塘镇西北方的常熟进军。

第二船队以步兵第三十八联队为主力，于13日晚登陆徐六泾口，沿江边道路向西北方前进，15日早上攻克浒浦镇，接着再向西北方行进，于16日攻击福山，但接到了“掉头”的命令。

一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知道浒浦镇陷落后，将以步兵第九联队为主力的第三船队登陆地点改至上游的浒浦口。16日，步兵第九联队登陆，17日，西进至梅李镇后，左转直奔支塘镇。

第四船队以步兵第二十联队为主力，17日登陆浒浦镇，当天进入梅李镇。18日早上出发，未去支塘镇，而是直奔常熟。

实际情况是，各船队登陆的都是战斗部队，而马匹、车辆等物资从船上被卸下，耗费了一星期左右的时间。结束马匹、车辆等卸船工作后，到出发时也晚了十多天。



即便如此,第一至第三梯队直奔支塘镇,为何只有第四梯队径直西进直奔常熟呢?

师团接到的命令是进入支塘镇,并准备前往苏州,但重藤支队已于14日前往常熟了。金泽第九师团攻克了苏州,并于19日从那里出发,开始向无锡追击。

师团长16日刚从浒浦镇出发,在泥泞不堪的道路上骑马西行。在梅李镇遇到北进的仙台第十三师团,导致双方路线交错而无法前进。尽管如此,仍遵照军的命令,由梅李镇左转并来到支塘镇至常熟之间的古里村,这次又迎面碰上了向西北行进的第十一师团。

师团不该这样绕路,应自徐六泾口和浒浦口登陆之后就径直去攻克常熟。但之所以未被允许,是因为有军的命令。必须说,那完全是上海派遣军甚至是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对形势的错误判断造成的。

事实上,11月5日,我第十军已登陆杭州湾北岸,其中熊本第六师团向北进发,并绕至上海战线的敌军后方,14日,在昆山彻底切断了上海至苏州的铁路线。另一方面,是因为国民革命军已从9日转为总撤退。事已至此,苏州自不待言,即使将无锡作为追击目标,从整个形势来看,无论如何是可以切断敌人退路的。

不管怎么说,最后师团在古里村向右转往西北方,并且在攻下常熟后立即向无锡迅速推进。

根据《中岛日记》19日的记载:

这天晚上,军的命令将‘向无锡进击’修改为‘向无锡方向进击’,恐怕这是中央部提出了什么意见吧。中央部拟以常熟—苏州一线告一段落,但命令中又明确表明有必要占领无锡。

这大概就是政治支配下的战略,实在是难以理解。

师团长推测,在当地军队消极姿态的背后,有来自军中央部的压力。对这种判断笔者也有同感。

对当地军队来说,一会儿是无锡,接着又是朝那个方向,再加上“进击”之类的话,从第一线作战人员的角度来看的话,便会问,这说的是什

么意思啊？所以，师团长也只好将向无锡追击，特别命令为“突进！”以此鼓舞前线官兵的士气。可以说，这才是前线的将帅。

师团长后来在攻击南京第五道防御线的“外围阵地”时，深入最前线督促，激励第一线部队，被敌军机枪击伤。他不希望官兵们知道这件事，悄悄地撤下后才接受治疗。在我陆军中，他被视为自如运用炮兵的第一人和最善于使用炮兵的将领，确是一位勇将。

每当有联络事宜，笔者就要到师团司令部，通常是去参谋那里办事。师团长见到了我一定会招呼说：“犬饲少尉，到我这里来！”“辛苦了，来，喝一杯。”递上威士忌也是常有的事。就连没有我这样幸运的年轻军官，也听说过许多有关他的传闻，大家都很尊重师团长。

攻占无锡成了一场激战，战斗过程我想就省略了，只介绍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实际情况。

这是一场由步兵、野炮、野战重炮、轻型装甲车，加上空中轰炸五者结合的协同作战。

事情发生在攻击无锡以东约六公里的东亭镇的时候，那是攻击的第三天，也就是11月24日。

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长西崎逸雄少佐与赶到第一线附近的野炮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二大队长小林渐少佐，以及配属师团的独立轻型装甲车第七中队长矢口升大尉议定了协同作战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下达了第一线中队发起攻击的命令。

当时，中岛师团长、草场旅团长、步兵第二十联队代理联队长青木国雄少佐等人亲临前线督战，地点距敌阵地前沿不足一公里。

在开始攻击的同时，除仅有的三门野炮外，联队炮、速射炮、大队炮也开始炮击。不久，赶上来的数门野战重炮也投入了战斗。下午3时许，轻型装甲车队越过第一线步兵，前进至敌阵地前30米处，以主力协助道路北侧的第四中队，以一部协助位于道路南侧的第三中队，朝着敌人碉堡的射击孔猛烈射击，并于下午4时20分突入敌军阵地。此外，在突击过程中，我军三架重型轰炸机轰炸了敌人阵地。

这一天，在距我观战人员右手方向约50米处，正在指挥大队炮击的同期学生大苗孝贤少尉头部被子弹击穿，阵亡时还拿着双筒枪。事情就

发生在轻型装甲车中队发起进攻前的半个小时。

步兵第二十联队攻击东亭镇据点,步兵第九联队攻击无锡东南方以东的江溪桥镇据点,第九师团攻击无锡东南方的三元里据点。我军以这种态势,于25日攻克了无锡的外围阵地,这里是南京第四道防御线“锡澄线”主阵地中最重要的部分。12月2日,第十三师团攻占了位于该防御线右侧的江阴(又称澄江)据点。

### 师团追击队——草场支队的突击前进

11月26日,师团从无锡向常州追击。师团追击部队首先突破了无锡东北侧,并沿着铁路线突进。那里被认为是敌收容阵地的最后防线。前方自不用说,两侧和后面都是溃逃的敌军部队。

我第十九旅团长草场少将担任追击队长,与直辖的步兵第九联队第二中队同行。步兵第九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为富山武雄少佐)担任前卫,主力由步兵第二十联队(欠第一大队)、野炮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二大队、工兵一个中队组成。

但是,步兵第二十联队的主力因刚刚结束东亭镇的激战,26日进入无锡休整,定于28日出发。野炮兵也因道路上的桥梁遭到破坏,迂回至很远的北方,在攻击常州时才好不容易赶了上来。另外,攻击东亭镇时,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大队(代理大队长森王琢大尉)因正向北方迂回,先于步兵第二十联队主力追了上来,赶上了攻击常州。

首先突破了占据着距无锡东北侧铁路线约500米的武巷上敌军阵地。

据第九中队第一小队长大野敏春少尉的日记:

早上6时(东亭镇以东三公里鸭城桥)出发,转而一路向无锡方向追击。自己担任侦察任务,既要侦察(主干道)左面的进军路线,又要追赶在铁路前方无法前进(通向右手方)的部队。行进了约一里,赶上正激战中的部队。

据《独立轻型装甲车第七中队史》“无锡附近的战斗”记载：

26日上午9时，从设在庄里（无锡车站以东约一公里）的第十九旅团司令部接受了命令，要点为：“……应协助攻击部队，突破无锡并向常州方向追击。”……中队11时从庄里出发，沿干道前进，并强行突破位于武巷上南北一线的敌军防线，以便于步兵部队进入。

抵达无锡车站北侧，……挤满了敌兵……猛烈扫射之……急速追击敌人，并抵达了梅园（太湖北侧）。

我前卫部队在这里也以步兵与战车的协同作战，突破了敌军阵地。在攻击前，来我旅团司令部接受命令者是轻型装甲车小队长伊藤秀三少尉，他与笔者还是同期同学。

在这里有必要稍微详细地叙述这次作战的情况。在此次战斗中，我通信班负责与后方师团司令部的无线电联系。师团通信队由于是驮马编制的原因，由崛军曹指挥配属我司令部的一个无线电分队尚未到达。所以，用我五号无线电台与师团司令部的三号无线电台互相通讯，这样的通讯持续至12月11日晚，必须以额定通讯距离仅6公里的无线电台用来进行40公里左右的通讯，一进入丘陵地区，这种通讯当然就无法继续进行了。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后面将要谈到。这里只是谈战斗的真相。

再说一件事。过了正午，前卫部队突破敌人阵地后向常州突进。吃过午饭，旅团司令部率第二中队紧随前卫部队之后进行追击，我通信班用密码电报向师团司令部发送战斗要报。对空联络班的四名人员与司令部同行。留下的四个无线电班和密码班共24人，下午2时出发。

穿过铁路，一进入无锡即与敌败残部队遭遇，想溜走的敌兵慌忙藏身于街道边的房屋里。当知道无锡城内正在扫荡时，我们就转向右边，前去无锡车站。接着，当我们走过铁路桥踏上铁路时，溃退的敌兵就跟了上来。但他们一看到我们是日本军队时，即四处逃散了。

我们默默地加快步伐。很快就要到下午6时了。因为这是预定的通讯时间，于是就将通信所设在右边孟里镇车站的砖瓦平房内，没什么

要紧事的班员就躺在铁道上。

密码班人员刚开始翻译收到的师团司令部电报,突然,铁道线上发生了骚动,我吃惊地跑出去一看,原来在最后面负责警戒的无线电班长山本上等兵正只身一人驱逐前来突击的敌人小股部队。山本君是拼刺刀的好手。

骚动平息了,当我眺望着后方的时候,发现无锡上空微微发亮,左手方向的上空也是一样。因此日本军队进入到何处便一目了然了,而敌军逃跑时就必须避开这些地方。

之后,急于赶路的通信班首先撞上了敌人阵地,遭到了猛烈射击。因为不清楚前卫部队去了哪里,不得已,决定依托左边洛社镇车站的砖瓦平房固守。不久,哨兵报告说:“敌军大部队正从后方向我接近。”我们立刻在铁路附近展开,等敌军走近后一齐射击,并全体出击。敌兵四处逃散,躲入铁路两侧的桑田中。

不经意间,似乎是在写战记。不分昼夜地在敌阵中突击前进,一直持续到12月3日。在那期间,夜晚屡屡发生敌败残兵混进我队伍的事情。凌晨,从铁路两侧的村子里走过来三五成群、睡眼惺忪的敌败残兵,他们一看到日本军队就慌忙逃散了。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虚构的“百人斩比赛”。关于这件事,已有若干评论说不可能,我认为这就足够了。查一下战斗记录就了解实情了。

众所周知,在担任前卫部队的第三大队中,野田毅少尉是副官,向井敏明少尉是大队炮小队队长,两人都是剑道的高手,和笔者一样,都出身于步兵第九联队,相互间也很熟悉。如果是一般的战斗,他们两人不会参加突击的,实际上当时正在进行白刃格斗。

根据前面引用过的《大野日记》记载:

11月28日,早上6时出发去常州……(向右侧迂回攻击)敌军无后撤迹象。……吃完早饭时,敌军开始来袭,一直到天亮。永谷一等兵脚部受伤。敌军丢下尸体和弹药退却了。

29日,渡河前进,进入常州城。恐怕不是最先进城的。将永谷送往后方约三里处的卫生队。……《大每》、《东日》等报社的记者缠着我打听

情况。因为太忙，派我前往常州（返回）。摄影班（摄影记者）后来好像也来照过像。……从常州回来是11时，……下午2时30分……在城外的新丰街宿营。

说到28日攻击常州，和过去一样，前卫部队迂回至常州城外右侧，以切断敌人退路。旅团司令部和第二中队一起在干道的正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大队赶往那里，并向左迂回。战友们说，那天晚上，右侧的前卫部队屡次遭到反击，双方通宵达旦陷入混战之中。

常州不属于南京防御线中的任何一道。尽管如此，为何屡遭反击呢？为了撤退而占领收容阵地的敌军几乎不会胡乱发起反击的，不过，进行反击还是有必要的，因为那不是收容阵地，而是掩护撤退的阵地。要掩护从哪里撤退下来的部队呢？那不是来自干道的部队，而是来自江阴的部队，因为常州是从江阴撤退的必经之路。

江阴尚未陷落，第一一二师已经开始撤退了，要塞部队和第一〇三师继续撤往扬子江对岸。（参见要图三）

与前面的常州相比，前卫部队遇到的反击，更多是来自背后的江阴方面。所以，不在最前线的野田少尉、向井少尉全都是因来自背后的袭击而挥舞军刀的。

虽然不清楚杀死了多少人，但《每日新闻》的浅海记者第二天采访两人时的报道是夸大其词的。随后，第三天来到我旅团司令部的该报摄影记者佐藤振寿为两人照了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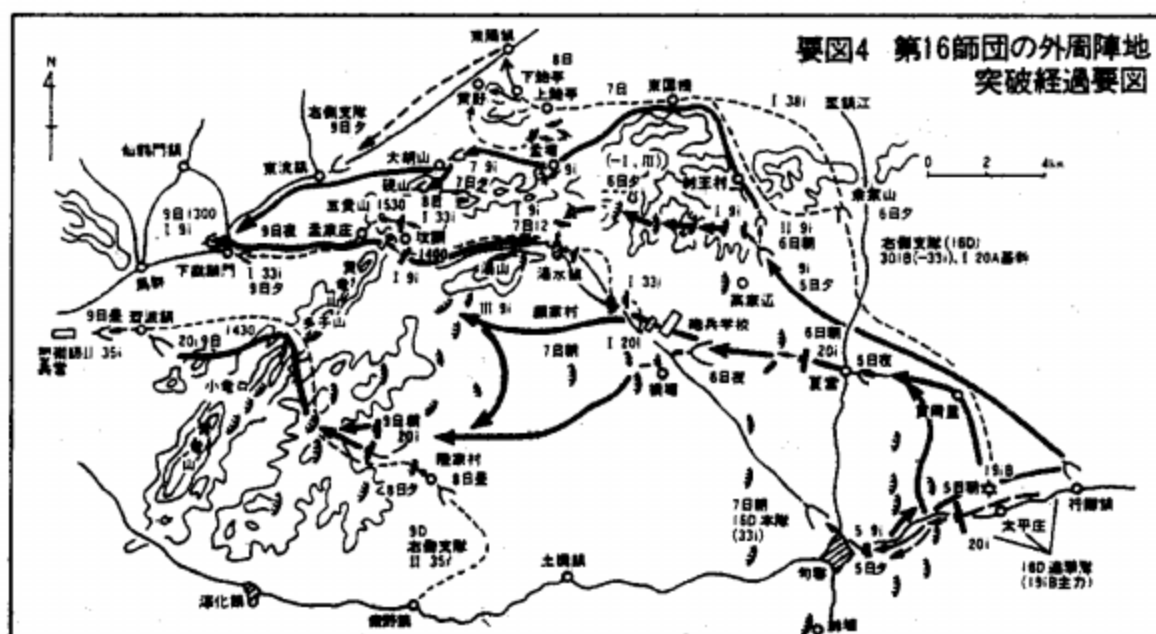
还有，将这张在常州拍摄的照片原封不动地作为在紫金山上的照片刊登在中国的教科书中。而且，浅海记者谎称在紫金山再次采访了两位少尉，无中生有地报道说开始了第二次百人斩竞争。这次的虚构超过了常州。浅海记者不在我司令部，确实不会在紫金山见到第三大队。从第三大队的行踪来说，这是可以肯定的。（参见后面的要图五）

不仅如此，浅海记者再次谎称他在12月12日来到敌军正在抵抗的中山门前。那天晚上，最先抵达中山门的是大野小队和同属第九中队的第二小队。小队长高村保广少尉已和笔者一起确认了进入的地点。浅海记者好像留在了师团司令部。我也曾询问过佐藤记者，回答说，不知



道他在哪里。当时,无论在联队本部还是大队本部,都没来过随军记者,他们也不会来到枪林弹雨之中的本部。

此后,在突进途中攻占了吕城镇和丹阳。丹阳是南京第四道防御主阵地的要塞,旅团司令部来到了最前线。我对空联络班长平伍长阵亡。这次战斗中,担任前卫的第三大队切断了通向镇江的退路,经过一整夜的激战,取得了很大战果。步兵第二十联队也逐步加入了战斗,将丹阳整个包围了起来。详细情况就不说了。12月4日,追击队进入位于其西面的白兔镇时,步兵第二十联队的弹药已经不多了。(参见要图二和要图四)



要图四:第十六师团突破敌外围阵地经过要图

大队炮队的炮弹一发都没有了,联队炮约有炮弹 200 发。配属的野炮兵第二大队三个中队虽有 600 发炮弹,但是根据该联队联络将校千原少尉的报告,炮弹尚在运输途中。虽说在战斗中步枪和轻、重机枪都在节省着使用子弹,但自 11 月 17 日登陆之后一次也没有补充过弹药。因此,此后是一边战斗,一边节约弹药。野炮兵也跟不上,得不到他们的炮火支援。就这样,自 5 日拂晓攻击句容,一直持续战斗到攻击南京的第三天,即 11 日。到 12 日才终于得到了补给。

有人说在随后的扫荡战中枪击了败残兵,但战友们几乎是不开枪的,这是为了尽量节省子弹。



在攻击句容的途中,追击队的主力步兵第二十联队向北迂回,6日攻击炮兵学校。从丹阳北面赶上来的步兵第九联队第三大队在其右侧加入了战斗。是夜,重创了不断撤向汤水镇的敌军。

这是那天凌晨发生的事情。笔者因要使用无线电联络师团司令部和迂回的步兵第九联队主力,率领两个无线电班和密码班留在了旅团司令部前一天晚上露营的夏营村。因与师团司令部同处平原地区,因此可以接收到师团的命令,而迂回部队因进入了汤水镇以北的山中而无法通讯联系。

刚译完师团的密码命令,就立即带着命令独自徒步前往炮兵学校。途中发现了经过前方南进的敌军侦察军官。因为早上的阳光从我身后照来,所以笔者首先发现了对方。当然,事先曾想到过敌军部队的抵达。在用望远镜观察右后方时,注意到南进的敌兵团先头部队正在接近我通信所,于是我赶紧返回并撤走通信所,带着12个人做好了迎头痛击敌军的准备。幸运的是,敌军部队经过村东面往南去了。

该村附近有几道向南方延伸的山梁,小河流经其间。所以敌兵团南进时并不知道有我军追击队主力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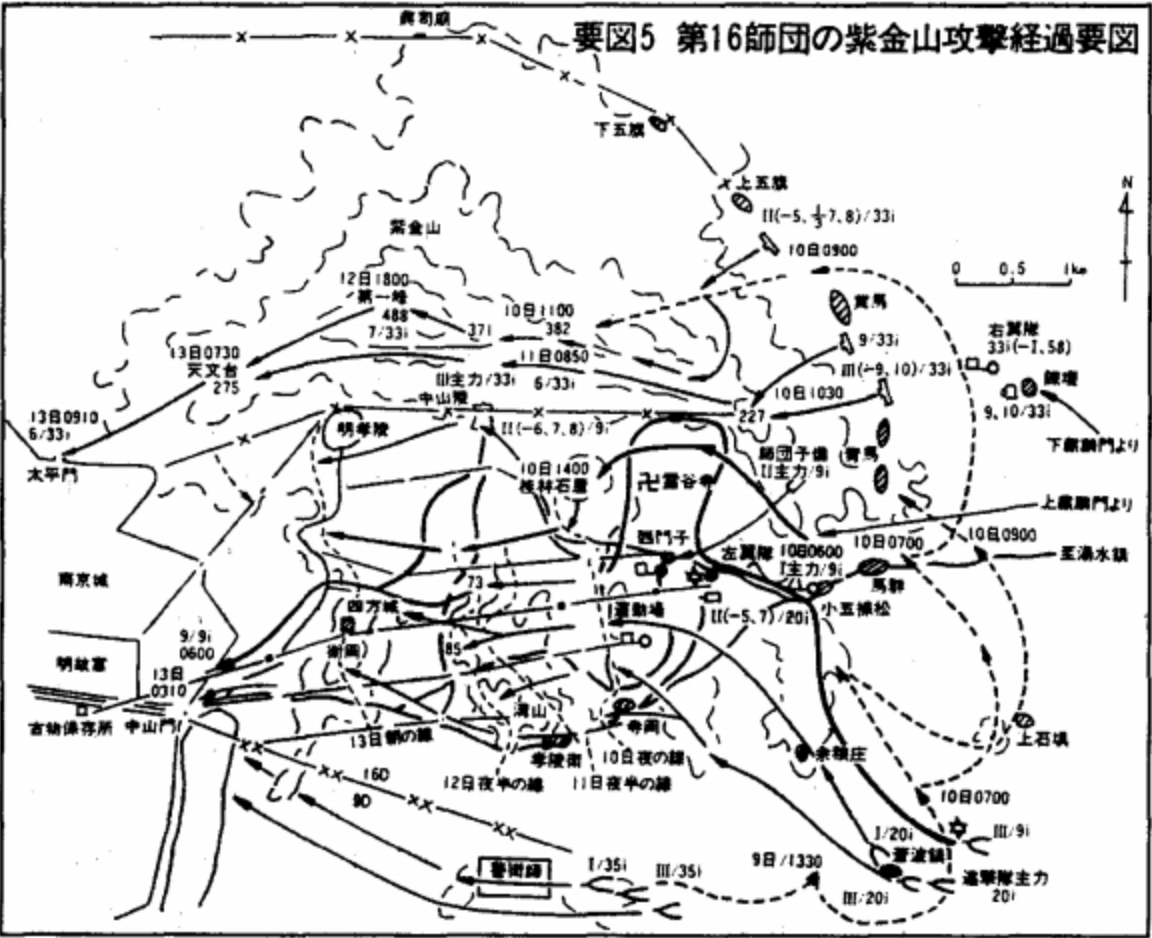
终战后过了很久,当我仍好奇地想该兵团是去干什么的时候,才知道这是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命令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第一五六师(师长李江)从背后攻击句容的日军。该军第一五四师(师长巫剑雄)驻守镇江,因受到第十三师团的攻击正逃向江北。第一五六师在大致位于镇江至句容道路之间的东昌街待机。即使奉命攻击句容,但看到我师团主力正沿丹阳至句容的道路西进,一定会想到即使攻击似乎也无法取胜,于是就等到天黑,穿过大路向南突围撤退。第八十三军属于广东军,被称作“中央军杂牌”,即所谓的杂牌军。事实上,正如所想的那样,看一下南京战役之后的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该军出现在了广东方面的战区。

在偕行社版《南京战史》中说第八十三军出现在南京,但那不过是一些第一五四师未及逃往江北的残余人员,更何况第一五六师在南京也没有一兵一卒。

迂回部队中的步兵第九联队第一大队(欠第二、第三中队)从北面攻击汤水镇,7日中午占领了该地,截断了通往南京的道路。顺便说一下,8

日傍晚，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第一大队再次攻占了汤水镇，那是在步兵第九联队第一大队离开汤水镇西行之后的事。一般认为，那是由于残敌又进入了汤水镇。

然而，中岛师团长在其日记中指责我追击队从句容跟前向北迂回。这是由于追击队从4日傍晚再次开始了夜间突进，至5日傍晚，我通信班仍无法与其联络。5日早上，军的“直协机”投下了通信筒，根据通报，我们了解到正在南面追击的第九师团先头部队已逼近句容西南方。旅团长推断不需要正面攻击句容了，决定截断通向汤水镇的退路，命令向大致位于句容至汤水镇之间的炮兵学校突进。此后，正因为截断了退路，从而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要图五：第十六师团紫金山攻击要图

在无法联络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对战局认识的分歧也是战斗的真相之一。如果第一五六师是中央军嫡系的精锐师，根据他们侦察军官的

报告,大概也有可能从背后袭击我追击队吧。不过,由于这位侦察军官的目标是句容,并没有注意到我军的南进。

步兵第二十联队向西突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激战于梅塘,突破山脉后,9日午后进抵南京平原,并于当天傍晚开始攻击紫金山。这是在总攻击的前一天。该联队自28日离开无锡,一天都没有休息,不分昼夜地突进,并且在紫金山与最精锐的教导总队作战。

## 南京城内外的今昔

历史上,南京城是几个王朝的所在地,1927年(昭和二年)被定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首都。但在1937年11月19日,将首都迁至重庆。

据说在五六千年前,这里就开始生活着原始住民,其村落在鼓楼西面的丘陵地带。嘿,正是在那些丘陵地带建立了后面所说的被称为“国际安全区”的难民区。

鼓楼这个地方几乎处于市区的中心,其东南方有交通环岛。在环岛西北角建有被称为“金陵饭店”的西式宾馆。金陵亦是南京的别称。

去南京观光的我国旅游者,许多人住宿在金陵饭店。因此,从鼓楼的交通环岛通往西北的中山北路,以及通往南面新街口交通环岛的中山路街道是一定要看的吧。另外,肯定也会参观建于紫金山南麓半山腰的中山陵。因此,从新街口的交通环岛沿中山东路东行,经过中山门到城外,沿陵园路前往东北方,就来到中山陵石阶前的广场。

58年前,不,是笔者访问过中国的39年前,上述各个地点、街道、山貌等,和现在迥然不同。需要强调的是,不了解这些变化却这样那样地谈论南京,完全是离了题。接下来我也介绍一个离了题的实例吧。

先说说中山东路的街道发生了哪些变化。

12月13日拂晓前,师团刚攻克南京,即命令我旅团派步兵第九联队和步兵第二十联队各一个大队扫荡中山东路以北、中山路—中山北路以东城区。所谓扫荡,不是打扫战场,而是凭借追击之势实施预计中的最残酷的巷战。

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中队长坂清中尉)下午1时40分进入中

山门,沿中山东路西行。接着,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中队长森英生中尉)也尾随其后进了城。步兵第九联队第九中队(中队长奥村国三中尉)同时入了城,右转前往富贵山炮台(地下要塞)。此刻,我司令部在陵园路北侧的中央政治学校。估计如果城内发生战斗可以听见枪声,但是因为城内寂静无声,旅团长命令笔者前去侦察扫荡战的实际情况。

登陆江南以来,旅团长等四名军官一直是徒步行军,至12月11日夜晩,四匹马才从后方送了过来。笔者的乘骑在华北战场受了伤,旅团长将拉车的备用马借给了我。这是一匹动员征用的纯种名马,在京都赛马时获得过优胜。

下午3时左右,笔者单骑从中山门来到中山东路。从南到北都是杂草丛生的空地,渺无人烟,连弃尸也没有,星星点点的大型建筑散落其间。策马跑了五分钟左右,建筑物才逐渐多了起来,但也称不上是街道。再往前就到了交通环岛。确实有碉堡那样的设施,四面都留有射击孔。右转来到了中山路,但没有看见步兵第二十联队的扫荡队。路两侧敌败残兵脱下的军装、遗弃的枪支弹药连绵不绝,他们一定是逃进了左手方的难民区里。

连枪声也听不到,估计扫荡战也没什么战果,就掉头回去了。途中,也没有看见发生过火灾的痕迹,确实没有燃烧的建筑物。散落四处的公共设施成了当天夜里入城部队的露营地,因此入城部队没有理由焚烧。

不过,13日早上,在我司令部的每日新闻社的随军摄影记者佐藤振寿,有幸先于司令部登上中山门,面向西方拍了照,留下了中山东路两侧实际情形的照片。(参见以上的照片)(略)

可以看到眼前被毁坏的民房,这是遭到我军轰炸的结果。再向前可以看到明故宫(明王朝的宫殿遗迹)。位于其左手方同样的建筑物是励志社,是类似于我偕行社、水交社的军官俱乐部,那里成了新闻记者的聚集场所。它左边的白色建筑物是中央医院,这是一座设备齐全的医院,收治从上海战线送来的重伤病员,不过他们几乎都阵亡了。实际上,据当天进入南京车站附近的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官兵所言,站台上和车厢里安置着无数伤亡者。

照片左手方是文物保管所,这里是步兵第九联队和步兵第二十联队

作战区域分界线,因此中山门被划入步兵第二十联队的作战区域。在往前难以看清楚的地方设有第八十八师司令部,大致与励志社相像。道路左手南面是开阔的城内机场。

在东西长约两公里,南北宽数公里的区域里,实际情况如上所述。这样的话都不需要扫荡了,更不会有火灾了。12日夜里,在上述区域之外,主要是在西南方的居民区发生了火灾,那是抢夺居民服装的败残兵放的火。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正像旅游者所看到的那样,兴建的公共设施、商店等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中山东路街道,看一下导游地图就一目了然了。除了两侧的电线、电话线,还有路灯和行道树。

某位中国的战记作家描写南京之战当时的情形时,提到了这些路边的街灯。他不知道按照现在的情况描写的东西在当时是没有的。

这位作家还按照现在的情况描写了紫金山、美龄宫,因此有必要指出这是错误的。

13日早上,笔者跟随旅团长登上了紫金山。紫金山南麓到处生长着灌木、小松树什么的,山体岩石也裸露在外面。步兵第九联队第一大队在这处山坡冒着枪炮的交叉火力艰苦战斗。陵园路以南的山麓还有一片杂树林,步兵第九联队第三大队向这里猛攻,其中第九中队第一小队非常活跃。接着,该中队的第二小队(小队长高村保广少尉)于12日傍晚攻占了美龄宫高地(小红山)西部后,继续推进至中山门前百十米的地方。由于中山门不属于步兵第九联队的作战区域,于是将干道北侧的小山丘作为搜索据点,准备次日拂晓发起攻击。

现在回到谈论的主题。

在杂树林中,原来以中队为作战单位,改成了以小队为作战单位。超过大野小队的高村小队穿过杂树林,傍晚,从北面攻击依托小红山构筑了三道阵地的敌军。这里包括了步兵第九联队的作战区域。(根据高村氏拍摄的攻击前夕的照片)

接着,进入到城墙附近的高村小队,眺望着城墙根下从南向北络绎不绝溃逃的小股敌军。由于没有与之作战的任务,因此停了下来,并派人向已抵达美龄宫的中队报告。

但是,13日凌晨3时许,在干道上放哨的荒川繁雄上等兵询问从后方接近的小部队是哪支部队时,对方回答说“是大野部队”。高村小队长也来到了干道,这才搞清楚他们是以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八中队第一小队长四方少尉率领的将校侦察队。四方少尉和高村少尉是同村的好友。

高村少尉目送四方侦察队长离去后不一会儿,传来了地雷爆炸声。四方侦察队长未能进入大门紧闭的城门,不得已,他用白色粉笔在中山门上写上了“13日3时10分,大野部队占领”的字样。在返回的途中,他踩上了地雷。

连在美龄宫的中队也听到了爆炸声,奥村中队长立刻让大野小队快速前去增援。大野少尉在确认了高村小队安然无恙后,靠进城墙进行了侦察,这才知道已经没有了敌败残兵的队伍,于是就带领小队登上被炸坏的城墙豁口,来到中山门的上方,并一直待到拂晓。

事已至此,也不想再提什么是谁首先登上城头的事了,中岛师团长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参见中岛日记)。而且步兵第九联队片桐联队长所奉行的信条也是不要强行攻击。

在偕行社战史第99页中,提到了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八中队即刻蜂拥至中山门,并确保之。时为凌晨4时40分”。有关师团的记述虽由笔者负责,但好像有不了解实情的其他编委添加了内容。我想其来源或许出自《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史》。实际情况是,因该战史中有不少虚构的内容,因此也受到步兵第二十联队参战官兵的指责,高村少尉也否认了第八中队抵达中山门。

顺便说一下,1992年11月6日,笔者与高村氏及荒川氏一起视察了现场,搜索据点的位置和美龄宫的内外,全都得到了确认。

那么,下面说一下那座美龄宫发生了哪些变化。由于清除了妨碍射击的障碍物,当时的小红山到处是光秃秃的。不过将美龄宫当成了四方城,这是因为当时就出现了误解。四方城位于更西面的洼地,在明孝陵以南,从东边是看不到的。

不过现在美龄宫周围林木环绕,在远处已经无法眺望到它了。13日早上,从中山陵可以清楚地看到美龄宫,而如今它淹没在了紫金山的林海之中,仅勉强可以望见一点美龄宫的绿色屋顶。不关心它的旅游者大



概连这个屋顶也不会注意吧。

尽管如此,前面提到的战记作家就按照现状记录了紫金山的林海、美龄宫的树木,而且连美龄宫内的房间布局也描述错了。但对笔者而言,可以从这篇战记中看到了公开发表的战史中所没有记载的报道,真是获益匪浅。就连有名的作家也难免会出错。笔者毫无伤害其名誉之意,因此隐去了著者和书名。

### 南京的“国际安全区”

这次说的是收容南京城内的市民,并让其避难的难民区的事情。该区域设在自中山北路—中山路一线向西约一公里的上海路以西的丘陵地带。<sup>①</sup>

第三国人成立了15人的委员会,从12月1日起着手准备。以一个建筑群平均收容1万人计算,共准备了25个建筑群,因此可以收容25万人。

这个丘陵地带中有不少公共设施和高级住宅,但到了11月下旬,因国民政府的有关人员迁移到了武汉,所以空无一人。因为将汉中路定为难民区的南界,也便于住在该路以南的居民区里的约18万市民避难。汉中路是中山东路向西的延长线,居民区约九平方公里,在城内的西南角。

南京一陷落,日本军队进城后首先检查了难民,发放了约15万份良民证。接着,上述委员会公开照会日本方面说约有20万人,随后不久,又通告日本方面说约有25万人。原本约18万的市民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换上便服的败残兵潜入进来了,而且他们将枪支弹药藏匿于该丘陵地带各处。

所以,负责扫荡该区域的金泽步兵第七联队在该联队的战斗详报上明确记载说,从13日—16日,将甄别出来的6770名败残兵带至下关刺

---

① 原文如此。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东侧以中山北路—中山路为界,而不是以上海路为界。



死。根据国际法,这些恶劣的败残兵失去了成为俘虏的资格。之所以有人作证说“用机枪射杀等”什么的,还有如此描写的我国的宣传媒体,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虚构。

此外,据说由第十三师团派出的进入南京平原地区的山田支队,15日在幕府山附近接受了一万四千多投降的中国军人,但那个数字本身就很奇怪。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释放了其中的非战斗人员约六千人,但在那附近不会有六千多居民的。所以,估计该报告的数字经过了修改。

接着,又说被收容的剩余约八千人在15日夜逃走了一半,数量又减少了。奇怪的是,逃跑的那些败残兵为什么要来投降呢?结果是在17日夜里,为了将剩下的一半人即四千多人释放到扬子江对岸,把他们转移到江岸,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恐慌,袭击了我警戒的士兵,因此枪毙了约千余人,其余的都逃走了。听说日本方面也有军官以下七人阵亡,我认为,这个约四千人的数字是正确的。(以上参见战史室编《支那事变陆军作战一》)

其实要让他们去的地方不是江对岸,而是扬子江中的沙洲,离岸边很近,因此到了枯水季节是可以徒步涉水过去的。

因为总是将战果放大数倍上报,从而造成了现在这种结果。实际上,不打算逃走而留在幕府山附近的数千败残兵的事情,明确记录在中国方面的资料里。那些是残余的广东军部队和来自南京以南芜湖的第三十六师约四千名补充新兵中的大部分。特别是还知道后者在一起交谈时说:“南京之战结束了,会让我们回芜湖吧。”所以山田支队派翻译去详细问过他们,认为可以释放,并为全体人员出具了证明书。

尽管如此,该战史1975年7月才得以公开发表。对这篇报道,中国方面并没有提出交涉。

还有一件事。据说我师团俘获的约七千二百名集体投降的士兵,因身着军装,全部收容在城内的监狱里,没有出现问题。

12月21日在难民区北面,位于交通环岛西南角的最高法院附近出现败残兵,这是虚构的。

在这段时间里城内趋向平稳,败残兵不会特意离开难民区。不要说21日了,在中山路、中山北路16日就已出现市民摆放的露天货摊了。说

到16日,这是难民区扫荡战的最高峰。佐藤记者在那一天拍到了在中山路上的露天商贩。(参见照片)(略)

根据佐藤氏的说明,日本军的一等兵在用筷子夹着饺子。听说照片上没有店主,不过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而且可以看到几个行人。顺便说一下,日本人喜欢吃煎饺子,中国人不仅喜欢吃水饺,主妇们还各自掌握独特的烹饪方法,并常以之自夸。

### 师团长、旅团长、联队长

12月15日,我第十六师团先于华中方面军在中山门举行了入城仪式。

一进城,师团司令部即让步兵第二十联队腾出本部入驻的中央饭店,进驻该饭店,并在此举办了入城式后的宴会,中岛师团长慰劳众幕僚、两位旅团长和十几位联队长级指挥官。(中央饭店在中央医院西面)

这是草场旅团长宴会结束后返回宿舍时所说的事情。

旅团长大笑说:“第三十旅团的佐佐木少将坐在师团长右边,中岛师团长向佐佐木旅团长端起酒杯时,旅团长咬了师团长的右手。”

虽未提及是何原因,但笔者立刻就觉察出了。

根据师团12月5日的命令,佐佐木旅团长决定只派属下的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组成右侧支队,迂回攻击“外围阵地”。与之相比,我旅团根据4日的命令,让步兵第九联队主力仍以追击队的名义复归旅团指挥。出征以来,加上步兵第二十联队,这是两个联队第一次共同作战。(参见概要图四)

这样,两个旅团的兵力就不平衡了。除了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外,佐佐木旅团至少要加上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一个大队,按照惯例,该旅团不应作为右侧支队,而应当作为右翼追击队。

而且,右侧支队突破“外围阵地”后,在攻击“复廓阵地”时正苦战于紫金山北侧。我旅团决定只派出步兵第九联队第二大队作为师团预备队,而以两个联队组成左翼队,步兵第三十三联队担任右翼队,并肩攻击紫金山。右翼队和右侧支队相比,右翼队的规格要高一些,这是战术常

识。将经过苦战的右侧支队置于一边,而右翼队却从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殿下那里得到了奖状,获得了荣誉,佐佐木少将当然要发火了。

同样,在这次宴会之后,又发生了一次扭打。事情发生在草场旅团长刚刚返回后不久,所以他不知道。笔者是了解后才知道的。这是去师团司令部领回命令的步兵第九联队本部的栢桥峰代军曹的回忆。

据说宴会结束时,步兵第九联队长片桐护郎大佐要扑向中岛师团长。前去迎接联队长的联队副官嶋村直树少佐和栢桥军曹大吃一惊,连忙从后面抱住了联队长。

这其中也是有原因的。

这是12日夜里的事情。师团高级副官冈田大佐来我司令部和旅团长商量说:“似乎片桐联队长让第一线大队暂缓进攻,师团长为此勃然大怒,无论如何要想想办法。”

旅团长出身步兵第九联队,对该联队偏爱有加,因此命笔者随行,要前往步兵第九联队本部。尽管当时是在夜里,但还是冒着敌军的猛烈射击,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来到联队本部所在的无梁殿。笔者一边等待,一边和同窗的联队通信班长信定佐武三中尉、联队旗手中村龙平少尉聊天。约过了半个小时,结束面谈的旅团长脸色严峻地出来了。

回到旅团司令部,旅团长这又带着几名卫兵前往师团司令部。约一小时后,旅团长返回时,表情显得更为严峻。笔者以前一直认为旅团长是去督促联队长进攻的,但看过《中岛日记》后才终于明白,这是一件令人不太愉快的事。

据12月11日的日记记载:

……片桐部队位于中山陵跟前……其左右两翼在前进,而中央……在后退。

据12日的日记记载:

……片桐部队仍然在中山陵跟前。他说中山陵……难以攻击。步兵第二十联队有很大进展……没有按照师团意图由左翼队的右侧扩展

战局，……处置方式就是避难就易。

……委派青柳少佐(第一大队长)指挥后，决心让(片桐)大佐后撤到预备队(第二大队)的位置。就统一指挥问题征求了草场少将的意见。少将……并表示：无论如何要让其完成打开局面的任务。于是就让他承担了这个任务。

不得不说，中岛师团长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

紫金山南坡是光秃秃的，步兵第九联队受到交叉火力的压制。身处山坡表面的官兵找不到可供隐蔽的遮蔽物。命11日进入灵谷塔左侧以北的第三大队向第一大队移动并不是避难就易，因为在作战区域的左面形成了空白点。命其移动的结果是，第九中队比左翼第一线的步兵第二十联队深入得更远。而且，联队长将军旗中队即第三中队(中队长赤尾纯藏大尉)投入到攻击中山陵的战斗中，而预备队只剩下了一个小队。第三中队经过激战，伤亡众多。

旅团长没有考虑过让他们从左翼队的右侧第一线展开战斗。12日，决定让作为旅团预备队的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二大队长复归步兵第二十联队指挥，旅团的预备队也只留下了一个小队。这是那天夜晚师团长督促的结果。

或许是中岛师团长也觉察到了自己的失误，12日深夜，他让作为师团预备队的由步兵第九联队第二大队长児玉忠雄少佐指挥的第五中队返回步兵第九联队。

在战场上，对形势的判断产生分歧、出现失误等，是在所难免的。片桐大佐不是在逃避困难。8日，他们在师团前面率先进入南京平原，与以三辆战车为先导转而发动攻势的教导总队展开了遭遇战，并用掷弹筒击毁了一辆战车。进行这场前哨战的是第八中队第三小队。这是笔者曾教导过的第六中队的一部，经动员后在增设第八中队时集中组成了第三小队。

此时，联队本部只剩下第三中队(军旗中队)，却与从后方撤向南京的至少3000名敌军激战。另外，抵达右侧第一线的我第六中队也陷入了遭遇战，其中一个分队为守卫右侧的后方，在占领山丘时陷入敌军的

重围。分队长笹本军曹率领大家以连续的齐射多次挫败了敌军的攻击。这正是分队成为战斗单位的实例。而且,这也是笔者作为教官曾教导过的部队。

左翼第一线的第七中队,在陆军大学毕业后赶到天津的西浦节三大尉指挥下,这次又勇往直前地击退了敌军。第五中队奉命带领联队炮中队、速射炮中队和车辆部队分开行动,于12月5日傍晚进入了句容,并于第二天即6日向炮兵学校挺进。在那之后,担任师团主力先头部队的步兵第三十三联队才决定再次攻击句容。

即使占领了一次,只要我军继续进击离开了那里,敌军就会返回以扩大阵地。屡屡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战场上的实情。

南京攻略战的真相,尤其是那种原动力,即使在南京陷落后的扫荡战中也可以看到,扫荡战既可以说是追击战的延续,也可以说是原动力的体现。

因受篇幅限制,许多事情无法提及。敬请各位战友谅解。

(下略)

[《丸》,1996年4月号别册《战争和人物(20)》,1996年月15日。]

(罗文文 译 罗萃萃 校)

## 10. 回忆南京城

奥田善大郎

**编者注：**奥田善大郎，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第三小队代理分队长。

支那事变随着时间的流逝不觉已过了四十余年。召集当时一起为祖国而战的战友时，也许有的战友已在故乡离开了人世。

现在，所幸的是我自己还健在，仍然可以回想起四十多年前的晚秋季节，在江南田野对南京城发动总攻击的情形。总之，要从淡淡的记忆中努力回忆起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那是不知第二天是否还能活着的战斗。

在浒浦镇敌人阵地前登陆后，突破了东亭镇的坚固堡垒。攻击丹阳时，因为分队长盐见万喜夫受伤，我被任命为代理分队长。我当时回答说：“我尽力而为。”并拜托分队成员们说：“拜托了，和奥田一起努力干吧！”

但是在我心里没有一天不在一个劲地祈祷大家都能平安进入南京城。离南京越近，战斗越激烈。我的同乡北敬太郎在攻击碉堡时和片冈政信君一起壮烈牺牲了。那是12月9日的傍晚。

接下来的战斗更为激烈。攻守双方打得极为惨烈。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都出现了很多伤亡。同乡志贺平藏君也负了重伤，必须锯掉一条腿。那时因为第三小队不断出现伤员，随即命令各分队每队收容一名伤员，并命令高桥君去执行。其后高桥汇报说，还有几名伤员没被收容，仍带着伤等待救治。第三小队也仅剩不到30人了。

谷川军曹是代理小队长。因为晚上要对敌碉堡发动攻击，他命令第三分队仔细侦察敌情。

于是我带领两名部下，身着轻装，拨开枯草，尽量走低洼地，充分利用地形地物朝碉堡方向前进。不一会儿，前方出现一条小溪，从碉堡下方无法攀登上去，于是返回去向右面走，发现那里有条攀登的路，但敌人

布下了两三道铁丝网,于是继续朝右面走去。借着手电筒的光线,看见前方出现了美丽的涌泉,全身都感受到一种像喝上久违的家乡清泉的激动。我想这种激动没几个人能感受到。涌泉上方有条可供攀登的羊肠小道。爬上去后看到了一条通往四方城的宽阔的大道。“啊,这个就是四方城啊!”顿时勇气倍增,浑身充满了斗志。

在距离四方城下的碉堡大约五十米处,好像听到人的声音。“安静!”我让大家卧倒,并仔细察看了地形。看看表快到返回的时间了,于是决定撤退。我们又沿着来时的羊肠小道,拨开杂草,安全返回到分队,并向中队长作了汇报。森中队长终于下达开始总攻击的命令。

第三小队在第一线,并受命剪断铁丝网。

大家都很勇敢,那是一场极其悲壮的夜袭四方城的战斗。

在我中队强有力的攻击下,我们占领了四方城堡垒。尽管如此,我们牺牲了很多,这要记载在史册里。中队在四方城过了一夜后,由第三小队第三分队打头阵,向中山门逼近。眼前小河上的桥坍塌在河底,于是架起独木桥过了河。过河后再向前便接近目标中山门了。中山门右侧被炮火轰塌了,可以沿断垣爬上去。登上中山门并第一个插上日章旗的那一瞬间,是我光辉的军人生涯中永生难忘的瞬间。

奥田上等兵竖起日章旗后,马上下去把堆积在城门内侧的沙袋挪到左侧,打开右侧城门后引导其他部队进城。我作为代理分队长,无论是不伤一兵一卒攻下四方城也好,还是在南京城头竖起日章旗也好,虽然啰嗦,但我还是要再三强调,那是载入史册的激战。这要感谢士兵们的英勇作战,感谢上天赐予的武运。

每当回忆起过去的事情便感慨万分,用笔墨和语言是难以表述的。

最后,向当时一起离开祖国,捐躯于江南旷野的战友表示沉痛的哀悼,向为祖国奉献了一条腿的志贺平藏君以及受伤的战友们表示万分的同情。

[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史编辑委员会编  
《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史》,福知山步兵  
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史刊行会,1982年11月17日。]

(王心刚 译 罗萃萃 校)



## 11. 支那事变的回忆

富士原辰次

**编者注：**富士原辰次，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士兵。

8月24日，终于向福知山第二十联队发出了第五次动员令。9月6日早上，集体去参拜镇国神社，祈祷武运长久。沿途是欢送我们的欢呼声和旗帜的海洋。我们从令人思念的屯营出发，全副武装，“蹬、蹬、蹬”，军靴的声音响亮，迈着整齐而轻快的步伐，向福知山车站前进。我们抱定决一死战的决心，离开了福知山，踏上了征途。

铁路沿途也是欢送我们的欢呼声和旗帜的海洋。我们来到乘船地大阪，我们中队在药店宿营，明天即9月8日将乘运输船“大和”号出航。啊，那是我们和祖国最后分别的时刻，“啊，威武的运输船。再见了，祖国！祝您繁荣昌盛”。

祖国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们在心底发誓，我们决不活着回来。

运输船乘风破浪，一直向西航行，没有谁知道我们将要去的地方。征召的士兵和战友们都在船舱底下，而我特别容易晕船，于是在舱底晃来晃去的时候，一直和征召兵及战友聊天。

虽然作为大和男子汉具有雄心壮志，但是奔赴战场还是觉得有些凄凉。

9月14日下午，我们在大沽口登陆，迈出了令人激动的第一步。“啊，终于来了！”我们再一次下定决心。接着，我们一路夜行军向天津挺进。沿着子牙河边的泥泞道路，一直向西挺进，并于16日晚抵达天津。我们在经历了战火后已经荒芜的学校分散宿营。因为第一次走那样的泥泞道路，累得满身大汗。有人掉队了。

第二天是17日，终于接到了第一个作战命令，于是，以善走泥泞路著称的福知山第二十联队又迈出了步伐，继续行军在泥泞的道路上。每条道路边都有横七竖八的敌军尸体。远处传来炮声和捷克式机枪声。

现在我军是全面进攻,敌军连修筑防御阵地的时间都没有。我军不分昼夜,势如破竹地追击敌军。军装始终浸透着汗水,行军走得连脚掌都磨出了血。有些人掉队了。真是比死还痛苦的艰苦行军。我很善于行走,背着自己的和掉队战友的两份装备不停地走着,连大行李<sup>①</sup>也追不上我们。由于在泞泥道路上连续行军,军粮当然已经没有了,作为替代品,我们进入村庄摘白梨和枣子充饥。

我们不眠不休,以敌军主力为目标行军。消灭了献县的敌人大部,在宁晋附近和他们再度交战,就这样到了石家庄。登陆以来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直在路况很差的道路上行军。途中和敌人交战,并消灭了很多敌人。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进行着追击战,直到石家庄。在石家庄,为了将这一个多月的泥土和汗水洗净,我们进行了休整。为了迎接新的战斗,部队到奉天集结。在奉天,侨居奉天的日本人妇人会用茶水接待了我们。我们被分散住宿到当地的日本人家里。洗掉了征尘,吃着现成的日本饭菜,好好休养了三天。

11月13日,因为转战,我们乘运输船“美津”号由大连港出发。在船上时,有各种传言,但没人知道目的地。在船上生活了四五天,11月17日,在位于扬子江口的浒浦镇登岸,并进行了登陆战斗。在许多护卫船的掩护下,我们在敌人阵地前换乘登陆铁船,毫发无损地上了岸。就此,攻占南京的追击战拉开了战幕。

沿着通往南京的大道一路向南京进军,从常熟到无锡。无锡和南京不同,敌人在这里花了好几年修筑了防御工事。正因为如此,我们追击的脚步也在那里停滞不前了,双方展开了激战。因为我们在上陆时卸货的原因,所以赶到激烈的战场已迟了两天。听说山内小队长战死了,和我同期的队友上田夏雄受了重伤。部队正处于无锡防御阵地的正面。

和北支的敌军不同,这里的敌军为了保卫南京,所以很顽强。他们设置了散兵壕、反坦克壕和铁丝网,还有碉堡等,我们一步都无法动弹。

---

① 日军运送战斗、宿营所需的弹药、粮秣、机械等物资的部队。为补给前线部队非急需的粮秣、衣物等,在师团后方行动的部队叫“大行李”部队,而运送前线部队急需的武器弹药、卫生器材等物资的部队叫“小行李”部队。

由于阵地坚固,我们陷入了苦战。敌我双方相互拼杀的情景是难以用笔墨描述的。我们对无锡的主要防御阵地东亭镇发起攻击。由于难以攻破敌人阵地,我军动用炮兵、飞机和速射炮中队来助战,傍晚时逼近了东亭镇阵地,不久就占领了吼口山阵地,接着进入了无锡城。敌人的枪炮声不绝于耳,我们出现了很多伤亡者。到处都是敌人“轰、轰”的迫击炮声音。敌人的阵地开始动摇,不用想那些是撤退的敌人。于是我们向南京方向展开追击。因为我胸前抱着阵亡者的遗骨,所以追击时晚了一步。追击时,没有带一点粮食,甚至连在无锡弄来的食物也由于天气恶劣、路况不好而一个个地扔掉了。明天又必须扔掉食物,继续强行军,即使前方有敌人,即使有敌弹射来,我们仍要追击。

接着是丹阳的防御阵地。我们小队先行抵达这里,开始听到敌人的迫击炮和机关枪射击的声音,我们停止了追击的脚步。气势宏伟的丹阳城墙横卧在面前。面前只有一个个坟堆样的土堆,没有其他任何隐蔽物。我们趴在那些土堆上,战斗终于要开始了。敌人在城墙上开设了射击孔。从我们这边看不见敌人,而敌方却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我们。在这样的地方,迫击炮弹和捷克式机枪弹“嗖、嗖”飞到身旁,稍微一动就会中弹。我是掷弹筒分队的,筒身烫得不能用手拿,但还必须不停地射击。井内道次掷弹手中弹了,他被子弹打穿钢盔击中头部,血从伤口喷出。森弹药手跑到他旁边和他说话,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呻吟着,很快就壮烈牺牲了。

敌弹密集地射来,我们无法做任何事。我很快换了掷弹筒继续射击。这时,友军的飞机飞到城内上空,投下了三四枚炸弹,那些炸弹看起来就像要落在自己头上一样。瞬间,欢呼声响起,紧接着发起了突击,逼近了敌人。由于要处理井上君的遗体,我没有跟上去。傍晚时分占领了丹阳。12月2日,部队继续马不停蹄地沿着通往南京的道路一个劲地向南京挺进。就要对南京进行总攻击了。我们来不及吃饭、喝水,浑身汗水和泥土,一声不响地行进着。要是掉队的话,就会被敌人的败残兵所杀,所以不能离开部队。南京的陷落指日可待,只有拼命了。12月6日,前方大约二十公里的地方出现了一片丘陵。

中队抵达了南京最后的防御阵地。晚上休息的时候,森松治上等兵和

我负责警戒。大约在晚上9时左右,四周一片漆黑,敌军突然来袭,黑暗中眼前闪过捷克式机枪喷出的火舌。正当我暗自思忖着敌人终于来了的时候,森上等兵被子弹击穿胸膛倒在了地上。我赶快把他扶起来,同时立即与执勤的士兵联系。也许敌人会到我这边来,但是我如果开枪的话,简直就像告诉敌人我在这里,所以只能在黑暗中悄悄地摸索着移动。总算把森上等兵拖到了值班室,看到他还算有精神,我总算松了口气。好歹没伤到要害。接着,我立即又进入了警戒状态。这次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挨枪子了。想着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到南京时,心里掠过一丝不安和恐惧。这时,又出现了三四名伤亡人员。森上等兵第二天早上就要被送往后方医院了。临走前他交代我给国内家人捎个信,就说他很好。

12月9日,我们来到了敌人的军事要地。右边有紫金山,四方城正前方的小高地上耸立着用混凝土建造的蒋介石官邸。我们沿着田埂前进,我们的一举一动敌人都看得很清楚,稍有移动子弹就会飞来,一天只能前进50米。和我同年应征的士兵奥林铁男就是这样在西山被敌弹打死的,而我们甚至都不能把他拖回来,只有到晚上才能去收尸。收拾好尸体又继续前进。

第二天白天依然无法前进,到了晚上才终于到达了四方城,并开始向前突进。口令是大野、西崎。尽管有很多障碍物,我们手持刀枪,一边大喊着,一边一个劲地向前猛冲。敌人也抱定决一死战的决心,用枪胡乱扫射。手榴弹不断飞来,爆炸声、枪声响成一片,其中还夹杂着友军拼杀的声音。在这如此激烈的战斗中,根本分不清敌我。只听见有人喊:“敌人往那儿跑了!”有人喊着口令,还有战友被手榴弹炸伤,发出痛苦的哀号声:“杀了我吧!”在这些声音中还混杂着敌人的中国话(这些声音仍然像昨天才听到的一样,在我的脑海里回响)。大约过了一两个小时,枪声终于停止了。伴随着敌军的撤退,枪声也渐渐远去。他们真的这样丢下首都南京,放弃最后的保卫战了吗?这样的寂静反而让人感到有一丝恐怖。小队长带了五名队员进入南京城侦察。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2月13日天亮后,发现昨夜敌兵的尸体出乎意料地少。看来到了最后,敌人还是把伤亡人员带走了,这一点倒是令人佩服。而我中队也有不少伤亡者。

到了早上,枪声已经很远了。向中山门方向前进了大约十公里后,

我们中队第一个进入了中山门。高约十米、宽约五米的两扇大门内外都堆着土，开不了门。我们从上方被炮弹炸开的一个勉强能钻进一个人的洞口爬了进去。大家进去后，登上南京的城墙。城内一片死寂。首都南京终于被攻陷了。我们站在城墙上，对着东方祖国的方向高呼万岁。大家高举着战友的遗骨放声痛哭，好像为了给死去的战友听。又一次高呼万岁，大家喜极而泣。我们拉着手，相拥而泣。此时真是无比感慨啊！为了来到南京，我们经历了无数次激战，冲破了无数的障碍，军装上沾满了泥土，穿越生死线来到了南京，就站在这高高的城墙上高呼万岁。这一刻，将之前所有的艰辛和劳累都一扫而光。城内扫荡之后，部队住进了大的建筑内。中队在南京警备，并迎来了新年。每天都有物资和慰问品送来，所以大家过得很开心。队友们的遗骨都被送回了国内。我们开着敌军留下的车，出城到各处去联络。

1月24日，从南京乘“神农”号沿扬子江而下。在将要凯旋回国的传言声中，我们的船驶入了大连港，我们分别住进了当地居民家中。再次回到大连，不由得有一种怀念的感觉。住了三个晚上之后，又乘火车赶去支援北方的战斗。谁也不知道目的地是哪儿。2月14日在新乡地区警备，驻扎了一个多月，等待下一次战斗。在离新乡约四十公里的罗丰车站，守卫的一个分队由于遭到夜袭，有人员伤亡，我们小队就被派去替换他们守卫车站。由于遭受了夜袭，警备相当严格。夜晚寂静得令人毛骨悚然。

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认真警戒的话，对各种声音都会很敏感，敌人接近的声音就显得格外大。有一次，我和小森巡视时，听见有什么声响，在黑暗中寻声摸索过去一看，原来是一户人家的门被风吹得一开一关发出的声响。当时两人想想真傻，不由得笑了起来。就这样在新乡轮班警备了差不多一个月。到了3月中旬，就奔赴各地去讨伐了。

[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史编辑委员会编  
《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史》，福知山步兵  
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史刊行会，1982年11月17日。]

(徐晖 译 罗萃萃 校)

## 12. 彷徨两千五百公里

### ——士兵的微妙

齐藤忠二郎

编者注：齐藤忠二郎，1916年出生，日军第十六师团辎重兵，1938年1月晋升为一等兵。

(前略)

### 南京篇

11月30日进入黄浦江。背后耸立着现代化的高层建筑群，海军旗舰的舰首印着金色的徽记<sup>①</sup>。旗舰停靠在岸边，仿佛在说：“箭也好，炮也好，都射过来吧。”

运送船到达了杨树浦岸边，接下来就是紧张的卸货。日本军专用区域用竹栅栏围着，竹栅栏外面围着很多中国人。仓库和日军专用区域毗邻。仓库现在仍然冒着轻烟，里面装满了货物。出口的棉纱捆包被熏得发黑。这里距离那个仓库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可是不知为什么棉纱团却越过竹栅栏滚了过来，看上去一团好像有300克以上，有些被烧得都变色了。据说中国人手拿纸币伸进竹栅栏，给他一个棉纱团，他们就交钱，进行交换。我对于这种事感到十分害怕，所以一直都不敢这样做，因为不知道有什么人在看着自己，如果被发现就会受到处罚。不过，听说也有这样做的士兵。

当我走在岸边的路上时，看到一个士兵正在维修野战炮。我从他旁

---

<sup>①</sup> 日本皇家的徽记，也是日本的国徽，由16瓣匀称花瓣组成的金黄色菊花图案。



边走过的时候，问了他一句：“你是哪个部队的？”那个人回答说：“我们是第一〇一师团的。”我们还谈了一些闸北激战的情况。

中队把上海市内的广场改成了拴马场。其他班的士兵围坐在一起，正在摆弄着一口锅，我一看，原来是一只带花纹的破搪瓷洗脸盆。后来，战友悄悄告诉我：“那是中国人用来洗生殖器的搪瓷盆。”

我们出发追赶主力。我们通过了市区，经过了闸北的激战地。商业街的一间间店铺都用枕木搭建成了碉堡，清晰地保留着当时中国军队顽强抵抗的痕迹。在丁字路口尽头竖着一块四五平方米的广告牌，上面布满了星空一样的弹孔。经过一个叫南翔的地方时，看到田里倒着一门像加农炮一样的三米多长的炮身，也许是把它搬到了这里，还没来得及装配吧。

无锡像是一座工业城市，建筑物的外墙都涂成了漆黑的伪装色。江南人家的房屋是向后延伸的，里面约有三排房子。士兵中有手脚利索的家伙到处宣扬：“找到毛呢衣料的布匹了。”“找到茶色颗粒状的砂糖了。”等等。我总感到自己像是吃了亏似的。因为上面说“让马吃点稻米”，所以我始终用稻米喂马。

马路边有用砖围起来的坟墓。所到之处，士兵们都会把砖拆掉，打开盖子进行检查。如果有中国士兵的尸体，就脱掉裤子进行检查。如果是女尸，就把棍棒插入她的阴部。大街上，像正门一样的彩色大门上写着“天下为公”，砖墙上写着歌颂蒋领袖、抗战到底的字样。河流也多得像网一样，感觉像走在国内的田园里，只是房子和人不同罢了。一边追赶着还看不见的主力部队，一边拼命地行军。黄昏时分，夕阳映照在常州市区。我想今天的行军可能就到这里了吧。

日期可能前后会有些偏差，我记不清了。第三师团第六联队从我们中队的后方行进过来，“辎重队让路”，他们要求说。于是我们给他们让了路。只见尖兵队、联队旗、联队长威风凛凛地行进在队伍中。他们可能是联队本部和护卫队吧，队伍并不那么长，队尾有一头驴驮着当地的布匹卷，这让人感到有点寒碜。

还有这样一件事。我们沿着水塘边的道路行进，看见隔着一百多米的水塘对面有一头黄牛或是水牛。士兵用缴获来的枪向它开了一枪，结果却没有击中。一个恰巧路过要回部队的步兵看到后说：“应该这样射



击。”说完就站着开了一枪。射中了，不愧是步兵啊，我们无法与其相比。之后，那头牛是怎么被处理的，我就不清楚了。

在一处民宅院内，一个老太婆吊死在一棵树上。在路上，我们班的森下一重逮了一头小猪崽，用刺刀“嘎吱、嘎吱”地杀了做成了菜肴。班长逮来了一只山羊，把梯子靠在屋檐前，把山羊的后腿吊起来用刀开膛破肚，连腹膜一起割了下来。后来，只取了身上的肉做成了山羊饭。

另外，班长还在房间里把水牛的四条腿绑在一起，向头部开枪。在其他班集合前，叫来他们中会宰牛的人来宰杀分割，辛苦费就是给他们一些牛肉。但是，这个刚刚宰杀的牛肉却硬得咬不动。

我军的车辆在通过街道的时候会发出很大的声音。有一个没戴帽子的日本兵从街道的一个复杂地段跑了出来，他的军装胸襟沾满了血，血迹已经干了，胸前第三个钮扣处挂着行李标签，标签上写着：步兵第三十八联队某中队上等兵某某。他问我们：“你们可不可以给我香烟抽一抽？”于是，我把仅剩下的一点香烟给了他。这个士兵虽然衣服上沾满了血迹，但好像没有受什么重伤，可能是到处爬而沾上了战友的血迹吧。这个僻静的大院落是句容炮兵学校，如今已经是我们师团的野战医院了。当时，我深深地感到，如果部队再往前行进的话，说不定我们身上也会变成这样呢。

部队开始缓慢地行进了。在我还没有搞清楚行进的速度为什么这么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部队也许是稍做休息，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真希望能说得明白些。严寒袭来，从路边的小屋里找点能烧的东西，想燃起篝火烤一烤，可是空气太潮湿了，怎么也点不着。好不容易刚点着，“前进”的命令就下来了，篝火只能给后面来的班取暖了。这样的事情不停地重复着。当时，同一个班的士兵内田年一问我：“齐藤，喝点酒吗？”“好啊，给我！”我便喝了下去。由于他很喜欢喝酒，所以征缴了些酒装在脏兮兮的汽水瓶里带在身上。

据说征缴也有手段高明和手段笨拙之分。在战场上，普通的法律是行不通的，有的只是军纪。参加一次战斗，把自己带来的口粮都吃光了，在得不到补给的情况下，也只能就地解决了。即使是上级指挥官，也无法运用严格的军纪。士兵们都把看到的東西占为己有。能得到酒喝是

挺美的，可是酒醒了以后反而会感到比先前更冷。

由于下达了前进命令，部队又开始前进了。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分队长正在指挥的地方是一条河，河面像是大地裂开后的一条口子一样，桥已经塌陷了。地面离河底大约有15米深，两岸都是陡峭的河堤。大家从原来有桥的地方分别修筑穿越河底的下坡路 and 上坡路，然后车队一辆辆地先下到河里，趟过河流，再沿着上坡路往上爬到对面的陆地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队伍在句容城内完成集结后，已经是夜里2时左右了。

脚上磨起的泡很疼。瘸着脚找到了一口井，做好了饭，早饭和中饭并在一起吃了。天已经亮了，部队马上就要出发，这是为了挽回延误的时间。

接下来的事情我就借用一下第九联队步兵炮队三部先生的证言。整个战局态势为：中岛部队向紫金山挺进，第九联队、第二十联队沿左侧进攻；第三十三联队、第三十八联队沿右侧进攻。首先必须以炮火摧毁紫金山的阵地。大炮在军的整个攻击战斗中担负着摧毁最为坚固的阵地的使命。野炮兵第二十二联队有48门火炮，甚至还有野战重炮、加农炮。加农炮还配备了观测气球。

炮兵出身的中岛中将担任指挥。于是这场战斗也就变成了一场猛烈的炮击战。第九联队的人说：“第二十二联队的一门野战炮被敌人的炮弹击中，五六个炮兵连同炮车一起被炸飞了。”听说还有一门野战炮在移动过程中被地雷炸飞了。紫金山是南京的防御要塞，三部说：“敌炮兵阵地里用水泥构筑的通道像迷宫一样。”之后他去实地看过。炮战的时候他在最前面，敌我双方的炮弹就在他头顶上飞过。

中岛部队摧毁了紫金山要塞，于是部队才得以继续前进。关于48门野战炮的事，我很早以前就听说过了。可这次听三部的讲述，经过就完全吻合起来了。他告诉我说：他从中山门进入城内时，敌人在中山门城墙上用炉子烧开的热水还没有完全变凉。

虽然中岛中将似乎是一个很擅长战术的人，但好像缺乏守法的精神。由于碇泊场的原因，柄泽部队<sup>①</sup>一开始就比主力部队晚了两个多星

<sup>①</sup> 日军第十六师团辎重兵第十六联队。联队长为柄泽畔夫中佐。

期。他们既没有赶上从上海开始拼命追击的部队,也没来得及将 750 多吨弹药、粮秣供给中岛部队。

听柄泽部队长自己感慨地说:“仅仅将弹药交给了师团参谋部,用来迎击反扑而来的敌人就算完了。”也就是说先头的步兵部队大约 15 天没有得到粮食补给,非常辛苦。

我的中队到达下麒麟门要地,我想应该是 13 日的下午了。可是在我借来的军方记事本上记载的却是 14 日,进入城内是 16 日。部队在下麒麟门的时间并不是 14 日、15 日这两天,可能是把到达的日期往后写,把离开的时候往前写的缘故吧,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根据我的经历,到达的时间是拉下气球的时间,离开的时间是举行入城仪式之后一两天的事情。

下麒麟门是京沪公路<sup>①</sup>上的要塞,右边是太平门,左边是通往光华门的十字路口。村落里没有几户人家,在十字路口有一个祭坛,竖着日军新建的四个墓碑。到达之后就分配宿舍,我们班分到的是靠路边的房子。第九联队的一名步兵来到有墓碑和祭坛的地方。这个士兵除了自己的一支枪以外,手里还拿着另一支枪,说是想用这支枪换香烟。这支枪大概是战死的战友的吧。恐怕他在想:“拿着这支枪走路很重,在这里用它换香烟抽吧。”所以才对我们这么说的吧。我们没有枪,于是用几包烟和他换来作为班上额外的公共财产。

正在忙碌的时候,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军号声。我是辅助兵,不负责车马,所以就拿着班上的枪和药箱出去了。

分队长对大家说:“从现在开始扫荡宿营地周围的败残兵,那些败残兵有可能会躲藏起来,因此对我军没有利用价值的小屋等等,一律烧毁。”并发给每个士兵一盒火柴。

我们分队由中村上等兵率领出发了。沿十字路口往太平门方向走了一小段路,我从村子背后不远处的地方向东面的下方望去,只见田地里并排着两间看田的小棚屋。走近后点燃了围在外面的稻草,火很快就燃烧了起来。突然从里面跑出来一个没戴帽子,穿着土黄色毛呢衣服的

<sup>①</sup> 当时南京为中国首都,因此南京至上海的公路被称为京沪公路。

败残兵。

我喊了声：“有人！”三个士兵在田边把枪架在肩上向这边射击。可能是因为太慌了，没扣好扳机，子弹没射出去。敌人用尽全身力气从田埂上飞似地逃走了。中村上等兵一边大声呵斥道：“干什么的？！”一边用自己的步枪向那个败残兵开了一枪。他的右大腿部被子弹击穿倒下了，士兵们过去把他包围了起来。从敌人的衣服里摸到一块三角巾，帮他把伤口包扎了起来。有人问：“把他押回联队本部吗？”中村上等兵认为这样有些麻烦，于是就下令把他射杀了。

我们再次回到了看田小棚屋的位置。这时，一个身着平民服装，身强力壮的男人从并排的一间正燃着熊熊大火的小棚屋里跑了出来。他烧得像一个火人似的，两只手向前摸索着。他的眼睛、鼻子、嘴等整个脸全都像土墙那样变了色。他躲藏之前可能了解地形，所以虽然眼睛看不见，还是跑到二三十米外的水塘边，“扑通”一声跳了下去。

我们站在水塘边上看着。有人说：“枪毙他！”于是就开了枪。虽然距离只有30米，可是怎么也打不中。这时，联队本部正在视察的西川少尉过来说：“你们在干什么？应该这样射击！”说着就站着用步枪开了一枪，击中了那个人。

此前的子牙河战斗和这次的南京战斗是我们出征以来第一次实弹射击。那天就这样结束了。

看来吉田班长是单独去扫荡了。吉田碰到了一个败残兵，开枪打死了他。或许是被那枪声吓住了，一个敌士兵突然在他身后站了起来。吉田情急之下把枪扔在一边，拔出军刀朝他肚子上猛刺了一刀。他在班上对大家说：“一刀刺下去，他的肠子都流出来了。”

现在请允许我引用住在下津林和我在同一个小队士兵的最近的证言。

即将到达下麒麟门的时候，他们班的一匹马已经筋疲力尽了。他是一个辅助兵，在这种时候必须要很好地处理事务。于是，他去附近的村子里找水牛，让水牛拉车，让士兵牵着病马。他拉着水牛的鼻栓，让筋疲力尽的白子班长坐在牛车上，沿着黑暗的道路追赶前面的主力部队。虽然这是一条京沪公路主干道，可是却有大批难民逆行而来。由于主力部队经过的时间是白天，所以难民们就在远离公路的地方藏身，当日军经

过后,他们就乘机朝东面逃跑。他们当然想不到会碰上白子班长的牛车。但是,听他说,难民们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他们三个人拉着一辆牛车和难民们反向而行,提心吊胆地到达了本部。

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搜寻败残兵。当天带队的是藤川伍长,我拿着昨天用香烟换来的枪也一起跟着去了。当时我们沿着宿营地后方,向昨天走过的路以东一百多米的田埂前进。这块田地是一个洼地,在左上方一百多米处就是一条道路。田埂的左边是一个五六米的斜土堤,右边是耕地。耕地和田埂之间有50厘米以上的落差。沿着这条田埂前行,就发现土堤上有一个像防空洞一样的洞穴。当我们走过去察看时,突然一枚木柄手榴弹扔了出来。藤川伍长大喊了一声:

“危险!”

他和我便慌忙逃开了。敌人虽然藏匿在防空洞的死角处,但有手榴弹。在用枪很难攻下洞穴的情况下,我们决定采用火攻的办法。

“齐藤,你去点火烧!其他士兵从对面的高地上射击,以防敌人有任何行动。”

就这样,由我来干向防空洞内放火的事。

我本想去拿斜坡高地上的麦秸放到防空洞口,但是又一想,如果在防空洞入口处点燃麦秸的话,恐怕会遭到手榴弹的攻击吧,看来只好将点燃的麦秸从上面扔向洞口了。我背着枪,抱着点燃了麦秸向防空洞跑去。然而我总被斜坡上的桑树的断枝绊倒,怎么也跑不快。其他班的家伙已经在对面高地上做好了射击准备,并不停地骂着:“在磨蹭什么啊?!”(我根本不相信你们的射击技术。说不定你们射不准,子弹会打中我的。敌人手中也有手榴弹,如果他们发觉我们用火攻,或许会从洞口向上扔出来呢。)想到这里,我点火的任务迟迟不能顺利完成。

于是我打算把背上的枪放到旁边的麦秸堆上,这样可以轻装上阵。虽然眼前的处境险恶,但还是让点燃的麦秸烧得更旺。我不小心,点燃的麦秸落在了旁边的麦秸堆上,点燃了旁边的麦秸堆。我的枪呢?我一看,枪在麦秸堆上面,赶忙捡起来一看,枪背带已经烧坏了,枪托也被烧焦了一块。我想:“这下可完蛋了!”不过,枪的性能还相当完好。这次我把枪带在身上,将附近房屋上的门等扔进了防空洞里。



烧焦了的这支枪,若是正式记录在册的话,轻的也要被关禁闭。但是,因为这支枪是用香烟换来的,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个洞穴解决了之后,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在高地的斜坡上,那里也有一个洞穴。

周围的人都起哄说:“齐藤,还是你去!”

无奈,我装上刺刀,一边用刺刀乱戳着,一边走进黑暗的洞穴,并怒斥道:“什么人?! 出来!”我摸着黑往前走了五六步,不,是七八步。就在这时,听到小孩子“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于是我命令道:“大家都给我出来!”总共有 20 个人,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因此在这里没有杀害他们任何一个人。

第二天,我加入了伊藤卫生军曹率领的扫荡队。这次是扫荡不同的方向,我们去了京沪公路的左侧。在附近距离不到 100 米的一个高地上有一户民宅。进去搜查的时候,有个老太太走了出来。大概只有一条通道吧,所以她往我们登上来的方向逃跑。只听见“快,射击!”话音未落,枪就响了,一直射击到她倒下不再动弹为止。伊藤军曹开枪最多。

士兵们分头搜查,一共抓来了六个中国人。他们都穿着老百姓的服装,其中虽然有一个人身材魁梧、体格健壮,但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把这六个人带到了一个小水塘边。曾有人说把那个孩子放了吧,可是最后还是在水塘边向所有的人开了枪,他们倒进了水塘里。

这次改变前进方向,刚向太平门方面行进了两三公里,就传来了枪声。密集的枪声是从对面山丘上传来的。有人说:“在那里!”大家就登上了山脊。只见山丘的对面是第六中队的拴马场。敌人的小股武装反扑而来,试图突破第六中队的拴马场。因为我是从山丘上往下看的,虽然具体情况看不清楚,但感觉像在看立体的全景图。过了一会儿,枪声停了下来。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到第六中队去,所以就归队了。

在班里的时候,接到通知说在上午或者下午司令官将路过这里,所以我们都来到房子前面。房子建在比道路高一点的地方。我们站在那里,似乎在迎接和送别司令官。只见一位将官乘坐小汽车通过了这里,他就是朝香宫(皇族),满是金色的肩章映入我的眼帘。司令官从小汽车里向外瞥了一眼就过去了。剩下的闲暇时间去看了看前天用火攻的防



空洞,敌人的手全都被烧焦了。他们好像没有使用手榴弹。

我曾经有一次在下麒麟门站岗,眼前就是头部被打烂的中国军人的尸体。根据原第二十联队士兵东史郎先生所著的《我们南京步兵队》(青木书店发行)的记载,12月16日在下麒麟门处置了7000名俘虏。我不知道自己所看到的与这个是不是一回事。12月17日从白天到晚上,我在下麒麟门所看到的情况是,在一块大约五十米见方的田里,周围用铁丝网或者竹栅栏围了起来,在这块露天的土地上,挤满了坐着的俘虏,其中还有人用炮弹的弹壳烧稀饭。四周围架有重机关枪对着这些俘虏。

我问监视的士兵:“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对方回答说:“是第三十八联队的。”关于这件事,对方在接受《被隐瞒的联队史》作者下里正树的采访时,被问及“有多少人”时,回答是两千多人。但是后来觉得用平方米数和人的大小进行计算的话,或许5000人左右是正确的。

举行入城式时,有命令说:“从辎重队中找一个给军官牵马的人来!”于是,我们班有个叫村井留吉的士兵被派去了。在我们结束对宿营地附近的败残兵扫荡前后,曾在两天时间里两次听到远处紫金山方向有地雷的爆炸声,并看见爆炸后飞扬的尘土。战友说:“那是在处理俘虏。”由于说这话的人是一个勤务兵,所以情况是否属实不得而知。

终于轮到辎重队进城了,出发!队伍沿京沪公路向中山门前进。途中,可以远远地看到了中山陵。位于道路两侧山坡上的树林,其表皮因为弹痕而全都脱落了。中山门城墙上的城砖也因为炮击而塌落了。进入城内,左边是故宫机场和故宫博物馆<sup>①</sup>,右边像是一个很宽敞的运动场。部队从这里向右拐,尽头就是军官学校。也看见有少量的民宅。我们中队找了一个拴马的地方,然后迅速成群结队地进入军官学校。

在最里面的建筑物屋檐下的走廊里,枪支堆得像山一样。拿到手里一看,有村田式枪、三十年式枪,上面还刻有菊花徽记,里面还掺杂有捷克式机关枪。村田式枪、三十年式枪都是日本很久以前卖过的,现在已经淘汰了。我们看到这些,觉得平时和自卫武器无缘,于是决定带上一些枪走。三十年式枪和村田式枪没有子弹,捷克式机枪有子弹,所以尽

<sup>①</sup> 所谓故宫博物馆,即文物保管所,该所应位于中山门右侧。

管枪身很长,我们还是从枪堆里抽出来了。

我们的宿舍被分配在一个角落里。我们班在一栋西洋式两层小楼里住了一两个晚上,前面的院子里种着植物,可能原来是高级官员或者外国人居住过的房子。不过,中队住在这么气派的地方让人感到不像是军队,所以被调整到附近一个细菌研究所的建筑物里。该建筑有小学校舍那么大,像是用砖瓦砌成后再用人造石装修而成。登上楼梯,有一间像教室一样的房间就是我们第二班,对面是第三班。另外,通过楼梯可以登上阁楼,阁楼的一面墙壁已经坍塌了很大一块。听战友说,可能是我方舰炮射击后留下的弹痕,因为炮弹是从挹江门方向射来的。一楼的天花板很高,感觉像工厂的厂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锅炉。田中利市入伍以前在名古屋的一家日本车辆厂工作,对锅炉比较了解。他整理了管道,并找来了一个大木桶。供水设备装好之后,用煤炭烧起了锅炉,这就是高级野战浴室了。首先由我们班先试用,从第二天开始,上级干部和其他班上的人也开始用它洗澡了。

刚一进城就立即开始清理战场,也就是清理敌人的尸体什么的。并不是费很大劲用车子将尸体运到其他地方,充其量也就是将发现的尸体埋到附近的防空洞里。不过,步枪子弹、手榴弹到处都是,其中有的敌兵嘴巴里也塞了步枪子弹,就像镶的金牙一样。

稍微向城市中心方向去一点,就是南京政府的中枢官衙了。中山路对面是一栋法院或是其他什么建筑,上面有收容所的标志,大门前有一个戴着军帽的日本士兵在站岗。在这里,还有从朝鲜过来的日本军,他们头上带着红色的军帽。目前,这里可能还是朝鲜卫成监狱的办事处吧。打开军官学校附近民宅的大门,进去一看,只见迎面的白墙上血迹就像树枝上开放的花朵一样溅落在上面,地上躺着一个被砍了一刀的身着袈裟的老太太,这让人感到有点恐怖。有一天,因为对面的三班感觉比较冷,他们把征缴来的木炭放在火盆里,点上火就睡着了,结果差一点一氧化碳中毒。

部队在下关有接收、转运货物的工作,曾几次轮到我去下关。沿中山路行走,然后向右拐。走了相当长一段路后,来到了一个地方,这里有一个彩色的,而且非常气派的建筑物,上面写着中国铁道部。这里是第

三十八联队本部。这一回再往左拐,走到头就是挹江门。城门有些阴森,推开城门的地方是一块凹地,现在用沙袋和中国士兵的尸体填平了,车辆从上面驶过,便来到了下关。

装货结束后,班上的成员在建筑物里围坐在一起点起了篝火。大家把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方糖化成糖水喝了起来。因为燃着篝火,房子的混凝土裂开了,把我们吓了一跳。喝完糖水之后,大家马上就来了劲。在下关江边,漂浮着无数中国兵的尸体。下关的码头并不怎么气派。

1月10日,村井留吉、森下一重和我晋升为一等兵。因为我是现役士兵,所以我属于破格晋级,我很高兴。有一天,我从城内的中山路向对面走去,发现有一个水塘,旁边稀稀拉拉的有几个士兵。步兵向水塘中央投掷手榴弹,鱼就漂了上来。

### 慰问袋

我在从军期间,一次次给我寄慰问袋的是前田加代女士,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她给我寄了约十次。她的妹妹芳子比我小两岁,本想娶她做我的妻子,可是她太高傲自大了。老师曾这样评价我:“脑子还不错,但是不讨人喜欢,恐怕将来不会处世吧。”我有时想,如果这慰问袋也有芳子寄来给我的话,我该有多么高兴啊。我几乎没有收到过自己亲兄弟寄来的东西,母亲年事已高了。

### 抚恤品

这是每次作战时由军队发放的。从外表看起来,它和慰问袋很相似,里面主要是兜裆布、卫生纸、手帕之类的东西,其他还装着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不是在南京战役而是在高邑的时候吧,我们收到了住在夏威夷的日本侨民寄来的慰问袋。由于不够每个士兵一个,所以就两三个人分一个。我记得里面装有一块大得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的毛巾,另外还有大烟斗和烟丝等。

驻扎在南京的后半期,还开设了一个慰安所,说是“想去的人就去吧,但必须使用避孕套”。

1月10日以后,开始钉马掌,也就是给马换铁掌。在我们小队里,中村上等兵和久世上等兵是钉铁掌的工兵。平时他们是班长,到换铁掌的时候就会亲自动手做。他们平时都随身携带铁砧、火筷子、风箱、蹄钉

等。拉风箱的事由特务兵干。每一个士兵都按照指示把自己的马牵过去,让他们换铁掌。两个换蹄掌的工兵承担了小队全部马匹换铁掌的工作。听说这工作相当辛苦,因此这两个人非常盛气凌人。

我请他们给班长的马换铁掌,从200米以外的拴马处把马牵了过来。回去的时候骑着没配马鞍的马来到了外面。在我周围,特务兵三三两两地走了过来,他们看到我就说:“那个齐藤太傲慢了。”然后有四五个家伙就“哎哟、哎哟”地起哄。马匹受到了惊吓狂奔了起来。因为没有配马鞍,我一下子就从马背上掉了下来,摔了个四脚朝天。身上倒没有什么大碍,但是感觉很疼。“我从马上摔下来了,身上很疼,所以请适当减少我的工作”之类的话,我是说不出口的,只能含着泪坚持工作。现在想来,我当时有点瞧不起那些家伙。由于我加了一颗星,因此他们好像很嫉恨我。尽管如此,疼痛十来天就消失了。

有一天,为了转移,我们发了防寒衬衣和衬裤,以及防寒帽等防寒的衣服。听说其他班有一个后备兵,精神有些不正常,被送回了国内。

1月25日,我们乘火车去了上海。从火车上卸下车、马和行李物品,并加以看管,而其他的士兵则去逛附近的市场,买来了香烟和钟表等。因为这次发了防寒衣,所以大家认为不会回日本。我也曾想过,是不是要去满洲?但是所发的防寒服又不是那么完备。其他事我就不清楚了。第二天,把车、马和行李物品装上了运输船。1月27日,我们乘船离开了上海。运输船有上下两层,在船上只能眺望大海,感到很无聊。吉田班长将三根蜡烛合在一起,用饭盒做了米饭。大家一起分着吃了一点,彼此聊以慰藉。我打算到下一个登陆地点把在南京的经历写下来。

(下略)

[齐藤忠二郎:《彷徨两千五百公里——士兵的微妙》,

1988年3月27日。]

(单晓燕 叶琳 译)

## 13. 随 想

岩本正秋

**编者注：**岩本正秋，隶属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步兵军曹。

我生于大正5年7月6日，是久之助的二儿子，幸运的是一直非常健康。上小学时，曾被林原老师（结婚后改姓青木）向陆军少年学校推荐过。当时，我也曾憧憬过那里。脑海中现在还不时地冒出这样的想法：如果当时去了那所学校，今天我还能活在世上吗？

昭和11年，我作为符合甲等条件的士兵，加入了福知山第二十联队。本文记录的是我的那段军旅生涯。

昭和12年1月10日，我进入第三中队。不久，在7月24日那天，因日支<sup>①</sup>两国关系紧张，国家下达了动员令。同年9月8日乘船离开大阪港。9月18日—29日，参加了子牙河岸地区的战斗。自那以后，我们的部队在遭受着来自水路的攻击和夜袭中不断前进。我还参加了石家庄、徐川等会战，继而守备宁普。同年11月2日，部队转移，经由大连登陆浒浦镇，参加常熟附近的战斗，接着又相继攻占了无锡、常州、丹阳、句容、汤山镇等地，最终于12月8日，参加了南京攻略战。尽管在这些战斗中失去了许多战友，最终还是于13日攻进了南京城。接着，继续参加城内外的扫荡战并担任了警备任务。

昭和13年1月23日，因为要转移，于是又离开南京再次前往北支，

---

① 即日本与中国。

经邯郸,去了磁县、彰德、新乡等地,在那里担任警备。同时,参加了黄河北岸的会战。在250高地战斗中,我的右臀和右胳膊被手榴弹弹片炸伤,让我懊恼不已。我被转移到济南兵站医院、北支方面军第一兵站医院等处,最后被送回国。5月20日住进日本红十字会大阪分部医院。当天又被分配到福知山第二十联队补充队,编入第九中队。

昭和14年4月27日,虽然我在留守部队接受过后备役训练,但根据陆军武官服役第二十一条规定,又被免除了现役。

之后我进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工作。其间,在奉天(昭和19年2月12日)应征并被分配到第十一野战补充队第三大队第三中队,从安东出发参加讨伐钱南地区的绍兴和萧山。在绍兴时,我领着数名士兵在山里建立分哨,有时和秘密侦察员一起充当潜伏侦察员,多次出去连续数日侦察敌人运送粮食的路线等。

昭和20年3月20日,我调至中支野战汽车工厂。同年5月17日,奉命在第十三军司令部参谋部工作。8月14日发布停战诏书。上海停战。官兵们泪流满面地聆听天皇陛下的玉音。

昭和21年1月10日,我的征召被解除了。

现在顺便回顾一下战争的情况。在南京攻略战中,当我将在四方城附近作战时受伤的谷川军曹送到包扎所,只身一人返回部队时,途中因不知道败残兵躲在何处而忐忑不安,感到归途是如此遥远,这种感觉是从未有过的。另外,徐川会战时,我在250高地战斗中受伤,得到大小田卫生兵的关照而下了山。仰望山上,听到第二中队从右侧攻击和突击的呐喊声。非常希望看到我中队的突击。我如果再努力一下也是可以的,遗憾的是在这种时候却……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懊悔。

在矶部阵亡的首次战斗中,好像没时间观察敌军阵地是什么样的,就胡乱开枪射击了。但现在却能看到敌军阵地,甚至还能看到敌兵。明知中国士兵正向自己投掷手榴弹,而自己当时却没有反应。我懊恼得不禁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根据临编第一号命令,我被征召到第十一野战补充队负责军需供给。当部队因调防交接时,提供的柴禾数量略有不足,对方负责此事的下士官甚为恼火,用刺刀到处追着我跑。队长将我藏了起来,因此他更



加愤怒。队长感到危险就将我调往上海汽车厂,继而又担任了参谋职务,战争就结束了。战争中,我多次变换工作,从而留下了许多回忆。

战争结束三十多年来,恢复了和平,如今往事已成为令人怀念的回忆而浮现出来。

## 二

此次在大小田君的努力下,第三中队史的再版工作已进入即将出版阶段。值得庆贺的是,由于中队诸位战友、兄长的投稿,听说中队史写得比上一次出色。

尽管我的文笔不佳,还是想到哪就写到哪,如实地一一写了下来。内容大概有些离题,但还是投了稿。

入伍后我第一次参加的检阅,是在朝香宫中将殿下御前举行的特命检阅。我们夜行军经青野之原前往加古町。路边有许多露天粪坑等,一脚踩进去就散发出一股臭味。但我想我们部队是一直朝着京都市行军的。

常常要进行野外宿营、强行军和艰苦的夜行军之类的训练,有时还要住在百姓家里。今天回想起来,反倒成为令人愉快的回忆了。一次,大概是在山崎一带,曾亲眼看到中将殿下骑在马上威武雄姿,由此激发出的激动之情让我忘却了演习的疲惫。

不久,日中两国外交关系告急。入伍还不到一年,我就因第二十联队接到了动员令而迎来了出征之日。昭和12年9月8日,我们从大阪港启航。

中队在北支登陆,9月18日参加子牙河岸地区的战斗。经历了令人恐惧的战斗。捷克式机枪子弹掠过头顶,有夜袭,还有水攻,真正感受到已投身于战场了。但我们中队除了前进还是前进。

我们还参加了石家庄、徐川的战斗,又奉命守卫过宁普。但时间不长,因为调动,又北上从大连港走海路,并兵不刃血地登陆浒浦镇,攻克常熟。接着马不停蹄地又攻下无锡、常州、丹阳、句容、汤山镇。虽然失去了许多战友,但最终能够参加进攻首都南京的战役,时为12月8日。不久在12月13日进入了南京。

现在,这些被我们曾经一路打过的扬子江沿岸的城镇,河中倒映的翠柳,岸边鳞次栉比的建筑,作为风光秀美的地区,实在是非常美丽。据说中国政府正全力将无锡等地建成旅游观光地区,来自国外的观光团数量年年增加。我希望大家能聚在一起去访问一次。

中队结束南京城内的扫荡后,于次年即昭和13年1月23日从南京出发,再次前往北支,参加黄河北岸的会战。在250高地的战斗中,我被手榴弹弹片炸伤,住进了济南兵站医院。虽然懊悔,但还是被送回国内,住进日本红十字大阪医院,后来配属到福知山第二十联队补充队第九中队。在留守队时,作为后备役接受过教育,但根据陆军武官服从令第二十一条被免除了现役。

我出征前在京都府厅工作,现在又回到原部门,但不知何故被大陆迷住了。考虑到日本国土狭小,连做梦都想去大陆。那时正好有机会可以进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于是就去奉天工作了。但两年后(昭和19年2月12日),在当地被征召进入第十一野战补充队第三大队第三中队,参加钱南地区在绍兴、萧山等地的讨伐战斗。我是分哨长,领着十几人负责守卫铁桥,B29轰炸机也来轰炸过两三次。有几次还领着中国密探担任潜伏侦察员,侦察过敌人的运粮路线。

无所事事的日子实在悠闲,这让我想起日本的农舍,只是人不同罢了。村民有时送来鸡蛋、蔬菜等东西,我们也回送点什么。可悠闲的日子未能持久,昭和20年3月20日我被调往中支野战汽车厂。两个月后,去第十三军司令部参谋部工作,直至8月14日停战。在上海聆听玉音<sup>①</sup>时,我泪流满面,一句不漏地聆听了诏勅文。

昭和21年1月10日我的征召解除了。十年前的同一天,即1月10日,我是满怀喜悦和希望入伍的。

现在战争结束了,回顾战争,让人感到战争打了很长时间。但我第一次处于弹雨之中时,一听到“啪”的声音,就紧张地将脸贴在地上。随着战事扩大,逐渐能判断出射来的子弹的远近,甚至还能观察敌军阵地。在250高地的战斗中,发生的事情确实非常愚蠢。还有的部队以为遇到

<sup>①</sup> 即天皇的讲话。

了敌军骑兵队而一齐向羊群射击过,结果被训斥了一顿。这些都是一些难以启齿的事。

另外,谷川军曹在南京作战中受伤时,是我护送他去包扎所的。返回中队时,感到归途是如此遥远。也不知败残兵会从哪里跑出来,或许敌人的枪口正对着自己呢。一人行走时,每当想到这些就非常不安,这会让人觉得路途特别遥远。幸好有武运,攻克四方城并进入南京的欢悦是非同寻常的。

战争发展成为大东亚战争并失去了无数战友,靖国神社里祭祀着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灵。如今,即使出于不同想法去参拜,也会让人联想到战争。英灵啊,如今已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种社会了。走出家门,也许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受到暴走族、流窜坏人(毫无理由地伤害路人的歹徒)的伤害,甚至学校里也不断出现暴力事件,每天都有家庭暴力的报道。我现在所想的是:必须自己保卫自己,能信任的人就是自己。那些为国捐躯的诸位战友是无法相信如今会是这种情景的。

虽然对中队史而言是离题万里的事,但想到了就这样随手写了下来。因为每天发生的事情让人过于悲伤,不知不觉便信手写了下来。还要请大家多多谅解。

思之所至,信手写来。祈愿诸位战友、兄长事业发达,合家幸福。就此搁笔。

[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史编辑委员会编  
《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史》,福知山步兵  
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史刊行会,1982年11月17日。]

(罗文文 译 罗萃萃 校)

## 14. 我的支那事变

望月五三郎

编者注：望月五三郎，1936年应征入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九联队第十一中队，上等兵。

(前略)

### 敌前登陆

昭和12年11月10日—昭和12年11月16日

11月11日，告别了大连的舰船，南下进入扬子江，逆流前行。在浒浦镇附近，两门舰炮朝向右岸伺机警戒，军舰向前面岸边靠近。

部队分乘工兵队准备的舟艇等待开进。这时，对岸响起阵阵的枪声，军舰立即开炮还击。炮弹呼啸着从头上飞过。在炮火中前进的舟艇无一受损。落在泥泞田地中的炮弹并未爆炸，但落在干燥地面的炮弹炸起了阵阵尘土。当部队毫无阻力地登岸时，敌人已经退到了很远的地方，不见了踪影。

由于进入了雨季，被小雨淋过的地面变得一片泥泞，根本看不到道路。所以士兵们在船里就换上短布鞋<sup>①</sup>。在泥泞不堪的道路上行军，从脚到膝盖沾满了泥，每走一步都相当艰难。

有时士兵发现了道路，就大喊：“这里有路。”于是，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走。可是不一会儿，便再次陷入泥泞之中。我们不是用手，而是用脚摸索着前进。泥水中漂着敌人的尸体。还有一具当地姑娘的尸体，下身赤裸。这一定是那些支那士兵干的。因为我是在第一线，所以可以确

---

① 日本特有的当鞋穿的胶底布袜。

信这些丑事不是日本兵干的。

大家一言不发,默默地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这是最辛苦的行军。背上的分量渐渐压到了肩上。我一不小心摔倒了,枪从肩上滑落,沾满了泥泞,已经没有办法再背回肩上了,只好用手提着向前走。不一会儿手就变得酸软麻木。“扑通”一声,又摔倒了,于是拄着枪再一次站起来。虽然有时命令休息,其实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手上沾满了泥泞,连烟都没法拿出来抽,只能默默地站在原地不停地喘气。

远远地传来了枪声。虽然这只是盲目射击,但还是有流弹不时地飞过来。在道路的尽头有条小河,我们把脚浸到河水中,先把从裤脚到鞋子上的泥巴都洗干净,然后再洗干净沾在枪上的泥巴。

从登陆浒浦镇开始,我们在泥泞中连续走了三天。

◎在一望无际的泥泞中,三天两夜没有吃过东西。(藤原义江)

## 四角盒饭

昭和 12 年 11 月 16 日—昭和 12 年 11 月 20 日

从登陆开始,在泥泞中跋涉了一个星期,我们到了常熟。在此期间,数次受到敌人的袭击,很是恼火。不过所幸平安无事,无一人牺牲。

在民房的墙壁上用大字写着“彻底抗战”、“打倒东洋鬼”等字样。

靖中队长对我们说:“在北支,由于我们做了宣传、安抚工作,士兵们对支那的农民都比较温和,能很好地执行军队的方针政策。但这里是中支,是‘抗日侮日’非常活跃、抵抗很顽强的地方。从现在开始,不管男女老幼,格杀勿论;所有民房一律烧掉。这是上级的命令。”但是没有一个人执行这个命令。

我心想,真正的战斗刚刚开始。

靖中队长在传达这条冷酷而不人道的命令时,显得有些语无伦次。听说战争结束后,他在他家乡的福祉厚生科<sup>①</sup>任职。让人不胜感慨!

在北支时,虽然粮食补给不能说充足,但是大部分人够吃,还有钱买

<sup>①</sup> 负责社会福利和卫生的部门。



作者阵中漫画

“米京南”武運長久 陣中漫画 ①



些当地人的东西,但到了这里,上级下达了就地展开调查的命令,顺便开始征粮。这里是南京米<sup>①</sup>产地,有充足的粮食,应该不会缺粮,还有大量的猪、鸡、蔬菜。在当地的酒窖里还藏有中国酒。

门准尉说他讨厌鸡蛋,其他人也联合抵制煮鸡蛋,这让我为了做些好吃的饭菜而烦心不已。由于我们的饭菜都是在一起做的,而支那人用的碗碟可以不用洗,所以一般都是用这些碗碟。但是门准尉讨厌用支那人的碗,他让我把饭装到他的饭盒里去。在洗他那只边角上沾有猪油的饭盒时,由于没有肥皂,怎么也洗不干净。再加上水冰冷彻骨,我不禁哭了。

我边嘟囔着边洗饭盒。此时旁边过来一位老兵,他正在洗明天做饭用的大米。他对我说:“门准尉是个好人,好好跟他干吧。”话语中似乎隐含着对准尉的不满,同时又多少有些幸灾乐祸。

在开饭的时候,××一等兵抱着一个雕刻着美丽图案的圆桶走了过来,说要当饭桶用。这时一位老兵笑着说:“那可是女人的便桶噢。”大家都大笑起来。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笑声了。

我们是一线部队,为了不给后续部队带来不便,大小便都用沙子填埋起来,这是常识,虽然没有人明说,但是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站着的鸟儿也没有留下痕迹。

## 小 河

昭和12年11月21日—昭和12年11月22日

一条宽约五六米的小河拦在了队伍的面前。由于没有桥,绕行的话,要走很远的路,因此,部队决定渡河。谷口伍长解掉装备率先跳入水中,边摸索着向对岸游去,边像唆使孩子似地做着手势,示意我们快点过去。于是,我们解下装备,脱掉裤子,系上兜裆布,纷纷跳入水中,水刚刚漫至腰际。我们趟到对岸,拼命向光滑的红土堤上爬,但是无论如何也爬不上去。后来我们用手拉住杨柳的枝条才爬了上去。先上岸的人转过身来拉后面的人。这时枪声响了,连续不断地射向我们。已经上岸的

<sup>①</sup> 当时日军将江南的糙米统称为“南京米”。

士兵迅速向前卧倒。过河的道路再次被切断。遇到第二条河流时，我们用第一条河的方法，很容易就过去了。时值冬月，河水冰冷。虽然我们极力忍耐，但是全身还是抖个不停。继而下腹部产生一阵阵刺痛感，然后胸口就像火烧一般难受。中午吃下去的牛肉罐头还没有消化，一直往上涌，差点要吐出来。不知道从行囊的什么地方摸出了正露丸，因为被水泡了无法入口，我只好一边嚼着从瓶子里滑落出来的人丹，一边赶紧跟上部队。

我们默默地前进着。黑暗中延伸的水田淹没了我们的脚步声。敌人的枪声渐渐停了下来，夜越来越深。我们在黑暗中忍受着痛苦，一步步向敌阵地靠近，就如同鬼魅一般。到底走了多少路？由于过河耽误了很多时间，我们不可能走得太远。漫漫长夜渐渐发白，前方一百多米远的民房内，一定有敌人等着我们。每秒飞行两百多米的子弹，呼啸着从我们耳边掠过。在这个晴朗的早晨，敌人好像已经退却了。由于上级命令要烧房子，我们就顺便把家具、建材拿到一个地方烧，把自己湿漉漉的衣服烤干。

河里的鸭子悠闲地游着。工兵队的舟艇现在才到，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就那么无所事事地待着。于是工兵队的士兵开始抓鸭子。鸭子很熟练地四处逃窜，怎么也抓不住。这场战斗以鸭子的胜利而告终。我也祈祷鸭子们能赶快逃走。

河流有时可以作为饮用水源，有时可以作为洗刷的场所或者成为水上交通网，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对于行军来说它却是个障碍，曾数次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杨柳的叶子已经枯落，但低垂的细枝映照在水面上，形成了在国内很难见到的风景。

◎瘦蛙，可得挺住，一茶在此。

## 步兵操典

昭和 12 年 11 月 23 日—昭和 12 年 11 月 23 日、24 日

不断前进的中队，在××河附近的一个较高的梯田上构筑阵地，与前方两百米左右的敌人对峙。双方的炮火持续了几个小时，激烈的战斗

不断地进行着。由于是在梯田上,要进行持久战的话,轻装比较方便,于是部队决定将装备都放在后方的农舍里。门准尉对我说:“你留在这里看东西,不要上去了。”于是我就留下来看装备。枪声一直响个不停。还好,我有一份不错的差事,暗暗松了口气。忽然,鲭中队长闯了进来,看到我站在那里,他以一副凶恶的嘴脸说:“你这家伙居然在这个时候躲起来!你想干什么?!”我立刻回答说:“是准尉让我在这里看东西的。”“东西不用看了,赶快上火线。你要是偷懒我是不会让你晋升为上等兵的。”说完他就出去了。“什么也没干?”我很不屑一顾地想,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到这里来干什么?当他看到我时,为什么忽然脸色都变了昵?这说明了什么呢?

晋升为上等兵是由下士官以上的干部集体研究选拔的,决不是中队长一个人说了算。想到这些我都觉得羞愧,这哪像是我的长官?

战斗还在继续。鲭中队长在火线后方两百米处的战壕中喊道:“高木少尉,像你那样在后面指挥不行,给我往前一点!”或许有人会说:步兵操典中写着小队长、分队长要身先士卒,站在部队前面指挥,而没有写中队长也要这样做,因此中队长才在后方指挥的啊。但是并没有写要躲在战壕中啊?!我们来看一下步兵操典:

### 第三节 中 队

#### 第一款 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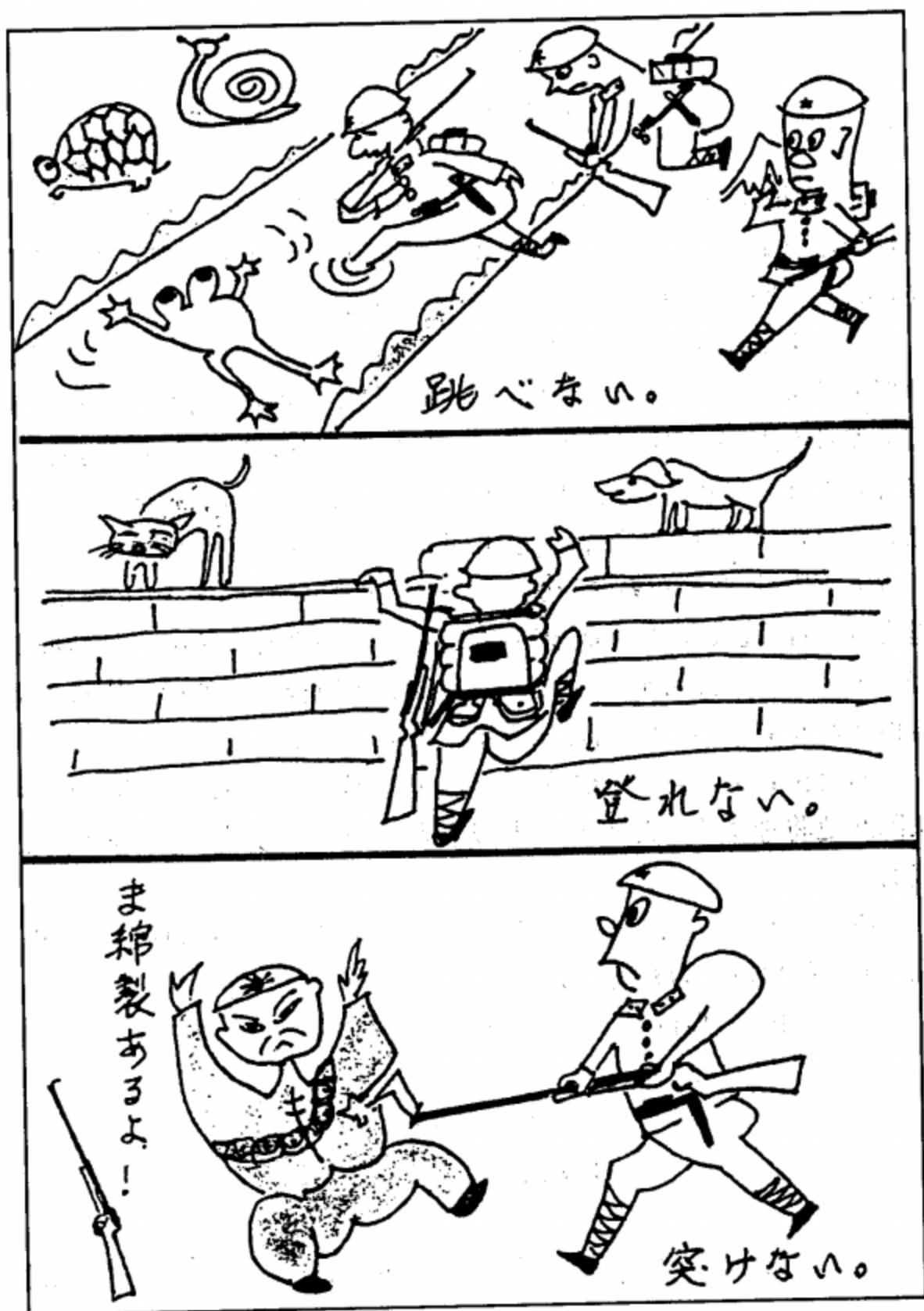
第 293—297 页 为战斗而前进

第 298—309 页 展开及运动

第 313—317 页 突击及阵地内的攻击

虽然没有一项写着要站在队伍前面,但是也没有写要在后方指挥啊!

◎万兵易得,一将难求。(格言)



作者陣中漫画

## 船 队

昭和 12 年 11 月 24 日

不久,枪声渐渐停了,敌人好像撤退了。我们成排地躺在地上休息。从这个小高地向下望去,可以看到宽阔的运河在不停地流淌。越过芦苇丛,可以看到有两艘扬帆的船在慢悠悠地前行。

甲板上堆积的货物被篷布盖着,不知道是民船还是军用船,也不知道船上的货物是大炮还是民用品。因此,大家一时议论纷纷。不知是谁挥动着日本旗,示意船靠过来,但是它却毫不理睬,还是缓缓向前航行。接着有人开枪恐吓,可船还是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于是中队长下令要俘获这个船队。他从志愿者中选出四方上等兵等三人组成突击队。他们脱下衣服,把兜裆布系紧,在头上系上带有旭日的布条,戴上钢盔,嘴里含着匕首,跳入水中,勇敢地向船队游去,并在没有机枪掩护的情况下登上了船。不一会儿他们就搜查完毕,回到了甲板上。然后一边打手势告诉我们没事,一边引导着船队靠岸。原来只是民船而已。

然而在战斗详报里却记载着:得知是运载有火炮的军用船,于是大家踊跃地将船擒获,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这是作为特殊功绩加以记载的。

我对这个结果一点也不感到诧异。因为那时候我对这种自告奋勇、视死如归的勇敢行为充满了敬意。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汉语)

## 紫 烟

昭和 12 年 11 月 25 日

在微弱的亮光中睁开眼睛,我深深地感受到,今天我还是安然无恙地活着。

掏出所剩无几的烟来,点上火,看着袅袅上升的紫色烟雾,我忽然想到,现在家里的稻子应该割完了,人们现在一定在准备过年吧。邻居家

的柿子树上一定飞来了很多麻雀，里面说不定还夹杂着白头翁鸟呢。还记得以前我会用气枪去驱赶它们。

我是在农舍里出生，在农村长大的，所以当我看到我们所住的农舍周围的水田时，就不由得想起我的家乡。不管怎么说，农村还是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大清早，敌人的炮弹就从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早已对枪炮声麻木的我根本就没有感觉。零零落落的农舍上空微微地飘着烟雾，大概其他人也和我一样在边抽烟边想家吧。我用手搓了搓脸，发干的泥土不断往下掉。很久没有刮过胡子，已经很长了，但是没有心思刮掉。其他人也一个个醒来，四处去寻找做早餐的食物。附近一口井里的水昨晚就吃完了，只能到 200 米外的小河里去取水。由于其他部队发生过取水的士兵被狙击手击毙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允许单独行动。不过为了吃饭，我们还得冒死去取水。

前面 200 米左右的棉花地里，连续落下了三枚迫击炮弹。可能是因为我们生火而暴露了目标，于是我们赶快把火灭了。过了一会儿，在同一个地方又落下了两枚炮弹。接着在右边 100 米的地方又连续落下了三枚炮弹，这次正中目标。这是敌人早晨的问候。

疲劳是个很可怕的事。看着敌人的炮击，一种要反击的情绪顿时从强健的体魄中涌出。但是，连日来的进军、疲劳、不眠和不安，开始恶魔般侵蚀着我的神经。不知什么时候接到了出发的命令，但像现在这样的状态，还能应付肉搏战吗？不过敌人也一定是同样疲惫不堪，也是在同样不利的条件下作战，胜利必将属于优秀的民族，劣等的民族只会失败。我这样鞭策着自己，继续向前迈进。一只鸢在高空中翱翔、鸣叫，叫声中充满了凄凉。尽管如此，我还是毅然踏上了征程。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若心经）

## 小 学 校

昭和 12 年 11 月 26 日

我们经过××小学时，到校园里寻找柴禾做饭。学校内外一片荒



凉,桌子椅子扔得到处都是。我们刚刚到这里,为什么这里会这么荒凉呢?一定是支那士兵的暴行。黑板上写着“打倒日本鬼”、“彻底抗日”、“誓复敌仇”、“……”、“……”等大小不一的字样,很是难看。这应该是支那士兵在撤退前为泄愤而写的吧。在教室的墙上,挂着很多图画,应该是用作教材的。有的画上画着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杀支那人;有的画着日本士兵把反绑着的支那人吊起来;有的画着女儿被强行拖走、母亲在苦苦哀求;有的画着几个支那人并排跪着,后面站着高举着军刀的日本兵,前面还有一个人趴在地上,脖子上全是血;还有的画上画的是日本兵火烧支那人的情景。

在这些图画的边上都有文字说明,大概写的是我们日本人多么惨无人道、禽兽不如,支那民族正饱受摧残等意思吧。画上的人们都穿着日清战争时期的服装,支那人穿的是便衣,日本士兵穿的是黑色的军装,胸前画着黄色的肋骨,戴着镶着红边的军帽。从图画褪变的色泽可以看出这些图画已经挂了很久了。

从义和团事件到满洲事变,再到上海事变,接着到现在的支那事变,由于战火连绵不断所形成的同仇敌忾之心,通过这些图画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虽然我不敢断定到底是不是这样,但是还是感到有些讽刺的意味。因为被这些强烈的抗日思想教育过的支那孩子们,反而对我们日本士兵很有好感,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国家士兵的素质不如日本士兵。这与他们所学的东西恰恰是相反的。不过我认为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在此,我想就现在的教育方针谈一下自己的想法。现行的教育方针让文部省很头疼,PTA<sup>①</sup>的P<sup>②</sup>也很让人担心。日本的孩子现在身处安逸的环境之中,教师只要照本宣科,教孩子们国语、地理、数学就行了,真正的心灵教育是由父母来承担的,而情操教育则应该按照《教育勅语》来施行。在《教育勅语》中不允许用“朕”这个词,天皇也要说“我”。还有军国主义所提倡的“义勇奉公”。但是,在现今的国际经济斗争中,只有不重义、不奉公、不要勇气才能得胜。希望不要把孩子们带到邪路上去。

① 家长教师联合会(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② 指家长。



· 作者阵中漫画

「眼支个眼，景干」。来彭湃阵余人眼支个眼，且望，即：“好不干伙出

◎孟母三迁的教育。(烈女传)

## 百人斩

昭和 12 年 11 月 27 日—昭和 12 年 11 月 28 日

我们一路西进,来到距无锡八公里的地方,与败退下来的大约两个中队兵力的敌人相遇。一番激战之后,我们俘虏了 30 人,其余敌人都向无锡方向逃去。

无锡是一座工业城市,但是,战争笼罩下的无锡却一片冷清。高耸林立的烟囱没有一个在冒烟。曾经弥漫的煤烟把周围建筑物熏得乌黑,整个街道死气沉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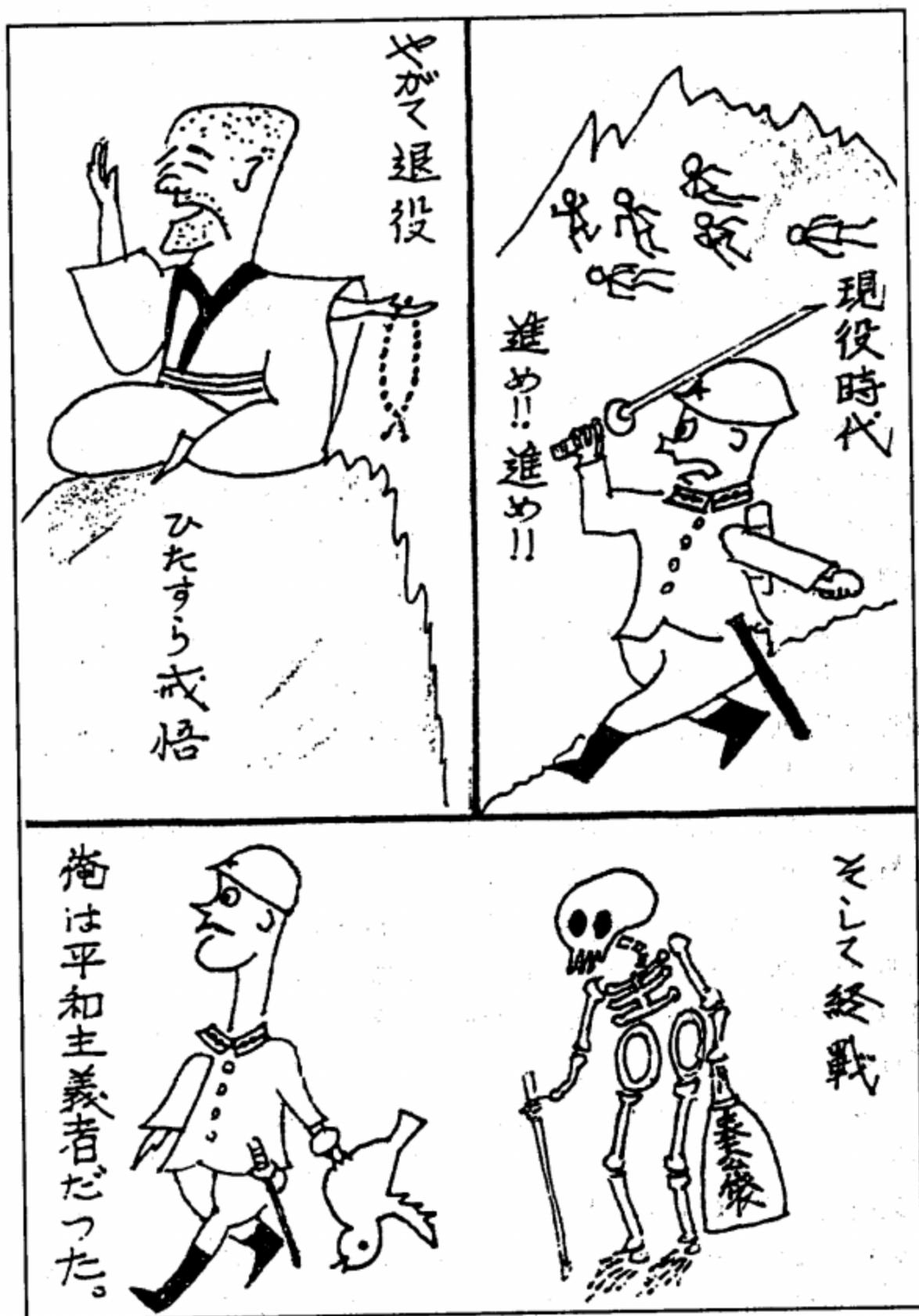
速射炮在不停地朝着敌人的阵地射击。速射炮是一种破坏力极强的火炮,它的炮弹是沿直线飞行的,在听到发射声的同时,炮弹已经在墙壁上炸开了。接着,为掩护中队前进,野战炮也开始轰鸣。掩护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可能是炮手的观测有误,炮弹落在了我们的周围,而且越来越向我们靠近,靖中队长气得快要发疯了。

不久,炮声停了,敌人向常州方向撤退。

我们紧跟着向常州进军。在行进至丹阳时,部队停下来休整。于是,我就和一等兵吉田面对面站着聊天。忽然,吉田“哦”地一声,捂着肚子蹲了下去,他被流弹击中了。“怎么样,吉田?”我急忙问。可是,他没有回答,好像快不行了,不,是已经不行了。就差五寸,不然的话,被击中的就是我了。就这样,我眼睁睁的看着战友在离自己五寸的地方被枪弹击中,连好好安葬的时间都没有。我只好把他交给卫生队,心情沉重地加入到前进的队伍中去。

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野田、向井两少尉,开始了他们的“百人斩”比赛。作为见习士官的野田少尉到第十一中队时是我们的教官,他升为少尉后就担任了大队副官。行军途中,他负责传递中队的命令,骑马来回奔走。他是由于“百人斩”比赛而成名的,并被誉为“勇士”。国内的报纸、广播都对他大加赞扬。

他对手下说:“喂,望月,把那个支那人给我拖过来。”于是,那个支那



作者陣中漫画

人被拉来了。那个人一开始还苦苦哀求,可不久就不作声了,老老实实地跪在了少尉的面前。少尉高举着军刀,不停地在他的背后比划着,然后带着憎恶的笑容砍了下去。

就一刀,头颅立刻飞了出去,人的身体也随之倒下。从颈部喷出的血,将地上的石子冲得骨碌碌地翻滚。我本想转向一边的目光,一下子停在了少尉的刀上。

虽然我眼看着战友死在自己的面前,虽然我从很多尸体上跨过,但是,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去屠杀毫无抵抗能力的农民?

这种屠杀在不断地升级。只要看到支那人,野田和向井就会争先恐后地挥舞起他们的军刀。要是在战斗中斩杀敌人也就罢了,但是他们连流着泪哀求的农民都不放过,只知道一味地残杀。这种事情,联队长和大队长应该都是知道的,但是他们竟然默许这种行为,导致“百人斩”得以继续进行。

不知为何,这种残忍的屠杀行为,居然被当作英雄事迹来评价和宣传。因为最前线没有媒体,所以,把支那士兵和支那农民的事情含糊地报道一下,通过报道部审阅后发回国内报道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如今看来,这件事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污点。

关于终战后盟军是如何处置这两个少尉的,在这里,我想借用一下《潜行三千里》的作者、原参谋辻政信大佐的笔记来说明一下。

大佐听到战败的消息后,为了逃避罪责,先后逃到缅甸、泰国、印度、昆明、重庆,最后逃到南京,在当时一位支那要人的庇护下,为他出谋划策,对付共产党军队和毛泽东。等他被解除了战犯的嫌疑之后,才回到了日本。

战后,野田、向井两人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凶手被抓了起来,一起被关在巢鸭<sup>①</sup>。不过调查的结果却是证据不足,两人被释放了。但是后来由于某报纸上的一篇关于杀人比赛的新闻,他们被重新定罪。不管他们怎么解释都没用。在长时间的战争中,作为小队长参战的人,要说绝对没有罪是不可能的,但是仅凭旧报纸或小说作为证据来定罪,真让人无话

① 位于东京市内的巢鸭监狱。

可说。

支那的报纸上刊登了两个少尉的遗书。他们在遗书中写道：“若我们的死能消除支那民族仇恨的话，我们就死而无憾了。”当时已近年关，雨花台一片白霜，两个少尉站在那里很从容地抽完了最后的一支烟，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笑着奔赴黄泉，每个人都中了两三枪。

◎唉，别打它，苍蝇在搓它的手，搓它的脚呢！（一茶）

## 勋 章

昭和 12 年 11 月 29 日

这次说的是卫生兵水口挨了鲭中队长耳光的事情。

不知什么原因，水口和中队长顶撞了起来。

“居然有人敢跟我顶嘴，你休想得到勋章了！”中队长生气地说。

“我不是为了勋章而参加战斗的。”水口说，“我一直把照顾伤员、医治病人作为自己的职责，每天不停地工作。我认为，这是在为国家做贡献，根本就没有想过勋章那种东西。”

“什么?! 你也太狂妄了，居然连我也想骗！”中队长勃然大怒，一口气打了水口十几个耳光。

从踏上战场那一刻起，谁都渴望能得到军功章。军功是由准尉根据客观情况写出战斗报告，记录上各人的功绩，然后交给叙勋局来决定的，并不是中队长说了算的。

不用多说，提到军功章的话，肯定会有附加条件的。我是在上等兵长谷川受伤后，接替他成为功绩处森田准尉的助手的。因为我的字写得很难看，有关书写的工作就交给寺田、中岛两位军曹，我负责画战斗图。画战斗图时，要先画敌人的战场分布图，然后画友军的分布图。在各个小队的前方，标有小队长的位置，后方标有中队长的位置，接着标明部队的进攻方向。我在誊抄森田准尉的原稿时，寺田从我的后面看了一下，然后对我说：“喂，望月，把鲭中队长的位置再往后画一点。”我们立刻笑了起来。森田准尉也听到了，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点点头。





作者阵中漫画

一直以来，门准尉、森田准尉两人没有给鲭中队长记过一次特等功。有时森田准尉也会送点人情，这很容易。比如有一次，他对我说：“喂，望月，你一次特等功也没有，给你记一个特勋乙吧。”如果在很想得到金鵄勋章的鲭中队长的功绩簿上写上“当时中队长举刀冲入敌阵，斩敌数人”的话，他就有可能得到那枚勋章。真是个不幸的人。

◎杀一个人得判死刑，而杀十几个人就能得到勋章。（卓别林）

## 夜 行 军

昭和 12 年 11 月 3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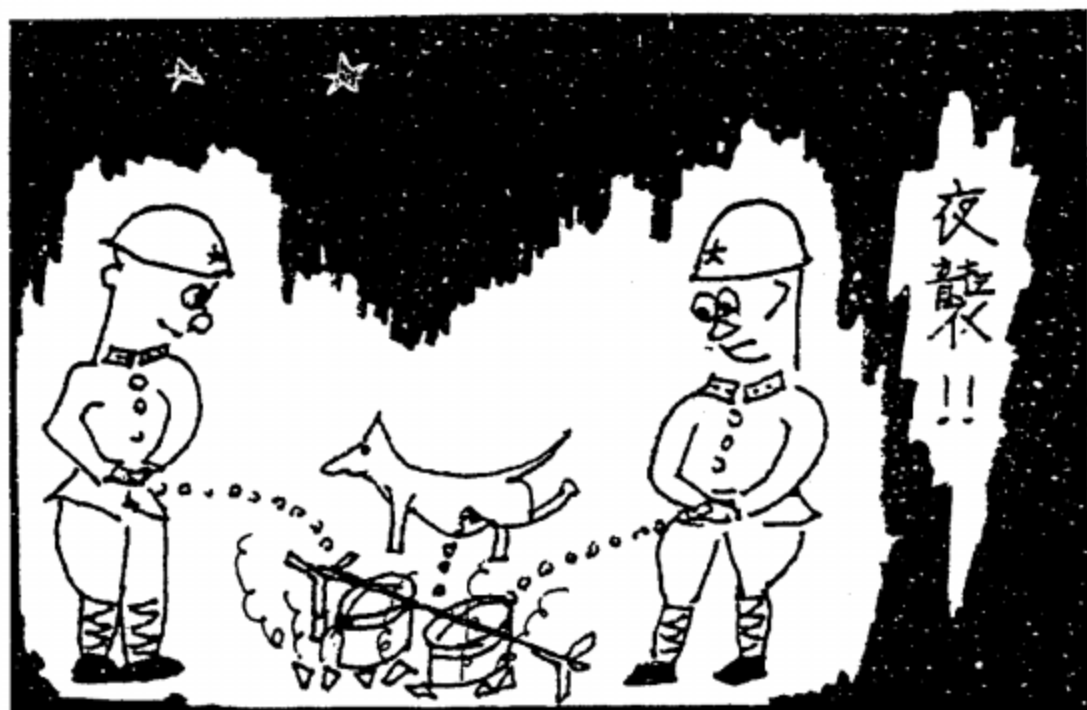
开始了夜行军，加紧追赶，以便能参加南京总攻击的战斗。连日来的夜行军，大家都已疲惫不堪，默不作声地顶着沙尘行军，连呼吸都很困难。虽然打瞌睡，但是还是靠着不能耽误的本能继续行进。突然不知谁叫道：“敌兵，正和敌人走在一起啊！”漆黑的夜里，无法识别旁边的士兵。我们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中国士兵因地方不同而语言各异，因此，即使懂中文的人也有听不懂的。似乎无异常情况，继续行军。

不知是谁点起了香烟，通过火柴的光亮才知道，身边走着的是中国士兵。双方都很慌张，双方的枪相碰发出了声响，真是件难以预料的事。鲭中队长忠实于步兵操典，忘记的要镇静和大胆，没有作任何指示。士兵们四下散开，中队长却不知去了哪里。中国兵已失去了战意，四十余名中国兵向我们投降了。

不久，东方亮了起来。度过一道难关，松了一口气。不知什么时候，鲭中队长出现了，坐在河堤的某处吸着香烟。于是，稍事休息，大家叽里呱啦地谈论着。

工兵队的舟艇部队到了，因为要处置俘虏的中国兵，所以要求我们把俘虏交给他们。我们把这些轻而易举俘获的中国兵让工兵队来处理。发生混乱的时候，鲭中队长没有下达任何命令，自己躲了起来，军刀也没有出鞘。他到底在哪里？在干什么呢？

◎出门靠朋友，处事靠人情。（谚语）



作者陣中漫画

## 迫 击 炮

昭和 12 年 12 月 1 日

白头镇一战，让我领教了迫击炮的可怕。西边山中有一条公路，从公路起，敌人的碉堡布满山腰，碉堡上是机枪孔。迫击炮弹不断在我们周围爆炸。

我觉得从头顶上飞过的炮弹声响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冷不防落到自己身旁的那些炮弹还是很可怕的。我们向山脚下的土堤疏散，但炮弹从天而降，根本没有藏身之处。如果有地方可以躲避炮弹的话，就能使人放心，但是如果是在山腰的话，那就回天乏术了，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集中的炮火打击一刻也没停止。因为同一个地方不会再次落下炮弹，所以就转移到爆炸过的地方。战争的经验逐渐赋予了我们智慧。

大概是炮弹打完了吧，炮击突然停了下来。这次是机关枪和步枪的战斗。“大石少尉，再向前去一点！”靖中队长激励道。在敌人看来，带队的显然是指挥官。敌人集中火力，向少尉射击，少尉当场阵亡。如此一来，预备役军官一个接一个地顶了上去。就像机枪阵地被瞄准之后，机枪手最容易受到伤害一样。

对中国军队来说，迫击炮是重要的武器，其数量不仅众多，训练也很有素。这是令人生畏的火炮。心中祈祷着忘却恐惧，于是稍稍冷静了一些，可是一会儿又会大意起来。从心底发出誓言，决不退缩，继续前进。

## 石 佛

昭和 12 年 12 月 2 日

在句容附近，整个中队为痢疾所困，患者与日俱增。进攻南京之日一刻刻逼近，距南京还有 50 公里。止泻药已用完了。

水口卫生兵有很强的责任感，即使是有一线希望也不会放弃。他觉得这样不分地点随便排便会传播病菌，使痢疾肆意蔓延，便指示大家在一处挖个坑，集中在这里排便。

这样的场所位于一座寺院的后面，寺院里并排着十几尊石佛。因为患者过多，所以他去找山田军医商量。山田军医前来察看，一看排便处蚊蝇成群，便背过脸去。忽然，他朝前一看，面前并排着一列石佛，山田军医说道：“在这种地方排便，当然要受佛的惩罚，把它移开。”说完，他就笑着走开了。

水口卫生兵迅速收集稻草，放进便坑里焚烧，又在上面积盖了沙土，恢复了原样。是否是佛祖显灵另当别论，此后，大家的病情渐渐好转了。这成为了一段玩笑话。

◎临时抱佛脚。（谚语）

## 源 头

昭和 12 年 12 月 3 日

饭饱腹胀后，如果疲惫感突然袭来就要犯困，于是，我陷入了漫无边际的空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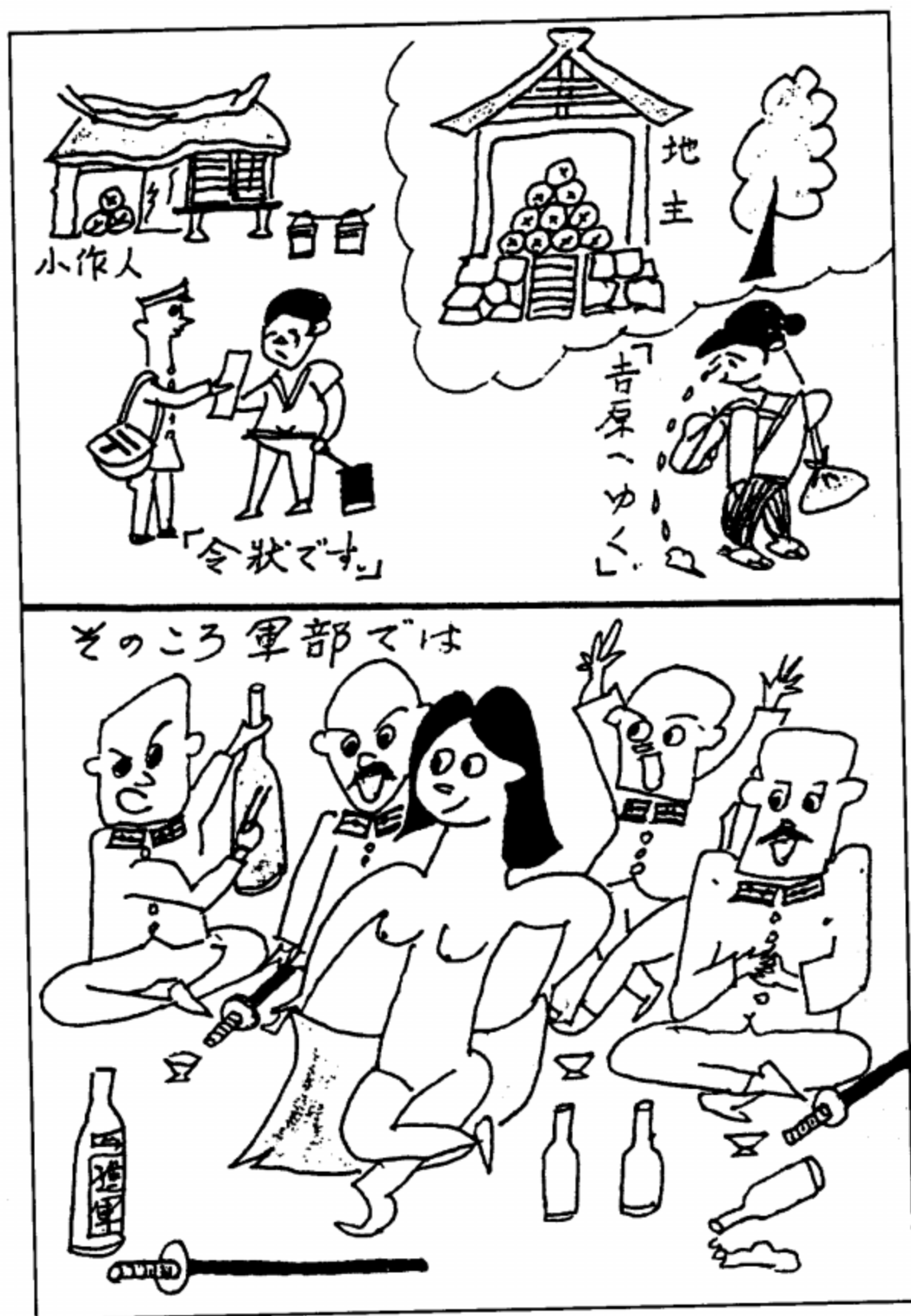
为何？是谁？将我拉入战争，根源在哪里？指挥军队这个特殊世界的最高领导的性格如何？我研究了其源头。

但是，继承了草莽武士、萨摩武士、长州武士等血统的军人后裔另当别论，在我们的少年时代，人们第一志向是第一高等学校，其次是东京大学，排在第三、第四的是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士兵学校。

那时，选择军校者，基本上都是出身贫困家庭的人，因为不要学费，服装、吃饭和住宿都是免费的，这样家里就可以解决两三个男孩的吃饭问题，而且毕业之后，如果当上少尉以上军官，一般就有了社会上部长课长级别的工资，贫困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善。于是人们为了争口气，下定决心，发奋学习，最后进入陆、海军大学，胸前别着勋表<sup>①</sup>，满怀着打天下的豪情壮志。但在平时，则坐着三等车，小心翼翼地蜷缩在角落里。这

---

① 勋表，又称略章、勋略等，是用来代表勋章、奖章等奖励的一种证章，为统一规格的长方形板条。其式样通常与所代表的勋章、奖章的绶带一致，通过条纹、色彩（有时候还包括一些饰件）区别不同的奖励。



作者陣中漫画



就是军人。

因此,军人们立下豪言壮语,要确立“大东亚和平”,把满洲变为“皇道乐土”,抬着天皇的神轿,毅然参与支那事变,以履行自己的职责。

对一般社会成员封锁言论,独占二等车的双人椅,沉溺于倨傲和自我满足之中。这就是军人。而且,吃同一锅饭,从士官学校出来的将校军官,躲在身边的安全地带,无情地拿预备役军官的生命去祭旗。像消耗品一样对待下士官,把士兵当作防弹工具,命令他们前进、前进,自己却在后方大本营中,过着安宁的生活。

一般人把他们视为一帮有才华的人加以尊敬。然而,探索他们成为军人之前的源头,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让人看不起的都是士兵。

乃木将军<sup>①</sup>在水师营会见时,不让给解除武装的斯特塞尔<sup>②</sup>及其幕僚拍照,允其带刀之后,才同意给他们拍纪念照,这被传为佳话。明治天皇驾崩时,他剖腹殉死,称得上是真正的军人榜样。可惜的是,现在已没有这样的人了。

◎一将功成万骨枯。(汉语)

## 国内殖民地

昭和12年12月3日

在此,我想提一提下级士官方面的事情。近畿地区是富家子弟比较多的地区,因此,将此作为特例来考虑。

借用一下大宅壮一所说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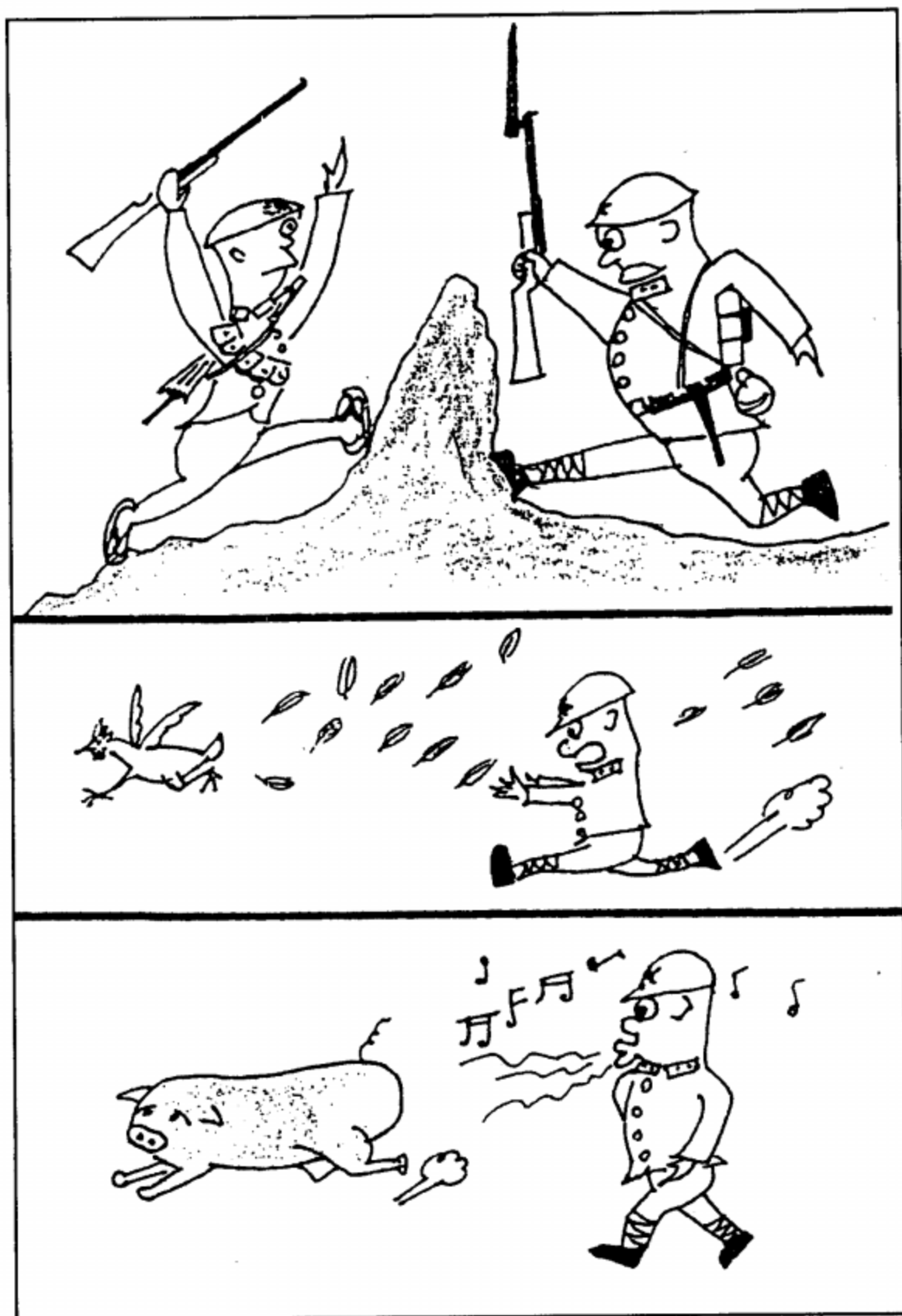
说起战后的日本,殖民地已得以公开化。何谓国家的殖民地呢?首先是农村,农村乃是日本的落后地区,欠发达地区,生活水平很低,处于殖民地状态。并且,这些国内殖民地,成了日本战斗力之巨大源泉。

日本战斗力的核心是下级士官。这些下级士官,大部分来自何处呢?答案是农村。

---

① 乃木希典(1849—1912),日俄战争时期日军第三军司令官。

② 俄国将军,日俄战争时期为驻旅顺俄军司令官。



作者阵中漫画

对于贫家子弟来说,平日的的生活过于悲惨,因此,一旦入伍,反倒觉得军队很舒适。

对一般人来说,都想尽快从军队退伍回家,但是对农村青年来说,即便超过了兵役期,仍然希望留在部队服役,所以成为了下级士官。这些下级士官是战斗力的核心,类似于战争期间的熟练工人。而且这些人一旦进入社会和工厂,就成为工会的领导。所以这些人也会成为左翼运动的老手。

其原因何在?结论还是农村的贫困。这促使了成为右翼源泉的产业的发展,也是昭和初期兴起的日本右翼革命和政变计划的原动力。

战后,这也是以农地开发形式解放贫困农村的根源。这些靠的都是下级士官的力量。

此后,如果说农村是国内殖民地的话,那还有一个就是家庭中的殖民地,即女性。迄今为止,女性是家庭中最受轻视者,不能随心所欲,处于家庭中阳光沐浴不到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家庭中的殖民地,是欠发达地区。

女性和农村一样,战后才获得了解放。

但也有例外,不能说事情全都如此。女性获得解放之原动力,是从下士官的经历中诞生的,于是,日本得以迎来无限光荣的今天。

我认为以上所说十分恰当,故借以参考。

◎有劲没处使。(谚语)

## 紫 金 山

昭和 12 年 12 月 5 日—昭和 12 年 12 月 9 日

经过丹阳、句容,抵达白兔镇附近。12 月上旬的夜晚,已近寒冬,寒冷彻骨。晚上要是生火,就会遭到敌人的集中炮击。夜里,到堆积着棉花的小仓库里,钻进棉花堆里睡上一觉。这样,不论多么寒冷也能熬过去。

构筑在山丘上的碉堡窥视着我们,终于,离南京只有咫尺之遥了。

涂有旭日标志的轰炸机在南京上空投下了炸弹,空中腾起的烟雾隐

约可见。

野战重炮队的加农炮并排着朝向南京。在其前方，野炮队的大炮同样朝向南京，呈现出攻击的态势。观测兵用很大的望远镜观察，正传达着某些信号，等待着总攻南京时刻的到来。

战车开了过来，发出隆隆的声响。一边在狭窄的小道上与敌人交战，一边向这里追赶的我们，终于站在了战场的最前沿。

进攻开始了，炮弹在空中愉快地拖着尾巴，紫金山上顿时硝烟弥漫。

十几枚，不，是一百余枚难以计数的炮击之后，完全隐没了紫金山的身姿，像被烟幕裹住一般。

利用这段时间前进、再前进，终于到达了紫金山麓。对于敌人来说，最坏的结局已经到来。

绝望的敌人进行了最后异常猛烈地反击，重机枪、步枪乱射一气，迫击炮连续猛烈地射击，流弹从身边划过。

不久，枪声停了。贴着岩壁，即刻转入到山地战。常青树之间有一间距离的空地，其间长满了女郎竹。前方一间距离以外就看不见对方，更看不清敌人的方向，甚至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只好沿着山坡不停地向上攀登。遭到敌人的乱射，我们也漫无目标地一阵射击，流弹向我们飞了过来。刚到半山腰，附近便升起蒙蒙白烟，竹节“啪啪”地迸裂。风迎面吹来，火势向我们逼近。如此下去的话，我们会被施以火刑。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想法，用“草薙剑”，不，应当叫“牛蒡剑”，将后面的竹子全部砍掉，清出一块空地，避入其中。大火烧至眼前也就到此为止，我们这才避免了被烧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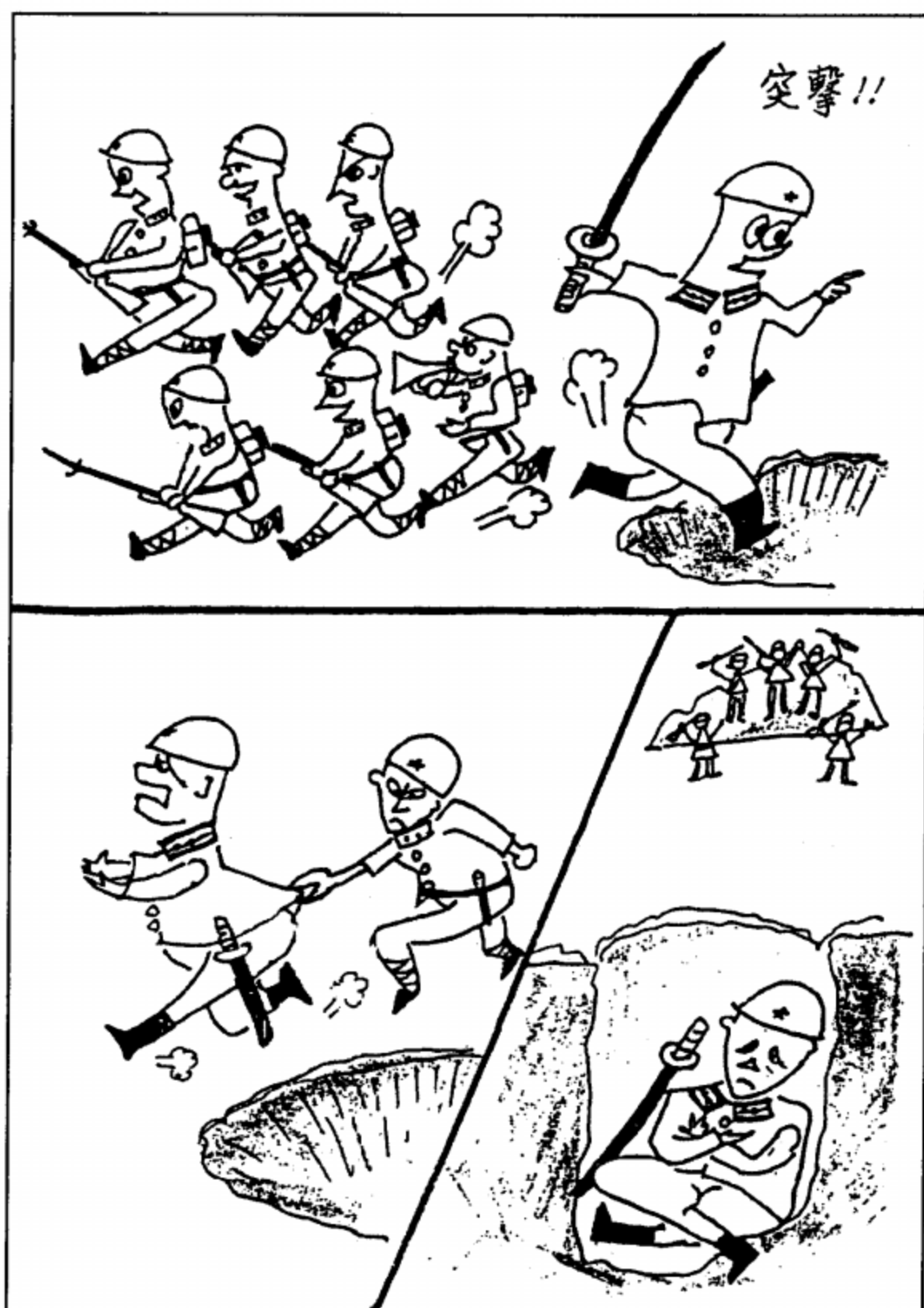
因为无锡附近有磨刀石，所以磨了“牛蒡剑”。大家像磨菜刀一样磨剑，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敌人向背后扬子江北岸方向败退，紫金山上升起了旭日旗。

由于遭到友军炮弹的破坏，山顶附近的树木已化为灰烬，变成一座裸露的沙石山。

为了避免掉进炮弹坑里，小心翼翼地下了山。在大树下，吃完了饭盒里的饭。支那米被冻得硬邦邦，吃起来嘎巴作响。

◎死重于泰山，身却轻如鸿毛。（勅语）



作者阵中漫画

## 中山门

昭和 12 年 12 月 10 日—昭和 12 年 12 月 12 日

下了紫金山，那里是南京城外的一座公园，今晚在××博物馆宿营。

蒋介石曾经办公的建筑离这里很近，当然它成了鲭中队长的住所。宋美龄的床原样丢弃在那里。

等待总攻南京的时间非常漫长。在公园内的山腰处是中山陵。从中山陵前的石阶起，有一条大路，夹在两排笔直的树中间。白杨树林之间，排列着用“翡翠”雕成的动物像。

对中山陵一带进行侦察后，侦察分队报告说：“那里陈列着各种贵重物品，无异常情况。”

中山陵是中国革命之父孙文的长眠之地，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这一带蕴藏着中国数千年历史的重要文化宝藏。所以联队长命令绝对不允许破坏这里的建筑物。

在宿营地附近煮饭的时候，第十二中队的××伍长走向前来，迫击炮弹飞了过来，直接命中了伍长。在我站立的地方前面五米处，伍长当即死亡。在离我们很远的紫金山上，仍然潜伏着残敌。总攻南京的帷幕已经拉开，我中队从东向正西进攻，成了光荣的军旗护卫中队。

空中，涂有旭日标志的轰炸机向城内投下了大量炸弹，重炮、野炮发起猛攻，炸弹如雨，城内笼罩在一片沙尘和白烟中。在重机枪、轻机枪的猛烈射击下，城墙遭到了破坏，城门一带弥漫着硝烟，城门在烟雾中隐约可见。

城外，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争取最先登上城头。各兵种混乱不堪，来往奔走，按耐着兴奋，待机而动。

中山门近在眼前，道路穿过半圆形拱门的中央，门上是城墙，城墙上书有蓝色的四个大字：“誓复仇敌。”城墙上有一座三层阁楼，这就是连续几天都梦见的首都南京的入口。

工兵队正在填埋周围的反坦克壕。反坦克壕已填好，战车朝着城门猛烈突击，城门“轰”地一声坍塌了。六车少尉手持军旗在前，我中队跟



在后面进入了南京城。

看不到敌人的身影,于是以军旗为先导,大家站立着,如同一场精彩的演出。

城内尸横累累,尸体姿态各异,煞是难看。来不及逃走的中国兵提心吊胆,战意全无,放下武器集体投降。

损坏了的枪炮、散乱着的弹药,多么狼狈的溃逃啊!一幅原样的地狱图景。城内的建筑已遭到破坏,残垣断壁中扬起的沙尘依然笼罩着南京城,燃烧着的建筑依旧冒着白烟。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子弹不知从何处向我们射了过来。事后得知,敌人从城墙内部向下挖,在城墙中间开筑射击孔,进行狙击。我们这才搞清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牺牲的原因。

××伍长登上城楼,扬起了旭日旗,大家一齐三呼万岁,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做梦都想着进入南京,为此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就期待着这一天。但是,想起中途默默死去的战友们,还有因伤被送到后方的战友的遗憾,你们也一起高呼万岁吧。

“遗骨啊,这就是南京!”再睁开双眼,好好看看南京吧。

◎我这一生的辉煌之日。(电影)

## 南京入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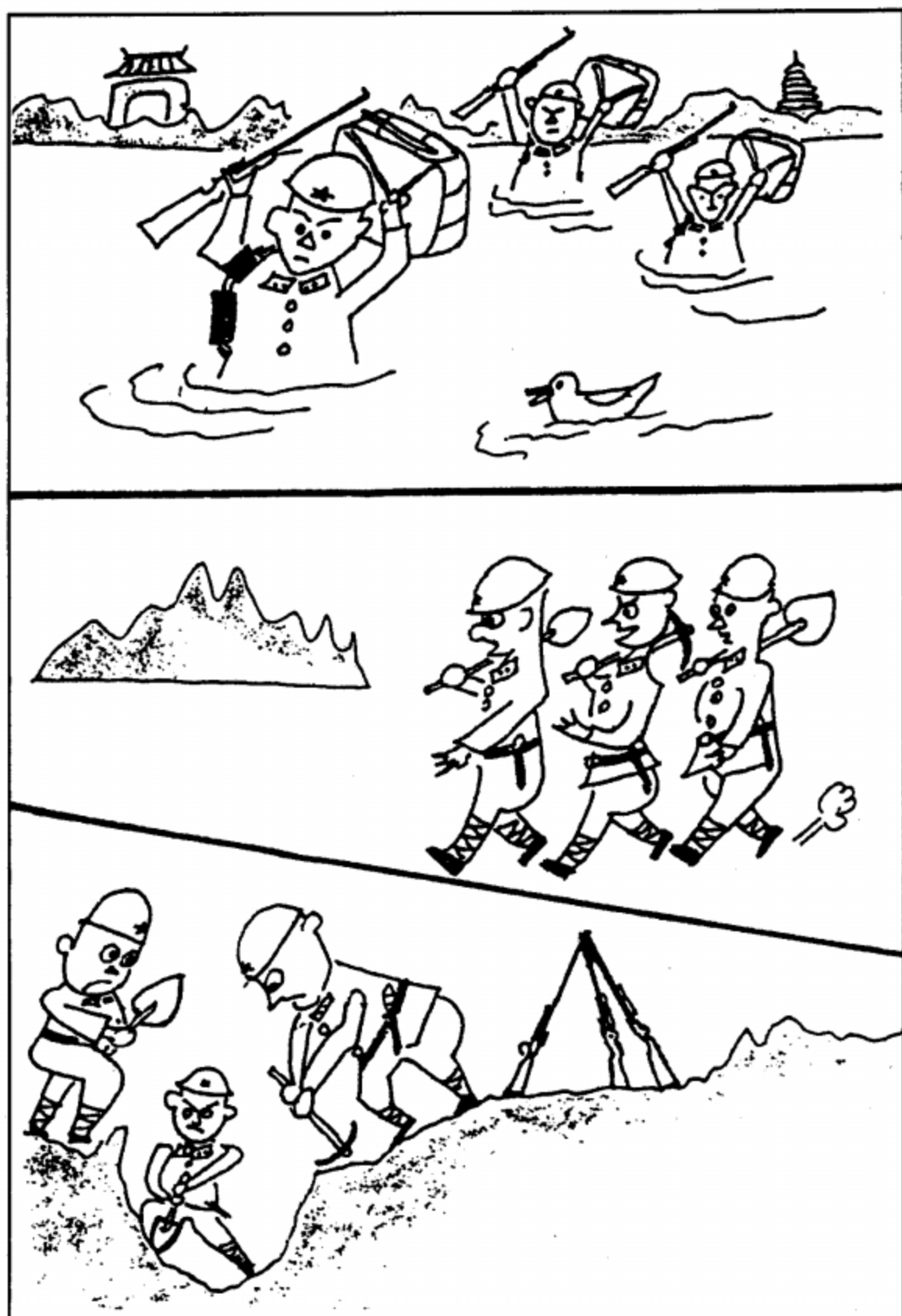
昭和12年12月13日—昭和12年12月25日

整齐列队准备进入南京城之时,与出征时相比,很多人牺牲了,人数减少到定员的四分之三。

不会有人对我说,你辛苦了,因为大家都很疲惫。深切地体会到这是付出巨大牺牲而取得的胜利果实。

列队整齐,威风凛凛,昂首阔步地进入南京城。包着白布的骨灰盒令人悲痛,无法抑制心中复杂的心情。总之,首都现在已在我们手中。

遵照兵营管理人员的指示,我们分散到各个营房。脱下军装便万事大吉了,终于可以放下心来。脱掉军靴,长途行军磨破的脚掌,像婴儿的脚心一样,皮肤透红,似乎能看到里面的肉。



作者阵中漫画

光着脚走上一步都感到疼痛。不停地行军,每天早上都咬紧牙关迈出第一步,使自己的脚慢慢地适应。忍耐着每天40公里的路程一路走来,现在稍稍松懈就垮了下来,真可谓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每天,既没有演习,也没有课程,写信就像每天的必修课。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

也不知是谁无意中说:“凯旋了,可以回家了。”这样似乎真实的话语,你传我,我传你,以至于没有人不认为我们将凯旋而归。

我住的宿舍是座西洋式的住宅,让人觉得这似乎是个富贵之家。摆着的家具用品全是高档的,看起来很舒服。床上叠着好几床刺绣的被子,有厚有薄,钻进去,可以温暖地度过这个冬天。

高木上等兵是运输公司经理,修理汽车是他的强项。由于征缴了很多破烂汽车,收集零部件组装起来,便成了一辆性能优越的汽车。这得益于我收集的零件。我可以和他一起坐着车周游南京市区。开车到玄武湖附近兜风,是件令人开心的事。

街角处拴着一头毛驴,就把它带了回去,给它配上“马蹬”,骑着到处走。第一次试骑,感觉很不错,以后就悉心照顾这头毛驴了,觉得很好玩,骑着它到处转。炮兵军曹怒斥道:“这头驴是我的,还给我!”

军曹是个很老实的人,他很高兴地给了我一支烟,就把毛驴牵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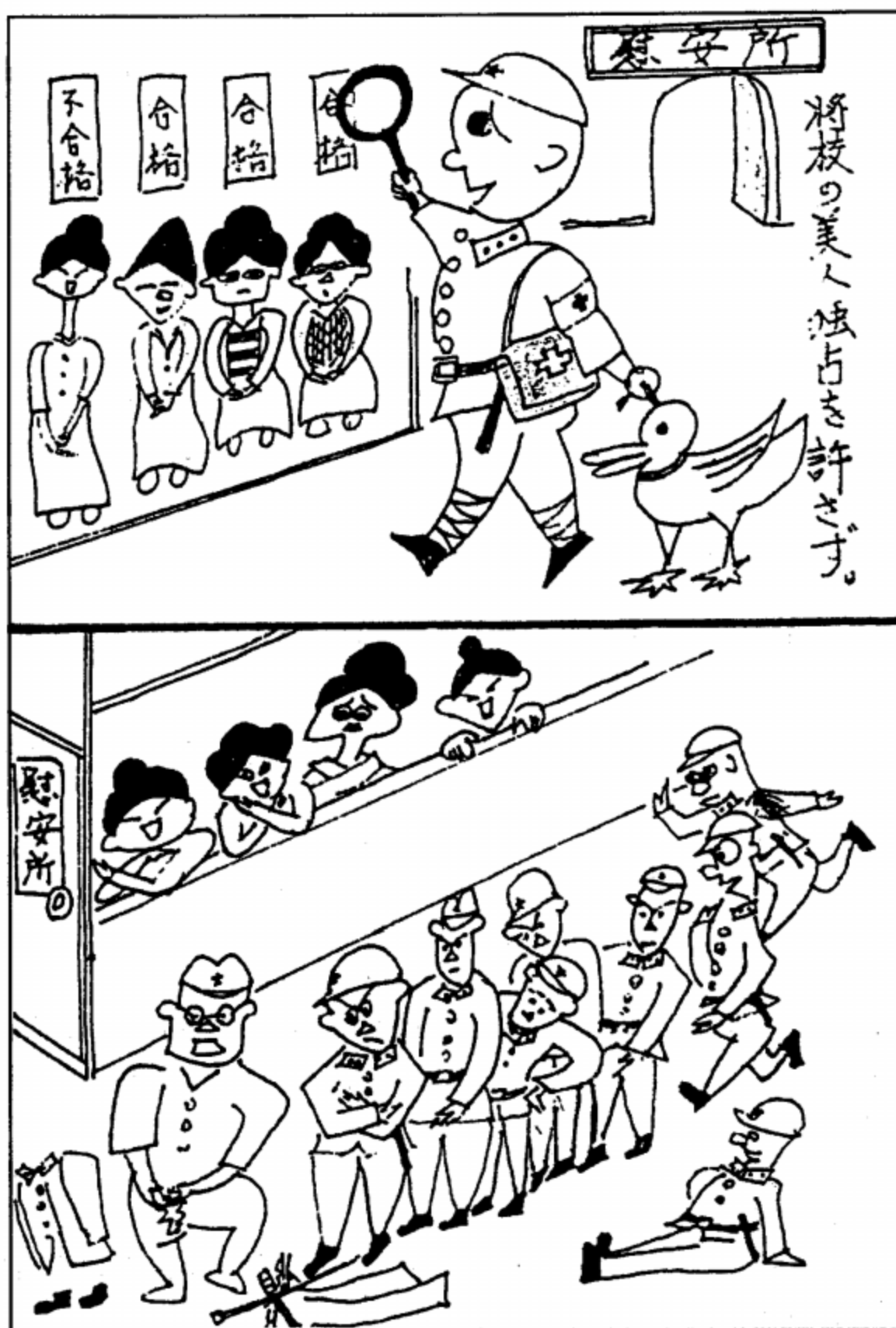
毛驴似乎还是觉得我好,张大鼻孔,一边看着我,一边依依不舍地离去了。

突然想起了家里养的“基洛”(狗)。

给一个苦力带上写有谷口队的臂章,他任劳任怨地干活。他为我们干活,对我们来说很有价值,他帮着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不论什么事,都用心为我们做。他的报酬只是粘在锅底的糊饭,上面浇上残余的汤汁,如此的三顿饭而已。

苦力的脸像猿猴,所以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猿子”。说起自己的绰号他就很高兴,每当招呼他“喂,猿子!”他就老老实实在地答应着过来。给他一支烟,他便不住地点头,高兴得要命,真是一个可爱的仆人。

下达了转移的命令,离别的日子到了。从小卖部买来羊羹和香烟给他,以表达感谢之情,然后道别。我很放心,这个人不论哪个分队使用,



作者陣中漫画

大家都会喜欢他。

出发之时，他挥手送我，在异国他乡，第一次体会到了超越国界的真挚友情。

◎强者之梦醒。（平家物语）

## 正 月<sup>①</sup>

昭和 12 年 12 月 26—昭和 13 年 1 月 21 日

正月即将来临，战场上的正月又如何呢？对此，我很感兴趣。转移的目的地是南京郊区西南方，在通往汤水镇的道路的右下方能看到那里。大型露天天然温泉热气升腾，据说这里有蒋介石的别墅。附近的温泉旅店里，连个猫爪子也没有，是一处安静的世外桃源。

新塘市军官学校是我们的宿营地，距此地 40 公里。校舍整洁，地上一点垃圾都没有。虽然对自己国家的农民坏事做尽，但这不愧为军校，要严守纪律，不许胡作非为。

下坂伍长说了声：“使役兵，拿起铁锹集合。”大家闻声而动，原来是挖厕所的事。

支那的厕所很脏，无法使用，便在外面新建了一个。

挖了一人高的便坑，上面盖上厚板，外面围上草席，这是极简单的活。刚建好厕所，便想方便一下，于是，我就成了使用这个厕所的第一人。在挖出的新土之上，第一次排便，甬提有多舒服了。

做饭由主管人员决定，每天都为我们做好吃的。后勤部门给了我们许多东西，包含着庆祝胜利的浓浓温情，还送来了慰问的酒盅和过年吃的饼。

学校的教室，一个小队平均分一间。作为教室，在这里人们不分贵贱，彼此可以真诚地交往。

新年到了，洗干净身子，向东方的朝日叩拜。人们都会怀念国内的新年，百感交集。

---

① 日本将公历 1 月称为正月。

宴会开始了。宴席上，菜肴、美酒、军歌、舞者一应俱全。宴会上大家快乐且毫无拘束，一直持续了很久。与其说是发泄积愤，不如说是胜利者的凯歌。

在这里，我晋升为上等兵。

每天无所事事的人要是聚在一起，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会开赌局。发了俸禄，无处消费。

高手都会随身携带着花纸牌。××一等兵属专业水平，必胜无疑，参与的人必输无疑。他从大伙手里骗取钱财，成了放贷人，反过来把钱贷给大家。因为如果不借钱给大家，赌局便无法继续下去。

谁的钱一花光，就摘下谁的手表。他的布囊里鼓鼓囊囊的，装的都是手表和钱。

我的手表在渡河时浸了水，无法使用，便扔掉了。现在我没有手表，也没有钱，于是就通过国内支付的方式，得到了一些上好的赌博抵押品。然而在期满之后，由于没有碰面的机会，所以一直没有支付，早已作废了。原谅我吧。

驻留期间，仅对汤水镇进行过一次讨伐，没有发现一名支那败残兵，便撤了回来。××上等兵在校门前失踪了。出人意料的是，××分队竟毫不担心，“一个人出去征缴了吧”。就这样一直等到天很晚了，但他还是没有回来。小队全体出动在附近寻找，最后也没找到。被便衣队绑架了吧？还是被敌败残兵射杀了呢？这成了永远的谜。

他的目的何在？死人不会开口，我不想妄加猜测。但是先前所吃的辛苦都是为了什么？这未免令人万分痛惜。

◎一日之际在于晨，一年之际在元旦。（教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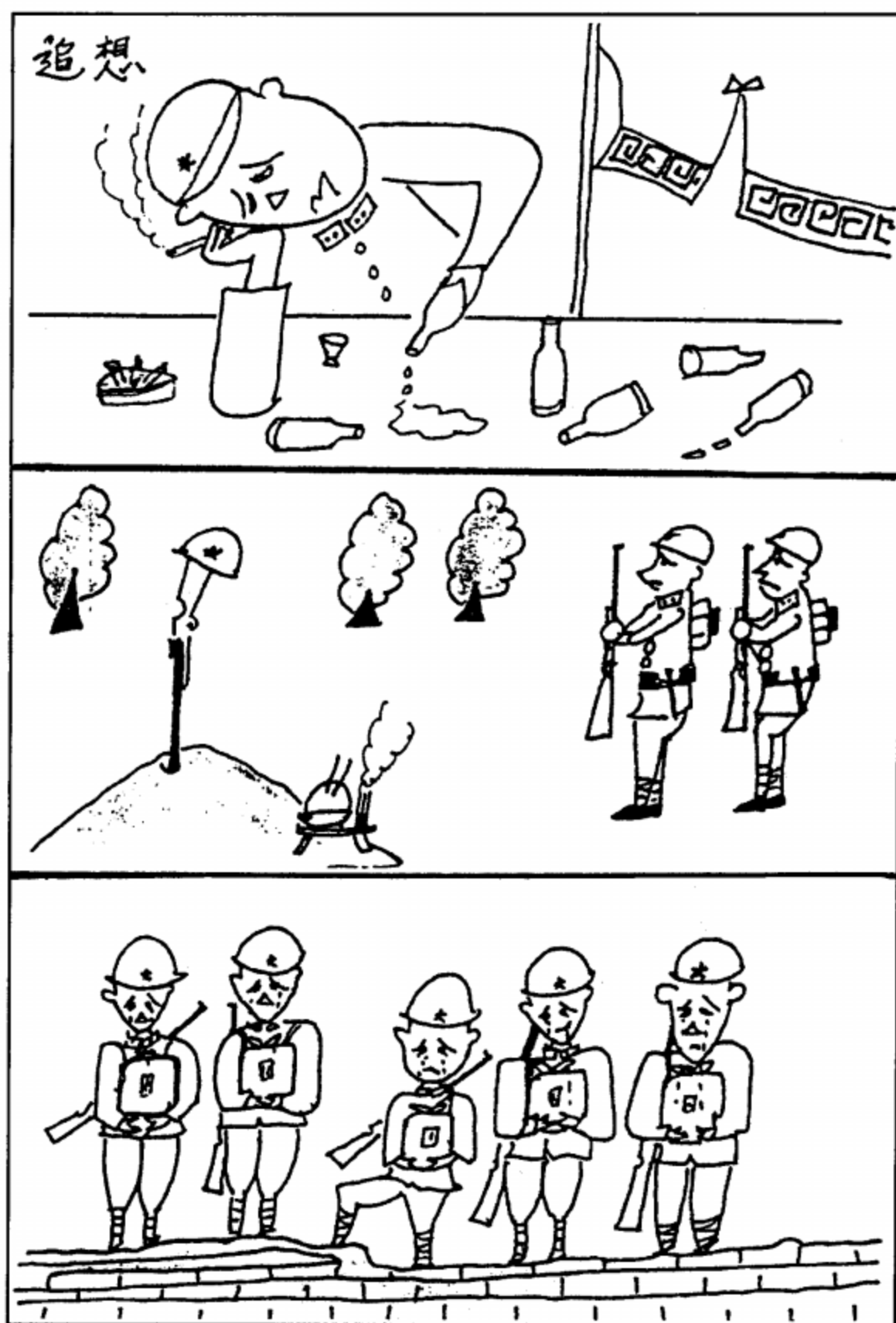
## 花园桥

昭和 13 年 1 月 21 日—昭和 13 年 1 月 2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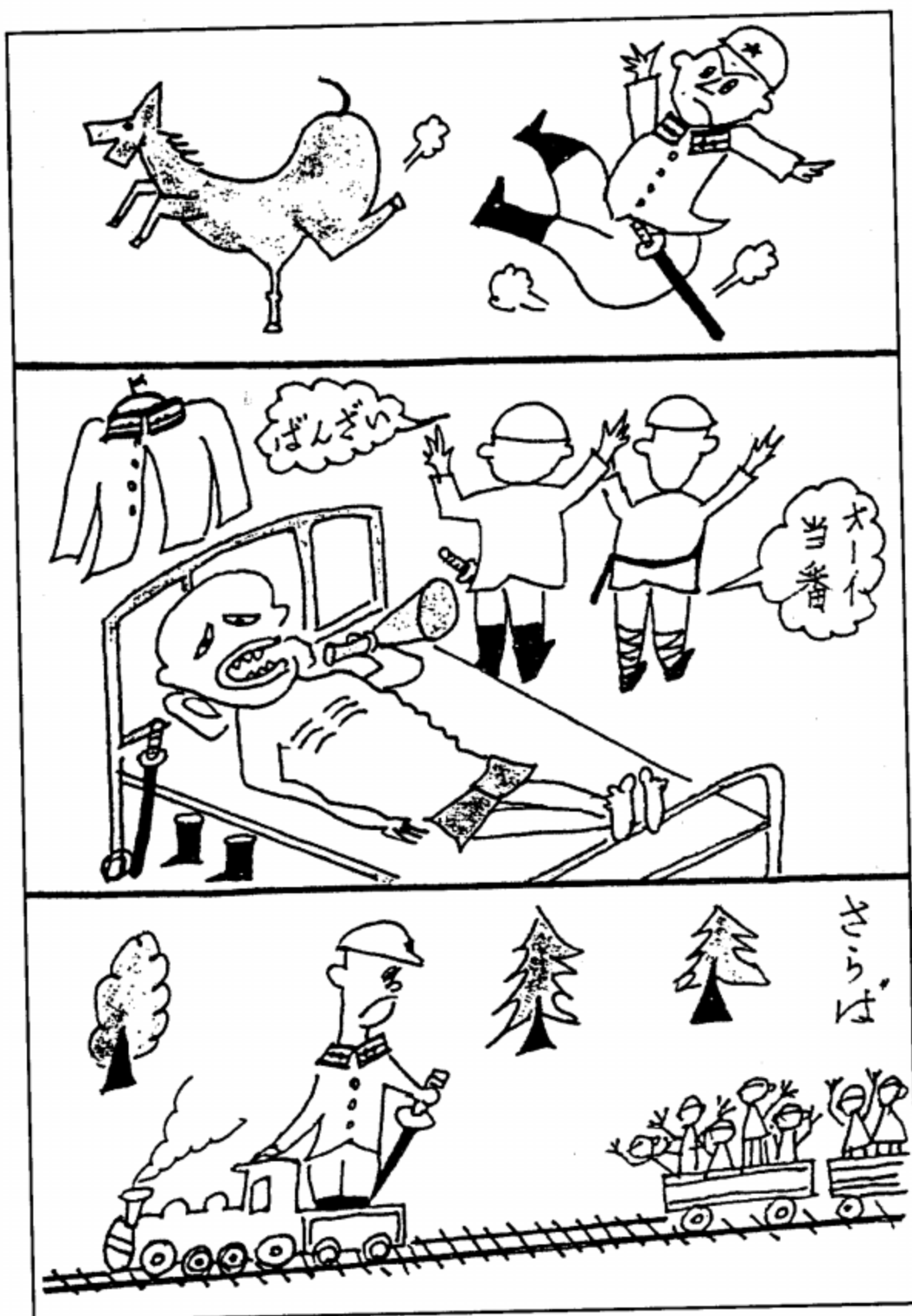
为下次作战，下达了转移的命令，凯旋的期望完全落空了。

告别了新塘市军官学校的生活，我们踏上了通往南京的行军之路。洗过的被服清爽舒适。





作者阵中漫画



作者陣中漫画

沿着南京城向右侧前进,道路两侧的房屋被无情地毁坏了,支那士兵的尸体像“木乃伊”一样,未经清理,胡乱地扔在路边。

到了南京下关车站,雄伟的扬子江水滔滔奔流,背后的紫金山被炮弹打得光秃秃的,变成了一片土黄色。

下关车站附近到处都是被遗弃的枪炮、弹药,其中还乱七八糟地摆放着生锈的青龙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友军的物资整齐地堆放着。看到战胜国之荣耀和战败国之屈辱同处一地,不禁产生一种异样之感。

扬子江上可以看见数艘战舰停泊在江面,飘着海军旗的驱逐舰拍激着白色的浪花向前航行,几只燕鸥紧随其后。

乘着军用列车向东行驶,回想起在南京的艰苦战斗,为我们的安然无恙而感到高兴。

大概是为了防备敌人破坏铁路吧,火车的行进速度非常缓慢。在××车站停车的时候,守备铁道的士兵向我们招手,说了声:“辛苦了!”缺乏实战经验的守备队士兵最怕夜袭,听说他们有好几个战友挨了子弹。没想到悠闲而令人羡慕的守备队也和我们一样,为了保障运输安全而送了命。护佑的力量不分兵种,对谁都是公平的。

到达上海北站,踏上了上海的土地。远远望去,若大的城市像样的房屋几乎完全遭到了破坏,成了一堆瓦砾。只有随处可见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还残存在那里,但是玻璃却没有一块是好的,到处透着风。

人口位于世界第三的国际大都市上海,梦中见到的四马路、虹桥的街道,都是富有异国情调和魅力的街道。糜都上海,这个令人向往期盼的城市,如今却呈现出如此悲惨的景象,这不禁令我目瞪口呆。

(下略)

[望月五三郎:《我的支那事变》,私家版,1984年7月1日。]

(刘军 译)

## 15. 死亡出征

长谷川信吉

**编者注：**长谷川信吉，隶属于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

(前略)

### 二、从扬子江浒浦镇登陆到南京攻略战

昭和12年8月25日。

我33岁时以后备役应征入伍，被分配到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作为首批补充兵员，我们追赶已上了战场的部队，并在北支会合，其后被编入第三中队。部队从北支战线调去参加南京攻略战。11月中旬，虽说冬天还早，但大陆气候和国内不同，确实已寒气逼人。

运输船队沿扬子江驶往登陆地点。上船后，天气一直不好。扬子江面波涛汹涌，同行的船在波浪中时隐时现。

船队在锚地落锚等了三天。风雨一减弱即开始登陆，奋勇向敌军阵地浒浦镇攻击，但敌军已放弃阵地撤退了。所以江南的首战兵不刃血地成功夺取了登陆阵地。时为昭和12年11月18日上午。在星星点点散布着民宅的扬子江下游江岸，坐落在岸边的小镇子就是我军的目标——敌军的桥头堡浒浦镇。

遭受风雨的新的战场，彻底改变了敌军阵地，以及房屋、道路、农田、山河的全部原貌，到处都是泥泞的旋涡。

有一条通向首都南京的主干道，对于敌人来说，它也是最重要的战略要道，同时也是唯一的后撤道路吧。士兵、马匹和车辆争先恐后地拥挤在与沼泽地无异的泥泞道路上，敌军退却时的这种狼狈像至今仍历历

在目。

想来就有点厌恶,以后我们同样要沿着这条泥泞的道路追击敌人吗?路上的泥泞深及膝盖,重装备粘满了泥巴,沉重的军靴陷入泥中拔也拔不出来,只能踩着前面战友的足迹东倒西歪地挣扎着向前挪动,大家累得筋疲力尽。

克服了阻碍前进的最恶劣的道路状况,一步一步地追向敌人,逐渐接近南京市区了。乱云低垂,秋日苦短,黄昏已近。无数只大雁正向着望不到尽头的扬子江上游栖息地飞去。我被难以言表的大陆风情深深吸引了,禁不住驻足入神地望着,一时忘却了初次参战的不安。

扬子江沿岸有许多商业城镇,无锡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商业城市。蒋介石麾下的正规军部队在无锡城构筑了坚固的阵地,顽固地想在这里阻止日本军队进攻首都南京。

弃守登陆地点浒浦镇后撤退的敌军和固守常熟的部队会合,集结于无锡阵地。不能小看他们,他们是敌军主力,兵力庞大并依托坚固阵地,摆出迎击我军的架势。

恶劣的道路状况到现在也没好转,并且也没有转好的迹象。天气持续恶化,受其影响,野炮和其他重武器部队也难以前进。敌军的激烈枪炮声似乎就在耳边回响,战斗日趋激烈了。

中国军队的炮击异常猛烈。刚响起刺耳的啸叫声,炮弹就在身旁爆炸了,大家连忙一动不动地趴在泥泞中。身边又落下一发炮弹,比上次更近。“轰”地一声巨响,大概附近的土墙被炸塌了,溅起的土块散落一地。虽然我方也不断反击,遗憾的是重炮不能及时跟上,无法发挥攻击威力。没有掩护的步兵部队只能独自分散地杀入敌军阵地。

到处都在进行白刃战。年轻的伤兵痛苦地呻吟着,谁也辨别不出是什么人。他是近距离被击中,还是在白刃战时受的伤?现在甚至连照料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安慰性地鼓励说:“再坚持一下吧。”激烈的枪炮声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战斗停止时天色已黑了下来。

登陆后我被分在梅原小队第三分队,在分队长大槻伍长的指挥下奋勇作战。此次无锡作战是我入伍以来遇到的第一次激烈战斗,我的心始终悬着。伤亡人员也不断出现。我们用修工事的工具在山丘下挖了一

个大坑，拆下毁坏的民房上的梁柱和门板架起柴禾堆，将我分队阵亡人员的遗体和其他分队阵亡人员的遗体一起放在上面。大家按照自己的心愿采了些菊花、桔梗等野花撒在遗体上。各分队战友聚在一起恭敬地火化了这些阵亡人员的遗体。

冉冉升起的紫烟渐渐地融入晚霞之中，在最前线的原野上，一边祈祷灵魂的永久冥福，一边与他们告别。

休息了片刻，感到肚子饿了。虽带着大米，但这两三天总是没有机会做饭，更重要的是水都成了泥汤，不能饮用，就这样饿着肚子持续作战。无论如何也要尽快填饱肚子，同时赶紧维持和保存好明天的体力，还要尽快找到今天晚上的宿营地，至少希望今晚能放松地睡上一觉。

### 三、句容阵地突击战和梅原小队长受重伤

放弃了无锡阵地的敌军主力部队，以后卫部队驻守在各街区要道口，开始向首都南京撤退。前方延绵起伏的丹阳一带的丘陵和山梁上，担任后卫任务的敌军部队布防在临时抢修的阵地上，准备迎战日本军，以掩护主力部队撤退。这就是梅原小队将要进攻的丹阳阵地敌守军的状况。

虽然天气转好，但秋天的晴空下仍是寒风呼啸，寒气逼人。田野里到处是芦苇围着的还没来得及脱粒的圆形稻捆堆。在战场上看到为躲避战火而逃走的农夫们的凄惨情景，我被战争牺牲者的悲惨情景所打动，为此感到痛心和悲哀。

在我们前方攻击目标句容阵地上，敌军的防守十分顽强，反击也出乎意料的猛烈。我们遇到了猛烈的射击，异常密集的弹雨擦身而过，消失在田野里。爆炸的硝烟和沙尘冲天而起。

枪炮声淹没了分队长的喊叫声，我们无法充分领会他的指示，好像是让我们前进。现在除了匍匐前进，别无他法。一手持枪，一手拨开农田中的小石块，一点一点地匍匐前行。令人厌恶的阵地没有任何可供隐蔽的障碍物，地形对我军不利。幸亏是多少有点起伏的山丘，只要再爬五米多，就会有不高的梯田，总算勉强可以躲避敌军的子弹了。敌弹接



二连三地射来，身子一动就会成为对方射击的目标。

虽然前方五米多远的地方就是略有落差的梯田，然而猛烈的弹雨就是不让我们接近它。梅原小队长出色地指挥着自己的部下。虽因敌军的猛烈反击而无法前进，但还是巧妙地隐蔽前行，终于成功地抵近距敌军阵地只有50米的地方。幸运的是大家都安然无恙。

寒风呼啸，沙尘弥漫，天地间一片浑浊，模糊了视线。敌军察觉到近在咫尺的梅原小队的威胁，抵抗意识比先前更加强烈。虽然是敌人，但干得也很漂亮。

子弹“嗖、嗖”地掠过耳边。自首战以来的历次战斗中，梅原小队长都是个优秀的指挥官，在分配给小队的丹阳阵地攻击战中，他表现得足智多谋。现在的距离终于近到了极限，随后就是进行突击夺取阵地了。

小队长正在寻找合适的时机，准备向全体队员下达突击命令。从正面奋不顾身地冲向敌军阵地，最终以刺刀给予致命一击的白刃战就是突击战。可以说这就是日本军队传统的攻击精神。只是我还从未经历过。

突击战就是敢死的战斗方法，是恐怖的瞬间。这种想法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幸运的是，在迄今为止的战斗中还没有遇到过。

现在就是要在那一瞬间断然冲向敌军阵地的突击战，同时展开白刃战。

在敌军的阵地上用刺刀搏杀。

不是刺死敌兵，就是被敌兵刺死，二者必具其一。这是一场决死的男人间的生死之战。

四周都是田地，民宅就在眼前。敌军依托民宅固守。后面是连着山脊的丘陵地带。梯田从低矮的山坡下层层叠叠地向高处延伸，仅有很小的落差。

小队利用这屋脊状的山梁凹地，以梅原小队长为中心，一边隐蔽身体躲开敌人的子弹，一边喘着粗气等着他下达突击命令。

敌兵在这段时间里也是不顾一切地向我们射击。贴着钢盔掠过的子弹惊得我“哎呀”一声，浑身一颤。呼啸的金属声震耳欲聋，耳朵被刺激得像要裂开似的，一点也听不清身边战友在说什么。贴着地皮飞来的敌军子弹一掠过后背，就觉得“咚、咚”的心跳停止了。落在脚下的子弹

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钻入地下，呼啸的寒风席卷着掀起的尘土腾空而起。“被打中了！”其喊叫声好像被金属声掩盖了，一点也听不清楚，似乎就是我身后的战友，也没空回头看一下。真是压力重重，是活生生的地狱战场。

周围的战友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一动不动地忍耐着，紧紧贴在地面上等待着突击命令。这的确是死亡的里程碑。土腥气一个劲地往鼻孔里钻。

忽然，留在祖国的妻子、出征后第五天出生的长子及其义母的容貌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眼前。就要与小队长一起忘我地杀入敌军阵地之时……不禁自问、自责起来。然而，浮现，消失，又浮现，那幻影始终没有消失。

如果心心相映，心真的可以相通，也许家人就会因担心我的命运而向神灵祈祷武运，祈祷我在即将展开的突击战中安然无恙。

“为了祖国，现在就要豁出命来突击。即使战死无法生还，也要从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为你们祝福。”

脸紧贴着地面，向家人留下的只有这些话。心情平静了，该说的话也都说了，再也不要留什么话了。虽是敌我双方都要战战兢兢地体验突击战，但看起来敌军还是要比预想的狼狈得多。

向小队全体人员大声地下达了突击命令的梅原小队长，自己也举着军刀准备站起来率先突击时，“砰”地一枪，“啊！被打中了！”那是一刹那发生的事。敌军胡乱射出的子弹穿过了小队长胸膛。

他悲愤地大喊一声就突然扑通一声当场昏倒在地，处于一种即不能站也不能动的状态。尽管如此，他仍痛苦挣扎着想指示些什么，但渐渐地他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虽想一边悲愤地奋战，一边尽快去队长身边救助他，但遗憾的是目前的战况既无办法也没有时间。虽然心里万分难受，悲痛欲绝，也只能狠狠心将受伤的队长一个人留在战场上，说了一句：“队长，请坚持一下！”就去突击了。

军歌唱道：

精神永驻，  
身体却无存。  
那么，我走了，就此告别。

当队员遭到失去队长的打击时，竹之内伍长（现称中岛安也氏）忽然大吼一声：“现在听我指挥！”恢复了士气的队员随即形成了一个整体，怒涛般跟着竹之内伍长冲了上去。

猛地端起上了刺刀的枪，不安、动摇，全都化为乌有，现在不顾一切地直奔敌军阵地杀了过去。这是一场殊死的攻防战斗。由于我小队的果敢突击，敌军放弃了坚固的碉堡，乱作一团，向后方撤退了。

竹之内伍长果断恰当的指挥和行动大概是使这次突击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吧，对此我表示敬佩和赞许。战斗结束了，枪炮声也停了，荒芜的农村只留下尸体和寂静。几棵枯树东倒西歪地立在那里。

两三只躲过战火的小鸟飞来了，在已完全变了样的树梢上寻找着巢穴。鸟类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啊。

#### 四、第三中队——森队占领四方城

占领丹阳敌军阵地的梅原小队和其他小队一起，在第三中队森中队长的指挥下进行了大休整，备战下一个目标——攻克南京。

呼啸的寒风完全停止了，这是一个舒适的晴朗秋日。征战疲劳的士兵随意选择阳光充足的地方，疲惫不堪地枕着背包躺倒睡觉了。没有了枪炮声，周围一片寂静，恢复了悠闲的宁静。泥泞的道路多少好转了一些。不时传来鞭打驮马的吆喝声，野炮部队大概也好不容易才赶到前线吧。时为12月10日正午过后。

似乎有点奢望，现在就是想填饱肚子并好好睡上一觉。生理方面需要香烟和甜食，登陆以来，这些东西都已中断二十多天了。枕着背包，一边充分享受着初冬的阳光，一边在胡思乱想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感到周围吵吵闹闹的，一下子从睡梦中惊醒。听说是辎重部队送来了补给品，众人正热闹地欢呼着。

刚才独自迷迷糊糊遐想的事情似乎应验了。听说路况还不太好，运送粮食之类的重物既难又慢。上面指示：“只要是重量轻的物资就赶紧送往前线！”所以就匆忙送来了香烟。

每人一盒印着皇家徽记恩赐给我们的五支装香烟。

此时虽然最需要的补给品是主食，但同样也有二十多天没烟吸了，不少士兵有这种想法，就是少吃一顿饭也想抽口烟。还有的战友一直念叨着“让我抽一口吧”而咽了气。战场上支烟都显得如此的宝贵。分别给三位躺在白色木盒里的分队战友的遗骨供上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了一支。让我们分享着抽吧，战友啊！我一边抽着烟，一边回想着那些艰苦战斗的日子……

是疲劳和饥饿互相作用的缘故吧，连喜欢吸的香烟一支都没吸完。感谢那些运输部队的辛劳和尽心，他们克服极其恶劣的路况，为我们这些前线的人送来了物资。

攻打南京时，敌军有紫金山和四方城两处前沿阵地。首先要占领眼前这座百米高地上的四方城。唐代（不一定）群雄割据时期，头领们各自修建城寨，称霸一方。这些城寨是他们固守各地不可或缺的。四方城就具有这种意义，是守卫领地而修建的坚固建筑。

第三中队（森中队）的任务是首先占领这座四方城阵地。城堡四周是海拔五百多米的山峰，那就是紫金山。<sup>①</sup> 险峻的山上长满杂树，其中有一处是禁止侵入的孙文陵寝。如果夺取这处阵地，首都南京就到手了。森队长的第三中队开始沿着通向南京道路的右侧进入杂树林，向四方城推进。路旁的许多民宅遭到炮击，几乎都被炸塌了，里面空无一人。野炮、坦克和其他重武器都加入了战斗行列。部队的出现，让林中小鸟遽然受惊，唧唧喳喳地乱作一片。紧邻四方城前不高的山丘顶上，实力不可小视的敌后卫部队的残敌开始了抵抗和反击。

敌军拼命地猛烈射击，企图阻止森中队突击。起伏的树林中还残留着敌军的战壕，利用它有助于部队推进。中国军队掩护后卫部队的炮弹断断续续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射来。

---

① 紫金山主峰海拔为 448.9 米。

每次听到炮弹伴随着讨厌的呼啸声落下时,耳朵里就“嗡”地一响,慌忙蹲在壕沟里。随着炮击,敌军从山脊上的阵地不停地向我们射击。这是一场要彻底阻止我们前进的扭转乾坤的阻击战。

得不到友军野炮的掩护,也许是因为路况不好,前进困难吧,我们只有用掷弹筒在孤军奋战,搅乱山坡上的敌军阵地。敌军到处埋设了地雷,以抵御我军坦克的进攻。好不容易来了一辆支援作战的坦克,转眼之间就触雷爆炸,还没打就原地不动了。一排排的树木也妨碍了射击。到了这种地步,只能奋不顾身地向敌军阵地前进了。

森中队长率领着部下,一边避开敌军的猛烈射击,一边一个战壕一个战壕地逐步推进。眼看着敌军的攻击趋缓,并开始撤向后面的四方城阵地。

紧追不舍的森中队以包围四方城的队形展开,摆出一举突破的架势,果敢地沿着山坡向高地上的目标突击。从山坡阵地退却的敌军部队和守卫四方城的部队会合,一窝蜂地向后面的紫金山阵地退去。吹嘘为固若金汤的四方城阵地完全被我军占领了。占领了至关重要的四方城,其意义重大。

## 五、缅怀在四方城壮烈牺牲的大槻伍长

象征着森中队占领四方城的木牌,高高地竖立在四方城上,屹立在江南秋日的天空之中。这是令人激动的时刻,迄今为止的战斗艰辛瞬间消失了。有两米多宽出入口的四方城,是一座年代久远的用于防御的建筑物,墙壁上有一排射击孔样的监视孔。分队长大槻伍长在占领这里后,立即指示队员监视分队的警戒区域,并带领长谷川上等兵巡查了城楼,在即将返回原来位置,两人紧挨着走向四方城门口的一瞬间,敌军的突袭打破了我们短暂休息时的宁静,一颗子弹击穿了大槻伍长的胸膛。

这是撤往后方阵地敌军的残余士兵进行游击战式的攻击。森中队长立刻向各小队发出指示进行部署,并严令加强警戒。敌军密集的子弹仍不停地集中射向当场倒下的伍长。长谷川上等兵也暴露在危险之中。他赶紧一把将正喷着血痛苦呻吟着的伍长拉进墙角。中弹处涌出的大

量鲜血喷洒在空地上，一地的血沫，其场面极其悲惨与壮烈。

因大量出血，伍长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大家焦急地说，必须尽快处理伤口。但事出突然，大家手足无措。尽管战友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不停地呼叫着卫生兵，但没有回音。

伍长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而大家却只能束手无策地眼睁睁地看着。敌狙击手似乎始终没有停止盲目射击。

我忽然发觉自己双手正紧握着出国时一直带在身边的脏兮兮的写满了字的日章旗，于是用它紧紧捂住伍长被击穿的伤口，这面旗帜的白色部分因浸透了鲜血而染成了红色。

伍长生命危在旦夕，呼吸越来越微弱，眼看着就不行了。大概伍长也意识到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吧，他的体能和意识都衰竭了，在生与死之间的地狱门口，他竭尽全力想喊着与我们告别，但发出的不过是宛如游丝般微弱的声音：“以后全拜托了。”

他说完勉强能听见的遗言后，就筋疲力尽地垂下头咽了气。战友大概伍长最终留下这句话后就平静、安详、从容地离开了人世。为应急处置捂在伤口上的那面日章旗上，有许多人的签名，那是我出征时人们为了我武运长久和建立功勋而倾注着深情的祈愿。

遇到寒冷的夜晚可以用它代替围巾，有时也可以临时充作装零碎物品的包袱皮，很实用，于是就塞在便于取出的杂物袋中，大概是我为伍长进行止血处理时无意中拿出来的吧。因伍长过早地结束了生命，我感到十分茫然，只是紧紧抱着伍长的身体，抱着仍在滴血，体温尚存的伍长大喊：“伍长，坚持下去啊！”

叫了两三声，伍长最终也没有答应。看着在这场赌上祖国日本命运的战争中，无悔奋战的战友大概伍长的死，我真想放声痛哭。

敌游击兵终于停止了密集的射击。我整了整怀抱中伍长的服装和姿势，让他合掌朝向遥远的东方皇宫，无声地报告自己在战争中的死，同时也告别家人。

随后和赶到现场的战友们一起悼念壮烈阵亡的大概伍长，为他祈求冥福。也许认为反正是救不活了，因此当时没能更加迅速地进行适当的处置吧，至今我仍在心中反省和懊悔。



伍长阵亡已过去四十多年了。昭和 54 年(公元 1979 年)夏天,在第三中队第十四次会议上得知了伍长父母家的住址,决定会议结束后去拜访大槻家人。那是久旱无雨的季节,坐在车上摇摇晃晃地行驶了约四十分钟,虽然边走边问,仍不容易找到他家。非常怀念那些没有行人往来,宁静而祥和的田园风光。

没办法,只好走进一户人家打听,里面好不容易出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婆婆。刚向她说明来意,她就马上给伍长家打了电话,并为我们引路。路上老婆婆对我们说:“大槻先生阵亡半年后,我丈夫也在中支阵亡了。从那以后,我一个女人一边抚养孩子,一边谋生。如今孩子都长大成人了,我也就养老供佛了。”

行走在充满乡土气息的小路上,我看见痛苦地诉说着漫长艰辛生活的老婆婆眼中的泪水“吧嗒、吧嗒”地滴落在滚烫的沙石路上。乡村虽小,牺牲的却不仅仅是大槻伍长。听着老婆婆诉说摆脱了战争伤痛,顽强地继续活下来时,汗水和不禁流出的同情泪水交织在了一起,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为了不让老婆婆发现,我用手帕偷偷地擦去了。

伍长夫人 68 岁,他出征前出生的女儿也已四十二三岁了,她抱了一个养子,过着悠闲而富足的生活。

在灵位前默默祈祷时,我眼前浮现出伍长那天最终壮烈牺牲的情景,在灵位前长跪不起。

辞别时送了一本纪念册给伍长家人。

山里的知了不停地鸣唱着的情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路边田里的蛙声让人倍感闷热,成长着的稻穗沐浴在炙热的阳光下。湛蓝的天空中,老鹰展开双翅悠闲地盘旋着。这里是悠闲而宁静的农村田野。

对于幼年时曾在农村生活过的我来说,这次的所见所闻,无不激起我对往日的怀念和回忆,这种回忆与乡愁,一直留存在我的心中。

[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史编辑委员会编  
《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史》,福知山步兵  
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史刊行会,1982 年 11 月 17 日。]

(罗文文 译 罗萃萃 校)



## 16. 中队卫生兵的手记

大小田正雄

编者注：大小田正雄，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卫生兵。

### 一、动员前夜

说起昭和 12 年，人们为农村的不景气而犯愁，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失业的人们。作为解决对策之一，政府号召排行老二老三的男子去满蒙开拓新天地，建立王道乐土。但是在邻国中国，报纸每天都连篇累牍地报道排日侮日的新闻。通州事件后，接着又发生了上海事变。在日本国内，到处悬挂着“扬国威，明国体，维护满蒙权益，东洋和平”的标语，朝野一致应对国难当头这一特殊时期。

当时北支部分地区局势一触即发，危在旦夕。卢沟桥的一声枪响，演变为北支事变<sup>①</sup>。导致日支两军开始交战。

当时我是青年团团团长，和第三中队的师兄园部的樋口藤二、五庄的久世与一共同活跃在船井郡内。每天都能不时看到肩上挂着红布带的应征入伍的军人。在郡内也举行临时运动大会。

8 月 24 日那天，在下和知村在乡军人会上，上午进行射击大会，下午进行拼刺刀比赛。此举激起了人们的斗志。晚上是青年团主办的电影晚会。

影片名忘了，但内容催人泪下。电影讲的是出身在穷苦东北农村的一位青年，为了祖国，充军到遥远的满洲，其妹妹也当了艺妓，他们共同帮助老夫妇的故事。

---

<sup>①</sup> 即卢沟桥事变。

接着,介绍美国海军、苏联陆军、德国陆军、英国海军、法国海军、意大利陆军。最后大加赞扬日本陆军的精锐强大。影片出现拥有强悍陆军的军国日本时,人们无不为之感动。

当我在结束语中讲到特殊时期的日本和青年团的使命时,也许当时的演讲内容和现在不一样,只要狂热就行。当时台前不断传来“太好了!”“太好了!”的呼喊声。8月24日夜晩,挤满大会堂的人们群情激昂,兴奋不已。

而且,当时村国防妇人会会长原泽奈尾子和女子青年团团长尾池美津小姐对我说:“让大家为国防捐钱吧。”我说:“大家都是来看电影的,不一定带钱。要捐,你们先捐吧。”于是,尾池小姐用白布带挽起袖子,和国防妇人会会长原泽一起开始募捐。结果,竟然募捐到一百多日元。那时,日本国内士兵的俸禄也只有5日元50钱,伍长才9日元。所以我很感动。募集到这么多钱啊。

“万众一心!”这句口号是大东亚战争发起后喊起来的,村民团结一致直面困难。一心想着远东和平,我深深地被他们的纯真所打动,那真是万分感动和狂热的夜晚。第二天是25日,在和知车站,众人齐舞。那天的舞会也是那年众人陶醉于盂兰盆节舞的最后一次舞会。

第二天一早,正想着要去收拾昨晚狂欢后的场地,突然村公所来了召开第五次动员会的命令,这次要一下子征召六十多名军人。村公所的干部和各区区长们,像演大戏似的,一下子忙活起来,忙着准备举行祈祷仪式和壮行会。

为了维护权益和大东亚新秩序以及远东和平,终于对大肆叫嚣坚壁清野抗战、彻底抗日的蒋政权,以及支那的反抗者实施严惩行动了。8月27日那天,我应征入伍,进入了令我怀念、回忆颇多的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

## 二、首战子牙河

### 与梅原小队长相遇

9月底的大陆,白天酷热,夜晚寒气逼人。作为中队的一个士兵,就

这样日复一日地沿着子牙河行军，在行军途中战争就结束的话，还不如去北满讨伐土匪呢。可没过多久，就不断有流弹“嗖、嗖”地飞来。好像浑身的热血一下子沸腾起来，战斗终于开始了？是否能够穿过弹雨呢？

那时，第三中队作为军旗中队跟联队本部一起行动。

部队一停止前进，大野联队长便全身哆嗦着大声骂道：“干什么呢，快点上阵地去！”我从来不了解这种军队训练，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缩身趴在凹地里向外看，想看看中队到底做什么。梅原小队长就从右边开始部署第一分队、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和掷弹筒队，并分别部署了作为预备队的第四轻机枪分队和第五轻机枪分队。

不一会儿，天阴了下来，也没流弹飞来了。又过了一会儿，在一切恢复平静时，日头升起，阳光四射，天放晴了。我独自趴在凹地里观察着一切，这样看来梅原小队长比联队长大胆多了。这时，梅原小队长拄着军刀站在高处，微笑着问我：“大小田，你今年多大了？”“是，我25岁了。”“挺年轻嘛。”我问：“那小队长您呢？”他回答说：“27岁。”“那，中队长26岁，我们一个比一个小一岁啊。”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就是由这种年龄的现役军人组成的。

一天，当我对森中队长说：“据说中队长是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毕业生，梅原小队长在选拔军官时是师团第一名，土渊少尉是第四名，第三中队全都出类拔萃啊！”

“嗯。这是因为中队长在联队里是最年轻的中队长，所以拜托联队长将优秀的小队长派来啦！”

我希望就以这种编队，将士一个不少地完成圣战回到祖国。并且如能回去的话，继续祈祷武运亨通，今后也能阔步行进在北支大地上。但是，天不遂我愿，对于奔赴战场的人来说，这样的愿望是虚幻的。战争这场闹剧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就在吼口山夺走了山内义吉准尉和一等兵石田的生命。接着没过几天，土渊小队长也战死了。很快，梅原小队长也在丹阳倒下了。这一来，第三中队的少尉以上军官只剩下森中尉一人了。小队长和各小队一起，在下士官的指挥下，投入到进攻南京的激烈战斗中，并取得了战果。

### 大小田卫生兵患病

今天还是沿着子牙河进攻。我突然开始感到身体不适。那时,联队开始风行聊天。中队长很会侃,在服役时也是聊天对象。那时也有“战地空闲”的时候。藤井吉文曹长也是聪明人,常常接着我的话题一起聊。这种与战场不合拍的日子持续了数日。但我还是全身倦怠,肚子有些痛,还发烧、头痛、肌肤瘙痒、没有食欲。正觉得不正常时,听说师团要在叫做宁晋的地方集结,准备下一场战斗。所以我就在老百姓土屋中的角落里铺上草席,盖上毯子和外衣,一直静躺着。但病情不容乐观,一天天加重了,真是一筹莫展,只是一个劲地祈求祖国的各路神灵保佑我早日康复。中岛卫生兵和村井品二每天轮流煮好粥,用饭盒给我送来。他们这样关怀照顾我,而我对他们只能说声谢谢。看到自己这副窝囊样,总是泪流不止。

一天,我刚解完手,中岛卫生兵对我说:“大小田的脸色很黄,得的是黄疸病吧。”于是,我摇摇晃晃地支撑着请求大队本部军医给我看病。但军医只说这是黄疸,不做任何治疗,也不给药。真是冷漠的军医。

对他这种总是吹嘘自己得勋章的军医,我不由得怨恨起来。对遭受如此痛苦的卫生兵不做任何治疗,这算什么?即使不是自己直属部下,也有间接关系,一个大队里卫生兵也仅有十个人嘛。其中一人正徘徊在阴阳界,也不给注射一针,对于这样无情的军医,我只能泪流满面。

在这死伤不断的战场,你不管就不管吧。大家在不知从哪找来的水瓶里装上水,轻轻地给我做湿敷,心里只想着:“多少有点用吧……”

一天夜里,我听到森中队长对藤井文吉曹长说:“大小田没露面,好像睡着了。现在好像还没退烧呢,怎么办啊?”我觉得很懊恼。病魔无情啊!为了祖国,为了民族发展,我们是肩负东洋和平的重大使命出征的,可是我却……

应征入伍时,我被分配到第四中队。森中队长对身为前辈的坂中队长说:“让大小田跟我去。”于是让我回归到第三中队了。但刚一个多月就这个样子,现在觉得自己疾病缠身的样子没脸见人。岂止是为了陛下、为了祖国,就是为了森中队长、为了第三中队也必须好起来。我每天面向东方,含泪向仙居在遥远祖国的八百万神灵祈祷。

一天,指挥班的战友不知从哪弄到了山芋,中岛卫生兵把蒸熟的山芋拿来给我说:“吃吧……”我想都没想就吃了。不吃就会死,我拼命地吃了下去,结果通便顺畅,烧也退了,也有食欲了。我战胜了病魔,战胜了……

清早一起来,便向着遥远的东方祈祷,面对祖国,合着掌使劲地呼吸着支那大陆的空气。

追记:后来大队里又来了两名军医,一位是东京大学毕业的藤野敏行,一位是日本医科大学毕业的尹良子光重,他们都是好军医。

### 三、向江南的旷野前进——南京攻略战

从大连出发后,经过三天三夜,我们乘船沿扬子江逆流而上,在浒浦镇敌前登陆。乍一见到滔滔的扬子江时,江水浑浊,不断打着漩奔腾着。我在沉重的背包中尽可能多地塞进药物和包扎用绷带等。我们顺着绳梯依次跳到登陆艇上,我是最后跳下去的。每个人跳下船时,船体都会像木片一样左右摇晃。我有恐高症,由于害怕而双腿僵直,结果和前面跳下的人拉开了距离。已经在船上的广岛士兵大声对我吼道:“快!跳下来!”既然这样,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双眼一闭就跳了下去。即使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仍然感到后怕,扬子江的浊流是很汹涌的。

所幸的是,我平安地登上了船,接着立刻登陆。时逢淅淅沥沥的秋雨,部队在泞泥的道路上继续行军。

11月21日,逼近有敌军部署的吼口山附近。我中队受命等待天亮。拂晓时,为了向战壕前方敌军碉堡发起进攻并占领敌军阵地,我中队来到敌军阵地前沿。可是等我们的队伍悄悄来到狭小的河渠前时,河上的桥全被破坏了。敌军如同早已等候我们一般,瞬间发起了攻击,机关枪不停地向我们喷出火舌。

谷川军曹和荒砂、大西两位伍长跳进小河,架起桥梁。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冲过他们三人在枪林弹雨中勇敢架起的圆木桥。敌军为长期坚守,三面堆上土筑起了机枪阵地,并一直悄悄地等着我们。我军伤亡不断增加,我和中岛卫生兵手忙脚乱地拼命护理伤员,都记不得是哪些人

受了伤，只记得轻机枪分队的若代数雄君面无人色，不断地大声嚷嚷着：“若代决不能死在这里！”好像是中岛卫生兵护理他的。像他这样勇敢的男人，这么快就被枪撂倒了，想到这里就觉得很遗憾。

也许是作战方案缜密吧，很快，卫生队的担架兵就赶过来将伤员抬到后方去了。我觉得任务完成了，松了一口气。刚才眨眼间变成地狱的战场，终于迎来了日出，一切恢复了宁静，就像风暴刚刚过去。回首看着狂吼乱叫的战场，我独自沿着中队的足迹登上吼口山。到山腰时，看到藤井文吉军曹孤零零地伫立在那儿。他说：“大小田啊，这儿就是山内准尉牺牲的地方！”“啊！”山内准尉战死啦？我得知后大吃一惊，同时想到中队出现了许多伤亡人员，不觉悲痛万分。

藤井军曹说：“因为是第一次，赶快让山内准尉和石田上路吧。”我想牺牲的人大概有一个分队。于是我说：“这种事，医生与和尚都一样。”说着便快步往当地居民家走去。先挖了个坑，架起木板，找来柴禾，供上干面包和水后便进行火葬。刚开始时，我看过第九联队送阵亡者上路的仪式，起初以为只要一天就行了，其实有很繁杂的事要做。

晚了一天终于赶到中队驻扎的地点。战壕旁边有块凹地，大家在分烟抽。可以感受到大家正在悲壮地下定决心。出于好奇，我向前看去，敌人碉堡周围有多道铁丝网围着，可以看见碉堡上阴森森的枪眼。据说这些铁丝网要等工兵来炸掉。不久，三个头戴钢盔的工兵出现了，腰里还挂着装满炸药的竹筒。

第一中队酒井中队长等人，穿过正在待机的第三中队来到执行任务的阵地。看得出他们都默默悲壮地下定了决心。战机成熟了，下午3时左右发起了进攻。中队长发出命令，让最能信赖的神勇的谷川军曹和荒砂伍长打头，然后中队的第二小队、第三小队依次跟随其后发起进攻。“现在？就是现在？”我正这样想着，瞬间“轰”地响起了爆炸声，大家开始强攻。一个勇敢的敌人从战壕中一跃而起，和中队长扭打在一起。

森中队长拿着刺刀，一刀就把对方干掉了，真是非常英勇。这是第三中队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勇猛果敢的战斗。

然而，从后面飞奔过来的卫生兵则没有这么英勇。相距数十米处的



野口春太郎君，他的头盔被击穿，“啪”地一声裂开了，差一点就伤到了头骨，他吓得跌坐在地。正当他迅速给自己包扎时，只听中队长大声命令道：“第二小队准备前进！”战斗愈发激烈起来。忽然，传来了“小队长被打中了！”“卫生兵冲啊！”的呼唤声。

野口君说：“别管我，快去救小队长！”自己包扎完后，他一边叫着“小队长在哪？！”一边冲了过去。他看到土渊小队长已被安置在桑田凹处躺着，脸被手榴弹爆炸时的硝烟熏得乌黑，像抹了一层烟灰一样，胸部、腹部全是碎弹片和烟灰。

土渊少尉嘴唇颤抖地说道：“小心敌人的手榴弹啊！”“早石也被打中了。”土渊少尉的嘴唇抖得如此厉害，我觉得他的状态异常，却无能为力，只好做了初步包扎后等待救援。接着，卫生队将他送到了后方。夜幕降临，初冬的寒意渐深。日支两军各自监守阵地对峙着，并利用碉堡进行殊死的攻防拉锯战。

各中队都陆续出现了伤亡。这里可能是养蚕业很兴盛的地方，有座储藏了大量蚕茧的房子，死伤者都集中在那里。中岛实分队长被子弹击穿下腹部，生命危在旦夕。他说：“叫我的老乡中岛卫生兵来。”他紧握着中岛卫生兵的手，发出临终前痛苦的叫喊声。

在那之后的战斗中就没有再出现腹部被打穿之类的惨烈情形了。腹部被打穿的话，可以说几乎是没救的。夜色渐浓，已听不到敌人的枪炮声。在这暴风雨之后的宁静中，夜越来越深了。

燃烧的斗志，激烈的战争，殊死的搏斗，惨烈、勇猛、果敢，死伤无数等，所有的词语都可以用来描述东亭镇堡垒攻坚战。

12月2日，作为尖兵中队的第三中队，沿着河渠向丹阳前进时，忽然前面有人喊道：“梅原小队长被打倒了，快！快！”那时我已经能够在判断有救没救前进行适当的救助了。他躺在堤坝的背阴处，“啊、啊”地痛苦呻吟着。我迅速看了看他刚刚被射中的胸部，幸好是右边。我心里想：“好，这样就有救了，要是再偏一些就射到心脏了。”对这种情况，我还是有把握救活他的。等我完全处理好子弹的射入和射出口后，忽然想到，第三中队少尉以上军官只剩下中队长一人了。重要的军官不得不从前线撤离，这样一来，第三中队今后将如何呢？想到这里，我像自己的事一

样感到心痛。

让值班的中川看护着中队长,幸运的是,卫生队正沿着前线部队附近的河渠避开敌人的子弹跟了上来。于是,中队长和受伤的盐见万喜夫君等一起,不久就被送往后方了。

又前进了一会儿的中队,再次在堤坝的背阴处稍事休息时,足立政治郎君问有没有治疗皮肤病的药。我回答说:“这种时候,更需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带急救药和包扎用绷带。皮肤病之类的,战争结束前还是忍耐一下吧。”说话间,足立君等几个人就出发了。接着我们也向前行进。刚走了一会儿,大家在堤坝下待机时,有人说:“喂,大小田,足立刚才死在堤坝上面了。”“别伸出头来,一下子就会被射死的。”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下。刚分手连一个小时都不到,足立竟然一命呜呼了。等到天黑后,给足立收了尸,他举着绑着日章旗的刺刀,还没来得及刺向敌人就被打中了。他是趴着倒下的。我痛心地想起经文中的词句:人生无常如朝露。

后来编的军歌歌词是:

在阳光下泛着白光的,  
是我那倒下死去的战友。  
你依然紧握着枪杆,  
一心要保护祖国。

就连这军歌都好像在歌唱足立政治郎君的最后英姿。他那倒下的姿势,真像戏剧中的动作。

12月9日,终于接近南京了。翻越一座接一座的高山,下山又是沼泽,进攻是那么艰难。右方可以望见高耸的紫金山,刚刚还看得见的白色中山陵,很快又掩隐在山峦中。当时第四中队是尖兵。突然传来了命令说:叫大小田卫生兵到这里来!不知道是什么事,于是我拼命向山上跑去。

原来矶井健治卫生兵等三人当场阵亡,而松尾竹雄小队长等四人受了重伤。没想到会是这样,我只得奋力救助。第三中队往别处推进了。

与中山陵连接的西山高地方向有两个碉堡，肉眼也能看得很清楚。正要进攻碉堡时，对方好像早已等待我们似的，机枪一起向我们喷出了火舌。英勇奋战了一天，准备等待天黑，以夜袭夺取碉堡。就在此时，北敬太郎和片冈政信两人又被打倒了。首先得救助他们。我和中岛卫生兵一人扛一付担架，与另外八个士兵组成敢死队，到碉堡下救出了他们。当时两人都还活着，但因腹部中弹，是贯通伤，很不幸的是，他们最终还是死去了。

第二天，森中队长突然叫我过去。我猜想是有什么事呢？“是这样，眼下正是部队要对南京发动总攻击的关键时刻。虽然第三中队万幸还有两名卫生兵，但前辈坂中尉自己都负伤了，队里一个卫生兵都没有。这样不幸的状况下还要作战，实在是于心不忍。”森中队长说。

我听说过坂中尉在现役时曾任联队的旗手，离开中队后有些寂寞，是个一心要为国奉献的那种人。

下午，要警戒，并摸清敌情和地形，每个中队都努力侦察敌情。南京总攻击都部署好了。第一大队本部飘扬着大队旗。传令兵出色地往分散在各处的各个中队传达命令，就像画中画的一样。由大岛伍长带领，到相邻的阵地与中队干部们打招呼。

坂中队长左腕被打穿，吊着三角巾在草席上看地图。去打招呼时原本板着的脸很快露出了笑容，并高兴地说：“欢迎来这儿啊。”中队干部原本过去是稍稍帮点小忙的，没想到他这样高兴地表示欢迎。

因为没有人处理过坂中队长的伤口，于是我立即给他换了绷带。第四中队有我邻村的山里人出身的田中太一少尉、林一郎准尉，以及与我同村的樋口和市。樋口和市是第一小队第一分队长，下林益己君是第二小队轻机枪手。因为原第三中队出身的人多，所以很快就和他们熟了，但第三中队早已离开了。第四中队也向孝陵卫的一个叫做余粮庄的不知名的村庄追赶敌军。

12月11日拂晓，敌人依然顽强抵抗。与紫金山相连的西山高地上有敌人阵地，阻挡着中队的进攻，但傍晚还是突破了这里，并进抵遗族学校一线。好不容易占领了西山高地，开始了南京城最后的决战。我和坂中队长一起开始爬西山时，敌人的钢盔好像落上了露水而闪着亮光。

到处布满了铁丝网,在左右两侧的第四中队的战士们冒着烈火奋力拼搏的样子,决不亚于第三中队,我深深地被感动了。占领西山高地一角时,我想大概已经是傍晚6时左右了。那个时候,有人一边说着“是友军哦”,“不是早稻田毕业的么?”等俏皮话,一边靠近扔手榴弹。敌人进行反击,敌我陷入了混乱的肉搏战。第四中队的突袭是那么勇猛。地上有许多手榴弹,我对自己说要投出这些手榴弹,于是我问:“怎么投啊?”“这样……”一个胆大的人迅速教了我一下。我按他说的,拔掉木柄上的拉火帽,一枚接一枚地投了出去,也有两三个士兵投了手榴弹。敌人左右逃窜,听见被炸中的人发出了惨叫声。我想,这下成功了!我觉得自己也像士兵们那样勇敢。敌人遗弃的手榴弹几乎都被投了回去。

不知是否是喧闹的敌人被全歼了,周围一片寂静。夜色渐渐深了。中队在这一带挖战壕,构筑阵地,等待黎明的到来。

然而,不一会儿,猛烈的炮火又轰了过来。因为西山被我占领了,所以敌人的炮火劈头盖脸向我们倾泻过来。

坂中队长、我和林一郎准尉三人一起跳进战壕。坂中队长自言自语道:“炮击终于又开始了。”

接着,有一枚像是圆桶一样的炮弹在身边爆炸,炸飞的土块和碎石漫天飞溅。林准尉突然站起来着急地叫道:“肯定有人受伤了!”话音刚落,射场上等兵在黑暗中狂吼道:“卫生兵在吗?我的耳朵和鼻子都炸飞了!”“中队长也受伤了!”“好了,冷静点!我给你处理,你鼻子耳朵都在,死不了!”我尽力地处理伤口。刚处理完,K伍长又叫道:“大小田快过来,中队长受伤了!”真的吗?刚才趴在我身边的坂中队长,看炮火来袭,于是去了阵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拿出手电筒照着脚底飞跑过去。也许是敌人的机关枪贴着地皮扫射,地上的枯叶都飞了起来。我的脚好像不着地似地在枪林弹雨中飞奔,很快我看见坂中队长被人用手绢捂着脸颊,他一只手仍握着军刀,沉着地注视着敌方阵地。

果然是骁勇武将的风范。大家一起帮忙,迅速用纱布、多用钳等彻底进行了第一步救护。大家决定让中队长暂时从山顶撤回本部休息,但是,中队长坚决地说:“这点伤就退到后方吗?!我还要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呢!”

麻烦事来了。在这山谷里，抬着担架不容易破坏铁丝网，反而是被攻击的绝好目标。中队本部作出决定，鉴于中队长的身体，由田中太一少尉代理中队长，而中队长则暂时退到本部的后面接受治疗。

但是，谁去劝说呢？让谁去劝中队长退到后方呢？深夜，在第四中队的阵地上，大家为难地商量着。突然，林一郎准尉说：“就让大小田去说吧，他毕竟是中队长所信任的人，就让他去说吧。”

虽然我觉得很为难，但是违背中队长的意愿劝他退到后方，是官兵们集体决定的，所以下定决心去劝说。这时，我突然想起在东亭镇因受伤感染破伤风而死的土渚小队长。“中队长，如果是普通的弹片，只要能走动，只要有意志就一定能够到南京，但是，中队长的伤是炮弹落到地面爆炸后的碎片造成的，我担心会感染可怕的炭疽和破伤风菌，必须马上注射预防针。”

中队长板着脸，只是“哦”地应了一声。接下来由田中太一少尉代理中队长指挥。

冷月当空，我和执勤的小森君两人受命带路，消失在不高的西山高地上。没有主帅的第四中队接下来该去哪里？我虽然是从第三中队派过来的，但也能感觉到一丝凄凉。

突然，炮声枪声停止了。大家开始挖战壕，穿着外套静悄悄地等待黎明的到来。K伍长拿出盛着日本酒的饭盒递过来，“大家喝一口吧。”我想最后喝，但是由于喉咙干，以及对中队长的感激和祝愿中队长平安，我一饮而尽。“我喝过了。”说着把饭盒还给了他。

K伍长接过饭盒说：“啊，没有了。大小田把酒都喝光了，怎么办啊？现在得想办法再弄些来啊。”他拿着空饭盒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啊，这是好不容易送到前线，像神酒似地每人喝一口的酒吗？当时不知道，还以为那全是给自己的，一口气把它喝光了，事到如今我也茫然不知所措。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了，可那时所喝的日本酒的味道，至今还是令人难忘。每次喝酒时都会想起这件事。

另外，每年的12月12日夜晩，遥望着皎洁的月光，我就想起南京攻略战中西山高地的激战。那时，正好也是第三中队攻击四方城的悲壮的生死之战的时刻。总而言之，我认为12月12日的夜晚在我无尽的军旅

生涯中是最辉煌的时刻。

第二天,即13日早晨,支那大陆的东方渐渐发白的时候,突然枪声四起。大家还在战壕里迷迷糊糊的,顿时陷入混乱状态。“是友军吗?”“不停地射击。”“是敌人吧?”不知是友军还是敌军。

“在拐角干什么?”“看见了,是敌人。”英勇的角为——等兵从山顶眺望后方友军的阵地,炮弹不停地飞来。

什么事?是敌人反击吗?难道占领阵地了?炮弹从上方飞过来。友军与飞奔进战壕的敌军搏斗,一片混乱。友军战壕被敌人突入,不能射击,大家混在一起,反复进行肉搏战。

这些是在后日清理战场时知道的。顽强抵抗,发起进攻的是敌模范部队,是嫡系部队。这是一瞬间发生的肉搏战,伤亡达十人。

一直进行指挥的高仓准尉战死了,福岛治郎伍长胸部被刺,当场死亡。真像噩梦一般。

夜幕完全散去了,朝阳灿烂。这时响起了枪声,坂中队长板着脸,吊着三角巾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面面相觑,窃窃私语。南京好像昨晚沦陷了,没想到这是真的。

但中队长就这样回来了,还是很令人担心的。但是,中队长还是用往常的语气说:“脚还可以走。”“在担架上也能指挥。”充分显示了他无所畏惧的勇气。最后他还说:“有大小田在呢。”中队长从现役时代起就一直平易地对待我,因此我对他也没有畏惧感。我一心想把坂中队长医治好,然而战斗正在继续,急也没有办法。人类的命运总是很奇妙。

首先,他左颊的伤已无大碍,我相信他右腕的贯通伤也不会化脓。中队长斗志昂扬地说:“用军刀砍断铁条网!”大家排除了地雷,进军中山路。进入南京城时,大阪《每日新闻》的随军记者看到绑着纱布的坂中队长,于是拍摄了公开发表用的照片。

那个时候,他的三角巾吊得正好,这给后世留下了英勇的形象。我也认为,这也给中队长脸上添了光。正如邻村的林一郎准尉所说:“不愧是大田,真不错,跟着那个中队长战斗,很辛苦吧。”他也为我高兴。

进入南京后马上开始扫荡,这不是全面进攻,也不是突击,像是打扫战场。这时,K伍长发现地上滚着敌人的手榴弹,便说:“来,大小田,你



说手榴弹让第四中队摆脱了危险，拿这个在大家面前投给我们看看。”这真是有趣的事。“投得好看点，就这样。”我也很好胜，调整好姿势说：“大家卧倒！”我以最漂亮的姿势高举右手，左手拉手榴弹的引信，把它投进了泥池里。“轰！”泥土呼啦啦地溅了起来，又落地砸得粉碎。

坂中队长站在远远的地方，把军刀作为拐杖拄着，看到这个情形也微微地笑着。

“果然是第三中队啊，连卫生兵都能做成这样。”他有点过分地夸奖了我。手榴弹的使用方法是森中队长在东亭镇教大家的时候，我在旁边看会的，没想到在这儿成了英雄史话。扫荡结束了，为了洗掉战尘，我们来到宿营地休整了一段时间。那时，坂中队长脸上的纱布已经取下了，胳膊上的伤也日趋好转，精神越发好起来了。大家也随之高兴起来，满面笑容地称赞说：“这点伤就交给大小田吧，比野战医院护理得都好。”

正在此时，松尾小队长突然回来了，他向中队长说：“我感觉伤早已痊愈了。”结果中队长认为要再给他看一看，并对松尾说：“请让大小田看一下。”的确，因为我是其他中队的卫生兵，所以他有些不好意思让我看。结果当我看了他的伤口后，伤口上竟然生了很多蛆。“你真能忍啊！没关系，交给我吧，我一定帮你治好。”“谢谢，我想卫生队也不一定比野战医院那些家伙差。”我感慨地想：“野战医院竟然这样为前线军官治伤？！”

由于卫生兵安井丈二从回归部队了，于是坂中队长说：“森队长也让你回去了吧？总不能一直借用你啊。”

12月底，已临近新年了。温暖的太阳照耀在冬天的大陆上，呈现出冬日里祥和的景象。经过激烈战斗的军人们，都是洋溢着青春朝气的年轻人。有一天，去第二小队长田中太一少尉宿舍玩，我对他说：“我很快要回第三中队了。”随后两人高兴地聊了起来。最后他说：“知道小队长的恋人吗？”“你知道吗？”“她是我的远亲啊。”“是吗？”田中少尉和其他四五个人曾一起从邻村山家村到位于下和知村的高中三年级上学，K小姐也从亲戚家到下和村高中三年级上学，毕业之后她便回到了中上林村。她是当时处女会干部，担当会长职务。田中少尉进了绫部城丹蚕业学校。他开心地说，从山家的车站到绫部的那个时候，是个十分快乐的青春年代。

现在才听说,45年前K小姐是才貌兼备的姑娘。现在她的儿子去了城里,只留下她一个人孤独地住在家里。

派遣到第四中队后,用非常拙劣的文笔来写文章。坂中队长后来当上富士学校校长,遗憾的是现在因病去世了。小队长田中太一少尉在锡山牺牲了,林一郎准尉也在随后的战斗中阵亡了。松尾竹雄小队长在缅甸战死,太岛伍长调到航空队后战死了,竹下曹长也很快牺牲了。还有同村的樋口和市也在锡山和田中少尉一起壮烈牺牲。我一直祈祷着他们安息。

[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史编辑委员会编  
《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史》,福知山步兵  
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史刊行会,1982年11月17日。]

(金香花 周云 颜文婧 马晓驰 朱齐或  
胡翔月 李娟 译 罗萃萃 校)

## 17. 白 茆 口

米内山治郎

**编者注：**米内山治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第34期学生，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司令部翻译。

书院第34期学生为了从军当翻译，从长崎校舍出发，渡海来到了上海，接受了上海陆战队的指示，乘上已准备好的军舰，到达了长江南岸的白茆口。之后，为了参加追击战，追赶在数小时前就已经登陆的京都第十六师团。接着又向西北方向行军，在河流众多的小路上一个劲地持续行进，大约过了一天才赶上了师团。向师团高级副官报到后，我们被分别分配到旅团、联队和大队。我们从早晨到傍晚在江南三角洲地带连续行军，径直向着南京挺进。

我被分配跟随第十六师团司令部。江南居民的语言十分难懂，因此感到很吃力。没有想到我军在途中也进行了战斗。

经过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我们进入了南京城。在南京市内，能看到中国士兵脱了军服换上老百姓服装的痕迹，在五个地方还看到了进行抵抗的中国士兵的尸体，但似乎并没有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我乘坐师团司令部的跨斗式摩托车巡视了市内。挂着国际红十字会的横幅的难民区里有无数的难民，但他们很平静，对于我和摩托车手（我们都穿着土黄色军服），他们也毫无抵抗的态度，而且还很好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十分温和。听说在中山门、光华门外以及下关已经进行了许多次杀戮。因为当时我没有见到现场，现在还记得当时心里觉得难以置信。

[翻译从军记编辑委员会编《长江水·浪涛天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第34期学生翻译从军记》，  
沪友会第34期学生会，1993年4月12日。]

（王胜群 叶琳 译）

## 18. 怀念石井胜君

山崎雅芳

**编者注：**山崎雅芳，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第34期学生，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司令部管理部翻译。

那是进入南京城后过了大约两周左右时间的事，所以记得当时是昭和12年12月25日前后。

那天可以说是有一种预感似的，暂停了往日的市内形势观察，在管理部士兵的房间里和他们聊天。师团司令部的卫兵来告诉我说，有人想见我。我出来一看，岗哨旁站着石井胜君。他笑咪咪地挥着手

“你好啊！”问候声都激动得变样了。两个人紧紧握住对方的手，都不自觉地用了力，片刻间沉默了起来。我和石井胜君曾在同一个棒球队，是肝胆相照的好伙伴。

在过了五十多年的今天，那时相互交谈的内容虽然不能清晰地回忆起来，但静静地闭上眼睛，虽是模糊的片段，却不可思议地浮现出几段对话。把想到的都列举一下吧。

山崎：“你身体还好吧？”

石井：“别担心我，你自己还好吧？”

山崎：“我担任的口译工作主要是监督苦力，你怎么样啊？”

石井：“将校侦察谈的事情很多。”

山崎：“那时候别忘了带钢盔和枪啊，因为万一出了什么差错，没有武器可不行啊。”

石井：“知道啦，放心吧！”

山崎：“34期学生中，除了滨崎外全都走不快，所以这么来看你也别勉强行动啊。”

石井：“知道了。但是我可不像山崎、赤松、矶贝、崛部他们那么慢

啊。就是偷垒的成功率我也是最高的,所以别为我担心了!”

山崎:“要是把分配到在南京一带驻屯各部队的书院翻译都集中到一起,让大家从事以南京为中心的区域治安和安抚工作,大家都会干得不错吧。”

石井:“那倒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啊,这也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啊。”

山崎:“留在书院里的人,今年过年都会在长崎捣年糕吧。也许今年过年会很冷清啊。”

石井:“别想了。近期要是能解除从军,就能热热闹闹地过年了。”

山崎:“好像近期在南京也要设日本的慰安所了。”

石井:“是吗?即便如此,这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哈哈哈哈哈。”

想来还说了其他的话。最后他说:“那么回见吧。”就摆摆手,精神抖擞地返回原来的部队去了。可是,在那之后不到一个月,昭和13年1月23日,他就战死了。不知道该说意外还是巧合,做梦都想不到的那封讣告,传到了先一步回到长崎的我的耳朵里。

我不止一次地怀疑那讣告的可信度。然而,现实的残酷让人束手无策。收到讣告时的心情,我直到现在都无法忘记。

[翻译从军记编辑委员会编《长江水·浪涛天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第34期学生翻译从军记》,  
沪友会第34期学生会,1993年4月12日。]  
(王胜群 叶琳 译)

## 19. 与工兵小队向南京前进

橘川滉

**编者注：**橘川滉，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第34期学生，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工兵第十六联队第一中队翻译。

说到从军的动机，首先，虽说好像有点轻率，但我那想看看战争这一人类极限行为的秉性，以及想看热闹的想法是主要原因。如果这在结果上对国策起到了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

指挥班的家伙们带回来一个像是敌兵模样的人，我也曾做过两三次口译的工作，但工作的实际内容是担任苦力的头目。苦力队的工作有两个，第一，因为是工兵队，所以器材很多，特别是为架桥而砍倒的电线杆需要三到五个人搬运，所以苦力人数超过了50人。敌军逃跑时炸毁了很多桥梁，还在道路上埋设了地雷。工兵第一中队的主要任务是架桥和搜索地雷，因此常常作为步兵部队的尖兵进行攻击。第二，因为我们是急速追击，所以大行李和小行李都跟不上，粮食只能完全依靠在当地筹备。手无寸铁的苦力队为了筹备粮食而在敌我双方最前线的接壤地带活动，因此不止一两次，没有想到我们正在行走的地方竟然成为枪击战的中心区域，于是我就平躺在田间的小路上，准备迎接死亡。

觉得糟糕的事情是，部队的高层对下属的士兵这样教育说：中支的中国人与北支的中国人不同，这里几乎全部都具有强烈的抗日意识，不可因为觉得是非战斗人员就疏忽大意。对待抗日、侮日的言行，要严惩不贷。我不禁想到，抱着这样对待中国人的想法进行战争的话，就会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百年的仇恨，日中一体化等，难道不是只能停留在梦境中了吗？

在解除翻译职务之前，我一直住宿在南京中山路附近的一家两到三



层的相当大的饭店里。似乎记得部队里一部分人也一起住在那里。我想起了许许多多想写出来的事情,但最重要的就是总算完成了从军翻译的任务。昭和 15 年 4 月 29 日,我被授予了“勋八等瑞宝奖章”。

[翻译从军记编辑委员会编《长江水·浪涛天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第 34 期学生翻译从军记》,  
沪友会第 34 期学生会,1993 年 4 月 12 日。]  
(周菲菲 叶琳 译)

## 20. 翻译从军论的反对者

——野崎教授

穴泽一寿

**编者注：**穴泽一寿，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第34期学生，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翻译。

### 进退维谷的从军行

11月7日，我作为最后的翻译班的一员出发了。事实上，我在8月末结束了一次漫长的旅行之后，就在满洲国新京<sup>①</sup>的家里接到了以大内院长名义发出的号召从军的通知。但是，说实在的，我内心很反感这次事变，觉得这是陆军又开始欺凌弱者了，所以觉得充当这样的侵略军爪牙的向导之类是很愚蠢的。不过，另一方面我也能体谅学校方面硬要号召从军的意图。

在此之前的第一次上海事变发生时，大内院长认为不能让前途无量的书院学生牵扯进这样无聊的战火中，于是当机立断，下令让全体学生暂时回家。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但是，听说此后战火波及到上海市内，侨民也发起组织了义勇军。那时候在侨民中也出现了各种非难书院学生的声音：“在这样的危急时刻，血气方刚的书院学生怎能抛弃本国公民回国去呢？！这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做出来的事情吗？！”从此，对虹口（上海）的书院学生的评价也变得很糟糕，学校也相当为难。学校再也不想重蹈覆辙，所以不得已采取了号召高年级学生从军当翻译这一苦肉计……我考虑到这些，就觉得更不必着急了吧。

---

<sup>①</sup> 今长春。

不过,到了10月份,长崎的授课总算开始了,我赶紧赶了回去,结果大吃一惊。因为整个学校充满了这样一种气氛:四年级学生从军这一行动已成为整个学校的荣耀,并且听说第一批出征的学生作为海军翻译正在大显身手。随后还要发布征召陆军翻译的命令。另一方面,在低年级学生中,特别是柔道、剑道部那群家伙在吵嚷着说:“这种时刻四年级学生应该全部从军,以殉国难。”我觉得这样很厌烦,心想与其这样的话,倒不如赶紧从军来得痛快。就在这时,剑道部的秦省吾等人带头发起了向陆军省呈送联名请愿从军的血书运动,我也就赶紧签了名。

决定从军之后,我因有事到马场锹太郎教授府上拜访,正好那时野崎骏平教授也在,他发表了一通反对从军当翻译的言论。他厉声地说:“从现在开始到2月份,是毕业前完成学业的最重要时期。这次的事变,完全是专门欺凌弱者的日本陆军发动的侵略战争。在这样无聊的战争中,去充当军队爪牙的从军翻译等是极无远见的、荒谬的愚蠢行为。如果因此出现了伤亡者怎么办?不就是白送命吗?!应该立即停止这种想法。”

本来他就总是以前辈自居,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仅仅就在这个时候,我重新认识了他。而且,正在我十分钦佩地倾听的时候,野崎老师的矛头忽然向我指来。

“穴泽,你也要去从军吗?”“是的,我去。”当被问道:“你就这么想去当翻译吗?”我不觉吐出了真言。我说:“其实我也并非是那么想去的,可是……”

野崎老师便不让我再说下去了,好像意思是“看到了吧”似的,这回转向马场老师说:“这小子说的肯定就是大部分人的想法。应该断然阻止。”我也说了一句现在想来十分愚蠢的话:“我都已经决定好了,现在没办法了。”马场教授也说:“虽说有种种复杂的情况,但现在学生连请愿血书都递交上去了,已经无法后退了。能够目睹战争的真实情况,这对他们今后的人生也许会有所帮助吧。”

在此期间,陆军大臣阿部信行来到学校致词,表达了对请愿书的感激之情和激励之意。我对此没有丝毫感动。11月7日,我们便出发了。尽管这如,那些低年级学生,以及那些浅薄的柔道、剑道部的煽动者中因

生病而留下来静心努力学习的人,他们没有参与这种愚蠢行动,他们的勇气和信念,我至今都不禁感到钦佩和尊敬。

### 追随部队上前线

我们乘船到了上海,先去武官室联络。好像有个中佐对我们大肆鼓动说:“我们期待着你们在前线大显身手。你们的身份与少尉相当,并且你们回来后重新参军时,保证你们是干部候补生。”接着他又说:“正好现在没有消息,所以这两三天请你们在这里待命。另外,军服很快会发下来,请大家马上穿上。”我本来猜想可能是很帅气的军服,可没想到却是如同部队勤杂工一样难看的绿色布棉衣。然后,我们就暂时在一家叫红叶馆的旅馆住下了。

大概就是那一夜的事。听旅馆的人说:“今天晚上,海军陆战队将攻击闸北工业区,在花园的桥上应该就能看到。”于是我马上去看了。好像当时还有内山君和白山君等人一起去的。一到桥上,只见夜里依旧波光粼粼地流淌着的黄浦江左岸,广阔的闸北工业区因为灯火管制而笼罩在一片黑幕之中,各处都冒出红黑色的火焰。然而,对岸的公共租界却是灯火通明、灯光闪烁,而且似乎还有个舞厅什么的,甚至隐隐约约能听到乐队演奏的音乐声。正当此时,闸北岸边忽然爆发出猛烈的机关枪声,接着响起了刺耳的冲锋号声。能看到闪着白光的刺刀一齐向前进击的情景。另一方面,从对岸的公共租界持续传来乐队演奏的声音,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我们怀着一种无法接受的心情,只是注视着眼前的景象。

就在这时,从桥的对岸走近一个高大的身影。一看,原来是一位英军军官。他看了一下我们,便问道:“你们是日本人吗?”我们回答说:“是的。”他冷不防说了一句:“为日军英勇进攻而祈祷。”不知是谁小声说了句:“Thank you。”接着,他微笑地看着我们的脸,就这样返回离开了。他的眼神让人感到似乎在说:“愚蠢的东洋人啊,你们互相作战直到都力竭而尽好了,然后双方一起灭亡吧。”我们带着一种抑郁的心情离开了那里。

大约过了两天,我们搭乘驱逐舰前往上任的目的地。也许是担心受到江岸残敌的射击,军舰天黑才出航,溯扬子江而上,不一会儿工夫就到达了目的地——白茆口岸边。那里曾是刀光剑影的战场。江岸小村庄的周围现在已被熊熊的火焰包围,整个江岸被映照得发着红光,其中有黑洞洞的散兵壕。附近散乱着一些器械,而且还有士兵在这中间走来走去。

我已经不记得是怎样从军舰上岸的了,不过,我只记得上岸后似乎米内山君和联络员在说话,说我们所属的部队已经追击敌人,展开迅猛的追击战,已经没人留在这里了,所以让翻译班单独追赶。我记忆中还听说已经没有富余的士兵来保护我们了。记得那天晚上在那一带做了饭,填了一下肚子,之后就在空房子里宿营。不过,上岸后的事情已记得不准确了,我想可能有很多地方和其他人的回忆不一致。所以,为慎重起见,我希望事先说明这一点。

从第二天起,我们开始追赶部队。考虑到可能会有残敌袭击,我们以一列纵队前进。而且,在先头和队尾都挑选出具有战斗能力的人员,赤手空拳的同伴就安排在他们之间。站在队列前头的是带着日本刀,臂力很强的山崎君,队尾好像是时乘君或是森健君。同时,我们决定趁着天亮行动,天黑以前提早宿营。

次日,趁天还没黑时,我们进入了一个很大的城镇。石板路的两旁整齐地排列着白色墙壁的房子,我们在其中选了一间做宿营地,并很小心地走了进去。令人吃惊的是,大概是因为日本军的进攻出人意料地快,房子里好像是有人刚刚逃出去一样,一片难以收拾的混乱。橱子、衣柜都被翻倒,一部分衣服被扔在上面,桌椅也被掀翻了。更令人震惊的是,桌上还放着盛着残羹冷饭的餐具,逃亡时的混乱场面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但是,城镇里没有一个人,都化为了一片废墟,除了我们,好像连一只狗都没有。这越发增添了恐怖的气氛,令我们感到不安。

吃过晚饭后,我们把散乱的桌椅靠在了大门口,在房间里生上了火,轮流通宵站岗值班。然而就在这时,从房屋里面的高处居然隐隐约约地传出婴儿的哭声。于是,橘川君或是米内山君很勇敢地过去寻找,不一会儿就抱回来一个婴儿。然后,我们好像是把剩下的饭菜做成粥喂他

吃。因为当时毕竟没有灯,有点看不清楚,所以记不清了。第二天早晨出发的时候,记得我们因为没有办法,就把婴儿先留在了那儿。我也记不清这是第一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晚上的事情了。不过,这就是我最初所亲身体验到的战争的悲惨。

天亮后,我们还是按照前几天的顺序出发。因为担心如果聚在一起走,遭到射击时受伤的人员也许会很多,于是这次我们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尽量避免走视野开阔的地方,就在房子之间穿行,不引人注目地走着。行走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彼此的动向。

这次追赶行军的后半段常常下雨。当我们走在一个石板街的小镇上时,看到一个死去的老人俯卧在石板上。看起来他被击中并不太久,血和雨水渐渐流淌,其范围比他的身体还要宽。一只野猫在注视着这一幕。这位老人看起来家境相当富裕,装束什么的都很整齐,身着大褂,还戴着帽子。这反而增添了一分凄惨。战争绝对不能失败——这就是我当时真切感受。

不记得是哪一天的黄昏,总算进入了后卫部队宿营的小河边的一个村庄。我们向那里一个像是指挥官的将校报告说,我们作为翻译班一直在追赶配属的部队,并提出希望能先分配给我们宿营的房子。那个军官非常冷淡地回答说:“每一间房子都住满了士兵,没有空闲的房子可以分配给你们。随便睡在那边的屋檐下不就行了么。”若是说露宿,可那天下着大雨,况且正值11月末,不是随便找个地方就能睡的。虽说如此,但即使发怒抗议也无济于事,再加上当时我们已经很疲倦了。

大家便各自去寻找睡觉的地方。我和白山君发现小河岸边有一条铺着草席的小船,于是迅速钻了进去,很快就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忽然醒来时发现船里积水了,身体已经有一半浸在了水中。我受不了,只好起身,这时白山君已经不在身边。只见岸上有几处篝火,几个人在焚烧木片烤火,白山君在近处的一个火堆旁。我急忙加入到他们当中,但是由于全身湿透了,我冷得受不了。这时候,有人拿来了白酒,大家轮流喝了。我喝过白酒之后,感到身体马上暖和了起来,好歹一时抵御了寒冷。但酒劲过去之后,就觉得比刚才更冷,身体发颤,感觉简直像死了一样。这时天也亮了,分散在各处的大家也聚集在了一起。

### 分配到福知山联队

后来的情况已经完全记不清了,总之就是集合后又开始行动了。当时能够遇见分配在部队的翻译班长,虽然他的名字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知道他是第30期的师兄。我松了一口气,感到放心多了。但这位师兄却很严厉,他对我们说:“部队已经前进得很远了,因为你们来得很晚,我和副班长两人一直在等你们赶上来。马上出发!”于是,我们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又开始行进了。

途中有一条大河,铁桥的桥墩被炸毁了,钢梁呈弓形勉强搭在两岸,好像马上就要塌掉似的。当我正在想:这下说不定要暂时停止行军了吧,可班长却下命令说:“从桥上过去!”接着他又说:“如果大家连续过去,桥可能会因为重量而坍塌,所以大家要间隔一段距离走过去!”然后,大家开始听天由命地过桥。我向桥下一望,下面是滚滚浊流,似乎因为昨夜的降雨,水位升高了。虽然不抱活的希望,可是大家都幸运地平安通过了。

那天晚上,班长终于告知了每个人被分配的部队。我被分配到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翌日,副班长带我去部队。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辛苦了,加油!”就立刻回去了。

联队本部位于村庄尽头的一片树林中。大野宣明联队长因为生病正被送往后方,由青木少佐代理指挥。青木代理联队长头戴钢盔,手持军刀,昂首挺胸地坐在小椅子上。但他那像螳螂一般又瘦又高、留着八字胡、戴着一副大眼镜的昂首挺胸姿态,整体上却给人一种枯瘦的感觉。我无可奈何地向他报告说:“翻译穴泽,刚刚到任。”少佐用锐利的目光看着我的脸,操着浓厚的青森口音说了以下一番话:“太迟了啊,如果早来一点还有很多工作。但是,现在因为是追击战,很忙碌,顾不上翻译了。不过,你好不容易来了,就跟着部队吧。”虽然语气平淡,但实际上我从心里松了一口气。我脑子里一直有这样一种顾虑,那就是如果让自己翻译很复杂的东西,万一出了差错就不好了,所以这样一来反倒轻松了一些。我说:“那么,请多多关照。”少佐默默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我见了副官。他年龄相当大,操着一口九州方言。他说:“这个部队里还有两个从北支一路随行的翻译,而且有一个还是大学毕业



生。因为现在没有翻译工作,就帮助做一些部队的工作。希望你也能以这种态度做点什么事吧。”我心想,到底还是要做那些无聊的事情,但也毫无办法。我就先对副官说:“请多关照。”

### 目击战争的愚蠢

尽管如此,我还是作为本部的随从翻译与联队本部一起同行。而且,我暂时没有什么事,就是一起吃饭和行军。不知是第几天,我们终于与敌军展开了正面战斗。各中队在本部四周展开。少尉旗手高举着军旗,本部人员都在他的周围,行进在部队的中间。

将近 11 时,当本部正在广阔的桑田中行进的时候,突然遭到前方机关炮的猛烈射击。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卧倒!”大家全都匍匐在地上。然而,少尉军旗手却单膝跪地,举着军旗一动不动。我正好在他旁边,见到这一情景很受感动,心想:他真不愧是少尉军旗手啊!但他的脸却在痉挛,已经变得苍白了。当即有个声音在喊:“少尉军旗手,当心成了靶子,快趴下!”喊叫的人是留着漂亮的八字胡的老特务兵曹长。少尉军旗手立刻俯卧在地上,趴下了。

机关炮仍在持续猛烈地射击。凝神一看,只见前方有个像大土馒头似的碉堡,炮弹从那里如金色流星般飞过来。我们这边只有步枪,如果处置不当的话就会被发现,所以根本不能开枪。这时候,左侧有重机关枪开始瞄准碉堡射击,可敌人并不在乎,仍然集中对竖着军旗的我方进行射击。刚开始,炮弹是从很高处飞来,不久弹道就逐渐降低,头顶上的桑树枝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被打断了。我当时想:这下完了。就在这一瞬间,我还想起了从孩提时代上小学,直到进入书院时的事情,这些回忆都像走马灯似地在我脑海中瞬间闪过。

刚才那个留胡子的特务兵曹长在这个时候也开始进行指挥。他大声叫道:“再这样下去只会全军覆没,我点喊‘前进!’叫到名字的人就朝右前方的白房子快跑!”只见碉堡与这边的中间有一处白色墙壁的民房。然而我想,若站起来奔跑过去,在这过程中说不定会被机枪射成蜂窝一般,简直是胡来。但是,在“前进!”的命令下,最先被点名的四个人

都一起站了起来，朝那个房子一个劲儿地奔跑，顺利地抵达了白墙处。下一组我被叫到了名字，一听到“前进！”的声音，就也不管背上沉重的背包，以连自己都吃惊的速度飞奔，平安地到达了那里。接着坐下来看着下一组跑过来。大家陆陆续续地奔跑过来，全都顺利地抵达了墙壁。曹长当然是最后一个跑过来的。然后，他笑着对大家说：“机关炮是和重机枪一样是要换弹匣的，所以换弹匣的时候就会暂时停止射击，我是算着那个时间才下命令的。”从此，我对这个特务兵曹长产生了极大的敬意。

之后，碉堡因受到我方速射炮队的攻击而陷入了沉默。时间正好到了中午，本部就在那处房子前打开饭盒开始吃中饭。就在这时，刚才不见人影的青木代理联队长和副官也恬不知耻地出现了，还吃了勤务兵拿来的饭菜。那一天，自下午起就没有什么战斗了，我们继续行军。

有一天，前线的小队长（我记得好像是中尉）带来了一个中国人，说：“俘虏了一个中国兵。就拜托你翻译了。”只见他是一个面色苍白、个头瘦小的男子，穿着像工匠似的粗劣的绿色工作服，而且脚上穿着一双皮鞋。我一看就知道，他不是正规兵。但是中尉却说：“这家伙是一个军人。你问问他是哪个部队的，队长叫什么名字。”对此我感到很为难。我想，他大概是在军队里打杂的，是被赶出来之后正在彷徨时被我们捕获的吧。而且我认为即使问这种士兵也是白费力气。可是，由于中尉不断地催促，我也只好开始询问他了。

只见这个男子一副茫然失神的样子，面无表情。我心想应该先让他放下心来，就用中文说道：“不要害怕，我们不会打死你。”但是，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我没说好，那个男子突然就哭了起来，并一口气地说道：“我不是军人，是裁缝，是被军队强行拉来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军队的事。救救我！”当然，即使问他部队的番号、部队长的名字什么的，他也是坚持说：“不知道，不知道，救救我！”

我如实报告了情况之后，队长马上以一副扫兴的神情说：“如果放了那家伙，我军的情况就会被泄露。把他干掉！”接着，他对少尉军旗手说：“你来杀！”少尉军旗手说：“我可能不行……”这个混蛋中尉就反复说：“就当练胆量，试试看！”少尉也就铁了心，把军刀高高挥过头顶向下劈去，但可能是因为太硬的缘故，刀脱落了，而且由于用力过猛，砍到了自

己的右脚尖。于是中尉冷笑着向一直在旁边观看的那个留着八字胡的特务兵曹长使了个眼色。曹长不得已靠近了那个中国男子，弯下腰来，摆出砍柴的架势挥刀劈了下去。我是隔着前面士兵的肩膀看的，所以看得不是很清楚，但好像这次成功了。听到了混蛋中尉的狂叫声：“干得漂亮！”我虽然很气愤，但并不觉得那个男人可怜。不知不觉中，我的心也开始堕落了把。

### 占领南京的“秘闻”

在那之后，也许是因为敌人彻底败退了吧，没有发生战斗，我们只是一味地追击，进行强行军。有时我们还会在夜间行军。不久，我们就进军到了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前方能望见紫金山，部队暂时就在那里停了下来。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不过好像就那样过了两天左右。当时，我在马路旁发现了一本掉在地上的全新的《新闻周刊》(NEWS WEEK)。翻开书页，当我在看彩印的照片什么的时候，感觉心情变得温和、平静起来，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在这本周刊里，我感到了文化的可贵。回到部队本部时，我被告知：“明天总攻南京。”接着，本部被一片喧闹声所笼罩。

次日早晨，天气晴朗。七八个地方同时升起了灰色金鱼型的巨大气球，呈半圆形包围着显露全貌的城墙。就在这时，飞机开始了轰炸。与此同时，重炮从我们的后方开始了齐射，炮弹越过了我们头顶。炮击持续了一会儿，又忽然停了下来。之后是从四面八方响起的重机关枪的射击声。几乎同时，也响起了冲锋号和呐喊声。这样精彩的协同行动，与其说是战斗，更让我觉得像是表演。

我所属的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也全部向前方山腰的散兵壕发起了突击。因为本部在不太远的后方，所以能清楚地看到前方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慢慢地爬上小山。接着，中国士兵便从战壕中探出半个身子投掷手榴弹。手榴弹在登山的士兵周围频频爆炸，但是，士兵们毫不退缩，继续慢慢地逼近战壕。就在这个时候，从战壕中跳出来一个中国军队的军官，他勇敢地举着手枪，径直向日本军猛冲过来。我第一次

见到中国军队青年军官这种勇敢的形象，我对此不禁感动得几欲落泪。接着，中国军队的士兵们也举着刺刀直冲了过来。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之后的事情我一点儿也记不清了。我只记得那天下午，副官对本部全体人员说了一句：“部队从现在起向后方转移。”那天夜里，我们宿营在离战场很近的一个村庄。

翌日清晨，我们被本部人员叫醒：“马上出发！”部队以行军的队形开始前进。抬头一看，中山门就屹立在前方。然而，它寂静得让人感到奇怪。部队从右边城墙倒塌的地方进入城内，部队在背后的城门和城墙上成排地列着队。联队本部忽地登上了城门，少尉军旗手立刻竖起了破破烂烂的军旗。不知在什么时候，士兵也在枪刺上插上了日章旗。各中队在城墙上排好队列。我也作为本部人员站在了城门上。接着，我往下一看，只见几个看上去像是《朝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正用照相机对着这边对焦。然后，大家齐声高呼三声“万岁！”占领中山门的仪式到此结束了。后来问了一下我才知道，这是为了立即向日本报道步兵第二十联队占领了中山门的表演。

这时，一位戴着《朝日新闻》袖章的男子登上了城门。一个没怎么见过的将校向记者一直说着些什么，记者把他的话都记录下来了。我无意中听到那个将校最后提高嗓门说：“不错吧，是我们队率先到达了中山门。把这个给我好好地写一写！”记者点点头，走到下面一直在等的跨斗式摩托车手那里，并给了他一个像信封一样的东西。接着，跨斗式摩托车就发出轰鸣声开走了。大概是向后方传送占领南京的快报吧。之后，有几个看起来像是来自其他报社的随军记者也都聚集到刚才那个将校身边。但是，这次将校似乎有点嫌烦了。总之，其他报社在抢新闻方面，是无法与实力强大的朝日新闻社相比的。

不过，所谓“率先占领中山门”是有缘由的。采访记者们走了之后，我就对一个熟悉的本部士兵说：“我稀里糊涂地睡着了，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占领了城门。”他没精打采地回答说：“在昨天的攻击战中，敌人的抵抗十分顽强，攻击很不顺利，于是就暂时退了下来，在昨晚的地方停战休整。可是，就在夜间，别的部队（大概是九州部队）夜袭突破了城门，好像乘胜向更前方进击了。黎明时，我们部队注意到中山门空无一人，就立

即展开了行动,结果实现了‘无流血’占领。实在是不像话啊。”听了这番话,我又想起了那个将校精神抖擞的介绍,情不自禁地笑了。军人间的争名夺利到了如此地步,用一个词表达就是“愚蠢”。

由于占领了南京,战斗也许就告一段落了。第二十联队负责城外一个叫汤水镇的地方的警备。在其后的几天我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不过有时会被命令带着士兵去征缴粮食。

虽然大米勉强筹备好了,可是却没有一点副食品。拿着军票到村子里去交涉的话,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已经被其他的日本兵拿走了”。我把这句话翻译给一同前往的士兵听,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突然走到刚收割好的堆成小山般的稻捆堆前,用步枪瞄准底部开了一枪。令人吃惊的是,伴随着嘈杂的叫声,从里面居然跑出了鸡呀猪呀等等。士兵欣然把它们打死,得意洋洋地带回去了。而且他还泰然自若地说:“到哪儿都是这样。”然而,在我交涉的时候,稻捆堆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些动物们为什么会静静地隐藏在里面呢?这个问题我至今也不明白。

不知过了几天,为了参加松井将军的南京入城仪式,部队开始向南京城内移动。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我们正沿着城墙右边行进时,看见在城墙与我们之间有一个像沟渠又像河流的地方,一些体格强壮且像是中国兵的全裸男尸就像垃圾一样堆积如山。尸体的数量大约有几百具。有个人是恐惧地睁着眼睛,缩着手足死去的。与其说那是人类,倒不如说是被屠杀的动物的尸骸之山更为合适。就连士兵们见到这个场景,也是一声不吭,默默地继续行进。无论怎么说,不得不断言,这一场景是大屠杀的真实情形。

### 向旅团长质问日本军的暴行

入城仪式之后,部队留在了城内。从这时起到回国,我一直都待在城内。这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被分配在占据的一间房屋中,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在这里迎来了新年。

有一天,我突然被副官叫去。一去那里,他就说:“已经临近毕业了,

学校方面提出迅速送回学生的要求，我从司令部得到了这样的通知，所以决定明天送你回去。”虽然是有老套的说法，但他还是加上一句，“你辛苦了”。

翌日，我乘坐部队的车到了司令部，与许久没有见面的一起同行的同学们重逢了。大家第一次露出了欢笑。

直林君说一定要见见自己所属的步兵第三十旅团佐佐木到一旅团长一面，于是好像是在第二天晚上，最终是我、白山君和直林君一起去见了。高个子、红脸膛，像个野人似的旅团长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他还询问道：“从军的感想如何？”接着，白山君就斩钉截铁地说：“老实说，我对日本军的行为很失望。屠杀、暴力、掠夺这些事如同家常便饭，照这样下去，完全称不上是什么皇军。”我大吃一惊。其实根据此前从军的见闻来看，我和他虽然深有同感，但怎么也没想到的是，白山君竟会如此大胆明了地说出来。果然，佐佐木旅团长一听到这些就怒不可遏地说：“你们这些来旁观战争的毛头书生懂些什么！同伴被杀，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会被杀的士兵们，干点那样的事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白山君所说的话正中要害，大概连旅团长都深受打击了吧。后来，我在一本描写日中事变的历史书中关于攻击南京时日军暴行的一节，读到这样一段文字：“当时作为旅团长指挥攻击南京的佐佐木到一这样写道：‘其后接连不断地有俘虏前来投降，其数量高达数千人。情绪亢奋的士兵丝毫不理睬上级军官的劝阻，将俘虏一个个地杀死。回想到许多战友流的血和十天来的艰难困苦，别说士兵了，我自己也想说尽管不是士兵也全都干掉吧……’”这和他回答白山君的意思完全相同。大概他一直很介意当时白山君讲的话吧。

佐佐木旅团长接着对我们说：“我们是皇军，我们受到无赖的中国军队的挑战，这次战争是圣战。”我记得这次好像是直林君说：“我听说蒋介石不想与日本军作战。”结果，旅团长说了一通让我们感到意外的话。他断言道：“我以前曾做过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而且屡次遭到这个家伙的背叛和耍弄。那家伙简直就是一个没有信誉的男人。”他似乎以一种在问我们“怎么样”的神情扫视着我们。

我无法领会他的意思。我生长在满洲，我经常听说一些有关本庄



繁、町野大佐以及陆军杰出的成员当时都在担任奉天军阀臬雄——张作霖的军事顾问的事。另一方面，我也听说过这样的事：蒋介石在北伐时期对日本军的妨碍行动感到愤怒，以后不让日本军人靠近身边。我内心在想：“旅团长，你简直是在胡说八道！”直林君、白山君也是一副目瞪口呆的神情。

接着他又说：“今天真是不愉快。”他低头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像是遮羞似地叫道：“我在这次作战中创作了一首军歌，还让士兵们唱了，你们听着。”随即他便忽然扯开破锣嗓子唱了两遍《讨匪行》的调子：“遥望紫金山，彼处明孝陵，何人感兴亡。”唱完后，他冷不防抓起桌上的饭菜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并大口地饮起杯中的白酒。

我们已经觉得非常扫兴了，但他好像因此心情反而好转了起来。在那之后，他还说了很多笑话。我们善意地解释为：也许他并不是一个恶人，大概即使充满豪气的少将阁下也难以承受战争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吧。于是，我们就看好时机告退了。

第二天，我们顺利地由南京出发前往上海。就这样，我们的从军生活也就此划上了一个句号。

补充：佐佐木到一所说的军事顾问之类的事，并不完全是谎话。在后来的《日中战争》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昭和3年4月，在蒋介石北伐的时候发生了济南事变。这时佐佐木到一中佐作为驻南京的武官一起同行，当时承担与匆忙出兵济南方面的日军之间的联络军官的工作，因为某种差错险些被中国兵杀害……”由此，我感到可能是这件事隐藏着后来对蒋介石抱有不信任感的动机。但是，没有找到有关他当过蒋介石军事顾问的记录。

[翻译从军记编辑委员会编《长江水·浪涛天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第34期学生翻译从军记》，  
沪友会第34期学生会，1993年4月12日。]  
(周菲菲 叶琳 译)



## 21. 支那事变战记与回忆

### ——驮马辎重队中支战线一年

深尾保

编者注：深尾保，隶属日军上海派遣军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辎重队第一中队，一等兵。

(前略)

#### 我们的江南战役(四)

#### “日章旗飘扬在中山门，令人激动万分”

从这里开始，道路变得非常好走了。用小石块铺设而成的道路，即使下雨也不必担心它会变得泥泞。然而，我们部队的前行却相当不顺利。先行的人回来报告说：在预定村子里没有找到宿营的地方，所以我们只好暂时先往回走。但是，由于炮兵在后面进退两难，我们部队无法通过。于是，我们又开始向前进发。这时又开始下起雨来。太阳落山了。一路上的各个村子似乎都被其他部队的士兵所占据，正在宿营，能看到从他们的房间中透出温暖的灯光。而我们却没有宿营的地方，不得已只能在道路上露营。雨一直下个不停。

这周边的村子全都被烧毁了。我们冒着雨做饭，也没有睡觉的地方，附近仅仅只有稻草垛。所谓稻草垛就是用割下的稻草堆成的一个大大的圆柱体。在这里再也找不到避雨的地方了。在战场上，前线士兵们利用周围东西的速度实在是神速，动作快的人连饭都不吃就钻到里面去了。他们拉开原本牢牢地捆着的稻草，将脑袋钻了进去，然而屁股还露在外面淋雨。我在稍加考虑之后也决定把这个稻草垛当成今晚的小巢。由于寒冷，所以将附近的草垛用来烧火取暖。我都不知道火是什么时候

烧起来的，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

部队经过常熟等地，于12月12日进入了无锡市，这是一个工业城市。我们的宿舍在一家纺织工厂。在仓库的二楼铺上很多崭新的法兰绒和漂白过的白布当作床，这让我感受到了战争的浪费。工厂中有很好的设施，不仅有自来水，而且还有电灯。天气已经非常寒冷，水都开始结冰了。

我记得是在这附近吧，民房经常会被放火。早上出发前想解手，在一切准备就绪之时，抽了一点空，就在我居住的民房中解手。这是考虑到万一外面有什么危险的情况可以及时处理。可这时却发现隔壁的房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冒起了浓烟，似乎是什么人顺手放的火吧，我大吃一惊，从屋中逃了出来。这时，在遭到破坏的民房的门口发现了一具女人的尸体，她朝向门外，两腿张开，阴部裸露，保持着一种看门人姿态，十分凄惨。

在这里，来自丸山部队的××士兵们乘上了大小×只支那船。掌舵的是一个支那人。我乘坐的船只虽然相当小，但也在乘载了××人数的××士兵之后出发了。

这期间由于天气持续晴好，我们在船上的行程非常愉快。从河上眺望两岸的风景也很有意思。在无锡的街道上可以看见现代化的房屋，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气息。架在河流上的石桥形状别致，画出一条弧线连接着两岸，而在桥的两侧还雕刻着诗文。船只除了有舵手掌舵以外，还在桅杆上系上绳索，有人在岸上拉纤。这是一幅在国内看不到的恬静风景。我们用小河里的水做饭、做年糕小豆汤。

这是水上班。我们都在小船上，班长是一个工兵伍长，虽然个头矮小精悍，但是对我们士兵很温和。我和两名战友一起接受伍长的指挥。伍长十分擅长征缴物资，鸡、葱、纸、砂糖等物品没有征缴不来的，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不要再走路了。

船只到了丹阳之后又返回来了。在归途中，遇到了向前线挺进的士兵。由于过着与尘世隔绝的水上生活，所以不由得想念起了战友们。

这是在常州附近。第一线的步兵们正带着重装备三五成群地行走在河岸边。据说这支部队是从上海往南京去的，看上去大家都十分

疲惫。

“是哪支部队的啊？”

“是××部队。”

“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

“拜托！从5日开始就一直在行军了。”

由于我们船上有年糕小豆汤，士兵们都跑近岸边，争先恐后地拿出饭盒。

“谢谢，谢谢！”

步兵们很高兴。年糕小豆汤分发完之后，我们又把征缴来的砂糖用纸包好，不停地往岸边扔去。步兵们一边说着刚学会的中国话“谢谢”点头致意，一边弯着腰到堤坝上捡砂糖。砂糖在当时是非常稀罕的东西，如果在部队的话，不可能有这种事。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有一种和他们共同分享辛劳的心情，我们的心情也随之变得愉快起来。

在丹阳下了船之后，向部队的方向行进。在途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工兵伍长为了搬运货物带来一个支那人，并给他一些军票（日本军队在战场上使用的纸币）。然而那个中国人说想回去，于是两人发生了争吵。在持续争吵了一会儿之后，伍长发脾气了，突然狠狠地推了那个人。在这路边上正好有一个水塘，那人被推倒在水塘里。大家一下子都朝那边望去，但是那个人脸朝下伏在水面上一动也不动了，而伍长则歪着头就回到了队伍中。人的生命就这样轻易地失去了吗？真让人不寒而栗。

在途中，得知我们中队将走陆路行军，于是，我翘首盼望着能在什么地方与之相遇。与战友们分开才不到三天，就这么想见面了吗？辎重车沿着岸边过来了，班里的士兵们举起双手喊着“万岁，万岁！”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心情，就像在异国遇见家乡人一样。

水上班结束了在无锡和丹阳之间的往返。15日我们乘坐的船停泊在丹阳，我们将船只丢弃在那里，从陆路向南京进发。因为没有办法运送物资，所以这次找来了牛和车，大家都牵着牛车上路。这与在船上的悠闲行程完全不同，我们遭到了报应，牛走得很慢，我们都无法忍受了。途中，在16日中午时分，当我们休息的时候驶来了一辆汽车，车上扔下

了报纸,是14日的上海联合报,上面登载着13日南京陷落的报道,万岁!虽说感到有些意外,但这也是我们一直期望的事情。我们知道部队在汤山镇附近的支那陆军炮兵学校,因此决定尽快赶到南京与他们会合。

在这里插入一点对前往南京的回忆。

我们渐渐向南京前进。距离南京已经很近了。一天,我们在距南京很近的地方宿营。第二天早上沿着山路前进,在这里遇到了一位难得见到的人。一支卡车部队从山的右下方向山上驶来,当卡车经过我们身边时,一辆挂着尾崎部队旗子的卡车在我们部队的中间停了下来,从车上下下来一位军官向我走来。我想是尾崎吧。从学校毕业以后大约已经十年了。尾崎君是学文科的,所以平时和他没有什么接触。果然是尾崎喜佐雄君,在战场上这真是意想不到的邂逅。因为部队正在行进中,所以虽说是邂逅,也不过是碰个面而已。

距离南京只差一步之遥,上了一个缓坡后就能眺望到一个高地,我想也许那就是紫金山了吧。道路从这里向右拐,往下延伸到一座山丘的背面,再向左缓缓地转了个大弯。可能是部队的部署还没有完成的缘故吧,等待入城的士兵们一直排列在马路上休整。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发,正在原地待命。我离开队伍来到了那个小高地。这时正是中午时分,已有士兵打开了饭盒。很不凑巧,我发现自己忘记带叉子了,便去找替代的东西,结果什么也没找到。举目望去,只见其他部队的两三个士兵正蹲在那里做着什么。电线杆子倒在那里,也许是因为炮弹爆炸的缘故吧,电线杆已经被炸开了,而且变成了黑色。他们正在炸开的电线杆子上剥取木条,用它做筷子。我觉得这样做的确很好,于是自己也去剥了。还真能当筷子用。

第二天即17日要举行南京入城仪式,我们部队的一部分人员为了参加入城式开始向南京前进,其余的人员为了参加慰灵祭也于第二天出发去了南京。南京附近山峦起伏,街道也缓缓起伏。远远望去,在紫金山附近有很多雄伟的建筑。部队沿着上坡路行进,左手方向我第一次看见了南京的城墙。我们在四周环绕着城墙的城市的宽阔马路上行进。整洁美观的沥青路拐向左方,朝城墙方向延伸。我们看到了中山门,右

侧由于炮弹的爆炸已经坍塌了很大一部分。城门上一面日章旗正迎风飘扬。我一边看着飘扬在中山门上的令人激动的日章旗，一边穿过这个振奋人心的历史之门。

我已经记不清在南京待了一晚还是两晚了，只记得并没有马上离开，这是因为我们接到在南京干杂役的命令。所谓杂役就是从事军队本来任务之外的杂务等工作。从小的方面说，比如帮忙钉马掌、套马鼻、给马蹄子抹油等等；从大的方面说，比如去主力部队帮忙等等各种各样的工作。在南京很快听说发生了血腥事件。在南京干杂役的同一个班的战友回来后说：“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事！”边说边做出想呕吐的样子。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就是所谓把扬子江水都染红了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总之，说是有马匹的部队不能在城内驻留，于是我们很快就转移到镇江去了。

在我从军的笔记本上记着：“昭和12年10月27日至11月10日，参加苏州河渡河战斗以及封锁南市浦东的战斗。”“11月11日至12月1日，参加到常州附近的追击战。”“12月2日至12月21日，参加向南京的追击战以及江北的战斗。”

(下略)

[深尾保：《支那事变战记与回忆——驮马辎重队中支战线一年》，

1981年3月10日。]

(丁晓伟 叶琳 译)

## 三、第十军

### 1. 一个作战参谋的回想手记

池谷半二郎

**编者注：**池谷半二郎，1900年1月出生于静冈县富士都大宫町（今富士宫市），1929年毕业于陆军大学，时任日军第十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工兵少佐。

（前略）

#### 五、派遣平望镇支队和余山镇战斗

第六师团长谷中将不服老，像年轻人一样，始终步行前进。登陆后的第二天，即11月6日，乘船横渡黄浦江，在北岸顺利上陆，第一目标遂告实现，应该说速度快得如神出鬼没一般。这次在杭州湾成功登陆，可以说是给敌人来了个措手不及。渡黄浦江使用的船只好像已由上海特务机关事先为柳川兵团各部队备好待命了。对于一个未携带任何渡河器材的师团来说，若是没有这些预备的船只，要想在黄浦江北岸登陆，恐怕需要很多时间吧。在北岸登陆后的师团与支那军的战斗顿时激烈起来。

师团成两路纵队前进，前卫部队遭遇敌人，将敌驱逐后继续前进。第三天夜晚，司令部在像是附近村庄的中心的一个叫金山的村落宿营。



从战术的角度来看,我判断此时是派遣平望镇支队的最佳时机。于是,请师团长和参谋长到我的房间来,我在从佐世保带来的军令状上写下了军令下达的时间:11月7日晚8时,然后将其交给师团长,代表军司令官下达了命令。我在下达命令之前未与下野参谋长进行任何协商,完全是基于我独自的战术判断而果断实施的。这是因为如果与参谋长协商,万一他优先考虑师团的利益,把与师团无直接关系的平望镇支队的派遣任务放到第二位的话,那么只要耽误一天就会贻误战机,并使我们陷入危机当中。果然,下野参谋长对于发布命令的时间和地点等,因我事先未与其商量而表露出了一些不满,然而,我认为这与过去的师弟关系无关,而是目前两者立场不同的必然结果。我这样做实属无奈之举,这一点必须分清楚。

第二天即8日夜里,第六师团下达了派遣平望镇支队的命令。这个支队由川喜多少佐指挥的步兵一个大队和配属的工兵一个小队组成。川喜多大队在北支作战时曾立下赫赫战功,并因此受到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的嘉奖,是师团中最精锐的大队。我坚信由川喜多少佐担当此重任,定能完成任务。师团对能由川喜多大队担当此重任也表示感谢。我从如何搜集船只、如何雇用通晓水路的支那人、航行中以及宿营期间如何警戒、如何组成船队、如何选择水路、如何与我方飞机的通信联络等等这些细微之处,向担任大队副官的年轻中尉一一作了交代,并衷心祝愿他们取得成功。

第二天即11月9日,由于第六师团的主力部队已深入敌人纵深追击前进,所以判断在师团后方还有相当多来不及逃跑的支那兵正在退却。简而言之,退却的敌人和追击的第六师团如同三明治一样正夹杂在一起行进。这说明第六师团进入敌人纵深有相当的程度了。11月9日傍晚,师团司令部已到达敌军从上海一线后退的必经之路,并且是交通要道的交叉点余山镇。此夜,由于第六师团的各部队已深入到退却的敌军中间,前卫部队的先头、前卫部队的主力;大队的先头、大队的主力以及师团司令部被分割成几大块彻夜行军,各队之间就这样在互不联络的情况下,与后退的敌军彻夜展开激战。师团深入到敌军中,在前进中分成数队展开夜战,这开创了日本军事史的先例,可谓空

前绝后吧。

师团司令部进入余山镇后开始短暂休整。刚要准备做晚饭时便与后退下来的敌军遭遇,机关枪立即猛烈地扫射,战斗开始了。

这是白天躲藏在林中或村庄中的敌残部在天黑后开始行动。四周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当时师团司令部所掌握的兵力有直接护卫司令部的步兵一个中队和机关枪一个小队,此外,还有主力的一支先头部队,总共只不过五六百人,就以这么少的兵力占据余山镇进行防御。后退下来的敌军为了夺路求生,向我占据的要道拼命地一批又一批冲过来,在我机关枪的猛烈射击下,冲过来的敌人被消灭了。一阵寂静之后,什么也不顾的敌兵又冲了上来。当敌人靠近我们后,机关枪便开始猛烈扫射。就这样一夜间反复多次。支那语激励士气的叫喊声、军号声、枪声、炮声、哭喊声混杂在一起,不断地从只有几十米远的地方传过来。相反,我阵地则如森林般寂静无声,听到的只是机关枪的猛烈射击声撕心裂肺般地划破夜空,回荡在战场上。

我和师团长、参谋长并肩坐在支那人家的房后,不断收到战报。对于初次上阵,亲历连续战斗的我来说,能获得如此难得的夜间激战的经历,真是武运高照。

这个村庄的周围环绕着河水,丝毫不逊于一些坚固的要塞,是一个可打持久战的防御之地,加上敌军急于撤退,辨别不清方向,接连不断地盲目扑向我军枪口,这帮了我们的大忙。若是敌军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官,能对形势做出冷静的判断,将混乱的部队集中起来统一指挥,对余山镇进行正确攻击的话,从敌我双方的兵力来看,很难说我们能够坚持到天亮。这一夜运气属于我们。但是,我们判断,天亮后若继续在此狭窄的地方坚守的话,危险性很大,所以必须在天亮前重新进行部署。幸运的是,余山镇背后就是高地,决定天亮后在高地上进行防御。于是,司令部开始转移。

这个高地上有一个教堂。山坡陡峭难登,下士官和士兵们为了照顾谷师团长年迈的身体,一起推着他屁股往上爬。当天边渐露鱼肚白,模模糊糊可以看清人脸时,司令部的下士官发现刚才推谷师团长的不是日本兵,而是中国兵,他大吃一惊,紧张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在使自己镇定

下来的同时,迅速缴了支那兵的枪。也许是天黑的缘故,这个支那兵误入日军阵营中,还把日语听成了广东话或四川话,他以为都是自己人,所以就跟了过来。首先必须得承认中国疆域辽阔,听不懂方言者大有人在。这类事情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它的确发生了。

尽管无线电通信兵一夜都在与师团主力冈本联队本部联系,可是无任何回应。当司令部刚转移到高地,战事面临异常紧迫之时,期待已久的联络终于接通了,通信兵为此而欢呼雀跃。师团参谋马上传达了昨夜以来的激战情况,要求火速派兵增援。冈本大佐不敢有片刻怠慢,立即命令联队全力以赴,火速救援师团司令部。敌军正准备向高地进攻,联队在山脚下展开,并向敌军背后发起攻击,敌军溃败。冈本大佐是我在名古屋陆军少年学校时期学生监督员,我受其不少教诲,是我的恩师。过了十几年后,这次可谓久别重逢。能与恩师在战场上,而且是在昨夜那样的激战之后重逢,其印象太深刻了。

火红的朝阳照耀着充满血腥的新战场。从昨天午饭以后我们便粒米未进,今天早上吃的是饭团,美味无比。早饭后,我随下野参谋长去位于高地上的基督教堂与牧师见了面。昨夜以来,日本兵进入教堂,占据了厨房并借用了一些器具,参谋长为表示谢意送去了酬金。该教堂隶属于天主教,传教士是一位中年法国人。支那的老人、小孩和妇女神情恐慌地挤满了这个狭小的教堂,在牧师的保护下度过了惊恐的一夜,他们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他们的家已变成战场,直到这时我才深深地感到这些平民百姓的悲哀和凄惨。因为自登陆以来,所到的任何村庄都不见人们的踪影,一下子看到如此多的支那人,这还是第一次。我在心里发誓:决不能让日本本土成为战场。

在山上吃完早饭后,司令部开始下山。当路过昨夜的战场时我深感震惊,数不清的敌人尸体重叠在一起,不光道路上,连田野两旁也堆满了尸体,想不踩到尸体往前走根本不可能。我甚至觉得诸如尸骨累累、恶臭难闻等词语恐怕就是古人根据这样的情景创造出来的吧。护卫队的大尉清点了一下尸体,至少有3 000具。在敌人尸体中发现了一具日本兵尸体,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初次上阵的我亲眼目睹和体验了战场上的残酷,胜与败之间往往只有那薄薄的一层纸。昨夜幸运的女神如果站

在敌人一方的话,那么现在地上躺着的尸体就是我們了。

像第六师团这样突入敌军纵深追击前进的部队,如同昨夜一样,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吃或被吃的危险境地。但是,战败逃跑的一方如同谚语所说的那样,他们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惊慌失措后难以正常指挥。因此,追击队由飞蛾扑火变成了深入虎穴夺取虎子,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另外,根据德国的作战兵法,在追击时,指挥官必须竭尽全力猛追敌人,将力量发挥到极限。

说起来,这主要还是第六师团官兵沉着勇敢、训练刻苦,而且又在北支那积累了实战经验,师团上下充满了必胜信念的结果。尽管寡不敌众,但能把握时机,转败为胜。我在这场战斗中看到了熊本健儿的勇猛。

从余山镇向前的道路虽然没铺水泥,但路好走,而且路面也宽阔,汽车可以顺利通过。然而师团的车马却未能跟上。拐了一个弯,来到大路上,但还得步行前进,没有其他办法。桥上的桥板被退却的敌人拆掉了,桥的梁柱也被烧毁,但这些小破坏并没能阻止我军的前进步伐。当开始攻击被城墙环绕的青浦镇时,山炮向城门只发射了数发炮弹,城门就被炸开了,几乎未遇什么抵抗便占领了此地。城内的房屋没被烧毁,师团在此处开设了临时野战医院,并收容来了昨夜的伤员。这时,从上海前线追击过来的第九师团的骑兵中队也赶了上来,上海派遣军的先头部队和杭州湾登陆的部队初次会师了。

11月10日夜,我们位于称不上水路也称不上公路的中心地带,在高度戒备状态下宿营,营地周围潜伏着败退下来的敌人残余部队。整整一夜,彼此的枪声不绝于耳。这一夜,冈本联队占据着上海至苏州道路上的一个村庄,同昨夜在余山镇一样,引诱乘黑夜扑过来的敌军靠近,然后用机关枪消灭他们,一夜反复多次,敌军大败。我和师团长、参谋长在一户农家茅草小屋里的稻草上睡着了。其实,与其说睡着了,不如说是听着不绝于耳的枪声迷糊了一会儿。

由于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这天夜里,接到了军参谋长电命,命令我返回军司令部。

11日早上,我与师团长、参谋长,以及师团司令部的人员一一告别后,踏上了归队的路程。

这个司令部对我来说难以忘怀，我的第一次战斗是从这里开始的，一些战争体验也是它给我的，带着无限的回忆我离开了司令部。

下野参谋长在我临走前对我说，回去的路上还有败残兵在活动，很危险。他给我配备了一个小队的卫兵，还说敌军遗弃的卡车修好后可以坐车回去，并给我安排了汽车修理工和司机。我对下野参谋长周到的安排不胜感激。

修理汽车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好在终于可以上路了。路上经过两三座被破坏的桥，乘车通过很危险，于是从附近的村庄找来了一些木材，简单修理后总算过了桥。路上还遇到了败残兵，在护卫小队轻机关枪的扫射下，敌人很快散去。傍晚到达青浦镇，在城里一户支那人家宿营。旁边是第六师团的野战医院，收容了数十名伤兵，我前去探望并祝愿他们养好伤早日归队。12日经过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余山镇战场，当时战斗的场面历历在目。身穿黑衣的法国传教士正让数十名当地农民不停地搬运尸体。传教士身穿的那件又黑又长像和服一样的衣服成为我抹不去的永久记忆。道路差不多已清理好了，我乘坐的汽车通过时没有轧压到尸体。这天傍晚前，我终于顺利到达位于松江的国崎支队本部。

国崎支队隶属于接受过登陆作战特种训练的第五师团，为了确保杭州湾登陆成功，把在北支那作战的这一部队临时配属于柳川兵团。我和支队长国崎少将在五岛列岛的锚地初次见面，曾同他就杭州湾登陆计划进行过充分讨论，国崎支队将担当杭州湾登陆的重任。今天我跟他是分别后的重逢。我们互相紧紧握手，共祝成功登陆。第六师团派给我的护卫小队，今晚在此地好好休息，明早一早就出发追赶第六师团。国崎少将颇为热情地接待了我。自杭州湾登陆以来，我第一次在铁制的澡盆里洗澡，时隔八天终于将战尘洗掉了。晚餐喝的是十年以上的陈封老酒，吃的是日式火锅，享受了一顿豪华的野战宴。自登陆以来，我的舌头每天都只能感觉到盐和饭团的味道，此时品尝的美味，简直就是美味佳肴。这一夜是我自登陆以来第一次脱鞋子睡觉，没听到一声枪声，睡得香极了。



## 六、幕僚会议

昨天夜里,在国崎支队长的关照下,我洗去了战尘,好好地睡了一觉。11月13日,我怀着对国崎支队长的感激之情,渡河回到了位于金山的军司令部。就像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一样,在军司令部的门口横着一条船。南方傍水生活的人家,为了上岸方便,大都备有船只。我向柳川司令官、田边参谋长以及司令部的其他参谋一一打了招呼,说明我已平安归队。作战主任寺田参谋一看见我就走过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向我祝贺说:“池谷君,平望镇支队昨天已经顺利到达,并占领了该地。”寺田参谋眯着眼睛为我高兴的表情仿佛就在眼前。我作为派遣参谋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心中不免感到一阵欣喜和满足。

这天夜里,在吃完晚饭后,军司令官、军参谋长以及全体军参谋在烛光下一边看着地图,一边听我详细报告了第六师团登陆以来的作战经过。从杭州湾的无血登陆、进入黄浦江北岸、在余山镇面临的你死我活的激战、深入敌纵深在夜幕下追击的情景、溃逃的支那军指挥系统的崩溃和混乱等,我通过具体的事例谈了许多自己对战斗的体会,同时为今后的敌情判断和作战指导提供了参考。

报告结束后,除了军司令官、军参谋长以外,只留下了作战课的参谋开幕僚会议。所谓幕僚会议,即在作战上有重大问题发生时才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参谋不分等级、不限职务,从客观的角度各抒己见。通常,作战计划和作战命令是将作战主任参谋起草的方案送给上司批准后执行,并不总是召开阁僚会议。但是,若主任参谋的作战构想与军司令官、军参谋长大相径庭时,或战争面临重要的转机时就会召开幕僚会议,广泛听取参谋的意见,以期获得有价值的建议。出席幕僚会议的参谋之间无论怎样针锋相对,也仅限于会上,一旦命令下来了,即使与自己的意见相左,也只有虚心坦诚地接受,并给予最大的协助。作为幕僚的准则,每个参谋都是被这样教育和训练过来的。

那么,我们这天夜里开的是什么呢?讨论的内容大概是能否超越大本营指定的作战区域作战这个重要内容。藤本作战课长在会议开始

前对我们这些参谋说：“今天召开的会议与职务、等级均无关系，作为一名军的参谋，大家应该畅所欲言。”会议在藤本课长的主持下随即进入正式议题。

首先，寺田参谋主任站起来说：“上海一线的敌人，现正向首都南京退却。我们目前的作战区域，按照大本营的奉勅命令，是嘉兴、嘉善一线以南。我们现在不必考虑规定，应该超越规定一线，向南京方向追击。”他大胆地表明了强硬的意见。所谓奉勅命令，即参谋总长奉命代行大本营的命令，简称为奉勅命令。寺田参谋可能认为从日本出发后，若不能即刻展开对南京的作战，将不可能在扬子江南岸迅速歼灭上海战线的敌人，若是这样，支那事变也将不可能在短期内向结束的方向发展。我之前讲的派遣平望镇支队的想法也与此相关联。实际上，预定向南京方向追击，先拿下战略要地平望镇，只是战略全局中的一步棋而已。因此，大本营的嘉兴、嘉善一线以南的命令，规定了军的作战区域，对于寺田参谋来说，如同奔腾的野马被拴住了腿脚一样，难耐无比。而且，在看到支那军混乱退却的情形下，寺田参谋热血沸腾，按捺不住地作了上述发言。我是这样推测的。

寺田主任的发言结束后，藤本课长指名让我发表意见。我静静地站了起来，毫无保留地回答说：“我被派到第六师团期间，亲眼看到了溃退敌军的实际情况，对于寺田参谋提出的越界作战的意见，从战术的角度来看，我无任何异议。然而，军的主力越过嘉兴、嘉善一线前进的话则违反了奉勅命令。这在军纪和指挥上是不能容许的。另外，该不该进攻南京，除了从战术的角度考虑以外，还应该考虑到政治方面。当然，即使应该由中央部门决定的政治问题，出征在外的军司令官擅自搞成既成事实，给中央部门施压的做法不是不行，但还是慎重为好。所以，作为军，可先以一部作为追击队越界追击前进，军的主力自始至终都应坚守在界限以内待命。与此同时，军司令官应抓住时机，就向南京追击的必要性，立即向中央部门汇报，等上面的意见下来后再行动也不迟。”藤本课长听后马上反问道：“如果独断决定派出一支部队越界前进的话，上级命令立即停止前进怎么办？停止吗？”我立刻回答说：“当然停止。让部队撤回界线以内。”



幕僚会议就此结束了。结果是我和寺田参谋交替发言,其他参谋都沉默不语。军司令官和军参谋长好像采纳了我的意见,会后召集作战参谋到参谋室,一起拟议向南京方向前进的报告。寺田参谋对没采纳自己的意见丝毫未表现出不满情绪,反而泰然地和其他参谋一起完成了报告文稿。对此我非常敬佩,觉得他不愧是作战主任参谋。报告写完时已是深夜2时了吧。

那天夜里,柳川军司令官的报告通过军机要电报发给在上海的松井方面军司令官和大本营。意见上报后,中央部门进行了裁决。一两天之后,接到了关于向南京方向前进的新的作战命令,命柳川军团通过太湖南岸向南京方向进发。

与此同时,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也开始实施沿扬子江南岸直趋南京的新的作战计划。

## 七、攻陷南京

第十军司令部从金山乘船沿河前进,经嘉善后到达嘉兴。此时,由于司令部所属的汽车也追了上来,因此在嘉兴停留两三天之后,便乘车经平望镇向太湖南岸的古城湖州方向前进。在湖州停留数日,研究攻击南京城的方案。由于军司令部把从各师团抽调上来作为备用并统一指挥的战车、马匹、火炮等重新配属给各师团,因此,各师团以完整编制参加攻击南京城的作战了。各师团已经向着南京方向前进了。

关于攻打南京城,制定了一个上海派遣军由东面,第十军由南面协同攻击的作战计划。从战术的角度来看,攻击南京城,并无特别的战术,也没什么意思,只是一个平常的攻击城墙的攻城战而已。但是,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攻占南京会带来特别重大的政治意义。

由于攻击南京城的时间日渐临近,司令部由湖州出发,向靠近前线的战斗指挥所推进。

当我正为自己从杭州湾登陆以来一次都没生病而感到得意的时候,来到湖州后就觉得有点感冒了。到了临出发的那天早上还发了高烧,体温达到39度多。在军医的极力劝说下,军参谋长命令我暂时留在湖州

静养待命。

湖州是第十军后方补给线上的要地，这里配备了兵站机关。为了守卫此地，由后备兵编成的后备旅团的一部驻扎在这里。一天，警备队的中队长到我这里来对我说：每天夜里好像都有一伙偷米的人，从水路过来，把船停靠在仓库门口偷走大米。今天晚上，为了抓住偷米的人，也许会开炮，希望我多多谅解。说实话，我那时正苦于无事可做，所以，详细询问了他一些仓库周围的地形情况、水路的状况，并对抓住偷盗团伙谈了我的计划。我的计策就是绝对不能开枪，把盗贼引进仓库内拖走他们的船，然后一网打尽。第二天，根据中队长的报告，警备的士兵未能严格遵守事先对他们的指示，发现目标后就开了枪，结果没能抓住盗贼。我痛感到战斗中的这些细节，最能如实地反映士兵平时训练的好坏。后方警备部队与前线士兵的素质如此悬殊，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湖州的司令部宿舍设置在号称湖州第一富豪的宅邸，主人与其家人在日本军进驻之前已经躲到远处的什么地方避难去了，留下的只是一对佣人老夫妇和一条丝毛犬。修整得错落有致的院子里摆了许多盆景，还有两座很大的温室，盆栽多是带枝的梅、松等有意思的老树。温室里摆了几十盆兰花，据佣人说有几盆兰花是兰中极品。我对兰花既没知识也没兴趣，跟我说这个，简直就是对牛弹琴。喜欢兰花的人大概会垂涎三尺吧。除此之外，从家具、生活用品到餐具尽是高档货，可以想象出支那富有人家平时奢侈、豪华的生活。

我的病已痊愈，因为是在南京总攻击的前一天才回到司令部的，所以未能参与制定攻占南京的作战计划。南京城四周环绕着十几米高的城墙，要想攻占南京城，必须先登上并占领城墙，然后打开城门冲入城内。从战术的角度来看，这并不复杂。攻进城后，接下来便是巷战。巷战中，敌人的抵抗愈是顽强，战斗就越惨烈，平民也会遭受灾难。

第十军的精英第六师团，把雨花台作为攻击准备的据点，从南边攻入了南京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三明中队的勇士们奇迹般地登上了南门两侧的城墙，占领了城墙的一隅，并由此扩大战果，城门随之被打开，为友军突入南京打开了突破口。支那事变表现出了一个特征，每当遇到攻打城墙环绕的城市时，就会掀起一股争抢头功的风潮。如果是最先登

上城头,新闻报道的价值就很大了。因此,说是新闻记者制造出的英雄也不过分。如果说在源平、宇治川会战中,佐佐木、梶原互相争抢头功的话或许还有些意义,而在集团作战的现代战争中,从战术上来说,谁是第一已经毫无意义。如果第一名在报纸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话,那么也许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支那事变离战争的本质已渐渐远去了。

12月13日,南京城陷落。蒋介石政府及支那军放弃首都南京逃往内地,这也让我们失去了良机。因为中国国土辽阔,与持久作战、意志坚强的支那军队继续打下去的话,如同高射炮打蚊子,胜负难决。那些期待着只要攻下南京城就会签订城下之约的想法过于幼稚了,希望已经随风而去。

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的司令部进入了南京城,由两军择日联合举行的人城仪式和慰灵祭庄严而隆重。

直到这时,我才有了闲暇,出征以来第一次提笔给妻子写信。从杭州湾登陆、初次上阵的感想,以及余山镇的战斗,一直写到令人感慨的人城式和令人伤感的慰灵祭。写好后以军事邮件寄走了。不久收到了妻子的回信,妻子把读了我的信后的感慨写成诗寄了过来。

### 寄怀南京陷落

朝霞映照美丽的南京城,寒意阵阵,留下军人之梦。

### 恭喜参加入城式

我们英勇无比的男子汉,今日在此凯旋高歌。

### 感怀祭灵式

几度忍住悲痛的泪水,庭前祭拜不屈的英灵。

妻子写的这三首诗,我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以占领南京为契机,日本政府曾通过第三国进行和平交涉,但或许是日本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了吧,结果遭到了蒋介石的断然拒绝,蒋介石号召对日彻底抗战。日本政府“不承认蒋政权”的声明也是在和平交

涉未果的情况下发表的。支那事变由此演变为长期化、泥沼化的战争，日本被拖入了漫长的战争泥潭。这可谓开战易媾和难。不考虑媾和的开战是无谋的表现。

(下略)

[池谷半二郎:《一个作战参谋的回想手记》，

(非卖品)，1978年5月31日。]

(吴立新 译)

## 2. 战车战记

藤田实彦

**编者注：**藤田实彦，时任日军第十军独立战车队队长，曾参加过上海、南京的战斗，后晋升为陆军少将。

(前略)

### 向南京急进的乐章

#### 扛着战车去南京

12月6日。今天对于我们机械化部队来说是真正感到自己是机械化部队的日子。因为头天晚上的火灾喧闹和夜晚的寒冷，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大家就醒了。从汽车里出来，发现从田园到房顶都盖上了厚厚的一层霜，像下了一场雪似的。

从今天开始我们由另外一位兵团长来指挥。新兵团应该是从广德出发，越过山峦取近道前行。但昨天晚上不知道住在了那里，于是我决定派侦探兵去了解情况，以便与他们取得联系。我让主力部队暂且在建平停下来，等待后面的部队。井上战车队已不在我的指挥之下，独自先出发了。据说我们以前隶属的部队已经乘坐民用船在南京和芜湖之间渡过了扬子江，到达南京对岸的浦口，要截断敌人的退路。据军参谋说，沿扬子江南岸前进的兵团已经到达离南京只有一百公里左右的地方，而我们所处的地方是南京东南方的建平，离南京有两百多公里。“可不能落在这些部队的后面啊！”我心里着急，整个部队也都在这么想吧。

天寒地冻。这样寒冷，如果是在国内，就会一边喊着：“冻死了！冻死了！”一边靠在火盆边烤火。可是现在，士兵们拿着冻得“嘎嘎”作响的盒饭，连热都不热就吃上了，一边还大声说笑：

“我说先生，您的车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啦！本人的车还从没罢过工呢！可是您的车好像不行了，今天还能跑吗？”

“瞎说！它要是罢工了我就扛着它去南京！”

从这样的玩笑中可以感受到士兵们意气风发，我很高兴。

7 时左右，配属我们部队的步兵车辆部队从后面赶了上来。“你们昨天晚上在哪儿住宿的？”我问道。他们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昨天晚上我们一直在赶路。听说离南京也不过五六十里路了，我们想赶快到达南京！”我派到司令部去联络的侦探兵还没有消息，但是也不能这样一直坐等司令部的指示，于是我向部下发布命令：“上车！准备出发！”一声令下，各辆战车轰隆隆响起，车轮滚滚出发了。每辆战车的发动机听起来都很好。从排气管排出的热气，就像香烟冒出的青烟，“突、突、突”，气势磅礴，让人精神振奋。我的战车一开动，后面各辆战车就像长蛇一样尾随而行。不一会儿工夫就追上了刚刚走过的步兵车辆部队。我们向他们打声招呼继续前行。拉着战马和车辆的步兵部队，就像后援团目送出征的士兵那样，挥舞着日章旗，为我们鼓劲送行。“战车队，真有你们的！”有人在喊。在追上步兵之前，战车开得还不那么快，追上之后反而快起来了，开得像汽车那样快。建平和溧水之间都是波浪起伏的山丘。眨眼之间，我们就越过了一座几百米的山丘。向后望去，几十辆战车和汽车像长蛇一般卷着黄土疾驰而行，感觉似乎可以席卷整个支那大陆。真不愧是机械化装备的大部队啊！

偶尔出现几条小河，这并不能阻挡战车的前进。村落的土墙上贴着支那军队的标语：某某部队前往宁国。看了这些才明白，这条道路作为敌方部队撤退的重要通道，曾严格地进行过守卫。过了约两个小时，追上了一支步兵部队，不知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才知道这是即将与我们携手作战的乡土部队。我开车行进在部队前面，朝着司令部的位置走了不到五分钟，就追上了正在骑马前行的司令官。

司令官是一个身材矮小、鹤发童颜的将军。脸像烧过的面团似的黝黑黝黑的，即使连日的战斗和行军，也看不出一点疲劳的样子。跟随司令部行军的步兵部队走得飞快，简直是在跑步前进。没有一个人显出疲



惫的样子，一个个都神采奕奕。部队坚定地前进，没有一个人说话，让人觉得这的确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我看到了几个熟识的将校级以下的军官。他们看见我都微笑着，稍稍弯一下腰和我打个招呼，但仍然专注地、一丝不苟地继续前行。当快要追上司令部时我下了车，一边走一边向部队长询问军下一步的命令。部队长只是说：“辛苦了！好好干！”然后转身从跟在后面的参谋手中拿过写有简单命令的通信纸交给我。上面有简单的命令：

一、井上战车队目前位于溧水附近，该地还有来自长兴、溧阳方向的末松部队。

二、我部队向南京挺进。

三、指挥官速向溧水方向进军，与末松部队取得联系，同时指挥井上战车队，搜索南京方面的敌情。

今天早晨我们位于离南京两百多公里的地方。如果按照以前的行军速度，真不知道我们还需要几天才能到达南京。但如今我们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抵达了距南京只有120公里的地方，同时在搜索南京方面的敌情。敌人首都南京近在咫尺。我向各分队长以下人员传达了该命令，部下无不欢喜雀跃。我决定首先率领部下向溧水方向急速挺进。战车的状况也是前所未有的好。

### 不正确的日章旗

下午4时左右，我们在起伏较大的丘陵地带行进。高出道路三四百米的山丘上似乎有人影在晃动。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一会儿工夫增加到十几个。难道是一伙敌人吗？我们一下子紧张起来。正在这时，那伙人举着日章旗摇了起来。旁边有部下问：“难道这个地方也有日本人吗？”大家感到不可思议，不过马上就反应了过来，那实际上是支那良民。他们一边十分好奇地望着我们的战车，一边摇着日章旗一样的东西。令人感到奇怪和好笑的是，他们挥动的日章旗是在一块四方形的白布上，贴了一块三角形的红布。有的还贴了一块四方形的红布，还有的干脆贴一块既非三角，也非四角，又非圆形的红通通的一片布。对他们来说，所谓日章旗，好像只要在白布上贴那么一块红片片就行了。随着

我们往前行，支那民众也越聚越多，甚至有的人家门前放上了水壶，用茶水来款待我们。

接近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溧水。井上战车队因为前方几公里远的桥梁被破坏，其他地方又无路可走，所以正在侦查情况。应该在溧水的末松部队已经越过溧水先行一步了。这时正好我军一架飞机飞来，在我们上空低空盘旋。因为我们没有对空布板，所以队伍中的士兵解下缠在腰间的只有在占领敌方阵地时才使用的日章旗。战车兵拔出插在战车上的日章旗一起摇晃起来。从飞机上投下来一些零碎的小东西，是一些信件之类的东西。队伍中的两三个士兵从汽车里跳下来跑到田里去捡。士兵们一边被田埂绊得跌跌撞撞，一边跑到几百米开外的地方捡回信件。信封上写的内容大意如下：

“沿扬子江畔前进的部队分成几路纵队，越过句容北边的磨盘山脉，不断逼近南京。离南京约有四十公里……”

日落西山。按照平时，应该找个地方宿营了，但我意识到情况不容乐观。万一被扬子江方面的军队落在后面就不好办了。我立刻召集属下各军官和井上部队长及其属下军官，发布了如下命令：

- 一、扬子江方面的部队已经直逼南京。
- 二、我部队要火速前进。
- 三、××部队作为先头部队，沿溧水至秣陵关道路向南京前进。
- 四、其余部队按照指示向南京挺进，速度为每小时 20 公里。
- 五、我随本队先头部队行进。

然后我向部下发出了准备前进的命令，并对他们指示了行军的顺序、各队的防备事项以及其他注意事项。小队长前来报告说：因为从早晨开始连续行军，战车燃料几乎要用完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一门心思往南京赶，都忘了燃料这回事了。因此又延长了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以补充燃料。这时，管理伙食的下士官来报告说：“吃饭怎么解决呢？已经没有大米了。”我连吃饭的问题也忘了，于是便说：“混蛋！都什么时候了，还考虑吃饭问题！被其他部队落下了怎么办？等攻占南京之后再吃饭！”

“是，长官！”



不知何处似乎传来了几声枪响，我们立刻关掉车灯。因为车灯突然熄灭，一时间连拐弯处也看不见了，变得漆黑一片。寒冬的繁星在夜空中闪烁，北边遥远的天上是北斗星，就像在标示南京的正上方似的，尤其引人注目。车速一下子慢下来，天气寒冷彻骨。

几个小时的黑夜行军之后，我们来到一条小河边，桥梁被敌人彻底毁坏了。工兵在原来桥梁的位置架起一座临时桥，一排担任掩护的工兵在旁边放哨。临时搭建的桥乍一看挺气派的，等到先行车辆过去一看，桥桩已经“吱吱”作响，陷进地里近一米深。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还不知道会陷进去多少呢，所以必须进行补救施工。我让工兵们重新修桥，有工兵说：我们过会儿得赶紧赶路。

“这样啊，那不麻烦你们了，我们自己修好了。”我说。看来工兵们似乎也不能指望啊。正在这时，工兵小队长出来了，指挥手下的小分队为我们加固桥梁，于是我命令生火做饭。这时，不知是谁在后面喊：“部队长是哪一位？”接着又说：“我是从品川队来联络的！”我下车一看，原来是品川部队的下士官。品川战车队到达了溧水，但是因为燃料用完了，无法前进，于是派人来问一下，看我们能不能分一些燃料给他们。我叫来行军长说：“武士应当相互帮助，就分一些给他们吧。”品川队的下士官欣喜万分，带着燃料回去了。士兵在道路的坡面上刨个坑，支好锅开始做饭。虽然灶底的火光只照亮了周围一点点地方，可是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嗖、嗖”飞来几颗子弹。漆黑的夜晚，完全不知道是从哪里射来的子弹，令人毛骨悚然。听到子弹的呼啸声，正在做饭的士兵急忙把火扑灭。可是几声枪响之后，四周一片寂静，没再听到动静，做饭的火光又重新燃了起来。

12时左右，桥梁修好了，车辆依次穿过临时建成的桥梁，继续前进。走了不到一里路，又遇到一条小河，同样，桥梁也被完全炸毁了。旁边有渡船，是两艘平底货船。用这两艘船做成浮舟，战车一辆辆地驶上浮舟，然后运至对岸，我们终于在清晨时分把所有战车都运了过去。接着大家吃了饭，继续前进。等天亮之后才发现，小河的西南方有一个大村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从村落里不断有步兵出来。向那些步兵打听后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禄口镇。因为我们最初是隶属于上海派遣军的，所以没

有这一路所经过地方的地图,身上只有一张范围极小的地图。我们刚才的行军完全是靠第六感。这时我们才清楚地知道,我们已经处在距南京只有五十多公里的位置。从前一天早晨到现在,我们大约走了160公里的路程。

### 荒院中的司令官

休息了两个小时后,7日上午8时左右我们继续前进。仅仅走了不到一公里,又发现公路上没有桥梁。前方突然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原来是早晨从禄口出发的步兵与敌人发生了战斗。当我们终于在禄口镇和秣陵关之间的小河上建起一座临时桥梁时,已经到了下午2时左右。临时桥梁看来只能让战车一辆辆地依次通过,所以我不等所有的战车都过来,在四五辆战车过桥之后,就命令后面的战车及车辆跟上,然后火速向前方约四公里的秣陵关前进。

秣陵关像是乡下的城镇。在城镇的东侧是末松部队司令部。我先让车辆在城内的道路上按纵队排列停下来,然后下车走到一条从城镇西南端通往田地方向的道路上。突然间,周围响起了猛烈的机关枪声。子弹“嗖嗖”飞来,气势汹汹地掠过我的身边。在西边远处的土堤后面,我军步兵正在与敌交火,那附近有许多枪弹炮弹落下。每次都“轰”地一声在高处或低处爆炸,掀起许多沙尘。被敌弹炸伤的士兵被人用担架从土堤后面抬了过来,脸色铁青。看到敌我的战况后我才发现,敌人这次是动真格的了,看来不好对付啊。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不得不放弃“今天能打进南京城!”这种愚蠢的想法。想想也是,无论敌人多么软弱,他们都不可能不配备比平时多得多的防卫力量来作最后一拼,当然不会毫无抵抗地就放弃首都南京。我终于清楚地意识到,敌人将会进行艰苦顽强的抵抗。

司令部位于一个又脏又乱的支那农家的院子里。两三张旧桌子摆放在院子中央,上面摊着地图。好几个幕僚围着桌子上的地图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问题。在稍微靠后一点的地方,有一张小一点的桌子,头发斑白的部队长面对桌子泰然自若地坐在那儿,静静地吸着香烟,香烟的云雾形成一个个青色的圆圈,静静地升腾散去。参谋长稍稍弯着身子,



正在向部队长报告着什么情况。从院子旁边延伸出去的桑田里,有喂马的士兵在那儿,十几匹高头大马正在低头吃着东西,背上都装有马鞍随时待命。院子一角的矮凳子上摆着几部电话机,通信兵在忙碌地通着话。各队有二三十个将校以下军官聚集在院子的入口附近,也在谈论着什么事情。大概是等待接受命令吧。

我先到参谋那里打个招呼,然后一个肤色黝黑、满脸胡子拉碴的参谋把我带到部队长那里。从部队长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得见在穿过南边房前的道路上,一些头上和脚上都缠着绷带的受伤士兵被人用担架抬着走了过去。每次看到负伤士兵被抬过去,部队长的脸上就会流露出一丝说不出的忧伤神情。我站在部队长面前,向他报告了战车队已经到达的消息,并且说因为我们所属部队的司令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所以可以把战车队当成自己的部下来使用和调遣。部队长非常亲切地说:“好,辛苦了,好好干!”然后我退了出去。部队长继续和参谋长交谈起



向南京前进的藤田战车队



来。参谋长叫来刚才带我去见部队长的参谋,说了几句话后,又重新回到原来的桌子旁,一边大声地讲解着地图,一边在地图上用红蓝铅笔画着线。

这时,品川队长来了。品川队是细见部队的一部。品川队长跟我一样,是指挥战车队的军官。他一看到我,连忙向我致谢,衷心感谢我的战车队昨天晚上给他补给了燃料。然后,仍然是那个满脸胡子的参谋带他去见部队长。他汇报完情况后,又来到我跟前,递给我一支外国产的香烟说:“再一次表示感谢。”我们一边吸烟一边交谈。这时,那个满脸胡子的参谋向我们传达命令:

“藤田君指挥藤田、品川两部队共同作战,适时协助一线步兵的进攻。”

### 战车队扬起了日章旗

看了这样的内容,让人觉得部队长对战斗充满忧虑。的确也是,我面前的部队好像在从早晨到现在的激战中并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队长当然会忧心忡忡。我当然应该按照命令协同作战,让前面步兵的进攻变得容易一些。于是我决定向前面村子的西面派出两辆战车去侦察敌情,同时与第一线步兵队长取得联系。

侦察队长接到任务后,重新确认一下命令的内容,然后飞快地跳上战车。步兵预备队持枪依次排列在街道左右两边的屋檐下,等待前进的时机。

“全靠你们啦!拜托了!”步兵目送出发的侦察战车,鼓励着他们。侦察队长从战车里探出头来,向为他们鼓劲的步兵微微一笑,然后整队出发。

侦察兵走远消失了。我命令所有战车都做好前进的准备,等待消息。可是过了许久,去侦察敌情的战车还没有回来,我等不及了,命令战车队全体出发。让一部分士兵作为先头部队赶到前面,主力部队随后前进。

当我们到达秣陵关西北方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时多了。在那里有一条跟敌方阵地平行的小河纵贯南北。在敌人的阵地附近有许多高出

地面二三十米的起伏山丘连成一片。我军与敌人的距离只有300米左右,敌人的炮弹“嗖嗖”地呼啸着,纷纷在小河附近落下爆炸。我们的步兵因敌人的猛烈射击,连探出头射击的机会都没有,一点也看不清敌人的情况。在离镇口三四十米的地方,有一座几乎炸焦了的桥梁,桥板和栏杆被烧成炭黑色,正在“噗嗤噗嗤”地冒着白烟。这时,在穿越前方阵地的公路上,两辆战车扬起黄沙奋勇往回赶。这正是我派出去侦察敌情的战车。敌人集中火力向两辆战车开火,炮弹纷纷在两辆战车的前后左右落下,掀起漫天沙土。无论是我还是驾驶战车的士兵,手心都捏了一把汗,默默地为战车祈祷,不要让敌弹击中。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我们的战车悠悠地开了回来,并且带来了敌人的情况。

“前方高地上敌人的阵地并不坚固。兵力虽然尚不明了,但在敌人后方有徒步往后撤退的军队及车辆。公路上没有障碍物,我军战车应当快速追击敌人。”

面前的敌人只是其中一部分,其实敌人的主力早已土崩瓦解了,正急速向南京撤退。我打算迅速追击敌人,一举歼灭敌军主力。手下的官兵也一下子两眼放光,来了精神。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各种美好战况,仿佛看到了敌军蜂拥潜逃进了南京城;战车车轮碾过乌合之众的敌人;敌军的队长投降求饶,还有率先攻入南京城的属下部队。这一切美好的图景就像美丽的海市蜃楼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等我前进的命令一下,属下的官兵个个面带希望而满足的微笑跳上战车。前进的标志在各辆战车上先后竖起。在战车的尾端,士兵们插上了在出发时分发的日章旗。“哗啦啦”,日章旗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中迎风飘扬。我本来觉得日章旗会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想让士兵把旗子拿下来,可是看到士兵们那一脸毫不在乎的样子,仿佛在说:“区区小贼,何足道哉!”于是就作罢了。还不到一分钟,我们的战车已经越过了那座几乎烧焦的桥梁。

### 工兵拼死灭火

这座桥为什么会变成几乎烧焦的模样呢?我问了一下刚刚回来的侦察队长。原来敌人在撤退的时候,本来企图在桥上泼上汽油烧掉的。当我们的侦察战车到达该桥的时候,桥上正冒着两三尺高的熊熊火焰,

并且伴有滚滚浓烟,战车根本无法前进。正在战车踌躇不前的时候,在小河土堤下的步兵赶了过来,从桥下往上泼水,但一时仍然不能将火扑灭。桥梁上面,敌人的子弹上下翻飞。于是,工兵的一支小分队奉命前来,冲到子弹纷飞的桥梁上奋力灭火。火势总算控制住了,但桥板却被烧掉了一半。侦察队长一边担心战车被桥上的火焰点着,一边命令战车一口气冲过熊熊大火。还好,战车没有起火就通过了桥梁。战车一向前开,敌人的子弹马上向战车密集射来,所以飞到桥上的子弹减少了许多,工兵小分队可以进一步展开灭火。侦察队长担心地说:“桥上好像有好几个工兵倒下了,他们是不是被敌人打死了?”我想到为了战车的前进而冲进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奋力扑火最后英勇牺牲的工兵弟兄,黯然神伤。

桥总算是保住了,战车也能勉强过去。如果我们的工兵弟兄及侦察战车的行动哪怕就是再慢一分钟的话,我们的战车队就会又被敌人甩下,白白浪费许多时间。我一边穿越桥梁,一边从内心里不停地感谢我们工兵弟兄的英勇行为。

几分钟后,我率领的几十辆战车已经到了秣陵关和敌方阵地之间的道路上。车轮卷起黄尘飞速前进。向后眺望,战车队从秣陵关镇口的房屋中间不断涌现。在敌人看来,会以为不知道有多少辆战车吧!道路在敌人阵地的前面往右拐去,在两三百米远的北面高地的下面又往西折过去。我们不理睬高地上的敌军,直接往前追赶正在撤退的敌军主力。等我们的战车前进到敌人阵地的对面时,高地上敌人射击的声音已不那么激烈了。我看到在遥远的后方秣陵关镇那里,步兵越过小河的土堤急速跟了上来。在公路上尾随战车队的步兵纵队一边追击敌人,一边不停地前进。南边远处仍然传来激烈的枪声。我们的两边是成片的梯田。穿过一道小山谷,我们驶上了一个光秃秃的连绵不断的山坡。再往前走了200米,我来到战车前端的高地上。从我们右面三四百米远的地方不时有敌人的枪弹射来,但我们因为太急于追赶敌人的主力军,无暇顾及其他的的事情,竟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恐惧和害怕,甚至连还击都没有意识到。

秣陵关西面的敌人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战车队的进攻才撤退,还是本来就计划好要撤退的,从早上开始就顽强地抵抗,直到下午4时还不打

算逃跑。不过,当我们的战车继续进攻仅仅 30 分钟后,敌人开始往后撤了,我的心里也稍感宽慰。士兵们也从战车里探出头来,相互微笑致意。但是往前走了不到 5 分钟,先头部队就遇上了敌人挖的壕沟,战车队只好停了下来。于是我让一部分士兵警戒,让其他人员取出铁锹填埋壕沟,各战车长摇身一变成了工兵。两侧不时有敌人的子弹飞来,士兵们也毫不胆怯。这时,步兵追击队一路小跑赶来了。步兵队长一声令下:“让战车先走,我们帮他们填壕沟吧!”于是,步兵弟兄们纷纷拿出铁锹、十字锹,七手八脚赶过来帮我们。

不到 30 分钟,壕沟的一半就填好了,两边出现了斜斜的缓坡。战车已经能够通过了。我命令停止作业,开始前进。几十辆战车排成长龙,轰隆隆地发动了。但是走了不到 10 分钟,又出现了一条宽约三十米的小河。当然那些撤退的家伙不仅不会留给我们过河的设施,而且任何对我们有利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河水虽然不深,但两岸是高十米的河堤,没有桥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桥梁刚刚被敌人炸毁,横梁断了,桥上和水面上散落着一些新的灰尘。我觉得撤退的敌人就在前面,再有几分钟就能追上,可是桥被炸坏了,我们万分焦急。我下车到桥下边看了看,真糟糕,连可以加固的材料都没有。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难波军曹自告奋勇地说:“队长,我过去看看吧!”“先等一会儿,看看敌情再说……”还没等我说完,难波军曹已经迅速穿好外套,系紧战车帽,驾驶战车行进到了被炸得歪歪斜斜的桥面上,也不管战车会不会掉到桥下去。多么勇敢的男人啊!虽然是自己的部下,也不由得肃然起敬。

战车没有掉下去,平安地行驶到了桥对面。我从桥下看着战车通过。桥面没有多大的晃动,而且那些松动的地方反而好像被压结实了。于是我放了心,让第二辆战车也过去。桥仍然安然无恙,接着我又让后面的战车都开了过去。

### 近距离孤立于敌前

我看到我们的骑兵部队追随着战车队在小河南边约四百米远的山脚下火速前进。可不能落在骑兵后面啊,我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赶。很快,骑兵部队就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看来我们战车队是我军的先

锋啊！想到这里，心里不禁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途中有几个敌人建造的从未用过的碉堡，孤零零的伫立在那儿，有一些还未竣工，有一些只搭了个木架子，还有一些只有材料堆放在那里还没动工。可以看出敌人连建造防御工事的时间都没有。有士兵说：“支那佬看来走得很匆忙啊！”如果日本军队向南京挺进再延迟一些的话，敌人就会建好防御工事了，到那时因为有这么多碉堡，日本军官兵还不知有多少人要丢掉性命呢！想到这些，不禁让人不寒而栗。

我们行进道路的左侧，是海拔约两百米的连绵的山峦，离山峦约四五百米的地方，长满了支那大陆少见的小松树。道路的右侧是二三十米高的山丘。我们就行进在山峦和山丘之间的山谷地带。战车的发动机声和车轮碾压履带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在两边的山峦间回响，显得无比喧嚣。太阳渐渐没入了西边山头的背后。暮色渐浓，前面的车辆开始模糊起来。

突然，从前方的暮色里传来“哒、哒、哒、哒”的机关枪声。我们前面有一小队尖兵探路，大概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吧。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来到一个三岔路口。行进的道路在那儿向右拐上了一个斜斜的缓坡。在三岔路口处有一户支那人家。前方连100米的地方都看不清了，只看见在前方约五十米的公路上好像停着一辆汽车。再往前看，一座山峰像黑色的怪物耸入天空，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忽然，在山峰的半腰上和公路的尽头，“啪、啪、啪”有红色的火焰在闪烁，那是敌人的机枪在射击，但子弹却在我们的头顶高处飞过。道路的右侧几米远的地方是梯田，地势变高。我做出手势，示意部下听我指挥，然后下车。后面车辆依次停了下来。不一会儿，探路的先头部队长宫川准尉从前面的暮色中一路跑了回来。

“队长，前面的高地有敌军，还有六个碉堡。离敌人的前沿阵地只有50米！”

我想这样一来会使先头部队陷于孤立境地，所以打算让他们往回撤，与主力部队会合。于是命令先头部队回到那户支那人家附近。先头部队长一脸为难的表情说：“道路是凸出来的，非常狭窄，无法掉头，如果下车的话又会受到敌人的猛烈射击，也很难卸下被牵引的车辆。”



先头部队长声音高亢,显得有些兴奋。我“嘘嘘”两声制止了他,说:“那样的话等天再黑一些再撤退吧!”因为在狭窄的地方,如果不先把被牵引车卸下来,等战车掉头后再把牵引车挂上的话,整个队伍就都不能掉头。所谓牵引车,是在遭遇敌人袭击的时候,为了运送弹药和其他物资,由战车牵引的铁制的车斗。该车斗的挂上和卸下,都需要全体人员下车,齐心协力合作完成。而在敌人的射击下,这些都很难完成。于是我打算在紧急情况下由主力部队去支援,让后面的主力部队卸下车斗,做好突进的准备。但是之后随着夜幕降临,战场也安静了下来,先头部队在8时30分左右返回到了主力部队的位置。



九四式轻型战车和牵引车

现在我们正处在离敌军很近的位置,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得想想办法。就在这时,队伍后面一阵骚动,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的心头不禁一紧。原来是步兵的先遣队赶来了。我们孤立无援的感觉消失了,心里涌出一股力量,大家都放下心来。不了解前方敌情的步兵士兵一边“呼



呼”地喘着气，一边越过战车队，像溶解在黑夜里似地向敌人所在的高地前进。我命令战车队检查车辆，准备行动。大家开始在黑夜里埋头整备车辆。步兵队长说：“我们今晚要去敌人阵地实施夜袭，请战车队在公路上行进，进行支援。”但是我却有很多顾虑。

南京是敌人的首都，是平时就防守严密的坚固堡垒。所有军事要地的攻占，都要首先驱逐敌人的先遣部队，再攻打敌人的前沿阵地，然后是攻打敌人的主要防御阵地，最后摧毁敌人的复廓阵地，这才算彻底完成军事进攻。

我们原先与之作战的是敌人的先遣队，而现在面前百米远的地方是敌人的主防线还是前沿阵地？我们不得而知。步兵现在刚刚到达，并且来的只是先头部队，如果面前是敌人的主要防线，那还需要有各种炮火的配合。而且敌人的阵地在前面的夜色里，只能隐隐约约感觉出是一支小部队。尽管如此，敌人却在左右两百米的距离之间修建了六座碉堡。两侧和后面的情况我们完全不了解，就连地形都搞不清楚。夜间的进攻如果不做充分的准备，全体官兵如果没有十分的把握取胜的话，那么获得成功的机会肯定很少。而作为战车来说，并不擅长夜间作战。因为看不见相互之间的信号和行动，不能统一指挥部队。特别是战车的强力进攻必然会导致敌人的顽强抵抗，手榴弹、地雷等都会投过来破坏战车，也会有敌军步兵跳上战车用手枪或其他武器攻击战车手，与战车肉搏，战车炮因此根本派不上用场。因此我们的战车必须与步兵联手作战，靠战车周围的步兵来击退敌人的肉搏式进攻。但是我们的步兵已经勇敢地提出要夜袭敌人。如果我们不配合的话显得我们太胆小了，士兵们肯定也不甘心。所以我决定，假如步兵有十分把握能取胜才提出夜袭的话，我就派战车队进行配合，但如果他们只是藐视面前的敌人而盲目实施夜袭，那我就会让他们重新考虑是否要去攻击。我向来与我联络的步兵队副官表明了意见，希望他能迅速向我说明他们实施夜袭的具体计划和指示。步兵队副官说：“那好，待会儿再联系您。”然后就回去了。

### 尸体漂浮的池水

我在大路北边梯田的东北方选了一块半圆形的被低矮山坡包围的

比较安全的洼地安置下大队人马,然后督促部下整備车辆,准备随时应步兵要求配合夜袭。那儿有一户支那农家,四方形的院子,四周是简陋的房屋,有一间房屋被围在正中间。我命令没有警戒任务的下级士兵在院子的两边和大门口附近的房间里休息,等待步兵的指示。现在说起来是很轻松的事情,但当时是在离敌人只有150米的地方。如果哪怕是只有一部分敌人来袭击我们的话,我们也一定很惨。我让大家不要弄出一点火和烟,在本部待命。我们的大队留在后面三里远的秣陵关,所以我决定马上派人去叫来。

半夜时分,大队人马终于到达。但步兵那里却没有任何消息。凌晨1时左右,前面传来激烈的枪声,约30分钟后枪声停止了。步兵好像单独采取了夜袭行动。在完全陌生的地方,也没有充分的准备就采取这样的行动,这也太危险了。正想着,大约1时30分左右,侦察兵跑来报告说:“在战车集结的道路附近,有很多用担架抬着的死伤步兵被火速抬到队伍后面去了。”我想象着我们的步兵弟兄终于从夜袭敌人的莽撞行动中醒悟过来,许多士兵在敌人碉堡的机关枪扫射下倒下了,不禁黯然神伤。

凌晨3时左右,我们终于吃上了饭,非常可口。做饭用的水和喝的水都是用支那人家院子前面水塘里的水。

第二天是12月8日。初冬的中支那的天空一片蔚蓝,没有一丝云彩。大家来到院子前,看到昨天晚上我们取水的池塘是狭长形的,宽约10米,长约30米。水面上还漂浮着绿色的水藻,脏兮兮的,甚至看上去连马都没法喝,而且在士兵们取水的土堤下面,还漂浮着两具支那兵的尸体。头上戴着配有青天白日徽章的军帽,身上穿着浅藏青色的军装。从胸部到腰间都沾满了血迹,已经变成黑乎乎的茶褐色。其中一具支那兵的尸体从嘴里流出的血,把头部周围的一大片水都染成了黑红色。只看一眼就觉得翻胃。昨天多亏是晚上,看不见喝的是什么。尽管如此,仍然一阵阵作呕:我们昨晚喝的就是这里的水吗?!还大嚼特嚼用这个水烧的饭,吃得饱饱的!在约一百米远的公路上,我们的战车纵队一字排开,与稍后赶来的步兵及其他人员挤满了道路。步兵辎重部队的车马塞满了道路两边。我们这边是东善桥,而末松部队本部已经到达战车队

先前所在的那户人家那里了。

我登上昨天晚上住宿过的支那房屋背后的高地观察敌情和地形。昨天夜里我军战车先遣队与敌人发生战斗的高地,昨天夜里看上去有一百多米高,现在看来也就是20米高。夜间产生的错觉怎么会如此之大?!那个高地越往南越高,最后成为一个高约五百至六百米的山峰。在那座山峰的西边,还有三四个像骆驼背一样的山头。那些都是什么山呢?我们完全不知道。在后面很远的那座山头上,有一座像寺院一样的房子。山顶上有一座像旅顺的表忠塔一样的高塔耸入云霄。后来我们问了末松部队才知道,那就是牛首山。

在我们昨天晚上所到的山坡上,有几座敌人丢弃的空碉堡。我很想知道昨天夜里步兵的夜袭是否成功,于是去问了一下。果然,第一次夜袭失败了,但在准备第二次夜袭的时候,敌人趁着夜色撤退了。可是在左手地势最高的地方仍然有敌兵在来回穿梭,在后面驼峰一样的山顶上,也有许多敌军的工事。昨天晚上遭遇的敌军阵地果然是敌人的前沿阵地而非主阵地。我步兵不断向前方150米远的山脚集中。第一线的步兵已经开始前进,所到之处传来步枪和机关枪的射击声。远远地从牛首山北面“轰、轰”地响起了闷雷般的炮声。突然“嗖、嗖”几声怪响划破天空,在我们身后五六百米的洼地中爆炸,掀起了漫天沙土,并升起了滚滚浓烟,原来是敌人的重迫击炮弹。因为弹着点很远,所以官兵们心平气和,像参观似地远远看着炮弹落下,但是紧接着炮弹的落点逼近了步兵和我们战车队所在的道路。敌人一定是从牛首山那里发现了我们。步兵先后向北方的山脚下移动。在洼地里休息的为步兵运送弹药的几名支那苦力被炮弹炸没了人影。在我一旁观看的穴仓准尉取笑说:“被自己国家的炮弹炸死了,真是报应啊!”

### 血与火的进军之路

我认为我们战车队也很危险,所以想让部队往前面的山脚下移动。正在这时,去末松部队本部联络的宫崎军曹回来了,带回了如下命令:

一、面前的敌人在牛首山东西两线进行顽强抵抗。我军步兵昨天夜里已经占领了将军山一部,目前正在该高地攻击敌人。步兵第二中队在

牛首山以西八公里的铁心桥附近作战,其战况尚不明了。我骑兵队在牛首山以西的远处攻击敌人后方,与铁心桥附近的步兵协同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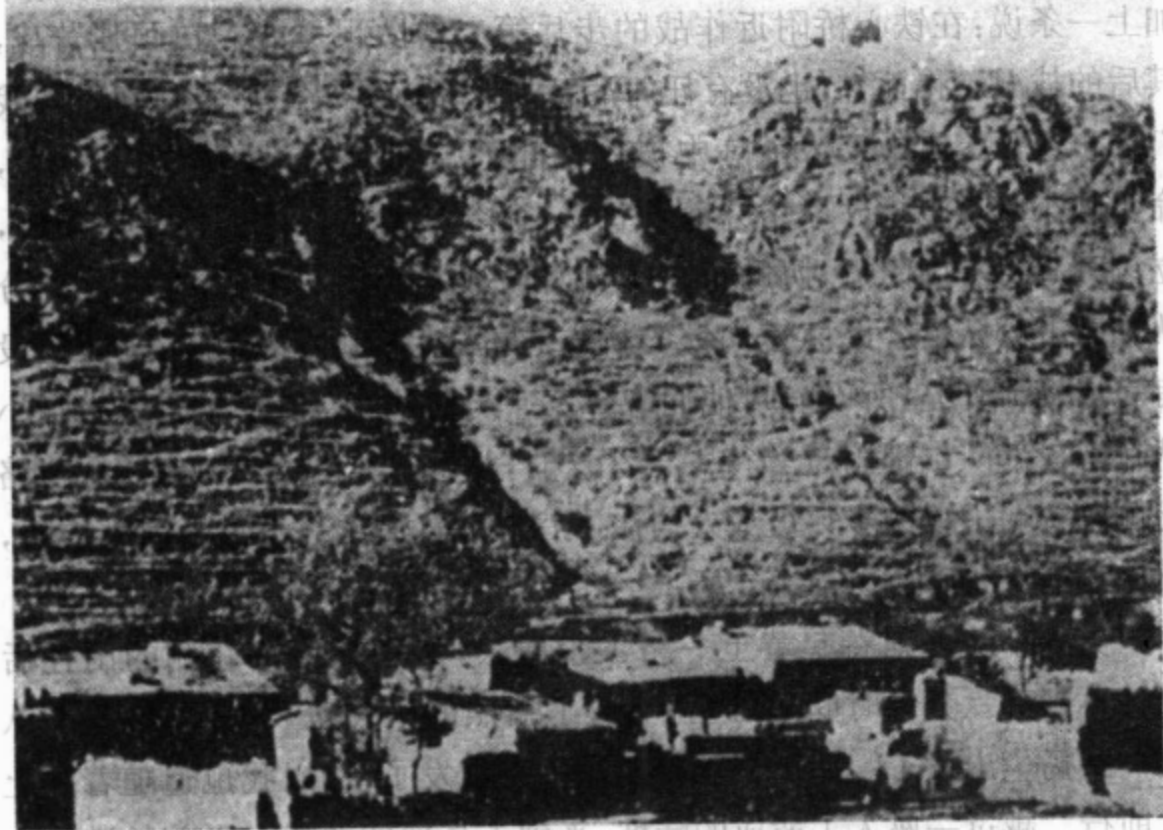
二、战车队的一部与在将军山附近攻击敌人的步兵配合展开进攻;战车队主力急速开赴铁心桥,与在此作战的我军步兵、骑兵共同歼灭敌人。

于是我把部下招到本部,命令立即做好出发准备。我从北支那以来,每当出现激战的时候,都会把已经穿脏的裤子和衬衣换下来,今天也一样。马上就要攻击敌人的要地南京这样的最后防线,这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或许会被敌人的炮弹击中也未可知,所以立刻让值班的士兵拿来新裤子换上。

我看了一下地图,与眼前的高地作个对比,觉得不仅仅是将军山(牛首山北方高地),就连我们面前的高地上都有敌人在负隅顽抗。于是我为了确认情况,去了司令部。刚到那里,就有人来报告说,第一线步兵缴获了要图。我对此半信半疑,但也只能相信报告。末松部队参谋还特别加上一条说:在铁心桥附近作战的步兵第二中队很可能正在顽强苦战,其后的战况不得而知,也没有任何消息。我突然觉得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的步兵孤零零地陷入敌阵中被敌人打死,于是我马上返回本部位置,命头师小队负责指挥联络并兼预备队;命令其余人马由前田大尉指挥,立刻奔赴将军山附近,协助正在攻打对面敌人的我军步兵;命令品川分队和井上分队沿公路急速向铁心桥方向挺进。但是因为品川分队还没有完成燃料补充,所以吩咐他们晚二三十分钟出发,先让他们跟头师小队在末松部队本部附近等待一下。这时,从参谋那里传来命令:在公路北侧(右侧)进攻的步兵被敌人挡住,停滞不前,速派一部兵力前去支援,于是我命令头师小队前去支援。

头师小队立刻卷起黄土一路飞奔而去,消失在道路右侧的山丘后面。不到五六分钟时间,那边就响起了猛烈的机关枪声。不久,井上队也一路扬尘出发了。品川分队马上就可以出发了,所以我也追随着井上队前行。越过一座人工凿成的陡坡,来到了高地的西边。眼前长满了小树,枝叶繁茂,成为战车前进的障碍,不过这些都被我们踩在了脚下。战车附近已经开始有敌人的机枪弹落下,接着,在前方、两边、左上方、后

方,敌人的机枪弹纷纷落下。不仅从将军山,而且从南边高地的每一个山头上都有子弹飞来。将军山西北方四公里多的范围内,以及我们的面前,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道路右边的土堤后面,步兵们把头贴在地上,埋伏在那里。向前走 10 分钟左右,道路上有十几辆战车一字排开停在那儿。看一下车尾的标记,是井上队的战车。在战车队前面四五十米远的小高地的一侧,几辆战车隐藏在杂草丛生的斜坡上,正在与前方的敌人激烈交火。原来是我的部下前田队。我跟随在井上队后面约五十米的地方。忽然从牛首山前面马鞍一样的山岭上的碉堡中射出一串炮弹,我也赶紧集中火力朝那里射击。在我的车里,蜷缩着大每①的松尾邦藏君,我从东善桥出发的时候他强烈恳求我带上他。我踩在松尾君的背上进行射击。每次射击后,空弹壳就落在松尾君的脖子上,松尾君都会一边喊:“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一边仍然坚持着。



构筑在高地上的支那军碉堡

① 大阪每日新闻社。



“喂，前面有敌人，可不能探出头往外看！”我这么一说，松尾君就一声不吭地埋着头蹲在战车里。后来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枪声太吵了，什么也没听到。射击进行了三四分钟，敌人的碉堡好像没有什么动静了，于是我下了战车，快步跑到前方三四十米远的井上队那里。井上中尉弯着腰，从战车之间的空隙中钻出来，脸色苍白，走到我跟前说：“真糟糕，稻村少尉牺牲了，他被敌人的反坦克炮弹击中了。”然后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怎么回事？说得再详细一点……”

### 看着自己燃烧的脚步

过了一会儿，井上中尉把前面的战况作了以下报告。

井上队的任务是联络在铁心桥附近孤军奋战的步兵，所以他们越过正在战斗的前田队继续前进。前田队战斗的地点是地势稍低的山坳处，前方三四百米的地方隔着水田有一个村落。井上中尉对前田大尉说：“我们先走一步！”然后往前行进了不到两分钟，先头部队到达了村落前面一百米左右的地方。突然，村口升起一缕缕白色烟雾，位于队列前端井上中尉的战车已身中数弹起火了。井上中尉顾不上别的了，急忙跳出战车，抓起战车驾驶员的衣领把他拽了出来。驾驶员脚上的汽油早已被火点着，熊熊燃烧起来。井上中尉急得大喊：“快踩灭！快踩灭！”驾驶员拼命想把自己脚上的火踩灭，就在这一瞬间，驾驶员的胸口被敌人的机关枪击中，连中十几发子弹。驾驶员当场倒地，脚上的火仍在燃烧。井上中尉转身想命令第二辆战车停下来，可就在这时，稻村少尉的战车立刻开过来停下了，他也被敌人的反坦克炮击中起火了。稻村少尉和驾驶员想从战车里跳出来，于是少尉的上半身和驾驶员的头部暴露在战车外面。这时，不知从哪里飞来的敌弹击中了他，身体不能动了。眼看着火焰包围了整个战车，稻村少尉和驾驶员也消失在燃烧的战车里。

井上坚决不再让战车从高地后面开出来，但最终四辆战车还是出去了。第三辆战车被敌人的重型炮弹击中，第四辆战车中了地雷，被炸到道路旁边的坑里去了。井上中尉拼死指挥，最后总算把第五辆战车阻在了高地边上，尽管如此，还是失去了四辆战车和七名官兵。本来还打算把尸体收回来，但尸体所在位置距离敌人只有 100 米，再加上敌人的火



力猛烈,甚至还有专门的反坦克炮,地形又复杂,战车只能在路上行驶,前进相当困难。如果去收回尸体的话,一定会遭到与前面的战车同样的命运。一时间大家一筹莫展。与铁心桥附近孤立无援的步兵也联系不上了。

我想象着稻村少尉以及其他官兵在燃烧的战车中还未牺牲的样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怆和难受。战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渐渐燃尽的双脚和双手,等待着死亡的来临。想到这里,我全身的神经骤然收紧,心头一阵阵绞痛。恐怕他们在手脚燃尽之前早已经因战车里的热浪窒息而死了。我想象着不久他们就可以进入南京城,与战友们一起在城门上高呼“万岁”的样子,心里更加难以忍受。就在前天晚上,稻村少尉还来我这里闲聊了很长时间,并且拿出一瓶珍藏了很久的酒说:“本打算留着南京陷落之后再喝的,我们就提前庆祝吧!”于是我们两人每人喝了一杯。那难道是他辞别人世的最后一杯酒吗?

井上中尉向我请示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也束手无策。最先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是,连战车队都要这样艰苦奋战,那么步兵第二中队如果深陷敌阵内部八公里的话,那他们现在多半是在拼死搏斗,几近全军覆没了。我们应该迅速实施救援才对。然而,我的脑海中接着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条道路连战车队进攻都这么困难,我们的步兵第二中队是沿着什么路线前进到敌人阵地内部八公里的地方的呢?这时,前田大尉也来了,他建议最好等后面的炮兵部队赶上来再展开进攻。这时,前田队的战车在右边的小高地上发现有一队步兵,于是立刻派下级军官与那些步兵联系,才知道原来那正是从今天早上开始就进军到铁心桥的部队。我松了一口气,同时了解到,占领了将军山的步兵在前田队左边两三百米远的山头之间。原来,因为地图太不完整,现实中的道路和山头的位置与地图完全不同。哎呀,完全搞错了,我长出一口气。在战场上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战争就是错误的积累。我想起有位前辈曾经说过,犯错误少的一方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也许真是这样。

### 靠得住的飞毛腿部队

本来在我的战车上只乘坐了我和驾驶员两个人,装备也只有一挺机

关枪。与其说我们的任务是来战斗,不如说是在敌人的炮火中进行部队的弹药补充和指挥联络工作。现在我们遇上了如此坚固的敌人阵地,只靠战车来突击的话比较困难,只能等炮兵和其他人马赶到后再正式展开进攻,在敌人主防线的一角打开一个缺口,否则的话实在是太困难了。想到这里,我先命令井上中尉去收回死难战友的尸体,然后再与后方的部队本部联系,报告战况并且表明我的想法。

我们返回东善桥向部队长报告刚才的战况。突然前方的道路一阵骚动,从战车里探出头来一看,原来是6日早上被我们赶超过去的乡土部队。我很吃惊,大约120公里的路程,他们仅用两天就走完了,并且追上了我们战车队,而且大家都整齐地迈着前进的步伐奔赴战场第一线。炮兵赶到了,马上从我们昨天夜里住宿过的那家房屋后面的高地响起了炮声。头师小队那边也响起激烈的枪声。于是我把传令的下级军官留在司令部,来到离公路约二三百米远的北边高地的山坳中,发现头师小队的一辆战车从前方的山谷中回来了,并且报告说一切平安无事。我下达命令,让头师小队沿公路赶赴第一线,然后急速向前田队和井上队那里挺进。途中敌人的子弹不知从哪里飞了过来,但是在公路上前进的我步兵部队毫不在乎,仍然气势磅礴地前进,这让人十分振奋。骑马的小个子军官在队列中尤其引人注目,看起来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赶上去一看,原来是以前在同一个将校团的前辈冈山少佐。

“老弟!”

他笑着说。我本想停下战车,但步兵和战车挤满了公路,所以只能简单打个招呼。我来到了井上队,阵亡士兵的尸体还没有收回来。步兵的先头部队早已经到达了这里。我问他们怎么如此之快,他们微笑着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从前天开始几乎没有宿营,只是在溧水好好休息了两三个小时,饭也是边走边吃的。”这支部队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飞毛腿,为此我赞叹不已。他们朝着前田队左侧的两座山峰之间行进。

战车队所在的公路附近,敌人的炮火渐渐猛烈。在两座山峰之间的山坳处是敌人炮弹射不到的死角,炮弹在10米、20米的后方呼啸着落地爆炸,发出巨大的响声。一匹马伴随着黑烟和沙尘被炸到了天上。这时,有通知说谷兵团司令部已到达东善桥,我又跟随联络车去司令部报

告。此后,我的战车队和井上队奉命一起复归谷兵团指挥,并向东善桥附近集结,准备接下来的战斗。我把前田、品川、井上各队长召到我的战车所在的位置,回到战场的第一线。

### 子弹在脸与脸之间飞过

我正在战车的夹缝间向最先赶来的前田大尉传达命令,突然一颗子弹飞过,离我的鼻尖只有五寸左右,穿过我和前田大尉的脸之间打中战车的装甲板。“铛——嗖——”,子弹尖叫着飞到后面去了。前田大尉和我的脸之间还不到一尺的距离,如果我们两人哪一个差了那么五寸的话,脑袋就被打碎了,真是让人出一身冷汗。我们急忙下到公路北边的低洼地带,然后再向稍后赶来的品川大尉和井上中尉传达命令的大意。井上中尉一脸的悲怆,说:“在尸体收回以前,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回去。”

我看他十分坚决,就允许他先留下,然后我带队返回。此时,头师小队也过来会合了。我忽然发现,白木军曹和中野军曹从头顶到胸部都被鲜血染红了,白木军曹用三角巾包着头,中野军曹的手上则缠着绷带,血都浸透了。“你们怎么了?”我问。头师见习士官说:在攻打敌人的碉堡时,想把战车开下梯田,没想到却翻车了,中野军曹和白木军曹被战车甩了出来。我们用绳子把两辆战车拴在一起,把翻跟头的战车拉正过来了。这时候白木军曹被敌弹打中头部和肩膀,中野军曹则被打中了手和手腕。

“伤得不要紧吗?”我问。他们两人几乎同时声音洪亮地回答:“不要紧,一点关系都没有,还能坐战车,也能继续打仗!”但我想如果太勉强的话,对后面的战斗不利,就硬让他们回到队伍后面好好静养。

傍晚时分,我们仍然没有攻下从将军山附近到水阁、牛首山一带的敌人防御阵地。战车队也集结在东善桥东北方一户人家附近,等待着日落。除了派到谷兵团左翼的牛岛部队配合作战的畛本中尉和宫川准尉两个队,其他部队完全集结到位时已是晚上7时左右了。

井上中尉在晚上9时左右终于把尸体收回来了。失去了七名部下的井上中尉意志消沉,闷闷不乐。如果我也露出悲伤消沉的神情的话,明天的仗就没法打了,所以勉强掩饰住自己的心绪来鼓励井上中尉。尽

管如此，一想到稻村少尉就在前一天晚上还在此处一边烤火一边跟我闲聊了整整一个晚上，可现在他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就让人悲痛欲绝。乘坐井上队第五辆战车，从此把战车和自己的命运拴在一起的同盟社的大锯时生君一脸苍白地进来了。他平时是一个十分活泼很能讲话的人，今天却是一副默默不语、无精打采的样子。他不停地说：“生与死之间真是只隔了一层纸啊！”



在战车上指挥的作者。十二夜大首取。部少途联

我所在的是外面有两间，里面有三间，像兔子窝一样狭长的房子，里边有一个肮脏的土炕。在外屋里，我像前一天晚上一样生起了火，与前田大尉等人聊天。与我乘坐同一辆战车来自大毎的松尾邦藏君坐在炕上，喝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支那酒。松尾君是一个喝酒比一日三餐更重要的人。他本来跟我一样，留着任其生长的胡子，后来有一次回到家乡，

小孩子见了都吓哭了,所以最终刮掉了。松尾君的脸庞让炭火的烟和白天的硝烟熏得乌黑,他喝酒的样子简直就像山里的强盗,我们的脸可别像他那样!大家都忍不住要笑出来。9时左右,东京日日新闻社的安养寺友一君、栗原千代太郎君,被称为“铁锅先生”的读卖新闻社的田边君,报知社的中山君,还有其他报社的各位记者都来了,挤满了我的房间,大家各抒己见,在一起讨论哪支部队最先抵达南京。过了一会儿,某报社的几位记者说他们没有联系上后方的专门机构,所以从早上到现在一直没有吃饭。于是我们拿出缴获来的支那米查饭给他们吃。我们自从上海出发到今天为止,从未收到来自后方的补给,一粒米、一滴汽油、一块干梅子都没收到,都是用支那军逃走后再剩下来的物资。尽管如此,我们还剩余一点支那米,供给部队并不那么紧缺。吃完饭之后,报社记者三三两两地离开了,到夜里12时左右,大家都散了,不知去了什么地方。我也在那个肮脏的土炕上和衣睡下了。

### 在前线举行的火葬

12月9日。今天仍然像前一天一样晴空万里。我决定从9时开始给死难的战士举行火葬仪式。不知谁从哪里请来了日莲宗的和尚,请他超度亡灵,举行告别仪式。战场上当然没有火葬设施。我们用圆木搭个架子,上面放上门板,再把尸体摆放在上面。特别令大家痛心的是,虽有七名官兵战死,尸体却只有五具,而且其中一具两脚都烧没了。尸体上盖着他们生前常用的毛巾被,上面堆满了柴禾。尸体前摆放了一个简陋的香台,拿一个牛喝水用的空罐子当作香炉。虽然极其简陋,但在战场第一线,这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了。尽管如此,这也比那些在撤退中被丢弃在路旁、坑里,暴露在雨水中,或者被野狗吃掉的支那兵尸体强了不知多少倍。还有大约二十名报社记者参加了葬礼。

和尚在念着经,我首先站在死者面前,死者家人的身影浮现在眼前,他们一定在痛苦地追忆自己的儿子、丈夫、哥哥、弟弟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死去的吧。想着想着,胸口像堵上了什么东西。我只能对他们以前勤恳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然后说了一句:“你们辛苦了!”就哽咽了,说不出一个字来。我的这种感谢的心情,一定能传到各位英灵那里



吧。我的感谢不仅仅代表我自己,这也是全体日本国民的感谢。可是,在他们的故乡,还有以他们为支柱、为依靠、为寄托的年迈的父母吧!还有失去唯一亲人的年轻妻子吧!也还有连父亲都不认识的年幼的孩子吧!想到这里,我几乎喘不上气来。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低头鞠的躬,也不知道鞠了多少躬。接着是井上中尉,然后是各位军官、下士官,以及士兵代表,分别站在遗体前与死者告别。各报社记者也鞠躬致哀。今天敌我双方的战线都显得比较平静,就像全线都在为崇高的英灵静静地默哀。

对死者的告别仪式结束后,下士官浇上汽油,井上中尉点上火。为自己的部下点火的井上中尉心里该有多么沉痛啊!“噗”地一声,汽油点燃了,木头和柴禾燃了起来,不久遗体也燃烧了起来。大家都闭目默哀。

人们站在那儿,久久不愿离去。

### 南京陷落的错误报道

下午开始,展开了猛烈的炮战,特别是傍晚时分,战场第一线的枪炮声尤其激烈。到晚上七八点钟,仍然能听到敌人的射击声。晚上9时左右,同盟社的大锯君来了,他对我们说:“来自东京的消息说,南京今天傍晚已经陷落了!”说完,一副失望的样子,双手抱着后脑勺仰面倒在炕上。没能率先攻入南京城,这让我们很失望。连日来我率领部下,忍受着所有艰辛,不断鼓励他们,不就是为了能率先进入南京吗?我们甚至感觉没有必要再继续战斗下去了,就连见习士官也瞪着大锯君,一跺脚,遗憾而去。其他屋里的下士官也陆续赶来问道:“这是真的吗?”不仅是我的部下,那些报社记者和通信联络员也非常失望,因为他们没能最先报道南京陷落的即时战况,没能最先报道率先攻入南京城的日本军队的兴奋与激动,没能得到最先报道即时战况的新闻记者的美名。各位记者纷纷跑来向我抱怨说:“南京不是已经陷落了吗?真搞不懂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你们一路辛苦到现在!”你们作为一支最有希望率先攻入南京的部队,怎么会让别人抢先了呢?还不如赶紧回家去呢!他们差一点没这样说,就好像完全是我们部队的责任。我只好说一些话来安慰他们:“但是,你们这么说我也没办法。战争是有一定机遇的,无论怎样想着率



先破敌,如果时机不成熟的话,只会白白地增加牺牲者,也收不到相应的战果。我们面前的敌人不是还在顽强抵抗吗?不过,今天傍晚的时候敌人的射击已经乱了方寸,说不定今天晚上就会撤退。”但事实上,不论是在北支战场,还是来到中支战场,都发现敌人好像一定要在撤退的前夜用尽所有的子弹一样,猛烈地朝我们射击。如果我们等第二天早上侦察了敌情再前进的话,到那时敌人一定跑掉了。由于我认为今天晚上敌人一定会撤退,于是让下士官与第一线部队本部取得联系。9 时左右,宫崎军曹从司令部回来,带来如下的命令:

“战车队明天早上 7 时到东善桥北方 300 米远的那家房屋西面的公路上集合。特别注意不要妨碍其他部队的集合。”

但是,如果今天晚上敌人撤走了,而我们却坐等到第二天早上的话,好机会就溜走了。于是我先让部下们睡下,自己点起一堆篝火等待派去第一线联络的人回来。但是,都 11 时了,人还没有回来,我有些急不可耐,想亲自出去察看一下第一线的情况。正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寻找自己的战车时,前去联络的下士官终于回来了,他报告说:“第一线正在准备追击敌人,冈本(保)部队已经下达了追击命令。”

我决定立刻前进,回到本部的位置命令紧急集合,准备出发。部下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急忙从梦中跳起来,向战车跑去。

### 放在墓碑前的肩章

我们立刻去了公路上的集合点。12 月 10 日凌晨 1 时 50 分左右的冬夜,寒气一阵阵直逼肌肤。回头看看住了两天两夜、留下了深刻回忆的房屋,咦,房子怎么被熊熊烈火包围了?

“哎呀,不好!那里面还有好几个报社记者呢!”我心里一惊,急忙让井上中尉回去看看。没听我说完,井上中尉就冲着黑暗中的火光跑去。5 分钟不到他回来说:“人员都没关系,只是同盟社记者的电用完了的蓄电池都被烧毁了。”

作为记者,没有了蓄电池就像被夺去了手脚,而且还是一两天前刚刚得到的新电池,只能自认倒霉了。我把井上队缴获的汽车暂时借给他们作为联络时急用。我们与谷兵团司令部取得了联系,确认了深夜的追

击行动。2时30分左右,全队出发了。

在深夜向前挺进之际,无论如何都得去看一下稻村少尉以及下士官兵等七人把自己的命运与战车拴在一起的现场,穿过那里的时候已经是凌晨4时多了。我们对周围的地形还不熟悉。在遥远的西南方,道路的左前方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高耸的牛首山。大路上早就挤满了准备追击的步兵和炮兵。两辆被烧成暗红色的战车侧翻在道路旁边。在稻村少尉牺牲的地方立着一块墓碑,上面用墨清楚地写着:“稻村少尉战死遗址。”这一定是井上队精心安排的。墓碑前放着一副崭新的中尉肩章。这应该是因为明年1月份稻村少尉将按期晋升为中尉吧。稻村少尉自己也常常开玩笑说:“是南京先陷落呢,还是我先成为中尉呢?”不知道是谁体察到他这样的心情,特意为他准备了这副肩章吧!我不禁落下了眼泪。

## 血染的进攻之路

### 终于看见了紫金山

6时左右,我们越过公路上的重重障碍,终于抵达牛首山北边的一个无名村落。敌人像是放火之后逃跑了,每家每户都燃着火。我和前田大尉以及其他人员捡来一些烧剩的家具,在一家烧得半焦的土墙后面放在火上烧。正在大家烤火的时候,从牛首山那边来了一队步兵,大约有二三百人,在公路北边停下来休息。其中有两名士兵来到我们跟前询问情况。于是我问他们:“你们是哪支部队的?”“报告长官,我们是××部队!”“参加牛首山的进攻了吗?”“是的,参加了。”“一定牺牲了不少人吧?”“不,没有。只有十个人牺牲了,受伤的是……”他回头看着另一个士兵,“多少人来着?啊,五个人。”他若无其事地说着,然后恳求我们让他在火上烧饭吃。他这种轻松平静的样子令我十分钦佩。前田大尉也深受感动。在攻下如此坚固的堡垒的时候,大概无论是谁都想滔滔不绝地谈一谈自己有多么多么辛苦,曾经经历了多么残酷的死亡挑战的吧。可是眼前这两个士兵,尽管就在几个小时前攻打下了附近最坚固的敌人据点,自己也曾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却只是一副若无其事、轻描淡

写的样子,仅仅请求我们允许他烧一顿为下一次战斗做准备的米饭。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心态啊!日本军队的强大正在于此。我感动万分。

我们好好休息了四五十分钟,吃过早饭后周围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派白木军曹作为侦察队先行出发。过了5分钟之后,才让头师小队、前田队、井上队依次前进。20分钟后,白木军曹开足马力一路飞驰过来,完全忘记了前天所受的伤。

“前方有我军步兵正在前进,敌人在前方约四公里的地方,在公路两边设有坚固的阵地。阵地前边有对付战车的壕沟。报告完毕!”

我本来还打算向他详细询问前方的地形等情况,可是他说完之后,好像还没有看够前方的情况似地一溜烟又跑了。我从这个报告得知,前方尚有我军步兵在前进,敌人在前方四公里的地方(实际上也许是八公里,因为坐快速战车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设有坚固的阵地。由于我们听说南京已经陷落了,所以只想着歼灭牛首山附近作最后顽强抵抗的敌

部之友报南荣血



追上步兵继续前进的战车队

人,前两天那种剑拔弩张的冲天斗志已经淡化了。

7时过后,我们到达铁心桥附近,第一次看到北方远处一座呈现紫色的山,笼罩在薄薄的烟雾中。那就是紫金山,那座山下就是南京吗?看到这些,想起了连日来长途跋涉的艰辛,一种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步兵在连绵不断地前进,看到我们的战车开过来,纷纷喊着:“大家靠左边!靠左边!”把道路右边让给我们。战车上,大家挥舞着指挥旗,一边向步兵致谢,一边前进。就在这时,在远处的东北方向,“轰、轰”响起了野战重炮的密集射击声。怎么回事?我们吃了一惊。原来是我军炮兵在向南京集中射击。南京还没有陷落!南京还没有陷落!想到这些,以前有些消沉的心又重新振奋起来。

宪兵学校西边孤零零的人家附近是坂井旅团司令部所在地,我们接下来就归该旅团长的统一指挥。那儿离敌人正面只有约一公里的距离,所以敌人的子弹不断飞来。我去司令部请示,司令部的人说,你们就负责搜索敌情、弹药补给和指挥联络的工作就行了。我们的步兵正在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为了攻击敌人首都南京而披了一身盔甲的我战车队,却只是跑跑腿而已,这实在太难为情了,而且这样我们也待不住。于是我请缨说:“请让我们参加战斗,弹药的补给有后面的汽车就行了。”

坂井部队长痛快地答应了。于是我带领部下继续前进。走了四五百米,到达了一个名叫余家凹的村落。先头队的头师见习士官报告说:“前方300米的公路上有地雷,往前30米的地方还有反坦克壕,再往前还有高五六米的土堤,以我们这样的装备突进很困难。”

于是我向右边望去,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地方。果然,在公路北边有一块面积约三万多平方米的非常平整的平地,平地西侧形成高约三米的土坡,可以比较安全地避开敌弹的射击。土坡背面(敌人一侧)是徐徐的缓坡,一直延伸到西北方的田边。我让部下的战车先集结到土坡背面。

### 友军的飞机

这时,敌人的迫击炮弹开始在余家凹附近的公路南边“轰、轰”地爆炸,我军炮兵中队长和炮兵队里的人马被炸倒了。我们等了一段时间,

想等敌人的炮击减缓后再前进,可是敌人的炮击并没有停下来。正在这时,北方的天空突然热闹起来,在远处的紫金山上空,3架,4架,5架,10架……在大约三四千米的高空出现了飞机的身影。分不清是敌人的飞机还是我军的飞机。这时,从南京上空落下了一些白色的东西,这才知道那是我军的飞机。与此同时,飞机被数百枚高射炮弹炸开的白色浓烟所包围,几乎看不到飞机的影子,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心想一定会有一两架飞机被击落吧。蒋介石尚有如此之多的高射炮配备在南京吗?几分钟后,南京的天空又恢复了原来澄澈的蓝色。紫金山顶上星星点点地冒着白色云朵般的烟雾,我们由此可知,那只不过是藏在那里的几门高射炮在射击,友军的飞机全部安然无恙地返回了。地上的炮声还在轰隆隆不停地响着。在我们的左前方,枪声像炒豆子似地“噼啪”作响,加上不时从头顶上掠过的“嗖嗖”的机枪子弹声,构成了由各种武器演奏的战争交响乐。

我让部下在土坡后面集合,只把头探出土坡观察前方。隔着前边五六百米的水田,一个小高地向东北方向延伸开来。在那里的两座山头之间,排列着无数隐蔽的机关枪阵地。战车无法同时通过中间的水田,于是让战车艰难地一辆、两辆分批通过。一部分步兵沿着水田的田埂轻快地朝敌人阵地前进。我立刻命令一部分战车分头行动,协助他们。战车马上出动,协助步兵不断占领敌人阵地的突出位置。但是敌人的阵地纵横交错,我们所占领的不过是敌人的警戒阵地,在往下就很难前进了。以英勇善战著称的冈本(保)部队长也出现在敌阵前400米的第一线,亲自指挥战斗。冈本部队长亲自到前线指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那支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绝处逢生,所向披靡。

据头师见习士官报告,在穿过安德门的敌人阵地前的公路上有地雷,如果不排除的话,战车就无法前进。于是要求工兵协助排雷,工兵已经答应了,但那个地方距离敌人只有30米,这样工兵肯定会牺牲很多。于是,我命令吉泽曹长和宫泽军曹先去侦察一下,两个下士官分别登上自己的战车,一前一后向前驶去。过了不到5分钟,远处的前方传来一阵巨响,我大吃一惊:难道是战车碾压上地雷了?十多分钟过去了,两个人还是没有回来,我已经坐立不安了。20分钟后,两辆战车终于卷着尘



沙悠然自得地回来了，车身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沙土。

“怎么搞得，太让人担心了！”还没等他们下车，我就禁不住训责他们。两个人像没听到我的话似地，慢悠悠地站到我面前，吉泽曹长喊了声口令，两人一起向我敬礼，然后吉泽曹长说：“在公路上，敌人阵地前差不多 30 米的地方有一个新堆成的土堆，右边 20 米的地方有隐蔽的机枪阵地。向敌人方向延伸的道路是一段上坡路。我也没管什么，拿起机枪朝眼前约 10 米远的红土堆就是一阵扫射，打了大约 30 发子弹，这时眼前突然一声巨响，土堆炸开了，掀起的沙土几乎埋没了我们的战车，紧接着又是三声巨响（这种爆炸物如果距离再近一点的话，一颗炸弹爆炸会引起连锁反应，其他的炸弹也会跟着爆炸）。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所以大惊失色。右边隐蔽的机枪阵地里的敌人猛烈地朝我们扫射，我顺便把他们也收拾了。我们回来晚了，真是对不起。”

说完，两个人都笑了，我也不禁喜笑颜开，表扬他们的机智勇敢。接着，两个人让驾驶员去修理战车，自己跑到土坡后向战友们炫耀去了。

### 战车队的“抚摸”一下

昨天以来，我因为忙于各种事情，竟然没有时间方便一下，过了中午时分终于憋不住了。高地右边有一户人家，我去那后面，朝着敌军那面解下裤子开始大便。正享受拉屎的痛快呢，忽然从我左边两三百米远的地方“嗖、嗖”飞来十几发机关枪子弹。难道拉屎的我被敌人发现了？敌人看我的样子不太雅观，所以才开枪打我吗？我一阵紧张。这不真的是“赤裸裸”暴露在敌人面前了吗！我急忙就那样半蹲着移到四五米远的土坡下面继续大便。土坡下面有一个部下也在大便，看到我移动的样子禁不住嗤嗤地笑了起来。我也不得不苦笑了一下。

因为有反坦克壕，所以战车无法前进。末松部队也无法取得进展，特别是前边偏右方向敌人的子弹一刻不停地飞来，这是因为向那个方向进攻的部队比较迟缓。我想让一部分战车开过去歼灭那里的敌人，于是招呼宫崎军曹和清水伍长过来说：“末松部队右边的敌人朝我们这边打得很欢，你们两人去右前方的两座山头之间‘抚摸’一下敌人的碉堡吧！”



“是,长官!我们现在就去右边的敌人那里,‘抚摸’一下敌人的碉堡!”

两个人一边重复着我的话,一边笑着跳上战车,义无反顾地出发了。在场的东日、大每记者栗原等人觉得“抚摸一下”这句话用得很好。从此以后,藤田战车队的“抚摸一下”在他的同行之中流传开来,最后竟然被故意用做反义词了。

宫崎、清水两辆战车去“抚摸一下”之后,右方敌人碉堡的射击一下子停止了。可是,敌人的炮击又渐渐猛烈起来。难道是我们所在的位置被敌人的炮兵发现了?土坡后面的斜坡上也开始有敌人的重型炮弹不停地落下了。每次炮弹落下时,地面都随之震动,感觉到全身都要摇晃起来,特别是炮弹落到离土坡较近的地方时,土坡上的沙土从上面落下来,砸在头上,像下雨似的。在我们本部附近也有几名报社记者,其中有的记者十分认真,甚至跟其他同行抢着去土坡下面比较安全的一个

### 不二“抚摸”的坦克

平中下后,不二坦克回和音好然,战事峰谷于加武因,来以天和而罪军姑善博,面言派去舞,寒人只一直应古战高。下书不继于叁位团,的或米百三西也达非从慈慈,肥对能能能能能能。而大就其至



与步兵一起突破敌阵

角落,进行现场记录和体验。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了敌人的炮击有多么的猛烈。傍晚时分,正当敌人在猛烈的炮击时,远远地从后方传来合唱国歌《君之代》的声音,随之还传来高呼“万岁”的声音。发生了什么事呢?派人去看了一下,原来是在送别山田部队的工兵敢死队。他们要跟战车一起去南京中华门执行爆破的任务。全体部队面对皇宫的方向,跪地朝拜,齐唱《君之代》。去的人和送行的人面对面举起酒杯,高呼三声:“万岁!”多么雄壮的场面啊!我一边听着报告,一边禁不住热泪盈眶,深受鼓舞。我想,一起去吧!跟工兵一起无论到哪里都无所谓,绝不能让工兵独自去冒生命危险啊!

### 得到部下负伤的消息

敌人的炮击越来越猛烈。不知什么时候夜幕已经笼罩了四周。从黄昏的黑暗中飞速驶来了两辆战车,是留着与凯撒大帝一样的翘胡子的佐野伍长。佐野伍长一下车就走过来,交给我从前天夜里开始在牛岛部队效力的畝本中尉的报告。

“畝本队和宫川队今日正午稍过一点平安抵达指定的地点,已经与牛岛部队取得了联系,即将接受牛岛司令部的指挥,全体官兵士气旺盛。”

但是我发现佐野伍长神色紧张,欲言又止,于是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畝本中尉让我一定不要说出来,可是我想……”他接着补充说,“事实上畝本中尉到达牛岛司令部那里的时候,因为司令部在高地上,所以畝本中尉下了战车想到司令那里去报到。正在这时,敌人集中炮火开始射击。中尉的脚、手腕、眼睛等好几处被敌人的炮弹碎片击中,大约30分钟前被送到后方去了。这个报告是在送往后方的途中,他口述由别人记录下来的。以后由宫川准尉指挥。他说受伤的事情务必不要告诉您。”

手下的军官如此懂事,自己受了伤差一点就丧了命,却仍然想着别让自己的长官担心,想来真是让人潸然泪下。

“有谁去照顾他吗?”我问。佐野伍长回答说:“好像是上等兵崛田,不是太清楚。”“如果没有去的话,赶紧让他去吧!”佐野伍长回答说:

“是!”然后回去了。

今天晚上是一个寒冷彻骨之夜。敌人的炮弹一刻不停地飞来。虽然大家都冻得打颤,但是为了安全,我传下话去,让大家坚持一个晚上,不要生火取暖。大家没有办法,一起躲在土坡下,蒙着外套,相互紧靠着,一夜未能入睡。就这样,12月10日的黑夜在敌人的炮声中过去了。随着夜色的退去,轰隆隆的炮声也终于减弱了。

11日凌晨,从司令部那里派出一支小分队,任务是了解左翼队方面的情况。司令部顺便让前来的参谋借调一辆战车,于是我让前田大尉去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前田大尉回来了,带来了畝本中尉负伤的详细情况。畝本中尉下战车的地方与司令部之间大约有一百多米远。在向前走了二三十米的时候,脚上首先被弹片击伤,畝本毫不畏惧,继续前进,不久肘部又被弹片打伤。他拖着伤残的身体爬上斜坡,到司令部报了到,完成了任务。就在这一瞬间,敌人的炮弹碎片又飞进了他的眼睛里,刹那间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尽管如此,中尉仍然沉着地把部下叫过来,自己口述,让别人用笔记下了前面的报告。我听着部下的悲壮故事,黯然神伤。从10时左右开始,战场显得比较平静,敌我的枪炮声都有所减弱。我们所在地附近几乎不再有敌人的枪弹射来。昨天晚上被选作敢死队的工兵来到我们所在的平地上,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烟雾弹和炸药的试验。下午3时左右,派去坂井部队司令部联络情况的宫崎军曹回来了,他说:“到明天凌晨5时,可以不用去领受命令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

### 第一次与南京城近在咫尺

但是,我总觉得前面的情况会突然变化,所以命令后面的主力部队在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时准备好随时前进。我自己带领一支小队向前进发。吉泽曹长和宫崎军曹引爆了敌人的地雷之后,公路上留下了三个深约两米的土坑。工兵正在填埋前方约十米远的反坦克壕沟。再往前约十米远就是安德门。二三十名步兵和工兵正在费力地试图打开那扇铁门。铁门大约高四米,宽两米,非常结实。两边是钢筋水泥铸成的围墙,往两边的远处延伸而去。围墙上面是敌人坚固的阵地。我命令先头的

两辆战车去撞开铁门。两辆战车开足马力用力一撞,没想到铁门“咣当”一声被撞开了。满脸是汗的步兵、工兵们欣喜万分:真不愧是战车啊,一下子就撞开了。我派人去叫战车队的的主力,然后登上围墙观察。数十个支那兵满身是血,战死在围墙的阵地上,惨不忍睹。从围墙阵地向北眺望,硝烟弥漫,隐约可见城墙,那的确是南京。期待已久的南京城第一次近在眼前,一种按耐不住的心情油然而生。战车队主力到了,我派头师小队开路,开赴安德里。时间是11日下午4时30分左右。

战车队一出发,步兵也迅速追了上来。走过一段约一公里的崎岖不平的长长斜坡,来到了向正北方向直通南京的公路。这条公路从芜湖、板桥镇方向延伸过来,在这里形成一个丁字路口。丁字路口附近有五六户人家,这就是叫做安德里的村落。从丁字路口向左拐是芜湖,向右拐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南京。我们拐向右边走了约五六百米,打头的头师小队遇到了敌人猛烈的攻击。道路左侧是缓缓的斜坡,地势渐渐变高。敌人的炮弹越过道路,全都落到了右侧的洼地里。前方100米远的地方有宽约四米的反坦克壕,于是工兵小队及时赶来了。我们暂时把战车停在左侧高地脚下一处可以躲避敌弹攻击的地方。

炮声一直没有停止。我下了战车,爬上左边的高地观察情况。地上长满了深及胸部的茅草,我不停地用双手拨开茅草,终于到达高地的顶端。冬日的白天尤其短暂,日头已经落下去了,周围已是一片薄薄的暮色。高地的西边约五十米的地方还有一个更高的山包,在那里有三四个像是士兵的黑影。我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手里握着军刀和手枪,屏住呼吸。黑影渐渐地向这边走来。近到大约只有15米的地方时,我听到他们的谈话声才知道是日本兵。我急忙喊:“喂,是谁?”他们吃了一惊,忙止住脚步,然后一边吵吵闹闹地讲话一边走近了。原来是我军步兵派出去的步哨。

“前边还有我们的人吗?”

“好像已经没有了!”

“敌人怎么样?”

“前面山峰间星星点点的就是敌人的阵地。”

的确,在前方五六百米,与这座山头平行的山峰间,有敌人隐蔽的机

枪阵地。敌兵不时地在山头上往左右两边移动。在北方,远远地可以看见南京城南边城墙的西半部呈“一”字形排开。右前方是雨花台一带不算很高的高地,我从高地下来返回战车所在的位置。稍后出发的工兵敢死队已经到了,正在公路右边的一家房屋后面集合。我去和工兵指挥官商量一起突进中华门的事情。他说:你们战车队要去的话,随时可以去。听他这么说我很高兴,再去和后面的步兵中队长商量一下。中队长不同意,他说,因为部队长还没有命令,所以不同意。只有战车队和工兵的话不能确保夜间的行动和扩大战果。于是我们只好搜索前进道路上的敌情,继续做突击的准备工作,等待时机。我决定暂且退到警戒和给养都很方便的后方500米的安德里村落休整部队,于是调转车头,返回安德里,在路西侧一所最大的像庙一样的房子里安营扎寨。接着,我乘上战车,一路沿安德里至板桥镇的道路去谷部队司令部报告战况。

### 香烟和罐头礼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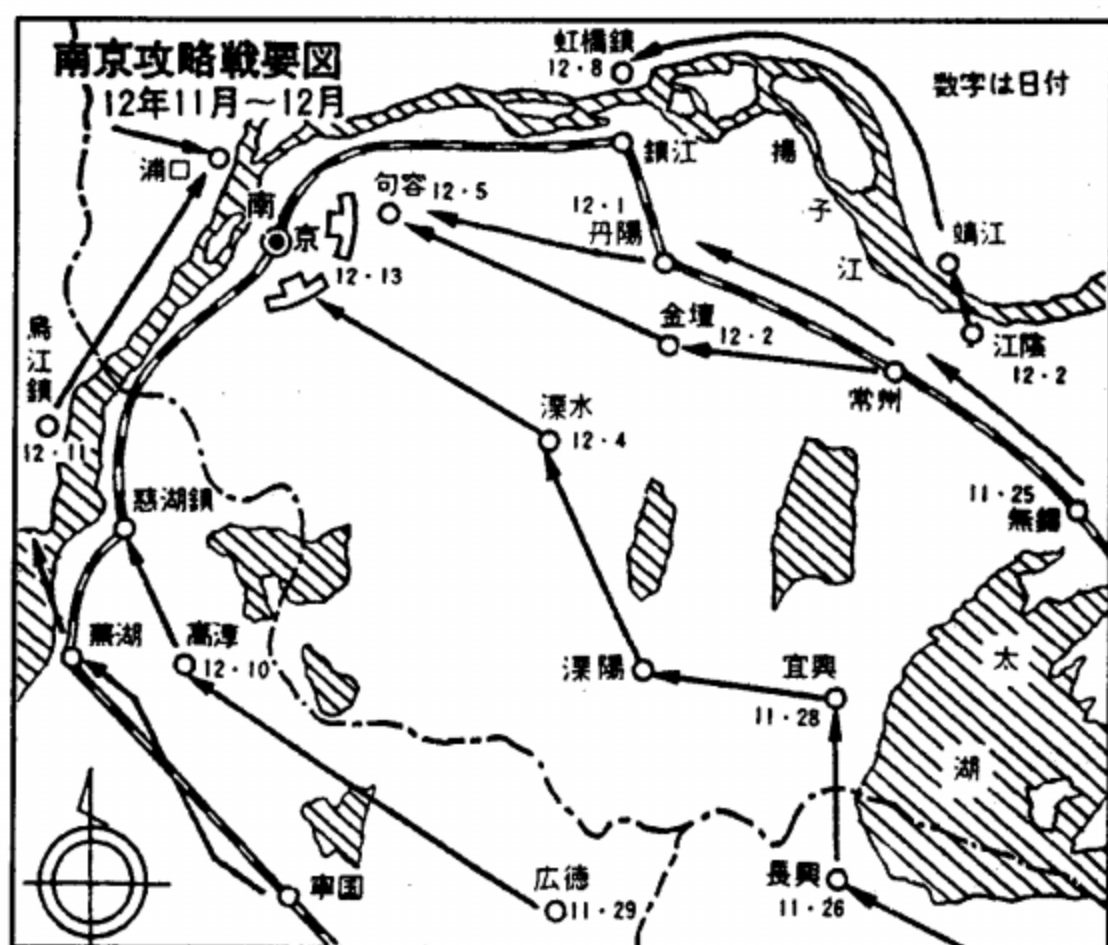
从安德里向南约三百米,又有一扇铁门。本想再用战车撞开,可是铁门里面堆起了一座高约三米、长约三米的大土堆,无论如何也打不开。铁门两边是高地,好不容易登上陡坡,看到铁门后面二三十米的高地旁边聚集着五六十个步兵。走近一看才知道,原来是以前就熟识的驹泽少佐的大队本部。驹泽的鼻子两侧贴着膏药,“哎呀!”我禁不住叫出声来。“你怎么啦?”驹泽少佐苦笑着说,让敌人的步枪子弹从鼻子右边穿到左边去了,但是奇迹般地没伤着骨头,也没伤着别的地方,没什么大不了的。

“简直像头牛似的,可以在那儿穿个鼻栓儿牵着走啦!”我一边开玩笑一边告辞,然后继续往前走了约两公里。公路上挤满了炮兵,道路左侧有被烧毁倒在一边的汽车,一问才知道,原来那是被敌人炮弹击中的大阪朝日新闻社的报道车。

穿过乱七八糟的炮车和人马,突然发现在公路上有几辆战车。一看标记马上就知道是自己的部下,是8日以来派去左翼牛岛部队协同作战,从东善桥赶来的畝本、宫川两队。打头的战车长叫来了宫川准尉。宫川准尉报告了8日以来的战况、畝本中尉负伤的事情和有关今后的行



动等情况。我想反正往后这支部队前进的方向跟我们行动的方向一致，可以从现在起召回这两支部队。于是我对他们说，马上去司令部联系一下，然后就去了谷部队司令部。



南京攻略战要图

我在公路上下了车，徒步爬了 200 米的山坡，到达位于半山腰的谷部队司令部。在三四十坪的农家院落里摆满了电话机，也挤满了通信兵。有人把我带到参谋室，向在坐的参谋们报告了我近几天的行动和我所了解的敌情。参谋把敌人的情况在地图上一一做了标记，还有一些我军没有夺取的据点也做了标记，并作为下一步我军的作战目标。有人又把我带到了部队长的房间，我又将情况重复报告了一遍。部队长显得格外高兴，问我说：“你有香烟吗？”我回答说：“快没了。”部队长听后从架子上拿出三包“鲁比库因”牌香烟递给我，我高兴极了，这回我可有东西分给部下了。这时部队长又说：“再给你点吃的吧。”说着又拿出了三个桃



脯罐头递给我说,“把这个拿走吧。”这简直让我不胜惶恐。

我拿着香烟和罐头返回了安德里。不一会儿,宫川准尉也带领两个小队回来了。两天未见的战友们高兴地相互握手问候。我派出三辆战车分别在敌人通过的公路上、我们的后面,以及西面担任警戒,让其他战车在路边成排的支那房屋里休息,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因为离敌人太近了,所以派人在余家凹的部队那里做好饭带过来。晚上9时左右,西边的小高地上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是敌人的反攻。敌人的炮弹甚至穿透了我们所在的房屋的土墙,让人心惊胆战。但是,如果让战车晚上去进攻的话反而会陷入敌人的圈套,于是我们坐在战车上等待着敌人的到来,如果他们真来了,我们就将他们歼灭。站着的话很可能被敌弹打中,所以屋里的人都趴在地上,就连在场的记者也趴在地铺上整理报道。我知道支那兵的突击会在稍微接近我们之后胡乱放一阵枪,吓唬吓唬我们,如果我们不逃走的话,他们就会打消继续进攻的念头,班师回营。我曾经有过好几次这样的经验,于是置之不理。果然不出所料,30分钟之后,敌人的枪声停止了。但是仍然能听到在西南方向有激烈的枪声。出来一看,原来许多地方都燃起了大火,火光一片通红。这很自然地使敌我的战线暴露了出来。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地方就像楔子似地夹在敌我双方的阵线之间,在敌人面前暴露无遗。

敌人的反击部队撤退之后,宫川队的下士官交给我一封信,说:“江口中佐说把这个交给您。”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你不请客吗?”我想了一下,好像没什么可请的呀?这时我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大每的松尾邦藏君到达报社的兵站后送给我的一升瓶装的日本酒。翻出来一看,还剩半瓶左右,于是准备了一辆跨斗式摩托车,派上等兵大泽跟我一起去司令部。发动机的排气声划破黑夜的寂静,响亮地在四周传开来。果然,前面的敌人阵地响起了枪声。敌人的枪弹“嗖嗖”地从头顶掠过,我们直到进了安德里以南300米的铁门之后才放心。这时候门内侧的土堆已经被挖开了,通行自如。到达牛岛部队本部时已经是12时左右了。江口中佐已经睡下了,但他坚持要起来,一起喝了一个多小时。临走的时候他说:“我军计划明日拂晓时分实施炮兵的破坏性射击,让步兵趁着暮色突入城墙。”我一边想着,“那今天晚上可得好好休息一下了”,一边按原路返回。

## 敌首都的最后日子

### 两千罐汽油的缴获品

“哗啦、哗啦，叮当、叮当”，外面骚动起来。我睁开眼睛一看表，是6时40分。向飞快起身站岗去的士兵那里一看，原来是友军的炮兵正在进入阵地。我不想我们战车队落在炮兵队的后面，所以立刻命令部下做好前进的准备。

12月12日早上7时左右，全队整队出发了。头师见习士官的部队打头阵，后面依次是前田队、井上队、宫川队。很快我们就驶过了昨天晚上挨了一顿敌人炮弹的地方，沿着左边的高地往左拐，向前走了100米左右，发现昨天晚上报告过的敌反坦克壕已经被工兵完全填平了。道路在这个地方向右拐向正北，直通南京。道路的左边零零星星点缀着一些小房子。从拐角处再往前走100米左右，在道路右边有一户用砖墙围起来的较大的支那房屋。头师小队、前田队在公路上一边战斗，一边前进。右边高地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我先把战车开到那家支那房屋的后面，然后下了车，从围墙上只露出头向外观察敌情和地形。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右前方的高地，那么头师队和前田队的战斗就应该更容易一些。于是我派井上队向那里前进，之后我去那家支那房屋里查看。让我吃惊的是，房屋里竟然堆着两千多罐汽油。“太好了！”我急忙拿出军刀，在房子砖墙上刻下：“12月12日8时，藤田战车队已占领此处。此处有汽油。”我龙飞凤舞地刚刚刻完，敌人的炮弹就在我背后40米的地方爆炸了。“轰、轰、轰、轰”，连续响了四声。一股股黑烟连带着无数沙尘弥漫在天空，连房屋的四壁都被震得轰轰作响。哎呀，是不是敌人开始盯上我们了？刚想到这里，在我们前面约五十米的地方又连续落下了十余发炮弹。这次可以肯定我们真的被盯上了！

因为所有的炮兵在射击的时候先要测定一下射击距离，第一次如果射远了，下次就会往近处射击，把目标锁定在远近两次射击之间，以此来确定射击距离，最后才会进行有效的射击。正好此时来自福日报社的小泽君和田中君也在这儿，我向他们解释了其中的缘由，然后说：“我是军

人,不能胆小躲藏,你们是非战斗人员,快去安全的地方吧,而且这家支那房屋里有2000罐汽油,万一被炮弹击中,我们就都完蛋了。快点到那座桥下面避一避!”

正好在房子后面约三十米的公路上有一座钢筋水泥建成的桥。经我这么一说,两个人面色苍白,急忙往桥的方向跑去。不一会儿他们又跑回来说:“水满满的,下不去。算了,我们就在这里待着了!”两个人一脸悲壮。我本想也躲进战车,但看到两个人吓得面色苍白,又有些不忍心,就陪着他们一起蹲在围墙后面。然而,敌人的炮弹很知趣地渐渐向前方延伸下去了,我这才放了心。这时,突然一阵饥饿感涌来,我才想起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不曾吃过饭,于是让驾驶战车的上等兵饭山拿出饭盒,在战车外面吃起了饭。然后跟蹲在我战车里的东京《日日新闻》的栗原君说:“喂,你不下来吃吗?”他没搭理我,可能是被敌人的炮弹和机关枪的声音吓坏了才不下来的吧。他在战车里取出照相机很钦佩地把我吃饭的样子拍了下来。

### 期盼已久的南京城墙

井上队已经占领右侧的小高地,并展开了进攻,所以公路上的敌军纷纷逃跑了。头师小队一马当先追击他们,前田队紧随其后。往前追了五六百米,被一个村落挡住了。穿过村落再往前两三百米的地方排满了房子。越过正对面的房顶往前看,可以看见呈“一”字形的南京城墙。偏右一点耸立着雄伟的南京城南门城楼。在我们右手一带,高约二三十米的小山坡连绵起伏,在远处500米的地方与城市的房屋连成一片。左边有一座像城堡似的雄伟建筑,下面有个信号所,看来是个火车站,停满了货车。再往前四五百米的地方挤满了像学校一样的建筑物,对面是低矮的小高地,再往北是一片水田。越过水田七八百米的地方被迎面的城墙隔断。右边的高地就是有名的雨花台,满山遍野都是枪声和呐喊声,有许多子弹飞到了我们这里。我们的战车也向那个高地背面猛烈扫射。我让宫川队去左边的高地,难波军曹无所畏惧地坐在战车顶上,紧跟在宫川队长后面。

“喂,你小子赶紧给我进去!”

宫川准尉骂道，他这才进去。这时步兵还没有跟上来，过了一会儿才赶上来。头师小队早就冲进前面的村落里去了，前田队紧随其后。我在道路右边的支那房屋后面下了战车，指挥部下向右侧高地方向射击。过了一会儿，就看到雨花台的敌军开始匆匆忙忙地往山下跑。我大喊一声：“打！”井上队的战车集中火力，对准在雨花台后面逃跑的敌军一阵猛扫。落荒而逃的敌军被我们的机关枪击中，纷纷从斜坡上骨碌碌地滚了下来。一部分步兵也出现了，迅速占领了道路右侧房屋边上的敌人阵地，开始与战车队一起射击。左侧火车站附近也出现了一队敌兵，鬼鬼祟祟的，大家暗自好笑，一起开枪射击。

但是，雨花台高地还是有许多敌兵在猛烈射击，使后面三四百米远的空地上的步兵无法前进。我带领一辆战车向那里的敌兵一边射击，一边着急地从战车里探出头来，大声向步兵喊道：“现在还不能前进吗？如果不行的话，我们要先往前走了！”

话音刚落，步兵中队早已冲到下一所房子的前面。我想已经不用我再打了，就返回了原来的房子。回来后发现，院子里有五六匹支那兵的马。环顾四周，敌人走得十分匆忙，各种军装、吃剩的米饭，还有餐具、书籍、文件等，散落得到处都是。工兵敢死队也来了。因为与前面的街道之间只有两三百米的距离，所以敌兵的子弹像雨点般飞来。我命令身边的战车面对雨花台的方向，在道路右边排成一列，为工兵组成一道屏障，使步行的工兵能够沿着战车屏障后面突进。步行的工兵终于躲在战车后面纷纷钻进南京城外的那条街道。看到工兵敢死队都进去了，我也带着井上队进了城外的那条街道。这是一条十分狭窄的，勉强能容纳两辆战车并排前进的街道。后面传来激烈的炮声，就像在耳边爆炸似的。其中一枚炮弹正打在我们的头顶上方，爆炸的炮弹把上面的电线杆炸断了，街道边的电线乱七八糟地掉落在路上。这可不得了，如果电线被我军炮弹击中可不行。于是我命令战车驾驶员把日章旗绑在附近的电线杆上。因为出现了日章旗，敌人的机枪从城墙那边对着日章旗进行猛烈的射击。

我们从扛着登城用的梯子、拿着爆破用的爆破筒、拥挤在道路上的工兵敢死队的身边离开了狭窄的街道，又来到一条宽约十五六间的大路

上。迎面是一座雄伟的城门，中间一个大门，左右各一个稍小的门，三个门都紧闭着。中间大门拱顶上的墙壁上，写着四个蓝色的大字：“誓复仇敌。”城墙上是三层的巍峨城楼。啊，这就是我们日思夜想，在梦里见过的南京中华门，我抬头凝视了许久。



进攻中华门的藤田战车队

这时，头师队和前田队在公路上排成菱状队形，从城门前约四十米的地方，向城墙上的敌人展开猛烈的射击。这时应该是12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我也立刻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开始射击。城门前，河上的桥被完全炸毁了。敌人的机枪从城墙上像疾风暴雨般直射下来。我为了全盘指挥，又把战车开进原先走过来的那条横向马路（敌前100米的地方）。为了迎战后面雨花台方向的敌人从背后的进攻，我命令井上队的一部分兵力去那个方向阻击敌人。前田队右侧的街道上也是满是敌兵，我让一部分兵力去了那里。宫川队也来到了我队正在战斗的那条马路上，我命令他们向左前进，支援左翼队的作战。就这样，战车的射击使狭窄



的道路上很快就堆满了敌兵的尸体。过了正午时分,敌我双方就这样僵持着。我们若射击,敌方那边就安静下来,我们的射击稍稍减弱,敌人就开始猛烈地射击。我们集中炮火向城门附近猛轰,城楼在我们的炮火中渐渐被炸塌了。

### 悲壮,工兵敢死队全军覆没

时间应该是快到中午 12 时了。友军的三架飞机前来轰炸。炸弹落在城门外支那兵所在的一栋房屋附近,顿时黑烟滚滚,直冲天空。中华门一带笼罩着团团黑烟。可能是被爆炸的浓烟吓坏了吧,原本在城墙外那个据点的敌兵开始沿城门从左向右逃跑。一个也不能放过啊!大家一边想着一边集中火力向逃跑的敌兵射击。无论敌兵跑得多快,都在我们的炮火中“扑通、扑通”地倒下了,就倒在城门前面,眼看着就有四五百具敌兵尸体堆积在了那里。只有一个敌兵在慢悠悠地走着。奇怪的是,子弹一直没有打中他,直到最后走到中华门东侧时他才倒下。这才是真正的全部歼灭。因为城墙上的敌兵好一会儿都没动静,所以我们工兵敢死队的十名战士乘机抬来了架桥用的长梯。敢死队的勇士们走过战车排成的屏障,来到战车队的最前面。正当他们刚刚把半截长梯伸到河面上时,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阵雨点般的机关枪弹。勇士们就那样伏在那儿动弹不得,连喊一声“万岁”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敌弹击中牺牲了。突如其来的枪弹让人难以置信。勇士们虽然死了,手里却仍然紧紧握着架桥的长梯。从距离不到十米的地方看到这一情景,我的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自己拥有二十多辆战车,却让这些勇敢的工兵白白牺牲,心里充满了深深的自责。然而后面的工兵敢死队仍然严阵以待,准备从道路上出发。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是咬紧牙关准备决战。尽管他们亲眼目睹了第一批敢死队员的牺牲,但是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死亡已经不重要了,完成任务才是第一位的。工兵们英勇无畏的身姿在我的眼里就像超越死亡的神兵。我想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只会重复同样的命运,所以让工兵中队长先不要强行进行第二轮架桥,等我派战车去消灭敌人的侧防机关枪后再架桥。这时,步兵部队也正好到达后方,我让步兵的大队长在后面的一栋楼房的二楼上架起机枪协助战车队。



12时40分左右,从宫川队传来报告说:“我军步兵已经占领南门和西南角之间的一段城墙。”我走出房间,到最北面向对面的城墙观望,果然,我军步兵在城墙上架起了长梯,正一个个地往上爬呢!城墙上,日章旗在左右挥舞。看到这些,我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敌人首都南京城头上升起了日章旗!我眼含激动的热泪深深地凝望着。等待这一瞬间已经太久的后方将士也一定像我一样眼含热泪凝望着日章旗吧!他们一定还在问,现在已经打过去了吗?这是真的吗?突如其来的幸福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城墙上传来激烈的枪声,有的士兵刚刚爬上城墙就骨碌碌地倒下,不见了身影。从枪声判断,我军遭遇了敌军的猛烈反击。作为战车队,我多想跟步兵一起登上城墙挥舞日章旗啊!但我们战车队的任务是以装甲和火力协助步兵的战斗。我们战车兵应该满足于当幕后英雄,满足于为别人铺路,做一些不为人知的贡献,而不应该抛头露面。我想,多亏了战车的掩护,步兵才能以最小的牺牲登上城墙,也多亏了战车,才把敌人赶下了中华门。城墙外的敌人也主要是由宫川战车队扫荡的。想到这些,我满足了。实际上宫川队是单独向那个方向用机枪或掷弹筒攻击并追击敌人的。后来才听说,他们使用了掷弹筒和烟雾弹,敌人误以为是毒气弹而仓皇逃跑了。

但是中华门敌军的抵抗却相当顽强,步兵分别把机关枪和大炮架在房顶上协助战车队,可是不到一分钟的工夫都被敌弹打倒了。我们根本插不上手,也根本不知道敌弹是从哪里射来的,等占领之后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敌人是从城墙上往下挖洞,在墙体上挖开枪眼,子弹就是从那里发射出来的,这在战斗中我们是根本发现不了的。此时的战场已是一片混乱,敌人瞄准我们战车队射击的机关枪、我们战车里的机关枪、从我们后面瞄准城墙射击的我军炮兵的炮弹,还有出现在我军背后的敌军的射击,以及打击这些敌军的我军后方步兵的火力等等,简直就像被包围在四面八方的炮火之中。战斗就这样持续到傍晚,战车队用尽了所有的子弹。前田大尉从战车里探出头来,瞪着眼咬着牙喊道:“队长,怎么办?!”

“等一下,等一下,车斗马上就来了,再坚持一会儿!”

说着,我让山本准尉拉来车斗,用自己的战车给各辆战车补充弹药。深夜0时30分左右,敌人从我们后面猛烈射击。正在中华门前的浓烟

中拍摄战斗状况的福日报社摄影班成员桧山君被炮弹击中牺牲了。他半边脑袋被打碎了，场面惨不忍睹。福日报社的田中君和小泽君把桧山君的尸体抬进街道旁的房屋里，抱在一起痛哭不止。我决定多派一些兵力把他们送到后方去。就在这个时候，派去给各战车补充弹药的我的战车驾驶员上等兵饭山回来了，他手腕上、脸上及其他五处被敌弹击中了。我吃了一惊，急忙问：“没事吗？”他说：“没关系！”于是我让看护兵给他缠上绷带，并叫来清水伍长驾驶战车。

### 终于占领了中华门

派到雨花台去攻击敌人后方，保障我们战车队后方安全的井上队的一部分兵力在凌晨2时左右回来了，并且缴获了敌人两门反坦克炮。这是配置在我们战斗过的南京城南门外大路南端的两门大炮。敌人原以为我们会沿大路南下，所以在那里用土垒成炮兵阵地，配置了大炮。没想到井上队出其不意地从后方展开进攻，敌军于是丢弃了反坦克炮逃跑了。如果我们沿大路继续前进的话，肯定至少有四五辆战车会被大炮击中吧。而我们的先头部队头师小队取近道悄悄抵达了中华门前，因而毫发无损，想想真是幸运，真让人惊讶。在水阁东边损失了四辆战车而一直士气低落的井上中尉一下子来了精神，终于报仇了！凌晨3时刚过，我军炮兵抵达雨花台北面，他们让我们战车队先撤到一边，为他们让出一条通往城门的突击道路。我说：“如果我们战车闪开的话，敌人的攻势会重新猛烈起来的。那样不行！”

“那我们正好可以打呀！”

于是我把战车先撤到一边，把道路中央让了出来。我们的炮弹击中城门，城门却纹丝不动。果然不出所料，战车刚从正面闪开，敌人的炮火就从城墙上猛射过来。我军炮兵受到敌人枪炮的洗礼，最后不得不放弃射击的念头。

这期间，在中华门和西南角之间的城墙上占领据点的步兵，逐渐扩大了据点并站稳了脚跟。步行抵达战车队正前方的工兵也终于在河面较低的地方成功地架起了桥，并且到达了城门前。日落之后，中华门终于被我军步兵控制了。就这样，敌军首都南京的中华门一带逐渐为我军

所占领。12月13日拂晓,附近已经没有了敌人的踪影。日落时分,宫川队来人报告说,难波军曹的战车在城墙西南角附近碾压上了敌军的地雷,被炸翻到河里了,军曹和驾驶员不省人事,已被送到后方去了。这是我们最后的牺牲。我们的战车队因为要等到工兵们把中华门前的桥梁架好后才能前进,所以当我们突入城门的时候,步兵的一部早已占领了城墙,我们的到来已经显得很迟了。

12月13日早晨,步兵部队的主力从中华门进入南京城。这个时候,中华门附近的城墙上早已不见敌兵的身影。通过中华门涌入城内的步兵们纷纷登上城墙高呼“万岁”。但是,无论在哪个支部队都能看到用白布裹着战友的遗骨挂在胸前的士兵。他们登上城墙,首先面对战友的遗骨说几句话,然后把遗骨高高举过头顶高呼“万岁”,眼里都闪动着泪花。其中也有的士兵泪流满面,用颤抖的声音高呼“万岁”。曾经多么想夺取南京,站在敌人首都的城墙上,一遍遍地高呼“万岁”啊!战友们被这样的愿望所驱使,不辞辛劳,终于坚持到了今天。但是现在站在城墙上,眺望着南京城,心里真的只剩下“万岁”这两个字。想起一个个逝去的身影,多么想让你们也来喊“万岁”啊!想必你们如今也只有“万岁”这两个字吧!虽然心中只有这一个词,但也要大声喊出来,一吐心中的遗憾!你们这样的心情我很理解。现在南京已经陷落了,你们也喊“万岁”吧!我来替你们喊,你们听着吧!大家就这样一齐高喊“万岁”。后来我跟某个人讲了当时的情景,这个人作了一首诗送给我。

背负战友的遗骨,  
如今,南京城已夺取,  
你们也高呼“万岁”!  
高呼一声“万岁”!

这首诗很好地体现了士兵们的心情。

战车队穿过南京市区,行进到扬子江畔的下关。在北门一带,敌兵的军装、武器、弹药散落了一地,几乎无法插足,可见敌兵的逃跑是多么匆忙和慌乱。好像有许多支那兵根本来不及逃走,脱下的军装扔在那

里,然后换上便衣装扮成了平民。果然,后来在难民所里每天都有数千名穿着平民衣服、装扮成平民模样的支那兵被甄别出来,这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猜测。

[昭和战争文学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昭和战争文学全集(2)——向中国进击》,  
集英社(东京),1964年9月30日。]  
(魏高修 译 叶琳 校)

### 3. 藤村谦回想录

**编者注:**藤村谦,1914年12月任日军炮兵少尉,1923年12月入日本陆军大学,1937年7月任日军第六师团野炮兵第六联队长,炮兵中佐,1945年6月任日军第三五一师团长。

(前略)

#### 担任第六师团炮兵联队长的感想

(中略)

三、师团的作战指导方面。师团平时都常设有该科目并一直在进行研究,这是很好的,但是军的统帅却是处处显其拙劣。

军在南京攻略战中的统帅是有名无实的。我军从嘉兴沿公路往南京前进,途中一派无秩序状态。命令不能适时下达,交通道路既无统制也无整理,一条公路上挤着三个师团,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往前赶,其混乱状况难以言表。这样做自然导致了部队相互混淆。有时部队一停就是半天,想往前挪半步都不行,这种事情也不知发生了多少次。特别是车辆部队前进之困难更是难以表述。如果支那军有优势的航空部队前来轰炸的话,那损失可就大了。

另外在攻击南京时,更是不加管制,放任各部队自行其是。

四、在对支作战时,由于军没有能够随着第一线的进展设置兵站机构,第一线部队不得不靠征缴物资来保障给养。但是因为当地居民都逃走了,所以不打招呼就使用当地居民的物资也是迫不得已的。

因此,一般部队养成了掠夺之风,加上又染上了恶习,给皇军留下了

污名。其原因在于最高统帅的无能。

抛开军统帅的问题不谈,日本国民教养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暴露无遗,掠夺、强奸、无辜的杀戮、纵火烧房等重大犯罪很容易就实施了。

想起来,这种状况的发生,仍然主要应该由最高统帅来负责。这些人的犯罪行为完全败坏了皇军的名誉。

注:以上主要是本人在对支作战初期担任第六师团炮兵联队长期间,从永定河渡河作战、保定作战、杭州湾登陆、南京会战、安庆汉口作战、南昌会战等战斗中所得到的感想。

(下略)

[日本复员局资料整理课编:战史资料之三

《藤村谦中将回想录》,1954年2月。]

(雷国山 译)



## 4. 江南春远

赤星昂

**编者注：**赤星昂，1906年出生于鹿儿岛市，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1937年7月29日应征入日军第六师团步兵第四十五联队，任小队长。

(前略)

### 通往南京之路

—

以卢沟桥的枪声为开端，爆发了支那事变。当我们部队被迅速派往北支时，就有迹象表明，战火已不仅仅在北支，而是即将覆盖支那全国。不出所料，那年的8月15日，战火就燃到了上海。就在同一天，也开始轰炸首都南京，兵力也开始陆续调往中支那方面，终于很快发展成全面战争。

我们正在北支作战，通过情报大体上了解了整个时局的动态。当然，前线看不到报纸，因此不了解详细的战线动向，但部队的每个士兵都切身感到，局势日益告急。虽然有传言说，如果我们不在北平执行警备任务或许就能回国，可谁也没有把它当真。

船队前往木浦停泊。事情越来越明显了，毫无疑问，即将开始某个新的战役了。港口里停满了几百艘运输船及护航的炮舰、驱逐舰等舰船。不久，船队离开了港口。

我们并不知道船头朝着什么方向，但士兵中开始流传这样的消息，不久我们就要在中支某地进行敌前强行登陆。

果然，在杭州湾北岸断然实施了敌前强行登陆。

通常提到的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批准悬挂一些“百万日军登陆”的

广告气球一事,就是那时的事。时为昭和12年11月5日。

在那次作战中,我们部队是后续部队,未遇到敌军反击,所有成员都平安地登陆金山卫。

滩涂边,到处可以看到敌军遗留的阵地。

前线部队正以破竹之势继续进军,远处传来枪炮声,好像已经深入到内陆了。

第一次看到中支的风景,这和北支迥然不同。建造的房屋也类似于日本,开放式结构,不像在北支所见过的那般昏暗。不知为什么,就连树木花草的色泽也很鲜亮。

那天晚上,我们部队宿营在小河环绕的一个小村庄。

不知是否因为雨水太多,村子附近的河水都漫出了河道,使得所有道路都泥泞不堪。河面上到处漂浮着支那人和支那兵的尸体。

我军前线军官在这里作战时要脱下身上的军官制服,换上支那士兵军装。因为根据北支战线及其他战斗的经验,军官是敌军射击的目标,所以要避免这些事。

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不久又出发了。

这里连日阴雨,还时常下大雨,路况越来越差。

经金山、枫泾,前往嘉善。

我们感到吃惊的是,觉得这儿整个城镇看起来很富裕。当然,到处都见不到北支的那种凄惨的地方。尤其在此地附近住过一夜的那户人家,其奢华程度令人瞠目结舌。所有的家具都是黑檀木的,床上铺着昂贵的虎皮、豹皮。西式酒柜里井然有序地摆满了成套的英国造名牌器皿,并且还有书架、钢琴。让人想到这是个层次很高的上流家庭。或许几天前这里还住着人吧,桌子上仍放着喝了一半的咖啡。

还是在那户人家发生的事情。勤务兵重田小心翼翼地捧来一个漂亮的红色箱子,是方形的,两尺来高,他非常高兴地将各种私人物品放了进去。

第二天早上出发前,大概是舍不得那个箱子吧,重田正一筹莫展地抱着它时,走过来两三个士兵,他们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重田仍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有个士兵突然对他说：“重田，你，那东西是马桶啊……”

众人顿时哄堂大笑。

令人羞愧的是，我对那个箱子也是一无所知。如此说来，昨天晚上他还把我的饭盒小心地放进去了……后来听说，这一带是上海富豪们的别墅区。

在有座六层高的白色古塔的嘉善附近，显然仍保留着激战后的痕迹，到处可以看到弹痕累累的碉堡和战壕。

嘉善、嘉兴一带的道路两侧堆满了成百上千具敌人尸体，还有孩子般年轻的士兵尸体。这是火野苇平在《土与士兵》里所描写的激战之后的情景。

是战争麻痹了我的人性，还是我自身已经习惯了战争的惨状？总之，即使看到这种情景也激发不起特别的感受。

## 二

这是我作为尖兵小队长在进军湖州时的事情。

那天一早，浓雾弥漫，无意中往前一看，雾中有什么东西在活动。

难道是敌人？这样一想，浑身便立刻紧张起来。可仔细一看，走过来的是整整齐齐排成四列纵队的士兵，奇怪的是，他们手中既无枪也没刀，完全是手无寸铁。不一会儿，看到日本兵端着枪行走在队列的外侧。随着双方的接近，才看清楚这支队伍是当了俘虏的支那军人。人数多得无法形容。虽然只有几个日本兵看管他们，但我还是被这浩浩荡荡的队伍惊呆了。

在杭州湾大举登陆的日本军队袭击了上海的背后，切断了敌军的退路，从而捕获了大量俘虏。

我们不久就抵达石板之街湖州。

淋过雨湿漉漉的石板路美极了，但街道上看不到人影，完全成了一座死亡之城。

我们安顿在像是学校的二层大楼里。

次日，上街逛了逛，才发现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城镇。

看到一座似乎是警察署之类的建筑。随即走进这座大建筑物，看到



美丽的湖州风景，一个小小的村庄，墙上还挂着插在套子里的手枪，可以想象他们惊慌失措逃跑时的样子……

我们第三天从湖州出发，又要在太湖边的村子里住几天了。情报显示日本政府已决定要攻打南京，眼下正在和支那政府进行和平交涉。

如果战争今天就结束，不就可以凯旋了吗？士兵们连做梦都想着这件事，大家都很开心，他们的话语和脸上都洋溢着喜气。

可等了几天，美梦又破灭了。

又开始向南京进军了。

我们宿营在长兴城。

在这里，部队决定轻装前进，留几名士兵看管留下的部分器材、背包等行李物品。

不知士兵们从哪里搜来了支那酒，开始了含有送别意义的酒宴。

一般而言，鹿儿岛的士兵大多会喝酒，那是喝山芋酒锻炼出来的，海量者也很多。我的勤务兵重田一等兵也同样是个嗜酒如命的男人，他大概到深夜才回到我的住处。马上就要出发了，他却喝得酩酊大醉，我忍不住大声训斥他，命令他准备第二天的食物。

拂晓时忽然看到重田在房间的角落里一边用饭盒做饭一边哭泣，大概觉也没睡吧，饭烧糊了都没察觉……看他那可怜样，我又安慰了他。

在离长兴不远的地方，有条大路通向低缓的丘陵，大路两侧有几十

辆友军的卡车翻倒在地,有的仍在呼呼地燃烧着。友军的尸体散落在卡车附近,有的尸体上还穿着崭新的准尉军装。看着现场的悲惨景象,说不出是愤怒还是悲伤的心情油然而生,我们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

据说,敌军在这里袭击了正在追赶前线部队的运输队。不过敌军只是钻了前线和我部队之间小小的空隙而得逞的。

### 三

接近溧阳后,我们部队终于来到了前线。

敌军发誓要死守南京,在河南店的群山中构筑了坚固的阵地。我前线部队为了攻克这些阵地,已经耗费了三天时间。我第六师团决定协助此次进攻。小原部队的一个大队首先进入其左翼,进攻时我们中队位于最左边。第六师团士兵们的血在沸腾。中队趁着夜色,在看得见敌军阵地的小山坡上待机。随着深夜来临,12月初的寒气越来越寒冷彻骨,脚趾似乎要冻僵了……

为了御寒,我试着做俯卧撑,但毫无效果。时不时地透过冻透了的空气,听到前面山丘上传来的枪声。繁星在夜空中闪烁,刚迷迷糊糊想打一会儿盹,突然上面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听说决定在拂晓进攻,炮击一结束就断然实施突击。敌军好像已经察觉到我们的动向,我们在侦察敌军阵地期间,他们一直没停止过射击。击中树木的敌军子弹“啪嗒啪嗒”地四处乱飞,紧挨着我的米重伍长的左手腕就是在那时被子弹击穿的。可以看到前方小山丘上到处是延绵不绝的火力点,这处宽阔山丘的整个表面都成了阵地。

东方刚刚泛白,友军就开始炮击了。重机枪各自就位,准备掩护突击。

上面指示了我小队的攻击目标。

敌兵的身影在前方150米开外处的山中时隐时现。

从山脚到山顶有百余米,略显陡峭的山坡上寸草不生。

“突击前进!”

命令一下,重机枪顿时喷出了猛烈的火舌。

我不顾一切地飞奔出去。

在凹地调整了一下呼吸,终于要冲进敌阵地了。小队几乎排成一排朝着敌军阵地突击。

“冲上去!”

我记得大声喊过后,接着就拼命地奔跑。

我率先冲入山顶上的敌军阵地,敌军已经逃跑了。三三两两逃跑的敌兵就在前方……

我随口喊了一声“跟着我”,就紧随其后追了上去。

对面人工修筑的坡面直通山顶阵地。

已经追出去四十多米,忽然觉察到后面的士兵在大声叫喊:

“小队长,请回来!”

因为大家齐声大喊,我环视四周,才发现只有我自己一人朝着前面的敌军阵地奔去。

“糟了!”在打算返回时,前面敌军阵地上捷克式机枪的弹雨猛烈地向我射来。

敌军子弹“啪啦啪啦”地钻入脚下的土地,随即又“嗖嗖”地掠过耳边。

我开始跑,拼命地跑。眼前都是子弹激起的尘土。

我遭到两挺机枪的射击。捷克式机枪弹在身后呼啸着。我也不记得是怎么跑的,总之,好像途中跌倒过两三次。跑啊跑,好不容易才奔回自己人这边的山坡上。

我的部下都跑了过来,高兴地说:“没事了,没事了。”

但在山脊上,除了跟着我的田中分队长外,有三人负了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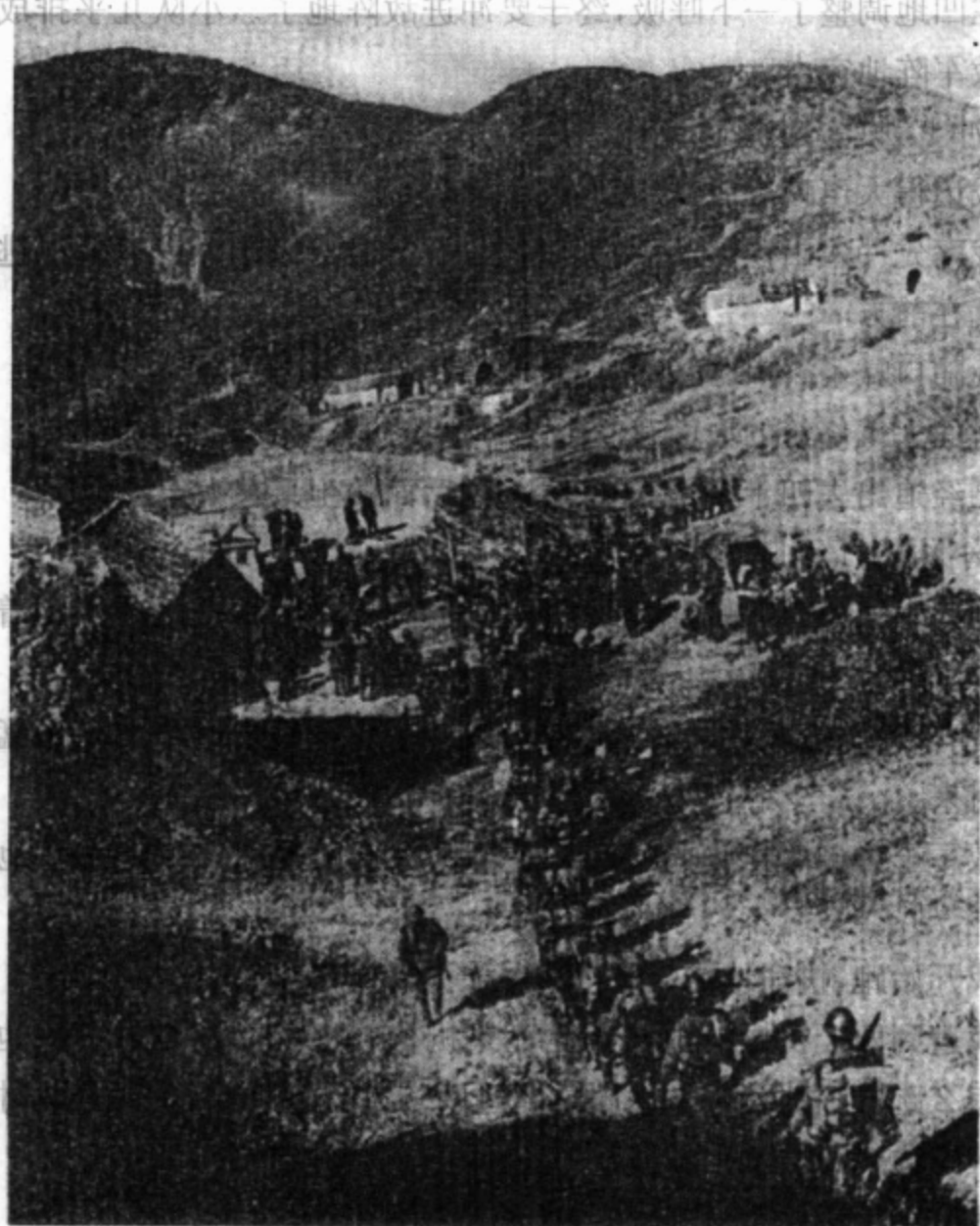
这时,我好斗的心一个劲地向上涌动着。

我自小就特别要强,不认输。记得上小学时,我和朋友江口顺治君等三人拎着气枪出去玩,江口君突然说:“你能用这支气枪击中自己的喉咙吗?”我说:“看好了!用这样的东西还打不中?有这样的家伙吗?”说完就很快用枪口抵着喉咙,用脚尖扣动了扳机,“扑哧”一声闷响,血喷了出来。用手指摸了摸,子弹在喉咙里滚来滚去。

我把子弹抠出来给他们看,江口君吓得手足无措,脸都白了。

医生的孩子见惯了这类事,我回到家,马上用碘酒抹上,作了简单处





“越过那座山就是南京”。奋勇进击的日本军。土脊山至卧理。至今我的喉咙上仍清晰地留着当时的伤疤。即使进了中学,我仍热衷于体育运动,是个全能选手。上早稻田大学时,我是橄榄球选手,不服输是我生来就有的性格。离题了。我让小队向右边移动,发现了死角。“跟上来!”说完就飞奔过去。我打算无论如何也要依靠自己小队的力量击退面前的敌人。就在我要跑出去的刹那间,传来中队长的训斥:“小队长,别乱来!”我冲动地怒驳道:“你说什么?!”说完就直奔下去,小队的士兵也跟着我

冲了下去。

这一带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个支那伤兵，其中还有正拖着瘸腿行走的。

顾不上那群家伙了。

我们立即转为攻击下一个阵地。

难道是敌军对我们的攻击产生了恐惧？现在抵抗也不顽强了，只是一个劲地往后撤。

到了中午，部队已将连绵数公里的山丘上的敌军阵地尽收囊中。

战斗结束了。中队长在集结部队时大声夸奖了我：“干得好！这座山丘就用你的名字命名，叫赤星山吧。”

总之，这是我们第六师团第一次与其他师团协同作战。由于这次战斗，“第六师团厉害”的名声在全军传开了。

以包围攻占南京为目标，我军右翼已逼近句容。我们这支左翼部队从湖州开始，就是大迂回前进。现在形成向北进军的态势，急速形成总攻击的态势。

开始了名副其实的夜以继日的强行军。傍晚有两个小时的大休整。吃了一份饭，饭盒里又满满塞了两份饭，留着路上吃，而且每行军一个小时，就短暂休息十分钟。早、中饭必须在十分钟内吃完。无法形容那种匆忙劲。但对大部队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在这短短十分钟之内同时休息，并同时出发的。实际情况是后面的刚要休息，前面的已开始动身前进了。

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有时一边走路一边大口吃饭盒里的饭。连续两三天强行军，连慢慢吃饭的空都没有。我们的身体累得像棉花一样瘫软着，腿僵硬得像棍子。如果碰上夜行军，多半是边行军边打盹。

在这种时候，一传来短暂休息的命令，大家就一骨碌地躺倒在路中间。因为都担心被部队落下，如果在路边什么地方休息，一下子会睡过头的。在路当中就不用担心这种事了，一定会被人踢醒的。

总之，要说什么最苦，没有比经受着疲劳和睡魔困扰的行军更艰苦的了。还发生过这样的事。大家多半因处于睡着了的状态，有时看不到前面的士兵，走岔了路，后边的士兵也就这样跟上来，等到惊醒时再返回

去。一个人跌倒了,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倒成一团,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一点也不稀奇。

在日本军队这样的快速追击中,敌军大概也慌了神,似乎仍在继续后退。

途经的村子里,还的确确实残留着敌军刚离开不久的痕迹。对不起,说句不中听的话,还遇到过这种事,遍地都是冒着热气的粪便,连脚都插不下去,我们戏称为“地雷”。到处都有这种特殊的“地雷”,欺人也太甚了。

经历过数次这种艰苦的行军之后,我们部队终于过了溧水,到达能看到远处的南京城的丘陵地带。城墙如同剪影一般浮现在薄雾中。部队在这里集合,听军官说明情况,随即开始侦察敌情。

这时中队第二小队长关少尉突然遭到敌军枪击,手腕被击穿。最终中队里只剩下我一个小队长了。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南京总攻击的态势正逐渐形成。

我们在渐渐暗下来的通往南京的道路边休息。神情严肃的士兵威武地骑在马背上拉着炮车过来了,威风凛凛的履带式战车轰隆隆地驶了



全军向南京挺进

过去,而紧随其后走来的是长蛇般的步兵队伍。我默默地看着这支长蛇般的队列,猛然打了个寒颤。

这长蛇般队列中的每一个人都怀着必死的信念冲向同一个目标。

这紧张的灵魂化作一颗子弹,不知是妖气还是魂灵?队伍如同巨大的生物,一边散发出异样的气息,一边在行进着。

即使在勇敢雄壮之中,也让人感到有种鬼气般的东西在逼近。

#### 四

南京就在眼前,敌军誓死继续顽抗,不分昼夜地反击、折磨着我们。宽阔的平地上到处修建了碉堡和暗壕,进攻迟迟没有进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步步将敌人逼向绝境。

12月12日,我作为尖兵小队长行进在扬子江边的堤岸上时,突然遭到来自前方碉堡的猛烈射击。

我们像跃入扬子江一样滚下堤坝,然后紧紧贴在堤坝的斜坡上,悄悄地伸头向前方的敌军看去,刚探出头,子弹就“啪、啪”地射了过来。

堤坝在前面百米处一分为二,碉堡位于岔路口的三角地带,对于敌军来说,那是个绝好的位置,到处都是掩体,敌军正从那里向我军射击。

阵地前面是块干涸的农田,比阵地低一些。这种地形就是想进攻也无法实施。

中队指挥班的鸟越军曹匍匐着越过堤坝斜坡传达了命令:“小队立即冲进前面的敌军阵地!”

我愤怒地斥责说:“在这种地形冲锋的话,小队会死光的。你好好看看敌军的情况!”

但我马上意识到,责备他也没用,因此打算向中队长提出异议。“如果无论如何要突击的话,明知全部死光也要突击的,但要仔细摸清这里的情况并向中队长解释清楚!”说完就让他回去了。

此时已是下午3时左右。

如果要攻击这个碉堡,从常识上说也要稍等一会儿,到黄昏时再攻击,或果断实施夜袭,两者择其一。现在攻击,无异于飞蛾扑火。

我原地不动地等待命令,但未从本队传来任何消息。

不久,夜幕降临,敌军阵地恢复了平静,听不到一声枪响。

本队好像也终于决定夜袭了。

小原部队长命令第十二中队实施攻击,中队长是田中军吉大尉。

让我们中队在原地担任预备队。

四周完全黑下来了。

进攻终于开始了。

机枪的掩护射击如狂风一般喷出火舌。敌军也再次展开猛烈反击。随后在敌我双方手榴弹的剧烈爆炸声中,第十二中队断然实施突击,最终夺取了敌阵地。但在这次攻击中,第一小队长和第二小队长阵亡了,另有数十人伤亡。我的预感不幸言中了。

部队决定继续追击这股敌军。中队这次成为第一线,我作为尖兵小队长行进在部队前头。

部队连夜穿过位于南京和扬子江之间的上河镇,沿着河边小路前进。突然遭到来自左前方村子方向的猛烈扫射。刹那间,野元上等兵阵亡,还有几个人负伤。

我们发现近处有一座欧式洋房,就飞奔过去。这是座三百来平方米的欧式两层楼房,非常坚固。其左侧50米外有条路,路上有敌军修建的壕沟。小队中的一个分队跃入那条壕沟中。

村子的入口在壕沟前方五六十米处。我们前面的路上架设着障碍物,路两侧是碉堡。

敌军从那里向我顽强地射击。因相距不远,对方的说话声听起来就好像在耳边。

斗志昂扬的士兵大声骂道:“混蛋!”立即招来敌方的回骂,似乎骂些“日本”什么的。

我在洋房和那条壕沟之间一边警戒一边走着,这时大概已是深夜了,但敌军仍从某个地方不停地射击,飞来的子弹打断了洋房周围树上的枝叶,钻进墙里和玻璃窗里。(根据事后判断,敌军是从架在大树上的了望台上向我射击的。)

我们决定转到洋房后面,靠在那里的墙边。很晚才吃上饭。

饭前我向中队长报告了野元上等兵阵亡的消息,他知道后极为悲

伤。野元上等兵作为大茵中队长的勤务兵，还参加过满洲事变，是一个获得过金鵄勋章的勇士。

虽是和中队长一起吃饭，但吃饭时他什么话也没说。

他似乎独自在沉思着什么，吃饭也是一粒一粒地像是数着吃。

我坐在一边感到很伤心。

## 啊！上河镇

### —

午夜 12 时，中队接到命令：中队统一指挥两个工兵分队、一门山炮，并要抵达下关，切断敌军退路。

定于明天(13 日)拂晓出发。

所以中队决定暂时撤到一公里外上河镇被烧毁的村庄，在那里调整好状态后再前进。

现在，击溃正面的敌军极其困难，因而打算暂时用工兵船沿扬子江迂回至敌军侧面。

因为有了月亮，昏暗的天空多少亮了一些。

一条洁白的道路伸向远方。

我小声命令士兵一个接着一个地向后撤，留下机枪，让他们在洋房前的壕沟里掩护后撤。幸运的是，敌军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行动。周围恢复了平静，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

我一直看着所有的人都撤完后，才和机枪手悄悄地撤了回去。

可是，上河镇附近的农田大概紧靠扬子江岸吧，到处是堆积如山的木材，我们决定在紧邻十字路口的一个木材垛下休息。

另外，因离出发时间还早，我打算打个盹，刚合眼就被中队长叫去了，命令我立即再一次去仔细侦察刚才和敌军对峙的那个村庄(大概是上河镇)的敌情，并反复提醒我不要被敌军发现。

我挑选了重信联络下士官和十名健壮的士兵，令他们和我同行。我们携带两挺机枪，预定行动时间为一个小时左右。

手表指针显示为凌晨 3 时。



我们悄悄地沿着路两侧行进,跃入原先洋房那里的壕沟。周围仍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如同海底一般。

我小声命令士兵:“你,去村头看一下情况。”重信在一边要求道:“请让我去。”

“好的,那么你去,小心点!”刚说完,他就取下佩刀,脱下军靴,拿着手枪和两枚手榴弹,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路边干涸的沟里。两挺机枪瞄准敌军碉堡随时准备射击。

紧张的几分钟过去了。

没有敌军发现重信的迹象。

过了一会儿,重信悄悄回来了。他报告说,村头入口处附近没有任何动静。路上有用桌子、家具等筑成的障碍。偷偷观察了一下村里的情况,空荡荡的看不到一个人影。

我要士兵待在原地,让重信带上机枪,和我一道围着洋房转了一圈,然后往村子右侧走去,并威吓性地向村子里打了几枪,但什么反应也没有。

我们再回到原先的地点,这次向正面的碉堡进行了射击,结果一样。

我喊了声:“好了,跟我来!”就向村庄奔了过去。

拉开堆在村口的桌子、椅子、橱柜等障碍物,走进村里。石板路的两边到处都修着固定哨所。

走了两百多米,街道就到了尽头,前面又是农田了。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情况,的确没发现一个敌军。我松了口气,说:“喂,回去吧。”

我们跑步回到本队。据说中队长听到了我们威吓射击的枪声,担心我们又遇上了敌军。

因为出发时间定在 5 时 30 分,还有一个多小时,决定好好休息一下。

到了出发时间,又让推迟一个小时。这期间,我们从小行李队补充了弹药。通常,每人携带 120 发步枪子弹,这次说是要准备 160 发,多出来的弹药就放进了杂物袋及口袋里。

## 二

在今天的战斗中,中队的每个人都决心死拼。之所以这么说,是因

为仅仅一个中队必须对抗聚集在下关寻找退路的敌军大部队。

中队长说：“你们要珍惜迄今为止的生命啊！”对他这样悲壮的话语，我感慨万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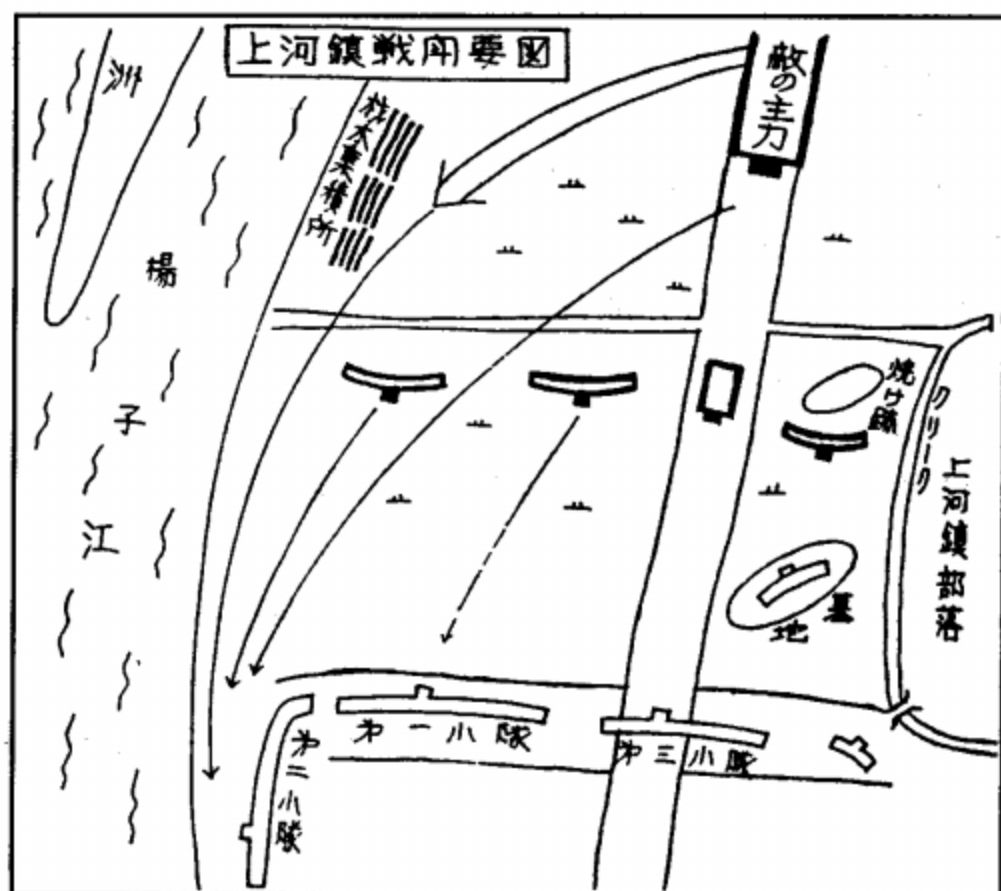
我今天仍被任命为尖兵小队长。

上河镇这个被烧毁的村落，在中华门和扬子江之间，扬子江流经它的左侧，在这附近被江中沙洲一分为二，在距江岸一百五十多米的右侧，有条高一米左右，与江平行的道路。我们所处的道路与一条小堤坝交错，通向左边的扬子江堤。

路两边是干涸的农田，前方开阔。同时，扬子江岸边到处堆积着木材。路右侧百米开外有条小河，对岸是村落，有座小木桥。

看了一下手表，已是早上 6 时 25 分了。

我下达命令：“准备出发，在路上整理队形。”并对十字路上的两个哨兵说：“你们带上装备过来！”并代替哨兵站在路上。



上河镇战斗要图

即便是6时30分,和国内也有一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日本这时应该是5时30分。昏暗的路上,四五个士兵从对面向我们这边走了过来。

我以为大概是刚刚还在的大队本部的士兵,因此仍然直挺挺地站着。那些士兵大模大样地向我跑过来,突然四支枪口紧紧地抵住了我的胸膛。

“糟了。”

是支那兵。瞬间发生的事,心砰砰地直跳,想不出任何办法。

我由于左手正拿着军刀,不禁想“砍死他们吧”。

可是我的军刀是按照制造日本刀的方法改造过的,拔刀时,不易解开穿过护手的细皮带。

想用左手解开,可因为惊慌,一时也解不开。尽管右腰上挂着手枪,也没有机会拔出来。

我完全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时,后面有个军官模样的男子一边说着“你是……”,一边走到离我两三步远的地方。正用枪抵着我,站在外侧的两个士兵看了军官一眼,他们手中的枪也随之往后一抽。趁此瞬间,我瞅准机会马上大喊一声:“敌军来袭!”随之一头栽向下面的农田。

“哒哒哒”,子弹掠过头顶。

因为正巧是士兵们做好准备刚要上路的时候,所以立刻投入了战斗。几挺机枪随之喷出了火舌。

敌军一边回击一边逃走了。

我一站起来,中队长就跑了过来,按着我的肩膀问:“怎么了?”

我说:“是敌人的军官侦察员。”

“好的,你注意路上。”话没说完,中队长就迅速地向后面奔去,为的是让本队展开战斗队形。

我一边催着小队士兵:“快到路上来!”一边站在十字路口借着月光往前看。

真让人大吃一惊,昏暗中黑压压的大队人马不是正悄悄地向我这边走来了吗!相距只有百十来米了。

我怒吼般地催着已迅速部署在路上的士兵,在路右侧架起一挺机

枪。大路和小堤坝的小道在这里形成十字路口，对于防御来说，这是个不错的地点。

“喂，都准备好了吗？你们都听好了，我不说开枪都不要打！”接着我把手搭在机枪射手大窪的肩上。

不知敌军大队人马是否知道我们在这里，仍以同样的速度向我方走来。50米、40米，到了约30米时，我大叫一声：“好，射击！”同时拍了一下机枪手的肩膀。

“哒、哒、哒……”

“啪、啪、啪……”

大家一起不停地射击。

麻痹大意的敌军忙不迭地一边喊叫着“哇”、“喔”，一边分散到路两侧。

### 三

虽说遭到突袭，但一旦分散到路两侧，敌军也很勇敢。

也有人一边举着毛瑟手枪乱射，一边冲上来，但在我方的猛烈射击下，大批地倒在我们面前。接着，又冲上来一批。

战斗就这样在昏暗中变成了敌我双方纠缠在一起的混战。此时中队长飞跑过来，大声下令：“第三小队，去占领那座坟墓！”他所说的坟墓，就在我们右侧斜对面40米开外的高一些的土丘上。那是片坟地，也是最适合防御的地点。但当时那里已被部分敌军占领了。

我一边喊着：“第二、第三分队冲上去！”一边投过去一颗手榴弹，率先跑了出去。没想到，敌军一下就退回去了。透过昏暗的晨雾，站在那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敌军来来往往的调动情况。

枪声变得更激烈了。

这时传来一声悲壮的喊叫声：“小队长！中队长阵亡……”

我一溜烟跑了过去。中队长仰面倒在我刚刚还待过的十字路上，子弹击中了他的太阳穴。

我不停地大声喊着：“中队长！中队长！请坚持一下。”但没有任何回应。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我小心地将中队长的尸体搬到路边的斜坡上，然后命令小队长集中。

中队分散在路两侧，第三小队右侧，第一小队居中，第二小队在扬子江堤坝那边，按这样部署防御战。各小队都处于激烈的鏖战之中。

不一会儿，第一小队长浜田准尉和第二小队长向井准尉飞跑过来，我立即命令他们：“死死守住那个地方，立即回去！”

在这段时间里，敌军也吹着军号冲了上来。东方渐渐发白，农田中乌云般的敌军宛如浪滔般蜂拥而至，并且一旦接近就分为五人或十人一股冲上来，但随即都被我们打死了。敌军的手榴弹不断地在我们前后左右爆炸。就在这时，佐佐木上等兵跑了过来。

“出什么事了？”我问他。

他翻着白眼，喘着粗气说了以下的事：

“在我们后方五六百米的地方，有一支骑兵队。”但不知佐佐木是奉中队长之命去的，还是按照自己的判断行动的，他去请求增援了。可当时从扬子江堤坝方面逃脱的敌军已经迎面撞上了骑兵，正在激战之中。那个骑兵队长说，那里也有上千名敌军，一个骑兵队的战斗力不及一个步兵小队。请你原谅吧。

“好，知道了。你的分队在右边桥墩那边，快去！”我下了命令。他连滚带爬地跑了过去。

山炮兵打算将炮拉上路面射击，但立刻有几个士兵受伤了。

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加上敌我双方的吼叫声，现在的战场的确变成了怒涛之海。

不久，天空渐渐泛白大亮，敌军的身影也看得更清楚了。

笹平上等兵大声喊叫：“敌人看得够清楚了！万岁……”

随之各处传来“万岁！万岁！”的喊声。勇气倍增的士兵一边遥相呼应地大喊：“チエストイケ（鹿儿岛方言号子声）！”一边不停地射击。

右侧紧挨着我的掷弹筒手分领上等兵也被敌军的手榴弹炸伤了。紧接着，重信联络下士官的下巴也被鲜血染红了，歪倒在路堤上。

分领上等兵伤势很重，已无法说话了。

我转向重信问道：“怎么了，被打中了？”

他回答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说：“往后撤一点，休息一会儿”。

他说：“在这就行了。”

不久，重信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了几步，并捡起支那兵的枪。

到处都躺着混战时跑到我们后面并战死的支那兵尸体。

重信突然说：“小队长！您看，这些家伙拿的是三八式步枪。”

细细一看他递过来的枪，的确的确是日本制造的三八式步枪。

“小队长，这样就不用担心子弹的事了”。

“好的，去转告大家。”我高兴得要跳起来，马上转告全线：“不要担心子弹的问题，可以用敌军的子弹啦！”

听到这个消息，有的人迅速从敌人的尸体上拽下子弹开始使用了。

#### 四

因持续不断地猛烈射击，机枪管都打红了，幸好后面有个小池塘，放在水里冷却一下后又继续射击。

敌军随后开始在农田里架设迫击炮。我们立即集中火力对准它射击，将其彻底摧毁。我集中注意力观察敌军动向，来回奔跑着指挥战斗。

道路右侧有条小河，敌军攻击得不是很猛烈，而且河上的小木桥也被我严密封锁着。

战斗重点仍然在道路和扬子江堤坝之间，这样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吧。

太阳已很高了。

敌军猛烈的攻击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放缓了许多，刚才还分散跃进着逼近我们的敌军开始向边上移动，接着向扬子江岸那边跑去。

不久，到处都可以看到脱去衣服跳入江中的敌兵身影。

接着，陆陆续续地出现了乘着扎好的木筏逃跑的人。正好这时山炮终于被拉到了路面上，当即猛轰这些敌兵。

“轰、轰”，随着炮弹的一次次爆炸，非常清楚地看到被击中的木筏上敌军士兵七零八落地落入水中的情景。

虽然山炮仅携带了 18 发炮弹，但取得了发发命中的战果。



不久,炮声停了,枪声也消失了,战斗终于结束了。

我静静地从路上站了起来。头脑里、耳朵中,嗡嗡地响个不停。看了下手表,是10时30分,这一仗竟连续打了四个多小时。

从我脚下到辽阔的农田,无数具敌人的尸体倒在地上。回头一看,我背后也有友军伤亡人员的身影。

第十二中队的古川少尉率领一个小队向这里跑了过来,但战斗已经结束了。我紧紧握着古川少尉的手,为各自的武运感到欣慰。

询问后得知,据说正流传着我们第十一中队全部拼光了的

消息。和古川少尉分手后,我集合了中队。除留下部分士兵照顾伤员及准备火葬阵亡者外,其余人员前往大队集结地的南京郊外监狱。

当天我就写了简单的战斗报告呈交本部:敌军遗弃的尸体约一万具。我中队长等12人阵亡,24人负伤(入院后有人死亡),等等。

我们的作战情况很快得到联队的高度评价,说我们“打了一场伟大的战斗”,话题似乎始终围绕着这场战斗。

当我像丢了魂似地到了作为宿舍的监狱后,没精神做任何事情,只是木然地躺着。

第二天,谷师团长、牛岛旅团长、竹下联队长要来视察战场,我奉命和小原部队长一起带领一个小队去打扫战场。

首先在大藁中队长阵亡的地方立了白木墓碑,然后和小原重孝部队长一起为他祈祷冥福。

放眼四周,目光所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敌军是在突击的状态下死亡的,枪上全部插着刺刀。还有高级参谋的尸体。

缴获军旗七面,迫击炮、捷克式机枪等物品无数,其中还混有将日本十一年式重新刻成十七年式(康德17年)的轻机枪。

经清点,以道路为中心的敌军尸体有2377具,加上从扬子江上漂走的,估计约10000具。

我中队因这场战斗再次荣获嘉奖。

(这次战斗以《寡兵竟能击败大军之战例》为题收入《支那事变战例集》上卷,我在战场上和大队读过该书。书中记载的敌军兵力约3万人,遗弃尸体约2万具。另外,昭和13年1月中旬六大报纸的神奈川版和

《鹿儿岛新闻》上也刊登了我的信。) 回想这场激战,可以例举出各种获得胜利的幸福因素。

假如出发时间为当初预定的 5 时 30 分,那结果怎么样呢?也许就变成了行军中的遭遇战,那我们中队就完全不是敌大军的手,可能要吃败仗了吧。

还有,假如不是那种地形,战场条件双方相同,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正是因为占了地利,我们才获胜的。

弹药的补充也是幸运的。

因为我们占有了一切幸运条件。当然,最大的获胜原因是我们中队的官兵形成一个整体,斗志高昂地英勇作战。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心中仍充满着激情。

但对于中队而言,阵亡者不用说,其中最大的悲哀和重大的创伤就是大田中队长的阵亡。

## 扫荡的日日夜夜

(翻不)

昭和 12 年 12 月 13 日,南京终于就这样陷落了。



捧着战友的遗骨进入南京

我捧着大茵中队长的遗骨参加了12月17日的南京入城式,不禁感慨万千。

我们在高墙环绕的监狱中休息了一段时间,还在这里补充了兵员,眼看着中队又恢复了活力。

南京沦陷后的第二天,我和几个士兵一起去了南京市区。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成了死亡之城。阵阵寒风卷起纸屑,“沙沙”地漫天飞舞,只有支那马“踢哒踢哒”地行走在寂静的城区道路上,给人留下奇特的印象。

我望着紫金山,漫无目标地行走在街道上,这里并没有想像中的那种遭受战祸的感觉。

我们进城后,避难的人陆续回来了,不经意间,街上充满了生气。同时,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休息,体力也恢复了,深深的悲哀似乎也不自觉地消失了。

不久,部队被调往太平府(当涂),其位置在南京和芜湖之间的要地。

(下略)

[赤星昂:《江南春远》,三田书房(东京),1968年9月30日。]

(罗文文 译 罗萃萃 校)

## 5. 进入无人的南京城

萩原七郎

**编者注：**萩原七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第34期学生，时任第十军司令部副官部翻译。

进上京组的19人被任命为陆军翻译之后，除大内院长外，其他很多与书院有关，或与东亚同文会有关的人都到东京车站为我们送行。我们从宇品乘船向西出发。官用船<sup>①</sup>向杭州湾航行，但是由于登陆困难，船队在舟山群岛短暂停泊后又驶向上海。在杨树浦下了船，奔赴第十军上海办事处。这一天，在附近的工厂废墟里和衣睡了一觉。第二天乘第十军的卡车绕过书院的西侧，经松江向嘉兴驶去。途中由于下雨，卡车艰难地行驶在泥泞的道路上，有几次我们下车步行。我记得过了工兵队架设的浮桥，深夜到达了嘉兴。我记得军司令部设在该地，虽然被哨兵盘问了几次，但总算找到了司令部。

第二天决定了我们各自的去处。我被分在管理部，随司令部向西挺进。在湖州驻留了四五天之后，11月下旬，隶属于管理部的卫兵队（全体人员骑马）作为军司令部的先遣部队，跟在前线部队的后面向南京进发。本人也分到了一匹马。不过，由于是第一次骑马，起初三四天感觉相当费劲，可是随着渐渐地习惯，感到相当舒适了。我记得，一边向右眺望着晚秋的太湖，一边骑马行军。由于前线部队进行了扫荡，几乎看不到敌人，所以感到心情舒畅。虽然在途中几乎没有看到中国人的身影，但是在马路旁却能看见很多中国士兵的尸体。

到达溧水大概是10日左右吧。我记得自日本出发大约一个月后才在这里用铁桶洗了一次澡，也许这是利用攻打南京城之前的片刻休整时间吧。前线部队恐怕不能像我们这样悠闲吧。

---

① 政府租用的船只。

第六师团攻打中华门期间,我们在雨花台。在前线部队突入中华门之后不久,我同先遣参谋一同从中华门进入了南京城。占领南京的日期是12月12日还是13日?第一线部队在扫荡南京城期间,南京城内除了日本兵以外,没有一个中国兵,也没有一个中国人,连一只猫都没有,空荡荡的。

我已经记不清住在南京什么地方了。记得17日在中山东路举行入城仪式,我和第十军参谋部摄影班一起去了那里。

之后,第十军担当杭州地区的警备任务,于19日或20日乘卡车离开南京向杭州进发。记得在卡车上我坐在行李的旁边,因寒冷和牙痛而十分难熬。

在杭州迎来了昭和13年的新年。在西湖畔的一个很好的地方有宿舍。我从卫兵队回到了原来隶属的管理部。食品不断从日本运来,特别是给军司令官及军司令部高级将校的物品有很多相当好的东西。我在管理部的任务是参与将收到的礼品的一部分转送给他人。在杭州的两个月是比较快乐和悠闲的。

当时,在灵隐寺有相当多的难民(大约有2 000—3 000人)。担任会计的将校是一位好人,让我拿出各种食品,乘卡车一周两三次送给难民们。当我受到难民们的千谢万谢时感到心情很愉快。灵隐寺的住持满怀感谢之情在一张榻榻米大小的黄纸上了写下了一个“佛”字,我把它带回日本,裱好后珍藏了起来,然而,昭和20年却因空袭大阪时遭遇火灾而被烧毁了。对此我感到十分遗憾,至今还铭记在心。

在杭州的两个月比较平静。1月下旬左右市内也开始热闹了起来。逃难的中国人大都也回来了,还开始了商业活动。中国料理店等也开张了。我们这些翻译也在杭州见面了。进入2月份,记得大家曾在一起吃过一次中华料理。人数大概是十几名吧,不能确定。

另外,还记得回国后回到长崎出席了毕业典礼,但之后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翻译从军记编辑委员会编《长江水·浪涛天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第34期学生翻译从军记》,  
沪友会第34期学生会,1993年4月12日。]

(叶琳 译)

## 6. 一只山鸡的战果

三本正三

**编者注：**三本正三，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第34期学生，时任日军第一一四师团司令部翻译。

我从军时被分配的部队是第一一四师团司令部，这是由宇都宫第十四师团预备队编成的师团。该师团从杭州湾的金山卫到湖州，再经长兴、宜兴，一路直奔目的地南京。有时如果最前线发生战斗，就暂时在后方待机，等战斗一结束，就赶紧追赶前线部队。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实际上在子弹中穿行之类的事只不过遇到过几次。由于昼夜兼程急行军，所以产生了错觉感。有时在夜行军时产生错觉，将道路两侧溪流的水面当成了民宅的白墙，发现是溪流后会大吃一惊。

有一天正进行这样的行军，那天正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虽然已是12月份了，可是水田里的庄稼还没有收割。大家行走在水田中的小路上。走在旁边的高级副官大竹大佐突然询问道：“你们是学生，为什么来从军呢？”

我马上回答说：“我们并非像爱国进行曲中所唱的那样想来战场立功的。我们认为自这场战争开始，日中关系发生急剧变化。我们在同文书院学习，毕业后打算从事日中关系方面的工作。所以想实地看一看这不断变化的情况。”

大佐说了一声：“是吗？”就没有再说其他的了。他从帆布背包里拿出一小块干面包分给了我。我在想，这样的行军虽说责任重大，然而对一位年长的，看起来已过50岁的大佐来说，在体力上根本无法同我们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相比，对他来说大概相当艰难吧。就这样，他还把宝贵的食物分给了我，我非常感激地收下了。我想，大佐一定是把我们这些学生当做他自己的儿子——不知道他有没有儿子——一样看待



了吧。

虽然话说得有些夸张,但是自那以后的五十多年里,尽管被动荡的时代潮流所推动,可自己在这变化的世界中仅仅是旁观者,直到上了年纪,实在是感到很惭愧。尽管如此,如今我一直是将错就错地抱着“活到老旁观到底”的态度。

### 随敢死队行进

渐渐地靠近南京了。大概是在12月10日或11日的晚上,突然叫我过去,据情报说,其他部队已经突入了南京,本部队也决定派出敢死队,断然实施夜间攻击。队长说无论如何要派一名翻译,因此让我随行。我想在这半夜里我能起什么作用呢?但这是命令,也没有办法。正急着准备动身出发的时候,突然遇见了分配在其他部队的井上佑君。“啊,你也去吗?”“唉,我也去。”两个人只说了一两句话,我就加入到已经准备完毕的部队末尾出发了。

夜路黑暗,枯草上也许下着霜什么的,看上去有点发白。说不定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就会受到袭击,所以一行人默默地在黑暗中进行。冬天的夜空,星星闪烁着冷光。反正身上也没有携带寸铁,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我想也只好在安全的地方避难了。

我正在想着大概要走多长时间,东方已开始泛白。这时,突然听到前方有机枪的声音,头顶上也传来流弹的“嗖、嗖”声。据与前线部队取得联系的队长说,相峙的两军随着黎明的到来刚刚开始激烈的枪战。天亮了,看样子根本无法进入城内,于是停止了攻击计划返回了。

随着旭日的东升,阳光温暖着冻僵了的身体。向对面的山丘望去,忽然看到半山腰朝阳的地方有一只大山鸡正在觅食。一个士兵端起了步枪,距离约一百米,很漂亮地一枪就打中了。大家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叫道:“把这只山鸡当作师团的礼物吧!”和昨天晚上的情形完全不同,大家一边愉快地吃着,一边踏上返回的路途。

我们敢死队只放了一枪,战果就是一只山鸡。

## 南京的夜晚

进入南京城是在南京陷落后的 12 月 13 日中午时分。

一接近南京，马路的两旁零零落落地散卧着战死的中国士兵的尸体。随着向城内不断前行，尸体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在能看到城门的地方，无数战死者的尸体一个挨一个地倒在地上，一幅凄惨的景象。也许他们是无法抗击猛追穷打包围过来的日军，向城门后退的吧，说不定是守军已经来不及牢牢地关闭城门，在两军激烈的枪战中被击毙的吧。其中还有一些战死的稚气未脱的少年兵的尸体。他们是怀着满腔的爱国之心来参加战斗保卫首都的吧。呜呼！年轻的生命啊！

一进入城门，南京的街道没有遭受严重战祸的迹象，在明媚的阳光下一片寂静。伫立在一个人也没有的大街上甚至感到有些恐怖。在路过的一条横街上，一位年纪较大的妇女倒在血泊中，大概是在南京陷落之后来不及逃走而丧命的吧。她的尸体同战死士兵的尸体不同，令人不忍正视战争的残暴。我在南京逗留的天数不多，活动的范围也不广，所见到的普通居民死亡者仅仅是这一例。

进入南京城不久的一天晚上，被分配到前线部队的 A 君和 B 君造访师团司令部。据他们两位说，自杭州湾登陆以来，在急行军中一直处于最前线。有时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时，附近的战友就倒在眼前。战斗结束后帮助战友将战死者火化，可以说简直就是钻过战火来到南京的。

而且，作为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这两人的结论是，再也无法忍受这场日中两国士兵相互残杀战争。无论以什么样的方法都想远离这场战争，应该医治战争的创伤。我很理解他们两人的心情，即使被别人说逃跑也……

无法再想下去了。我来到了高级副官的房间里，大佐正在不太亮的灯光下整理着什么文件。我向他如实讲述了这一切，大佐听完我的话之后，收拾好文件，叫我把恩赐的带有金字的清酒和香烟拿来，并对我说：“你跟我来。”便进入另一个房间里。房间里被两三根烛光映照着，桌子

上整齐地并排放着用白布包裹的小盒子,里面是战死者的遗骨。数了一下,大概有四五十位吧。大佐给每一位倒上恩赐的清酒,点上一支香烟,一边供奉,一边像做礼拜似地小声嘟囔到:“你也去了啊?!”“还有你啊。”我满脸泪水跟在他的身后走了出来。

大佐回到房间里,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这几天就要把这些遗骨送回上海。决定让 A 君和 B 君作为领队随同这些遗骨回上海。”我对大佐的关照深表谢意。我回到房间向他们两人转达了大佐的旨意后便分手了。

第二天,我受命从师团司令部调往旅团司令部,与将在长兴方面警备的旅团一起离开了南京,在长兴大致驻扎到 2 月底。在这之后,部队转战,在经过上海的时候,我的任务解除了,于是我便回去了。只记得在从军过程中关照我们的大竹大佐名叫“修”,可是自从在南京分别后,就再也知道他的消息了。

在恩与仇的那一边,祭奠着在这场不幸的日中战争中牺牲倒下的两国人民的亡灵,祈祷着真正实现日中友好的日子,并以此来结束这篇拙劣的从军记。

想来这场日中战争,日本方面是主要原因。我认为日本军的干部即便是西欧近代军事学的高材生,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前辈根津老师的教诲学到手。也许这种判断是非常武断的。但是,如果把坚决反对“二十一条”的老师的教诲学到手,那么历史的潮流或许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吧。以根津精神作为办学基点而创办起来的东亚同文书院,其余烬现在也将要熄灭了,实在感到非常遗憾。如果说书院的继承者,从它的办学经纬来看,除了爱知大学以外别无其他了。爱知大学的各位同学们,你们能够继承根津精神吗?

[翻译从军记编辑委员会编《长江水·浪涛天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第 34 期学生翻译从军记》,  
沪友会第 34 期学生会,1993 年 4 月 12 日。]

(叶琳 译)

## 7. “你果真是同文书院的啊”

都志弘

**编者注：**都志弘，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第34期学生，时任日军第一一四师团步兵第一二八旅团步兵第一一五联队翻译。

在10月末一个万里无云的晴朗早晨，我（还有山本正三君、室坂坚次郎君，当然还有其他同学，不过名字已经记不清了。以下仅仅是我个人所述的内容）在支那派遣舰队旗舰“出云”号的指挥塔下受到长谷川司令官的接见。之后，自己在听佩带着参谋肩章的日高中佐训话时，与“豁出性命……拥有勇猛果敢的意志……”等雄壮、激励的话语相反，感到自己是那么缺乏激情，不胜寒心。

我隶属于第一一四师团奥旅团长指挥下的高崎联队，即矢ヶ崎部队。联队差不多总是被派到前线。

虽说是崭新的冬装，军鞋、绑腿、军帽也都和军人一样，还有一个帆布背包，但身上不带任何武器。尽管如此，我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勇猛”士兵。大家分散到各自的军舰或运输船上，只是已经记不清谁上了哪艘运输船了。

我转乘“冲岛”号海防舰出发了。我不知道去什么地方，问了一下水兵也不知道。就在天空即将开始泛白的时候，“冲岛”号的舰炮开始了猛烈的射击。还未睡醒的我迷迷糊糊地从吊床上跳下来，每进行一次炮击，军舰就倾斜一下，那边的东西就“吧哒、吧哒”地落在地上。

我想，战斗开始了！我往甲板上跑去，只见弥漫的硝烟在雾气朦胧的海岸线上升起。军官们正在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前方。回头望去，连巡洋舰、驱逐舰都排列成之字形一齐开火了。而且在远处的海面上，似乎有一百艘以上的运输船正处于待命的状态。

舰炮射击一结束，一位相识的军官就对我下命令说：“第一线部队开

始登陆了,下船去!”我一看,软梯的下方已经有数艘小艇正在待命,似乎陆军的官兵们纷纷换乘小艇。笔直的梯子对我这个有恐高症的人来说很是棘手,可从下面传来了“喂、喂”的催促声,我战战兢兢地换乘上了小艇。

在前方海岸线附近,传来了激烈的机枪声。虽然弹药还没有搬来,但是轻机关枪已经架在了小艇的前端。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同矢ヶ崎部队队长同在一条小艇上。

小艇发出了,划开海面的浪花,向海岸驶去。刚一靠近海岸线,大家就一边踏着没到膝盖的浪花,一边登上了海滩。大家都匍匐在地面,等待着部队长的命令。

矢ヶ崎部队的先头部队好像已经击退了敌人,枪声渐渐远去,我们开始前进了。虽然雾已经散去,但天空仍是一片要下雨的样子,而且脚像是陷在了泥里拔不出来似的,大家非常艰难地跋涉在泥泞中。

不久,联队本部在一处散落着小小民宅的附近短暂休息了一会儿。后来才知道,我们是在杭州湾一个叫金山卫的海滩登陆的。

部队的粮秣除了大米之外都在当地解决。所幸的是在民宅的空房子里发现了一头黑猪,我和士兵们一起到处追赶,最终把它给杀了。我找到了盐,把猪肉切成薄片,做成手制的生火腿。这在后来发挥了作用,就连军官们都连声说:“好吃,好吃。”但几天行军下来就把它吃光了。

矢ヶ崎部队很强大。在联队本部经过的道路上到处躺着满是鲜血的中国士兵的尸体。

奥旅团长(日俄战争时奥元帅之子)和旅团司令部也到达了,整个旅团如疾风般向南京进击。沿着嘉善—嘉兴—平望镇—湖州进军,再沿着太湖沿岸步行,经长兴—宜兴—溧阳—溧水,然后到达南京中华门。到12月12日总攻前,一路步行急行军。这也是一边进行激烈的战斗,一边前行的急行军。

我有时紧跟在旅团司令部奥少将的后面,有时还因传令说“翻译到前面来”而被迫跑到先头矢ヶ崎部队的尖兵中队。

副官骑着马跑前跑后,掌控着队伍的最前头到最末尾。奥少将不骑马,由勤务兵牵着缰绳。我很佩服这位不到60岁的白发老人,穿着胶底

布袜行走在队伍中。然而,我在敬佩他的同时,自己也因尖兵抓到了俘虏而被叫去,然后又将其审问结果报告给旅团司令部,在队伍中来回奔走,我觉得自己的耐力也不错。矢ヶ崎中佐动作敏捷,蓄着短短的胡须。士兵也都是预备役或后备役。

在联队本部,一位叫会木伍长的下士官是我的联络员。我在行军中跟在他的后面,并和他亲切交谈。他出生在高崎近郊,是一儿两女的父亲。他亲切地说:“你可真好,来到这种地方。战斗一旦打响,你就在我边上吧!”但是,比起战斗来,对我来说,感到困惑的是和当地居民的语言完全不通。但我总是以一副显得明白似的表情传达指示,一会儿用一本正经的口气,一会儿又以轻松的口气说着。

在嘉善和嘉兴,联队的行动非常出色。我空着手什么也干不了,所以就跟在会木伍长的后面跑。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没有被子弹打中。但是也发生过苦战,就在平望镇的前边吧,尖兵小队遇到了埋伏,有二十多人阵亡。看到路旁摆着这么多战死的日本士兵的尸体,对我来说这还是第一次。会木伍长以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嘟囔道:“并非总是获胜啊。”也许他的心里还是很悲痛的吧。

矢ヶ崎部队常常作为第一线部队而深受奥少将的信赖,可是在向南京的行军中,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我作为书院学生,真正发挥了作用的是这么一件事情。

那是向宜兴进发的时候。与以往一样,前面传来命令:“翻译到前面来!”于是我从旅团司令部跑步去了第一线的尖兵中队。向前一看,前方有一个四周围着墙的村落,在村落前面的人口处有许多像似村民的人。据中队长说,就在刚才进行的小规模战斗后,一帮中国士兵进入了那个村子。我估计到村子的入口处大约有 600 米。

中队长带领士兵匍匐着架起两挺机枪,瞄准村子的入口处。当然,后续部队也停止了前进。矢ヶ崎部队长也赶了过来,他听完中队长的说明,使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前方,可是没有发现一个像是士兵的人。我也借了中队长的望远镜看了看,只见一位像是村长的老人站在正中间,其他的都是一些穿着中国服装的当地居民,其中也混杂着女人。中队长抬头看着联队长说:“便衣队四处横行,这些家伙一定把正规兵隐藏起来



了。联队长,干掉他们吧?!”

矢ヶ崎联队长似乎考虑了一会儿说:“等一下!”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拔出了军刀。当然,中队长也同样看了看我。这时,重机枪也到了。我看了一下会木伍长的脸,只见他面露怒色一副催促的神情。

我条件反射般地小声叫道:“我去看看吧?!”

中队长注视着我的眼睛,重重地点头说:“你的生命由我负责。如果对方开枪,就马上举一只手,我给你报仇……”我说:“好啊,就这样吧!”不过,不知为什么,我从内心深处坚信他们决不会开枪的。

我沿着田埂小道向村子的方向走去。50米、100米、200米……还没有开枪。虽然我仍然战栗着,感到浑身在发抖,可是脚步却出乎意料地稳健,从容不迫。我总算来到了村口,有一位70岁左右的白发老大爷站在我的面前,他的旁边有一位身强力壮的农夫像是庇护老人一般挺立着,其他二三十名男女拥挤在一起。

我笑着说了声:“你好吗?”刚才一直紧张的那位老人听到了我的问候,这才露出了微笑,大家向前挪了挪,也全都笑了。老人招呼着我从人口处进入村里,高兴地说着什么,可我一点也听不懂。我问他们是否有士兵进入了村子里,可一点都不得要领。我用手比划着讲了很多。在村里的一家门口扔着三四件中国士兵脱下的棉军服。果然,中国士兵一定躲在村子里,也许民众打算保护他们。但是,看到我的装束,没有人向我开枪。看见散落着的军服,可以说他们确实完全丧失了斗志。

看见我们的会话不对路,旁边一位年轻女子出来走到我们两人的中间,她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我不禁微笑起来。她以一种和蔼的口吻说:“这里原来有像是士兵的人,但是都从村子的后门逃跑了,现在已没有了……希望你查看一下。”她说自己是老人的小女儿。不知老人是懂还是不懂,不停地点着头。

我下定决心,无论是否有敌兵,他们都已经不再是敌人了,必须让射击停止。我判断这也需要争取时间,由于我始终没有出现在村口,我方一定等不及了。我做了一个停止射击的信号之后,在门外向我方的人招了招手。只见矢ヶ崎部队长率领会木伍长和数名士兵来了。经我介绍,老人(乡长)和部队长握了手。会木伍长在旁边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攻击停止了。这位乡长老人为表达谢意给部队长送来了几只鸡。结果，部队绕过这个村庄，这件事以没有出现一个伤者而告结束。随后，会木伍长对我说：“据我判断，大概有敌人吧。不过，队长已经做出了决定，无谓的杀生是浪费子弹啊。”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我想那个年轻的女子也许让中国兵把军装藏匿到什么地方了。尽管如此，我认为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不，与其说那个女性了不起，倒不如说是矢ヶ崎部队长的宽容和果断阻止了重大惨案的发生。我从心里面感到钦佩。

之后不久，我被奥少将叫去，他表扬我的急中生智，并对我说：“你真是同文书院的啊。”听到这话，我的心中充满了激动之情。

从那以后，我们的部队一边在溧阳、溧水进行了多次战斗，一边向南京逼近。我已经不再害怕子弹了。

全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了中华门，中国兵也利用城墙顽强地进行战斗。但是，矢ヶ崎部队的突击非常猛烈。进入了南京城，到处都燃烧着火焰，一个人也没有。大家好像都逃到江边了。江边有许多具尸体，其中包括平民。但是，我认为其大多数都是遭到日军夹击而战死的中国兵。没有看到妇女和儿童的尸体。“30万南京大屠杀”的根据是什么，至今我也不太清楚。

矢ヶ崎部队在南京扫荡战中也活跃在第一线。如今回想起来，我不愿意相信那个奥旅团长、那个矢ヶ崎部队长在战斗以外的场合大量屠杀南京市民。不过，在前往南京的途中，虽然不愿意相信我们联队也与屠杀相关，但很多农民男女遭到了杀害，这是事实。我也看到很多掠夺暴行。在杭州湾登陆的全体日军也许未必都与皇军的名称相称。但是，攻陷南京的速度很快，我认为踢开绊脚石也是正确的。

另外，在战斗之际对我说“过来跟着我”的会木伍长，在进入南京城之前，死在了我的身边，他是因为机枪弹打穿心脏而战死的。

[翻译从军记编辑委员会编《长江水·浪涛天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第34期学生翻译从军记》，  
沪友会第34期学生会，1993年4月12日。]

(叶琳 译)

## 8. 日支事变从军记

### ——突入南京

横山胜之助

编者注：横山胜之助，1906年11月23日出生于日本高崎市，隶属日军第一一四师团步兵第一一五联队，上等兵。

(前略)

12月1日

部队如长蛇般蜿蜒前行，风餐露宿、夜以继日，浩浩荡荡地涌向南京。

如果日复一日只是单纯行军的话，战争无疑会变得很乏味。让沿途村庄里的苦力背着背囊和挎包，只背着枪行军的人看起来格外的神气威武。有的队伍牵着驮着背囊的水牛和马匹。对于长途行军极为重要的脚受了伤，或因为饮用了不干净的水而腹泻的士兵，无疑是很痛苦的。但是，此时是不能落伍的，百般无奈之下只得尽可能想办法。

此时抓来的苦力是不可靠的。真的让人感到有些束手无策。也许苦力也在边走边思考着，“如果这样磨磨蹭蹭的话，没准儿连我自己也会被带着一起去挨炮弹的”。仔细观察那些苦力，会发现他们穿着支那衣服时，显得不可思议的相像。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可以从这些可怜的苦力脸上清楚地看出他们是爱好和平的国民。他们也一定和我们一样，有过天真无邪的少年时代，有过因为健康成长而使父母欣喜的时光。而今天，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始料未及的。

苦力们跟随着队伍，和我们一同气喘吁吁地行进着，这时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他们拼命行军，和我们一样，满脸流淌着汗水。看着这

些苦力和村落中的村民,我不禁要怀疑,到底是什么激起了他们和我们日本人作战的勇气呢?这些农民决不会喜爱战争,毫无疑问,他们只是热爱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土地。就是这样的土地,从古至今,曾遭受过不知多少土匪盗贼的蹂躏和军阀苛税的盘剥。因为土地而不断饱受苦难的农民,哪怕是能够忘记苦难,重新拿起铁锹从事耕种,也是他们非常渴望的事情。

毫无疑问,蒋介石政权对于东洋的错误看法和使其政府成为西洋的傀儡,是引发此次事件的原因。必须使这些无知的、没有卫生意识的、愚昧的,而又满足于过去未开化现状的农民,尽早理解东洋盟主日本的本意,向他们宣扬善政,教育他们明白科学的伟大,以使他们建立起真正的乐土。当然,实现这样的目标,某种程度上的牺牲、损害或是一些破坏,有时也是迫不得已的。而且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很多努力。只有当他们真正理解日本的本意,他们才能理解其中的可贵之处。而且也只有双方紧密合作,才能共建东洋之真正和平,才能共筑人类之幸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双方必须同甘共苦、共同努力。同样,为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暂时的忍耐。

部队业已筋疲力尽,如长蛇般悄无声息地进入了一个叫王家村的地方。

暮色渐浓,寒气逼人。战事渐渐逼近,根本不能完全放下心来。姑且放下背囊,架起枪稍事休息。今晚多半是不能安稳地休息了。其间接到了准备晚饭的命令。

到达水渠的一小段路在夜间很不好走。沿着田边小路好不容易取来了水,收集到了一些枯树枝和稻草后,各处开始生火做饭。在火光的映照下,夜空格外美丽。几个士兵围绕在篝火旁,津津有味地闲聊着什么。火光映照在他们疲惫的脸上,显得熠熠生辉。吃饱了的士兵从稻草中露出头来,边忍受着寒冷,边打着盹。我们就着找来的盐和支那调味品勉强吃饱了肚子。然后,将用水桶从水渠里拎来的水洒在篝火上,使其升腾起热气来,这样就可以露营一宿了。

不一会儿,进入农家休息的人开始打起盹来。因为能够寄宿的人家很少,中队的全体人员不可能都进入屋内安稳地休息。我们分队在泥土

地面的房间一角铺上稻草临时当作床来使用,尽管有些狭小。有的人放弃了待在室内,在院子一角堆积如山的稻草堆中休息。实际上,此时没有什么会像稻草一样让我们开心了。虽然睡着了,可是到了半夜寒气袭来,根本不能安稳地睡觉。屋外夜空中的星星清晰明亮。院子里燃烧未尽的篝火闪耀着点点火光,不时从旁边稻草中传来士兵翻身的声响。多半是因为太过寒冷而难以入眠吧。

### 12月2日

虽然只住了一宿,但是当我们即将离开此地时,竟感到非常怀念。这个村庄是农民们辛勤劳动才得以建成。秋收早已结束,在院子里堆积着小山般的稻草垛。

整队完毕,部队通过小路,越过了小水沟畔。秋日的天空一望无垠,灿烂的阳光倾泻在我们的头上,心情也格外好。我回头看见村庄里一户白色墙壁的人家发生了火灾,不一会儿便黑烟冲天。竹子燃烧时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还有人吵吵嚷嚷的声音。有两三个人大声叫喊着,似乎是被烧人家的亲属。不知何时,避难的农民聚集了起来。但他们并不太在意火灾,只是来到村边,用很稀奇的眼光目送着我们离去。

第三分队户部一等兵从昨夜起就开始腹痛,所以很担心今天的行军。我们抓来了一个返村的农夫,打算让他背着背囊和挎包,自己只背枪,这样便可轻松地行军了。那个农夫因恐惧悲伤而吓得瑟瑟发抖。农夫不时地回头眺望,我无意间回头望去,看见一个人,可能是农夫的闺女,悲伤地看着这边。她一动不动地眺望着这边。“户部,真是可怜,放了他吧。沿途还会有很多更健壮的苦力,就放了他吧。”

“可是我们是因为这些家伙才来打仗的。”户部回答说。

不久,行军变得愈发艰苦。依照惯例,队伍里仍混杂着一些农夫、马匹、水牛。农夫背负着背囊和挎包,以及在沿途村庄找来的调味品、鸡等。

最初,队伍整齐均匀地连成一线,不久便开始混乱起来。我们似乎想要把支那农夫武装起来,用他们来进攻南京一样。我们将农夫组成一支庞大的临时辎重队。

一个农夫带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那小男孩走到任何地方都不愿离开父亲的身边。看着这个可爱的小男孩,士兵们似乎想起了家乡的孩子,一到休息时间,大家就争着逗小男孩。小男孩很快就和士兵们混熟了,说要和父亲一样背东西。有人给了他一个钢盔,小男孩爱不释手地一直抱着。这样,他觉得自己也和士兵们一样,能发挥作用了。无论哪个国家的孩子,都有孩子们自己的世界。孩子的父亲因为士兵们很喜欢孩子,连仇恨也消失了,在一旁呵呵笑着。士兵们一有花生或枣子就给小男孩吃。而且,这个孩子竟如此耐行走,确实让人吃惊。刚开始行军时,他就一个劲地紧跟在父亲后面,走了好几里竟一点事也没有。他很快就成了队伍中的红人。

弯弯曲曲的大道尚未铺设完毕,到处堆积着石子。路旁的杨柳向远方延伸。到达溧阳时,发现其他部队已抢先到达了。广场入口处,几堆枪交叉着架在一起。

溧阳看起来像个大城市。几个人在街市中搜出了枣子和糖。听说今天部队要在此宿营,正在分配住处。有人说我们也在此宿营,果真如此就太好了。但是,从今天早上出发到现在并没有走多少路,我们将信将疑。躺在广场草坪上仰望蓝天,云朵像是被扫把拖过一般,由西向东延伸。无论何时,天空都雄伟、广阔,让人心旷神怡。

士兵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或津津有味地闲谈,或席地而睡,或抽着香烟。近处,有的士兵用棍子蘸缸中的麦芽糖吃。后面还聚集了一大群手持麦芽糖的士兵。我也想尝尝,正在找棍子时,突然清吉来访。清吉是我家以前雇佣的一个小伙子,被征召到××部队后到了这里。今天突然在战场相遇实属意外。清吉神采奕奕地笑着,又很担心地问:“每天的强行军肯定很累吧,您的身体还好吧?”接着他告诉我,他听朋友说,在这个部队里有亲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两人将共赴战场。但是,这是事实而非梦。

清吉不辞劳苦来找我,我感到非常高兴。清吉说在街上找到了好几挎包枣子,自己吃了很多,其余的都给我。说着,当着我们的面掏出了枣子,还说再找到什么就给我送过来。我告诉他说香烟不够抽。事实上,清吉也一直在拼命地找烟抽。最后,我只要了些枣子,未免有些遗憾。



休息了一会儿之后,身上的汗渐渐冷了下来,身体冻得瑟瑟发抖。

刚送走清吉,中队上等兵梅田拿来了咸菜,还说即便咸菜也是多多益善。顺着梅田所指方向回头望去,一匹漂亮的马,背上驮着装满蔬菜的竹筐、挎包和帐篷。这是梅田君分队的爱马。看到这匹马,我想我们分队也应该有一匹爱马。可是,即使如此,我们分队也没有一个人落伍,马的事也只好作罢。

一直将信将疑的宿营问题也落了空。上级下达了下午出发的命令。士兵们为了准备午饭,来到了小水沟边。沟里长了许多浮萍。大家很快开始在各处做饭,不出所料,因为刮风,火燃不起来。只得钻进街尽头的农家。听到里边有絮絮索索的响动声,走进一看,才知已经有两个人先于我们到达了。

下午,部队陆续出发。可是,想在溧阳宿营的念头一直萦绕在脑际,久久挥之不去。街道宽敞而平坦,干燥的沙尘到处飞扬,队伍在尘土中前进。我愈发感到痛苦和疲惫。

正当队伍混乱之际,我看见街道左侧有一间小小的候车室,有七八个人窜了进去,但立刻又出来了。我想,里面或许会有饮料之类的东西吧,于是也跟着跑了进去。刚进去就看到有一具支那军官的尸体遗弃在长椅上。服装很漂亮,外套领子用暖和的皮毛做成,背心是皮的,长靴也是很少见的那种,总觉得他的装束很威武。头发很长,可是梳理得很漂亮,而且人看起来还很年轻。虽不太清楚他的级别,但似乎是个很有地位的人。现在,他美丽的妻子还在日夜为丈夫担心吧。她肯定不相信丈夫的尸体就这样被遗弃在长椅上,连收尸的人也没有。这种愚蠢而带有推测性的想法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心想我真是杞人忧天啊,就离开了小屋。

这时,部队已在对面树阴下休息。我一个劲地猛追,担心在他们再次出发前赶不上队伍。道路旁遗弃着烧毁的汽车裸露着的残骸。稻田中有一辆崭新的汽车翻倒在那里。可以想象当时这里支那难民和军队乱作一团退却的情形。

流经道路的小河上架着一座桥,姑且勉强称作桥吧。两侧护栏上堆积着泥土,乍一看辨认不出是座桥。护栏上插着一些竹竿和树枝,看起

来颇像道路两旁的树。显然，这是敌人害怕日本军的空袭而做的伪装。在战备工事上他们也着实下了一番工夫。

不久，队伍过了小河。木桥已被破坏，部队只得离开主干道，沿着田间小路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地开进。据说，今天预定到达南渡镇。很快，部队到达一个小村庄后稍做休整。向前望去，约1000米远处有很多人家。似乎是一个大镇。先头部队断定那就是南渡镇。

一等兵户部在库房中找到了一只猪崽。第三分队的士兵拿着棒子和佩刀追赶那只猪崽，要将其当作晚饭。狭小的后院里，士兵和猪乱作一团，其场景非常有趣，大家都笑了起来。最终，猪还是被抓住，捆在了扁担上，猪落在部队手里就活不长了。到南渡镇并不远，大伙轮流抬着猪行进。途中，大家又从田里摘了葱和菜叶，准备做今晚的美食。可是，本以为是南渡镇的地方其实并非南渡镇，大家空欢喜了一场。最后，不得不把一步三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扛来的猪和蔬菜扔在了村子的出口处，大家都很沮丧。

过了镇子，部队又上了大道。尽管每个人都已筋疲力尽，只是默不作声地行军，但是行进着的队伍整体上还是极为雄壮的。每个人都在精神上努力克服痛苦和疲惫，激励自己前行。全体将士忍受着痛苦，顽强地向同一目标前进。精诚团结，这正是皇军庄严神圣气势的体现。

下午4时左右，终于到达目的地南渡镇，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南渡镇。只是它比想象中还要古老和肮脏。尽管如此，路上还是铺着石板，高大的建筑随处可见。一条宽阔的河流流经镇中央。沿着河岸系着很多船只。住处划分完毕，我们扔下背囊，着手准备晚饭。很幸运，我们的住处看起来像是支那的面馆或食堂。里面房间里有三张桌子，店里头堆放着许多用脏了的餐具。可是，因为没有门，风又太大，我们担心晚上会很冷。后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根本找不到睡觉的地方。

分队的人有的收拾住处，有的收集睡觉用的稻草和其他东西，有的准备做饭，大家分头忙活起来。我和上等兵大屋、一等兵片山去街上寻找食物。

我们来到一户农家的库房，黑暗中见有几只东西在蠕动，心想是什么东西呢？仔细一看，原来是十几只猪崽。太好了，我们迅速打开了门。

猪崽吓得在我们周围跑来跑去，怎么也抓不住，有几只跳出库房跑了。好不容易抓住一只，拿起佩刀在它的脑门刺了一刀，但还是活蹦乱跳。发狂似的猪崽气急败坏，头上冒着血还四处逃跑。好歹抓住一只，刚走出屋外，就看到大屋正在起劲地追着猪，模样实在有趣。最终大屋也抓住了一只。此时，我不小心一脚踩破了猪头，吓了一跳。把两只杀死的猪置于面前，我们不经意地相视一笑。不用说，是因为我们都感到自己的所为是多么有趣。

听说距此隔着两条街有间米仓，于是我和片山结伴而去。

过了一座大石拱桥，再走几步，就有一栋房子，看起来像是仓库。进去之后，穿过几间屋子，里面有一大房间，正面有两扇窗户，里面什么也看不见，昏暗得像个寺院。

正想着自己是不是被骗了，角落里一扇门悄悄地打开了，露出一张士兵的脸。我连忙向其打听，方知再往里走就有大米。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沿着走廊往里走。走廊漆黑而悠长，连一个窗户也没有。我们像是走进了侦探小说里的魔窟，要扶着砖墙行走。我有些怀疑，这里面真的有很多米吗？但是，好不容易到了这里，便想尽量往里走走，去探个究竟。这样，总算看见了大厅似的房子。只见四根漆黑可怕的粗大柱子伫立着，正面有一个祭坛模样的台子，从两侧的窗口透进亮光，没有一处出口，真是来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驻足静听，传来了人的声音。稍作商量，决定先待在窗户处，看个究竟。我踩在片山身上，从窗户探出头去，眼前又出现了一个大的房子，阳光照在我的脸上。两个刚走出那栋房子的士兵，猛地看见窗户上的我，吓了一跳。

“那个仓库是米仓吗？”“是的，米要多少有多少。”听到这话，我们来了劲。我还问他们是怎么到那里的。听他们介绍，才知道原来在我们住的房子旁边有一条路。这么说，我们在中途走岔了路。难怪会来到这么一个奇怪的地方。两个人砸破窗户，好不容易来到米仓的入口。这时，两人大吃一惊，竟然堆了这么多米。同时，两个人也异常高兴，因为今晚可以尽情饱餐一顿了。我们立即装满一袋米，试着扛了扛，可能是因为饥饿劳累，竟觉得沉甸甸的。即使勉强扛回去也吃不完，便打开口袋倒出一半。大黑君扛着口袋上了大路，片山说要再去找些东西，就和我们

分开了。

到了先前那座拱桥，过桥时脚没踩稳，一屁股重重地坐在了地上。正在又气又疼皱着眉头时，近处看热闹的士兵竟事不关己似地笑着。见此情形我更生气了。一定是杀猪的报应，即使如此，屁股也未免太疼了。

宿舍里已经铺上了稻草，桌子已摆好准备吃饭。原本堆放在店里的碗，现在摆放在桌子上。不知为何，见此情形，竟让人产生一股思乡之情。后院里，武藤和中岛在烹饪猪肉。不一会儿，米饭肉汤都做好了。

今天餐桌上茶具、筷子一应俱全。各人盛满了饭，“开饭啦！”有人喊道。大伙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不知为何，今晚的米饭显得格外晶莹雪白。不是南京米有多么好，而是此时我们才发现过去我们吃的米有多差劲。满满一碗的米饭看起来晶莹透亮，映衬着大伙脏兮兮的面孔。大伙不洗澡不洗脸，一脸饱受风吹日晒的模样，像是被抹布擦过一样，苍老且布满皱纹，只有牙齿透着洁白。今天就暂且忘记战争和疲劳，尽情地享用晚餐吧。

年轻的山本和片山充当服务员，忙得不亦乐乎。吃饭时虽然乱哄哄的，但大家兴致很高。俨然一群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战士。

吃完饭，感到极度疲惫，连一步也懒得走。围坐在地炉火边，借着烛光处理脚上的水疱。说是处理，实际上工具只有一根针。一等兵中岛白天找来了支那酒，用水稀释后敷在脚上，这倒是个好主意。如果能挡住后门吹来的夜风，今晚就能舒服地睡一宿了。可是，既然是来打仗，也只好忍耐了。

### 12月3日

迎着尘土，不顾汗水、疲惫和痛苦，部队再次向前开进。不久，进了田间小路，队伍变的更长了。

我想起上小学时曾看过的一本有关日俄战争的杂志。在扉页画面上，我们先辈的队伍，如长蛇般行进在满洲的荒野上，队伍最前面的日章旗粲然生辉。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勇士们为了皇国的利益，不惜献出生命的身影。当时，他们身穿黑色外套，戴着黑色军帽，使人从心底里感觉到，他们就像古代武士一样强大。而且，老师们曾无数次讲起日

俄战争,无论我们听了多少遍也不会感到厌倦。穿着黑色的军服,系紧帽扣,紧咬住敌人的画面;胳膊上缠着绷带,血正从绷带里渗出的画面;单手举着日章旗,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的画面。这些画面,永远铭刻在了我的脑海中,永远无法忘记。

在老师的叙述中,日本军人无比强大,而且在孩子们心中,对此也深信不疑。他们牢记,决不能输给先辈,一定要成为一个强大的日本人。然而,那只是听到在或书本上看到的战争,与现实的战争毕竟相差太远。孩子们心中的战争史,就是书中所描述的,为了祖先、为了皇国献出一切的历史。他们决心在未来的战争中,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奔赴战场,全力奋战,粉身碎骨,以死报国。到了壮年,切实地感受到,或许有一天,战争会再次发生。因为这个缘故,反而使我感觉到战争和现实生活的距离更近了。

我陷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茫然的矛盾之中。现实中,自己真的能够挥舞刀枪冲向敌阵吗?我们今天不是正背着枪行进在支那的大地上吗?看着浩浩荡荡大部队的最前面,不是正飘扬着日章旗吗?蜿蜒的队伍,和曾看到的日俄战争的照片难道不是一样吗?曾经的梦想今天终于成了现实。今天,我们切身体验了祖先和先辈们曾有的体验,那就是痛苦、信念及忠诚的心。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必胜信念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战友们用鲜血染红了大地,他们的英灵激励与鞭策着我们。

天地一片漆黑。这是离白马塘村不远的一座古寺,军旗护卫中队在此负有警戒重任,不敢稍有闪失。为了激励已疲惫不堪的身体,我换岗走到屋外。眼前如同展开了一幅水墨画,不管是远处的森林、近处的田野还是眼前的小河,都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我小心翼翼地摸黑去换岗,距离岗哨还有几步远的距离,我小声说:“换岗啦。”黑暗中极目望去,突然远处传来几声嘈杂的狗吠声。声音从远处的村庄传向另一个村庄,逐渐增大,最后竟响成一片。我心想,这该不是进攻敌人的征兆吧?我将此事告诉岗哨,对方说这种情形今晚已有多次了。总之,虽不清楚是机动部队还是敌军,但哨兵有必要多加警惕。如是叮嘱了一番,就和站完岗哨的士兵一起返回了古寺。接着,今夜还要去××本部入口处。

本部设在寺院大殿里。穿过右岔道,来到了本部狭小的入口处。宽

广的大殿里，燃起了几堆火以取暖。殿内弥漫着朦朦胧胧的烟雾，只见几个士兵在烟雾中不停地走动。祭坛右侧，××副官将各部传令官召集在这里，语调缓慢地传达着命令。

夜晚，古寺中燃起了篝火，士兵们的身影在朦胧的烟雾中时隐时现，此景宛如一幅名画。各分队结束任务后回到古寺，围坐在篝火边，有躺着的、盘腿坐着的、揉眼睛的、闲聊的，还有睡觉的、吃山芋的。

今夜，屋子里寒冷难耐，篝火自然不能熄灭。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将门、椅子和栏杆砸坏了用来取暖，后来木材越来越少，只得将祭坛的装饰也拿来用上了。撞上了当兵的，也该菩萨倒霉。

大陆的菩萨啊，我们将浴血奋战，直至带领贵国的子民获得真正的和平。因此，求你暂时饶恕将士们的无礼吧。

#### 12月4日

我们拖着疲惫的脚步继续前行。这时，天空中友军的战机伸展着双翼，轰鸣着呼啸而来，颇为壮观。他们和地面部队取得了联系。看啊，他们飞翔的多么轻快！地上尘土飞扬，脚步声响成一片。队伍连绵着向前延伸，士兵们汗水满面，瘦削不堪，只有雪白的牙齿和黝黑的眼珠泛着光亮。

突然，一个士兵说：“我们为什么要当步兵呢？”

又有人说：“老子决不再当这受罪的步兵了，好歹也该干干航空兵。”一直默默行军的队伍，“轰”地一声笑了起来。

接着有一个人着急地说：“是啊，不干航空兵，干骑兵也好啊。现在，每天只顾一个劲地朝前走，脑袋像针刺一样疼，胸口也闷得难受。干脆当个装甲兵，咯吱咯吱猛往敌人阵地里冲。”

“当个卫生员怎么样啊？”

“那不和步兵一样吗。”

“那，宪兵怎么样？”

“是呀，宪兵最好。”

“还有更好的吗？”

“没有了吧。”



“户山学校的军乐队怎么样?”

“不错。不过,等他们来了战争早就结束了。”

“不会结束的,这可恶的战争才刚刚开始呢。”

“那样的话,安部君就可以搬到神户去了。”

“为什么?”

“安部君在神户,和在这里可是不一样噢。”

这是士兵们为减轻行军的痛苦、将心中的苦闷吐露出来而开的一些无聊的玩笑。很快,部队重又恢复了平静,继续前进。

前方树林中,有几户人家的屋顶隐约可见。远远望去,溧水城古色苍然。我们很快抵达城门,已有很多部队先行到达了。看起来,敌军似乎并未进行激烈的抵抗就弃城而逃。他们可能为我军旺盛的斗志所征服,无须我方多费力气。徒有如此得天独厚的防御阵地,真是太可惜了。

没想到入城竟如此轻而易举。虽说不是什么棒球比赛,却不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就轻易地取得了胜利。部队潮水般涌入城里。进城后,首要的问题就是晚上的宿营地和食物。

不知何时,一名记者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戴着报社的臂章,在我们近旁休息。脸上满是灰尘和疲惫。他是我登陆以来见到的唯一的日本记者,我多少感到一些奇怪,同时也觉得很亲切。我很自然地想要打听一下国内的情况。记者说要以城门上的了望楼为背景,拍张照片刊登在国内的报纸上,于是,大家很兴奋地登上了城楼。在了望楼的前面,以××为中心,大伙挤成黑压压的一片。我站在其中,一心想让国内的妻子和父母看见我神气的面孔,于是爬上了楼顶。我带佩剑的身影肯定很威武吧。这样,大家在这里吵闹了好一阵子。

突然,城内一角传来捷克式机关枪猛烈的射击声。敌人开始进攻了,我们真是太粗心大意了。几乎同时,大家跳下城墙,准备迎战。这样一来,好不容易要寄回家乡的英勇作战的照片化为了泡影。真是太可惜了,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机会。

夹杂着机关枪的声响,有一枚小型炮弹飞了过来。刚才还轻松愉快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我中队在城墙和民房间集结待命。敌军子弹贴墙飞来,把民房墙壁上的泥土打得飞了起来。右侧民房起火了,很快就

噼里啪啦地烧了起来。灰尘从我们头顶飞落下来。准尉带了几个人去灭火。我们贴在墙角,在敌军的枪炮中闲聊起来,话题也多半与战争毫无关系。

回想起杭州湾登陆的那个夜晚,我们遭到了敌方炮弹和大火的袭击,精神和肉体上的紧张与疲惫,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现实的战争是多么令人兴奋。当时的激动、紧张与此时的感受截然不同。

日复一日,我们经过战争的磨练,无论肉体还是精神,只要没有看见擦身而过的子弹、迫击炮弹的爆炸以及飞溅的鲜血,就和平日没什么不同。

不时有几发子弹划破夜空飞驰而来。先头的一支部队进城后,似乎并没有遭遇到敌人的抵抗。不久,我们中队也上了大路。接着,停留在距离镇中心很远的一个地方。残敌已经撤退了。很快,几支队伍被派去扫荡残敌,我们分队也在其中。

沿街商店的窗户和大门都紧闭着,我们撬开了一家商店的大门,到后院查看了一下。翻过围墙是一片田地。近处有一汪水塘,一棵古柳枝条低垂,远处的城堡倒映在水面,景色非常美丽。七八只家鸭静静地游了过来。一等兵关田单手持枪,猫腰靠近了水塘。家鸭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迅速折向左边跑远了。武藤正要举枪瞄准,身旁的尾原害怕枪声把鸭子吓跑,制止了他。武藤不甘心,回头看了看,捡起一块石头用力向鸭子砸了过去。鸭子只稍稍改变了一下方向,继续在水面慢慢游动。武藤感到很遗憾,大声说:“要是抓住了,今晚就能美美吃上一顿了。”大伙等了一会儿,见鸭子没有靠近的迹象,便只好放弃了。

这次,我们翻过了一家紧靠水塘的围墙,墙内竟然是一个非常气派的院子。两侧有库房,带有很长的屋檐。正中央主屋里,除了杂乱的桌椅,别无他物。墙上挂着一个支那军官的大幅像框。看起来,这里曾是敌军的临时兵站。两间库房里,遗留着稻草、栅栏,还有几件军装和几把铁锹等物品。我心想,会不会留下一些书籍或其他可供参考的资料呢?仔细查看了一遍,什么也没有。离开这里之后,来到一个狭窄的十字路口。突然一颗子弹“嗖”的一声从身旁飞了过去。我们似乎遇到了狙击,可我们并不知道敌人在哪里。贴着墙一看,“嗖”,又一颗子弹飞了过来。

仔细一看,左侧有一座教堂,窗户高高的,子弹似乎是从上面射来的。狂妄的家伙,走着瞧吧。之后,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过街道,向前走去。可是在附近并没有发现敌人。一伙人回到中队本部休息。一等兵武藤把情况向中队长作了报告,接着说要去附近的民居看看。

一会儿,他带来了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衣服脏兮兮的,像是要讨好我们的样子。他像是商店里的伙计。可能是担心被当成支那兵,他竭力想讨好我们,一副可怜样。他一副低声下气的模样,指尖瘦削,指头细长,一看就知道,他不可能当过兵。一等兵山本提议,今晚就让这名男子做中队的苦力,做些烧饭、取水之类的活,对此大家都表示极为赞成。

分队队员分头找来了做晚饭用的锅、水桶和南京米。另外一个分队的人经过我们中队时,说他们找到了调味品。支那青年看到后说,附近的路口有家调味品店,有许多调味品卖。山本马上要支那青年带他去。因为一个人去太危险,便由高桥同去。不久,我们便提着满满一桶调味品回来了。

支那青年一脸得意的样子。看来,他就住在这条街上,对这里非常熟悉。大家为了消磨时间,便和支那青年闲聊起来。看到士兵们的态度,支那青年也放下心来,显得非常活泼有趣。突然,他掏出了左眼球,放在手掌上。大家吓了一跳,不知所措。这时,支那青年擦了擦眼球,又放回了原处,看着大家,“嘿嘿”地笑了。待大家反应过来,原来那是只假眼,都“轰”地一声笑了起来。“你,看看的不行。”大家用只在士兵间使用的支那话开始逗支那青年。支那青年眨巴着眼睛,并不在意大家为什么笑他,也“嘿嘿”地笑了起来。因为要尽力讨好大家,对于他来说,这是最好的自保方法。即使如此,在这样的地方,可以装假眼,在战前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真是一个让人放心不下的人。

我们的营地被分配在距此不远的地方。房子很大,而房门依旧小而脏。里面几间房间,还有一个宽敞的院子。在一间库房里,有很多小白豆和花生。走出后院木门,是一个很深的山崖,有小河流过。四五个士兵和苦力在那里洗着什么东西。院子里有成捆的柴禾和稻草,做晚饭足够用了。

小队长矢野君发现了一个漂亮的小房间,想收拾一下,作为队长室。矢野是我同乡的朋友,说有事到这里看看。发现这是女人曾经住过的房间,很漂亮,还有很不错的床和梳妆台。地上扔满了纸屑、布片和小箱子。木村、水村和吉村各分队长也来了。小队长摊开地图,众人围在一起开始研究到达南京的地形及距离。

从地图上看,到南京并不太远。可是,这只是地图,并不那么可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有过惨痛的经历。在此前的行军途中,多次因为改变作战行动,实际行走的路程,比地图上多出许多。很多时候,途中得知到最近的村庄有三里,可是到达下一个村庄,再一打听就变成四里了。当时的心情如同实际路程不知比预想的要远多少,感到非常沮丧,甚至变得很气愤。因此,决不能轻易相信地图上标示的距离。

不久,我们开始在地图上演示进攻南京的战术。一会儿话题转向宿舍的分配和各自的战友,最后谈起了家乡温柔可爱的妻儿。大家越谈越起劲,竟一发不可收拾。小队长拿出一箱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香烟放在我们面前,让大家一起享用。许久没碰香烟了,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不知谁竟兴奋地叫了起来。有了香烟,大家早把妻子、南京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享用了”,说着,满脸胡子的钟鬼,开始慢慢地向天花板吐出一个个紫色的烟圈,同时,闲聊也结束了。

我站在梳妆台前,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镜子里的人分明就是自己,不是哥哥更不是别人,的确确是自己。我不禁一震,思念之情涌上心头,同时充满一种久别重逢之感。这张面孔,并不是那种头发梳理整齐并抹了发蜡,油光发亮的,当时流行的小里小气的模样,倒是像疯子样的头发,还有蓬乱的胡须,配上一张原本黝黑却在日复一日的磨练中变得黑红的脸。现在,脸颊上还留有汗水干后的盐渍。这是一张多么苍老而又勇敢的脸!这张脸曾奔驰在枪林弹雨中。一张未加修饰的本色的脸。这是我的真面目,也是一张无比忠诚的日本男人的脸。

“分队长,你又是撇嘴又是摸脸的,在干什么呢?”正在独自感慨之时,突然一等兵关田来了。

“没,没什么,没干什么。”我好像被别人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一样,有些难为情。

主屋里铺着石头,有一个20坪左右的大房间。三个分队的士兵,正在各自铺着稻草、搬运柴禾,准备今晚在此过夜。此前抓来的那个支那青年正和士兵们一起认真地干活。

刚才就觉得不对劲,本来,在日本装假眼需要很高昂的费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装假眼不能不让人起疑心,即使不是间谍,也一定是个富家子弟。总之,需多加留意他的行踪。

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山本时,他竟不以为然。问其缘由,才知道刚才山本带他去后面小河洗过饭盒,回来时,他在空饭盒里装满了水,一个人把所有餐具都清洗了。山本当时怕他一个人去洗饭盒逃掉,便悄悄尾随在他后面,发现他根本就没有逃跑的迹象。话虽这么说,但毕竟是支那人,还是很令人担心。支那青年并不关心我们的谈话,只是和邻近分队的人聊了一会儿天,又愉快地干起活来。

宿舍还是老样子,铺着稻草,中间烧着炉火。今晚住的房子比较宽敞,因此火堆也大,大家可以舒展身子,美美地睡上一觉了。

因为我要查看附近的地形,便来到了屋外。两三个士兵不知从哪里搞来了猪崽,正在吃猪肉。路旁水井边,很多人在打水。晚来的人拎着小水桶等待着。有的人拿着脸盆在洗漱。我想起了镜子里的那张脸,便借来了脸盆洗了洗。

在嘉兴,为了将被雨淋湿的毛巾烘干,不小心竟全烧掉了。之后,找了一条毛巾一直凑合着用。这条毛巾像沾了酱油一样成了红黑色,比抹布还脏。即便如此,因为是自己用的毛巾,也就不觉得有多脏了。我反复洗了很多遍,还是洗不干净。因为只有这条毛巾,就将就着用吧。要是没有这条脏毛巾,到南京之前就没有可用的了。

路上,遇见了户部一等兵,他正乐呵呵地扛着一个袋子回来,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到的,反正他总是能找到这样那样的东西。

巡视完毕,在回来的路上,从本部拿到了很少一点砂糖。我们已很久没吃糖了,就作为晚饭的加餐吧,大伙儿肯定会很开心。

刚一回去,就见一等兵户部正在大声嚷嚷着,一问才知道,原来分配宿舍时就和第二分队发生了争执。但因为对方在理,就暂且忍了。

这次找来的一袋糖,因为量多,打算分给每个分队一些,户部为发泄



刚才的不满，不愿分给第二分队。这样看来，刚才在路上遇见时，袋子里装的就是糖了。可大家毕竟是战友，无论怎么生气，最后还是把糖公平地分给了各分队。我们分队也分到了满满一桶，大伙儿都很高兴。可是，我从本部带回来的糖，一下子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晚饭后，大伙儿围坐在炉火边开始闲聊。支那青年将从库房里找来的花生放进锅里，开始炒花生，旁边围满了人。石田和山本把剥出的花生米装进一个小盒子，本以为他们要留下以后吃，一问才知道，准备明天行军途中吃。连明天行军途中吃的东西都准备好了，真是考虑得周到啊。不久，大伙陆陆续续地睡觉了。

炉火旁摆放着一排脏兮兮的鞋子。夜里，阵阵寒风袭来，这时发觉炉火已渐渐熄灭了。添上柴禾，炉火又熊熊燃烧了起来，周围明亮了许多。支那青年也已安然入睡。火炉旁边传来如雷的鼾声，震动着周围寒冷的空气，大家正做着好梦吧。

#### 12月5日

第二天早上，支那青年不见了。本以为他去了厕所，四处找了一遍，但不见了踪影。这时，第三分队的支那人也不见了。中岛嘀咕着说：“混蛋，竟敢逃跑，真他妈的混蛋！”上等兵大屋也说，他们两人昨晚一直在悄悄商量着什么，肯定那会儿就商量好了。早晨确实有人看见他们逃跑了。真可惜，原本满心欢喜地打算让支那青年背着今天行军用的糖，竟让他跑了，真是非常懊恼。

大伙儿商量之后，都不忍心扔掉这么多珍贵的糖，但又没法都带走。不仅如此，一路上，尽管我们舍不得，还是扔掉了许多无用的私人物品。虽然如此，仍然觉得行李很重，最后连圆珠笔也扔了，只带了一支钢笔和几张纸。不过，要扔掉这么多糖总有些舍不得。今后在哪里再能找到糖，还是未知数。大家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分队中的两个人腾出饭盒，把糖装在里面，吃饭时再分给其他队员。在这个时候，也只好如此了。

今天破例，要下午出发。大家踩着石板路出了城，走到看不见城墙的地方，停下来稍作休息。昨晚准备的花生派上了用场。可能这话不太



好听,但老实说,因为南京大豆很多,昨晚我们就多吃了些,感觉肚子有些不舒服。早上,大便不畅,花生这种东西,真的不能吃得太多。这种痛苦,真是没法说了。不过,边吃花生便走路,确实也能减轻行军的痛苦。

队伍像往常一样,弯弯曲曲,绵延数里。士兵们满脸是汗水和尘土,他们把枪从右肩换到左肩,又从左肩换到右肩,气喘吁吁地慢步前行。有的人脖子上挂着抹布一样的毛巾,绑了腿的脚上穿着皮靴,跛着脚行进着。

天气晴朗,天空万里无云。阵阵微风从树梢扑面而来。在队伍前方两三步远的地方,第二小队的小林伍长走得非常起劲。“很有劲嘛”,我向他打了个招呼。后来才知道,他是因为心里不痛快,所以索性强打起精神,走得快点。这样,走在前面总比走在后面心里要痛快些。其实,走在前面或后面本身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觉得走在前面会有一些优越感而已。

我们的话题渐渐转向了小林君的故乡和家庭。

平民百姓出身的小林君,回国后负责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很不容易。看上去,小林君皮肤白皙,讲话干净利落,丝毫不像一般老百姓。平日里,他平易近人,是个很优秀的伍长。我不禁想起那次小林君作为值日士官长,站在船里用很利落的语调向大家传达命令时的情景。因为他是我们分队片山的同乡和前辈,一直受到片山的尊重。而且,他的确是个值得赞赏的优秀伍长。因为疲惫,我们两人的谈话也时断时续。

为了减少行军的痛苦,我们尽量地找些话题来说。正谈得起劲,前方传来休息10分钟的命令。接着,命令依次向后传达。或许在20分钟或10分钟前,我们就开始焦急地等待着休息的命令,终于在三五分钟前才缓慢地传来,大家早就等得心急如焚。

有时,由于指挥官或休息场地的缘故,迟迟不能下达休息命令。如果休息时间已经过了5分钟或7分钟,而命令还迟迟不到,心里焦急是可想而知的。指挥官到底都在干什么?难道他们的手表都坏了吗?我们强忍着痛苦前进,他们竟然忘记了休息时间。各种各样的猜测在队伍里蔓延。因此,一听到休息的命令,大家就像将棋里被“啪”一下吃了的马一样,一下子倒在路旁,像死人一样。

有一位枕着背囊、抱着枪、仰望天空的人向我喊道：“横山，还好吧？”我转过头一看，发现原来是和我一起服役的战友浅井，于是回答说：“还行吧，可是别人休息的时候我们不休息，会吃亏的。”接着，他说因为脚有些疼，往前走一段再休息。“有烟吗？”“没有，倒是有些枣子。”说着，他从背囊中掏出一把枣子递给我。枣子已经干透了，一放进嘴里就化掉了，非常好吃。“浅井，快休息。”因为是曾经一起服役的战友，可以推心置腹地交谈，即使有些不中听的话，也不会往心里去。

傍晚，到了一个叫周家庄的地方，到处都很脏。我们的住处有一幅相当不错的南派画家的画卷。支那创造了书法，也产生了南派的绘画。不管哪户人家，都挂有一两幅书画，每幅书画都堪称佳作。今天的这幅画尤其大，而且画得特别好。整幅画描绘了一群蜜蜂忙碌的情形。因为整个房间里只有这一幅南派画，我想干脆把它带走算了。但画实在太太大，况且，带着这样一幅佳作，不知道途中会发生什么事情。要是被风吹雨淋弄破了未免太可惜。不仅如此，我们还肩负着南京决战的使命，想到这些，最后只好放弃了。要是把这件事告诉大家，难免遭受他们奚落，还是不说为好。只是希望战争结束后，这家主人回来时，这幅南派画仍完好无损地挂着。果真如此，他们也决不会想到，这幅画曾差点被一个日本兵拿走。

附近田里种了很多山芋，我们挖了些煮了吃。大家吃饱后，把剩下的去了皮，装在一个小罐子里，留待行军途中吃。

我把一块石头放在稻草上当作枕头躺了下来。借着蜡烛微弱的亮光，欣赏那幅南派画，不久便进入了梦乡。

### 12月6日

今天又是一个坏天气。像往常一样，没有洗脸刷牙就背上沉重的背囊，慌忙整队出发了。军靴破了，有的人只穿着袜子，脚后跟磨出了洞，每走一步便飞起一阵尘土，跟在后面的人，真有些受不了，最后，就只得一个人分开走。

中午时分，远远看见两个像屋顶状光秃秃的山头。太阳照在山坡红色的泥土上，一会儿呈现出血红的颜色，一会儿又变成了紫色。听说要

绕过那座山,我未免有些失望。因为路途太远,今晚又是很晚才能休息。路边洒了很多南京米,可以看出,敌人撤退时是多么狼狈。

太阳落山时,队伍停了下来,迟迟没有出发。四周渐渐地暗了下来,身上的汗变凉了,感到特别冷。不久,下达了就地开饭的命令。大家纷纷走下山头,来到了一条小水沟边。我拿起饭盒,正要朝那里走去,这时突然感到脚上一阵疼痛,动弹不得。天已完全黑了下來,路上陆续燃起了几堆篝火,映红了夜空,颇为壮观。

夜晚,寒气阵阵袭来,大家找来了丢弃在墙角、路旁的枯树枝,能烧的都烧了。四五个士兵从远处的农家搬来了门板、农具。后面篝火边,有人起劲地在砸什么东西。小队长来到我们围坐的篝火旁,“香烟就剩几支了,每人半支”,说着,把香烟分给了大家。获得意外的馈赠,大伙儿格外开心。接着,他鼓励大家说,南京已近在眼前,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突破敌人设置的南京防御线。因此,诸位应当更加努力,坚定地战斗。自然,我本人也有必死的信念,但死对于国家无任何益处,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无谓牺牲。我希望诸位在舍身战斗的同时,能够相互帮助。大家务必努力奋战,直至把日章旗插上南京城头。这才是日本男人的气概。接着,大伙儿一起发誓,将誓死奋战。

夜空中星星闪烁,似乎就要坠落,或许,我的灵魂很快将回归彼处吧。

部队将在此稍作停留,等待命令。我们分队在右侧小路深处找到了一户人家,稍作休息。狭小的民房里,睡了很多,挤得满满的。我想生火取暖,但柴禾根本点不着,反倒弄得满屋是烟。一个士兵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往火上添柴禾。隔壁房间也是烟雾缭绕,根本无法入睡。但因屋外太冷,只得忍着烟熏在房间里睡觉,不知不觉中,疲惫的身体渐渐暖和起来,竟也睡着了。不一会儿,我们就被叫醒了,再次出发。抬手一看表,刚过凌晨3时30分。

我们睡眼惺忪,再次踏上行程。朦朦胧胧,根本搞不清往哪个方向,走到了哪里。有时不小心踩空了田间的小路,突然清醒了许多;有时鼻子突然撞在前排士兵的背囊上,疼醒了,接着继续向前。只是下意识地向前挪动着脚步,大脑一片空白;有时感到浑身的每一处关节都钻心地

疼。使劲摇晃身体,睁大眼睛,努力想要清醒过来,但依然不能驱除丝毫的倦意。部队调转方向,向右行进,而一个士兵竟然径直向黑暗中走去,像是去小便,但又不太像。此时,另一个士兵冲过去,一把拍在他的肩上,大骂混蛋,那个士兵这才清醒过来,惊慌中发现附近只剩下自己一人。

小路延伸到一座小山坡上,翻过山坡后,黑暗中,左侧一片桑田向远方延伸。部队默默地向前,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头顶划过。远方传来机关枪猛烈的射击声,我们已越来越接近敌军了。这会儿我也清醒了许多。黑暗中,部队就这样一直顺着道路向前行走。不时有流弹飞来,发出异样的声音。根据枪声判断,战线似乎拉得很长。

过了一条宽敞的道路,部队走进了一条狭窄的小路,并且停了下来。路旁有四五户人家。于是,大家便坐在农家的屋檐下休息。两棵大树伫立在星空下,微风吹来,枯叶瑟瑟颤抖。我爬上山坡躺了下来。腰间凉嗖嗖的,隐隐作痛。握枪的手异常冰冷。一方面是因为天气寒冷,另外也有身体困倦的原因。都已死到临头了,为什么还如此困倦呢?可能战争和睡魔是不同的吧。就在我迷迷糊糊、忐忑不安地想着第二天的战斗时,东方天空泛出了鱼肚白。

透过黑暗,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在这几户农家的背后有一个小村庄,村庄中央有一块空地,空地上有几口水塘。部队决定在此吃早饭后继续上路。我从背囊中拿出饭盒,走下山坡来到水塘边。水面上弥漫着一层薄雾,水面已结了冰。村西侧是一片平坦的土地。村庄里早已没有了人。士兵们做早饭的炊烟袅袅升起,静静地消失在天空。此情此景,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

早晨非常寒冷。在一户农家,我看到一伙士兵在做早饭。房间里烟雾缭绕,看不清楚他们是谁。这时,在那伙人中间,我发现了上等兵大原。我立即上前打招呼说:“这不是大原君吗?好久不见,看起来还是很精神啊。”“多谢。只是脚受了点伤,别提有多难受了。”

“那也太不幸了,要尽可能多加小心些。”

“谢谢,越来越接近南京了,大家都要好好干。”“那当然了。”时隔许久,我们两人又可以边吃边聊了。

此时,传来了敌军猛烈的炮弹声。在这片开阔地前方的山脊上,敌

人似乎已布好了阵地,只等我军的到来。这时,大家已填饱了肚子,同时做好了继续向敌军阵地挺进的心理准备。

但是,前方是一片平坦的草地,没有任何遮蔽物,根本不能一齐冲锋。不得已,只得以分散队形斜插向前。不时有子弹擦身飞过,落在地上飞起一阵尘土。地形万分凶险,我们只能利用洼地、山坡时进时停。

右侧山坡上有一片茂密的树林,其间露出几户人家。村庄附近,有部队正以分散队形向前突进。所幸我们分队到现在还没有人负伤。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来到一座小山坡的背后隐蔽起来。前方有许多高低起伏的山坡,前进较以前容易了一些。即使如此,敌人还是凭借坚固的堡垒向我军猛烈射击。可惜,友军的××炮在日复一日的强行军途中受泥泞道路的影响,没有一门炮能跟上部队。仅仅凭借步枪和机关枪,根本不可能攻陷这些堡垒。不管怎样,眼下敌弹正猛烈地向我方俯射过来。因步枪和机关枪不能对付这个碉堡,我们接到命令停止攻击。因此,从早晨开始,我军未发一枪。我们只是单手执枪、压低了头盔,在子弹的间隙中一步步逼近敌阵。

敌人不断从左右两侧向我军扫射,中队里已有数人负伤。大家愈发焦急,但仍不能前进半步。此时,敌人的气焰变得愈发嚣张。

不久,××炮的轰鸣声从友军阵地传来,大家都很兴奋。敌人也毫不示弱,迫击炮弹划出一条弧线飞了过来,随着“轰”的一声爆炸,掀起了阵阵尘土。想要夺取敌阵,光凭射击远远不够,还得靠血肉之躯冲击敌阵。这一战法,世界上绝无仅有。我焦急地等待着全军冲锋的命令。

敌人遇到了向阵地紧逼的我友军,即使蜷缩在坚固的堡垒中,也一定会感到一种窒息的压力吧。为了阻止我军的进攻,敌人的子弹向我方劈头盖脸地飞来。但是,我军已攻陷了敌军中央防御阵地。在山坡上有一个小水塘,这里相对安全些。到达此处,大家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敌军的子弹从山坡上猛烈地向我军射来,掠过头顶,“嗖、嗖、嗖”地射在了我背后的土堤上。此时,土堤上如同地狱,而我们藏身的洼地则成了天堂。地狱和天堂相距竟如此之近。水塘清澈见底,倒映着天空中的朵朵浮云。突然,只见中队长和两三个士兵登上了左侧山坡,可能是去侦察地形吧。



过了不久,一名士兵一边高声喊着“中队长中弹了”,一边跑到了山洼里。几乎同时,近旁的四五名士兵也跑了出去。瞬间,大伙儿的表情变得异常紧张。接着,卫生员也跑了出去。所有人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大家都很担心中队长的伤势。此时,只有刺耳的枪声在耳旁回荡。中队长刚才还神采奕奕,此刻却躺在担架上,在士兵的护卫下下了山坡。大伙儿注视着中队长,都一言不发。我走上前去,发现中队长已停止了呼吸。他的军装上粘满了鲜血。看到这些,大伙儿愈发忧虑。中队长英勇战死的情景也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中队长并不是单纯地英勇阵亡,他是为了尽可能减少部下的伤亡,使他们更加勇猛地战斗。在极为不利的地形下,置危险于不顾,愤然而起,详细侦察敌阵的行动,为激励部下的英勇行动最终导致了这一悲剧的发生。我把枪紧紧地夹在胳膊下,在心中祈祷着,希望中队长能活过来。

此时,中队长的军刀、望远镜、水壶,以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酒壶都化作他崇高的亡灵,深深地铭记在我们心中。年长的准尉和年轻的小队长只是默默地抹着眼泪。当中队长的尸体被抬到小山坡背后,在大家视线中消失时,每个人心中都燃起了熊熊的复仇之火。每个人都抱着决不善罢甘休的决心,重新握紧了枪。

在猛烈的迫击炮声中,矢岛少尉庄严地宣布自己开始指挥中队,同时由后藤准尉担任我们的小队长。接着,战士们胸中燃烧着愤怒之火,开始了坚决、勇猛的进攻。

敌弹从前方和侧面猛烈飞来,一连串地射进脚下的泥土中,溅起了一阵阵尘土。迫击炮弹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把所有的东西都炸得粉碎。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战斗中,战斗进入了白热化。

进攻从早晨开始,此时我军仍未攻占敌阵。虽离目标只差一步之遥,但进攻却绝非易事。战士们隐蔽在小山坡背面,等待下次进攻的时机。

不久,我们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部队再次陷入先前的境地中。夕阳西下,染红了傍晚的天空。历经千辛万苦,部队总算攻到了这里。

由于从今天早上就开始进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吃午饭,因此,疲惫



和饥饿立刻向我袭来。

当太阳落山,夜幕降临时,信泽队长肥胖的身影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他一只手举着望远镜,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阔步行走在山坡上侦察敌情。此时,他不畏强敌的精神,使所有的人都倍感鼓舞。虽然部队千辛万苦才攻到这里,但还是决定暂停进攻。部队趁着夜幕避开敌人的射击,集结在一处。

部队一旦开始后撤,前进时紧绷的神经多少有些放松下来。从背后射来的敌弹也变得格外恐怖。不愿背后挨枪子也是人之常情。看到夜幕下的战线上,三三两两的士兵利用土坡和洼地移动的身影,我的心情也变得格外复杂。

接着,部队在早晨看到的那座长满树木的山坡上集结。林中有几户人家依水塘而建。刚才有几发迫击炮弹落入水塘,水面上冒着泡。看到此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两三个士兵正在水塘边捣米。树林中露出一座看似寺院的建筑,今夜要将这里作为部队本部。

夜幕下,一些小房子的房顶围绕在大殿周围。部队长很担心,因为士兵们一大早就开始忙于作战,到现在还没有吃上一口饭,因此,他催促本部的士兵到附近的田地里找些山芋来,现在正在蒸煮。得知此事,我感到非常高兴。同时,我又为队长担心。因为他的脚被迫击炮弹炸伤,现在还不能行走。

此时本部突然受到敌人迫击炮的猛烈轰击。刚隐蔽到土墙背后,准备伺机反击时,敌人又朝这边猛烈射击。子弹“嗖、嗖”地打在院中的树上,树枝掉了一地。我受命刚刚走进大殿,就看到白天战斗中或死或伤的中队长等人躺在担架上,挤在狭窄的空间里接受救治。空旷的大殿中只有两支昏暗的蜡烛,把士兵的身影长长地投射在墙壁上。重伤者痛苦地呻吟声使人胸中充满悲壮之感,同时又有些感动和震撼。

今夜,这个寺院暂时作为存放死者高贵灵魂以及伤者的场所,由我们负责守卫。

第四分队要在村庄西北面设置岗哨。位置选定在顺着本部围墙左转,有四五棵大树露出根部的突出一角。因为此处可凭借庞大的树根和残破的围墙充分隐蔽自己。我们留下三个人站岗,其余的人一起返回本

部，在一间大房子里待命。

夜里，敌军的进攻愈来愈猛烈，不时有迫击炮弹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在本部附近响起。为避免成为敌人的攻击目标，不时有人提醒我们熄灭篝火和蜡烛。

今晚，大家都没能好好地吃饱饭，一等兵关田在黑暗中抱着饭盒，一边拨弄着篝火，一边用变调的浪花节小曲嘟囔着：“饿着肚皮，何以战斗？”大伙听后，“轰”地一声都笑了起来。隔壁房间里有人借着即将熄灭的篝火，在絮絮索索地做着什么。不久，周围静悄悄地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我忍着彻骨的寒冷，蜷缩在房间的一角，直到去换岗。屋外，机关枪刺耳的轰鸣声不时夹杂有迫击炮弹的爆炸声。房前两三个士兵经过，不知撞上了什么，发出很大的声响。似乎已到了换岗时间，但黑暗中无法知道时间。听到要求准备换岗的声音，我摸黑准备去站岗，摸索着走过走廊来到了路上。

天空阴沉，凉嗖嗖的夜风迎面吹来。刚要走过围墙，几发子弹“嗖、嗖”地从旁边飞过，其中一发斜着射入水中，子弹发出的声响消失在水里。沉默中，大伙儿变得紧张起来。

到了岗哨位置，远远看到有几点微弱的灯光在夜空下闪烁，接着开始一连串的射击。枪声在前方。和左右两边响成一片。其间，闪烁的灯光不断变换着位置。我心中暗想：“他妈的，走着瞧吧！”手指和脚尖渐渐变得冰冷，可是作为一名哨兵必须做到纹丝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执行警戒。在连续不断的枪声中，我想到了生前的中队长。明天就看不到受人爱戴的中队长的英姿了。此时，在我们所护卫的本部里，有几个重伤者在痛苦地呻吟，直到今天早晨他们还生龙活虎地和我们一起战斗。不知何时，我自己也会成为一名伤员吧。

远处有一枚迫击炮弹爆炸了。

战争！战争！可恶的战争！哨兵此时此刻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换岗完毕，刚回到住处，立即感受到了房间里的温暖。看不清其他人在哪里，就这样在枪声中过了一宿。

当东方泛出鱼肚白时，枪声渐渐沉寂下来。不知为什么，我一颗提

起的心也放了下来。重伤员最终还是死了,抬着尸体的担架静悄悄地出了门,消失在山坡背后的树阴里。死去的战友们,我们发誓一定要为你们复仇。

吃完早饭,整備完毕,我们开始向昨日激战过的敌阵地发起了进攻。我军翻山越岭、摸爬滚打,渐渐向敌军逼近。捷克式机枪发出刺耳的响声,把地上的泥块打得粉碎。迫击炮弹也不断飞来,掀起一阵阵尘土。战士们满身是泥,打红了眼。不久,我们潜伏在了一座小山坡背后。检查了分队人员,所幸大家都安然无恙。但大伙儿都已气喘吁吁、精疲力尽了。

我们似乎被敌人盯上了,只要露出头来,立刻就会受到敌人的猛烈射击,根本不敢贸然采取行动。

绕到山坡左侧,有一个交通壕露出一个缺口来。我蜷缩在交通壕里向前望去,已有好几个人隐伏在对面的土堤下。也有人在看着别人背靠土堤前进。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战斗中。

大伙儿一个接一个向前跃进,敌弹不时落在他们的周围。看到这些,我的心不禁提到了嗓子眼。又有一个人冲了出去,大约冲出20步左右,就“扑通”一下倒在地上不动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所有人都盯着那个士兵,看他有什么动静。可是他再也没动。大伙儿意识到他大概已经死了。

我大喝一声:“冲啊!”正欲率先冲出去时,立刻有两三个人说:“别急,敌人火力正猛,再忍一下!”不久,进攻的时机来了。此时,敌人的捷克式机枪不断地向一个方向射击,因此可趁敌人射击停止的间隙进攻。若失去了这一短暂的机会,那就危险了。

“听着,我拍拍每一个人的背,大家就向前冲,明白吗?”我们已准备就绪。

敌人又朝这边“哒、哒、哒”地射击。

“注意,冲!”我拍了一个士兵的背,他立刻像箭一般冲了出去。并未引来敌弹。但大家仍紧张地注视着那个士兵。“成功了!”大伙儿在土堤上高兴地笑了起来。

“下一个准备!”

一个士兵又啪嗒啪嗒地冲了出去。他的前面扬起一阵尘土。

“危险！”

“太好了，成功啦！”按照这个方法，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向前冲去。这时决不能操之过急。

后面的人默默地整理枪背带或系紧头盔，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如同就要诀别一样。大伙儿的想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完成任务，除此之外，决无胡思乱想的工夫。

轮到我了，一切准备就绪，人也变得极度兴奋，我不禁攥紧了拳头，同时告诉自己不能着急。从土堤上望去，敌弹像雨点般倾泻过来。见此情形，我连冲出去的气力也没有了。“这可不行！”我在心中鼓励着自己。再次向前望去，又响起了一阵猛烈的捷克式机枪声。

“注意，冲！”我奋不顾身地冲了出去。情况似乎不妙，子弹“啪、啪”地打在脚下，溅起一团团尘土。太危险了，我一下子扑倒在地，好像是在一片田地的中央。虽自知位置不妙，却束手无策。要是可能的话，真想趴在地面。子弹擦过背囊飞了过去。

“啊，就差一点就成功了。”不知道谁在背后喊道。此时，我已冲了出去。枪声从背后传来，似乎是紧追着我打过来。当我碰到土堤上的杂草时，心中感到无比庆幸。瞬间，头盔和背囊也变得沉重起来。土堤背面有两名伤员，附近还留有血迹。很快，军医跑了过来。

我们又继续前进。很快，我们到了群山环绕的一个小水塘边。因为此处距敌人很近，已不能再前进半步了。子弹贴着地面飞来。

迫击炮弹不时在附近爆炸。大家本能地拿起枪防御，但根本无济于事。

如果没有枪声，今天会是风和日丽、秋高气爽的天气。土堤上的枯草和天空静静地倒映在水面上，一幅远离战争的景色。我拾起一块小石头扔进水里，激起了一片涟漪。一只小虫从岸边的草丛里轻快地爬了出来。

好长时间没有便意了，突然觉得憋得难受，于是我来到对面没人的地方。四处望去，这里就像一个积满水的盆一样，没有任何遮挡物。水塘边有人在洗脸。我爬上了山坡，此处虽然非常危险，却适合大便，于是

就蹲了下来。不一会儿,就拉出黄灿灿的一堆来,一股刺鼻的臭味扑面而来。可是今天,这气味却引发了我一种异样的心情,是一种无限的乡愁或者是一种思念。关于日本的种种回忆不断涌上心头。

我是否还能回到日本?在我头顶上方就是通向死亡之路。几个士兵并排躺在土堤上,如同忘记了战争,漫无目的地闲聊着。

天空碧蓝,水面如镜,这样的情景,绝非语言所能描述。这就是人生的缩影?

难道这是战争中的和平?只是这样的和平,充满了随时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即所谓的动中之静。也许这块凹地里,马上就会发生战斗。我们以忠勇之精神凝聚在一起,无论环境如何恶劣,都能迸发出巨大的威力。

我伸出手指看了看,指甲已长得很长,积满了污垢。手指虽未曾一刻离我而去,却早已被我抛之脑后。自登陆以来,它一直本分地行使着自己的使命。看着手指我越来越感到不可思议。如此看来,我身体的很多部分都已被我彻底遗忘。它们都和手指一样柔顺、忠实地服务于我。在我投身战斗时,不顾一切地配合我。肉体虽已被我遗忘,但还是如此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确切地说,应该是肉体本身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即使它是从属于我的,但仍然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也许因为过于熟悉自己的肉体,使我已厌倦了这具无法舍弃的肉体。今天,因为这个原因,使我彻底忘记了它。

尽管可以通过他人或他物清楚地了解自己,但有时也会忘记自我,这种情况非常多。如果说忘记自我这种说法有些莫明其妙,那么说是没能盯牢自己会更恰当些。比如,在此次战斗中我的手被炸飞了。战斗结束后,战友捡回了许多只沾满炮火、泥土和斑斑血迹的手摆在我面前,让我找出属于自己的那只手。我难道可以当场确切地找出自己的手吗?

恐怕大家都有从许多私人物品中挑选出属于自己东西的经历吧,此时我的心情就如同这种心情一样焦急。最后,双手双脚相继断了。当这些手和脚整齐地摆在自己面前时,曾经一直属于自己的手和脚已不再属于自己。因为手脚从来就是只依附于自己,因此并不是自己分裂了,而是手脚脱离了自己。自己也并未变得四分五裂,自己仍是原本完好无缺

的自己,而手脚仍是脱离了我的手脚。手脚脱离了自己不会悲伤和寂寞,甚至还远离了痛苦。相反,目睹此景,我自身却变得愈发痛苦。

假若此时我冲上这个山头,敌人一枪击穿我的胸膛,使我当场毙命,那又会怎么样呢?我也许会像刚才想象中的手脚一样,不会有任何感觉,也可以解释为我的神经最终停止了工作。如果说今后汇集人类的智慧及科学的精髓,制造出和人类一模一样的机器人,肯定会有人断言,无论科学如何发展,也不可能制造出这样的机器人。而且,许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机器人根本不可能和人类一样拥有奇妙的精神世界。这种肉眼看不见的无形的精神,果真会因为一颗子弹而消失吗?我绝不相信。我宁愿相信即使肉体灭亡了,精神也将永存。即所谓肉体只是人活着不能或缺的有形之物,但不是人的全部。这样考虑的话,原本的自我、真真实实的自我终究还是精神本身。

我一边思考着这样一些琐事,同时,在苍穹之下拉完了大便。之后,我回到了分队。部队自一小时前停止进攻以来,一直没有任何行动。我以背囊为枕,抱着枪躺了下来。敌人始终时断时续地射击着。此时,夕阳西下,天空渐渐变暗,小水塘和山丘都笼罩在一片薄薄的暮色中。登陆以来信泽队长一直同士兵一同徒步行进,他毫不畏惧,拖着肥胖的身躯,气定神闲地在山顶散步。不一会儿,他的身影融入夜色中,不见了踪影。见此情形,每当有枪声在大队长附近响起,我们就感到脊背发凉。尽管如此,队长仍是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似乎敌人的射击与己无关。不知为什么,看到队长的身影我也信心倍增。

我们对本部队的行动非常熟悉,而对其他部队一无所知,对于敌军的部署则更难以知晓。但是,看着队长这样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使我明白敌人并不可怕,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同时,我们心中一种轻松感油然而生。

12月9日

经过两天激战,部队把杜家山抛在了身后,连夜开始向南京进发。队伍拖得很长,缓慢地穿过桑田中间的小路,越过田埂。尽管走得很慢,但来自后方的卫生队仍旧抱怨走得太快。特别是抬着担架运送伤员者



最为痛苦,尤其是夜里道路难行。

途中,我们涉小河、过山脊,丝毫不敢大意。右方远远地传来敌人的枪声。随着战斗的结束,神经也松弛下来,加之连续两天没合眼,一时间感到极度疲惫。行军途中犯困,如不尽量打起精神,在狭窄的小路上行走将会非常危险。尽管竭力想要清醒过来,可是很快又开始犯困。强忍着困倦的滋味真是痛苦万分。前进的同时,既要努力不落后于前排的士兵,又要小心留意脚下的小道,神经极度疲惫。就像梦游症患者摇摇晃晃地拚命向前行走一样。尽管下意识地向前走着,但神经已极度疲劳,基本已停止了工作,身体也已失去了重心,剧烈地晃动。部队长矢ヶ崎中佐在杜家山一役中身负重伤,不能徒步行进,但仍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前进。受其精神感染,大家都抱着即使粉身碎骨也要攻下南京的信念,继续前进。

在这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励下,战士们的胸中燃烧着为达到目的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烈火。部队悄无声息地穿过夜幕,彻夜克服困倦,在嘈杂的脚步声中一直行军,直到天亮。

部队到达一个村庄后稍作休息。村中空无一人,村民似乎事先得知部队的到来,外出避难了。村中的围墙和房子都已残破不堪。旭日高照,我有些怀疑此时是不是上午。因为水很脏,饭根本不能吃。村庄中一片死气沉沉,不禁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惧。

上午11时,部队离开村庄继续前进。地图显示前方有条大河,分队上等兵石田作为渡船勤务兵先行前往。一等兵梶原因抬部队长的担架需暂时离开分队。这样,梶原的枪和背囊则由分队人员轮流负责。背着两个背囊行军实在累得够呛,但是,越是这种情况,分队人员越要相互帮助。到了轮换时间,有的士兵抹把汗,干脆拒绝别人替换,要求再多背一会儿。看着这些士兵的身影,让人感到既欣慰又感动。

很多士兵都是应召入伍的,在进入这个分队之前互不相识。尽管如此,一旦被编入同一部队,所有人都变得比亲兄弟还团结。有时虽发生一点争执,但从未有人记恨于心。齐心协力、共赴死难的决心,将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不断发挥出强大的力量。对所有的人来说,战友永远就是自身的一部分。

路旁的小溪清澈见底,我不止一次饮用溪水以解干渴之苦。可是,此时不管喝多少,也变成汗水流了出来。虽然胃冷得难受,但还是禁不住想喝。走了很久,仍未抵达我们要去的那条河流。大家想尽快到达那里,显然是因为在渡船到来之前,可稍作休息。但是,最终我们仍未到达那条河流。不久,远方出现了一条街道,而不是河流。一支排着长长的队伍,在街道上挤成一团,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是低着头,弓着腰,一瘸一拐地向前走。

听说距此不远有一个叫秣陵关的村庄,大伙顿时来了精神。此前一直以河流为目的,最后我们却来到了秣陵关。村庄中到处都有休整的部队,每个人浑身上下沾满泥土,像泥人一样。意想不到的,我们在这里遇到了××部队。××部队和我们联队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他们从××登陆以来,一直和我们部队一起进攻南京,连续急行军最终到达此地。大家纷纷交流着一路上急行军的艰辛。

战争,无论行进在什么样的路上,无论攻打哪一座城池,对所有人来说,都必须忍受痛苦,以同样的努力,克服疲劳和困难,始终保持必胜的信念。此时,在他们消瘦、黝黑的面颊上,仅有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们一定和我们一样,露宿野外,忍饥挨饿,也曾忍受过寒冷和泥泞,饱受炮火和尘土的考验。他们脚上的军靴满是泥泞,破烂不堪,唯独枪和剑犹如神物,闪闪发光。

我们日复一日,饱受艰辛和磨难。即使面对饥饿和寒冷,仍信心百倍。每次黄昏时攻陷一座城池,就会更加意识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在目睹战友牺牲时,更感悟到生命的宝贵,感受到自己行进在天地间所获得的力量。今天,我们的面颊虽已变得消瘦,但我们也变得更加坚强。一部分部队今晚似乎要在此宿营,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

大伙儿都已筋疲力尽,希望今夜能在此地宿营。但最终我们不得不打消这一念头,因为目的地南京已近在眼前,情况万分紧迫,我们需一鼓作气继续前进,在一两天内攻克南京。不到半小时的时辰,大约在4时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街道上挤满了军马、火炮以及其他部队的士兵。车轮声、马蹄声、鞭子抽打声、脚步声响成一片。步兵穿过其间继续前进。在我磨磨蹭蹭的

一会儿工夫,我和部队走散了。狭窄的街道上,一时间似乎变成了喧嚣的战场。车辆、火炮、步兵队伍挤作一团,伸向前方。人们默不作声,似乎也无暇讲话。所有人重又开始了艰苦的行军。

平坦的街道上尘土飞扬,行进中的部队也愈加壮大,一眼望不到尽头。我大汗淋漓,满脸的尘土和汗渍,只有一双眼睛闪闪发亮。腿也变得僵硬起来,简直苦不堪言。脚已失去了知觉,好像被什么追赶着似的,一瘸一拐地拼命向前。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被自己以外的某种力量推着向前。我垂下头,顺着腿看着脚尖,就像坐在车上滚动的车轮一样,感到头昏目眩。此时已毫无心情来欣赏路边的景色,只是一直盯着前排士兵的背囊和脚跟向前走着。每走一步,都感到痛苦万分。但是,急行军依然继续,丝毫没有放慢,目的地似乎遥不可及。

终于等来了五分钟宝贵的休息时间,整个人软绵绵地像散了架一样,死人般一头扑倒在地上。短短的五分钟时间,心脏剧烈地跳动着,血液也加快了流速,整个身体剧烈地晃动着。我立即抓紧时间休息。眨眼间休息时间结束,重又庄严地下达了出发的命令。虽然是暂时的休息,但一停下来,大腿根疼痛难忍,动弹不得,痛苦之情难以言表。脚掌也针刺般地疼,只能凭意志继续前行。

夜幕降临,四周渐渐暗了下来,部队仍在继续前进。几天以来睡眠不足和疲倦越发严重,神经因极度疲劳而变得迟钝。尽管此时我们已体力不支,但战斗的意志却更加高涨。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身躯中流淌着的大和民族的血液,引领我们的肉体继续前行。夜空中,星星摇摇欲坠,天地尽头柔和的地平线,在夜色中清晰可见。

部队穿过了一条街道,前方山脚下一堆堆的篝火如鬼火般闪烁。分不清他们是敌是友,只有几声炮响,划破夜空传来。队伍登上这条坡道后终于停了下来。

突然接到命令,今夜在此处宿营。一下子,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下来。我们中队顺着街道右拐,途经一条小河,田间没有小路可走。走了约半小时,发现了几户人家。遗憾的是,这个村子不能容纳整个中队。但是,反正是露营,加之大伙儿已疲惫不堪,即使躺在屋檐下或树阴下也知足了。因为不停地跋山涉水,漫无目的地残酷行军,最终决定在此露宿,我

们特别高兴。大家随便分配了一下住宿地点,便开始收集院中的稻草准备休息。

我们分队和另一个分队共用一个房间。和以往一样,房间中央燃起地炉取暖。虽然饭盒中的饭半生不熟,但此时能填饱肚子已经很满足了。饭后想喝杯水,但连去打水的气力也没有了。

难怪如此疲惫,自昨晚从杜家山出发以来,一直急行军,到今晚 10 时许才到永庆庵。想到连续超过 28 小时的急行军,我不禁惊叹人类力量的强大。在此次急行军途中,我们分队的关田和中岛两人最终落伍了。虽然很担心,但也无济于事。部队源源不断地开来,他们或许会跟随某支队伍来到这里。即使如此,还是感到有些遗憾。如果可能,真希望他们和我们一起攻入南京。虽说这是人之常情,但最后我们也只得作罢。围坐在地炉边吃完饭后,想躺下休息时,已是凌晨 1 时了。整个身体已筋疲力尽,像棉花般软绵绵的。我蜷缩在狭窄的房间里睡着了。

### 12 月 10 日

永庆庵的早晨,天还未大亮,已有士兵在地炉上架起饭盒开始做饭。房间里弥漫着白色的烟雾。士兵们已疲惫不堪,如死人般蜷缩成一团,丝毫没有醒来的迹象。屋外,一棵古树枝繁叶茂,遮住了整个院子,悄无声息。

这是战斗的早晨,天开始蒙蒙亮了。士兵们来来往往,准备出发。似乎已完全忘记了昨夜的疲劳,一直忙得团团转。预感到激战的临近,每个人的表情都显得特别凝重。

一切准备就绪,部队出发了。我们部队并未折回到昨晚走的那条大路上。通过一条小路后,部队开始向前方的山脚进发。根据推测,山脚下村庄的旁边应该有条大路。到达这里,队伍开始加快行进速度,向山脚挺进。

山上覆盖着茂密的树林。四五个骑马的士兵在路旁休息,其中有的在整理马具。田地中央的一户人家起火了,“噼里啪啦”地烧了起来。屋顶竹子的爆燃声听起来就像枪声一样。

不久,部队绕到了山脚后,一个小村庄出现在眼前。小河的水清澈

而甘甜,大家贪婪地喝了起来,又把水桶装得满满的。此时队伍看起来略显得有些混乱。随着继续强行军,出现了落伍的人。即便如此,行军的强度却更大了。不知为什么,再也没有遇到敌军的抵抗,我军如入无人之境。

不知谁在身后说,不打败敌军,如入无人之境般的行军也太没意思了。事实上,每个人都希望在艰苦的行军途中遇上敌人,因为只有经过长途跋涉,并在途中自我隐蔽,同时依托地形、地物实施进攻,此种行军更使人感到快乐。有时苦战半天,仍在原地止步不前,那种经历也尤为难忘。

队伍走进了一片丘陵。这时,我发现路旁有一块漆成绿色的路标。仔细看去,上面支那文的大概意思是“南京郊外市营墓地”,这使我想起了东京的青山墓地。我又环视四周,希望能看到南京的城墙。丘陵上的大片墓地里,散落着许多小土包,这就是支那人的坟墓了,看起来特别宏伟。在土包的前面立着一块石碑。在阳光的照耀下,石碑泛着白光。

我们绕过丘陵,刚刚走过一片像扫把一样光秃秃的树林,就立刻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敌人在左侧的高地上。队伍迅速在田野中散开,向敌阵地前进。我们前面没有任何掩体遮挡。在田间行进非常困难,不一会儿,我们已气喘吁吁。枪声在群山间猛烈地回响,队伍整齐地向敌阵逼近,由于友军强大的火力,我军似乎对敌人已无所畏惧。很快,敌人停止了射击。这时,敌人又从背后高地向我军射击。敌人的主力似乎就位于背后的高地上。于是,我军又勇敢地向背后高地冲去。

登上山脊后是一片宽阔的草地。敌人在此借助有利地形构筑阵地,等待我军的到来。子弹雨点般飞来,大家更加紧张。我们借助起伏的山丘,不顾一切地向敌人逼近。负责通讯的下士兵在右边喊着什么,战士们对此似乎一点也不在乎。只要发现有利地形,我们便没命地冲过去,负隅顽抗的敌人开始退却了。

队伍左突右进,在向左边前进时,我被搞得不知东西南北,根本不清楚目的地南京在哪个方向。农田前方有一个大土包,看不到背面,左侧过了小河有一个小村庄。敌人躲在村后,猛烈地向我军发射迫击炮弹。田埂上摆放着五六个背囊,似乎是我友军侦察兵的。敌人误以为背囊是



散兵,对周围进行了猛烈的轰击。我们分队从背囊附近经过时,受到了两三枚炮弹的轰击。

后藤准尉正大声喊着,阻止大家进村。当时有子弹掠过屋顶和院子里的树梢飞来。此时已有部分士兵通过了村庄。在河堤和小河的交叉处,我们再次受到了七八枚迫击炮弹的轰击。炮弹划着一条弧线向头顶飞来,真让人感到心惊胆颤。爆炸的炮弹掀起了一阵尘土。因为是在开阔的田里,虽然弹片飞得很高,但并不怎么危险。近处的松田分队长和一名士兵被弹片击中。准尉提醒大家,此时村庄一定会成为敌人轰击的目标。他担心士兵们的安全,迅速向村庄方向跑去。

突然,友军××机编队轰鸣着从身后飞来。编队保持着一定距离,其雄姿让人感到说不出的喜悦。这时,飞机已掠过头顶直扑敌人阵地。突然,一架架战机犹如发现了猎物,降低了飞行高度。我们忘记了战斗,只是紧张地注视着他们。不一会儿,一枚枚啤酒瓶状的炸弹从飞机银白色的机体中落下。同时,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冲天而起。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只听到一阵阵“轰隆隆”的爆炸声。似乎在轰炸南京城。一想到友军正在轰炸,我感到非常痛快。大家面面相觑,开心地笑了。之后,我们绕过村庄继续前进。

群山之间是一片片广阔的梯田。敌人位于山脚下的村庄,向我方射击。我们借助高低起伏的田间小路,一步步地前进。此时,部队已完全分散开来,已分不清哪个是中队,哪个是小队了。

迫击炮弹像雨点般落下来。一枚炮弹击穿一户农家的屋顶,随着巨大的爆炸声,木片四处乱飞,滚滚白烟冲天而起。

白天的太阳明晃晃地照在我们身上,远处飘来刺鼻的硝烟。伴随着弥漫的硝烟,我的心中升腾起一股残忍的感觉。刚卧倒在地,一只小虫从草丛中跳了出来。

接着,我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继续前进。不知过了多久,我们小队到达了山背后的一座村庄。村前的水塘波光粼粼,敌人可能看不到这里,因此并未遭到轰击。听说小队长后藤准尉在先前的村庄受了伤,我大吃一惊。由于时间紧迫,根本不能进行救治。队伍集结完毕,迅速向后山冲去。这里有三个大的坟墓,小队以分队为单位,隐蔽在坟墓周围,



等待时机。其他小队顺着山脚迂回,向左进入另一侧树林。

此后,因为敌弹过于猛烈,不能取得联系,大伙儿卧在墓地中,嘀嘀咕咕地交谈起来。一般来说,地势太高的地方比较危险。

“如果迫击炮在我们中间炸开,大伙儿就全完了。”一个士兵说道。

“别讲费话,那是肯定的。但是如果炸弹落在土包以外,不会有任何事。”附近一个士兵说道。

“要是捷克式机枪打来,一点也不用担心,但换了迫击炮,每个人都会像龟儿子一样缩着头了。那模样肯定很有意思。”一个士兵安稳地趴在土包上说道。

听到这话,大伙儿“轰”地一下笑了。激烈的枪声渐渐远去,不时有流弹带着刺耳的声音飞来。

夕阳落山了,周围也暗了下来,我们仍未接到任何命令。大家根本没有时间吃午饭,我们早已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今晚或许就在此过夜。我和几个士兵下山去村庄里筹备伙食,但其他部队的人早已先于我们到达,每户人家都挤得满满的。小池塘对面有座红色的教堂,倒映在水面上非常美丽。

村庄的另一端有户人家,我想不妨进去看看。屋里漆黑一片,看不清任何东西。一走进房子,脚便碰到了什么软绵绵的东西,一摸才发现是两具支那人的尸体,心中有些异样的感觉。但是,除了这里没有别的什么合适的地方。我们只得把尸体搬到角落,开始准备做饭。这时,总觉得房间里还有其他人,大伙儿分头仔细寻找,终于在隔壁房间的角落里发现了三个女人。她们屏住呼吸缩成一团,可能是受战争的惊吓,她们就像死人一样没有了一丝力气。我们也顾不上这些,因为必须尽快做好晚饭。正要准备做饭,一等兵片山闯了进来,说对面人家有口锅,让我们马上过去。在那里,我恰巧碰到了清吉。

“你还是安然无恙,太好了。越来越接近南京了,从今晚开始会越来越危险。看样子很快就能打进城去,或许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无论是我先倒下,还是你先倒下,我们都要坚持到最后。清吉,我要是死了,尸体就拜托给你了。但是,我希望我们最好能有幸在城里相见,毕竟,我们已经打到这里了,因此我真心希望我们能梦想成真。”我鼓励清

吉。他精神抖擞地应答。之后，清吉又帮我们准备晚饭。

如果不把屋子的窗户全部关上，火焰的光亮照到外面，就会成为敌人的攻击目标。因此，我们关上了窗户。房间里到处弥漫着烟尘。我越发感到，这将是和清吉的永别，吃饭时，我们尽情地交谈起来。

屋外已完全黑了下来。和清吉分手后，我们又返回了刚才那块墓地，等待战机。日落时分，敌人又开始新一轮猛烈射击。不久，我们分队摸黑翻过几座小山坡，来到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坐落于一片稀疏的树林中。在这里，我们停止了前进。途中充满了艰难险阻，大家冻得瑟瑟发抖，只得把堆积在院子里的草垛拿来钻了进去。不时有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每次都使我们感到心惊胆颤。一会儿，大家又安静了下来。

晚上8时左右，从后方传来消息，准尉不幸壮烈牺牲了。准尉在中队里年纪最长，曾多次参加激战，一般被当作部队的“活字典”。正因为如此，队长极为尊敬准尉，把他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对我们作战时因缺乏谋略和由毫无经验而导致的失败，准尉总像父亲提醒自己的爱子一样，给予细心的指导。这些无不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我们也变得信心倍增。遗憾的是，准尉还是壮烈牺牲了。

此时我们已到达南京城外，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更好地作战，如何为国赴难。准尉的死给了我们沉重的打击。当听到这个消息时，一时间我们像束手无策的孩子一样，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想起和准尉分开的情形，我感到无比遗憾。准尉的死，对于他来说是战争的结束，但对于我们来说，能和他说话就很知足了。如果说他已不在这个世界，这样的字眼未免过于悲痛和残忍。大家为失去了分队长而极度悲伤，只能默默地等待战机的到来。

根据命令，一个分队出发去收容少尉等一批死伤者。此项任务由第五分队负责。但第五分队已缺员多名，只得从我们分队中抽调武藤和高桥一同前往。执行任务的士兵们在黑暗中无精打采地离开了，消失在山坡的另一边。周围听不到人的说话声，只有枪炮声在夜空中隆隆作响。

昨天，行军途中落伍的关田和中岛目前在哪里呢？他们在做什么呢？虽然没有落下多远，但我们在今天的战斗中改变了方向，恐怕他们很难赶上了。平时很少讲话的中岛暂且不说，一等兵关田在分队中最有

趣,他现在肯定满脸焦急地四处寻找我们。他们要是能早点回来该多好啊,分队中就是少了一个人也会变得冷清许多。

夜晚,战场上寒气逼人。凌晨5时,我想干脆拿起刀枪冲出去。这时,从山坡的另一侧,有三三两两的身影无精打采地向我们走来。他们是刚才出去执行任务的人。他们回来后都沉默不语,我们也没有勉强他们,询问战友死伤的情况。

不久,下达了前进的命令,同时规定不许携带背囊。不用背着沉重的背囊,大家觉得很高兴,但是一想到或许以后再也背不了背囊了,又感到非常难过。

说起来,自登陆以来,背囊还未片刻离开过。这么想来,愈发对背囊感到依依不舍。我们从背囊中拿出饭盒,随身携带了一些必需品准备出发。

第一分队长木村代理小队长,隐蔽在土墙背后避开敌弹,接着向前冲去。大家相互激励,从现在开始加强各分队之间的联系,齐心协力,更好地发动进攻。

## 12月11日

朝雾还未散尽,敌弹雨点般飞来。枪声响彻云霄,周围弥漫着炮弹炸起的尘土。士兵们敏捷地穿过炮火间的空隙向前猛冲。我在山脊背面看到了正看护伤员的卫生兵。每次分队人员都能安全跃进,我感到很高兴。突然,跃进的时机出现了,我毫不犹豫,勇敢地向前冲去。刻不容缓,我们翻山越岭,不顾一切地向敌人发起了进攻。

日章旗已出现在右侧的树林中。旁边一个士兵“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炮弹炸起的尘土劈头盖脸地落在我们身上,柳树枝被流弹打中,垂挂在树上。

不久,我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冲上了山丘。放眼望去,敌人正从前方山脊向我们射击。站在这里可清楚地看到刚才我军的前进方向。想到刚才敌人可能还在此处布阵,顽固抵抗,我不禁觉得这未免也太小儿科了,心情也格外痛快。

细细想来,我们经过激烈的战斗才夺得此阵地,又想到只有日本军

队才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我感到非常欣慰。

在战壕背后,我遇到第×中队的上等兵森,我们很高兴地互致问候:“你还活着呀?”“你不是也没死吗?”出征以来,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对方了,此次相遇,可谓久别重逢。因此,刚才一句简单的问候,包涵了迄今为止所有激战中的危险和艰辛,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森把自己的烟丝分一半给我,说是四五天前在一个村庄里找到的。没有烟管,我们只得迅速地把烟丝塞到烟斗里,他给每个人抽了几口。我已很长时间没抽过烟了,才抽了一口,头竟有些发昏。刚才大家还神情紧张,这时脸上却露出了轻松的笑容。悬在天空的太阳注视着我们,像是在开心地大笑,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从中队本部来的联络兵说,他怎么也找不到第二小队,务必请我们帮忙。接着,他向我们传达了命令,内容大致为:在刚才的进攻中,第二小队一等兵古田战死。由于战况激烈,古田的尸体被放在那里没顾得上处理。现在,其他中队的人前来通知此事,我们分队必须找到尸体,取回他的一只手指或遗物,然后把尸体就地掩埋。这时,大伙儿都不想返回后方。但是,既然是命令,又是战友的事,我们打起精神出发了。

我和上等兵森商量再次碰头,之后下了山坡。刚走下山坡,敌弹劈头盖脸地向我们射来。我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分头四处寻找士兵的踪影。尽管如此,因为战场过大,而且空荡荡的,看起来非常恐怖。枪炮声又激烈地响了起来,子弹像风一样飞了过来。非战斗中的子弹实在令人讨厌。

我走过墓地,来到一片农田,在比土包低出一截的农田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士兵的身影,果然是古田。因为大屋和片山恰巧在附近,三个人迅速跑了过去。古田趴在地上,早已气绝身亡,可以明显看出他曾经历了一番激战。三个人猫着腰在敌弹下为古田默默作了短暂的祈祷。这时,一枚迫击炮弹“轰”地一声在我们身边炸开。意识到有危险,三个人同时卧倒在地。其他分队人员隐蔽在杂木林中的基地里,观察着这边的情况。当他们看到炮弹爆炸,三个人同时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时,都担心我们已经牺牲了,默不作声地注视着我们。我们三个人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再次走近尸体。接着,我们摘下了古田的头盔,静静地把他紧握枪

的右手指一根根掰开。此时,只有刺刀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又有一枚炮弹爆炸了。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卧倒在地上,炸飞的土块“噼里啪啦”地洒落在我们的头上和脖子上。三个人默默地站起来,尽可能地加快速度。大屋和片山用带来的铁锹迅速挖了一个坑。血从一等兵古田的右胸部流了出来,滴到了地上,把周围的一片泥土染成了紫黑色。

我大声告诉他们,一枪打中了古田的胸部。两个人一齐转过身来看着这边。看着古田流出的血,我心中燃起强烈的复仇之火。我取下古田的腰带,把军装从胸部掀开一看,衬衣已湿漉漉地沾在了身上。因为找不到认尸票,我们只得用小刀取下古田胸口的“边布”作为他的阵亡凭证。“轰”的一声,又一枚炮弹在临近的农田中炸开。只见他们两人把半个身子钻进刚挖好的坑里,只露出屁股,我忍住笑喊道:“混蛋,你们在干什么?”两个人满脸是泥,神情惊慌地从坑里爬了出来,继续挖坑。

每次分队人员在土堤背面卧倒时,我就很担心。因此,我刚才扯着嗓子警告他们,那里太危险,让他们立即回来。但是,想到一个地方如果被轰炸过,就不会再次被炸,于是便让他们待在原处。我心想,或许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遗物,便在古田的衣袋和挎包中翻了一遍,没有找到什么像样的东西,只有一块手表还在走动。另外,还有一块千人针<sup>①</sup>。

执行任务期间,我们的行动似乎已被敌人察觉,接连不断地遭到敌人的袭击。我们已经遭到11次炮击,第12枚炮弹也落了下来。爆炸声惊天动地,像要震破耳膜似的。三个人紧紧趴在土堤上,死人似地一动不动。土堤还在颤抖,我的背上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瞬间,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自己完了。”这时,连睁开眼睛的力气也没有了。过了一小会儿,不,不能说是一小会儿,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也像永恒一样。我摇了摇头,晃了晃肩膀,发现没有任何异常。这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还活着。炮弹落在了土堤的外侧,尽管距我不到两间,所幸的是,似乎只有农田中酥软的泥土被炸得很高,落到了对面。我只是被土块狠狠地

---

<sup>①</sup> 日本习俗。由一千名妇女在一块布上各缝一针,赠给出征的人,围在腰间以保佑平安。



砸到了，并没有受伤。

从土堤的另一侧传来了士兵们的呼叫声。此处不能再逗留了，我大声叫喊大家迅速离开，同时捡起身边古田的步枪和其他一些随身物品交给他们两人，紧接着，三个人一溜烟地跑开了。

古田的弹盒里还有很多弹药，便分发给了大家。毫无疑问，我们是想替古田多消灭几个敌人。在古田的挎包里还发现了满满一盒饭，一根支那烟袋。昨夜开始，我们已粒米未进，于是我们开始讨论如何处理这满满一盒米饭。古田虽已战死，但是想到他好不容易才把这盒饭带到这里，如果大家吃了这盒饭，总觉得有些内疚。我说：“也好，我们吃吧。但是大家都要像古田那样英勇作战，这样的话，他也一定会很开心的。”于是大家就这样处理了这盒饭。我们的肚子已空空如也，这冰冷而坚硬的米饭也可称得上是无比的美味了。我把从上等兵森那里得到的烟丝塞进古田的烟袋里，大伙儿轮流吸了起来。这会儿，刚才还很猛烈的炮火停止了。

正说着当前的首要任务还未完成，旁边的上等兵石田立刻站起来请缨，接着，他和山本、武藤一同出发。这次行动尽可能隐蔽进行，做到不被敌人发现。敌人停止了炮击，余下的人看着他们三人离开，不禁为他们捏了一把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的行动。三个人的身影像隼一样忽隐忽现，进入了执行任务的区域。不一会儿，三个人气喘吁吁地安全返回了。“这是古田的小拇指。”说着，上等兵石田把裹在千人针中的手指交给了我。我感到自己的手指在微微颤抖。把所有遗物紧紧地裹在一块布里，系在腰间。任务已完成，如不尽快赶赴前线就太丢脸了。

我们翻山越岭抵达前线时，第一线已推进到了前方，根本找不到中队的位置。登上一座高大的山丘，放眼望去，下面的敌人构筑了庞大的战壕，从平地一直弯弯曲曲地延伸到对面山顶。战壕宽约两间，构建宏伟，但仍然被我友军突破。我看到战壕里蹲着两个人，其中一人是卫生员。我问他是否有人受伤，他告诉我说伤员就要停止呼吸了。我偷偷看了一眼，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上等兵浅井。虽然知道他快不行了，但是我仍然走过去想要叫醒他。我们两人感情深厚，但他终究还是死了。

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他在街道上给我枣子时活蹦乱跳的模样，感



觉似乎就像昨天一样。当时的情形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浅井像熟睡了一样,没有一丝痛苦的神情,我怀疑他马上就会醒来,并对我说:“啊,是横山君啊。”如果接下来的几天,在某处见到神采奕奕的浅井和我打招呼说:“横山,好久不见。”我也绝不会感到意外。但是现实是无情的,浅井的确死了,死在这明媚灿烂的阳光下。

大家都默不作声,只有枪炮声在天空中回荡。我们又失去了一位战友,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但是,如果一味地沉浸在悲伤之中,也是于事无补。我们越过战壕继续前进。每个人都好像忘记了浅井的死一样。

到达第一线时,枪炮声愈发密集。在轰隆隆的爆炸声中,炸弹四处炸开,树林、战壕笼罩在一团团白烟之中。我跳进狭窄的战壕,刚走到左前方就看到敌人的尸体堆满了战壕,每具尸体上的棉衣都肮脏不堪,渗出紫黑色的血迹。战壕内堆满了尸体,无插足之地。

敌人牢牢地控制着南京,进行殊死地抵抗。跨过尸体时,让人产生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

我折向左侧尽头,突然旁边传来了枪声,一看才发现是上等兵森。“这不是森君吗?战况如何?”说着我走上前去。森回答说:“敌人正据守前方那条平缓的山脊到左侧树林一线进行殊死抵抗。”我问他我们中队所处的位置,森说他也不太清楚。他还告诉我们,此时不只是我们中队,就连他们中队也分散成一个个小队了。接着他又告诉我们,大队本部就在旁边那座杂树茂盛的山坡上。我心想,先到本部看看,或许可以了解到我们中队的位。我刚想离开,森跳出战壕,在背后尖着嗓子把我叫住。我回过头去,他提醒道:“那座山坡的山坳部先前经常受到敌人密集的火力袭击,非常危险。去本部路上要千万小心。”我道了谢,跨出了战壕。

通过山坳部,我们安全到达本部,可是他们也不清楚我们中队的位。队长还是和往常一样,拖着肥胖的身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根本不把敌人放在眼里。每次看到这情形,总是为能做这样一位优秀长官的部下而感到高兴。

自登陆以来,队长始终和战士们同甘共苦,拖着肥胖的身体和大家一起徒步行军。对战士们来说,这简直是一种奢侈。无论怎样的艰辛,

队长总是如同父亲一般,和我们一起承受。

有一挺重机枪在本部一侧猛烈地射击,这里也是敌人火力最猛烈的地方。敌军在左侧山坡上时隐时现。突然,友军一部杀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本部转移的同时,我们开始前进。在左侧山坡上,可以看到友军的曲射炮在“轰隆隆”地发射炮弹。

不久,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中队。中队附近的几座山坡光秃秃的,只有一片片的枯草。中队所有人员卧倒在满是枯草的山坡上,进退不得。

这时,上等兵平泽被一颗子弹击中,子弹从左肩穿入,一直到后背。但是,刚毅的上等兵仍不愿松开手中的枪。他满脸是汗,忍着疼痛说:“他妈的,只是被支那人击中而已,怎么能倒下?!”附近没有卫生员,大家来到他的身边鼓励他说:“伤口很浅,要忍住,别气馁!”看到他疼得满头大汗的样子,连我也感到非常难受。上等兵平泽忍受着一阵胜似一阵的痛苦,渐渐地,力气用尽了,只听到他用微弱的声音喊着“万岁”。此时,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毫无办法,最后,上等兵还是死了。

不一会儿,战场上空的太阳似乎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似地,静悄悄地落到西边的树林后。夜幕降临,炮弹不断地爆炸,迸裂出火花。

接到命令,今晚各小队要利用周围的有利地形挖战壕,尽量减少伤亡。在稍靠后的地方,有几个荒芜的坟墓,圆形坟头像馒头一样。我们分队依靠此处地形,向下又挖深了一些,隐蔽了起来。夜风袭来,寒气彻骨。

从昨夜开始,我们就一直忙碌着,没有吃过像样的东西,感到饥饿难忍,连拿铁锹挖坑的力气也没有了。我心想,该战死的时候总会死的,于是干脆停了下来。听说各分队需派出一两个人去昨晚住过的那个村庄准备伙食。我的米只有两把左右了,即便是这少得可怜的米,还要指望靠它坚持到最后呢。最后,大家总算凑了些米。石田和山本下了山,消失在夜色中。

我们打起精神,开始挖壕沟。如果不活动,身体就冷得受不了。之后,大屋和梶原出去收容死伤者。

为了让大家回来后能觉得暖和些,剩下的人把壕沟又挖深了一些。

在这过程中,多次想就此放弃,但还是打起精神坚持到了最后。我们从附近搜集了一些树枝和木棍,在壕沟上搭起了帐篷。壕沟就这样建成了。今晚在里面睡觉,虽然寒冷,但毕竟比在野外强多了。

松田分队长来了,他说第五分队上等兵梅田左眼受了枪伤,流了很多血,非常痛苦。又说梅田一会儿要手枪,一会儿要日本刀,大家感到非常为难。松田说,为了不让梅田受冻,他从战壕里战死的支那兵身上剥下来两件棉外套。正说着,大屋、梶原回来了。他们用帐篷和外衣赶做了一副担架,累得够呛,两个人说着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不久,从后方运来了大量弹药,只可惜不是粮食。据说将在拂晓前发起总攻,因此各分队分发了弹药。虽说本来就有必胜的决心,但饿着肚子,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

大伙儿一起钻进狭小的壕沟里,身体暖烘烘的,唯独屁股湿漉漉的。帐篷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抖动,脖子感到一阵阵发凉,我睡不着,也不能睡。

半夜里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掉队的一等兵关田回来了,他拄着枪一瘸一拐,满脸痛苦的样子。他竟然在混战中找到了自己的分队。大家对关田所经历的令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不气馁的精神倍加赞扬,也为他安全返回分队感到高兴。

听关田说,已有很多部队到达了昨晚我们做饭的那个地方,他们拿出自己带的口粮,积极地为第一线的战士准备伙食,可能今晚就能运到这里来。恰巧那里有运送弹药的部队,关田就和那些士兵一起忍着脚痛,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有一段时间,四处望去,漆黑一片,他自己也着实伤透了脑筋。但是,无论如何总算找到了分队,自己曾受的苦也算不了什么了。关田还说,无论如何要和大家一起打进南京,即便是死,也要和大家一起死。想到这里,他忘记了疲劳,又打起了精神。在说话的工夫,炮弹的爆炸声、捷克式机枪的射击声嘈杂地传来。到底何时战争才能结束呢?

我忍受着饥饿和寒冷刚刚睡着,石田和山本等人回来了。他们肩上的篷布里包着许多饭团。尽管饭团不少,可是分到每人手上也只有一个。饭团里既没有梅干也没有盐。虽然如此,他吃了饭后感到再也没有

比这更美味的东西了。我们甚至连粘在指尖上的一粒米也吃得干干净净,这样心中就再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这或许是最后一次吃饭团了。所有的东西都吃了,明天只需直指南京,攻进城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子弹也罢,炮弹也罢,我们已无所畏惧了。

### 12月12日

天刚蒙蒙亮,部队就踏着朝露,绕过山坡、庄严肃穆地前进了。敌人似乎已觉察到我军的行动,枪声更加猛烈。途中,我预感到,或许今天自己就会战死吧。

越过山丘,走过洼地,一片农田呈现在我们眼前。部队已展开分散队形,从左、中、右三面向前方的敌军展开坚决的总攻。虽然在昨日的战斗中,敌人多次依靠精锐部队向我们实施顽强的反攻,但仍被我军轻而易举地击溃了。因此,今天他们只是一味地顽固抵抗。真是一群废物,是没有信念的乌合之众。

在灿烂的军旗下,我们奉献出了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此时,我们心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念。矢ヶ崎部队长手持崇高的军旗指挥全军。他负了伤,不能步行也不能骑马,他躺在担架上镇定自若地向部队发布命令。部队长的英姿,堪称南京攻略战中最有气魄的一笔。在军旗和平易近人的部队长激励下,我们可以欣然赴死。受其感召力的影响,我们奋不顾身,迅猛向前冲杀。炮弹、子弹雨点般落在广阔的战线上。其间随处可见士兵们翻越山丘,在田间小路上冲锋的身影。几个士兵先后倒下了。见此情形,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漠然,宛若梦境一般。

不久,我们分队前进至右侧的大路上。敌人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我们遭到了敌人猛烈的射击。感觉很危险,我们便跳到了农田里。但是这里根本不能完全隐蔽。与其踌躇不前,不如一鼓作气冲上去。分队成员之间留出足够的间隔,趁敌人射击的间隙,一个接一个地冲了出去。大概是出于本能吧,所有的人都从左右两侧聚集到了大路上。

敌军难以抵抗我友军果敢勇猛的进攻,开始丢弃阵地向后退却。全军抓住时机,士气愈发高涨。大路右侧是一片树林和一个小村庄,左侧是一个陡峭的山坡,一直向前延伸,敌人刚才还在此布阵坚守。我们来

到大路上，一口气冲上了山丘。

这里有几条利用林阴精心构筑的战壕。登上山坡放眼望去，隔着平地约四五百米的地方有座雄伟的城墙。城外是一个村庄，村庄里的房顶错落有致，还有一片稀疏的树林。看到城墙，大家又充满了力量。因为经过了连续的奔袭，我们都已气喘吁吁。

敌人几近疯狂，从村庄里、城墙上向我军胡乱射击。士兵们散布在背后的农田里，在飘扬的日章旗下向前逼近，此景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靠近左侧树阴下的阵地已被大队本部占领。炮弹“轰隆隆”的爆炸声在四处回荡。重机枪已进入战壕中，不一会儿，通信兵把黄色的电话线架设到了本部。

前方村庄里，不时有敌兵在向右方移动。机会难得，我们一直打到枪管发烫。随着“咣”的一声，似乎打在了铁板上，正在射击的川边伍长惊叫了一声。我跳了过去。他取下钢盔，钢盔左前方被子弹击穿。钢盔下的战斗帽划出了一条约一寸的口子，幸好头部只是擦伤而已。我心中暗自为他庆幸，于是重重地一掌拍在他的背上，告诉他只是擦伤而已，并无大碍。川边摇了摇头，这才回过神来。他认真地问我：“真的没事吗？”立刻傻傻地笑了起来。

几枚炮弹落在本部所在的树林里，在“轰隆隆”的爆炸声中，树枝、泥土被炸得飞溅了起来。这次炮击，造成了几名士兵伤亡。重机枪手小原伍长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他说右脚上的鞋子刚才被炮弹的弹片打中，不知道鞋跟被炸到哪里去了。现在，从脚跟到脚尖已没了知觉。敌人的炮击越来越猛烈了。

我们和敌人在山丘上僵持了很长时间，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素以胆大闻名的信泽大队长，悠闲地单手拿着望远镜，独自专心地观察敌情。每当他发现有移动的敌人或明显的目标，就立刻吩咐士兵射击。战机已经成熟，部队立即发起了进攻。

在这里，我必须写下一段悲痛的故事。信泽大队长在即将进行总攻前壮烈牺牲了。自出征以来，他被大家当作父亲一般，受到全军将士的爱戴。仔细想来，从11月10日杭州湾成功登陆以来的三十多天时间里，勇敢的大队长，无论是在满是泥泞的恶劣道路上，还是在敌人的枪林



弹雨中,他始终拖着肥胖的身躯和士兵们同进退。他历经艰辛,始终树立自己不会被敌人击中的坚定信念奋勇向前,希望可以尽早抵达目的地南京。令人痛惜的是,大队长竟在这里胸口中弹,血洒城外,壮烈牺牲。此等壮烈之事天地可鉴。

当我们意识到大队长真的已经死去时,感到万分悲痛,无言以对。一个卫生兵听说大队长死了,跑来要见大队长最后一面。他“扑通”一声趴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战士们都哭了,同时,复仇的火焰在胸中熊熊燃烧起来。

经过周密的计划,最终下达了攻击命令。部队一下子拥向山坡,向前猛冲。战场上,战士们杀红了眼,刺刀闪闪发亮,血水横流,汗水飞溅,日章旗在硝烟中向前冲去。呜呼,此情此景,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

我们刚刚冲到大路上,正好有三辆战车轰鸣着向前冲去。于是我们迅速尾随战车冲入村庄,眼前一座雄伟的城墙拔地而起。战车冲入村庄后,折向左侧,我们跟着战车继续前进。正想顺着兵工厂的围墙转向右方时,早已等候在城墙上的敌人向我们猛烈射击,一个士兵眉间被子弹擦伤。这时,战车向中华门冲了上去,我们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敌人已做好了准备,只等我们出现。虽绞尽脑汁,仍毫无办法。如果从这里冲出去,做无谓的牺牲,那也太不值得了,因为战斗才刚刚开始。

正当一筹莫展之时,我们朝来的方向望去,发现后面的士兵都折向了右边的道路。我们似乎弄错了方向,于是决定按原路返回。那里有四五十名士兵正贴着房子背后等待战机。在这里,我们根本不敢贸然露头。房子背后有一条约三十米宽的护城河,护城河对面屹立着雄伟高大的城墙。之后,我们顺着道路向前走了一小段,在雨花门前停住了脚步。

雨花门有一条通向城里的铁路通道。抬头望去,铁门紧锁,门前严严实实地堆满了沙袋,门的左角已被我友军炸毁。远远望去,似乎可以从那里突入城中。但是架设在护城河上的铁桥已被炸毁,我们根本无法接近城门。

我们不时遭到城墙上敌人的猛烈射击。敌人据此有利地形负隅顽抗。与敌人争锋相对,友军把重机枪架在民房土墙上,给敌人以痛击。南京上空笼罩着一层薄云,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不祥之感。士兵源源



不断地从后方开来,在道路一侧集结,闪亮的刺刀如丛林般密密麻麻。

不一会儿,三四十个士兵从路上跑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放倒了一根粗大的电线杆。我正寻思着他们要干什么,听说要在电线杆一侧钉上厚木板,制成一座独木桥,然后让六名工兵敢死队员把独木桥架设到已损坏的铁桥上。

真不愧为是工兵,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进行这一艰巨的工程无异于虎口拔牙。在最后实施前,他们在道路上演练了一次,一切顺利。大家商量采取步兵、工兵相互配合突破城门的计划。之后,代理中队长矢岛少尉下达了分队长集合的命令。我们迅速集合,听取进攻步骤。分队人员都义愤填膺地等待着我的命令。

吩咐完进攻步骤后,我说:“大家和我一同战死吧!”所有人都盯着我,默默点了点头。既然已决定赴死,我们就不再需要任何东西了。我们脱下外衣和挎包,堆在民房的一个角落里,尽可能减轻身体的负担,这样行动就可以更加机动灵活。

为掩护进攻部队,重机枪开始猛烈射击。我一手拿刺刀,一手拎手榴弹,刚冲到路上,就听说工兵敢死队已成功突破。刻不容缓,步兵一个接一个冲向了铁桥。铁桥周围笼罩在烟幕里。我们冲上独木桥,同时,工兵在桥下充当人柱拼命向上顶着。他们在桥下大喊:“拜托你们了!”“放心吧。”我们冲过了独木桥。在蒙蒙烟幕中,横放着一根根枕木。我们拼命向前冲去,没想到铁桥竟然那么长。攻击过程中,我竟然没被敌弹击中,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过桥时,我一直念叨着:“没打中,没打中。”这样顺利地过了桥。很显然,在过桥中我能做的唯此而已。那时,我的眼里只有工兵呼喊的样子和长长排列着的枕木。刚过桥,一座高约五六丈的城墙直挺挺地屹立在眼前。

头顶上,雨雪和子弹交织成一片,在敌我双方的射击声中,我的耳朵有点发懵。

大家集结在一起,试图一鼓作气突破城门。但铁制城门异常坚固,凭人力根本奈何不得。上等兵石丸在城门前倒下了,但是我们根本没时间去救他,因为到处都有人流血负伤。工兵敢死队冲了上去,要对铁门实施爆破。接着,一群人蜂拥而上。我们手持手榴弹,想把它扔上城墙,

但城墙实在太高了,丝毫没有信心。就连用步枪瞄准射击的把握也没有了。我们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有几个人从左角的突破口冲了上去,但立刻和大块的石头一起滚了下来。如果就这样继续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一枚手榴弹向鼻尖砸来,“危险!”一下卧倒在地上,手榴弹打在石头上,在距我只有一间的岩石背后爆炸了。

工兵埋设的炸药在巨大的爆炸声中炸开了,卷起了一股尘土。同时,城墙颤微微地摇晃着。突破口一经打开,士兵们潮水般涌向了城门。但是,一次爆破还不够,好不容易冲进城门的士兵,又狼狈地退了回来。每次冲上去时就有手榴弹投下来。嘈杂的枪声不断地震动着耳膜。看得出,只要我们能一鼓作气冲进城门,南京就唾手可得了,因此我们愈发焦急。

不久,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坚固的铁门终于被炸毁了。铁门歪歪扭扭,仅容一个人通过。成败在此一举,大家又潮水般冲了进去。我爬过铁门,从约一丈高的沙袋上跳下来,左右两侧是土堤。敌人从前方向我们猛烈射击。此处没有任何遮挡,只有两条黝黑的铁轨长长地延伸到城里。我们只得利用土石堆以及丢弃在路上的车辆和箩筐躲避敌弹。

敌人射来的子弹打在城墙背面,“噼里啪啦”地直响。友军渐渐多了起来,很快阻塞了道路。此时,敌人的射击更加猛烈。敌人进行反击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似乎要转入反攻了。

如果后续部队不能迅速赶到,好不容易突入到这里的战果将付诸东流。垒石头的上等兵石村负伤了,接着,我又眼睁睁地看着另外几个人受伤了。这会儿自己也只能干着急,没有任何办法。

不一会儿,似乎有人冲上了城墙,传来了机枪的射击声。受此鼓舞,大家士气大振。新兵从后面跳下沙袋,源源不断地赶来,我军人数逐渐增多。另外,在左右两侧的土堤上,也开始有人活动了。我在左前方很近的地方发现了敌人。此时步枪已派不上用场,我们只得用掷弹筒向敌人射击。子弹很快打光了,大家把手榴弹收集起来向前面传去。即使如此,弹药最后还是打光了。木口伍长焦急地催着要手榴弹,但手榴弹早已使用完了。敌人又从前方持续向我们猛烈射击。

敌人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疯狂地射击着。自我军入城后的一个小时内，敌人嘈杂的射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一大群陌生的士兵进了城。看了领章才知道是××部队。××部队长指挥作战极为勇敢，但不幸被敌弹击穿胸部，“扑”地一下倒在那里，附近的士兵跑了过去。一个士兵被子弹击穿右肩，他迅速脱下袖子看了看，手臂上已被打出了一个洞。但那个士兵镇定地用绷带裹住了伤口，又若无其事地投入了战斗。

矢岛少尉在我旁边，我们对视了一眼，默默无语。他大概是在提醒我，要把分队指挥好。我军要准备进攻了。在连续不断的射击声中，我们开始准备下一次的进攻。

夕阳西下，四周渐渐暗了下来。四五个人进入了前面的一户人家。我们翻过右侧的土堤，接近了那户人家。黑暗中子弹从三个方向朝我们射来。

民房里的敌人并没有撤退。我们在院子一侧用轻机枪和敌人对射。此时，战斗已极度混乱，根本搞不清楚这挺轻机枪属于哪个中队的。天已完全黑了下来，伸手不见五指。民房里的士兵告知我们，贴着墙壁还有三个敌人。我们从院里伸出头一看，果然有敌人正紧紧地贴在墙上。事不宜迟，士兵们马上用刺刀刺了过去。在一声惨叫中，敌人一命呜呼。听说还有敌人，我们又悄悄望去，和先前一样，又有敌人正紧紧地贴在墙上。我们把这两具尸体代替土堆作为阵地。听说民房里还有其他敌人，但第三次观察时，我们并未发现敌人。这时，透过夜幕仔细望去，前面七八间的地方有个黑影在移动。肯定是敌人，一声枪响，那个敌人被击毙了。黑暗中双方的战斗愈发激烈，在这里，我们已不能再前进半步。

一枚炮弹落在民房里，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大地在微微颤抖。瞬间，所有的东西都被炸飞了，城墙上火光闪耀。友军的重机枪顽强地向反攻的敌人射击。在持续的射击声中，不时传来异样的军号声，听说那是敌人冲锋的号角。黑暗中，子弹从前后向我们飞来，分不清到底是敌是友。只有“轰隆隆”的枪炮声在天地间回荡，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气氛。

不久，我们分队接到命令，增援城门上方左侧，击退来袭之敌。于是，我们从民房中冲了出来。正欲冲上城墙，敌弹从背后飞来，“啪、啪”

几声打在石阶上，迸出了火花。城墙上有几个士兵正在拼命地堆积砖头固守阵地。××部队的人很多，我们相互配合，用城砖构筑防御工事。子弹从头顶飞来，发出尖锐的呼啸声。我们一直趴在地上，一边趴着，一边垒着砖头。子弹又一次打在砖头上，迸出火花。

工事构筑完毕后，我们进入工事等待敌人的进攻。敌人似乎知道大势已去，再也没有进行反攻。

远方回荡着敌人凄凉的军号声，炮声渐渐沉寂了下来。不时有子弹击中砖头，刺耳的声音渐渐消失在寒冷的夜空中。从高大的城墙上低头望去，城内烧成一片，火光映红了天空，景色异常凄惨。右侧光华门一带硝烟弥漫，激战似乎还在继续。我们就这样一直保持着戒备状态。等周围的形势安定下来，我们顺利入城，令人欢欣鼓舞。

待心情恢复平静时，寒冷和饥饿向我们袭来。屁股冷得刺疼，牙齿冻得发抖。这时，我们想到了放在城外的外衣和挎包，想去取回来。与其这么一直受冻，倒不如干脆活动一下。于是，大屋和片山出发了。

同一战壕中的××部队少尉取出一袋干面包分给大家，每个人只能分到三块。干面包小得可怜，甚至还没有饼干大，却说不出来的好吃。也难怪，我们从昨晚吃了一个饭团之后还一直没吃任何东西。

勇敢的士兵们奋不顾身地击溃了敌人，此时，他们又要和饥饿、寒冷抗争。所谓极度疲劳困倦，就是指他们此时的状态吧。虽然如此，我却睡意全无了。

城外还有射击声传来。大屋和片山很晚还没回来。这时我们开始担心起他们两人的安全了。

我们忍受着寒冷，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直到天亮。不久，东方的天空渐渐泛白，清晨来临了。我们曾拼死抢渡的铁桥、宽阔的护城河，以及我们曾经翘首以盼的街道屋顶都尽收眼底。

风不知何时已悄然停了。天空渐渐被染红，眨眼间，巨大的太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升了起来。这一景象，如同在祝贺我们入城一般。士兵们把塞在钢盔里的日章旗拿出来系在刺刀顶端。不一会儿，士兵们围绕着军旗，一起面朝东方天空，一遍遍地欢呼“万岁”！

我百感交集，禁不住泪流满面，双臂激动得发抖。我想到了自登陆

以来我们踏泥泞、顶暴雨、战饥饿、忍寒冷，夜以继日地快速行军和激烈战斗的情形。同时，又想起有多少战友在枪林弹雨中献出了生命，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中国大陆的黄土地。

无数可贵的英灵们，你们被裹在布里，现在是否被你们的战友紧紧地抱在胸前？我们不断受到你们的鞭策和护佑，最终，炽热的信念使我们得以占领敌人首都南京。直抵云霄的欢呼声，也有一份是为你们而喊的。

对我来说，这样一种既痛苦又感动的滋味是从未有过的。而且，在我今后的人生中，恐怕再也不会有这样一种激动的感情。

这不是梦，也不可能是梦。我现在不是穿着破烂不堪的军靴，正稳稳地站在城墙上吗？

[横山胜之助：《日支事变从军记——突入南京》，

私家版，1999年12月发行。]

(刘军 译)

## 9. 为日中友好尽力

味泽公胜

**编者注：**味泽公胜，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第34期学生，时任日军第十军国崎支队翻译。

在蒋介石军队的河流决堤作战的泥沼中，野炮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倒是山炮发挥了强大的威力。杀光、烧光、抢光（三光）以及强奸等等，我耳闻目睹了日军犯下的残酷暴行。

石原慎太郎所谓“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之说完全是谎言。我曾看见南京城外长江沿岸那数万具烧焦的尸体，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这些尸体引来了一只只野狗和野鸟。当时城内居民的生活无法保障，让他们在城外流浪也十分危险。据说日军将人群聚集到岸边，假装要用船将大家送往对岸，实际上则用机关枪向人群胡乱进行扫射，之后又浇上汽油放火焚烧。

从军让我感受到了人生中无法得到的种种体验。每当看到战争的残忍时，我都深切地感到和平的可贵。

我十分赞成在日中之间开展教育交流事业，我对此也早有设想，但是由于年岁已高，患病在身，实在是力不从心。

我现在在熊本从事的工作有以下几项：

作为熊本日中友好协会理事，参加各种活动；

为从中国归来的日本战争孤儿教授日语，并指导他们的生活；

中文讲座老师（执教15年）；

照顾来自中国的研究生。

[翻译从军记编辑委员会编《长江水·浪涛天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第34期学生翻译从军记》，  
沪友会第34期学生会，1993年4月12日。]

（杨伊宁 叶琳 译）



## 10. 一个士兵的战记

卫藤俊雄

**编者注：**卫藤俊雄，1915年12月2日出生，1936年应征入久留米独立山炮兵第三联队。1937年日军组建第十军，该联队隶属于第十军国崎支队。

(前略)

驻扎在附近的步兵中队凌晨2时发起了夜袭，我们炮兵也陆续出发，向铁桥进发。天一亮我们就容易暴露，所以我们挖了壕沟。等天一亮就开始炮击，我们朝对面山顶四五百米处的敌人连续发射了数十发炮弹，敌人也不好惹，炮弹像骤雨般袭来。

枪炮声震耳欲聋。我们发现山脚下的桑田里有士兵潜伏着，一个又一个地移动。过了一会儿，背上插着日章旗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一点一点地匍匐前进。这些在手榴弹的攻击下不停地左右躲闪的身影到底是人还是鬼，我们阵地的人都屏住呼吸凝视着。

我们向山顶上的敌人不断地攻击。快到半山腰的时候，幸好有四架日军飞机助阵，飞机在我们阵地上误投了炸弹，我们慌忙在地上铺开了日章旗。

先行的一名步兵一口气爬上山顶，用轻机枪向四周的敌人扫射，步兵部队也陆续占领了山顶。敌人的炮弹不再向我们攻击，于是我们就走出战壕解小便。

我们一顿把早、中、晚饭都吃了。

我们继续前进，通过了那片刚刚被步兵进攻过的桑田，只见桑树的每一根枝条上都有弹痕。旁边经过激战的竹林里的竹子东倒西歪，凄惨的情景可见一斑。

土堤上，十几个士兵在掩埋死者的尸体，看着死者僵硬的身体，觉得

这次占领是用死亡换来的，敌人的尸体也散乱地堆在四周，不禁让人感叹战争的残酷。

湖州还有十万敌人，我们必须马上出发。

数百艘小舟乘着傍晚湖面上的风浪向湖州进发。我们从湖面发起了进攻。

我们遇到两艘大船，船上为难民。战场上的平民等于遭遇天灾，非常悲惨。我们扛着枪从岸边爬到100米高的山顶上，等待天亮就发起进攻。

步兵发起了攻击，夜色中的湖州大地已经在枪林弹雨中了。敌人很快就败退了，留下遍地横尸。

湖州的街道恢复了异样的寂静。

经过白天的激战，我们的小船进入湖州境内已经是傍晚6时了。

步兵在街道上肃清敌军的残兵败将。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子弹掠过我们头顶，有人叫嚷是敌军来了！于是我们慌作一团，不知敌军在哪里，后来发现是日军的战车才放下心来。

有的战车兵抱怨说：“要是被误伤就麻烦了。”

到了傍晚，天色渐暗，我们看到从对面街道走过来四五个人，原以为是日本兵，结果发现是敌人，走近后双方都大吃一惊，敌人立刻逃开了。在河边淘米的时候，看到旁边也有四五个人过来淘米，仔细一看发现是敌人。我们大叫“是敌人”！对方立刻慌忙逃走。

到了夜里，上级命令我们加强警备。这天是我站岗。

天亮以后，我和另外一个同伴出去找米，到了一户人家，发现这里家徒四壁。我们看见有人影，就上前询问他们有没有米卖，出来了一对中年夫妇说：“没有。”这时从后面走来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看上去不到20岁，她用日语说“没有”，我们很吃惊，便问她是从哪里学的日语，她说她的父亲当过驻日本的外交官，她曾经上过日本的女子学校。

通过纸上交流我们知道了她的身世。据她说，她的父母已去世，今天她是到亲戚家来的，她还在学习俄语。看着她写字的那双灵巧的手，想到从杭州湾登陆后就没有洗过澡，以及自己那双天天做饭被熏得发黑的满是皴裂的手，不禁有些害臊。

俗话说：人不出门身不贵。不一会儿她拿出咖啡招待我们，真是很久没有享受到这样美味的东西了。我看着她清澈的双眸，战场上冷酷的心也渐渐平和下来。我们再三感谢之后回到了驻地。

上等兵后藤和二等兵中岛正押着六个俘虏，手上拿着一挺新式的捷克式机关枪。听说他们两人到桥对岸，打开一户人家发现有六个敌人在睡觉，旁边放着一挺捷克式机关枪，他们拿起了机关枪。那几个人被他们两人的气势所吓倒，束手就擒了。

第二天是休整日，我们开始烧开水除虱。

昨天的俘虏已经被中队的士兵斩首了。我们的士兵在他们面前拿出日本刀问道：“明白吗？”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都泰然自若地点点头。即使是敌人，我们对此也深感敬佩。为国家献身的精神日本和中国都是一样的。作为个人，我们之间毫无恩怨，却要献出生命。当权者真的是体察了民情后才发动战争的吗？或者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吗？然而决不能杀俘虏这一条我是一直铭记的。

一般来说招牌都具有持久性，而沿街半数的招牌上都写着“打倒日本”、“男子都去当兵抗日”之类的标语，其中有的招牌已经很旧了，可见这里是彻底贯彻排日思想的地方，看不出有丝毫的亲日迹象。

到北支那病马所去接受治疗的爱马回来了。在去接受治疗之前，爱马每天都躺在那里不动，那疲惫的神情不能不让人心生怜悯，真希望它像从前那样，每天都一副孩童般富有生气的脸。

第二天9时出发，在此之前我们都在小船上。现在要照料战马，大家都忙碌起来。行军途中到处可见敌人的尸体。

可能是因为日军战车追得太急，路边横七竖八地倒着自行车、公共汽车。从湖州通往外面的电线杆全部倒了。

深秋的山野，哀愁弥漫，尸骨遍野，天地间充斥着凄凉的气氛。

我们沿着太湖的西侧进发，到了一个叫陈家村的村落。沿途我们看到有村民挥动着日本国旗，觉得这在战场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后来有个日本兵出来，才知道这里已被占领了。

越接近广德，我们看到的尸体越多，此地一定发生过激战。渐渐地传来大炮的隆隆声，炮声越来越大，震动着四周的空气。远处的阵地上

野战炮正在攻击村庄。部队向右侧和前方展开。中队采用迂回包围作战的方法,沿着田埂绕到敌人后方发起进攻。

连晚饭都没有吃,我们继续在黑暗的小路上前进。驮观测工具的马匹跌落到污水中,驮行李的骡子也跌倒了,因此中队无法前进,和前方队伍失去了联系。

夜行的步兵这时非常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着掉落的器械。炮兵的夜行军因为有骡马,行进中要不断地吆喝,所以不适合夜袭,而且道路狭窄危险,队伍必须分段前进,进度缓慢,入夜后更是饥寒交迫。战争就是这样,不论遇到多么性命攸关的境况也要拼命努力去完成。

途中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一家家的民房都被烧了,余火未灭,而且已经烧了相当长的时间。查看后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我军一线部队干的,从时间上看好像是傍晚时分纵的火,所以应该是敌军在部队集结时放的火。

天刚亮,包围战就在薄雾中展开,先头部队长驱直入,敌人节节后退,我们炮兵匍匐着前进。

我们艰难地行进着。这时有骑兵传来命令,鉴于前方的道路骡马通行困难,决定就地露营。于是我们就在附近寻找人家准备晚饭。上等兵入部要去本部联络,黑暗中不知身处何方,还要空着肚子出去。

就在饭快要做好的时候,一阵机关枪声划破夜空,是敌人袭击!有人叫道:“快熄火!”虽然饭马上就要做好了,但是我们不得不灭掉火。我们把马匹牵进屋里,安上马鞍,万一敌人来袭时我们只能逃走。我们囫圇吞下半生不熟的饭菜。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挺缴获的捷克式机关枪,而用竹子削成的竹矛作战的话坚持不了一会儿。到了夜晚,敌人吹着笛子形状的喇叭,叫喊着向我们包围过来。

我们担心的是中队还没有完全集结,还有掉队的分队。

列队长登本准尉抽出日本刀说道:“大家听着,今天终于到了和中队长一起战死沙场的时候了!”敌人的枪弹击中墙壁并飞过房顶。我们的大炮朝外,零距离射击的炮弹已经上膛。

准尉的声音响彻夜空,我们也做好了全体献身的思想准备。

今晚要做最后的告别了,家人的脸庞浮现在眼前。我真想最后见母亲一面,和她告别。

人们常说一刻成永恒,时间过去了好久,到了5时,东方的天空开始泛白。随着天明,敌人渐渐退到四五百米以外的地方。我们炮兵用仅有的枪射击。炮手们也开始恢复了元气。

我身边有人拿着枪睡着了,我就拿起他的枪扫射。据说有两个步兵想走到前面去,突然身边落下不知从哪里射来的枪弹,于是又返了回来。还有一个步兵发了昏,把一等兵本田错当成敌人射击,我们都笑他这样做太危险了。

我们回到中队后继续炮击,到处都有敌人在射击,在我们面前肆虐。根据情报,昨天有五个师团在此集结的时候有人迷了路。

入部上等兵昨天晚上在搜寻的时候发现一个士兵,凑近灯光一看,发现是我们联队本部掉队的人员。中队里也有三名士兵迷路了,他们在黑暗的返回途中遭遇了敌人的哨兵,于是匆忙逃跑。敌人的哨兵拿着手榴弹,想借着火光搜索,结果手榴弹爆炸,敌人倒下了,他们这才得救。

第四分队的大炮和士兵都没有到达,于是我们分头去找。在田地对面的坟包上我们看到两顶中国兵的帽子,匍匐前进一看,发现他们正在太阳下睡觉。他们惊魂未定就被我们击中了。其中一人大腿已被打穿,但还站起来朝着我们的枪口冲过来,我又对着他的肚子开了一枪,他这才倒下。我们一溜烟跑回去了。

我还是第一次在眼前击毙敌人,现在想起来心里还很不是滋味。在回驻地的路上我们也迷路了。我们千辛万苦顺着来时的脚印终于得以返回。

我们已经行军了一里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让我们返回联队本部并进入广德城。下午4时左右,去联系联队本部的后藤上等兵和分队的下士官两人出现在山村的山头上。询问后才得知他们走了一晚上的山路,遇到的全是大股小股的敌兵。就在他们倍感绝望的时候,登上山顶才发现了日军战马的身影。据说他们昨天什么都没吃,也没有睡觉,拼命走了一夜。我们分点午饭给他们,他们才慢慢恢复过来,大家都很高兴。

昨天夜里没有抵达营地的第四分队队员也从山里出来了。据说他们和前方失去联系后重整了队伍继续前进时,突然遭到几十名敌人的包围。他们把大炮分解后装上马背,然后大家集体跳进小河。他们以小河里的草丛作隐蔽想要逃走,敌人在小河的堤坝上到处跑,不时扔下手榴弹,他们就这样在半夜里几近绝望地躲在冰冷的水里直到天亮,却又在山里迷失了方向。不用说他们一定没有吃饭,而且敌人还缴获了他们一门大炮。大炮就是炮兵的军旗,我们中队的名誉丧失殆尽,但这种状况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们昨天在返回的路上发现了失踪上等兵的遗留物,我们把他作为阵亡者加以悼念。

到广德后,队长命令我们组织敢死队把象征荣誉的大炮夺回来,于是我们开始招募 40 人的敢死队。

我们得到消息,广德前方五公里处敌人集结了大约五个师。

很难想象我们 40 人冲进去后能够夺回大炮,但是我们要为荣誉决一死战。队长山川少尉、40 名队员和中队长一起,大家以水代酒,中队长作了“希望你们载誉而归”的临别留言。我们受到全体中队成员的鼓励,带上 200 发枪弹,还有两辆战车打头阵。我们分乘四辆卡车,伴着战车的轰鸣声出发了。

40 人闯入敌人的大军里只不过是九牛一毛,我们虽不怕死,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作战,大家都深感不安。也有人说,我们只要在敌人的包围中坚持两三天,可能就会有后援,我们成了“风中的蜡烛”。前进到一里左右时,战车和卡车都返回了广德。我真想和他们一起回去。可能是刚经过一场激战,敌方死尸遍地。我们看到沾满血迹的日军军服,掉落的日军军章,从军笔记本和铅笔散落一地,大家都肃然默哀。

我们拾起从军笔记本,上面详细记录了登陆以来的各种事情。

“喂!这个敌人还活着。”我们凑上前发现那个人气若游丝。他的样子很痛苦,我们又补了一枪,枪声响彻广德平原。敢死队如果以小队行动的话容易被敌人包围,于是我们决定拉开 300 米的距离前进。我们看到有人从村落里逃出来。我们从没逃走的村民那里打听消息后继续前进,直到傍晚。我们走了很久却什么收获也没有。天黑之后,只得拖着



沉重的双腿回到广德。

12月2日早上8时我们出发,队伍像长蛇般在收割后的田间小路上前进。下午2时左右前方村落传来了激烈的枪声。与步兵大队取得了联系的上等兵中园传达了让我们炮兵中队火速前进的命令。我们人马都很疲乏,无法火速前进,可是战场上命令至高无上。中队长发出了火速前进的命令,我们擦着身上的油和汗拼命跑。登陆以来我们还没有带着沉重的装备跑过路。不一会儿枪声停止了,一打听才知道是联络人搞错了,大家都一筹莫展。

我们到了一条河边。河大概五米宽,只有一座独木桥。步兵走在独木桥上,桥摇摇晃晃,所以他们相互间拉开距离过桥。我们炮兵因为有战马,所以和战马一起趟水过河,三匹马一组在齐胸深的水里渡河。有战马在河里跌倒骨折了,好在最终大家都平安地过了河。

我们集结的时候,从后方传来了敌人袭击的声音,步兵赶忙向后方跑去,结果又搞错了。我们在一个只有十户人家的村落驻扎下来,因为是大部队,所以在半夜12时左右才吃晚饭。晚上我们枕着马鞍,盖着稻草,仰望星空。12月的天气寒气逼人。夜里突然感到脚很痛,醒来发现是马在踢我的脚。我们5时起床,整顿以后7时出发,进入建平城宿营。

这里的居民经常在扁担的两头各挑一只大水桶。沟渠很多,我们就顺着沟渠前进。城外的村落竖立着日本旗,各家养了20只鸡,我们用马蹄铁和他们换了鸡,很合算。

我们一直很担心生病的战马。

12月6日上午8时出发,一天的行军直到下午6时才结束。途中,我们看到一户农家在举行婚礼,看上去仪式很简单,可是他们突然跑走了。

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消息闭塞,所以仍然按计划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看到日军的突袭,他们一定很惊慌,原本应该沉浸在幸福中的新郎新娘,因为日军的侵入而显得非常狼狈。

我还想上前说说话,可是他们已经不见了踪影。

第二天起床,我们相互看着对方的脸,因为连日没有洗脸,再加上做饭时烟熏火燎,我们的脸和手都是漆黑的,于是我们笑着到水塘边去

梳洗。

行军途中我们路过了湖畔,几千只家鸭黑压压地在湖里游着。这大概是太湖吧。我们第二天因为要乘运盐的大船,所以把船上成百堆的盐运到外面扔掉了。中队乘船扬帆前进。半夜,没有了风,于是我们在平静的湖面上用桨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地向前划行。凌晨5时,船到达了一条长长的堤坝。我和上等兵后藤出去寻找做饭用的锅。在街道入口处,我们看见一个人挑着一条头有30厘米长、身子有40厘米长的大鲶鱼。我们最先碰到的一家人刚做好豆腐。饭锅仍然没有找到,于是我们来到了街上。街上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有个卖馒头的店刚刚开始做馒头,昨天剩的五六个馒头放在一个玻璃容器里,我们两人各吃了两个馒头,馒头店老板目瞪口呆。

鱼贩子的鱼篓里大的鲤鱼有一米长。我们向他要鱼,他说不能白给,于是我们争执起来,引来路人的围观。我们手无寸铁,正感到有些畏惧的时候,街头传来了枪声,我们乘乱拿了鲤鱼跑走了。由于这里是太湖上的小岛,所以各家都拴着小船,全家可以一起乘船出行。二百多艘小船蔚为壮观。实际上岛上并没有发生战争,只是一个平常的黎明,但是他们看到日本兵,听到枪声,都以为是日军来袭所以逃走了。我感到些许的歉意,但是除了呆呆地看着,我也无能为力。

全中队把鲤鱼分着吃掉了,太湖的鲤鱼没什么味道。出征已六个月了,在战场上拼杀,渐渐地感到人情淡漠。

在建平,我们承诺给工钱,让一个农民同行,帮我们划船抬行李。他叫“潘”,是个良民。我们给了他证明书和袖章,还给了他粮食和工钱后,他返回了。

傍晚时分我们丢弃了帆船,换乘工兵队的机动船。没有了划船的烦恼,乘风破浪,我们也倍感愉悦。半夜,我们在太平镇登陆,穿过镇中心,凌晨2时才睡下来。我每次呼吸都感到胸部的肋骨疼痛,那是因为在广德组织敢死队搜寻大炮,在渡过一条沟渠的时候,我脚下一滑跌倒了,上衣口袋里装满的子弹杠到了胸部所致。这时我绝望地感到在倒下之前我只有不停地战斗。

上午10时出发,在400米宽的浑水里前进,之后在一个小村落登

陆,再爬上200米高的山顶侦察敌情。突然一阵骚动,说是在岸边俘虏了30名敌人水兵。辽阔的长江横在我们面前,消失在遥远的天际,十分雄伟。江面宽大约4000米,我们看见从小河对面的方向驶来了一艘冒着黑烟的蒸汽船。我们立刻挥动手旗:“快!把敌舰拿下!”下面挥动的手旗旗语告诉我们:“观察员仔细观察!”我们再仔细一看,发现船尾飘动着日本国旗,大家都大笑起来。

没有敌人的身影,水牛悠然自得地吃着草,一片安宁。后方陆军也陆续跟了上来。夜幕降临,我们准备在这个村子宿营。

当我们的机动船驶进村庄时,村民们都惊慌失措,听说有一对夫妇抱着婴儿一起跳进了沟渠。

平静的村庄突然遭到武装敌军的入侵,这不免让人惊恐万分,十分悲惨。不知道当权者是否对战场上平民的悲剧有所了解,这的确让人同情。

上午9时,一个步兵小队要渡长江,我们为了增援,朝对岸射击。

接着第二批、第三批步兵都渡过去了,我们炮兵随后也渡过了江。之后我们顺流而下,直逼南京。

出发前我看见船舷旁边浮着一顶红色的婴儿帽子,从水里中国小孩的衣服里还能看见婴儿的手脚。这可能是昨天那对夫妇的孩子。无辜的婴儿在战争中悲惨地夭折,让人扼腕痛惜,这在和平的日本是难以想象的。

出发的时候,第四分队的五名士兵遗忘了东西,回营地去取。年轻的工兵中队长还是按照预定时间乘船出发了,所以落下了他们五人。

后来我们才搞清楚他们五人分乘当地的小船,由一名农民陪伴追赶我们,但是长江有4000米宽,部队在中途上岸露营,他们和我们错过了。他们在南京陷落之前就到了南京城。

为了逃出南京,江面上数以千计的平民和军人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漂浮物向对岸游去。不时有子弹飞过他们头顶,引起一阵骚动。五名日本兵在下游遇到了日本驱逐舰,并遭到扫射,他们赶紧挥舞日本旗才得救。

部队夜里上岸,在左岸露营。没有人家,我们只得睡在外面。12月的天气,夜里寒风彻骨,难以入眠,我们就到步哨旁边生火取暖。这时,我们听到一些细微的异常声音,仔细一听,发现有一艘蒸汽船乘着夜色

驶过来。船上有人说中国话。步兵一边大叫：“是谁！”一边向上游跑去。是敌船！睡着的人也跑出来一起扫射，黑夜骚动以来。有人推出了大炮，不一会儿船就消失在夜色中，我们都笑他们是被吓跑了。

过了一会儿，一艘摩托艇乘着波浪驶来。哨兵打了一枪，他们立刻加快速度逃走了。我们谈论那可能是什么有来头的人物。

早晨准备出发，我们正要上船的时候，看到下游水平线方向驶来两艘有桅杆的蒸汽船和四艘帆船。驶到离我们大概 1 500 米处时，我们开始炮击，船身在一片水花中摇摆不定，难以命中。过了一会儿，蒸汽船被一枚炮弹命中，掉头逃走了。上午 8 时，我们的舟艇部队带着一个步兵中队和两个山炮兵中队（八门炮）出发了。

11 时，从我们前方的雾气中驶来了两艘军舰和三艘 3 000 吨的汽船。如果是中方军舰的话，我们 40 艘小船的舟艇部队根本不是其对手。如果遭到射击将损失惨重，所以我们采取了暂时后退观察的策略。

我们在芦苇繁茂的河流入江口上岸。一个士兵被命令作为观测员潜入芦苇丛里大约 2 000 米的地方观察。仔细观察后发现在驱逐舰前甲板建筑的顶上画着巨大的英国国旗，一艘美国军舰上画着美国国旗，大炮朝天，这在战场上是绝不参战的意思。观测员回来报告了这个情况。

中队里的大平军曹在上海担任过海关长，英语虽不流利但还能说点，于是让他作为军使举着白旗前往军舰那里。交涉的结果是没有异议，我们顺利出发。经过军舰时，军舰上的人向我们挥手打招呼，我们也笑着向他们打招呼。三艘汽船上可能是从南京逃出的难民，黑压压地站满了甲板。

我们朝下游前进，途中我们看到在右岸的堤坝上有近千名敌兵架着枪。“啊！敌人！进攻！”我们把舟船朝向敌人开始炮击。由于我们没有在船上开过炮，所以舟艇上下摇晃，炮弹有的落到水里，有的从头顶上飞过，命中者寥寥无几。

正当我们猜测敌人是不是在午休的时候，对方伸出了白旗挥动。舟艇渐渐靠近了堤岸，而此时，工兵急忙掉转船头离开了堤岸。由于敌人是大部队，而我们是小部队，我们担心被敌人俘虏，于是便将敌人甩到了后面，向下游继续前进。

在遥远的水平线上我们看到圆顶的建筑物，窗户也清晰可见。快到南京了，我们不禁喜形于色。

先行一步的步兵先头小队返回来报告说，两岸敌人众多，枪炮声在我们耳边呼啸。

工兵舵手问中队长：“开火吗？”得到的回答是：“开火！”于是他们开始向敌人射击。小艇里枪声震耳欲聋。我们全身都震动了。

枪弹都落在了小艇的旁边。

有一人负伤了。舟艇径直向堤岸冲去。“危险，快掉头！”艇长大声喊道。船舵在一个高台上，旁边一个人都没有，舵手赶忙上去转舵。在我们转舵调头的同时，看见敌人也掉头逃走了。

南京已经近在咫尺了，但是因为事态还不稳定，我们小部队不得不暂时退后。

我们在离南京三里的地方露营。船上的伤员生命垂危。从小河的人江口处驶来三艘敌军的兵船。上面堆着被褥、棉布等，还有一筐梨。船底还有弹药。我们将其俘获。

附近有一所简陋的小学，墙上挂着孙文的肖像。

突然一阵急促的枪声从前方100米处的两艘民船之间传来。

山炮兵第二中队的三名士兵打开一艘民船的舱门，发现四五十名中国士兵正酣声如雷，于是发生了枪战。我们缴获的那挺捷克式机关枪也派上了用场。山炮也开始射击，敌人在凹地抵挡了一阵后就败走了。步兵一直追到树林的尽头才返回。

上午10时，我们听见了轰鸣声，抬头一看，发现了九机编队的重型轰炸机，机翼上有青天白日徽，于是我们赶紧取下了日本旗。敌机在头顶上飞的感觉可不怎么样。200公斤的炸弹足以让我们小小的舟艇全军覆没。那天我们没有进攻，一直待在入江口。

工兵艇长说他看到一条九到十米长的大鱼，可谁都没有在意他的话。我们觉得长江虽大，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鱼，但他说指给我们看。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果然发现了巨大的鱼头浮出水面，背鳍时隐时现，长度果真有九到十米。我们都大吃一惊，还寻思是不是大蛇或者龙之类的东西。

(后来才弄清楚那是长江里的江豚。)

第二天我们拉来民船沉在小河的入口处,以封锁小河。封锁完成后正准备出发,我们看见下游方向驶来冒着黑烟、挂着日本旗的日本驱逐舰。我们立刻挥舞国旗,百感交集,喜极而泣。

驱逐舰已经驶到了南京上游,这是否意味着南京已经陷落了呢?

我们一路向南京进发。2时20分到达南京。途中我们看到河面的竹筏上坐着一两个人。四艘日本驱逐舰正不慌不忙地落锚靠岸。我们不禁感到底气十足。

码头上光秃秃的粗树上飘着日本旗,白色高大的西式建筑也挂着海军旗,江面上数十艘汽船上日本旗迎风飘扬。

听说昨夜日军从中华门突入,占领了南京,南门和码头还未从战争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我们下船登陆。

被蒙上双眼的俘虏,在码头上被新兵推来推去。战争虽已结束,但是仇恨却没有消失。这是否因为在战场上失去了太多的战友,还未能从同仇敌忾的心情中恢复过来呢?

战场就是互相残杀的地方,想停也停不了,看着这些被蒙着双眼的俘虏,我不禁这样感叹。

(后来中国人说30万人死于南京战役,其实当时南京只剩下7万人。)

我们得到命令,鉴于南京城内还处于战斗状态,我们将在浦口宿营。

当晚我们中队在浦口镇登陆,在铁道官舍里<sup>①</sup>宿营。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在这样的现代化住宅里睡过觉了。镇上修建了防空壕,这些用水泥加固的防空壕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轰炸的威胁。

听说有十分雄伟的防空壕,于是我们都去看,里面设备坚固,有换气孔、钟、桌子、电话,还有换气装置。空袭的弹痕随处可见,遍地尸体,有的尸体已经变成紫色。

进到车站内部,我们看到房舍被炸开了一个大洞,几十辆新的卡车停在外面,可是重要零件已被拆走。

---

<sup>①</sup> 似为浦口火车站。



夜里我奉命在街外的田间独自站岗。大约凌晨1时,大队本部的两名士兵带着一个少年俘虏过来。离步哨五米的地方有一个可容纳一人的防空壕,“这里有个很好的坑。”说着,他们就把那个俘虏斩首后扔到壕沟里扬长而去。附近没有人,我就这样站在漆黑的夜里,看着周围中国士兵的尸体,感到阴森恐怖,仿佛置身地狱。

人类为什么要进行这样惨绝人寰的战争,难道战争真的不能消灭吗?

我回顾世界历史,仿佛就是一部弱肉强食的战争史。

第二天,我们在浦镇宿营,看到街头躺着身着中国军服的年轻女兵。她那种为国捐躯的精神让我敬佩不已。

我们还看到了缴获的德国造高射机关炮。还没怎么用过,几乎是新的,但我很佩服他们武器的先进。

12月19日,我们渡过长江,进入了南京城。高40米的城墙延绵不断,城墙壁上垂下数千条逃生的绳索,还有梯子零星地挂在城墙上。城门口堆着无数沙土袋,我们从一处打开的通道进了城。

战斗的时候城门是关闭的。

城墙内壁上写着大大的“信义”二字,挂着抗日、排日的标语,还有日本兵吃中国人的漫画。十字路口中央修建了一座四面都有射击孔的碉堡,连首都的中心都要如此戒备,我不禁感叹他们国民的悲哀。当晚我们在狮子山炮台附近的酱油厂里宿营。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市区。街道上很少见到中国人行走。占领已经两三天了,居民全限制在居民区内,普通士兵也禁止进入居民区,大路的路口都有宪兵把守。

### 1938年1月1日

昨天一个队员做了门松,可是今天早晨去看的时候已经被弄坏了。

早晨我们吃了煮年糕,庆贺新年,喝了久违的日本酒,我们在狮子山举行了四方拜<sup>①</sup>。坚固的狮子山如今成了日本军人迎接新年的地方。

---

<sup>①</sup> 日本一种皇室拜祭典礼。

我 21 岁的新年竟然在敌国的首都度过,这不禁让我感慨万千。

我们居住的工厂的一端是工厂主一家,我们去和他们聊天。工厂主笑脸相迎,和我们聊了很多,关系颇为融洽。

(下略)

[卫藤俊雄:《一个士兵的战记》,东京图书出版会

(东京)2005 年 12 月 26 日。]

(朱圆圆 译)

## 附 录

### 1. 外交官的一生

石射猪太郎

**编者注：**石射猪太郎，时任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虽不是日本军方人员，但考虑到他当时职位的重要性，故将其回忆附录于此。

(前略)

#### 南京残酷事件

南京于岁末的12月13日被攻克。先有紧随我军之后重回南京的福井领事的电报，继而又有来自上海总领事的书面报告，使我感叹不已。这是关于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对中国人的掠夺、强奸、放火、屠杀的情报。虽有宪兵，但人数很少，无法制止。据报告，就连试图加以制止的福井领事的身边也不安全。我在昭和13年1月6日的日记里写道：

上海来信，详细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暴行。信上所说的掠夺、强奸等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吗？这也许是日本国民民心颓废的表露吧。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从南京和上海的报告中看,残暴行为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人,是原本是律师的某应征中尉。他驱使部下把女子拉到部队的宿营地施暴,如恶鬼般横行。谁要是说了不满的话,他就立刻拿刺刀顶住对方,以至于没有人敢靠近他。

我在三省<sup>①</sup>事务局长会议上多次警告陆军方面,连广田大臣也要求陆军大臣整肃军纪。尽管军部无疑是警告过当地驻军的,但也许是因为暴行太多,才最终导致无从下手的吧。我没听说过有哪个施暴者曾经受到过处分。在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组织的国际安全委员会向日本方面提交的报告书中,详细记录了1938年1月末的数日间发生的高达七十余件的残暴行为。该报告显示,最多的暴虐行为是强奸,六十多岁的老妇被施暴,即将临产的孕妇也被无情地施暴。这些报告令人难以读下去。据说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本间少将曾被派往当地整肃军纪,也许是他的南京之行收到了效果,不久残暴事件就减少了。

这就是被称为“圣战”和“皇军”的形象。我从当时开始就将该事件称为“南京残暴事件”,如今已经习惯这样的称呼了,因为我觉得比起“暴虐”一词来说,“残暴”一词在语感上更富有表达力。

尽管日本的报纸因为禁止刊载的命令,而一直对同胞所犯的兽行保持缄默,但是坏事传千里,他们的恶行在海外引起了爆炸性的评论,所有的矛头都直指日军。这在我民族历史上成了永远的污点。可当时日本国民不仅不了解此真相,反而还一个劲地为皇军的赫赫战功高唱赞歌。

(下略)

[石射猪太郎:《外交官的一生》,读卖新闻社  
(东京),1950年11月10日。]

(雷国山 译)

<sup>①</sup> 指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

## 2. 走向破灭的道路

上村伸一

**编者注：**上村伸一，1896年出生于千叶县，1922年由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进入外务省，在加拿大、苏联任职。1928年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领事。1929年任日本驻南京领事馆领事，1934年任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长。1939年在日本驻伦敦大使馆任职，1942年担任外务省政务局长，1945年任日本驻满洲国公使，后被羁押在西伯利亚。1947年归国后担任电波管理委员，1952年任日本驻华盛顿公使。上村伸一虽不是日本军方人员，但考虑到其职位的重要性，特将其回忆附录于此。

(前略)

外交部副部长徐谟从汉口与我同行。他是一位法律专家，在我任职南京领事的时候，他曾一度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此人性格温和，富有学识，也深得蒋介石的信任。特劳特曼<sup>①</sup>在南京第一次与蒋介石会面是12月2日。汉口方面已经发来电报，汇报了汉口会谈的内容，而详细的内容，已经由徐谟向蒋介石报告了。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在杭州湾登陆的日军兵分两路，争先恐后地向南京方向急速进发；另一方面，蒋介石熟知日本内情，知道日军稳健派和强硬派的势力较量势必会影响日本政府的政策方针，所以对日本的和平提案也做了两手准备。因此，蒋介石与特劳特曼的最初会见也只不过是听听他的说明而已。然而，作为蒋介石来说，或许脑子里也应该有阻止日军占领南京的想法吧。因为一旦南京被占领，蒋介石就会颜面尽失，和平更是难上加难了。

蒋介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征求了在南京的将领们的意见，很多将领都赞成和平。至此，蒋介石在进入和平谈判之前，希望特劳特曼从中

---

<sup>①</sup> 特劳特曼(Trautmann)，时任德国驻中国大使。

斡旋,先阻止日军进攻南京。

### 政府意见不一 在南京的暴行

东京方面已经确定和平方针,杭州湾登陆是为了救援上海。上海已经被包围,而日军以守势进入和平谈判是不利的,所以有必要击退包围上海的中国军。但是,对败军穷追不舍已经背离了和平这一政治目的。即使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那么军队逼近南京城下,以覬覦南京之势推进谈判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中央的统一管制已经失效,日军于12月13日突入了南京城。不仅如此,还极尽暴行,招致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反感。当时,在南京的外国人各团体寄给日本的抗议信、报告、照片等在东亚局第一课的房间里堆积如山,我也稍微浏览了一下,这些照片令人目不忍睹,惨无人道。我想起了在北清事变(1900年)时,日本军队军纪严明,得到了全世界的一致称赞,而现在我感到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日军所进行的这场战争真是前途暗淡。

日军突入南京之时,日本的炮兵队炮击了英国军舰“瓢虫”号(12月12日)。英国方面提出了强烈抗议,并说目击了桥本欣五郎大佐指挥了炮击行动。英国方面知道桥本大佐身为革新派的旗手,虽已退役,但作为预备役又出征了,所以主观认为这是日方的有意炮击。另外,同一天,美国军舰“帕奈”号也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而被击沉了,这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人。英美同日本之间关系的恶化鼓舞了中国民心,致使和平变得困难。

而且,进而加剧和平困难的是:军队内部的情势在时刻发生着变化。占领南京后情绪高昂的日军强硬派极力主张增加和平谈判的条件,并最终获得了通过。政府明知作战能力的极限,谋求事变的政治解决,可遭到强硬派的反击而屈服了。政府首脑集团在和平派与强硬派的斗争中随波摇摆,失去了坚持贯彻方针的力量,也就不可能出现政治解决事变的状况了。于是,在12月14日的政府大本营联席会议以及21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向德国方面传达以下的和平条件:

甲、(1) 中国放弃容共抗日和排满政策,配合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



(2) 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区和特殊机构。(3) 缔结日、满、华三国的经济合作协定。(4) 支付赔款。

乙、口头说明:(1) 必须以实际行动来表明防共的态度。(2) 在一定期限内派遣媾和使节前往指定地点。(3) 大体在年内作出回答。(4) 如果南京方面答应以上原则,则由德国促成日华直接谈判。

丙、由德国大使在绝密的情况下私下转达的媾和条件:(1) 正式承认满洲国。(2) 放弃排日、排满政策。(3) 在华北、内蒙设立非武装区。(4) 华北置于中国主权之下,但要设置适合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的机构,并给予广泛的权限,特别是实际推动经济合作。(5) 在内蒙设置防共自治政府,国际地位与外蒙相同。(6) 中国确立防共政策,协助日、满两国。(7) 在华中占领地区设立非武装区。另外,在大上海市区域,日华合作维持治安,并促进经济发展。(8) 日、满、华三国在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信等领域缔结条约。(9) 中国对日本支付必要的赔款。

附记:(1) 在华北、内蒙、华中的一定区域,出于保障之目的,在必要时期内驻扎日本军队。(2) 有关前面所记的各项条约达成之后,开始谈判休战条约。中国政府若以诚意实行前记的各项约定,真正配合我方的两国提携共助之理想,则可取消前记之保障条款,我国将衷心协助中国的复兴、发展以及实现国民的迫切期望。

这些条款完全是城下之约。12月23日,广田外相将这些转达给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时,大使叹息道:这样根本是没希望达成共识的。这就意味着他回答说: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只好干到底了,一不做二不休,暂且把这些转达给中国方面吧。

(下略)

[上村伸一:《走向破灭的道路》,鹿岛研究所出版会  
(东京),1966年7月15日。]

(单晓燕 叶琳 译)

### 3. 最后的大名<sup>①</sup>

德川义亲

**编者注：**德川义亲，1886年出生，191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生物学系，1929年任八云高等国民学校校长，1937年11月率日本贵族院慰问团到中国慰问上海派遣军，1942年任新加坡博物馆馆长，1957年任日本爱知县文化会馆馆长。德川义亲虽不是日本军方人员，但其为日本贵族，地位显赫，特将其回忆附录于此。

(前略)

#### 慰问侵略中国的日本军

##### 纸上谈兵的幕僚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的6月4日，近卫文麿君担任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近卫君虽然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并不是一个实干家。因为他太聪明而瞻前顾后，又因为瞻前顾后而变得不够大胆，不像我那样做事鲁莽，所以本来是长处反而成为短处。让近卫君当上了首相是好还是坏，历史学家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

卢沟桥事变一爆发，近卫君就听取军方的意见，决心向中国出兵。日本人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民族，事态发展至此，举国上下即达成一致，纷纷拥护和支持近卫体制。共产党也转变了立场，转而协助军队方面，并成立了宣抚班向中国进发，这就如同共产党实际上放弃了革命，走向堕落一样。那些曾热衷于国家改造运动的人物——所谓右翼革命派——也加入了近卫体制。原本近卫君和我作为特权阶级是应该被打倒的。

---

<sup>①</sup> 日本古代的称谓，指日本幕府将军的封臣，在封建社会中占有大量土地的大领主。

但是,自从近卫君成为首相,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上层阶级还是下层阶级都达成了一致,这是外国人难以理解的。然而,作为这个民族的整体本质来讲,也许将来也不会改变吧。

我很清楚发动侵华战争是很轻率的举动,大川周明君也明白这一点。我曾经跟大川君讲过:“像日本这样的小国是不能制服如此广大的中国的,看一下地图就会明白这一点。可是,军方为什么还要扩大战争呢?”

“你说的是啊,跟中国打仗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取胜的。”

虽然大川君赞成我的观点,却还是支持近卫君的举措。

当时军部统制不力,内部四分五裂,部下各行其是,而军中却没有有效治理的人物。其根源在于陆军大学制度的弊端,这一点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吧。

从陆军大学一毕业,就成为将校干部,可以保证将来当上将军。因此,那些指望出人头地的优秀学生从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就着手准备参加死板的陆军大学考试,而往往瞧不起同届同学随军与士兵一起吃苦的选择。这些人因为太热衷于考试,所以连自己所带军队的士兵名字都不记得。他们通过考试毕业以后,就去陆军省、参谋本部工作,跟军队完全脱节了。这些人连自己的同学都瞧不起。他们叫做幕僚。

幕僚们往往是纸上谈兵。尽管从没见过前线的情况,却还要实际指挥作战。因为总想着出人头地和作战功绩,所以一旦作战失败,就把责任归咎于在战斗前线指挥的人,自己却逃之夭夭。据说这次战争因为有这样的幕僚,有的军队变得一塌糊涂。

#### 作为慰问团团长前往上海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周,陆军侵入华北地区。8月13日又开始上海作战。松井石根大将的军团在杭州湾登陆,向南京进军。松井和我有共识,反对与中国作战。可是上级命令不可违抗,尽管反对却不得不出兵。名古屋第三师团也加入该部队。

贵族院在11月决定派遣慰问团前往北支和上海方面。因为有许多出身于尾张的人出征了,所以我也如愿以偿地加入了慰问团,而且让年

龄最小的我当团长,因为只有我一人是侯爵。团员分别是伯爵桦山爱辅,子爵井上腾纯、三岛通阳,男爵冈义寿,其他还有油井德藏、风门八左卫门。

11月17日,我带领一行人乘坐“上海”号从神户出发,19日到达上海。街上被破坏得一片狼藉。我们依次访问了陆海军的武官室,询问了战况。

在上海与日本军队作战的中国军队装备精良,80个师分为三个纵队,不停的攻击日本军。日本军疲于防守,而中国军队却突然在距日本军50米不到的地方停止攻击,日本军因此得以幸免于难。

有这样一段故事,日本军舰“出云”号停泊在上海港。中方无论怎样攻击,连一发炮弹都没有击中。于是美国人罗伯特逊请求给他50万美元的高额赏金,由他来击沉“出云”号。罗伯特逊制作了一艘小型潜水艇,并在上面安装了两枚美制鱼雷。等拿到一半的赏金后,他在上海广播电台就职的妻子拿着这25万美金回国了。不久,潜水艇制作成功,鱼雷也装上了。就在这时鱼雷爆炸了,罗伯特逊和剩余的25万美金的美梦一起化为乌有。

### 为运大麻而调拨军需资金

我们一行人还去了野战医院,赠送了明信片和香烟。负伤的士兵中有很多都来自尾张。他们听说是德川后都泪流满面。当天夜里去了麦当劳波尔宾馆,藤田勇君在等我。我从东京来上海时曾经跟藤田君说:“今年连柿子也吃不上了。”他记住了我的话,专门为我带来了一箱柿子。藤田君就是这么细心的人。

藤田君之所以出现在上海,是为了处理20万磅大麻密送上海的善后工作。大麻是受陆军省委托,通过三井物业从伊朗秘密运送的。20万磅大麻体积庞大,陆军为了调拨军费运送大麻,专门向藤田君发了印有陆军大臣印鉴的订货单。

大麻的秘密运输需要大量费用,运输合同规定需支付藤田君200万日元,相当于现在20亿日元的运输费。而陆军方面却显得不安,他们觉得如果把如此巨大的酬金付给藤田君,藤田君还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

如果搞点革命和变革什么的就不得了了。因此军方违反契约,决定不支付报酬给藤田君。

藤田君十分恼怒,以陆军大臣的订货单为依据向法院提起诉讼。最初律师们因为害怕陆军方面而不敢受理,最后呈交到东京城内所有的律师面前,在呈交给第一百几十个人时终于有两人愿意受理。如果诉诸法律的话,事情就公开化了,这对陆军方面不利。所以陆军最后软下来,向藤田君道歉,但是报酬却打了折扣,仅支付了20万日元给藤田君。藤田君也接受了。这些有关诉讼的文件现在仍然保留着。

这些大麻被卖到了中国的秘密会社青帮的手上,变成了中国货币到了日本军队的手中。如果兑换成现在的钱大概是几十亿日元或几百亿日元。藤田君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自己连大麻都没见过,却因此被青帮当作了了不起的大人物,跟青帮的头领黄金荣交往密切。

### “开枪!打!”

我结束慰问踏上归国之途的几天之后,日军在南京实行了大屠杀。这次屠杀不是杀了10人、20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南京大屠杀就像梦魇一般。我听说当时杀了几万中国民众,而且据藤田君所言,肇事者是松井石根军团长的幕僚长勇中佐。长勇君跟我交往也很密切。

藤田君在我离开中国后仍然滞留在上海,处理有关大麻的善后事宜,与军队及青帮进行交涉。这时长勇中佐从南京来到上海特务机关见到了藤田君。长勇中佐还是大尉的时候就成为桥本欣五郎中佐的党羽,十月事件之后,他称桥本君为首领,称为该事件出资的藤田君为大首领,亲密异常。而且两人同为福冈人,这使得两人的关系更为亲密。可能是因为亲密而无所顾忌吧。据说长勇中佐对藤田君讲过这样一件事。

逃难的市民从被包围的南京城的一角,浩浩荡荡地向扬子江岸边逃跑,其中包括妇女和孩子,人群中还夹杂着许多中国士兵。如果就这样让中国兵逃掉,将不利于以后的战斗。因此长勇中佐命令机关枪手:“开枪!打!”虽然有很多中国兵夹在里面,但更多的是大量逃难的无辜市民,所以机枪手十分犹豫。于是长勇中佐恼怒地一刀砍掉机枪手的脑袋说:“看见了!杀人就是这样!”其他惊魂未定的士兵急忙开枪射击,因此

造成了大杀戮。长勇中佐自豪地向藤田君描述这件事。藤田君大惊失色,急忙严厉地阻止他说:“长君,这件事以后可不要再对任何人说了!”

我们慰问团一行乘坐海军的汽艇去汉口<sup>①</sup>,11月27日应邀来到松井石根大将的军司令部所在的音乐学校。松井这时写给我的诗仍然保留着。

拜受绍勅即吟<sup>②</sup>

孤 峰

湖东战局日渐收,圣虑昭昭人未酬。

遥望妖气西又北,何时皇道洽亚洲。

德川侯 榮正

孤峰是松井的号。诗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孤独感。终战后,松井作为战犯被判死刑。虽然不喜欢战争,可是作为军人,接到命令就不得不去战斗。所以松井是否应当被判死刑真的让人深思。其实我常常在想,有六成的死刑犯是被逼含冤的,而真正应该为战争负责任的人却逃脱了。

### 奔赴最前线

贵族院慰问团于28日解散。之后我一个人乘坐朝日新闻社的摩托艇,沿苏州河逆流而上。

苏州河已被日军占领。我进了一家名叫“法大菜馆”的中国人经营的宾馆。中国军队刚刚撤走,该人抢了同胞的宾馆。宾馆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士兵们帮我搬行李、搭床铺。他们干起活来迅速而野蛮。房子的栏杆因为搬行李而碍事,就用锯子把栏杆锯掉,门碍事,就把门踢掉。我送他们一些明信片 and 杂志作为礼物,他们高兴得像孩子一样。

第二天早晨,我打扫了一下因为抢掠而变得凌乱不堪的房间。朝日新闻社的特派员足立和雄君觉得不可思议,问我道:

① 原文如此,似为上海的汉口路。

② 原文该诗只有三句,无第二句,即“圣虑昭昭人未酬”,这显然不符合汉诗的格律。经查阅松井石根日记,将第二句补上。



“先生，您还打扫卫生吗？您以前做过吗？”

“我是个吃闲饭的，当然也要打水扫地啦！”

足立君觉得不可理解，他认为以我的身份不用做任何事，每天只是玩玩乐乐就行了。

我去了无锡才了解到，在十月事件中与桥本欣五郎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被迫到满洲的和知鹰二君当上了大佐，他率领的和知部队在这里。和知君见我来访又惊又喜，还送给我一张地图。

和知君在罗店镇与长津部队一起与几十倍于自己的中国军作战。和知君在各个要地配备少量的守军，并统一调度大部队，在视野开阔的高地待机行动。一旦中方来袭，可以立刻向该处增援。而长津君则相反，他在各个要地配备大量守军，手中掌握少数人马，以支援被中国方面进攻的地方。策略虽然不同，但双方都努力合作，死守罗店镇。

12月4日，我承蒙中岛今朝吾部队长的照顾，骑马来到了最前线的白兔镇。这里是第十六师团，旅团长是草场辰巳少将，旅团的联队长是大野宣明大佐、片桐护郎大佐，野炮兵联队长是三国直福大佐。

该部队连续追击中国军队四天四夜，计划当晚宿营扎寨，让士兵休息。正在此时，上面下达了追击敌人的命令。于是，为了进攻南京，他们还没休息就继续出发了，我也跟随着该部队前行。

在草场旅团长那里，我吃了官兵们烧的蔬菜、鸡汤，还有用南京米做的饭，味道还不错。晚饭之后，部队开始向南京进发，士兵们默默前行。

江南的旷野无边无际，橘黄色的丘陵连绵不断。夕阳西下，大地沐浴着金色的阳光。炮车在前进，联队炮在前进，步兵也在前进。暮色渐沉，渐渐模糊的马和士兵的黑色身影看不见首尾，只听见炮车声和军靴声，却听不见人的声音。远处有一团火焰在闪耀着。我第一次发现，大陆战场的黄昏竟如此凄凉。

部队本部的中队也开始行动了，我也加入草场部队的行列向前走。前面来了三个士兵，一见到部队本部，马上就掉转方向往回走。军官觉得奇怪，问道：

“喂，你们干什么？”

“是，长官！我们想吸烟！”

“噢。”

于是将别的士兵正在吸的香烟给了他们。他们三个开始轮流吸着烟，吸完后将烟还了回去，接着又低下头继续赶路。真是让人难以捉摸的士兵啊。

12月5日早上7时到达大平庄镇时，有报告说先头部队与埋伏在路旁的中国侦察兵交火，一名日军士兵被打死，一名士兵负伤。但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战斗。部队继续前进，中国军队迅速撤退，日军并未乘胜追击。

士兵们真是让人摸不透，只要部队一停下来休息，就不知从哪里搞来了粮食给我做吃的。鸡肉、猪肉、大豆、油、砂糖，还有火柴，真是应有尽有。做的饭菜也很好吃。那天晚上，他们把蔬菜、鸭肉和大豆面条混在一起，用酱油为我煮了一大碗面，非常好吃。

5日下午，我们占领了拥有一座高塔的句容。这里有大道直通南京，于是沿着道路两侧配置了约十门大炮，准备射击。前面能看见中国军队的防御阵地。用双筒望远镜可以看见离我们仅90米远的地方有戴钢盔的中国兵。那里是最前线。

12月8日，南京包围战打响了。我于战斗打响的前两天从句容出发，踏上了回国之路，为的是能赶上女儿百合子的婚礼。据说在我走后的第二天，新闻特派员出现了伤亡，师团长也受了伤。

### 难以忘怀的老兵

回国途中去白兔镇拜访中岛部队，送还借给我的战马并表示感谢。中岛部队也去了前线。白兔镇城门外有个野战医院，医院前面一户人家正生着火。火堆前坐着一个士兵，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兵，面容憔悴。我也默默地坐在火堆前。

不一会儿，老兵从胸前的口袋里取出一个肮脏的纸包，他把纸包打开，取出一支短小的烟截成两段。他把一段重新用纸包好放进口袋，把另一段插进烟斗，点上火一口一口地慢慢吸着，眼睛盯着远处，一言不发。

我的泪水盈满眼眶。我不吸烟，身上也没有烟，带来的慰问品也分发完了。我默默地看着老兵的举动，最终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说。因

为我怕自己会哭出来。我至今都难以忘怀那个埋头不语的老兵。

### 仰叹秦王幽梦寂

我回到了东京。

桥本欣五郎给我寄来了一张军用明信片，上面写着：

出征

本日(16日)已过山海关

长城秋暮迎皇师，仰叹秦王幽梦寂。

北支 桥本欣五郎部队长

桥本君在“二二六”事变后因被处分而退役，但在日中战争爆发后重新被召回，指挥野战重炮兵联队。山海关是满洲通往北京的要塞，是万里长城的起点。

桥本君虽然参与策划了满洲事变，但他坚持认为绝对不能越过山海关、越过长城进入中国本土，否则日本必败。他公开发表言论表明立场，也曾经和我见过面。但一旦被召回成为军队领袖，就不得不违反初衷，服从命令。明信片上写的短诗：“长城秋暮迎皇师，仰叹秦王幽梦寂。”这让人想到桥本君的惆怅和日本的将来。桥本君大概早就看见了日本的失败吧。桥本君曾经说过：不远的将来，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炸弹就可以杀死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所以绝对不能再有战争。

(下略)

[德川义亲：《最后的大名》，讲谈社(东京)，1973年9月20日。]

(魏高修 译 叶琳 校)

## 4. 白虎部队

奉贤助

**编者注：**奉贤助，从军作家。他在本书自序中称两角部队为“我家乡的部队”。他采访了部队长两角业作，最后写成此书。两角业作为该书作序。

(前略)

### 攻向南京

12月7日，两角部队向镇江出发了。与友军添田、仓林两支部队分开后，两角部队同田代部队一道，一路追击，直指抗日之都南京。到镇江后，两角部队又同田代部队分开，上级决定只让两角部队直接参加攻打南京的战斗。

公家伍长指挥小行李跟在部队最后面行进。他得照顾那些眼看就要掉队的家伙，有时还要在整支部队的前后间跑动联络。他是骑着牛赶路的。

途中，当听说南京战正朝着对我方有利的形势发展后，大家的心里都很激动。

13日，天还没有亮，一等兵油座就不知从哪里抓来了一名支那军官。据说一等兵是在与那支那军官格斗后才抓住他的。从翻译口中得知，那人是支那军的一名工兵大尉，年龄25岁。

一等兵油座一听金成少尉和公家伍长等人的表扬就高兴极了。大河伍长拍了拍一等兵油座的肩膀说：“真有你小子的！快写信告诉家里吧，他们一定会替你高兴的！”

战友们一听也跃跃欲试，个个摩拳擦掌。

“老子也要亲手把敌人的部队长捉来！”

“说不定蒋介石本人都还在南京呢!”

虽然都是脱口而出的大话,可是在场的没有一个人笑,因为大家都是一本正经地在说。

他们把一等兵油座抓来的工兵大尉押上了车,向南京奔去。

“啊,南京到了!”

“南京!”

当城墙映入眼帘的时候,战士们都欢呼雀跃起来。

这时距离南京城墙只有一公里远了。在大家欢腾的时候,抓来的工兵大尉企图乘机逃跑。本来他要是老老实实的话,大家还会友好地对待他的。于是金成少尉叫道:

“公家伍长!给我砍了他!”

公家伍长于是准备执行命令,将再度抓回来的工兵大尉砍头。

这时工兵大尉很沉着。也许是信念极其坚定,他一点也不挣扎,那种视死如归的气概还真让人敬佩!最终他微笑着死去了,从容地死在了公家伍长挥起的日本刀下。虽然是敌人,他的死还真让人惋惜。

这一天,两角部队占领了幕府山炮台,大获全胜。幕府山位于南京城外两公里处的地方,也位于扬子江畔。在这一仗中,两角部队居然俘获了20 000名敌人,可谓前所未有。在这批俘虏中,夹杂了大约2 000名曾经盘踞在老陆宅、马家宅,让两角部队吃尽苦头的敌兵。

一想到许多牺牲的战友就是倒在这帮家伙的枪口下,大家就恨得咬牙切齿。

部队突然抓到如此大批的俘虏,一时不知如何处置,因为不但要给他们饭吃,还得照顾他们。高度的监视不用说是必要的,作为一支部队的工作来说,仅仅这些就够让人头疼的了。

然而一下子抓到了如此众多的俘虏,怎么说都是两角部队的一个大手笔。

胁坂部队一马当先,南京终于被攻陷了。

12月17日——这是一个辉煌的历史性日子!就在这一天,我军举行了盛大的人城仪式。这一天让全球的战争史添了彩,让皇国的荣誉四

海周知,是一个值得永久纪念的日子!

获得参加入城仪式的殊荣,两角部队的勇士们个个满面生辉,热泪盈眶。

(下略)

[《战争文学全集》(第十卷),潮文阁(东京),1940年9月。]

(雷国山 译)



## 5. 无敌师团血战记

安田清人

(前略)

### 占领中华门

占领了南京南部雨花台堡垒的冈本保、长谷川、竹下、冈本镇各部队,于12日拂晓时分开始猛攻以南京南部要塞中华门一带为中心的城堡。藤村炮兵部队则在雨花台中部的斜坡上布列炮阵实施火力掩护。冈本保等部队在炮兵的掩护下前进,在上午夺取了中华门附近的南京兵工厂及火药库,并于正午时分转入总攻。

他们与在城墙上进行拼死抵抗的顽敌展开了无数次的激战。绪方部队三宅队的勇士们乘敌畏缩之机,迅速架设了云梯,尽管敌人的手榴弹和机枪子弹如雨点一般倾泻而来,但勇士们毫不畏惧,一举登上城墙,占领了中华门,“万岁”的呼声响彻云霄。

长谷川部队、冈本保部队占领的中华门为通往芜湖道路的起点,是南京城门中防御阵地最为坚固的,加上其四周环绕有两道城墙,所以被敌军当作南京城南部“最后的堡垒”,拼死坚守。

长谷川、冈本保部队的勇士们继续逼近城门,展开了步兵与战车协同的现代化战斗。战斗何其惨烈!山田工兵敢死队的八名队员冒着敌方猛烈的炮火前去爆破城门,七名队员倒下,一名队员身负重伤,几乎全军覆没。第二批敢死队又冲了上去。这时眼看着逃跑的敌兵尸体越擦越高。武下部队长(熊本市出水町长沟人)指挥的机枪部队也从城门外两侧的敌人实施火力压制。不久,长谷川部队三明大尉的冲锋敢死队中唯一幸存的中津留大作伍长在城头上高高地树起了令人激动的日章旗。面对着高达30米、厚达15米,堪称天险的南京城南门,冈本部队敢死队的勇士们,冒着敌人机枪和迫击炮的疯狂射击,以血肉之躯向城门

发起了冲锋,最终于13日晨占领了城门。面对着东升的旭日,冈本部队一边遥拜,一边高呼万岁。

冲锋敢死队队长斋藤胜慧及其他22名队员的武运都很长久,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没有负伤,消灭了城门内外的顽敌第八十八师,以及南京卫戍部队和蒋介石嫡系师团的精锐。

由于中华门被攻克,武定门和通济门虽然是扼守南京城的咽喉要道,但早已丧失了其战术价值了。不久,城内繁华街区中华路一带的中心地区也完全归于我军掌中。

黄昏时分,受到我不断炮击的敌阵地和下关附近,以及浦口方面,到处都被废墟冒出的黑烟所笼罩,天空灰蒙蒙一片。

### 竹下部队的奋战

拔掉将军山的敌阵地以后,竹下部队的勇士们在中华门外待机,居高临下俯瞰着夕阳下的南京城。此时枪炮声还未停止。由于从一大早就开始激战,××部队长无暇去上厕所,只好一直忍耐着,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在山上对着水平视线下的南京城解决了内急问题。当他正在水坑里洗手时,九个敌兵走了过来。××部队长来不及擦手,就用流利的支那语发布号令:“都给我过来!”就把敌士兵编成三列纵队带了过来。

“喂,俘虏了几个敌兵!”

他这一喊,大家都吃了一惊。这几名敌兵中有一人是号手,身上正好带着撤退时用的信号弹筒。于是我方灵机一动,就吹起了撤退军号,并向天上发射了信号弹,于是在后面的几百名敌人就陆续往这边撤退而来,结果中了圈套,全被我俘虏了。

在南京攻击战中,竹下部队以西门为攻击目标,迂回绕过河流沼泽地带,向南京扬子江上游地带进击,截断了由水西门溃退的大约三万名残敌的退路,并将其全部歼灭。在这一战斗中获得殊荣的是大园庄藏大尉指挥的仅×××名勇士。他们在新河镇附近逮住了一名正在等待坐轮船过河的敌侦察军官,一问才知道敌人的大军即将到来。他们于13日清晨5时同敌人遭遇。尽管清晨浓雾弥漫,能见度极不利于我军发起

攻击,但是大园大尉指挥部队同一万名敌兵激战三个多小时后,敌人的退路被我截断了。敌人企图拼死抵抗,弹药早已消耗殆尽的我军与敌人展开最后的肉搏战。在宽约一米的道路上,敌人遗弃的1200余具尸体堆成了山,加上那些跳进扬子江企图逃生者,共被我军消灭了3000人。此次战斗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余山镇、天文台附近的战斗。敌人损失惨重,我缴获军旗2面、捷克式机枪60挺、迫击炮10余门,还擒获了蒋介石嫡系军第八十八师的旅长。大园大尉(鹿儿岛县揖宿郡大川村人)在冲锋队伍的最前面指挥战斗,不幸额头遭敌军集中射击而壮烈殉国。

### 功勋卓著的长谷川部队

12日半夜0时30分,最先登上南京城西南角附近城墙并竖起日章旗的长谷川部队、绪方部队以及三明队如同阿修罗<sup>①</sup>一样的英勇奋战,在本次事变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拉开进攻序幕的友军精锐部队,在来自南门西南角中部城墙的敌方弹雨中,从容不迫地成功靠近15米高的城墙根下的一个死角后,一名勇士将随身携带的绳梯挂在了城墙上,手里握着一面日章旗,瞅准机会一溜烟地登上了城墙,然后一面双目瞪着吃惊的敌兵,一面从容地将日章旗插在了城头。

此时三明队用绳子把机枪吊上了城墙,开始在城墙上对敌军实施猛烈扫射。三明保真大尉挥着军刀率部冲入敌群,城墙上立刻展开了敌我双方的白刃战。

乘此时机,为了协助藤村、井出野炮部队的掩护射击和山田茂工兵部队的城墙爆破,长谷川部队的主力从西南角,冈本保和冈本镇部队从南门,一起高喊着杀入敌阵并成功占领。

这样,时隔半年之后,日章旗得以重新飘扬在南京总领事馆的屋顶上。冈本保部队为了重新插上日章旗而进行的英勇战斗是令人瞩目的。南京全

---

① 阿修罗为梵文音译,汉译佛经中还译为阿须罗、阿索罗、阿苏罗等。佛经中八种神道怪物之一,其性情执拗、刚烈,能力极大,凡与之接触,倘不蒙他喜悦,就必然遭殃。

市早已处于秩序井然的我军统制之下。平坦的柏油马路上到处都是为防备我军空袭而设置的避难壕。被我军占领后的南京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

那高高飘扬在日高参事官曾经死守的领事馆屋顶上的日章旗是何等的辉煌灿烂啊！如今，就在13日的下午，冈本保部队终于使其在原来的位置飘扬。打开已经生锈的铁门，只见院子里的盆景白菊已经枯死，枝条折断了，叶子掉光了，看到它就想起战斗的激烈。

具有现代化装备的要塞，号称不落之都的南京，也终于在我航空部队的轰炸，以及我藤村炮队的协同轰击下被攻克了。

藤村炮兵部队在接到协助冈本镇部队的命令后，便下令千里木支队以及秋田、小金两×队对前方300米的敌阵进行直接炮击。尽管300米的射程对于××炮来说短得几乎是极限距离，但正是这种××炮成了南京防卫阵地的致命克星，也为我军在未来战争中的碉堡攻击战提供了重要参考数据。当时接到命令后，秋田大尉立即组织了以吉村少尉和田中曹长为首的20人敢死队，穿过敌人的弹雨和敌炮弹爆炸后的硝烟，来到敌城墙根下挖掘了观测所。11日上午8时至12日下午4时，重炮连续发射了500发巨弹，攻破了厚达35米、高达15米的城墙。此时，一直等待时机的冈本镇部队的勇士们立刻如雪崩一般由爆破口突入城内。

冈本保部队的滨园忠夫大尉站在南京的最前线指挥作战时，手指被敌弹击中，接着左大腿又受贯通枪伤。尽管身负重伤，冈本保队长也劝他下火线治疗，但他不听，认为敌都南京就在眼前，无论如何不能后退一步。结果，他在担架上高喊：“前进！前进！”继续作战。入城后，他发现了一辆三轮车，便坐上去继续指挥战斗。他这种身负重伤却仍在指挥的刚强的武士道精神感动了全体将士，士气更加高涨。该大尉出身于鹿儿岛县揖宿郡喜入村，毕业于熊本幼年学校，后作为第41期学生考入陆军士官学校。自古以来，萨摩藩人就多豪胆，该大尉就是典型的一例。

(下略)

[安田清人：《无敌师团血战记》，日本讲义社(熊本)，1938年。]

(雷国山 译)

## 6. 摄影机与人生

### ——白井茂回忆录

**编者注：**白井茂，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摄影师，曾赴南京拍摄新闻纪录片《南京》。

(前略)

#### 日中事变爆发

军舰驶出基尔港，径直驶上了归国之路。途经德国的吉卜，再次停泊在苏伊士运河入口的左岸。入口处的海上立着当年得到埃及政府许可后开凿运河的法国外交官勒塞普斯的雕像。现在这个雕像在海中已经被毁坏了。当时因为这里是英国殖民地受英国管辖，所以我们每天拿着摄影机上岸的时候，偶尔会被穿着便衣的两个秘密警察远远地跟在左右。尽管后来脸熟了，还抬手说“早上好！”、“再见！”打个招呼，但还是让人感到很压抑。

今天是从这里乘火车去开罗的日子。去站台的时候便衣警察也站在站台里。轻轻挥了挥手我们便上了火车，心想他们也会上车的。可等火车开动了，他们还站在站台上目送着我们。我想，今天终于一整天都可以在开罗摆脱那两个家伙的监视了，结果还是未能如愿。火车到了开罗以后，另外两个便衣警察在等着我们。稍微想拍一点丑陋的、凄惨的画面，他们就开口说，这个请你们不要拍。可能是不想让我们拍到英国统治下的阿拉伯人凄惨的情景吧。

军舰在印度洋湛蓝的波浪中航行，击起了阵阵浪花。12 000 吨的巡洋舰展现出潇洒而威武的英姿。可能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知道日本也

有过这样漂亮的军舰的。那是一艘让我感到无论如何也想让现在的年轻人看一看的漂亮的巡洋舰。

德川梦生的胃溃疡痊愈了,今天正站在军官室和军医谈笑风生。这个军医少佐曾经说过,无论如何也要在舰上对德川的胃进行手术。对此,德川好像曾经很为难,但现在两个人站在一起挺精神地说笑着。因为我拍摄的影片九分钟就结束了,对于后期编辑、组合与速度等我自己也有很多想法,但是因为影片的结尾部分无法很快达到高潮,所以我产生了非得赶在回日本之前想出最后一幕的心情。

昭和12年7月7日传来了日中两军在卢沟桥爆发冲突,日中事变随之爆发的消息。舰内充满了颇为紧张的气氛,炮塔上铺上了日章旗,从飞机上可以清晰地辨认目标。

随着日中事变在卢沟桥爆发,各社的新闻、摄影记者都会被派遣到中国东北部(旧满洲)吧。几个朋友的脸浮现在了眼前。“足柄”号由训练转入了准战时体制。军舰就像航行在战争中的海上一样,一边进行实战训练,一边行进。

嗒嗒嗒嗒,喇叭吹响了,主炮咕噜咕噜地转动,水上飞机弹出了发射器,军舰以全速破浪前进。扬声器里传出指挥塔发出的左15度有敌来袭的消息。从四面的机关枪座上不时地喷出可怕的火舌。不知什么地方被敌弹击中了,舱口下面发烟筒冒出了烟,情况紧急。这是一场严肃的训练。这才能成为影片的最后一幕。想尽力拍摄这个场面,我带着摄影机在舰上来回奔跑。

8月上旬,“足柄”号顺利完成了任务,回到了佐世保港,酒井宏技师长还专程从PCL<sup>①</sup>来迎接我们。

结束“足柄”号上的工作后,我立刻接到命令,决定让我离开朝日新闻制作部,作为PCL第二制作部摄影主任,转而在摄影所内工作。

因为通州事件(旅居侨民被杀),以及8月9日第二次上海事变(大山海军中尉、斋藤一等水兵被射杀)等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各新闻社的摄影师大多被派往中国大陆,活跃在报道的第一线。我要是还待在新闻部

① 日本PCL电影公司,日本东宝电影公司的前身。



的话,可能现在已经成为随军记者前往上海了。但是现在却在安静的制作室的一角为“足柄”号的胶片忙来忙去。“足柄”号的胶片有龟井文夫君在帮我编辑,所以,我就在样片试映的时候对龟井拍摄的场面说明了一下,拍了一些插在镜头中的当时英国、德国关于“足柄”号的其他报道。我就这样远离了久未离开的报社,沉浸在电影摄影师的宁静的生活环境中。

### 电影《南京》的拍摄

这时,PCL、写真化学研究所、东宝配给、J·O四个公司合并,召开了新创立的东宝映画株式会社的股东大会,决定植村泰二为首任社长。并且一直由PCL代理制作的朝日新闻社的朝日新闻制作部也与PCL解除合作,创立了由朝日新闻社出资的朝日映画株式会社,并决定在芝区田町建设新的社址。这样一来,以林田重南为首,曾在数寄屋桥工作的近藤健朗、曾根将博等PCL的员工就转到这个新的公司里来。没有比人的命运更无法琢磨的了,悲欢离合乃人之常情,最后落得只有我一个人和大家告别。但是,这个命运却给予我这个摄影师一段非常难得的经历。

“足柄”号的胶片,在9月中旬由龟井文夫制作、德川梦声配音、伊藤升配乐,最终作为长篇纪录片(约一个小时)完成了,影片定名为《勇破怒涛》,预定在日本剧场举行首映式。这是日本最早的由日本制作的长篇纪录片。多亏龟井编辑,电影好不容易问世了。然而我的心情是既高兴,又担心观众的反响。制作这一长篇纪录片是个开头,接下来东宝还继续制作了《上海》、《南京》、《北京》等长篇纪录电影。

而且这个时候横滨电影商会还以青地忠三氏为中心拍摄了《呼唤南十字星》长篇纪录片。而且昭和13年,《勇破怒涛》、《呼唤南十字星》和故事片《五个侦察兵》、《风中的孩子》一起获得了首届文部大臣奖。

关于日中事变,政府放弃了最初的就地解决和不扩大的方针,发表了坚决膺惩的声明。从此以后,中国战线由北向南扩大到了中支那。

内阁情报部设立了,防空法实施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成立了,还在宫中设立了大本营。全日本劳动总同盟为了杜绝事变中的罢工,决议支持战争。日本在罗马签署了日德意防共协定。日本逐渐进入

到战争的状况中。

但其他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了关于日中事变的九国会议,宣言声讨日本。不知战争失败为何物的日本并不因此而害怕,反而领导着国民,激发他们高昂的战斗意志。当时在大街上流行着《爱国进行曲》、《露营之歌》。

朝日新闻社、每日新闻社、读卖新闻社、同盟通讯社的新闻摄影记者的舞台完全集中到了中国战线。东宝第二制作部的三木茂、松井翠声等也因要制作纪录片《上海》,来到了上海。

12月中旬,《上海》拍摄工作结束的时候,为了制作纪录片《南京》,我们接收了所有的设备,录音师藤井慎慎一、计划人员米泽秋吉和摄影师白井三人都来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以后,因为三木的工作还剩下一点,所以我决定帮助他。一天,我们两人来到吴淞加纳部队的激战地,部队长就战死在这里。在吴淞的小河边,从事新戏剧创作的友田恭助也阵亡了。我们来到这里是寻找他们战死的地点,结果怎么也找不到。于是两人不得已回到了司令部,当我们说怎么都找不到地方时,结果立刻被骂道:“傻瓜!难道不害怕吗?!”第二天,我们两个又带着摄影机穿过激战过的悲惨的战场遗迹,一边拍摄,一边寻找,好不容易在一个小河边发现了友田恭助小小的墓标。

三木君的工作都完成了,所以我接手了所有的设备。其中有带独立录音装置的电子管摄影机一部、转头型摄影机一部、35毫米便携式摄影机一部,还有从东京带去的胶片。这对于在战场上行走的三个人来说是很重的行李。说到电子管摄影机,可能现在的人有点难以理解,所以我来说明一下。电子管摄影机前盖的底部切了一个小的四方孔,拍摄的胶片就从那里被卷入下面的箱型录音机的链轮里,通过狭缝再次卷入拍摄结束后的胶片盒。录音机的内部还有旋转摄影机的发动机,摄影机和录音机紧密相连,下面配有一个三角架。是一种俗称为“饭盒”的不怎么好看的机器。这个摄影机没有消声罩,运转起来声音比较大。因为预料到了12月11日进攻南京,所以把行李装上了军队的卡车,我们三个人坐在上面。每个人腰里都别了一把手枪,由士兵开车,沿着战斗过的道路向南京出发。

放眼望去,广阔的田野里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而我们就像山芋一

样咕噜咕噜地左摇右摆地前进。途中到处都驻扎有日本军,我们不时地和四五个士兵打着招呼,从他们中间穿行。几乎看不到中国人的影子。虽然看到远处房屋背阴处似乎有两三个人,想必是便衣队吧,但我们还是继续前进。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苏州郊外。这里好像已经历过战斗。我们停在了道路旁一个好像是集会场所的房屋前。房间内铺满了破席子,空荡荡的,好像直到刚才还有中国士兵。我们决定今晚就在这里凑合一夜。虽然只有四个人,感觉有些不太放心,但也只能入乡随俗了。饭盒里还剩很多饭,而且夜里做饭时火苗会成为敌人的目标,说不定从哪里飞出一颗子弹。

当我们从卡车上卸下行李的时候,对面一个没拿枪、穿着大外套的日本兵慢吞吞地走了过来。并且还“哎”地叫了我们一声。咦?我想这个声音应该在哪里听过。原来是应征入伍的,曾制作过《狐狸的幽会》等动画片,被亲切地称作小虎的 PCL 动画部主任大石郁雄。

小虎虽然好像没有几颗星,但有着老兵似的乱蓬蓬的大胡子,一副漫画中的模样。他亲切地举起又肥又大的外套里的手说:“你们来啦?”就走了过来。我们聊了很久,最后他说:“食物可是很难得到的哦,你们稍微等我一下。”说着就夹着不知道放在哪里的步枪出去了。过了一会儿,黑暗中他提着一条很大的晒干了的鱼回来了。“这个你们拿着。”他说着就递给了我们,这可能是从某个人家里拿来的。小虎说了句:“注意安全啊!”就消失在黑暗之中了。这成为与小虎的最后告别,得知小虎阵亡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迎来了 14 日的早晨。我们把行李又装上了卡车,做好了饭,终于又要出发了。小虎在做什么呢?驻扎在哪里呢?今天早上也许到什么地方去警戒了吧。我无意中在室内的破席子下面发现四具中国军官的尸体,而我们却毫不知情,昨天晚上就睡在这间房间里,要是知道了也不会有好心情吧。立即从这里出发。我们继续在卡车里摇晃着,任车轮卷着沙尘一路向南京驶去。

下午,随着接近南京,战争的惨状逐渐在周围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恶臭扑鼻,卡车就在这中间行驶。终于看到了远处南京的城墙,高高的城墙上竖着日章旗。南京于昨天陷落了。

到了中山门,这个门上也高高地挂上了日章旗。在城门的入口处,新闻摄影师田畑雅君和其他报社的人都站在那里。我从卡车上跳下来。“哟!”田畑雅君亲切地走了过来,他说,“这里的士兵刚刚遇上了流弹。”同盟通讯社派来了携带便携式摄影机的浅井达三、荒木秀三郎和牧岛真一。而牧岛在昨天的攻城战中乘坐坦克前行,被枪击中负伤,最后被送到了后方上海。

进入城内,左边一架中国战斗机头朝地坠毁了。黄昏时分,在中山路宽阔路面上到处都凄惨地散落着百姓的财物,无声地述说着激烈战斗的故事。我们向司令部报了到,决定住在空荡荡的中山路十字路口边中国四大银行之一的交通银行这栋漂亮建筑物三楼的一间屋子里。因为城里还在扫荡残敌,所以警告我们要注意安全。

在南京军官学校的庭院里,有一尊梅屋庄吉的半身像。好像是孙文为革命奔走时期,在流亡日本时,曾经得到过梅屋各种各样的协助,为了表示感谢而建造的。然而就是这个中国,现在却在和日本交战。军官学校内的每一个房间都是空的,墙壁上都潦草地写满了汉字:“一度去何日又来此处?”离开了这里还会回来的。将士们就是怀着这种悲怆的心情写下的吧。摄影机把这些满怀悲怆的文字都拍了下来。

在通往扬子江边的中山路上,中国人沿着左侧高高的栅栏站成了长长的一排队伍。我们从旁边经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想要抓住路过的我,把手中皱巴巴的烟袋和零钱递到我面前,并且带着悲伤的神情哀求着我。旁边的男人和前面的男人都拿着钱和烟等哀求我,就这样顺着队伍一直延续下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原来这些都是马上就要被枪毙的人,所以才哀求我放他们一条生路。虽然知道了这些,但我也没有办法,一个人也没有救下来。

在栅栏内空旷的平地上挖了一条像战壕一样的沟,枪毙就在那里进行。一个士兵的脸被鲜血染红了,正举着双手在叫着什么,无论怎么射击,他都举着双手叫个不停,也没有倒下。我仿佛看到了执着信念的可怕。财物、工具什么的全都堆在了道路的中央。另外,在城内的一角,士兵们还在进行战斗,我们既能听到声音,也感觉到了气氛。我们接受到司令部的命令,去占领南京银行的三楼阵地。大家手握手枪出了门,朝

着目标分开摸索前进,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击中。我们看到包括枪杀在内的很多场面。从第二天开始了少量的拍摄。在我们拍摄坠落的飞机的时候,松井石根的人城仪式开始了,对面的平民也挥手欢迎;他们没有办法,只是随便挥挥手。中文叫做“没法子”。(“没法子”就是没有办法。)

我不可能将所看到的都拍摄下来,即使拍摄下来的也要进行剪辑。刚才所说的延绵排列的人群,只有一个士兵看守,我想他们应该很容易逃跑。我这样想,在街道的中央架着一挺机关枪,朝向河边,这边只有一个士兵,而面前则是上百的人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两个人牺牲的话,大家都可以逃出去。而大家没有逃走,是因为在机关枪面前感到害怕吧。虽然经常听说有这样的事,但事实上所看到的是他们被枪杀。因为是向一大群人射击,所以有的人中弹后可能并没有死。海军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聪明办法是在江上放置一块水上射击用的板子,然后把人一个一个地踹到水里,等到人从水里浮上来后就一枪打死,被打死的支那人的尸体就会顺着江水漂走。

战争真是残酷啊,就像枪弹击中了自已的心脏一样。那张满是鲜血的脸和那种执着的信念,一直印刻在我的心中,无法忘怀,心情十分难受。我在扬子江边也看到了枪杀,在其他地方也看到了许多像是被枪杀的人。太残酷了,使我无法再写下去。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传遍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一部分。战争的发生是命中注定的吗?难道就不能没有战争,让世界和平共处吗?我不由得陷入深深的沉思。

在城墙上死了很多日本兵。我用单独录音的方式拍摄了火化时的情景,录音中火化时火焰噼噼啪啪的燃烧声撕扯着屏幕前观众的心。拜托牟田口部队再现了攻破城门登上城墙时的场景。仰望着被成功突破,并攀登上去的笔直的城墙,难怪出现了许多阵亡者。

12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进入了南京城。那一天,中山路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身材瘦小的大将骑在马上,那双细长的眼睛炯炯有神,穿过将士们整齐排列的道路,在人城仪式的军号声中威风凛凛地进入了城内。各兵营开始捣年糕,终于迎来了昭和13年。我们于1月上旬回到了上海,拍摄了一些伤兵和患者的情况,1月中旬安全地回到了日本。



继前面所说的电影《上海》之后,《南京》也被制作成一个小时的纪录片。《上海》由三木茂摄影、龟井文夫编辑、饭田信夫配乐、金山欣二郎录音、松井翠声解说,于2月1日完成。《南京》由秋元宪编辑、江文也配乐、藤井慎一录音、德川梦声解说,于2月20日完成。东宝接着开始制作摄影师川口政也的纪录片《北京》。遗憾的是后面两部作品的拷贝已经没有了。

这时的东宝第二制作部(文化电影部)对制作纪录片、文化片的态度很积极,也制作出了很多的优秀作品。现在想来,这个时期是大家对文化片产生热情的最佳时期。

在我拍摄纪录片《勇破怒海》、《南京》的过程中,在朝日新闻社当摄影师的工作经验使我受益匪浅。因此想奉劝那些立志拍摄纪录片的各位,一定要积累一些新闻摄影师的经验。

新闻摄影师无论遇到什么事件,都必需把地点、原因、经过等交代得清清楚楚,并且最为重要的是,作为记者,要培养对事物的认识和独立的思维方式。在无法预先准备的实际拍摄中,敏捷地拍摄被描述对象、快速进行报道是新闻的原则,所以通过实践可以学习全面、快速处理等技巧。不用说,具备这一素质,对想要拍摄纪录片的摄影师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制作纪录片的时候有时会有导演和同行进行指导,但是在拍摄《勇破怒海》、《南京》时是没有导演在场的。另外,相当于导演不在场的情况也有很多,例如导演即使在场,但是很难指导每一个镜头,或者被拍摄对象过多等等,这样一来,摄影师就必须有一定导演能力和构思能力等。

因此,如果摄影师向这些方向努力的话,拍摄纪录片真的会变得轻松愉快,而且会逐渐进步。但是,纪录片不是以剧本和素描为基础预先设置好的,而是一边进行类似新闻的实际拍摄工作,一边逐渐归纳拍摄目的和表现结构的一种非常复杂而有意思的工作。

(下略)

[白井茂:《摄影机与人生——白井茂回忆录》,  
二二通信社(东京),1983年5月25日。]

(庄倩 译 雷国山 校)



## 7. 在战争的激流中

前田雄二

编者注：前田雄二，日本同盟通讯社随军记者。

(前略)

### 一、攻击南京

#### 侵略者之群

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天气。这天早晨，城内任何地方都能听到“轰隆、轰隆”的炮声，这是侵略的声音。士兵们每两三个人组成一队，拿着板斧、劈刀、锤子，把避难而去空无一人的人家房门的锁撬开。也许士兵的内心早已经变得暴虐残忍了吧，就如同这场战争的惨烈一样。昆山也好，苏州也好，并没有出现像这样的公然破坏。

不过，与昆山、苏州不同，中国军队在无锡构筑了长期抗战的阵地。但是，日本军队的进攻比预想的要迅猛，因此，由于中国军队迅速败退，家家户户并没有被中国军队毁坏。

#### 洗 澡

根据迄今为止日本军队的经验，一旦前线部队占领某个城市或村庄，必定在那里留下掠夺的痕迹。败退的中国军队也顺便将已经避难离去的居民房屋毁坏，留下的只是荒凉的痕迹。

但是，在无锡却没有被毁坏的房子。因此，士兵们会对看上去还不错的房子破门而入，进行洗劫。但是，部队并不把这种行动称为“掠夺”，而把它叫做“征缴”。因为主要道路上的桥梁被破坏了，物资运输无法跟上，于是粮食等生活物资只好在当地筹备。士兵们破门而入后，翻箱倒柜地寻找东西，接

着又把衣柜、储存箱撬开，然后再到厨房寻找粮食。闯入富裕人家的士兵会在浴室烧水洗澡，洗净身上战斗的尘土，也有人会剃一下胡须。

在激烈的战斗中有的士兵或许已经死了。我亲眼目睹了许多同伴死的死伤的伤，活下来也只不过是侥幸罢了。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侥幸的“生”才使士兵们将错就错的吧。

但是，士兵们并不去尚有人住的房子，那是因为“良心”的缘故，但更是因为存在着危险性。于是，士兵们到了居民居住区域的时候，便拿征缴来的支那人的衣服、鞋子等换大米、高粱酒和砂糖等。如果能得到鸡或鸡蛋，那便是大获成功了。

### 招募了十个苦力

我和中村联络员一起进入了两三户人家，但只发现了一副麻将牌，没发现什么像样的东西。中村太郎把支那人的衣服和鞋子集中起来打成包，便说要雇一个苦力，于是我们去了有居民居住的区域。因为需要搬运无线电通讯设备，所以无论如何苦力都是必要的。中村指着衣服用只言片语的中文并打着手势与他们交流。

用两件支那人的衣服作为交换条件，很快便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答应了。这次是由那位年轻的支那人帮我们联系，于是又有两个年轻人决定一起同行。这两个年轻人是兄弟，分别叫做大保和阿四。两人说已经预先向父母说好了，于是便把我们请到他们家里。出来的是父母亲两个人，他们给我们以及一开始的那个年轻人端上了茶，并说：“我的儿子拜托你们了。”我问一开始的那个叫李杏泉的年轻人：“你不和你家人打招呼没有关系吗？”李回答说：“我的家人不在这里。”原来他是正规军的逃兵。

这个叫李杏泉的人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之后我们又招募了五个苦力，这样连同之前的两人凑成了十人的大运输部队。我们又任命李杏泉为部队长，他一人承担两人的货物，出色地率领着十个人的队伍，并且到南京时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的只有这一个男人了。

### 转到第十六师团

中央于11月20日建立了大本营，在攻打无锡的当天，即24日召开

第一次御前会议。在没有宣战文告的情况下,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体制已经确立了,于是首都南京被定为明确的攻击目标。12月2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解除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兼职,朝香宫鸠彦王中将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在这个时间和地点,从北边的扬子江一直到太湖的南方地域,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向南京追击着败退的中国军队,并采取了大包围的进攻态势。

11月28日,我们连同十名苦力,从无锡出发,向常州方向行进。从这里开始,我们已经规定跟随第十六师团(大阪)<sup>①</sup>了。第十六师团是在上海战役结束之后在扬子江下游的白茆口登陆的部队,兵力损失较少。因此,第十六师团代替了此前沿主干道行进的第九师团,作为正面攻击部队沿京沪线<sup>②</sup>进击。

我们仍然是在铁路上行进。我们花了两天时间走完了60公里的路程,到达了常州。这是一座遭破坏后留下的凄惨悲凉的城市,这是日本空军<sup>③</sup>为了摧毁敌人后方的兵站基地而进行轰炸后的城市。城内静悄悄的,寂静无声。

我们在一家原本是照相馆的地方住了下来,就好像是在看守着墙壁上古老的肖像照一样。喝了点残留下来的葡萄酒,吃了些苦力做的油炒蔬菜。

### 两辆汽车的抵达

因为师团司令部没有行动,所以我们也在此地住了三个晚上。随着补给线的延长,物资、弹药的补给也相应缺乏了。因此,面临南京攻略战的师团正在调整态势,等待时机。

第三天的下午,一辆悬挂着同盟社旗帜的汽车和一辆小型卡车终于到了。车上除了坐着加藤松和从事无线电通信的菊地久太郎外,还带来

① 原文如此。第十六师团又称为京都师团,而非大阪。

② 当时南京为中国首都,因此南京至上海的铁路被称为京沪铁路。

③ 原文如此。当时日本并未组建空军,其航空兵力分别隶属于海军和陆军。

了联络员。同时,车上还装满了粮食、衣服、香烟、报纸等。我们欢呼着迎接他们的到来,目光炯炯的驾驶员吉川和我们一一握手。

“预定的‘新月’盒饭带来了吗?”我问道。

他回答说:“已经过去三天了,很遗憾,已经被大伙儿全部吃完了。”

直到苏州他们还是比较顺利的,但从那以后,因为有些地方桥梁的修复工程还没有完成,路上堵得很厉害。吉川也好,加藤也好,菊地也好,脸色远比在前线的我们要憔悴得多。

### 风吹汗冷

第二天凌晨4时,加藤松和菊地久太郎带着苦力当中的五人,向南面第九师团的方向前进。我们则带着剩下的五人乘坐吉川驾驶的小型卡车出发。但是三个小时后,我们前进的道路被排列的炮车堵住了。因为道路很快就会畅通,于是我们将行李全部放在车上,只扛着无线电通讯机开始步行。

南京至上海之间的城镇是沿着大运河分布的。在过了吕城后的一个地方,我们发现运河上有一条空着的小船。堀川、菊地、胁田以及五个苦力一起带着无线电通讯机坐了上去,我和新井正义两人则徒手轻便地步行。天气虽然是晴空万里,但是很冷。走一段路便出了一身汗,但一坐下来休息汗就冷了。傍晚时分,我们抵达了丹阳,这座城市也被破坏得很严重。废墟中有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蹒跚而行。

因为他没有了手和脚,给人感到就像蜡烛融化短了一截似的。新井说:“是得了麻疯病了吧。”那男人用他那短了一截的腿尽量远远地回避着我们。许多人都死了,这个得了麻疯病的男人也不过是苟延残喘的幸存者,而且以后他该怎样生活下去呢?我木然地注视着他远去的背影。

### 感冒发烧

我去联队本部拜访助川联队长,以便向社会部提供一些素材。为了了解详细情况,我多次去了大队本部。在寒冷的天气里身体冻得发抖,而且开始咳嗽了。

我就像民宅的土房子倒塌一样病倒了。这天我行走了30公里的路

程,出了汗,冷了,又出汗,又冷了,如此不断重复。另外,敌军为了固守首都的防御阵地,一口气退到了南京的周边,因此这一天都没有听到枪声。大概是从紧张感中释放了出来松懈下来的缘故吧,我患了感冒。

堀川他们一行仍然还没有到。新井把手放到我额头上试了一下说:“烧得很厉害啊。”于是他找来一些树叶和树枝给我生了一堆火,但是有阵阵寒风吹来,我仍然感觉很冷。因为背包留在车上了,没有穿的衣服,也没有毛毯。新井像要找什么东西似地出去了。

不久,他便抱着一床满是灰尘的棉被回来,嘴里说着:“外面漆黑一片,没有办法啊。”对于因寒冷而发抖的身体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条棉被更好了。

第二天早上,堀川他们一行到了,小型卡车像追赶他们一样,也抵达了。我先把大衣穿起来,又吃了些感冒药,但是咳嗽却越来越厉害,体温也很高。因为联队本部有行动,我们也乘车向白兔镇方向前进。在一个小村庄里,民宅因为部队的宿营而被挤满了,所以我们决定住在汽车站。

这屋子虽然有屋顶和三面墙壁,但面对道路那一边的墙壁却没有。我们把里边躺着的中国士兵的尸体搬了出去,在里面铺上稻草,并将卡车上用来遮挡的帆布挂在了没有墙壁的那一面。

### 肺炎的恐惧

寒冷。我在严寒中战栗,咳嗽也在加剧,似乎支气管也被感染了。我穿着大衣,裹上毛毯,再盖上堀川从中国士兵尸体上脱下来的外套。新井给我戴上一只纱布口罩和一条纯棉的围巾。菊地按时给我喂药。

但是,我在发着高烧的同时又忍受着咳嗽的煎熬,担心自己得了肺炎。或许自己不能平安地回去了,于是我不由地想起在获洼的家,那是我父母所在的地方,弟弟妹妹们也在那里。那是一个温馨而安宁的家庭。

早晨天一亮,我们又出发了。这时离句容还有20公里。将近中午时抵达了句容。于是找了一家民宅,把稻草铺成山一样,盖上三条毛毯,吃了些阿司匹林便睡下了。我昏昏沉沉地睡着,醒来时天色已黑了。仍然发着高烧,但咳嗽有些好转,也许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在屋子

里的一角，菊地正在和上海方面联系，将新井、菊地的消息发了过去。

### 恢复健康

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我再次睡了一个好觉。早上醒来时高烧已经退去了，咳嗽也完全好转了。这个难得的温暖对我来说是何等的幸运啊。可能是因为两天以来基本上没吃什么东西吧，现在也有食欲了。阿四把做好的鸡蛋放在粥里煮给我吃，味道很好。我背靠在屋子前面的稻草捆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这天，从后方到来的由三国直福大佐率领的野炮兵部队在句容附近展开了攻击的阵式，开始炮击南京防御的第一线阵地汤山镇。

许久未听到战场的轰鸣声，从而唤起了我内心的紧张感。友军的轻型轰炸机在头顶上飞过，我们能远远地看到它们在敌人的前线急速俯冲并投下炸弹的情景。12月6日这天成为持续一周时间的南京攻击战的第一天。

同盟社的小型卡车因为需要补充燃料返回了上海。苦力中也有两个人随车一起去了无锡。留下来的只有作为“部队长”的李杏泉和大保、阿四兄弟。作为逃兵的李杏泉现在是我们最忠实的勤杂人员，大保和阿四是重要的炊事员。

### 报道班两人阵亡

第二天即7日，汤山镇陷落，但是中岛师团长在这场战斗中负了伤。8日，对下一道防线阵地下麒麟门的攻击开始了。这里的敌军抵抗也十分顽强，战斗非常激烈。

恢复了健康的我随联队本部一起前进。在同盟社记者班前方100米的读卖新闻社的通讯员吉岛先生被敌军的机枪子弹击中头部而亡。在无锡埋葬了渡边记者的佐佐木摄影班，这时又一次看到了吉岛的末日。

在这一天，其他师团也全都处在激烈战斗的漩涡中。在第十六师团的左前方，在以光华门为攻击目标的第九师团的前线，《朝日新闻》摄影班的浜野嘉夫已经战死疆场。这时与浜野在一起的是在无锡火葬了电



影班的前田恒的小岛忠郎。

这天早上,浜野从背囊里拿出了新的短裤和衬衫,全身都换了衣服。

同伴们说:“在前线穿这么新的衬衫不是很浪费么?”

浜野说:“在南京得穿盛装啊。”

接着浜野便随胁坂联队本部一起沿着淳化镇前方的田间小路前进了。突然,前方山丘上的碉堡里有人向我军射击,同时树林里出现的敌军战车也向我军开炮,我军最前面的士兵被击倒了。就在那时,浜野飞身而起想要按下照相机的快门,一颗子弹刚好从他的胸膛穿了过去。

之后,佐佐木和小岛在南京城内邂逅了,而他们都是在同一天里第二次失去了自己的同伴的,他们两人彼此安慰着对方。我记下了这件事情。

### 正面攻城战

12月8日这一天,虽然没有失去同盟社记者班的伙伴,却失去了被视为生命线的无线电通讯机。

这次南京攻略战可以说是真正的攻城战。中国军队以南京城为据点,在城墙上配置了重机关枪火力网。城外也设置了好几道防御阵地。碉堡里配备了轻重机枪,并设置了由混凝土构筑的重炮阵地,配备了轻迫击炮、重迫击炮和山炮。隐藏在村庄和山林里的战车也时常出没。

在通往南京的正门中山门的道路东侧是紫金山,城外是大片的丘陵,这里都像刺猬一样被武装起来了。

与此相对应,日本军队采取的是正面进攻。

我军在前线步兵部队中配备有重机关枪,在后方设置有山炮、野战炮阵地。此外,战车部队也加入了作战,在敌前进行机动攻击。另外,掌握了制空权的我航空部队,在轰炸南京城内目标的同时,也对城外的敌防防御阵地进行了轰炸。

这样,第六师团、第一一四师团、第三师团、第九师团从左翼率先对敌人发动了进攻,并争抢头功。在正面,以中山门为攻击目标的第十六师团也向前突进。各报社随军记者班的主要力量也在这条京沪公路上,并且右边有沿扬子江进攻的第十三师团。

### 失去了无线电联系

加农炮部队突然抵达了我们后方,并开始对下麒麟门的敌人要塞进行了炮击,敌人的失败由此开始了。

来自我们身后的15英寸口径加农炮<sup>①</sup>的炮击声着实可怕,炮弹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像特快列车一样发出轰鸣声。炮弹爆炸后燃起了大火。连续的炮击异常猛烈,大地像是在怒吼一般震动着,我们体会到了一种恐怖,趴在地上塞住耳朵一动不动。那是能震破耳膜的冲击声。

一阵炮击结束后,菊地义纪喊道:“我被炸到了!”满身鲜血的他焦急地摆弄着无线电发射机。发射机的真空管被震坏了,拿出预备用的真空管一看,也全都被震坏了。由于加农炮的齐射,强烈的震动把真空管都震坏了。

记者就算有再强的采访意愿,但没有了无线电发射机,再好的报道也发送不出去。与上海的联络已经完全中断了。我们怎么也没想到猛烈的攻城炮击会突然从我们身后发起,要是事先知道的话,就会设法保护好无线电通讯机,以避免这场灾难吧。我们受到了突如其来的打击,而且是在南京大会战这一最重要的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

### 在汤山洗温泉

这天早晨,堀川立即乘坐摄影师被川亲茂和电影摄影师牧岛贞一来时乘坐的汽车回上海去取真空管。同时,菊地为寻找真空管,在师团司令部和军司令部无线电通信班之间东奔西跑,但因为规格都不一样,无功而返,所以只能等堀川回来。因为失去了联系,我和新井都有一种强烈的茫然失落的感觉。

傍晚时分,我们在离汤山镇较近的一所炮兵学校的一个房间建立了营地,然后泡了泡汤山的温泉。那里挤满了光着身子的作战的将士们,非常热闹。这是从上海出发以来第一次洗澡。抹了好多肥皂。身上的污垢搓也搓不完。

---

<sup>①</sup> 原文如此。似为150毫米加农炮。

12月8日是我的生日,我一个人暗自奢望着能受到祝贺生日的款待。

### 攻打紫金山

我们一回到汤水镇的野战支局,被任命为南京支局长的中村农夫就和电影摄影师浅井达三、荒木秀三郎一起到达了。前线报道班因为人多了,一下子人气高涨了起来,热闹非凡。特别是浅井和他的搭档牧岛碰了面,两人谈得十分热烈。他拿出自己带来的香槟,并把珍藏的奶酪切成片分给大家。中村农夫有他超脱的一面,他远离大家,把李杏泉、大保、阿四喊到一起,用他比较擅长的中文和他们交谈着什么。

第二天,当下麒麟门被攻陷后,对敌人位于小卫街的最后阵地的攻击也终于开始了。但是,第十六师团攻击线路的正面却暴露在耸立于右侧的紫金山上的敌人枪炮面前。想要突破这里,除了占领紫金山外别无他法。

片桐、野田两个联队向山地战挑战,但是由碉堡和隐蔽火力点构成的敌军阵地异常坚固,敌人异常顽强。前线部队不断地向头顶上方瞄准射击,但一旦接近碉堡,就会有手榴弹投掷下来,死伤者不断出现。

但是,由于山炮向碉堡的轰击,以及陆军轻型轰炸机的反复轰炸,靠近残余碉堡的步兵向里面投掷手榴弹,所以我军一步步地爬上了险峻的山峰。我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这一情景,却因为没有无线通讯设备,无法将报道发送出去。

### 开城劝告

在这一阶段,第十六师团的右边是紫金山,第九师团的左边是雨花台要塞。攻陷这些地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攻陷这里是早晚的事,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蒋介石已经于7日乘飞机逃离南京,并将政府迁到了汉口。南京位于扬子江南岸,日本军的大部队一方面从南面进攻,不断缩小包围圈;另一方面,最左翼的国崎支队也在南京上游渡过了扬子江,围堵南京对岸从江浦到浦口的区域。另外,最右翼的天谷支队也在南京下游渡过了扬子江,并占领扬州、仙女庙。第十三师团的主

力也渡过扬子江,夺取了滁县,切断了津浦线(天津至浦口)。南京已是瓮中之鳖了。

于是,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向南京卫戍司令官唐生智发出了投降劝告书,其主要内容大致是,由于南京历史遗产众多,我们不忍破坏,另外也担心会伤及无辜的平民,所以奉劝尽快打开南京城,并将第二天即10日正午作为规定答复的时间。这份劝降书由两架陆军飞机投在了市内的八个地方。接着,在下午4时,为了观察中国方面的反应,向全军下达了停止攻击的命令。

### 响彻全城的交响乐

那天晚上,我们决定在离下麒麟门较近的村庄宿营,于是进入了一户有院墙围绕的民宅。我们打着手电筒走进里屋一看,昏暗的角落里有个矗立着的人影,身子一动也不动。仔细一看,原来已经悬梁自尽了,是一个五官端正的中年男子。为什么他没逃走却自尽了呢?也许是因为生病了吧。李杏泉指挥大保和阿四,把那人从梁上放了下来,然后在后面的旱田里把他埋了。估计大保和阿四受到了相当大的惊吓吧,说是想赶快回去了。

我们刚躺到床上就听到了驴叫声,就像公共马车的笛声一般,留下一段分外冷清的尾声。

幸运的是,直到第二天中午的停战,对于没有无线电通讯机的我们来说是消磨时间的好方法。但是,直到正午时分,仍然没有来自南京城内的任何回应,敌人无视我们的劝告。于是,以下午1时为期,向全军下达了总攻击的命令。

各部队的野战炮一起喷射出火舌,后方的加农炮撕裂了天空,空军的飞机编队在空中盘旋。紫金山上不断传来炒豆般的机关枪声。我躺在道路旁边的草地上,仰着身子,壮丽的交响乐在我耳边响起,似乎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激荡澎湃的旋律充斥着整个天空,响彻了整个城市。一面是奏响的凯歌般的旋律,而另一面却笼罩着低弱的像要断气似的音律。既有优美的旋律在树梢间流淌,又有极度刺耳的节奏在天空中回荡。

交响乐充斥着白云下的天空,像潮水般时涨时落。我的胸中充满了激动,泪水湿润了眼眶。

### 无线电通讯机仍然无法工作

不久,我听到了在道路上前进的战车的轰鸣声,接着,炮击的声音、飞机轰炸的声音、重机枪猛烈的连续射击声不断地传来。交响乐的声音消失了,我闭上眼睛,想再一次欣赏到那美妙的旋律,但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当我起身回到野战支局时,堀川正好从上海回来了,他带来了真空管和其他备用品。新井看到后脸上满是喜悦。菊地立即拉出天线,接通电源,但是机器还是不能运作。这次好像是机器本身也出了故障。菊地尽力修理,但还是没有用。我们感到眼前一片黑暗。下午5时菊地抱着无线电通讯机再一次乘上了去上海的车。只能说这是悲剧吧。大保和阿四也顺便同乘那辆车回无锡了。两人从车窗伸出手来,挥动着和我们告别。

### 牧岛电影摄影师受重伤

这天(12月10日)下午1时,在总攻击开始的时候,第十六师团的部队已经占领了紫金山最前面的山脚。自此,双方便开始沿着山脚展开了阵地争夺战。在公路上,大野部队已经向前面的小卫街逼近,研仲战车队也向前线突击。牧岛乘坐在其中一辆战车上。由于战车只能容纳驾驶员和机枪手两人,牧岛坐上去后,三人的身体就互相挤在了一起。步兵在大道两侧的桑田里散开,隐蔽前进。战车与战车之间,工兵和山炮队猫着腰前进着。牧岛坐在战车上,探出身子转动着便携式电影摄影机。敌军射来的子弹依然密集。牧岛为了换胶片,下来和机枪手换位。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传来,战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就像在空中跳舞一样。牧岛全身都受到剧烈的撞击,在全身被撞碎般的感受中失去了一半意识。但是,当他被上面机枪手“赶快出来!赶快出来!”的喊叫声唤醒时,睁开眼却发现眼前的驾驶员浑身流着血,已经死了,前面的引擎也被大火覆盖了。他试着忍着剧痛移动身体,但眼前却

是通红一片。他想：是不是眼睛被炸伤了？于是把眼镜摘下来，这才发现眼镜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从额头上流下来的血染红了镜头。引擎的火越烧越大。

### 涂碘酒时的呻吟

拼命地喊着“赶快出去！”的机枪手，将头伸出了顶盖，他脸满头满脸都是血，已经失去了自己爬出去的力气了。牧岛从下面把机枪手往上顶，两人从顶盖上一一起翻落了下来。

战车是受到敌军野战炮的直接攻击的。炮弹把战车的前部炸得粉碎，残片在车内外乱飞，炸到了机枪手的脸，同时将车内的驾驶员炸死了，并使在车内忙碌的牧岛全身受伤。他的额头和耳朵上裂开了大口子，背上被划破，两只手腕上炸进去许多铁片。这时他耳朵的伤口正剧烈地疼痛，额头和背上的伤口血流不止。牧岛扶着机枪手向后方奔去，不久来到了河堤下面，正好遇上两个胸口别着红十字的护理兵，于是他们就躺在了那里。护理兵迅速把牧岛手腕上的铁片取了出来，接着又给他头上缠上了绷带，终于止住了脸上的流血。但是机枪手却伤得太重，失血已经过多，一个小时后便失去了生命。

牧岛拖着摇摇晃晃的步伐回来时，浅井达三和朝日新闻社的田端电影摄影师等摄影同伴万分惊讶地迎接头上缠满绷带的牧岛。浅井带着牧岛去了设在后方山间的野战医院。军医给牧岛做了全身检查，确认他体内已经没有弹片后便给他的伤口涂碘酒。牧岛因为疼得厉害而呻吟。军医一边给他换新绷带一边说：“在战车上被炮弹击中却还能得救的人，一千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你可真是相当幸运啊。”

### 送往后方的上海

从无锡到南京，其他报社已经有四人死亡了，在之后的12日，福冈日日新闻社的北山国雄记者也在中华门外战死了。我所在的同盟社与其他报社相比，我们派出了比他们多两倍以上随军记者，却只有牧岛一个人负伤，可以说运气真是不错。

第二天，牧岛拿着电影摄影机去拍摄炮击紫金山的情景。紫金山上



空升起了日本军队的观测气球。与每日新闻社的记者一起来的大宅壮一说：“现在，《每日新闻》的通讯员要乘我们的车去上海，你要不要也一起去呢？”当时牧岛缠着绷带的头还隐隐作痛，我们也劝他回去，并拜托牧岛把新闻稿和胶片带回上海。在南京即将陷落之际却要撤回牧岛，这终究是件很遗憾的事，但当他坐上汽车后发现自己全身发烫，浑身都异常乏力。汽车在第二天即12日早上到达了上海，于是直接把牧岛送往医院，他被诊断为重伤。牧岛在病房里听到南京陷落的消息之后便被送回国内了。

### 光华门的日章旗

在牧岛受伤的10日，最接近南京城的是胁坂联队。右侧的第十六师团进军紫金山受阻，左侧的第六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在雨花台受到了阻击。与此相反，第九师团则趁此时机，拼死逼近到南京城边。另外，正对光华门的是胁坂联队，其先头部队从下达总攻击令到攻至光华门外仅用了四个小时。

但是，城墙上坚固的阵地中配备着成排的机关枪，并猛烈地扫射着。攻击部队受到了阻击。这时，冲在最前头的是工兵的敢死队，在联队炮的齐射掩护下，他们抱着炸药冲进了城门。爆炸声轰然作响，沙土漫天飞扬，硝烟弥漫，城门的一部分已经坍塌了。步兵部队已经突入了城门，在坍塌的城门上插上了日章旗。此时是下午5时30分。这是最先突入的部队。消息从联队本部传到师团司令部，再由派遣军传到了上海，接着又由上海传到了大本营。号外的消息传遍了日本全国。但是，虽然旭日旗已经竖了起来，却还不能突入城内。不仅如此，左右城墙上的中国军队用机关枪向城门内的日军部队扫射，子弹像暴雨一般射来，城内的迫击炮也阻止了后续部队的前进。

另外，埋伏在胁坂联队左右山丘上和村庄里的中国军队，动用战车对我部队形成夹击之势，进行猛烈的反扑，我军损失很大。部队由于是急速进攻，队伍拉得太长。

占领城门的联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敌军的包围之中，只能硬撑着顽强地进行艰苦的决死战斗。这种状况持续了三天时间。弹药和

粮食都消耗完了,中队长战死了,损失了一大半的兵力。但他们还是死守着日章旗。最先登上南京城头的部队,经历的是一场悲壮的战斗。

### 紫金山争夺战

12月10日,我们得到了胁坂部队最先攻破光华门的消息。但是紫金山还处于战斗状态,雨花台那边的敌人也在进行殊死的抵抗。战斗进展迟缓,这对于没有无线电通讯机的我们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

我和中村农夫两人从白水桥野战支局的前院眺望紫金山。在紫金山的三座山峰中,已经被占领的南边的那座山峰上,大火在熊熊燃烧着。这天夜里,双方展开中间山峰的争夺战。我们看到中间的那座山峰的半山腰开始燃起火焰,那是日本军采用的火攻战术。我们还能听到从黑暗的山头上传出来的尖锐的机关枪声。与紫金山相对的左前方的小高地上也燃起了大火。这里或许已经落入友军之手了吧。

这天夜里我们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在睡觉期间,紫金山的中间那座山峰已经落入了片桐部队之手。第二天即11日,我军开始了对北面山峰的攻击,到正午时分,日本军控制了局势。下午,友军的山炮开始从山峰上向城内开炮了。

### 渴望和平

我和中村农夫,以及前几天乘堀川的车过来的我们新闻社的摄影部长不动健治三人一起去战斗司令所拜访了中岛今朝吾师团长。中岛中将在汤水镇负了伤,那是腰间软组织部位的贯通枪伤。因为是轻伤,所以没什么大碍。他头上系着印有旭日的手巾,正在剪指甲。

他举着手对我们说:“你们手上是油性的吧。看,我的手已经变得很干净了。”

“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占领了南京,就相当于签订了和平条约。”

将士们一直认为,解决了上海就能返回国内了。这次占领了敌人的首都,我想战争也就结束了。换句话说,可以说我们一直渴望和平。

新井和堀川两人一起去了汤水镇军司令部搜集全军的战况。浅井、荒木、被川的摄影班去了前线。我和中村农夫两人一道登上了紫金山东

面的山峰。东面的山峰是孤立于主峰跟前的一座低矮的山峰，它作为全山的要塞而固若金汤。从混凝土构筑的碉堡群中依稀能感觉到栩栩如生的战斗痕迹，我们所到之处，遍地都躺着中国士兵的尸体。

### 坠落的友军战机

登上山顶后，战场的全景立体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南京城的黑色城墙在远远的前方横卧着。紫金山脚下中山陵的白色全景清晰可见，明孝陵和纪念馆呈现出华丽的景观。白水桥附近排列着的加农炮和前面的野战炮不断地发射着炮弹，硝烟弥漫，那是为了摧毁城墙的上部。另外，城外一两公里处的敌人阵地也遭到了炮击，烟尘四起。

巨大的海军轰炸机对城内的敌军基地进行水平轰炸。同时，城内的高射炮也向空中开火，硝烟在城内弥漫。与此同时，不断有陆军的轻型轰炸机反复在城墙内外急速俯冲投弹或用机枪扫射。轰炸机中偶尔有飞机被敌弹击中的，也有飞机冒着烟急速坠向地面。

配置在紫金山的日本军的山炮阵地上，炮声一阵接一阵地传来，在中山陵一带布防的中国军队和展开攻击的日本军队之间，激烈的重机关枪声不断传来。俯瞰战场，情景极为壮观。

我们抄近路下了山。途中，在燃烧着的民宅前的稻草捆中碰巧发现了烤熟的红薯。我们两人就把红薯皮剥了，一边吃一边走。我们捧起小河里的水喝，那是一条小鱼也没有的清澈透明的河水，非常润喉。

### 无线电通讯机的归来

12月12日，南京包围圈进一步缩小，各部队进至距城墙只有两到四公里一线，与城墙上的敌人形成了互相对峙的局面。但是，首先到达光华门的先头部队仍然处于被敌军包围的孤立境地。

直到现在，无线电通讯机还没拿回来，不知菊地这家伙在搞什么。他在10日傍晚就从这里出发的，11日早上应该就能到上海了。如果到了目的地就返回的话，最迟12日也应该回来了。现在已经到了随时都有可能突入南京的状态了，他迟迟不归，实在是太慢了。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在这里辛苦到今天呢？

事实上,12日是南京攻略战最后的日子。到了下午,各部队第一线已经靠近了城外最后的防御阵地,而城内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火光。傍晚的时候,正当我们焦急地在师团司令部了解战况的时候,一辆飘着同盟社社旗的大型卡车抵达了。无线电通讯机终于回来了。

菊地跳下车来。野战支局的人立刻架起天线,把无线电通讯机组装起来。菊地按了一下键,接收机便传来了回电声,无线电通讯机终于可以重新使用了。我们在最后的阶段终于起死回生了。我们赶上了时间,大家欢呼雀跃。

### 充满活力的最后的夜晚

菊地回来以后连说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机器安装好后,他就默默地把堆积的新闻稿发了出去。看他那个样子,我觉得作为无线电通信员,他有一种内疚感。

在这个时候,乘卡车一同过来的摄影师高崎修指挥联络员把车上的信纸、报纸、杂志、香烟和粮食等卸了下来。高崎鼻子下面留了一撮胡子,从那以后他就被别人叫做“先生”了。于是我们的气氛立刻就活跃了起来。堀川和新井一直在师团和军司令部那边活动,而我去了大野联队。

晚上,传来敌机空袭的警报,于是大家一起把火灭了,然而这只是误报。到晚上9时左右,枪声逐渐远去了,原来是城墙前面阵地上的敌人向后撤退了。

## 二、占领南京

### 南京城内的混乱

据说进攻南京的高潮是占领紫金山和突破中山门。紫金山已经被片桐联队拿下了,他们于12日傍晚又占领了山脚下的要地中山陵。这样的话,接下来的事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从12日早上开始,南京城内就陷入了混乱,拿着行李的居民从扬子江边的各个城门涌了出去,军队也开始撤退。出了城门的大批人马统统

坐上船向对岸逃去。黄昏来临的时候,南京卫戍司令官唐生智和幕僚一起偷偷撤出城内,向对岸逃去。

到了晚上,城内完全进入无政府的状态,掠夺、放火到处都在发生,逃出来的民众越来越多。城池陷落之前的首都,呈现出临死前的痛苦景象,这被当时留在城内的美国记者记录了下来。但是,守军在城墙上以及城墙背后的最后抵抗仍然没有减弱的迹象。

与此相对应,日本军借助夜色发动的攻击也异常猛烈。夜战是日本军的看家本领,在这个夜晚,全线都发挥了夜战的威力。

### 完全夺取城门

左翼的第六师团在半夜(13日0时),炸毁并占领了中华门后,进而又夺取了左侧的通济门和水西门。但是,面对中山门的大野部队却苦于埋设在城门附近的地雷。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在黑夜中进攻是危险的。

于是,部队派出了以四方藤造少尉为首的11人侦察队,侦察队在途中遭遇了敌人的小股部队,并将其击退。在这个过程中,侦察队变成了敢死队。他们越过了地雷区,到达了城门。他们爬上城墙一看,却没有发现敌人,看来敌人的防御部队已经撤退了。四方少尉把日章旗插到了城门上,此时为凌晨3时。围绕城门进行的一周激战就这样结束了,令人有一种还没过瘾的感觉。

从右翼迂回的助川部队占领了太平门与和平门,然后又长驱直入,于黎明时分占领了南京的后门,即扬子江边的下关。

这样,到13日的拂晓前,南京城内主要的城门都已落入日本军手中,仅有通向扬子江岸的挹江门和定淮门作为从城内逃向扬子江边的出口而未被占领。

### 活跃的无线电通信员菊地

这天晚上我们都难以入眠,因为战况瞬息万变,占领城门的捷报不断传来。夜里,同盟社的依冈健一郎和大锯时生为报道第六师团而奔向光华门和中华门,然而他们的无线电通讯机也坏了。在双方正在激烈战斗的时刻失去了设备,或者说设备损坏了。因此,我们那台在关键的时

刻返回的无线电通讯机发挥了全方位报道第六师团行动的作用。

新井、堀川将在方面军司令部获得的重要新闻和前线报道,通过上海,连夜发往了东京社本部的编辑部主任那边。

夜里,夺取城门的各部队等待着黎明的来临,然后一起向城内进攻。当时最惨烈的要数光华门了。10日傍晚,胁坂联队的伊藤中队<sup>①</sup>最先登上了城头,但是他们与后续部队的联系被切断,得不到援助,陷入孤立于敌阵中的境地,伊藤大队长以下将士大半阵亡。

13日早晨,当主力部队到达的时候,在城墙的低凹处残存下来的人只有中队150人中的20人了。当看到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的部下尸体时,胁坂联队长也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 城内的凄惨景象

通过无线电通讯机,社本部告诉我们说,从13日早晨开始,“突入城内”的新闻令日本全国沸腾起来,心情急切的报社已经发了印有《占领南京》大字标题的号外。在中午之前已经有举着旗帜的队伍在东京市中心游行了。但是,战斗还没有结束。城内的中国军队虽然已经失去指挥,但在重要据点仍有部队死守,一步也不后退。

街道上埋设了地雷,架设了好几道铁丝网,在建筑物内布阵的敌人从窗户和屋顶上用机枪射击,并用反坦克炮对付我军的战车。浅井、被川、高崎的照相机一直在不停地拍摄着这场巷战。

我在大队本部搜集这一激烈战斗的消息。从中山门开始的中山路是通往下关的主要街道,政府部门、军队的各机关都在路的两旁,所以攻击部队必须把它们一个个击溃。

但是,残留在城内的中国军队已经没有取胜的希望了。下午已经是扫荡残敌的战斗了。敌人在放弃阵地的时候放火将建筑物烧毁,所以城内黑烟滚滚。枪炮声不断传来,市内充满着凄惨的气氛。这也殃及了市内的居民,遗弃的中国军人的尸体随处可见。

---

<sup>①</sup> 原文如此。应为伊藤大队。



### 进入陷落的南京

还在退却的中国军队通过扬子江边的挹江门,或是翻过附近的城墙涌到了下关,但是这里已经落入日本军队之手,所以他们被迎头痛击,残败部队逐渐被消灭了。但是在下关上游的江边却有大批退却的军人和逃难的民众挤向舟船,向对岸逃去。

13日,城内城外都已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无法渡江逃亡的残败部队反方向地穿过日本军队的间隙,逃到山里和村庄里,然后从背后袭击日本军队。直到最后仍有开展游击活动的人。许多士兵脱下军装换上了平民的服装。

城内的故宫机场、中央军官学校等相继陷落,下午4时,国民政府的建筑物上已经高高地飘起了日章旗。我们抓紧这一时间,把占领南京的消息以简报发了回去。这天晚上,日本全国提着灯笼举行了游行,异常兴奋。

我还一度赶到城外的无线电通讯机那里,将报道发了回去。傍晚时分,同盟社的全体成员都已经来到了城内,大家是分乘两辆汽车和一辆卡车堂而皇之地进城的。一起进城的还有在第六师团前线损失了无线电通讯机的伊冈健一郎记者和无线电通信员鹈泽邦男。

支局长中村农夫是一个人骑着毛驴跟在汽车后面进入城门的。这头驴是在汤水镇的时候捕到的,中村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它,粮食一定是自己亲自喂,并从铁桶里取了水放在它旁边。晚上还将它牵入室内,并留神不让士兵们骑走。他那骑着毛驴、带着李杏泉的样子,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牵着瘦马的堂吉诃德。

从卡车上看到的南京街道蔚为壮观。进入雄伟的中山门后,宽阔的柏油中山路笔直地向前延伸,两边并排着的路灯连成一线。悬挂着青天白日徽记的军官学校的窗口还在冒着烟,这是个宏大而坚固的建筑物。监察院显示出以彩色装点的中国古典建筑的美。以行政院为中心的政府机关群呈现出现代大都市的景观。

我们暂时将位于军官学校前边宪兵队的部分建筑作为野战支局。设营的工作由伊冈健一郎承担。他安装好了无线电通讯机,安排好了食堂,并整理好了睡觉的地方。

### 庆祝宴会和歌声

在这期间,我驾车在城内巡游。虽然正规的战斗已经结束,但局部的小型冲突仍在继续,因为还有一些据守在城市中心部位或城门附近建筑物上的小部队,也有日本军队对撤退部队的攻击,所以还能听到从各个方向传来的枪声。日本军队对位于市区西部的居民区周围实施了戒严,据说许多败残兵逃进了那里,所以很危险。禁止我们进入那个区域。

回到野战支局一看,大家毫不吝惜地将许多蜡烛并排点燃,烛光将整个屋子照得亮堂堂的。桌子上摆好了一个个盛有炒蔬菜的碟子,猪肉盛在大碗里,还冒着热气,牛肉罐头已经打开,食物像山一样丰盛。

由于长时间的随军生活,衣服上满是尘土和汗水,头发也长了,满是胡须的脸上只有眼睛闪烁着光芒。同事们举杯共饮,营造了热闹的氛围。漫长而残酷的战争终于结束了。除了受重伤回去的牧岛之外,没有一个人负伤,聚在一起的同伴们显得很有精神。虽然偶尔还能听到枪声和炮声,但我们已经从危险中解脱出来了。酒杯中盛满了和平带来的祥和。

在附近宿营的部队也在举行祝贺宴会吧,有歌声在空中荡漾,那是《露营之歌》、《进军之歌》。自上海以来,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歌声。年轻而有力的歌声中洋溢着放松的气氛,同时也勾起了我们对故乡的怀念。

因为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所以今天吃过晚饭后我就静静地睡了。我旁边的是和我同在社会部的同伴依冈,他盖着毛毯。这是从东京过来以后第一次相会,所以依冈不停地聊着什么,但是我连随声附和都没有,很快便进入了熟睡状态。

### 福日记者的遗骨

12月14日,占领南京的第一个夜晚天已经放亮,天气晴朗而暖和。晴天已经持续了两个星期了。我和摄影师高崎、电影摄影师摄荒木三人一起为采访而四处奔走。我们在光华门采访了肋坂联队,随后又奔向中华门。在中华门,我们看到在一群士兵中有两名抱着白色盒子的随军记

者在行走,那是福冈《日日新闻》的摄影部长小泽和藏原记者。他们抱着的盒子里,装的是战死的摄影部比山国雄的遗骨。

比山他们一直跟随着故乡的部队第六师团。12日,雨花台要塞被攻陷。在开始对中华门突击的时候,比山从战车上跳了下来,拍摄敢死队出击的场面。就在那时,从城墙上射来的机关枪子弹穿过了他的头部。那时中午刚过,但在敢死队将日章旗插上城墙之前,因中敌弹而亡的比山的遗体却一直没能得到安置。

两个小时后,战车终于收容了比山的遗体。遗体运到后方后,便和其他战死者一起被火化了。小泽摄影部长抱的就是用福冈日日新闻社的社旗包裹的装有比山遗骨的盒子。

福冈《日日新闻》的两人取代了高崎和荒木坐到了车上。在向支局行驶的途中,有位年长的随军记者挥了挥手。坐在后座的小泽和藏原喊道:“是丰福啊!”那是同在福冈日日新闻社的丰福一喜记者。

丰福是从中山门进城的,听到比山战死的消息后他便急匆匆地赶往中华门。真是偶然的相遇。那天晚上,遗骨就安置在同盟社支局隔壁的房间里,第二天便由小泽抱着带到了上海。

### 33 人的庞大阵容

14日那天,从各城门进来的同盟社记者、摄影师、无线电通信员陆续聚在了一起。记者中有大锯时生、樋口宪吉、小坂武司、加藤松、深泽干藏,摄影师稻津已喜二,无线电通信员菊地久太郎,另外还有古贺、手岛、中村等一些联络员,临时支局成员已经增加到了30人。其他的社一般只有10到15名成员,所以我们社为第一大阵容,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麻烦。

白天,记者和摄影师外出采访去了,这倒也没什么问题。而一到傍晚,大家都回来后,野战支局便挤满了人。依冈担任在支局设置营地的任务,他把空着的房间腾出来整理了一下,但是昨天晚上的先到者把那些房间都占满了,这引起了后来者的不满。

### 与后来者的争斗

与第十六师团一起从中山门进入城内的先来的人主要是来自东京本社的记者。而跟随柳川兵团从西南面各城门进入城内的后来的人主要是来自大阪支局和关门支局的记者。已经彼此都熟悉的先来的人像昨天晚上一样,今天晚上也围着饭桌热闹地准备开饭。这时,后来的人进来了。这伙人从傍晚开始就已经在其他地方喝过了酒,所以现在酒性正浓、兴高采烈。他们和来自东京本社的我们并不熟悉。来自东京的我们难以接受他们在野战支局这种旁若无人的样子。

其中,嗜酒的樋口宪吉和大锯时生两位记者身材魁梧,属于好斗类型的人,他们散发着酒气,回来后便瞪着饭桌上的我们。我们正要离开坐席迎上前去,樋口突然逼近到依冈面前。

“你是什么时候当上支局长的? 又是安排住处,又是做饭,很了不起嘛!”说完他便抓住依冈的领口。

“干什么!”

依冈使劲甩开了他,一激动,后背扑通一下撞到了墙上。这时,先来的人全都站了起来。樋口坐在榻榻米上说:“你们这群家伙想看什么? 是不是想来揍我们啊?!”大锯以破锣嗓子喊道:“先到的人为后到者好好安排住所本是礼仪,你们究竟准备把我们安排到哪里去呢?!”

### 中村农夫的气势

“住的地方已经安排好了,请先冷静一下。”重新站直身子的依冈说道。

“混蛋! 那样的地方你觉得就可以了吗?!”

樋口瞪着眼睛说,接着又过来想要抓依冈。

这时,堀川摘下眼镜迎上前去说:“混蛋是什么意思啊?!”

“把别人都当傻瓜了不成?! 你们这群家伙都给我滚出去!”大锯挥着手里的棍子咆哮着。那情形似乎马上就要发生群殴了。

虽说他们人少,但现在的情况是他们有能打架的壮汉。与他们相比,东京来的人虽然多,但怎么也看不出谁是能打架的人。这时,听到一声大喊:“给我住手! 不懂规矩的家伙!”那是从中村农夫的口中发出来

的。中村烟酒不沾,从来不加入年轻人的闲谈,甚至容易被人忘记他的存在。这时的中村额头上暴着青筋,直挺挺地站着,目光像射击似地盯着闯进来的那些人。樋口和大锯被他的这种气势压倒了。

争斗就此结束了。加藤松等中立派把醉汉们带到了别的地方。依冈便指挥联络员拿饭菜和毛毯。

### 东京组和地方组的反目

在这之前,双方在工作上就出现了许多不满。跟随核心部队的东京组拥有汽车、卡车,也有物资的补给,但是大锯和樋口组却没有任何物资补给,还要在崎岖的道路上艰难地徒步行走,也吃不到像样的饭菜。并且樋口组还没有无线电通讯机。有一次,他遇到了依冈组,便拜托他们把写好并积累下来的稿件用无线电通讯机发出去,但是,因为战况报道已经过了很久,失去了新闻的价值,所以没有发出去。

地方组进城也比东京组迟一天,到了支局一看,发现先到的人在乘车到处转悠,正为采访和发稿忙碌。东京组沐浴着阳光,而自己人却连阳光都照不到。这种积愤一下子便爆发出来了。

但是,这种争斗并不是只有同盟社才有。《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的东京组和大阪组之间也发生了互相反目的情况。特别是《每日新闻》,有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这两个不一样的社名。大阪的人本社意识强烈,而东京的人又有着强烈的中央意识。争抢最先登上南京城头的重要新闻,以及设备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都成了争斗的缘由。

这天晚上相安无事地过去了,但是支局长中村农夫对他们给予“叛乱部队”的处置是严厉的。第二天即15日,大锯、樋口、小坂等人被招回国,他们去了上海。

### 师团长的气焰

我乘车在城内转悠。居民区被当作了“难民区”,周围配置了警备队。我们以原来的支局在这个区域内为由混了进去。虽然店门都关着,却有许多居民在这一区域里来来往往。有姑娘们欢笑的身影,也有在一起玩耍的孩子们。幸存下来的人们继续生活着,和平的气息也重返了大

地。我感觉在战争中纷乱的心也缓和了下来。我突然想到,岁末的东京此时的工作一定很忙碌吧。

晚上,中岛师团长招呼我们过去,地点是在离行政院很近的中央饭店。这里聚集了各个新闻社的20名记者。在一间配置了家具的豪华房间里,我们围坐在饭桌前。今晚的饭菜如果不把它摆在你的面前,你是说不出它有多么丰盛的,酒也非常丰富。中岛师团长把酒杯高高举起说:“今天是庆祝占领南京,请尽情畅饮吧。”然后他便滔滔不绝地讲开了。

“日本有些自吹自擂过头了,我们不能再这样吹牛了。今后要坚守杭州、广东等要地,在占领地区建立独立的政权。我们要让部队尽快凯旋回国,必须防止财政开支的增加。据说蒋介石已经向德国方面哀求了,这是事实吧。因为蒋明白这应该是与日本握手言和的绝好时机。但是,日本不能糊里糊涂地接受德国方面的调停。德国是比英国更值得我们担心的国家,它会轻而易举地撕毁条约。我们应该直接和蒋缔结停战条约。如果战后的谈判失败了,我们是不会沉默的,将带着大炮去其他任何地方。”

师团长说,战后到来的不会是三国的干涉吧。这是一个打了胜仗的武将所不该有的气焰。我暗自不安地想,政府该怎样统制管理这些派出的军团呢?

### 三、“南京大屠杀”之说

#### “处刑”

第二天(12月16日),新井和摄影师被川等一起去了军官学校。我在那边的“处刑”现场与他们碰了面。校舍的一角收容了一些俘虏,下士官把他们一个个地拉到学校的操场上,并把他们押往前方的防空壕。而后,早就等在那里的士兵列队用刺刀从背后将他们刺穿。随着一声惨叫,俘虏倒向了战壕,士兵再从上面将他们刺死。这种处死的方式是在三个地方同时进行的。

在被推着、押着的俘虏中,有抗拒的、抵抗的,也有喊叫的男人,但大



多数都像没了思想一样，朝着死亡的战壕走去。当我们问旁边的将校时，他说这是“新兵教育”。战壕中堆积着满是鲜血的尸体。

接下来，我便一个个地凝视将要被处死的俘虏的脸。他们同样都苍白的脸上却没有表情。这些男人们也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吧，但现在却不是被当作人类，而是被当作物品来处理。

在旁边轮流刺杀的士兵们的脸色也是苍白的。刺杀的声音和被刺时痛苦的叫喊声交织在一起，那情景十分凄惨。

我痛苦地看到第十个人的时候，感觉想吐，于是像逃跑一般离开了学校的操场。

### 尸体之门

回到支局时，荒木和稻津正要坐车出去，于是，我和他们同乘一辆车，往通向下关的出口挹江门驶去。到那边一看，城门就像堵住了一样，被中国士兵的尸体塞得满满的。

“怎么回事啊，这是？”驾驶员首先发出了诧异的声音。城门的内侧，尸体就像沙袋一样堆积着，车辆必须在只空出一股车道宽的门洞里慢慢地穿过去，里面散发着尸体的臭味。

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虽想这样问，却没有人知道。问了下关的部队也得不到答案。回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又从散发着恶臭的城门穿了过去。

吃午饭时，我和同事说了我的见闻：“今天看到的尽是一些令人讨厌的事情。”但是，事情还远没有结束。

### 枪 杀

下午，当我走出支局的时候，我听到了枪声。于是，我带着联络员中村太郎一起去探寻枪声的来源。原来是在交通银行后面的池塘边，这里也在进行“处刑”。

执行死刑的人是一些拿着步枪和手枪的士兵，他们让俘虏站在池边，然后从背后向他们射击。对那些受到冲击落入池塘却还有气息的人，就从岸上再补一枪。与上午相比，这里的处刑残酷性要小一些。上

午的处刑实在是悲惨啊。

“记者先生，要不要试试啊？”

指挥士兵的一名下士官递给我一支步枪。我惊恐地缩回了手，然后劝中村接那支枪说：“你怎么样啊？”中村嗤笑着接过了枪。他把枪口对准了俘虏的背后，然后扣动了扳机。随着砰地一声枪响，那个男人的腰像断了一样，扑通一声掉进了池塘里，溅起了一片水花。就这样，一个生命就结束了。

我产生一种简直就是自己开枪的错觉。在这之后，中村嗤笑时的表情和腰被打断掉进水里的男人的身影，不时地浮现在我眼前。那个男人也一定是有个和睦的家庭的。

第二天即 17 日，是预定的军司令部进城的时间。占领军在那个时候将完成全部的清扫工作。

### 入城仪式

17 日下午 1 时 30 分，松井石根军司令官率领朝香宫鸠彦和柳川平助两位师团长<sup>①</sup>，骑马缓缓地从中山门进入了城内。中山路的两侧，将士们的指挥刀和枪上的刺刀像麦穗一样并排着。长谷川清舰队司令官率领海军部队从下关那边赶了过来。天空中也有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的飞机编队发出的轰鸣声。不久后，国民政府的屋顶上飘起了大日本国旗，《君之代》的乐声响彻四周。当松井军司令出现在国民政府的楼上时，“万岁”的呼声像海浪一样传遍了整个南京城。记者席上聚集了大约由 100 名记者组成的报道阵容，这其中也有西条八十、大宅壮一，以及改造社社长山本宝彦等人的身影。

这天晚上我们又在野战支局举行了庆祝宴会。席间，深泽干藏报告了一件足以令人吃惊的事。傍晚的时候深泽一个人去下关看了看，他发现就在下游地段有许多尸体堆积起来的小山。走过去一看，尸体的小山长长地连在一起，这其中有还没死去仍在动的人，警戒的士兵就开枪

<sup>①</sup> 原文如此。朝香宫鸠彦和柳川平助分别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和第十军司令官，而非师团长。

射杀。

### 死去的部队

第二天早上,我和两三个同伴一起乘一辆车出去。挹江门的尸体已经全部被清除了,现在已经没有穿过地狱之门般的恐惧感了。路过了下关,果然如深泽所说,扬子江岸边的道路上,大量中国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连成一片。到处都像是用油点火烧过的样子,尸体都烧焦了。

“看上去像是用机枪射杀的。”拔川说。

“即使这样的话也太多了啊。”

有超过千具的尸体,也许达到了两千具,相当于一支部队的尸体啊。我们哑然了。如果说挹江门是被尸体堵塞的话,那这里可以说是扬子江岸边死去的部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真不明白。

回到城内后,我们去问了警备司令部的参谋,他解释说,少数的日本部队在护送大量投降部队的途中受到投降部队的反击,于是把他们都消灭了。

### 军司令官的愤怒

第二天即18日,在故宫机场将举行陆海军联合慰灵祭。这天早晨很少见地下起了雪,下午2时,举行仪式的场地上便薄薄地蒙上一层白色。祭坛上除了祭奠阵亡的将士,还祭奠随军记者的亡灵。在参加祭奠的记者团中,还有从上海过来的身材高大的松本重治。

在宣读祭文、供奉玉串<sup>①</sup>和演奏《国家的支柱》等活动结束后,在整个仪式即将结束的时候,松井军司令官站到了大家面前。前面有军司令官、师团长、旅团长、联队长、舰队司令官等人,参加南京作战的全部首脑都依次坐在那边。松井大将环视着大家的面孔,开始了不寻常的训示。

“各位因打了胜仗使皇威大振。然而,由于部分士兵的暴行,这来之不易的皇威也受到了玷污。”松井清瘦的脸庞因痛苦而稍显扭曲。“你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你们所做的事情是作为皇军所不应有的。”

---

<sup>①</sup> 在日本神教的祭祀中使用的挂满纸条等的树枝。

我感到惊讶，这是训斥的话啊。

“诸位从今往后必须严肃军纪，决不可以再虐待无辜的平民。此外，希望各位心里面不要放弃对于战死者的祭奠。”会场上五百多人的将士中连咳嗽声都没有。

从慰灵祭场地出来的时候，松本若有感触地说：“松井讲得不错啊。”“我听到屠杀、暴行的传闻了，这果然是事实啊。松井大将的这番讲话总算是起到补救的作用了吧。”

### 不应有的行为

松井所说的“作为皇军不应有的行为”究竟指什么？这还是不太明确。但是，或许是包含了前些天我看到的“处刑”，以及扬子江岸边连成片的尸体等等吧。也许是针对抵达南京前各战线的行动所说的吧。或许是指在占领南京的乱战中，在部分居民区对残敌进行扫荡时发生的破坏和暴行吧。

南京陷落的时候，仍有许多英国、美国的新闻记者和传教士留在南京，各种各样的消息从他们那里流传到了上海。另外，司令部也得到了宪兵队从其他方面收集到的报告。松井早就十分关切人道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首都南京，这里外国使馆林立，所以他要求严肃军纪。但是，他的指示却没有传达到基层。

上海一战，日本军队蒙受了好几次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又吃了穿着便衣的游击队的苦头。在那种恐怖的体验中很难区分敌军和居民。激烈的战斗一再造成歼灭和形成焦土。这种积累的体验一直被带到了南京。

但是，那时松井大将“训斥”的内容并不是后来传到海外去的所谓“南京大屠杀”等。“大屠杀”的被害者据说有十几万或者是30万。当时的南京的守军有10万，市民有20万。如果没有全部歼灭军人和市民的话，是达不到30万这个数字的。

### 流言的扩展

在南京攻城战中，许多日本将士都阵亡了，但是中国军人的死亡人

数要远远超过日本军队的死亡人数。特别是对逃亡部队的歼灭战。如果将这些与占领南京前双方交战中中国军人的死亡数相加的话,一定会有数以万计的人数。但这属于战斗中的阵亡。也就是说,“大屠杀”是扬子江沿岸、挹江门,还有在“处刑”中我所看到的事实。但也许在这中间也有与战斗联系在一起的部分。然而以这些事实成为核心,流言被扩大了,并与在战斗中死去的人累加在一起,从而膨胀成一个巨大的数字了吧。

(中略)

#### 四、去本社工作

##### 回国命令

原南京支局是栋三层楼的洋房,每个房间里都有壁炉、床和带扶手的弹簧椅,也有洗澡间。

这天,深泽干藏、菊地久太郎、加藤松,以及后来过来的村上达、细波孝等人返回了上海。晚上我一个人在二楼一个有壁炉的房间睡了。有人去了上海后我才拥有一个像样的房间,很安静。我像王公贵族一样,轻松、暖和地睡了一个香甜的觉。

第二天(19日),我去难民区转了一圈。政府高层和有钱阶级几乎都逃亡了,空空的房子荒废着。但是下层民众则仍留在居住的区域。商店开张了,遇到的行人也多了起来。买东西的人在街上走着,街头艺人转动飞盘招揽着行人。我和摄影师稻津一起来到一个支那澡堂。年轻的澡堂女子给我洗了全身,并做了按摩。我拿出军票付钱的时候,店主拿着那张头一次看到的纸币稀奇地摆弄着。他在新统治者的管制下切实感受到了生活的开始吧。

20日早上,我收到了来自上海的回国命令。我在南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去拜访了下关码头的海军,据说第二天早上水雷艇“鸿”号要去上海。我拜托他们让我搭便船回去后,便决定乘着在南京的最后日子到处参观一下。

首先我驱车从城西的雨花台去了莫愁湖。阴暗的天空下的湖面泛着白光,湖畔荒凉。远远望去,聚集在一起的野鸭子不时发出拍打翅膀的声音。然后,我又去城东转了一下,从玄武湖到了明孝陵和中山陵。激战过后的遗址寂静得令人难以置信。按现代化风格设计的中山陵十分开阔,以白色的尖塔为中心,呈现一种简洁而壮观的陵墓设计。士兵们就像郊游一样在这里步行参观,草坪上还有人摊开了盒饭。

回到城内后,我又参观了蒋介石的邸宅。这是简朴的洋房,大门被警卫的士兵把守着,屋内保留着原来的样子。这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寝室。稻津不断地按下照相机快门。

### 阅读自己的报道

回去的途中,我顺便去了警备司令部的报道室,这里尽是来自国内的报纸。除了东京的报纸外,还积存了来自大阪、名古屋、九州的报纸。这些都是占领南京前后的报纸。

我在报纸当中找到了署有自己名字的报道,这是在第一版或社会版中发现的。我抱着自信发过去的报道完整无误地刊登了出来。特别是在地方报纸上,更是以大字标题刊登了出来,从攻击紫金山到占领中山门;从来自城内的第一篇报道到扫荡残敌的激烈情景等都被刊登了。

我贪婪地反复阅读着。在这一刻,我忘却了所有的艰辛,看着自己写的报道被刊登出来,我心潮澎湃。稻津在我之后也看到了他拍摄的照片。

在我们翻看报纸的时候,一位漂亮的中国姑娘端茶进来了。我立刻瞪大了眼睛,心想这可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姑娘啊。姑娘带着楚楚动人的笑容劝我们用茶。值班的将校笑着说:“真像艺妓啊。”想到我明天就得回去,突然有些难舍难分的感觉。

### 李杏泉的出现

战争已经结束了,和平的气息开始吹拂着南京,在这里已经没有我们的工作。在同事中流传有去广东开辟新战场的传闻。我想去广东。在战争中生命在燃烧,战场上有很有价值的新闻,这对记者来说有一种



充实的感觉。我想再一次投入到激烈的环境中去。

这天晚上,中村农夫在难民区的一个饭馆里为我设了告别宴。到场的除了留在支局的全体成员外,李杏泉也来了,是中村叫他过来的。

他穿着一身新的中国服装,其模样十分潇洒,我都有些不敢认了。和我们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的原中国士兵投靠到了一个熟人家里,在那里帮忙做生意。中村眯着眼睛倾听着他的说话。我一边紧紧握着李杏泉粗壮的手,一边在想,大保和阿四现在过得怎么样呢?他们两人在我得了肺炎的时候亲自照顾过我。那时他们做的粥也很好吃。

宴席结束的时候,李杏泉塞了瓶老酒在我手里。然后跟我说了声“再见”,便再一次消失在居民之中。

### 返回上海

我乘坐“鸿”号离开南京是第二天(21日)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晴朗的日子。从船上看到的江南大地是一片萧条的冬季景象。在南京陷落时吞噬了许多溃逃的中国士兵的扬子江浊流,已经没有了悲剧的踪影,只是在滚滚地流淌着。

(下略)

[前田雄二:《在战争的激流中》,善本社(东京),1982年8月1日。]

(张玉芳 译)

## 8. 一个技术人员的故事

加贺山学

**编者注：**加贺山学，1905年7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院土木专业，1909年7月任日本铁道省工程师。1937年10月应日本铁道省的嘱托，赴上海进行铁路修复工作，1942年8月任华中运输株式会社副社长。

(前略)

### 七、初次杭州和南京之行

说是到苏州附近的铁路线已经完工了，所以决定于12月6日进行第一次列车的试运行。真如、南翔附近在敌人已经占领的情况下，我方为了使用铁路而夺取了这里。因此，当时有相当一段距离的线路没有通车，现在连这条路线也已经接通了。

联队长和川村参谋、江口参谋、山本秘书、立松工程师、江头技术员同坐一列火车去昆山附近。这已经是一条相当完善的线路了。京海线<sup>①</sup>上最长的青阳渡铁桥上的金属吊缆好像被海军的空中勇士用炸弹摧毁了，然而连这也用枕木彻底修复了。在其前方四五米处一座小桥的横木架即将在当天完工，因此，我估计第二天列车将能通到苏州了吧。

第一次踏上杭州铁路线是12月21日。这一天，山本秘书、立松工程师作为联队长的随行人员一同第一次前行。这个城市的苏州河上的横架木桥也用枕木垫住了一部分，彻底得以修复。

听说马上就要开始攻打杭州了，所以落合大队日夜兼行，承担着修理工作。由于嘉兴、平望铁路线也是一条向攻击南京的军队输送物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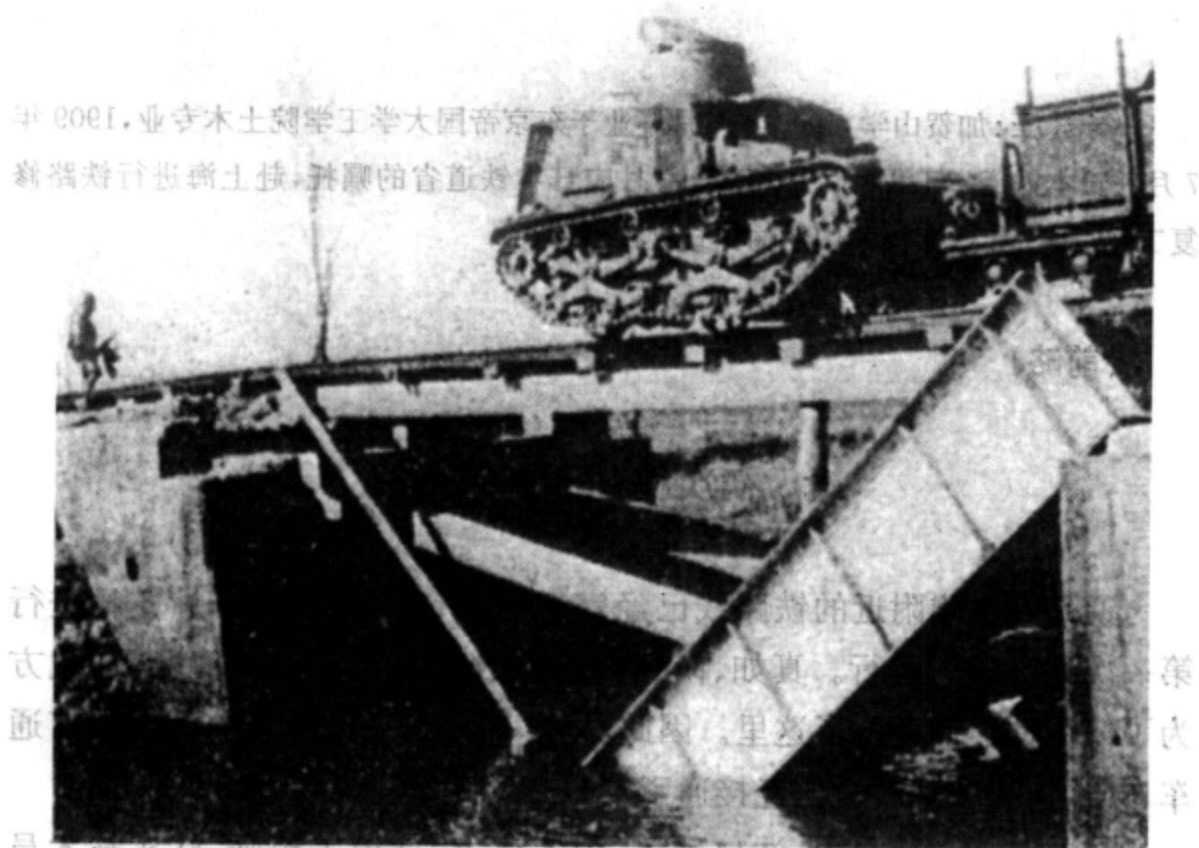
---

<sup>①</sup> 原文如此。似为京沪线。

运输线,所以货车接连不断地开到平望镇附近。

## 车站的日本人站岗

平望镇



改装的轻型列车(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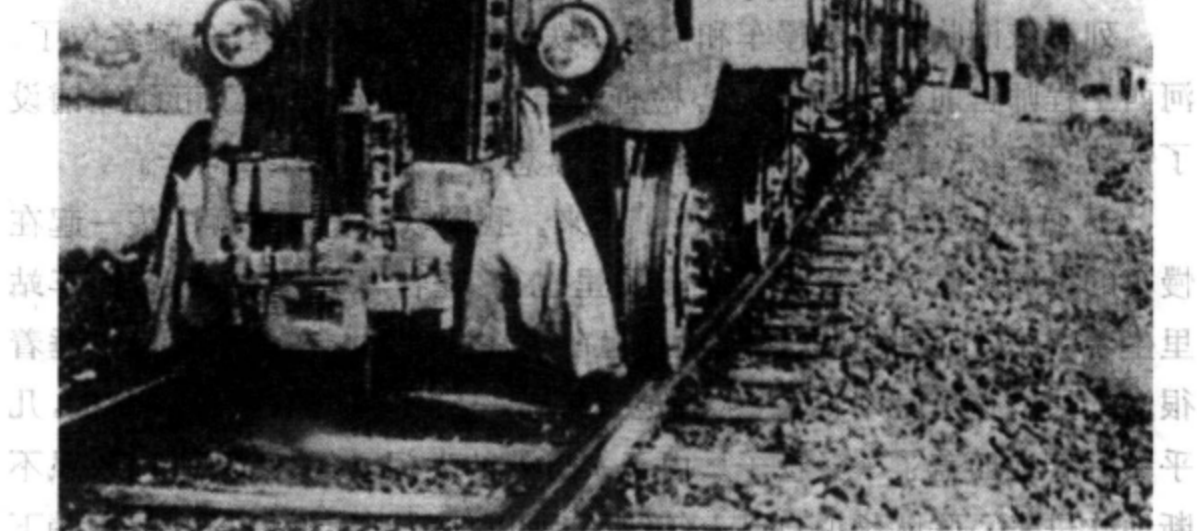
由于派遣员也刚到任才四五天,所以也担心下一步怎么办,于是就到各个车站进行巡视。在此之前,去苏州的时候遗弃在北站的一等卧铺车厢也挂上了。在编慢车和快车的时候,把敌人丢弃的40吨车辆也挂上了。在慢车里放置沙发,在铁制火炉里放入燃烧很旺的炭火。正值雨夹雪下个不停的时候,我们一边把门敞开,一边查看线路的情况。列车在各个站台停下之后,我们便下车与站长及车站工作人员一一会面。大家缠着绑腿,下巴上系着军帽的扣带,腰间佩着一把刀,向队长致以问候的样子我不知如何评价是好,也许对他们本人来说这是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回忆吧。我们很同情他们的艰辛。他们不仅没有居住的房子,连吃的大米也经常不足,而且在这条线路上还经常出现敌人骚扰,夜

间枪声不断而无法入睡。我们一边对他们表示同情，一边沿路南下。晚上，我们在嘉兴落合大队的本部宿营。

落合大队的会计少尉是高千穗中学校长川田先生的儿子，也是外与雄（注：加贺山学的四子）的老师。都说他很会做菜，所以他请我们吃了他做的猪肉啊、鸡啊、冷冻鱼等山珍海味。睡觉的时候，就在门板上铺一条毯子，只脱掉鞋子，解开裹腿，在彻夜燃烧的火炉旁和衣酣睡了。虽然落合少佐不断地叫我们去洗澡，可是大家连衣服也不想脱。厕所也是急忙赶造出来的，仅仅将四周围起来而已，因此在夜里借助手电筒的光磕磕绊绊地去上厕所。洗脸也是在浴池的一角用凉水“啪嗒啪嗒”地抹抹。士兵们连胡子什么的都没有办法刮，感到很难为情。然而，前线士兵确实拥有很好的配给品。

……

……



改装的轻型列车(2)

酒是一瓶兵库县生产的滩酒,还有煮豆罐头、油炸豆腐和干菜,这些再同饭调和在一起,无论吃什么都觉得味道鲜美,我甚至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

嘉兴车站被毁得面目全非了。机车库里虽然有两三辆机车,但全都遭到严重毁坏,根本不能用了。立松工程师检查了一下,发现机车的牵引力已经不足了,要想明天把它开到前线去,其动力远远不够。

平望镇的临时车站也已经修好了。乘汽车到那里仅有十公里。最近从日本来的马匹竟有18匹倒下了。当然,还没来得及清理的支那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这里果然是战场。

第二天,我们乘坐牵引车到达斜桥,看了看正在建设的桥梁,然后又返回嘉兴,目送着不断南下攻打杭州的军队。回到上海已经是23日了。

上海南站因遭到炸弹和炮弹的轰炸,已经不能使用了。途中的桥梁也被摧毁了。将南面的货站用于水陆联络,并建成了临时月台,暂时凑合着使用。把新龙华作为枢纽站进行合并运行,这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改变。

联队长邀我一起去南京是24日的事。立松工程师、松本部下一起前行。我们于25日出发,离开了上海。我希望马上就看见南京,心里惦记着南京铁道部的有关书籍、相关建筑和渡口。联队长邀我们去南京时说:13日南京陷落,17日刚刚结束了入城仪式,恐怕前线多少还有些危险吧。

列车依旧临时编成慢车和快车。铁路职员已经到镇江各就各位了。河西工程师自前些天起就专心检查隧道。尽管听说在镇江市已经铺设了铁轨,列车总算通到了南京,但还非常想看一看是个什么样子。

25日晚,列车在无锡车站停了下来。我同联队长及岩濑中佐一起在慢车的车厢里吃饭。虽说睡在车厢里也行,睡在车站里也可以,但车站里生着炉子,于是我和联队长就一起在车站过夜了。在炉子的前方睡着很多士兵。这里是站长室,水泥地上铺着一层用棕榈毛做成的薄板,几乎紧贴着地面盖了一条毯子。由于入口处的大门已经坏了,所以寒风不断地吹进来。联队长说自己上年纪了,所以他就到靠近炉子的地方躺下了,并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特意盖在了我的身上。可是,我刚刚趁着酒





被毁坏的镇江隧道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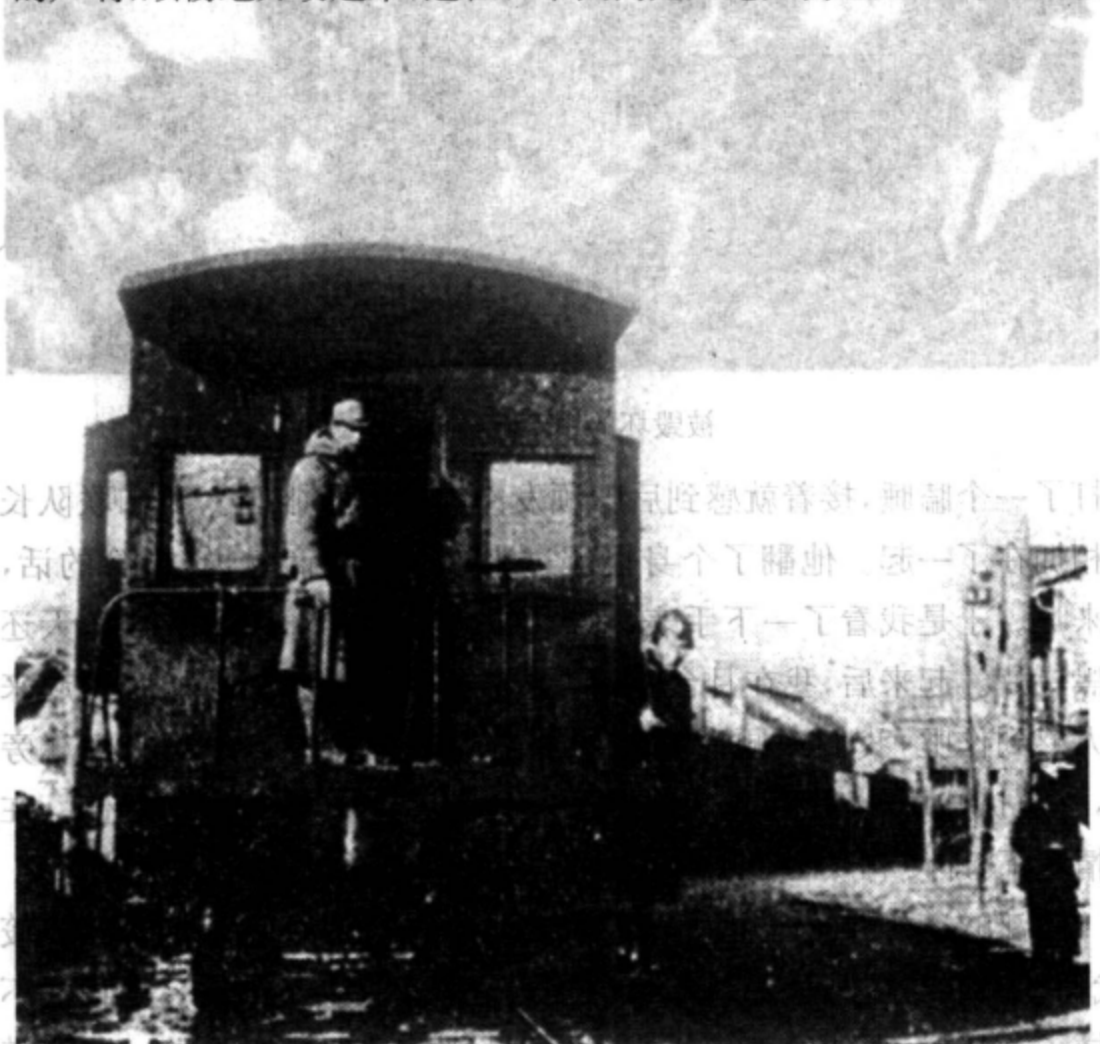
劲打了一个瞌睡,接着就感到后脖颈发冷而睁开了眼睛。我和联队长几乎相拥在了一起。他翻了个身也醒过来了。我们商量说,再冷的话,就起来吧。于是我看了一下手表,才凌晨4时。要是日本在这时,天还是漆黑一片。起来后,我在月台上要了些很宝贵的热水洗了脸。说起来都叫人感到作呕,我们连厕所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向损坏的机车旁走去,一边扒开草丛,一边拉屎。好像旁边就躺着支那士兵的尸体。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点恐惧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必须排便。

镇江隧道的修复工程相当艰辛。河西工程师也是胡子拉茬。筱原(武司)小队长(后来成为日本铁路建设公团总裁)虽然是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但看上去他的责任心很强,不过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在隧道入



口附近炸毁了一辆机车,因此震塌了隧道口,满满的泥沙填满了隧道口,就连在东海道地震灾后重建过程中参与过好几个隧道口施工的我也不禁对此感到震惊。水泥块和砂石落入机车里,修复工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安慰他们要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工作,随后便离开了那里。此后过了14天,1月8日,当我们在上海收到全线贯通的电报时,恰好是在会餐的宴席上,我们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并拍手喝彩。

镇江附近的临时线路已经得到较好的解决,因此,到南京的线路提前贯通了。能把粮食、弹药毫不费力地送到那些进攻的军队手中,完全要归功于铁路的贯通。这是田中大队的一个卓越功勋。不过,铁路的坡度达到了20度左右,转弯半径大概也在100米以下。因此,把慢车和快车的15节车厢分成9节和6节两列,这样,机车伴随着铁轨和枕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顺畅地开动起来,这在日本国内是无论如何也见不到的景象。



行驶在镇江市内临时线路上的列车

我们乘坐汽车从镇江经句容进入了南京。这也许就是皇军主力部队活动的地方吧。由于大部队都集结在这里,所以遇见了许多兵团。

参拜孙文的陵墓。这已经是第四次了,不过,在事变之后参拜这里还是第一次。孙文在九泉之下是怎样看待蒋介石的呢?

据说孙文的陵墓由皇军守卫着,一点也没有遭到破坏,就连海军的飞机也都避开它飞行。是谁在这个陵墓干的呢?在上面乱写乱画,令人膛目结舌。到中华门激战的遗迹凭吊之后,进入城墙以内。南京市内多处还燃烧着大火。是谁烧的呢?也许是在清理市内吧。

这天晚上,我们住在南京车站的大楼上面。我躺在田中大队本部的高级床上,盖了很多毯子,在彻夜不熄的炉火的温暖中想着支那的将来和铁路的未来,便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看了南京城内的情况,了解了线路、车辆和通讯设施的损坏程度。乘汽船渡过扬子江到达了浦口,看到了津浦铁路总局被烧毁的废墟,并在浦口街道到处巡视了一下。在连一只猫也没有的机车库里,尽管我知道在这前后有数名卫兵手持带刺刀的步枪守护着,但还是担心会有支那士兵从隐匿处突然跳出来,心怦怦直跳。没有武器,不习惯战场的我一边看着支那士兵的尸体,环顾着周围,一边从心底里感到,啊,不应该发生战争,不能战败!虽然战争获胜了,但以后怎么办呢?虽然战斗还在前方进行着,但一想到以后的政治经济将成为日本国民多么沉重的负担,就从心底里感到紧张。

去江南线路是27日。我乘坐着牵引车,沿着市内铁路,穿过铁路附近燃烧着的房屋,经过了中华门,到达了板桥车站之后、江宁镇车站之前的一个不记得叫什么名字的地方。那里架着大约三根60英尺长的桥梁钢架。

纪律严明,根据一个个号令将繁重的工作轻松地进行下去,稳步而顺利地完成了线路的修复,这情形相当令人鼓舞。此后,乘坐列车赴江南线路是在6月末。我充分体会到急忙改变线路到达芜湖的联队的艰辛。虽然有那种美国的松木,可是努力把那么多枕木集中搭起来的干劲,果然是军队训练有素的结果。

我从南京回到苏州后,立松工程师和松本部下留在了南京,在南京

铁道部的政府建筑遗迹中搜寻、整理书籍。我和联队长乘坐牵引车在南京到苏州的两百多公里的铁路上急驰。那天恰好雨加雪下个不停,天气寒冷。到达苏州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漆黑一片。那天我们暖暖和和地睡在刚搬过来的联队本部里。远处的狗在狂吠,黑暗中让人感到万分悲伤和凄凉。也许是精神方面的作用吧,有时竟能隐约听到像是枪声一样的声响。第二天早上一片大雪,苏州城里白雪皑皑。

小雪纷纷下着,  
勇士们战斗的情形,  
留在了大地。

29日回到了上海。有许多派遣员从镇江来到了苏州和上海,令人倍受鼓舞。大家都说,要保重身体,不能喝生水,不要让肚子受凉,要与军队保持密切联系。看到大家朝气蓬勃的样子,感到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新年就要到来了。战场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新年。“翠菊苑”旅馆的三楼依旧没有电梯,澡堂是公共浴室,吃饭也必须下楼,去吃那些难吃的食物,电灯也很昏暗。把水壶里的水用电炉烧开,倒入烫壶中,温暖一下冰冷的手脚。尽管如此,从当地回到了上海,就感觉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而且让人不禁感到总算平安地回来了。

我深深地感到,无论怎样向当地的那些士兵和铁道员工致谢,都不足以表达我的感谢之情。这种感觉,恐怕不只是我一个人有吧。

(下略)

[加贺山朝雄编《一个技术人员的故事》,私家版,1984年2月1日。]

(叶琳 译)